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

子修之。至一字乎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後世。俾識其之善。其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倫。而亂臣賊子懼。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而不言利。告時君。必稱堯舜禹湯。荅時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綱目。亦由是也。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義奧。不如此。烏可以昭後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此則史家秉筆之法。其於衆人觀之。亦嘗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由其不通乎衆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攷諸

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
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
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
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
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
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
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

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

不孝。至於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為讀書也。予嘗讀三國志。求其所以。殆由陳蕃竇武。立朝未久。而不得行其志。卒為姦宄謀之。權柄日竊。漸浸熾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姦人乘之。當時國家紀綱法

度壞亂極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進識見不遠。致董卓乘釁而入。權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滅亡。理所當然。曹瞞雖有遠圖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為身謀。雖得之必失之。萬古姦賊。僅能逃其不殺而已。固不足論。孫權父子。虎視江東。

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瞞可議惟昭烈漢室之胄結義桃園三顧草廬君臣契合輔成大業亦理所當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遺芳遺臭在人賢與不賢君子

小人義與利之間而已觀演義之
君子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

三國志通俗演義引

客問於余曰。劉先主。曹操。孫權。各據漢地為三國。史已志其顛末。傳世久矣。復有所謂三國志通俗演義者。不幾近於贅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囫圇睡。

故好事者以俗近語。檃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姦貪諛佞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何病其贅耶。客

仰而大嗟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誣也。是可謂羽翼信史而不違者矣。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謭劣。原作者之意。綴俚語四十韵於卷端。庶幾詩詠而有所得歟。於戲。半溲馬勃。良醫所珍。孰謂稗官小說。不足為

世道重輕哉
今古興亡數本天。就中人事亦
堪憐。欲知三國蒼生苦。請聽通
俗演義篇。忠烈赤心扶正統。姦
回白首弄威權。須知善惡當師
戒。遺臭流芳億萬年。獻帝仁柔
漢祚衰。十常侍啓釁端開。董卓

妄意窺神器。何進無謀種禍胎。
渤海會兵昭日月。桃園歃血動
風雷。可憐多少英雄計。不及貂
蟬口舌才。曹操姦雄世無比。踊
令諸侯挾天子。天子心知誅不
得。泣召董承受密旨。口血未乾
機先洩。國母元臣束手死。幸尒

玄德奔彭城豪傑雲從期雪恥
袁紹當年亦漢臣井蛙豈識海
中鱗不有關張龍虎將皇孫顛
沛更難論明良遭際真奇特三
顧草廬不厭頻卧龍突起甘霖
溥恢複規模次第陳孫權父子
據江東觀望中原事戰攻謀士

似雲翻白黑。長江如練列艨艟。
火炎赤壁阿瞞遁。檝入荊門大
耳窮假使真心匡漢室。何勞數
計滅劉公。天相劉公詎可滅。萬
死一生堪哽咽。九犯中原偉丈
夫。七擒酋首真英特。鳥獍誰能
繼漢高。猶豫未蹀蒺賊血。軍師

大志不曾伸。僅翑三川兩世業。
沛公百戰定乾坤。司馬何人敢
併呑。試看北面事讐者。漢國臣
寮舊子孫。天理民彝蕩掃地。鬥
味爭如巖味馨。志士仁人空抱
恨。幾番血淚漬衣痕。人言三國
多才俊。我獨沉吟未深信。鷹犬

驁騰麟鳳孤。四海徒令蹈白刃。
天假數年壽孔明。山河未必輕
歸晉。此編非直口耳資。萬古綱
常期複振

嘉靖壬午孟夏吉望關中修纕子
書于居易草亭

三國志宗像

蜀

帝

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玄孫在位三年壽六十三

後主劉禪字公嗣先主之子在位四十二年壽六十五歲

后

昭烈皇后甘氏沛縣人先主妾一

穆皇后吳氏陳留人先主繼室

敬哀皇后張氏後主妻張飛長女

皇后張氏後主繼室飛次女

先主三男

後主

劉永字公壽封魯王

劉理字奉孝封梁王

後主七男

劉璿字文衡太子

劉瑤封安定王

劉琮

劉璝
劉諶 封壯武王
劉恂
劉璩
列傳
諸葛亮 字孔明 琅琊陽都人 官至丞相 武鄉侯 謚忠武
關羽 字雲長 河東解良人 官至壽亭侯 前將軍
張飛 字益德 涿郡人 官至車騎將軍
馬超 字孟起 扶風茂陵人 官至驃騎將軍

黃忠字漢昇南陽人官至關內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官至鎮東將軍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官至軍師中郎將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官至尚書令謚軍將軍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官至太傅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官至安漢將軍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官至秉中將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官至昭德將軍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官至昭文將軍

秦宓 字子勑廣漢綿竹人官至大司農

董和 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官至中郎將

劉巴 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官至尚書令

馬良 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官至侍中

陳震 字孝起南陽人官至尚書令

董允 字休昭南郡枝江人官至侍郎

劉封 無字羅侯寇氏子官至副將軍

呂乂 字季陽南陽人官至尚書令

彭羕 字永年廣漢人官至江陽太守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官長水校尉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官至前將軍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官至車騎將軍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官至前軍師征西大將軍

楊儀字公威襄陽人官至中軍師

霍峻字仲邈枝江人官至梓潼太守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官至左將軍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官至長史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官至蜀郡太守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官至諫議大夫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官至諫議大夫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官儒林校尉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官至大長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官至大長

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官至大司農

秉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官光祿大夫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官至太中大夫

李譔字欽仲涪人官至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官中散大夫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官巴西太守

董厥字公袞閬中人官至車騎將軍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官安漢將軍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官雲南太守

馬忠字德信閬中人官至鎮南大將軍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官鎮北將軍

張嶷字伯岐南充國人官鎮寇將軍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官至大將軍尚書令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官至大將軍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官至車騎將軍

張翼字伯恭武陽人官至左車騎將軍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官至征西大將軍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官至右車騎將軍

楊戲字文然武陽人官至射聲校尉

別傳

劉馬 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官至大將軍
劉璋 字季玉武陽人官至振威校尉
附傳
諸葛蕃 諸葛瞻 董厥 張松 馬謖
陳祇 周倉 馬忠 向寵 蔣斌
傅肜 劉敏 蔣顯 衛繼 關平
張苞 關興 常播 孟達 張任
趙戩 吳懿 射受 賴恭 劉邰
向舉 殷純 趙祚 何宗 張爽

吳班　王謐　陳習　陳幾　張南
傅肜　趙景　馮習　黃皓

魏

帝

武帝　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壽六十六歲

文帝　諱丕字子桓操之子在位七年壽四十歲

明帝　諱叡字元仲丕之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

齊王　諱芳字蘭卿叡之養子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三歲廢為王

高貴鄉公　諱髦字彥士丕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在位七年壽二十

歲司馬氏滅之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燕王宇之孫燕王宇之子在位五年壽五十八歲禪位於晉

后

武宣卞皇后 丕母琅琊陽都人

文昭甄皇后 叡母中山無極人

文德郭皇后 叡繼母安平廣宗人

明悼毛皇后 叡妻河內人

明元郭皇后 叡次妻西平人

本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官至大將軍謚忠侯七子二孫皆封關內侯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官至征西將軍謚愍侯

曹仁字子孝操拜大司馬謚忠侯

曹洪字子廉操從弟

曹休字文烈操族弟

曹真字子丹操族子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

曹彰字子文操次子封任城威王

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封陳思王

曹熊字子威操次子謐蕭悼王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官至侍中光祿大夫

荀攸字公達彧之姪官至尚書令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官至太尉壽鄉侯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官至郎中令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官諫議大夫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官太子太傅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官至太僕卿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官至議郎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官至大司農郎中令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官至五官將長史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官至光祿勳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官至中尉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官尚書僕射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官至中尉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官至太僕成陽亭侯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官至司隸校尉關內侯

鮑勛 字叔業泰山平陽人官御史中丞

司馬芝 字子華河內溫人官河南尹

鍾繇 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官至太傅定陵侯

華歆 字子魚平原高堂人官至太尉博平侯

王朗 字景興東海郯人官司徒蘭陵侯

程昱 字仲德東阿人官衛尉安鄉侯

郭嘉 字奉孝潁州陽翟人官至司空軍祭酒

董昭 字公仁齊陰定陶人官至衛尉樂平侯

劉曄 字子陽淮南成德人官太中大夫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至領軍將軍都鄉侯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方城侯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官至揚州刺史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官兗州刺史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官至大司農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官至西鄉侯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官至涼州刺史

賈逵字梁道東阿襄陵人官至建威將軍陽里亭侯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官長水校尉

蘇則 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官至都亭侯

杜畿 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官至尚書僕射豐樂亭侯

鄭渾 字文公開封人官至將作大匠

倉慈 字孝仁淮南人官至燉煌太守

張遼 字文遠鴈門馬邑人官至前將軍晉陽侯

樂進 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官至右將軍

于禁 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官安遠將軍

張郃 字儁乂河間鄚人官至征西車騎將軍

徐晃 字公明河東楊人官至右將軍陽平侯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官破虜將軍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官汝南太守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官至執金吾虎成侯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官至後將軍新野侯

呂虔字子恪伍城人官至萬年亭侯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官至武衛中郎將牟鄉侯

典韋無字陳留已吾人官至都尉

庞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官至立義將軍關門亭侯

庞淯字子冀酒泉表氏人官中散大夫

閻温字伯愉天水西城人官至上邽令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官至侍中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官至尚書関卿侯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官至侍中関内侯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官散騎常侍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官至尚書僕射陽鄉侯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官至侍中尚書安樂鄉侯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官至司空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官至司徒

徐宣 字寶堅廣陵海西人官至侍中光祿大夫

衛臻 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官至司徒長垣侯

盧毓 字子家涿郡涿人官司空容城侯

和洽 字陽士汝南西平人官至太常卿

常林 字伯槐河南溫人官至光祿大夫高陽鄉侯

楊俊 字季才河內獲嘉人官南陽太守

杜襲 字子緒潁川定陵人官太中大夫

趙儼 字伯然潁川陽翟人官至司空

裴潛 字文行河東聞喜人官光祿大夫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官至司徒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官至司空安陽侯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官至太尉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官至司空大利亭侯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官至司空陽鄉侯

辛毗字佐治隴西人官至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官至少府卿

高堂隆字昇平泰山平陽人官至散騎常侍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官至太尉

田預 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官太中大夫

牽招 字子經北平關津人官鴈門太守

郭淮 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官至車騎將軍陽曲侯

徐邈 字景山燕國薊人官至司空

胡質 字文德楚國壽春人官征東將軍

王昶 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官至徐南將軍儀同三司京陵侯

王基 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官徐南將軍

王淩 字彦雲太原祁人官至太尉

毋丘儉 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官至鎮東都督

諸葛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官至司空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官至太尉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官至司徒

華陀字元化沛國譙人善醫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官至軍謀祭酒參太樂事

朱建平無字沛國人善相官至五官將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善圓夢官至中郎屬太史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善卜官至少府丞

武帝二十五男

卞后生丕彰植熊

劉氏生昂鑠

環氏生冲掾宇

杜氏生林袞

秦氏生珓峻

周氏生均

宋氏生徽

文帝九男

甄后生叡

尹氏生矩

王氏生幹

孫氏生上尨勤

李氏生朱整京

劉氏生棘

趙氏生茂

李氏生協

潘氏生尪　朱氏生鑒
仇氏生霖　徐氏生禮
蘇氏生邑　張氏生貢
宋氏生儼

列傳

董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官至大將軍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官至大將軍
袁術字公路紹弟官至左將軍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官至鎮南將軍荆州牧成武侯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官至奮威將軍溫侯

張遼字文遠卓東平壽張人官陳留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官東郡太守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官至前將軍易侯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官至安東將軍徐州牧溧陽侯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官大司馬晉陽侯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官至武威將軍永寧鄉侯

張燕無字常山真定人官至平北將軍安國亭侯

張繡無字武威祖厲人官至破羌將軍宣威侯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官至鎮南將軍閬中侯

附傳

韓浩　史渙　曹純　曹肇　曹爽

曹義　曹彥　曹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胡昭

王烈　張臻　婁圭　孔融　許攸

鍾毓　王肅　董遇　隗禧　周生烈

孫曉　劉資　李孚　楊沛　杜恕

杜預　臧覲　張恭　張敦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修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潘勗　王象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裴秀
孚侔　郭汜　令狐愚　唐咨　鄧泰
王弼　徐庶　棧潛　胡威　袁譚
袁尚　伍孚　逢紀　沮授　田豐
審配　辛評　陳溫　荊良　荊越

蔡瑁　鄧罕　滂　鄧忠　傅選　丁原
陳宮　陳珪　公孫淵　陳登

吳

帝

武烈皇帝　姓孫諱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前破虜將軍後謚帝

長沙桓王　諱策字伯符堅之長子前討逆將軍後謚帝

大皇帝　諱權字仲謀策之弟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歲

會稽王　諱亮字子明權之少子在位六年壽十七歲

景帝　諱休字子烈權之第六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

烏程侯諱皓字元宗權之孫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二歲

后

吳后 吳郡人權之母

徐后 吳郡富春人權妻

步后 臨淮淮陰人權妻亮之母

王后 琅琊人權妻和之母

潘后 會稽句章人權妻

全氏 全尚之女亮妻

朱后 朱據之女休之妻

滕后 太常胤之族皓妻

何姬 丹陽句容人和妻

宗室

孫靜 字幼臺堅之弟官至昭義中郎將

孫瑜 字仲異靜之子官至奮威將軍

孫皎 字叔朗瑜之弟官至征虜將軍

孫奐 字季明皎之子官至揚威將軍

孫翊 字叔弼權之弟官至丹陽太守

孫匡 字季佐翊之弟官至定威中郎將

孫賁字伯陽堅之姪官至征虜將軍

孫輔字國儀賁之弟官至平南將軍

孫登字子高策之長子黃龍元年立為太子年三十歲卒

孫慮字子智登之弟封建昌侯

孫和字子孝慮之弟赤烏五年立為太子大元元年封為陽侯

孫霸字子威和之弟封魯王

孫奮字子揚霸之弟封齊王

孫桓字叔武和之子官至建武將軍丹徒侯

孫峻字子遠靜曾孫官至丞相大將軍

孫琳字子通峻之外弟官至大將軍永寧侯

孫韶字公禮策賜姓官至鎮北將軍幽州牧

列傳

劉纂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官振武將軍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官建昌都尉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官至衛將軍龍編侯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官至輔吳將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官至尚書令陽遂鄉侯

諸葛謹字子瑜陽都人官至左將軍宛陵侯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官右將軍臨湘侯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官至長史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官至尚書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官太子太傅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官太子少傅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官太子少傅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官至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官至橫江將軍益州牧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官至南郡太守孱陵侯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官至盪寇將軍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官偏將軍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官昭武將軍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官盪寇將軍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官至奮威將軍陵陽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官至偏將軍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官至偏將軍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官折衝將軍

淩統字公績餘姚人官至偏將軍

徐盛字公嚮琅邪莒人官至安東將軍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官振威將軍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官至右司馬左軍師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官至安國將軍毗陵侯

朱然字義封朱治姊之子官至左司馬右軍師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官至大司馬

朱桓字休穆吳人官至前將軍青州牧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官至騎都尉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官至偏將軍

張温字惠恕吳郡吳人官太子太傅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官建中郎將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官至太子太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官至驃騎將軍

陸遜字伯言吳人官至丞相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官至議郎

陸抗字幼節孫策之外孫官至偏將軍
毘陵侯

賀齊字公苗山陰人官後將軍

全琮字子璜錢塘人官右司馬左軍師

吳猛字之公廣陵海陵人官至大司馬
周魴字子魚陽羨人官偏將軍關內侯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官至前將軍
潘璿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官至太常卿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官征西大將軍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官尚書僕射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官至偏將軍
典左執法
吳范字文則上虞人官騎都尉太史令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官至太史令

趙達　無字河南人官至太史丞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官至太子太傅

滕胤　字子嗣北海劇人官至偏將軍

濮陽興　字子元陳留人官至丞相

王蕃　字永元廬江人官至散騎中常侍

樓玄　字承先沛國蘄人官至大司農

賀邵　字興伯山陰人官至中書令太子太傅

韋曜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官中書僕射高陵亭侯

華覈　字永先吳郡武進人官至中書丞

附傳

劉基　士徽　士懿　吳景　徐真

徐現　徐鄰　張承　張林　張奮

顧邵　顧譚　顧承　諸葛融　步闡

張玄　張尚　裴玄　唐固　薛羽

薛瑩　陳表　朱績　朱夔　呂據

虞紀　虞中　虞聲　虞芮　陸宏

陸胤　徐詳　劉讚

三國志宗傳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一

目錄

祭天地桃園結義
劉玄德斬寇立功
安喜張飛鞭督郵
何進謀殺十常侍
董卓議立陳留王
呂布刺殺丁建陽
廢漢君董卓弄權

曹孟德謀殺董卓

曹操迟兵伐董卓

虎牢關三戰呂布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一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祭天地桃園結義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司徒胡廣。共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消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誅之。機謀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消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會群臣

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下來。約二十餘丈長。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擁倒於丹墀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氷雹。到半夜方住。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海。遂改年熹平。自此邊界時有反者。熹平五年。改爲光和。雌雞化雄。六月朔。黑氣十

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雉雊不祥。非止一端。於是靈帝憂懼。遂下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灾異之由。及消復之術。賜對曰臣聞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忿。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奄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稅。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卻儉

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紳之徒。委伏畎畝。古畎字 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此逸書也 唯陛下庶遠佞巧之臣。速徵鸞鳴之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議郎蔡邕亦對。其畧曰。臣伏思諸異。皆亡

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音饒）貴重天下。永樂門史霍玉又為奸邪。察其趙霍將為國患。張顯偉璋（偉姓璋名）趙玹。蓋升（蓋音合姓也）並叨時幸。宜念小人在位之咎。伏見郭禧橋玄劉寵。皆忠實老成。宜為謀主。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且選舉請託。衆莫敢言。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慙姦仇。謹奏

帝覽奏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事遂洩漏。邕等被罪。中涓呂強。憐其才。奏請免罪。後張讓趙忠封諝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這十人。執掌朝綱。

自此天下桃李。皆出於十常侍門下。朝廷待十人如師父。由是。出入宮闈。稍無忌憚。府第依宮院。蓋造不題。却說中平元年。甲子歲。鉅鹿郡有一人。姓張名角。一個兄弟張梁。一個兄弟張寶。角初是個不第秀才。因往山中采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洞中。授書三卷。名太平要術。呪符之道。為念。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角拜求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遂化陣清風

不見了。角得此書。晚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毒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稱大賢良師。請符救病者。無有不應。令患者親詣座前。自說己過。角與懺悔。以致福利。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救病。次後徒衆極多。角立三十六方。分布大小方者。乃將軍之稱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衆以白土。寫甲子二字於

各家門上。及郡縣市鎮宮觀寺院門上。亦書甲子二字。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其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大方馬元義。暗賫金帛。結交十常侍封諝。徐奉以為內應。角與弟梁寶商議云。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萬代之可惜。梁云。正合弟機。一面造下黃旗。約會三月初五。一齊舉事。遣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諝。唐州逕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

先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諝等一千人下獄。張角聞知事發。星夜起兵。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弟梁稱人公將軍。召百姓云。今漢運數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臻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逢州遇縣。放火劫人。所在官吏。望風迯竄。何進奏帝。火速分頭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差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儁。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且說張角一

軍。前犯幽燕界分。校尉鄒靖。來見幽州太守。太守姓劉。名焉。字均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劉焉問鄒靖云。黃巾生發。侵及境界。當如之何。靖曰。既漢天子有明詔。令各處討賊。明公何不招軍以助國用。焉然其說。隨即出榜。各處張掛。招募義兵。量才擢用。時榜文到涿縣。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於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

游天下豪傑。素有大志。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朱。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表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為涿郡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此這一枝在涿郡。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因劉弘曾舉孝廉。亦在州郡為吏。備早喪父。事母至孝。家寒。販履織蓆為業。舍東南角上有一桑樹。高五丈餘。遠望童童 獨立貌

如小車蓋。往來者皆言此樹非凡。相者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年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此羽葆車蓋。朱晦翁題樓桑詩曰樓桑大樹翠纈紛鳳鳥鳴時曾一聞合使本支垂百世詎知功業只三分

叔父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一十五歲。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為友。玄德叔父劉元起。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耳。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中平元年。涿郡招軍。此時

玄德年二十八歲。立於榜下。長歎一聲而回。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苦長歎。玄德回頭見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此人形貌異常。遂與同入村中。問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張。名飛。字益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猪。專好結義天下壯士。却纔見公看榜。緣何長歎。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字玄德。今聞黃巾賊起。劫掠州縣。有心

待掃蕩中原。匡扶社稷。恨力不能耳。飛曰。正合吾機。吾有莊客數人。同舉大事。若何。玄德甚喜。留飲酒間。見一大漢。推一輛小車。到店門外。歇下車子。入來飲酒。坐在桑木凳上。喚酒保即釀酒來。我待赶入城去充軍。怕遲了。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三寸。髯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唇若抹朱。丹鳳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風凛凛。玄德就邀同坐。問及姓名。其人言曰。吾姓關名羽。字長生。其後改為雲長。乃

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豪霸倚勢欺人。關某殺之。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招募義士。破黃巾賊。欲往應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三人大喜。同到張飛庄上。共論天下之事。關張年紀皆小。如玄德。遂欲拜為兄。飛曰。我莊後有一桃園。開花茂盛。明日可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俺兄弟三人。結生死之交。如何。三人大喜。次日。於桃園中。列下金紙銀錢。宰殺烏牛白馬。列於地上。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

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結為兄弟。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关拜玄德為兄。關某次之。張飛為弟。祭罷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將祭福物。聚鄉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餘。就桃園中。痛飲一醉。来日。收拾軍器。恨無匹馬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客人。引十數伴當。赶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

此天祐我等。當成大事。三人出庄迎接。為頭兩個商人。乃中山大商。一個是張世平。一個是蘇雙。逓年往壯地販馬。正值寇發。歸鄉田來。玄德請二人到庄上。置酒管待。訴及欲與民除害。扶助漢朝。張世平蘇雙大喜。愿將良馬五十匹。送與玄德。又贈金銀五百兩。鑌鐵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求良匠打造雙股劍。關某造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艷鋸。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製全身鎧甲。一齊完

倫。共聚五百餘人。来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馬。三人參拜已畢。問其姓名。說起宗派。劉馬大喜云。既是漢室宗親。但有功勳。必當重用。因此認玄德為姪。整點軍馬。人報黃巾賊大方程遠志。人馬五萬。哨近涿郡。劉馬差馬步校尉鄒靖。着引劉玄德為先鋒。前去破敵。玄德大喜。即與關張飛身上馬。来幹大功。試看怎生取勝

劉玄德斬寇立功

玄德部領五百餘衆。飛奔前來。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各將陣勢擺開。玄德出馬。左有關某。右有張飛。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挺鎗直出。張飛睜環眼。挺丈八矛。手起處。刺中心窩。鄧茂翻身落馬。後有人讚益德曰。欲教勇鎮三分國先試衡鋼丈八矛。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關某躍馬舞刀直出。程遠志見了。心膽皆碎。措手不及。被關某刀起處。揮

為兩段。後人讚雲長曰。惟憑立國安邦手。先試青龍偃月刀。衆賊見程遠志被斬。倒戈卸甲。投降者不知其數。斬首數千級。大獲功而回。太守劉焉。親自迎接。賞勞三軍。又流星飛報青州太守龔景。有牒文告急。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共議。玄德曰。愿往救之。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隨玄德去救。玄德關張上馬。投青州來。遥望見賊人皆披髮。以黃絹抹額。畫八八卦文為號。賊衆見

救軍。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玄德與關張曰。賊衆我寡。必出奇兵。然後取勝。乃分關某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伏山右。鳴金爲號。齊出爲應。次日玄德鄒靖引軍操鼓而進。賊衆大喊。如潮湧到。玄德便退。賊衆乘勢追趕過山嶺。玄德軍一齊鳴金。左關某右張飛兩軍齊出。玄德軍回。三路掩殺。賊衆大敗。直趕至青州城下。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賊勢大潰。勦戮極多。餘

黨敗走。遂解青州之圍。太守龔賞諸軍。鄒靖欲回。玄德曰。近聽知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備昔與公孫瓚。師事盧植。欲往就之。同力破賊。鄒靖曰。糧食可以應付軍馬不敢妄動。因此玄德自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鄒靖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來到盧植寨前。屯住人馬。報覆良久。植喚三人入帳。施禮罷。植問玄德行藏。玄德說了。盧植大喜。賞勞了畢。着在帳前聽調。時張角賊衆十五萬。

屯廣宗。盧植兵五萬餘衆。雖連勝幾陣。未見次第。植嗔玄德曰。我見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朱雋等廝殺。汝可引本部軍馬。更助汝一千官軍。就去打聽消息。約會勦捕。玄德領了文書。與關張星夜投潁川來。其時皇甫嵩朱雋領官軍與賊大戰。賊戰不利。乃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四面圍定。嵩與雋曰。賊在此依草結營。除非用火攻。可勝。雋曰。候大風起。可施此計。目今令軍士

每人束草一把。其夜大風驟起。當先令精銳軍士。暗地先出。是夜二更內外一齊縱火。當為各引兵操鼓出奔賊寨火發張天。賊衆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走奔。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走。見一彪人馬。盡行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箇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衆。咲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彷彿孫吳。胷內熟

譙鄙畧。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漢相曹參二十四代孫。操曾祖曹節。字元偉。仁慈寬厚。有隣人失去一猪。與節家猪相類。登門認之。節不與爭。使驅之去。後二日。失去之猪自歸。主人大慙。送還節。再拜伏罪。節咲而納之。其人寬厚如此。節生四子。第四子名騰。字季興。桓帝朝為中常侍。後封費亭侯。養子曹嵩。原是夏侯氏子。過房與曹騰為子。因此姓曹。嵩為人忠孝純雅。官拜

司隸校尉。靈帝拜為大司農。遷大鴻臚。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操年幼時。好飛鷹走犬。喜歌舞吹彈。少機警。有權數。機警謂有機關而警省權數謂權謀術數遊蕩無度。叔父恪之。言於曹嵩。嵩每鞭撻操。操忽心生一計。一日見叔父來。詐倒於地。敗面喎口。叔父慌問之。操曰。卒中風耳。叔父歸。告於嵩。操潛地歸家。嵩驚而問曰。汝中風已瘥乎。操曰。自來無此疾病。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

過失。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不務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有橋玄一見曹操。指而言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顒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是此人也。汝南許劭。有高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耶。劭不荅。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喜而謝之

橋玄嘗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有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劭而問

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荅操又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初到任。縣四門各設五色棒十餘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傑。皆棒責之。靈帝所喜小黃門蹇碩的叔父。提刀夜行。操巡夜。擊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寰宇。後為頓丘令。因黃巾起。拜為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到旗旛金鼓馬匹極

多。梁寶死戰得脫。操來見皇甫嵩朱儁賞勞了畢。便教曹操引兵追襲。操欣然去了。却說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望見火光照得夜明。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持書見皇甫嵩朱儁。言盧植事。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汝可即便星夜往助。勿得遲慢。玄德拜辭。引兵復回。於路正逢一軍。約三百餘人。護送一輛檻車。視之。乃盧植也。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

曰。我圍張角將次可勝。被角用妖術。因此未能全勝。今上差小黃門左豐。前來體探。問我要賄賂。我答曰。軍中缺錢。安有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上曰。廣宗之賊。極容易破。盧植高壘不戰。惰慢軍心。以待天自誅戮。因此懷怨。遣中郎將董卓替了。取我回京師問罪去也。張飛聽罷。大怒。要斬謾送軍人。以救盧植。玄德急止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躁音造暴。關公亦當住。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

中郎已自罷了軍權。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曰。然。遂引軍望北而行。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舉。殺氣遮天。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旛大書天公將軍。玄德曰。此必是張角也。可速戰之。三人引軍。操鼓而出。張角正敗董卓。乘勢趕來。忽見山背後一彪人馬飛出。當先玄德。左有關公。右有張飛。衝殺角軍大亂。趕追五十

餘里。救了董卓回寨。三人來見董卓。卓問見
居何職。玄德對曰。白身。卓甚輕之。不與賞賜。
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
廝。到覷人如無物。吾不殺之。難解怒氣。提刀
入帳。來殺董卓。試看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安喜張飛鞭督郵

董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也。卓數討羌胡。累
有邊功。官拜河東太守。鎮領中郎將。自來驕

傲於人。以致張飛性發。欲殺董卓。關公急抱住。玄德叱之曰。我等皆自身之人。他是朝廷命官。掌握許多人馬。汝今殺之。將欲反耶。飛曰。若在卓部下聽令。吾必去矣。玄德曰。吾三人死生共處。安可棄也。不若離了董卓。別投他處。飛曰。若如此。方解我恨。是夜三人引軍來投朱雋。雋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自眼皇甫嵩。進討張梁。大戰於曲陽。且說朱雋進攻張寶。張寶尚引黃巾賊衆。

八九萬。屯於山後。雋令玄德為先鋒。與寶對敵。三人立馬陣前。張寶令副將高升出馬。揮大刀搦戰。張飛縱馬挺矛。與升交戰。戰不數合。飛刺高升墜馬。玄德引馬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用。風雨大作。黑氣冲天。無限人馬。自天而降。玄德急回。軍兵大亂。被張寶殺敗。退見朱雋。雋曰。此妖術也。來日窄猪羊取血。令軍伏於山上。候戰赶到。乘高潑之。其法可解。玄德聽令已畢。分撥關公。張

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兩山之上。差軍五百。盛猪羊血。并穢物。準備。次日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玄德披掛上馬出戰。兩軍交戰之際。張寶作用。平地風雨大作。飛砂走石。一道黑氣。自軍中起。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玄德撥馬便走。張寶人馬趕來。望過山頭。一聲砲響。五百軍將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能飛。張寶見解了法。急引兵退山後。左邊關公一彪軍出。右

邊張飛一彪軍出。背後玄德。朱雋。一齊赶上。
賊兵大敗。張寶於亂軍中奪路而走。玄德遥
見地公將軍旗號。飛馬赶来。張寶落荒而走。
被玄德扯滿弓只一箭。射中左臂。張寶帶箭
入陽城。堅守不出。這一陣。殺賊三萬餘衆。降
者不計其數。朱雋引軍。圍住陽城。月餘不下。
差人體探皇甫嵩信息。人回。報說皇甫嵩大
獲勝捷。張角連敗數陣。朝廷差皇甫嵩伐之。
時張角已死。弟張梁用王者衣冠葬之。皇甫

嵩連贏七陣。斬張梁于曲陽之下。發掘張角
棺槨。梟首送往京師。降者十五萬人。殺戮者
不可勝數。朝廷加皇甫嵩車騎將軍。領冀州
牧。一時人皆得官爵。將騎都尉曹操。除濟南
相。已皆赴任去訖。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攻打
破陽城。勢已危急。從賊嚴政。刺殺張寶。獻首
投降。朱雋遂平數郡。使人進表奏功。朝廷正
待商議陞用。飛報奏黃巾餘黨。南陽趙弘。韓
忠。孫仲。聚衆十餘萬。望風燒掠。稱與張角報

警。大臣上奏。即日朱泚見屯兵六萬餘衆。可就令討之。即日降詔。朱泚領了詔旨。大小三軍起行。比及前至宛城。趙弘遣韓忠前來迎戰。各陳兵于野。朱泚遣玄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鳴鼓大戰。韓忠盡率精銳之衆。來西南角。玄德麾戰。從辰至午。賊衆不退。朱泚自將鐵騎二千。逕取東北角。翻身殺賊。賊恐失城。急棄西南而回。玄德從背後掩殺。賊衆大敗。奔入宛城。朱泚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

使人出城投降。玄德引見。說忠投拜。雋不許。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為能招降納順。公何不用。雋哭曰。玄德諫者差矣。天時有不同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利。恣意劫掠。賊若失利。便使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玄德稱善。告雋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得。必然死戰矣。萬人一心。尚

不可當。況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徹去東南。留西北。盡力攻打。賊必棄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即擒也。雋曰。高見。隨徹去東南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奔走。雋大率三軍掩殺。朱雋親自射殺韓忠。餘皆四散奔走。趙弘。孫仲。引賊衆到來與朱雋交戰。雋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三十里下寨。正欲攻打。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見朱雋。那人生得廣額濶面。虎體

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時。為縣吏。與父共撥至錢塘。正見海賊胡玉等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方於岸上分賍。行旅皆住。不敢進船。堅謂父曰。此人可擒之。父曰。非汝所圖也。堅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拍揮。如與人意。賊以為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赶上殺一賊。由是郡縣知名。保為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

募招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孫堅功蹟。除堅爲鹽瀆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是日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級。賊衆奔潰。趙弘飛馬突槊。直取孫堅。孫堅從城上飛身取弘。手奪弘槊。直刺下馬。却騎弘馬。飛

身往来杀贼。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玄徳。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徳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拜車騎將軍。河南尹。雋保孫堅劉備等功。堅有人情。除別郡司馬。辭玄徳而去。惟玄徳聽候日久。不得除授。三人鬱鬱不樂。上街閑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玄徳攔住說功蹟。鈞大驚。隨入朝來見帝。曰。昔黃巾造反。

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非親不用。非讐不誅。以致天下大乱。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十常侍曰。張鈞欺主也。可令武士。推出朝門。張鈞氣倒。帝與十常侍共議此必是破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銓註微名。待後有功。却再理會未晚。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克日赴任。玄德將軍。四散回鄉里。隨行二十餘人。與

關張来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其盜者皆化為良民。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日不倦。到縣未及四月。州郡被詔。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督郵乃宋朱軍判官有權）玄德出廊迎接。見督郵到。慌忙下馬施禮。督郵坐在馬上。惟微以鞭指回荅。關張氣填胸臆。敢怒而不敢言。隨到館驛中。督郵正面高坐。玄德立於堦下。將

及兩箇時辰。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根脚。玄德曰。備是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勦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把功勞畧節提過。督郵大喝。亂道。你這廝詐稱皇親。虛報功蹟。目今朝廷降詔書。正要問這等人。沙汰濫官污吏耳。玄德喏喏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要文書。教拍縣尉害民。玄德自往見之。

被當住在門外。不肯放參。玄德再三求見。終不得入。回到縣衙。心中快快。却說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上馬從館驛前過。見五六十個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玄德。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見了。皆遠遠躲避。直奔後堂。見督郵坐于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

督郵急起喚左右捉下。被張飛用手揪住頭髮。直扯出館驛。逕揪到縣前。馬柳上縛住。（柳魚浪切繫馬樁也）飛拳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鞭打到二百。打折柳枝十數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鼎沸。慌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慌出觀之。見飛大罵不止。綁縛者。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性命。玄德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傍邊轉過關

公来。曰。兄長建下許多大功。只得縣尉之職。被督郵如此無禮。吾思杈棘叢中。非棲鳳凰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賊徒害民。當以殺之。吾有所不忍。還官印綬。吾已去矣。玄德關張。連夜回涿郡。縣民解放督郵。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動文書。申聞省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事急。車載老小。往代州投劉恢。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隱匿

養贍在家。不題。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但有所不從已者。乃誅之。趙忠張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不從者奏罷職。皇甫嵩朱雋皆不肯與趙忠等奏帝。皇甫嵩朱雋。皆是捏合功勞。並無實跡。帝准奏。罷皇甫嵩朱雋官。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司空張溫為太尉。崔烈為司徒。此皆是結好十常侍故得為三公。因此漁陽張舉。張純。反。舉稱天子。純稱大將軍。長沙

賊區音歐星。各處蜂起。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蔵匿。只奏天下無事。一日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逢到帝前大慟。帝問其故。陶曰。漢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與閹官共飲耶。帝曰。國家承平日久。有何危急。陶曰。四方賊盜並起。侵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十常侍皆免冠流涕。跪於帝前。曰。大臣不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性命歸田里。

盡將家產以助軍資。帝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不容寘人耶。呼武士推出劉陶斬之。劉陶大叫。臣死不怕。可憐漢朝天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推至宮門。大臣喝住。勿得下手。待吾諫去。此人是誰

何進謀殺十常侍

宮門外攔住的。乃是司徒陳耽。逕入宮中。來見天子。諫曰。劉諫議得何罪而賜誅戮。帝曰。毀謗大臣。冒瀆朕躬。躰曰。天下人民。欲食十

常侍之肉。陛下敬如父母。豈有此理。且十常侍身無寸功。皆封列侯。況封諝等結連黃巾。欲為內亂。陛下今不自省。漢社稷立見崩摧矣。帝曰。封諝作亂。其事不明。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臣。陳觥以頭撞堦而諫。帝怒。命牽出。與劉陶皆下獄中。是夜俱謀殺之。趙忠差人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討區星。不五十日。郡捷。江夏平復。奏封孫堅為烏程侯。封劉焉為益州牧。就討四川寇賊。封劉虞為幽州牧。領兵漁

陽。征張舉張純。劉焉到川。狂寇皆降。焉開倉賑濟百姓。民感其恩。劉虞與兵討張舉。代州劉恢。書薦玄德見虞。虞大喜。令玄德為都尉。丘毅為先鋒。直抵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挫動銳氣。張純專一凶暴。鞭撻士卒。因此帳下數十人商議。一齊心變。剌殺張純。將頭納獻。引衆来降。張舉見勢敗。亦自縊死。漁陽盡平。劉虞表来奏劉備大功。朝廷赦免鞭督郵之罪。除下密丞。後迁高唐尉。公孫瓚表陳玄德前

功封為別部司馬守平原縣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舊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官封太尉。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弟何苗官帶執金吾。何進起身屠家。因妹入宮為貴人。光和三年。為上生太子辯。故立為皇后。進為國舅。得權重任。王美人生太子協。何后酖殺王美人。協得董后恩養。太子辯時年九歲。靈帝偏愛太子協。欲立之。十常侍知天子意。黃門蹇

碩。乃暗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從之。宣進詣以後事。進到宮門。司馬潘隱與進曰。不可入宮。竇碩欲謀殺汝。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坐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冲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絕族之禍。請仔細詳之。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進叱之曰。汝小輩。安知朝廷之大事。正躊躇間。潘隱至。報帝崩於嘉德殿。時年三十四歲。目今

寒碩與十常侍商議。密不發喪。矯詔宣何進入宮。欲絕後患。冊立太子協為帝。說未了。使命至。宣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大正君位。然後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言未盡。一人挺身便出。曰。願借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冊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吾之願也。視之。此人身長貌偉。行步有威。英雄蓋世。武勇超羣。能折節下士。士多歸之。四世居三公位。門多故吏。汝南汝陽

人也。司徒袁安之孫。袁逢之子。名紹。字本初。見為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披掛領入內。何進引何顒荀攸。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辯。即皇帝位。百官呼嘂已畢。袁紹入宮收袁碩。碩親領兵。從宮出來禦紹。紹提劍直砍袁碩。碩慌走。紹趕入御園花陰下轉過中常侍郭勝。一刀把袁碩砍翻。割頭而去。碩所領禁軍。盡皆降順。紹與何進曰。中官結黨。可盡

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皆是賽碩一人。並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信袁紹之言。盡欲誅臣等。乞娘娘憐憫。言罷痛哭。何太后曰。卿等勿憂。我當保之。傳旨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賽碩不仁。既以伏誅。汝何聽他人之言。欲盡誅宦官。枉惹萬代之笑。此事切不可行。何進聽太后之言。而出與衆官曰。賽碩設謀害吾。可族

滅其家。其餘者。勿得妄加殘害。素紹曰。今日若不斬草除根。終久必為喪身之本。進叱之曰。吾意已決。汝等多言者斬。衆官皆退。次日太后命何進。衆錄尚書事。其餘皆封官職。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后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擡舉他来。今日他欲兒即了帝位。內外臣僚。皆是他心腹人。威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奏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太子協為王。加舅舅董重大官。掌握軍權。重用臣等。各預

軍國大事。漸可圖何進矣。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垂簾聽政。封太子協爲陳留王。董重驃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將及月餘。董太后奪權柄。朝廷事並聽區處。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政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盃再拜。而勸董太后曰。我等。皆婦人也。參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權。宗族三千餘口。皆被誅戮。今後我等。宜涤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老元臣。

自行商議。此國家之幸也。愿垂聽焉。董后大怒曰。汝酖死王美人。荒淫妬色。今汝子爲君。倚兄何進之勢。輒敢亂言。吾勑驃騎。斷汝兄首。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勸汝。何出言不遜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輩。有何見識。兩宮互相罵詈。張讓等各勸歸宮。何后連夜召進入宮。盡告其事。進出。呂三公共議。來早設朝。廷臣奏孝仁董太后。交通州郡。辜較財利。不宜臨朝聽政。合遷於河間安置。限日

下出國門。一面驅人趕葬董后。一面點三千禁軍。圍繞驃騎將軍董重府宅。追索印綬。董重知事已危急。自刎于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搆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六月。何進暗使人酖殺董后。於河間驛庭。舉柩回京。葬于文陵。進托病不出。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張讓段珪等流言於外。

言主公鴆殺董后。欲謀大事。乘此時不誅閹豎。後必為大禍。昔日竇武欲誅內寵。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主公兄弟。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若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賛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讓等去告報何苗。又送賄賂太多。苗入內。來奏何后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以安天下。專務殺伐以危社稷。今國無事。又欲害十常侍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白后。

欲誅中涓。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雖外慕大名。內無決斷。不言而出。袁紹迎進而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免得我違太后之意。差人便召赴京師。主簿陳琳趨步上堦連叫。不可。不可。進曰。有何不可。琳曰。俗說自掩其目。去捕燕雀。是自

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家大事。其可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掌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却反外懾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生大亂矣。何進咲曰。此儒夫之見也。傍邊一人鼓掌大咲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論也。視之。乃曹操也。進曰。有何高見。曹操道出甚話来

董卓議立陳留王

操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近侍浸潤成疾。使至於此。若欲治罪者。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退而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乃降詔。暗差使命。星夜前去詔曰。朕聞。敗紀亂常。不曰無誅。害國傷時。豈能彌久。切惟常侍張讓段珪等。濫叨寵

榮。恣生狂逆。不思報本之恩。復造滔天之禍。意喜者一門榮貴。心怒者九族誅夷。今諸矣於畿甸之方。挾天子於宮闈之內。上下切齒。咸思殄滅。朕素知卿等心懷忠義。討戮奸邪。速提雄虎之師。剋定蕭墻之禍。詔書到日。火速奉行。宜體朕懷。遐迩知悉。欽哉

先發四道詔書。急詔四路軍馬。第一路。東郡太守橋瑁。第二路。河內太守王匡。第三路。武

猛都尉并州刺史丁原。第四路。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濶口方。手掉飛燕。走及奔馬。見任前將軍。鴈鄉侯。領西凉刺史。隴西臨洮人也。姓董。名卓。字仲頴。先為破黄巾無功。欲議治罪。卓賄賂十常侍。因此幸免。後以金珠。結托朝貴。遂任顯官。時手下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仁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卓帶李傕。音角郭汜。音似張濟。樊稠。前後調

練。提兵望洛陽来。卓女壻中郎。謀士李儒。上言曰。今雖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通表章。名正言順。大事可圖矣。董卓大喜。令儒作表曰

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悠氣上蒸。妖賊蜂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

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及溺呼船。悔之無及。昔趙鞅興晉陽之兵。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入洛陽。請除讓等。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虎也。若引入京。必食人矣。進曰。汝心多

之人。不足與謀大事。尚書盧植亦諫。植素知董卓爲人。面善心狠。常有不仁之念。一若入禁庭。必生禍亂。於國無益。於民有傷。不如早遣人令田。庶免篡奪之患。進叱之曰。汝等皆無志之士。枉食君祿。鄭泰盧植。皆棄官而去。泰問曰。此去如何。植曰。此公不可輔也。禍在即日矣。荀攸亦告閒居。朝廷大臣。去其太半。進使人出迎卓。於澠池（音免）。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詔各路兵到。十常侍商議。讓曰。此乃何

進之謀也。我等若不先下手時。皆滅族矣。張讓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讓等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諸路軍馬。並至京師。欲滅臣等宗族。望娘娘垂憐。皆叩頭伏地曰。臣等歸田養老。免死萬幸。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下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皆爲齏粉矣。望娘娘賜手詔。宣大將軍入宮。解釋其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死無恨矣。太后乃降手詔。宣進入宮議事。

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進曰。太后召我。有何禍事焉。袁紹曰。交持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尚欲入宮議論。何不早決。事久必變矣。進曰。已在吾掌握之中。待如何變。曹操曰。先當召十常侍出。然後方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主公堅執要去。我等宜披堅執銳。引甲士以護之。孟德亦當輔佐。以防不測。是日袁紹

曹操各帶寶劍。選精兵五百。嗔弟領之。紹之弟同父異母。名術。字公路。舉孝廉進身。見授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當日袁術全副披掛。引精兵五百。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百餘人。護送何進車。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在禁宮深處。要與將軍議論國家大事。持兵護送者。不敢輒入。因此袁紹曹操一行人。都當在禁宮外。何進似傍若無人。昂昂直入。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讓厲

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加酖死。國母喪葬。托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效。欲相謀害。言我等甚濁。其清者是誰。進乃默默無言。欲尋出路。宮門盡閉。讓呼曰。何不下手。擁出一羣刀斧手。揪出何進於宮門側畔。砍為兩段。後來史官有四句言語。嘆何進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劒鋒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勳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顛。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楚伐宋宋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公不從與楚戰大敗於泓）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惟女惟弟。來儀紫房。上慴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雄凶困

讓等既誅何進。請太尉樊陵。入代進職位。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叫曰。請將軍上車。中黃門於墻頭上。擲出何進頭。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協從。盡皆赦下。紹厲聲大叫。閹官謀殺大臣。豈有此理。有失大義。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於青瑣門外放火。紹術引兵突入宮庭。但看閹官。不論大小。盡皆殺之。紹術曹操。斬關入內。樊陵許相。出殿大呼。不得無禮。紹立斬二

人。餘皆奔走。趙忠。程曠。夏惲。郭勝。四個赶在翠花樓上。放火。都跳下樓。就樓前剁為肉泥。宮中火起。沖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出。內省官屬。從後道走北宮。尚書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閤下。竇前遙望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尚不知死。敢劫太后耶。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竇中跳出。植急救之。得免。吳匡殺入內庭。見何苗亦提劒出。

吳匡大呼曰。是車騎何苗。同謀殺兄。愿報讐者向前。數十人大叫曰。愿斬謀兄之賊。苗欲走。四面圍定。砍為粉碎。紹閉上官門。敕令軍士。但見閹官。無問大小。盡皆殺之。宮中殺盡。分捉来殺十常侍家屬。不分男女。盡皆誅絶。流血滿地。何止二三萬人。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戮。曹操一面差人。救滅宮中之火。張讓段珪擁逼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殺出後宰門。離城望北邙山逃難。袁紹請何太后。權攝

大事。四下分兵追襲。尋覓少帝。張讓。段珪。從
者二十餘人。連夜奔走北邙山。天色昏黑。各
不相見。隨從之人。各自逃散。約二更時分。後
面喊聲大舉。人馬赶至。當先河南中部掾史
閔貢。大叫張讓休走。段珪等乘馬落荒而逃。
張讓見事急。叩頭辭帝曰。臣無路矣。陛下自
頑。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亦未知虛實。不
敢高聲。二王伏於河邊亂草之內。此是中平
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城中誅殺宦官。二帝夜

即荒草軍馬四散去赶不知帝之所在二帝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餒相抱而哭又怕人知吞聲草莽之中淚如雨墜陳留王曰此不宜久戀去尋活路帝曰路暗難行如之奈何陳留王與帝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不見行路仰天嘆曰劉辨休矣但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陳留王曰此天助吾兄弟也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二帝相扶一步一跌奔出山路而走後史官

有詩曰

亂兵如蟻走王師。社稷傾危孰為持。夜逐
火螢尋道路。漢家天子步歸時

曹仙姑又詩曰

腐草為螢上岸時。也曾照夜向書幃。莫言
微物相輕賤。曾與君王引路迷

二帝行至五更。忽痛不能行。山岡遠見一草
堆。二帝卧於草畔。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庄
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庄後。庄主驚覺。披衣

出戶。四下觀望。見庄後草堆上。火起沖天。庄主慌忙往觀。見二帝卧於草畔。庄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曰。吾兄乃是大漢皇帝。遭十常侍之亂。夜来逃難。得螢火引路。故到此庄。庄主大驚。再拜於地。曰。臣先朝歷仕官。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臣於此躬耕壟畝。遂扶帝入庄。跪進飲食。帝與陳留王。隱於崔毅庄中。却說閔貢。赶上段珪擊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

在半路棄之不知何處貢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來尋天子到崔毅庄覓飯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王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庄上有匹瘦馬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庄院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衆數百人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頭往京師號

令。着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簇帝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捷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来。百官失色。帝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敢擁聖駕。繡旗影裏。董卓出馬。厲聲便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羣臣罔知所措。陳留王勒馬向前。叱之曰。来者何人。卓曰。西凉州刺史董卓。是也。陳留王曰。汝来劫駕耶。保駕耶。卓應曰。特来保駕。陳

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遺失。卓暗奇之。是日。護送還宮。見何太后。俱各下淚痛哭。失傳國璽。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數千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兩路軍知何進已死。各引軍兵回本處去訖。董卓得志。出入宮庭。略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縱橫朝廷。必有異心。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

動刀兵。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不從。信引本部軍兵。自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苗部下之軍。盡歸掌握。卓召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如何。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聚會百官。若有不從者。立斬之。則指麾之謀。宜在今日。卓喜。便教大排筵會於溫明園中。来日請百官飲酒。次日飛騎往来。於城中遍請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探知百官到了。徐徐

策馬。到園門下馬。帶劒入席。百官見了。先令從人執盞。酒行數巡。卓自舉盃勸諸大臣飲酒畢。卓教停酒止樂。卓曰。今有大事。衆官聽察。衆皆側耳。卓曰。天子為萬民之主。以治天下。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況先君有密詔。言劉辨輕浮無智。不可為君。次子劉協。聰明好學。可承大漢宗廟。吾欲廢帝。仍舊為弘農王。冊立陳留王為天子。以正漢室。尔諸大臣以為何如。諸臣聽罷。默默無言。各各低頭

覩地。座上一人。推卓几直出。立於筵上。大叫不可不可。汝乃何等之人。敢發此語。欺俺漢朝無人物耶。天子乃漢靈帝嫡子。又無過惡。安可廢耶。吾知汝懷篡逆之心久矣。吾豈能容耶。衆人大驚。畢竟是誰

呂布刺殺丁建陽

董卓視之。此人官拜荆州刺史。姓丁。名原。字建陽。因何進降詔。遂引軍至洛陽。當日倚恃兵權。敢出抗拒。董卓大怒。叱之曰。朝廷大臣。

尚不敢言。汝何等之人。輒敢多言耶。遂掣佩劍在手。欲斬之。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丈八蛇矛。威風凜凜。立於丁原馬前。厲聲問曰。汝是何人。敢助丁原。與我軍相拒。呂布橫矛勒馬。指李儒而罵曰。國賊無名。天人共戮。吾乃丁建陽義子呂布也。李儒未及回言。呂布已挺矛刺來。丁原急令救護。兩軍混戰。

是日玄德引關張軍馬。直至天明。與丁原軍合。三處軍馬。一齊擁出。李儒見勢不好。急回軍入城。呂布飛馬來趕。城上亂箭射下。布乃回馬。玄德等三處軍馬。直抵城下。李儒在城上。見三處軍馬。各各勇猛。呂布又是天神。不可抵敵。乃設計。使人賫詔。星夜往各鎮去調軍馬。

次日。三處軍馬。又來搦戰。李儒在城上。高聲叫曰。我等皆漢室臣僚。同心扶國。今董卓廢帝鴆后。欺天罔地。罪惡滔天。汝等不助國家討賊。反助賊臣。何也。玄德聽罷。謂關張曰。此人之言。大有理也。關張曰。兄長休聽他。且看我等今日殺敗他軍。玄德曰。我等今日殺敗他軍。明日他軍又來。如之奈何。關張曰。兄長之言。又大有理。

玄德曰。我等今日且退軍。關張曰。兄長又來了。玄德曰。我等今日且退軍。關張曰。兄長又來了。玄德曰。我等今日且退軍。關張曰。兄長又來了。

與百官曰。吾所見者。合公道否。盧植立於廷上曰。明公所見差矣。昔商之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岡宮。昌邑王登位。方立二十七日。造罪三千餘條。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皇帝。年紀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汝乃外郡刺史。素不曾參預國政。又無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強主廢立之事。聖人有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汝莫不待篡漢天下耶。董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植。侍

中蔡邕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遂逃難而隱於上谷司徒王允出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商議別日再聽約束於是百官皆散董卓按劍立於閤門意欲傷害百官忽一人躍馬持戟於閤門外往來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呂布勇極不可當也卓乃潛入閤廻避百官因此得脫回家次日人報董卓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

軍馬出。兩陣對圓。卓見對陣呂布出馬。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騎一匹衝陣馬。持方天畫戟。往來馳驟。貌若天神。卓心中驚駭。丁建陽於陣中縱馬直出。亦指卓而罵曰。漢天下不幸。閹官弄權。以致萬民受於塗炭。尔乃涼州刺史。於國無寸箭之功。焉敢亂言廢立。侮慢朝廷。實欲反耶。董卓無言可荅。呂布飛馬挺戟殺過来。董卓先走了。建陽率軍馬一掩。卓軍大敗。走三

十餘里。卓收軍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足知其人。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主公可乎。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卓曰。汝去說呂布。以何而進。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兎。日行千里。須得此馬。更用金珠。以利結其心。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也。卓問李儒曰。此言

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金一千兩。明珠數顆。玉帶一條。李肅騎了赤兎馬。帶二匹從馬。三個人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報與呂將軍知道。故人來見。軍士報入帳中來。肅與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半晌思想不起。問曰。足下果何人耶。李肅曰。鄉中故人。何故失忘。某乃李肅是也。布下拜曰。鄉兄父不相見。兄居何處。肅曰。仕於漢朝。兄仕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

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若履平地。名曰赤兎。李肅不敢乘坐。特来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聽罷。便牽過来。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鬃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壯。呂布見了大喜。

史官有四句詩單道赤兎馬。詩曰

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爬山似霧開。掣斷
絲韁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来

布謝肅曰。兄與此龍駒布將何報之。肅曰。某為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今尊多曾會來。此馬亦不可說。布曰。兄醉矣。肅曰。何以知之。布曰。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多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布惶恐而言曰。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架海之才。而四海孰不懼怕。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布欲大展其

能恨不逢主。爾笑曰。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青春不再。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為世英雄。爾曰。某遍觀大臣。皆不如董卓。董卓為人。禮賢敬士。寬仁厚德。賞罰分明。終成大事。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爾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為有此。爾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刺史久慕賢弟之德。特令某送禮物以獻。亦兔馬。亦董公所賜也。布曰。董刺史如此見愛。某將何禮報之。爾

曰。如某之不才。尚加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功可往報之。肅曰。功在反手之間。弟不肯爲耳。布沈吟久。曰。兄長少待。容吾到軍中。殺了丁原。引軍歸董。則史若何。肅曰。但恐賢弟不能爲耳。布提刀便起。逕到軍中。丁原秉燭觀書。當見提刀而至。丁原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乃當世之大丈夫也。安肯爲汝子乎。丁原曰。奉先何故心變。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

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其太半。布提首級見肅。肅又曰。某當先去報主公。來接將軍。布一面收軍。肅報董卓。卓置酒去迎呂布。布獻了丁原首級。卓下馬。攜手入帳中。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旱苗而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布今棄暗投明。願以父事之。卓大喜。重賞李肅。是日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董卓又得呂布。併帶來軍馬。其勢越大。乃自領前將軍事。

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鄠音戶侯。封呂布為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初李儒薦蔡邕曰。伯喈非常人也。若主公用之。大事可就。卓使人徵之。邕托疾不起。卓怒曰。我能滅人九族。犯者無赦。邕素休。人報邕。邕急往。卓拜邕為祭酒。甚相敬重。恩賜不少。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先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遷為侍中。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次日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

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子。吾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君。汝大臣意下如何。羣臣惶怖。莫敢對。坐上一人。應聲而出。曰。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昌邑有罪。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有何不善。汝欲廢嫡立庶。欲爲反耶。衆視之。乃中軍校尉袁紹也。卓大怒。叱之曰。豎子。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

利也。袁紹亦拔劒出曰。汝劒雖利。吾劒豈不利也。兩個在筵上敵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廢漢君董卓弄權

卓欲殺紹。蔡邕止之曰。事未有定體。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劒。長揖百官而出。懸節東門。上馬奔冀州而去。卓與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太甚。吾看汝面。不殺之。廢立之事。其意若何。隗曰。太尉見者是。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

軍法從事。大臣震動。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名侍中周毖。音成校尉伍瓊。議郎何顒。問曰。袁紹此去。若何。周毖曰。廢立大事。非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為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蔡邕曰。其不使主公殺紹者。正為此也。紹好謀無斷。不足為慮耳。

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卓大喜。即日差人拜紹為渤海太守

史官論曰。袁紹志大智小。好謀無決。色厲膽薄。不能就朝堂誅卓。反長揖而去。得一郡守而喜。謀之甚也

董卓權重。羣臣見者皆慄然。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不到者斬。是日羣臣皆列於班次。卓掣劍在手曰。少帝闇弱。全無威儀。不可以掌天下。今有郊天冊文。可宣讀。李

儒讀冊曰

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哀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聞。損辱神器。忝汙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以邪。斐疑之性。

成周之懿。休聲美譽。天下所聞。宜承洪業
為萬世統。可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
太后還政。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讀冊已罷。卓叱左右。扶少帝下殿。解其
璽綬。面北長跪。稱臣聽命。少帝踊哭。百官慘
慘然。卓呼太后去服。候勅。太后哽咽。羣臣含
悲。堦下一大臣。憤然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為
欺天之謀。而廢賢明之主。不若與之同死。揮
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大怒。喝武士簇下。乃是

尚書丁管。丁管罵不絕口。卓命牽出斬之。至死神色不變。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皆呼萬歲。禮畢。卓令扶何太后。并弘農王。於永安宮。隨侍又有唐妃及宮女二人。月給食糧。諸臣下毋得輒入。違者滅三族。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於九月。被董卓廢之。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即獻帝也。九歲即位。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韓馥

為冀州牧。張邈為陳留太守。張資為南陽太守。時年庚午歲。改為初平元年。何太后與少帝。唐妃。困於永安宮中。日夜憂歎。衣服飲食。盡皆缺少。帝淚下不曾乾。偶見雙燕飛入連中。帝遂吟詩一首。詩曰

嫩草綠凝煙。裊裊雙飛燕。洛水一條青。陌上人呼美。遠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寫我心中怨

卓時常使宮女。探聽動靜。是日獲得此詩。來

呈於卓。卓曰。劉辨休矣。怨望。故作此詩。殺之有名矣。嗅李儒帶武士十人。來殺少帝。帝與母何后。正在樓上。嗟嘆宮女。報李儒至。帝大驚。儒執酖酒與帝曰。春日融和。董太師特上壽酒。少帝泣曰。何相逼如是也。儒曰。壽酒無疑。太后曰。既云壽酒。汝當先飲。儒怒曰。汝母子特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領此二般。唐妃跪告儒曰。妾身代帝飲酒。願相公可憐母子性命。儒叱曰。量汝

何等。可代王死。儒舉盃與何太后。你可先飲。后趦胸大罵。何進無禮之賊。搆引董卓入京。致有今日之禍。儒催逼帝。帝曰。容某與母作別。大慟而作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安。棄萬乘兮退守藩。為臣逼兮命不久。勢將去兮空漨潛音山

唐妃抱帝。亦作歌曰

皇天將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姬兮命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畢。奈何煢音窮速兮心

中悲

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喝曰。太尉立等回報。汝等俄延。望誰救耶。何太后大罵。國賊董卓。逼我子母。皇天豈佑汝耶。手指李儒。汝等助紂作孽之徒。必當族滅。李儒大怒。雙手捽住太后。直攛下樓。少帝揪住李儒衣服。唐妃向前攪做一團。儒喚武士絞死唐妃。以酖酒灌殺少帝。史官有詩曰

太后飛身墜玉樓。唐妃素練繫咽喉。君王

服毒皆身喪。漢室江山自此休
儒還報卓。卓命拖出城外埋之。自此每夜入
宮。姦淫宮女。夜宿龍床。禁庭公主。盡皆淫之。
常引一軍出城外。前行到陽城。時當二月。村
民社賽。男女皆集。引軍圍住。盡皆殺之。掠其
婦女財物。收萬千餘件。都裝在車上。懸頭千
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先報董太尉殺賊大
勝而回。各城門外焚燒其頭。以婦女財物盡
散與宿衛軍士。越騎校尉伍孚字德瑜。見卓

殘暴太甚。羣臣戰慄。莫敢言者。惟有伍孚於朝服下披小鎧。藏短刀。俟董卓入朝。孚迎到閤下。掣出短刀。直刺卓。卓氣力大。兩手驅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瞪目大叫。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位。罪惡盈天。今是吾死之日。故來誅奸賊也。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董卓大怒。命呂布將出剖剮之。罵不絕口。後史官有詩曰

漢末忠臣說伍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
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
董卓自此出入。常帶披甲武士。前後圍繞。袁
紹在渤海。知卓弄權。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
允。書曰
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入亂禁宮。神亦
不祐。公及忩其跋扈。如不聽聞。豈為報國
效職之臣哉。紹今集兵練馬。欲圖掃清帝
室。未敢輕舉。公想食祿於漢朝。當乘閒圖

之。如有驅使。即當奉命。書不盡言。請宜照察。密之

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閤子內。見漢朝舊臣俱集。王允請曰。今日老夫賤降。晚間少閑。欲屈衆大臣就舍下少酌。幸勿見阻。衆官皆曰。必來添壽。當晚。就後堂設宴。燈燭熒煌。公卿皆至。允視之。皆漢朝舊臣。心中暗喜。酒至半酣。王允舉盞掩面大哭。衆官曰。司徒貴降。不可發悲。允曰。老夫非賤降之日。要

與衆官聚會。恐賊生疑。故推賊降。吾哭者。哭漢天下也。董賊勢若泰山。吾等朝夕難保。想漢高皇。提三尺劒。斬白蛇。起義兵。子孫相承四百餘年。誰想喪於董卓之手。吾等捨死。無益於國。衆公卿盡皆掩面而哭。坐上一人。撫掌大笑曰。滿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允視之。乃是驍騎校尉曹操也。允大怒。責之曰。汝祖宗食祿漢朝。四百餘年。不思報本。反欲縱賊耶。汝去告變。吾等死

亦漢家鬼也。操曰。非笑別事。笑衆大臣無一計殺董卓耶。某雖不才。畧施小計。可斷董卓頭。懸於都門外。以謝天下。王允聽罷。乃避席而問曰。孟德有何高見。匡扶漢室。試看曹操道出甚話來

曹孟德謀殺董卓

曹操曰。近日。操進身以事董卓者。實有意以圖之。今卓甚愛。有事必共議之。聞司徒有七寶刀一口。願借與操。入相府可刺殺之。萬死

無恨。王允曰。孟德果有是心。漢天下幸甚。操遂言誓於允前。取七寶刀與操。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操帶之。良久。皆散。操平明。逕入相府。問丞相出來否。人指云。出在書院中坐久。操逕入。見卓坐於床上。側首布侍立。卓問曰。孟德來何晚。操曰。馬贏行遲。卓曰。吾有西凉州進到良馬。吾兒呂布。可親去選一騎。賜與孟德。布趨步出。操思曰。董卓合死。意欲拔刀。懼卓有力。不敢下手。卓胖大。不耐

又坐。遂倒身而卧。轉身背却。操又思曰。此賊當休。急摸寶刀在手。卓仰面看衣鏡中。見操挾刀靶。急廻身。問曰。孟德何為。呂布已牽馬在閤外。操刀已出鞘。就倒轉刀靶。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卓接視之。果寶刀也。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鞘與之。卓引操看馬。操遂拜謝曰。愿試一騎。卓就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門而去。布對卓曰。恰纔曹操有刺父之狀。及被喝破。故推獻刀。卓曰。吾

亦甚疑。兩個正未決。忽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老小。必有下處。差人急喚。如操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遲疑推托而不來。此必行刺。便可擒而問之。卓然其說。差獄卒四五人。往喚多時。回覆云。操不曾到下處。乘着黃馬。飛出東門。門吏問之。操云。丞相差他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出。李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而去。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吾。今遍行文書。描其模樣。畫影圖形。星夜捉拿此

賊。拿住者。千金賞。封萬户矣。儒曰。必有同謀者。拿住曹操。可知矣。文書曉夜行。曹操日行夜住。奔譙郡来。路經中牟縣過。把關者見之。曰。朝廷捕獲曹操。此必是也。當住。問曰。汝何姓。那裏来。操曰。我覆姓皇甫。從泗州来。把關者曰。朝廷捕獲曹操。你的服色模樣正對。拖見縣令。操賴道我是客人。縣令曰。我在洛陽求官。認得曹操。捉来便知。奪了馬。擁至庭下。縣令喝曰。我認得你。如何隱諱。且把来監

下。來日起解。萬戶矣我做千金賞分與衆人。把關人賞了皆散。至晚縣令引親隨人。取出曹操於後院問之。我聞丞相待你甚厚。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汝既拿住。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曰。汝休小覷我。我亦有冲天之志。奈何未遇其主耳。操曰。吾乃相國曹參之後。祖宗四百年食漢祿矣。不思報本。與禽獸何異。吾屈身而事董賊者。實欲與國家除害耳。今事不成。此乃天

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歸鄉中。發矯詔於四海。使天下諸侯共興兵誅董卓。吾之願也。奈何。天不從之。縣令聞之。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座。酌酒再拜曰。公乃天下忠義之士也。吾棄官而從之。操問姓名。縣令曰。某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宮願從公。更衣易馬。共謀大事。是夜。收拾盤費。陳宮與曹操各背劍乘馬。投故鄉來。三日至成皋。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而言曰。

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親拜義弟兄。就往問家中信息。覓一宿若何。宮曰。最好。二人到庄門下馬。入見伯奢。下拜。奢曰。我聞朝廷遍行文書。捉你太緊。你父避陳留去了。賢姪如何到此。操告以前事。今番不是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言罷。與操曰。賢姪相陪使君。寬懷安坐。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以待使君。言訖。上驢去了。操坐久。聞庄後

磨刀之聲。操與宮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當竊聽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操曰。不先下手。吾死矣。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殺死八口。搜至廚下。見縛一猪欲殺。陳宮曰。孟德心多。悞殺好人。操曰。可急上馬。二人行不到二里。見呂伯奢驢鞍前鞽懸酒二瓶。手抱果木而來。伯奢叫曰。賢姪何故便去。操曰。被獲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宰一猪相款。使君何

憎一宿。操不顧策馬便行。又不到數步。操拔劍復回。叱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將呂伯奢砍於驢下。宮曰。恰纔悞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親子。安肯罷休。吾等必遭禍矣。宮曰。非也。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後晉桓溫說兩句言語教萬代人罵道是雖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遺臭萬年

曹操說出這兩句言語。教萬代人罵。當夜陳宮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店門。覓宿。先

喂了馬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將他來。原是狼心狗行之徒。今日留之。必為後患。拔劍來殺曹操。未知性命如何

曹操起兵伐董卓

陳宮臨欲下手。思曰。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之。宮插劍入鞘。上馬未及天明。自投東郡去了。操覺來。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之而去。吾

當急往。不可久留。操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說上項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衛弘。舉孝廉。疎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篡國害民。天下切齒。操欲立扶社稷。恨力不足耳。公乃忠義丈夫。故衷告耳。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無效力之人。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集

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是日清早。應募之士。如雨駢集。有一人從衆中出曰。某與明公。愿爲吏。討董卓。操問之。其人乃陽平衛國人也。姓樂。名進。字文謙。身材短小。膽量過人。操留爲帳前吏。是日兄弟二人。各引壯士三千餘人來投曹操。一人覆姓夏侯。名惇。字元讓。沛國譙人也。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鎗棒。年十四。從師學鎗法。有人辱罵其法。惇提刀殺之。逃命於外方。聞知曹操起

兵。與同族弟夏侯淵来協助。淵字妙才。此二人皆操之弟兄。操之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親。不數日。曹操兄弟曹仁。并曹洪。引千餘兵来助曹操。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此二人者馬熟閑武藝精通。曹操大喜。於村中調練人馬。一人持鎗而来。於曹操面前大呼曰。頴徑將軍以誅國賊。操問之。其人姓李名典字曼成。山陽鉅鹿人也。於操前施逞鎗法。問答如流。操喜。衛弘畫出

家財。置辦衣甲旗旛。四方送糧食者。不計其數。曹兵壯士五千。屯於陳留。時袁紹得操檄詔。乃聚麾下將士。商議起兵。有田豐沮授。許攸。審配。郭圖。顏良。文醜。文臣武將。整整齊齊。各懷報國之心。盡有匡君之志。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達諸郡。檄文曰

操等。謹以大義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滅國弒君。穢亂宮禁。殘害生靈。狠戾不仁。

罪惡充積。今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
掃清華夏。勦滅羣凶。望興仁義之師。來赴
忠烈之會。扶持王室。拯拔黎民。檄文到日。
速可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
第一鎮。交遊豪俊。結納英雄。後將軍。南陽
太守。袁術字公路
第二鎮。貫通諸子。博覽九經。冀州刺史。韓
馥字文節

第三鎮閫論高談知今博古豫州刺史孔
伷字公緒
第四鎮孝悌仁慈屈已待士兗州刺史劉
岱字公山
第五鎮仗義疎財揮金似土河内郡太守
王匡字公節
第六鎮賑窮救急志大心高陳留太守張
邈字孟卓
第七鎮恩惠及人聰敏有學東郡太守喬

琨字元偉

第八鎮。忠直元亮。秀氣文華。山陽太守。荼

遺字伯業

第九鎮。有謀多智。善武能文。濟北相。鮑信

字允誠

第十鎮。聖人宗派。好客禮賢。北海太守。孔

融字文舉

第十一鎮。武藝超羣。威儀出衆。廣陵太守。

張超字孟高

第十二鎮仁人君子德厚温良徐州刺史
陶謙字恭祖
第十三鎮名鎮羌胡聲聞夷夏西涼太守
馬騰字壽成
第十四鎮聲如巨鐘丰姿英偉北平太守
公孫瓚字伯珪
第十五鎮隨機應變臨事勇爲上黨太守
張楊字稚叔
第十六鎮英雄冠世剛勇絶倫烏程侯太

守孫堅等文臺

第十七鎮四世三公門多故吏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字本初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乃各領文武官將投洛陽來且說一路軍馬乃北平太守統領幽州官拜奮武將軍薊侯覆姓公孫單名瓚遼西令支人也統領精兵一萬五千人起發路經德州平原縣過軍馬正行之間遥見亲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来迎

遠遠看見公孫瓚下馬。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亦下馬。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兄長失怠。舊日蒙兄保奏備為平原縣令。因此出城閑行。偶遇尊兄到此。乃大幸也。就請兄長入城歇馬。云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云玄德曰。此是關某。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也。瓚曰。有何爵祿。玄德答曰。關某為馬弓手。張飛為步弓手。瓚曰。呀。空埋了大丈夫耳。今董

卓作乱。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其為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徳曰。願往。張飛曰。當日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關某曰。事已至此。收拾便行。玄徳關張引數騎跟公孫瓚来。且說那十八路諸侯。那一路先到。此人身長八尺。美雄雙全。横跨三江。威服六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後人有詩讃文臺曰

誰道江南少將才。明星夜夜照文臺。欲誅

董卓安天下。為首長沙太守来
曹操接着孫堅。衆諸侯陸續皆到。各自安營
下寨。連接二百餘里。操乃宰牛殺馬。大會諸
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
立盟主。衆聽約束。然後進兵。遞互相讓。操曰。
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將之裔。
可為盟主。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
為也。紹方應允。次日。築臺三層。徧列五方旗
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

衣佩劒。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
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
四海。紹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
齊心戮力。以致臣節。隕首糜元。必無二志。
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讀畢。歃血。衆等因其辭氣慨慷。遂皆涕泣橫
流。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切齒踊躍。共

思誅討逆賊董卓。及歃血已罷。下壇。衆皆扶紹升帳。待坐。各施禮罷。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而坐。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天下。勿以强弱計較。紹曰。吾無壓衆之心。汝等推戴我爲盟主。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毋得違犯。衆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誰肯爲前部先鋒。直抵汜水關下誘賊相持。餘皆各據險

要以為接應。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雖不才。願為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稱此職。隨即捧杯作賀。連忙引本部人馬。大刀闊斧。奔沂水關來。有守關將。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更深方散。李儒接得告急文字。徑來稟覆丞相。董卓大驚。急聚衆將商議。卓曰。今袁紹曹操。聚各路太守軍馬。直抵關前。衆將有何妙計。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吾觀關外衆多諸侯

如草芥。親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于都門。呂布之愿也。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絶。呂布背後一人。高聲而出曰。殺雞焉用牛刀。不必溫侯有勞虎威。吾觀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面如噀血。虎體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帳前第一員驍將。卓聽其言。大喜。加為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一同李肅胡軫趙岑連夜便起。飛奔汴水關来。却說衆諸

侯內有濟北相鮑信尋思孫堅為其前部若幹了大功都不顯我等暗撥其弟鮑忠先將馬步軍三千逕抄小路直到關下掠戰華雄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待退被華雄手起刀落斬鮑忠於馬下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飛馬親提鮑忠首級直來相府献功卓賜雄重賞又與鐵甲馬軍一千雄辭董卓上馬部領出城投汜水關札住大寨卓使人加雄為都督且傳曰慎勿下關輕

敵。却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右壯平。土垠（音銀）人。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鐵脊蛇矛。東吳第一員上將。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赤幘即蜀錦抹額之類也）騎花鬃馬。橫古錠刀。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將胡軫曰。某下關。必斬孫堅首。

雄與兵三千。排列出關。堅見胡軫出馬。却欲自出。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鬥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一陣直殺上關。關上矢如雨下。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住。堅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譖孫堅乃江東之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可與糧。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草。堅軍缺食。軍中自乱。細作報上關來。李肅與華雄商議。我引一軍。從小

路下関。襲孫堅寨後。汝可半夜到堅寨。必然擒矣。雄喜。連晩敎軍飽食一頓。披掛了下関。是夜月白風清。比及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披掛慌忙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鬥不到數合。寨後李粛軍到。竟天放火。孫堅軍人無糧食。四下里乱攛。堅撥回馬走。四下裏喊聲不絶。程普黄蓋韓當各不相顧。止有祖茂跟定孫堅。與數十騎突圍而出。背後華雄追堅。堅勒回馬又戰十餘合。堅敗。雄赶

来。堅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盡氣力放第三箭。力大拽折了鵰畫弓。棄弓縱馬。穿林而走。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雄望之心不捨。可脫幘與茂戴之。堅就馬上換了祖茂盔。分兩路而走。華雄見赤幘者投東。引軍投東追赶。孫堅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赶至急。將赤幘掛於人家燒不盡連柱上。却於樹後潛躲。華雄軍遥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向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時。

華雄縱馬尋祖茂茂於林後揮双刀欲劈雄
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雄引兵
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来尋見孫堅再收拾
軍馬屯扎堅為折了鄉人祖茂傷感不已却
說大寨袁紹陞帳忽流星馬報孫堅大折了
一陣祖茂殁於軍中紹大驚曰誰想孫文臺
折於華雄之手他孤軍在外難扎寨又恐有
劫寨兵来令人取回大寨計議云云請衆諸
矣商議都皆到了只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

上列坐。紹曰。前日鮑將軍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動銳氣。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背後冷笑。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也。瓚呼玄德出。曰。此乃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瓚曰。然。令玄德拜見。紹曰。破黃巾有功來。瓚將玄德功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座

来。命坐。備曰。小縣令安有坐禮。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於國多曾有功。玄德拜謝。於堦下末坐。關張义手侍立於後。正商議。探子来報。華雄引鐵騎下關。以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直来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此賊。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即時報来。俞涉與華雄交戰。不到三合。被華雄斬了。衆諸侯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

雄。紹急令喚至。應聲而出。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来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諸侯皆失色。袁紹拍股嘆曰。可惜吾上將顏良文醜。催軍未回。得一人在此。豈放華雄施威哉。汝衆諸侯。許多將士。只無一人可追華雄。衆官默然。堦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献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丹鳳眼。卧蚕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

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來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袁紹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恥笑吾等如何見人曹操曰據此人儀表非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釀熱酒一盃與關某飲了上馬

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寨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温。史官有詩曰

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鼕鼕。雲長停盞施英勇。酒尚温時斬華雄

雲長出馬。只一合斬了華雄。提頭入獻。衆皆大喜。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

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拏董卓。更待何時。掉丈八蛇矛。來搶關隘。如何

虎牢關三戰呂布

張飛便要上馬。乘勢搶關。袁術大怒。喝道。俺大臣尚自謙讓。量一濮縣令手下小卒。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我趕出帳去。曹操曰。既是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袁術曰。既然汝等待用一縣令。我迴避便了。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衆

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賫牛酒來慰三人。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字。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相議。儒曰。今折了上將軍華雄。賊勢浩大。皆是袁紹為盟主。以聚衆惡。紹叔袁隗。見為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為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賫大軍。分投勦捕。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不分老幼。盡皆誅絶。先將袁隗頭。去關前號令。董卓遂起兵二十萬。

分為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沂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張濟樊稠取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漢時名虎牢關唐時名武牢關若進兵。却好截諸矦路。軍馬到關上了。卓令呂布引三萬軍去關前扎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將來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在虎牢關截俺諸矦中路。分其形勢。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橋瑁鮑信袁

遣孔融張楊陶謙公孫瓚八路軍馬徃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徃来救應使八路諸侯得令各自起兵先說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吕布在寨中聽得有軍来到欣然上馬帶鐵騎三千飛奔来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門旗下時見吕布出陣頭戴三义束髮紫金冠體掛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弓箭隨身可體手持畫桿方天戟坐下嘶風赤兎馬果然是

人中呂布。馬中赤兎。人馬之中。漢末兩絶。那
馬左右盤旋往来馳騁。王匡見了。心中惶惶。
回頭問曰。誰出陣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
出。匡視之。乃是河内名將方悦。兩馬相交。無
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王匡便勒馬入
陣。呂布挺戟直衝過来。匡軍大潰。四散奔走。
布衝陣。如入無人之境。鐵甲背後擁来。撟捐
袁遺。兩軍皆至。来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處各
折了人馬。退三十里下寨。諸侯入路軍馬。都

至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正慮間
小校報來呂布搦戰八路諸侯各自上馬歸
本寨軍分八隊布列於高岡山前遙望呂布
一簇軍馬繡旗招颭光來衝陣張楊軍馬陣
中手下將穆順出馬挺鎗去迎呂布手起一
戟刺穆順於馬下八路諸侯心裏膽裂北海
太守孔融部下一將出曰吾受文舉恩已十
年何不以死報之融視之乃門下勇士武安
國也使鐵鎚重五十斤安國提長柄鐵鎚飛

馬而出。呂布揮戟迫馬而來。與安國戰戰到十餘合。一戟斫斷安國手腕。棄鎚於地而走。八路諸侯一齊殺來。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却說八路諸侯連輸數陣。申報袁紹。曹操曰。呂布英雄。天下無敵。可會十八路諸侯一齊商議。共擒呂布。若誅了呂布。董卓易我。正議之間。有人來報。呂布搦戰。紹令八路諸侯攻呂布。布逕衝公孫瓚。瓚自揮鐵槊直迎呂布。布睜目大叫。揮戟來戰。戰兩合。瓚撥回

馬速慌而走。呂布縱赤兎馬赶來。那馬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赶上。公孫瓚布舉畫戟望後心便刺。旁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搜神威。酣戰呂布。八路諸侯見張飛漸漸鎗法散乱。呂布越添精神。張飛性起。大喊一聲。雲長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来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厮殺。又戰到三十

合。兩員將戰不倒呂布。劉玄德看了。心中暗想。我不下手。更待何時。掣双股劍。驟黃驃馬。刺斜裏去砍。這三箇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隔遮攔不定。看玄德面上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走。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跟定呂布。古人曾有篇言語。單道着玄德關張虎牢關三

戰呂布

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炎紅日將西傾。奸臣
董卓廢少帝。劉協懦弱竟夢驚。曹操傳檄
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興兵。議立袁紹作盟
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侯呂布世無比。雄
才四海誇英偉。護軀銀鎧砌龍鱗。束髮金
冠簪雉尾。參差寶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飛
鳳起。龍駒踶踏起天風。畫戟熒煌射秋水。
出關搦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踴出

燕人張益德。手提蛇矛丈八鎗。虎鬚倒豎
翻金線。環眼圓睜起電光。酣戰未能分勝
敗。陣前惱起關雲長。青龍寶刀燦霜雪。鸚
鵡戰袍飛蛺蝶。馬蹄到處神鬼號。目前一
怒應流血。梟雄玄德掣霜鋒。抖擻天威施
勇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攔架隔無休歇。
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斗牛寒。呂布
力窮尋走路。遥望家山迫馬還。倒拖畫戟
方天戟。乱散銷金五彩旛。頓斷絨絛走赤

兎翻身飛上虎牢關

玄德關張直赶呂布到關下。張飛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飛大叫。關上必是董卓。追赶呂布。有甚强處。不如先拿董賊。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一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目錄

董卓火燒長樂宮
袁紹孫堅奪玉璽
趙子龍磐河大戰
孫堅跨江戰劉表
司徒王允說貂蟬
鳳儀亭布戲貂蟬
王允授計誅董卓

李傕郭汜寇長安
李傕郭汜殺樊稠
曹操興兵報父讐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董卓火燒長樂宮

却說三人殺敗呂布。正赶來時。張飛看見關上坐着董卓。遂拍馬赶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迫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作賀功蹟。使人報袁紹寨中。紹聞知大喜。遂移檄孫堅。令進兵。堅連夜引程普黃蓋直到

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我本無讐。今眷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令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就令斬了進讒言之人。以謝孫堅。正欲宴間。人報堅曰。關上有兩騎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堅曰。汝來何為。傕曰。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昨日華雄誤相衝撞。丞相心

甚不安。今特使催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但有宗族子弟。連名保上。皆作郡守刺史。庶或不失人才。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盡滅九族。懸頭四海。以謝天下。如其不然。則吾死不瞑目。安肯與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獻關鏡。你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李傕抱頭鼠竄而出。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回洛陽。遷

帝於長安。以應謠兆。近日街市小兒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廝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此言正應丞相旺在長安。眞福之地也。西頭一個漢。乃高祖旺於西都長安。一十二帝。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還回長安。方可無急危矣。卓大喜。曰。非汝言之。吾實不悟。引溫侯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歷東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

觀旺氣入在長安。吾欲奉鑾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耳。司徒楊彪出而言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鼎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之大計耶。太尉黃琬出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始更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兵礫之地。更無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其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擾亂。若彼長安

之地。有崤函二音爻寒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克日可辦。宮室官府。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言。司空荀爽諫曰。丞相若欲迁都洛陽。百姓皆危亡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爽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使迁都。民不聊生。自此天下危矣。卓曰。亂道。即日罷揚虎黃琬荀爽官職。貶為庶民。卓出上車。車前二人跪下。視之。乃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卓問有何事。毖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

諫耳。卓大怒曰。我始聽你兩個保用的人。今日皆反是汝等一黨。若不斬絕。必生後患。叱武士拿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卓下令遷都。来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收入官。坐做索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卓大喜。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拏洛陽富戶。頭揷旗。上寫反臣逆黨。數千家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資。將妻小分俵衆軍而去。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

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推藉。死於溝壑中者。不可勝數。及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飢餓自盡者。死屍遍野。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皆後三千軍催督。軍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起。先敕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帝并皇族上車。卓令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歙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時。掘官民墳塚。

不留一基。董卓裝載金珠段疋好物數千餘車。卓將趙岑獻了汴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先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起衝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堅先發兵救滅宮中火。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賊西去。正可乘時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兵疲困。進則無益。操曰。董賊焚燒宮室。遷劫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

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焉。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而起。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赶董卓。卓正行間。滎音營陽太守徐榮引兵出接。卓拜已畢。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赶者。可教徐榮伏軍馬於滎陽城外山塢音鄔之傍。若有追兵。放將過來。待我這裏殺敗。截住掩殺。今後來者。影也不敢望長安。卓大喜。賞賜了

徐榮。便教伏兵。卓令呂布引精兵逼後。正行之間。曹操一軍赶上。呂布大咲。曰。不出李儒之所料也。將人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遷天子徙百姓。好生都留下。呂布罵曰。背主懦夫。豈足為道。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出。惇與呂布戰不數合。李傕引一軍從側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西邊又喊聲起。郭汜又引一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回陣來。布引鐵

騎掩殺。曹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殘軍各自逃生。却纔聚集得三四千人。衆軍都到。呂布不赶。操軍就在荒山角下造飯。時約二更。月明如晝。軍士尚未得飯。山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急慌上馬。奔路而走。轉過山坡。正撞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望過草坡。兩個步軍伏於艸中。見操馬來。二鎗齊發。曹操翻身落馬。馬中二鎗先倒。二卒搶住曹操。揪下草坡。忽一騎

馬到。月明中認得是曹操。兩刀砍死兩個步軍。急下馬。扶起操時。操箭傷痛。暈倒在地。那負將救醒曹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主公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赶上。汝却怎生。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主公。操曰。吾若再生。實汝之力。洪脫去衣甲。拖刀跟操馬走。約四更多。後面喊聲不絕。人馬赶來。操與洪正走。前面一條大河。後面追兵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

洪曰。主公下馬。脫去袍鎧。洪負主公渡水。操掙過大河。爬得上岸。後軍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方始天曉。約走二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喊聲起處。徐榮從上流渡河。一彪人馬赶来。曹操性命如何

袁紹孫堅奪玉璽

徐榮赶上。正待要擒曹操。夏侯惇夏侯淵引數十騎也到。大喝徐榮。勿傷吾主公。榮便奔。夏侯惇挺鎗来迎。交馬數合。惇刺榮於馬下。

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軍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有五百餘人馬。操上馬。同田河內。再聚軍馬。卓兵自往長安。却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兵屯城內。堅住帳房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屍礫。但有卓開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漢代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到寨中。是夜星月交光。暖風習習。按劍露坐於建章殿堦

上。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乱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淚下如雨。旁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宮樣粧束。項下帶一錦囊。兩手圍定繡龍紫袱。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扭開金鎖。見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鈕。傍缺一角。以黃金裹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春秋卞和於荊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王解之。果得王。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使人相之又曰石也。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玉而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耶。乃使人理其璞而得王焉。遂命曰和氏之璧也

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為璽。李斯篆八字於其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名曰傳國璽。二十八年。始皇狩至洞

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急投玉璽於水。風平浪靜。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持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始皇崩。子嬰將玉璽獻與我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元祐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箱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田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

圖大事。堅曰。吾是知此實。正與汝合。來日托疾。辭衆田軍。商議已定。號令諸軍。勿泄漏。如違者斬。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人。無由進身。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賞賜了。留之。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汝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本初何故出此言。紹曰。今舉大義。興兵討賊。為漢朝天下。玉璽乃漢朝之寶。既然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之處。待誅了董賊。復歸

朝廷。汝何收匿之而欲歸。必思反耶。堅曰。玉璽豈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汝來逼吾。將欲反耶。紹曰。早將出。免自生禍。堅指天為盟曰。吾若果得玉璽。不將與汝。令吾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族曰。丈臺如此說誓。想必無實。紹喚軍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軍士。紹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亦拔劍來殺孫堅。堅揮劍迎之。紹背後顏良。文醜。

皆拔劍而出。堅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攔住。曰。昔日登壇設盟歃血共舉大義。豈可自相吞併乎。勸開兩個。堅隨即上馬。拔寨便起。離洛陽而去。紹怒曰。得寶而去。將欲自霸耶。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荆州。送與荆州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而奪之。北及發書起程。人報曹孟德追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遂令人迎接。紹會衆諸侯。置酒設宴。與曹操解悶。操於席上言曰。

吾始興大義爲國除賊。諸侯既仗義而來。却不聽吾計。初吾欲使渤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先時渤海太守袁紹與王匡屯兵于河内酸棗諸將。劉岱張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也守城皐據敖倉。塞轘轅音還太谷。制其險要。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徑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持疑而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爲將軍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宴散。捺見紹等。各懷異心。度料

不能成事。自領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與玄德曰。袁紹無能為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到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兗州刺史劉岱。問東郡太守橋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連夜引軍突入瑁營。殺死橋瑁。盡降其兵。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引兵拔寨離洛陽。去投關東。却說荆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年幼時。結交漢末名士。有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通

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
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
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音直字公孝表
身長八尺有餘姿貌甚偉乃漢室宗親劉叡
之後為荆州刺史時有延平郡人蒯良弟越
襄陽人蔡瑁一同扶助當時收得袁紹書說
孫堅盜去漢朝傳國之寶走回江東望截其
路而奪之表素與袁紹至好隨即差蒯越蔡
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堅軍馬已到蒯越將

陣攏開當先出馬。孫堅引軍馬立在門旗下。問曰。前英度。英度越之表字何故引兵截我去路。越云。汝既是漢朝臣宰。如何盜去傳國寶而歸。疾忙留下。好眼相看。堅怒曰。汝乃何人。敢来問我言未畢。黃蓋挺鎗便出。蔡瑁舞刀来迎。閙不數合。黃蓋提鞭去打蔡瑁。瑁急閃。正中後心。護心鏡打缺一半。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日已平西。山後閃一虎力生軍人来到。為首一將出馬。乃是劉表也。孫堅就

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來絡之書。相逼鄰郡也。表曰。汝匿傳國寶。將欲反漢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吾聽信。須隨軍行李。任吾搜過。堅怒曰。汝有何見。敢小覷我。拍馬衝進。劉表便退。堅赶將去。黃蓋左側。兩山後伏兵齊起。背後蒯越蔡瑁赶来。把孫堅圍在垓心。性命如何

趙子龍磐河大戰

孫堅當晚被劉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

將左衝右突。死戰得脫。折兵太多。孫堅連夜引軍回江東。劉表回荊州。以書報紹。自此孫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逄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爲食。冀州廣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逄紀曰。可暗使人持書與公孫瓚。令瓚進兵取冀州。虛言來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吾中取事。唾

手而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開讀意云。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即日興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荀諶音臣郭圖二謀士商議。諶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助之。冀州指日休矣。今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士健將極廣。更兼布恩於四海。天下敬之。當世之豪傑也。將軍可請本初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親公孫瓚如兄戲耳。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

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辟如嬰孩在股掌之上。絶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是引虎入羊羣耳。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人尚釋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妬焉。耿武等皆嘆曰。冀州休矣。其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閔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請紹至。耿武關純扳刀而出。欲刺殺紹。紹車前顏良立斬耿武。文醜斬死閔純。紹入冀州。以

馥爲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事務。盡奪韓馥之權。馥欲悔時。手下無一人矣。馥怨袁紹。棄下老小。單馬去投陳留太守張邈。邈却說。公孫瓚知紹已霸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袁紹。欲分冀州。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乃有商議。越辭紹歸。行不到五十里。道傍擁出一處軍馬。口稱。吾是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公孫瓚大怒曰。汝教我起兵

奪韓馥就裏取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盡趨本部軍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來。領一軍出。二軍會合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布陣。瓚軍於橋西布陣。瓚乃立馬於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為不見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可守冀州。願讓與吾。爾何不平耶。瓚曰。昔日洛陽以汝為忠義之人。推為盟主。今之所為真狼心狗行之徒。尚有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袁紹大怒曰誰可以擒之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當抵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過橋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追趕瓚手下健將四員齊戰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文醜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後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亏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却轉草坡其馬前失

瓚翻身墜於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剌。看看來近。卓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須無鎧甲。撚鎗直取文醜。兩馬相交。如花似錦。公孫瓚扒上坡去。看那個少年。大戰文醜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趕去。公孫瓚忙下土坡。問及姓名。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將軍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某本袁紹

轄下之人。今見袁紹無匡國救民之心。特來相投麾下。不期此處相見。瓚執雲手曰。聞貴郡之人。皆顧傾心以投袁紹。公何獨回心見某迴。雲曰。方今天下洶洶。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一色白馬二千匹。哨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軍馬分作兩隊。列於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匹。其中太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多

與羌胡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多。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左。在右者。射公孫瓚右。中間麴義。引八百弓弩手。步兵一萬五千。列圓陣勢於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另領一軍在後。瓚遣大將嚴綱為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擂鼓

直到巳時。絡軍不進。麹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號令勿動。嚴綱鼓譟吶喊。直取麹義。義見嚴綱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數十步遠。一聲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麹義拍馬趕刀。斬嚴綱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住。中軍並趕。直殺到界橋邊。麹義馬到。先斬執旗將。公孫瓚見砍倒繡旗。戰麹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麹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

動。于中挺鎗躍馬直取麹義者。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麹義。戰到十餘合。一鎗刺麹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大敗。迤邐趕過橋去。紹軍東西亂竄。雲在前。瓚在後。迤邐殺入陣後。索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麹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紹不准備。只引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呵大笑。曰。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

間。忽有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射。瓚軍圍
圍圍定。田豐慌對紹曰。失如雨下。主公且於
空墻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哮曰。大丈夫
寧臨陣鬥死。豈可入墻而望活乎。衆軍士齊
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後面袁紹大隊掩至。
瓚同趙雲回。左顏良軍到。右文醜軍到。三路
併殺趙雲保着公孫瓚殺透重圍。復到界橋。
紹驅兵大進。又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
兩邊軍盡收河中。屍首填平。袁紹當先趕過

橋去。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彪人馬来。為首三員大將。飛馬而来。中間擎双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益德。三人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来助戰。是日。正逢袁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来。袁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絲繮忙挽。急要逃回。不知性命如何

孫堅跨江戰劉表

衆將赶来。死救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收住軍馬。衆人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来救我。幾乎狼狽。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陣相拒月餘。有人来長安報此事。李儒来見董卓。卓自到長安。自稱太師。位居諸侯之上。出入乘金花車蓋車。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乃當今之豪傑。見在磐河厮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

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再拜奉詔。岐在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馬太傅與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

軍之眷。而瓚之幸也。建武二年。丙戌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于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必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勑縣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慙。兩人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擊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座。遂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懽。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

日送二人還朝。瓚表玄德平原相。朝廷准奏。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分別。玄德執雲手垂淚。不忍相離。雲嘆曰。某聞日將謂公孫乃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為。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遂回平原。公孫瓚同趙雲去了。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往求馬千匹。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粮二十萬。表不與一粒。

術恨之。密遣人遺書與孫堅。書曰。
異日奪印截路。乃吾兄紹之謀也。今紹又
與袁相議。欲興兵斷取江東。吾不忍言。公可
速興兵取荊州。吾當與助。夾攻袁紹。二讐
可報。汝得荊州。吾取冀州。切勿悞也。
堅得書。曰。吁。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
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
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
吾自欲報讐。豈可望袁術之助乎。於是差黃

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載馬克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知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孫堅報舊恨將及起奈何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荊襄之衆作援堅跨江沙湖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謀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之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

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静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静字幼臺。堅臨登程。静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内大乱。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縱横天下。濟世安民。有讐不報。豈可握手待死也。遂不聽諫

長子孫策曰。領隨父親同往。堅曰。此子自幼英氣過人。可隨我領兵。攉與叔父善保江東。策上船前奔樊城。黃祖伏弩手於江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岸。乱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乱放一箭。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盡。却扳船上所得之箭。十數萬枝。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衆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兩路兵直取黃祖營寨。背

後韓當於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樊
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
守住船隻。堅直取黃祖。祖引軍出迎。布陣於
野。孫堅列成陣勢。引衆將出在門旗之下。孫
萊也全副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側。黃祖引
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陽陳
生。這兩個當初反在江夏。後投劉表。以為上
將。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
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拍馬手撚銅叉而

出。堅大怒曰。誰能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出。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鎗出陣。要來双鬪。孫策在父後望見。按住手中鎗。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側邊陳生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個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戰馬。襆於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撥黃蓋船隻放於漢江。黃祖聚敗軍來見劉

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議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地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圍自可解矣。瑁曰。子桑之言。真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其死。某雖不才。願請軍出陣。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於峴山布陣。孫策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兄也。誰與吾擒之。程普挺鐵脊蛇矛出馬。與蔡瑁交鋒。戰

不到數合。蔡瑁迎命。遶田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屍橫遍野。敗軍跟隨蔡瑁迎入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人報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一面撥兵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書。令人去投袁紹。且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程普曰。此不祥之兆也。速來帳下見孫堅。曰。中軍帥字旗竿。被風吹折。於軍不利也。

可暫班師。堅曰。吾累戰累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主。亦不可輕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起。折斷大旗。何足為怪。吾平生用兵。未信此等異事。只理會得攻城。却說城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某夜來仰觀見一將星欲墜地。以分野度之。必應孫堅也。上表紹書已寫就。主公當問誰可突圍而出。表問之。堦下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健將

呂公也。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必將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准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週旋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珠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趲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前良調撥四門。聽號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

南角無甚人馬。寨開東門。縱呂公軍馬出城
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
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赶到東南角時。軍士說
有一處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報
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赶来。呂公已於山林叢
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出。前軍不
逮。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人馬来戰。孫堅交
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来。堅拍馬追
赶。呂公見路交襍。不知去處。堅欲上山。山上

石子乱下。林中乱箭俱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俱死於峴山之內。壽至三十七歲。

時。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辛未。十一月。初七日。呂公截住三十餘騎。並皆殺了。放起連珠砲。城中黃祖。前越。蔡瑁。分投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乱。黃蓋聽得喊聲大震。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

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軍扛擡入城請賞。孫策痛哭。衆將俱跪泣不止。策曰。父屍在於他處。安得返葬于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舊交。某今便行。策令楷去到城中見劉表。具言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祖。吾兩家各罷兵。

再休侵犯。後有史官評孫堅曰
堅勇挚剛毅。狐徵發迹。導温戮卓。山陵杜
塞。有忠壯之烈 後權稱帝謚堅曰武烈皇帝
桓楷拜謝欲行。堦下蔄良出曰。不可不可。吾
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
然後用計。計道甚的。桓楷性命還是如何
司徒王允說貂蟬
蔄良出曰。方今孫堅已喪。江東無主。堅子皆
幼。不能歷事。可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兵。江

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還策。容回南郡。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之輩。而取萬里之土。此乃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接靈柩。掛孝回軍。兩邊罷戰。回至江東。做孝已畢。葬父於曲阿之原。策辭墓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因此四方有才德者。漸漸投之。却說董

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却除一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荅曰。十七歲。卓曰。何足道哉。自此董卓自歸為尚父。出入僭天子之儀仗。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鄠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二十五萬人夫築郿音梅塢。與長安城廓一般高下。厚薄。週迴九里。郿塢雖長安二百六十里。塢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貌女

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爲婢妾。
塢內堆積金玉綵帛珍珠。不知其數。卓常云。
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養老。嘗
臺公卿但見卓出。皆拜于車下。朝廷舊臣罕
盡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薦也。忽一日。御史中
丞皇甫嵩。拜于車下。卓曰。皇甫義真。你今日
服我乎。（義真嵩之表字也）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于
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
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變爲鳳

凰耳。卓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方至。誰不敬耶。君為酷法嚴刑。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卓家屬皆在鄠塢。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於橫門外。音光門於路設帳幔。常與公卿聚飲。一日此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來。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飲宴。却將降士數百人。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皆未死。於酒卓几前反復掙命。百官戰

慄失箸。卓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發夕心者。何怕之數。日前太史院稟卓曰。黑氣沖天。大臣有災。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来如此。命呂布於簾上腦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災。原来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卓令呂布勸酒。每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覓不附體。皆面不相顧。卓笑曰。

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表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来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以喪其三族汝等於吾孝順吾不害之吾天祐之人害吾者必敗泉官唯唯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沉吟立於荼蘼架側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舞美人貂蟬女也其女自幼選入允樂女允見其聰明教以歌舞吹彈

一通百達。九流三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年當十八。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貂蟬正色跪於允前。荅曰。賤妾安敢有慕私情。允曰。汝不有所私。何深夜於此長嘆。貂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貂蟬曰。妾之賤軀。自幼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未嘗以婢妾相待。竊親女視之。妾雖粉骨碎身。莫報大人之萬一。妾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

問。解大人之憂。今晚又見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盡叱出婦妾。允教貂蟬於中端坐。允叩頭便拜。貂蟬驚倒。伏地曰。大人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湧泉。貂蟬曰。適間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壘卵之難。

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夫不當之勇。我觀二人。皆溺於酒色之徒。今欲用連環之計。先將汝許嫁呂布。然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啖間他父子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宗廟。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獻出。到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當滅門矣。貂蟬曰。

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于萬刃之下世
世不復人身允拜謝而容之次日王允有家
藏明珠數顆令匠者嵌一金冠使人密送呂
布布得之大喜候朝畢迳到王允宅致謝允
料布必來允備嘉殽美饌好酒細果等候呂
布至允出門而接接入後堂讓之高坐布曰
某乃相府一將士耳司徒乃朝廷老大臣何
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
耳允非敬將軍之秩敬將軍之才德布大喜

允殷勤敬酒。只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亦望司徒於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矣。允專望將軍於太師前提携。終身不忘大德。布大咲而暢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數人勸酒。允曰。嗟。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二青衣丫鬟引貂蟬到席前再拜。布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見子。貂蟬與呂布把盞。目不轉睛。允推醉曰。孩兒去。及將軍痛飲幾盃。

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呂將軍。吾家之恩人也。孩兒坐坐何妨。又飲數盃。允佯為立脚不牢。仰面大笑曰。吾欲將小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跪謝曰。布當以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蟬。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欲留將軍心宿。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允送布上馬。布謝而去。允是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福也。早晚請

太師。汝却以歌舞侍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卓旁却無呂布。允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諗鈞意若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大老。既然来日有請。當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坐。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次日巳時。人報太師来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分列兩傍。如霜似雪。遂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則坐於側。允

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尹。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致敬之情。甚厚於天子。天色漸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堂。卓令甲士侍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到此盡矣。太師功德震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有道代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果然天命歸吾。司徒當

為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進曰。教坊之樂。未足以供奉鈞顏。輒有草舍女樂。敢承應乎。卓曰。深感厚意。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捧貂蟬舞於簾外。有詞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連步穩。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透畫堂。眉黛
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揄錢不買
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目
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
曰。此女何人也。允曰。樂童貂蟬也。卓曰。能唱
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一曲

一點櫻桃啓絳脣。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
舌吐衡刘劒。要斬姦邪乱國臣

卓稱賞不已。歌罷。允命貂蟬把盞。卓乃擎盞
殢音替曰。春色幾何。蟬曰。賤妾年未二旬。卓笑
曰。真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
獻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
報德。允曰。此女得侍主人。其福不淺。卓曰。尚
容致謝。允曰。天氣已暮。先備鑾車送到相府。
卓起身奉謝。車輛已起。便送貂蟬先行。允拜
送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白馬。前列侍
五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遥見兩行紅紗

照道。燈影中一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呂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撞見。布見王允。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睜圓環眼。手掣腰間寶劍。指允言曰。汝既以貂蟬許我。今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性命若何

鳳儀亭布戲貂蟬

呂布當街撞見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敢戲我哉。允急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

反怪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你把檀車送一女入相府。非蟬何。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裏。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准備小宴等候。太師到。飲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子。名喚貂蟬。以許奉先。我恐你不准誠特來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貂蟬拜了董公太師。太師曰。今日良辰。汝可與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笑。將軍尋

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
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
姿莊。奩音連首飾。帶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
謝而去。當夜。卓聿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
在府下打聽。絶無聞音耗。逕入堂中。尋問諸
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
未起。布潛入卓卧房後窺之。貂蟬起于凶下
梳頭。忽見凶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有
束髮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於池畔。蟬乃

蹙双眉。做憂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頻掩淚眼。呂布竊視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真實。少頃。布又入。卓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繡簾內一人。往來觀覷。須臾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蕩漾。卓見布語言不順。頻頻那身迎裏而望。卓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出。心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汝今日莫非被董太師見責來。布曰。太師

安能制我哉。妻不敢問。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進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納貂蟬後。情色所凝。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於枕前席上殢雨尤雲。董卓合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一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阿徇。卓心愈喜。卓睡。布立于床前。貂蟬于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而不轉睛。布以點頭荅之。貂蟬以手指董卓。强搽淚眼。布心如碎。卓矇朧双目。見布動靜。猛扭回身視之。見貂蟬

於屏風後立。卓大慙叱呂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怒。懷恨而歸府。人報與李儒。儒慌忙入見卓曰。太師何故責於奉先。卓曰。因竊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而責之。如溫侯心變。大事去矣。卓曰。柰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次日使人喚布入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於汝。汝勿記心。來日休

離左右。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惟。布何敢懷馬。自此再入堂中。畧無忌憚。

卓疾稍愈。因有貂蟬。不回鄙塢。每入朝。呂布手執画戟。乘馬於車前。及至殿前。下車帶劒上殿。布執戟立於階前。百官拜伏於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於前引導。是日。布引卓来到內門階。畧住少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来。繫馬於道旁。提戟入後堂。尋覓貂蟬。蟬見布尋

奄慌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我便来。卓府後有鳳儀亭取鳳凰来儀之義也布提戟逕往。立於亭下曲闌之傍。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来。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顆。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心。將妾淫汙。恨不得死耳。今見將軍。只可表妾誠心。此身已汙。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絶君念。言畢。手攀曲闌。望荷花池便跳。

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恨不能勾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勾與君為妻。願相期於後世。布曰。我今生不能勾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提戟轉身。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終無見天日之期也。布立住曰。容我思忖一計。共你團圓。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

一人而已。誰思及受他人之制乎。說訖。淚下如雨。兩個偎偎倚倚。不忍相離。卻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下甚疑。急上車回府。見布馬拴於府門。問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多時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尋覓不見。及無貂蟬。問侍妾。侍妾曰。溫侯卻纔執畫戟至此。不知何在。卓尋入後園。見呂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根前大喝一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棄下呂布手中戟。呂布便

走。卓赶来。呂布走得快。董卓胖。赶不上。卓提戟来殺呂布。布手起一拳。打戟落於草中。卓拾起戟赶来。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赶出園門。一人飛迸前来。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允授計誅董卓

原来李儒到相府門。見從者言曰。太師大怒。去尋呂布。儒慌趕入時。見呂布奔走。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於地上。儒急扶

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為社稷之計。衝倒恩相。死罪死罪。卓曰。叵耐逆賊。玩弄吾之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日楚莊王夜宴諸矣。令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坐上一人。抱愛姬。姬手揪冠上纓。告知莊王。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盤一面。盡拋其纓。然後秉明燭。其會曰。拋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荅

曰。臣乃蔣雄也。昔撝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来荅報。太師何不鑒撝纓之德。就此機會。以貂蟬賜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田嗔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遂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而問之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迴避之。這廝提戟趕来。到鳳儀亭邊。妾欲投荷花

池。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蟬曰。妾身已事大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棄劒而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哭倒於卓懷。曰。此必是李儒之計也。儒與布厚交。故設此計。卓曰。我安能捨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主。卓曰。吾寧捨性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

鄠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城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貴妃。不成事。則你亦為富貴人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婦人所惑。卓曰。甚婦人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拾車馬。今日

便還鄜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卓車已去。布緩轡於土岡之上。望轀車而泣。背後一人。在馬上云。溫侯何故遙望婇悲耶。布視之。乃太原祁郡人也。姓王。名允。字子師。布曰。吾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未與將軍。布曰。老賊自寵幸已久矣。允掩其面曰。禽獸之所為也。布將上件事一一告允。允曰。同到敝處商議。布隨入城到。允

宅前下馬。入密室。允置酒款待布。布怒氣轉添。王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可為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允老羸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憐將軍半世之英雄耳。布就氣倒於地上。允慌急救之。曰。老夫語失。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允扶皆死。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之手下乎。允曰。以將軍之才。過於

韓信百倍。信尚爲王。將軍豈可久作溫矦乎。布曰。吾殺老賊。柰是父子之道。恐惹後人議論。允大笑曰。將軍自姓呂。卓自姓董。擲戟之時。彼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大怒曰。非司徒之良言。則布亦被老賊之害矣。允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萬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筆。罵名萬代。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又不成。返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

允跪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宜懷之。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諾而起。允即請僕射音夜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語者。着往郿塢請卓議事。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悠卓。未與陛用。令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布共議。布曰。昔日

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
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曾說布殺建陽
而投卓。今卓不仁不義。亂理亂倫。上欺天子。
下虐生靈。罪惡貫盈。神人共戮。汝可傳天子
詔。往郿塢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
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
要除老賊久矣。恨無牙爪。今天賜也。遂折箭
為誓。允曰。汝若幹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
十數騎前到郿塢。入報天子有詔。卓曰。教喚

入来。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體新瘥。欲會文武於未央殿。待將天位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詔為急。飛馬而来。拜賀主上。卓曰。王允何如。肅曰。王司徒已差修築受禪臺。士孫瑞已草詔。只等主上到来。卓大笑曰。吾夜得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錯失。便命大排車馬入京。肅曰。愿主上垂拱萬年。肅之子孫有賴矣。卓曰。吾登九五。汝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訖。

卓臨行。與貂蟬曰。吾昔日許汝爲貴妃。今番定矣。貂蟬謝。卓入辭母。母年九十有餘。母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順受禪。母親早晚爲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李肅曰。爲萬代國之祖母。豈不預有警報。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數千軍兵。引不到三十里。車下忽折一輪。左右扶住。卓教牽過逍遥玉面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不到十餘里。玉面咆哮嘶喊。掣斷

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紹漢禪。棄舊而換新也。卓曰。心腹人。所見甚明。次日。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至城外。百官出迎。王允黃琬。楊瓚淳于瓊皇甫嵩皆伏道旁稱臣。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推代之議。卓令百官回。來日平明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來日當齋戒沐浴入

城。以承萬代不磨之基業。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軍馬。布謝。就宿帳前。是夜閒數十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猶不生。歌罷。聲相悲切。卓問肅曰。童謠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次日清晨擺列入城。卓在車上。見一道人。青袍白巾。執一長竿。上縛布一丈。大書一呂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心恙之人也。呼將士推之。

道人倒於地上。肅命拖在一壁。卓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于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當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見王允等各各持寶劒立於殿門。卓大驚。問肅曰。持劍者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戈挺搠刺之。卓裏甲不入。裏甲者披甲於內而加衣於甲上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鎧甲兩副傷臂墮車。卓大呼曰。呂布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

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布右手持戟。左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于是。內外將吏皆呼萬萬歲。拜伏在地。卓此時年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也。

史官有詩嘆曰

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靈滾滾盡荒丘。狗咶骸骨筋猶動。烏啄骷髏血尚流。鄠塢追蕐憑李肅。宮門取命有溫侯。姦雄已死戈矛

下。直到如今罵未休

又詩曰

董卓欺君自古無。豈知天地有榮枯。宮門
棚透方天戟。萬姓歌懽滿路途

又詩曰

霸業成時履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
天意無私曲。鄙鴆方成已滅亡

邵康節有詩曰

董卓無端擅大權。焚燒宮闕發墳原。兩朝

帝主遭魔障。四海生靈盡倒懸。力斬亂臣
憑呂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
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論曰。董卓初以㶿闕（音梟坎）爲情。因遭崩剥
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剉（音枯）
肝斬（音酌）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猒其快。然
猶折意搢紳。（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
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遲
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哉。及殘寇（殘寇謂
傕汜等）
來之。倒山傾海。崐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

之萹。於焉已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剥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襲遂廣。失廷王路。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侵音侵已上見詳節）

呂布曰。今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了。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發喊。報到李儒家。奴已自綁縛獻来。王允曰。卓賊家屬盡在鄠塢。

誰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教皇甫嵩李肅
一同呂布前去分揀布領兵五萬人飛逓郿
塢來當初董卓有四員心腹猛將李傕郭汜
張濟樊稠三千飛熊軍守郿塢按月內大請
大受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來四
個慌奔郿塢領軍殺上凉州去了呂布到郿
塢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云內有八
百良家子女盡作一處其餘但是董卓親屬
不分老幼盡皆誅斬卓母九十有餘慌出告

曰。乞饒我一命。言尤未絕。頭已落地。宗族被誅者。男女一千五百餘人。收得塢內所藏黃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綺羅珠翠玩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八百萬石。允令一半納官。一半犒賞軍士。殺董卓之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弼令卓屍於通道。卓極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照達旦。膏流滿地。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於碎爛。將李儒綁在街市。時百姓過者。爭啖其肉。城

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懽忻。歌舞于道。男女貧者盡賣衣裝。酒肉相慶曰。我等今晚夜卧皆可方占牀席也。卓弟旻。兄子璜等。皆懸四竿於城市。但是卓門下附勢者。皆下獄死。比王允會大臣作太平宴於都堂。忽人報曰。有一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相慶賀。是何人敢如此也。速與武士與吾擒来。須臾推至筵前。滿座公卿無不驚駭。畢竟是誰

李傕郭汜寇長安

武士擁至。衆視之。乃侍中蔡邕也。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汝爲漢臣。世受重恩。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謀出於口。身雖不忠。顧典籍刋定。繼成漢史。滿座公卿皆愷蔡邕之才。盛力救之。太傅馬日磾（日磾音密低）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使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毋乃失人之望乎王允曰不然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終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劣主左右既無益於聖德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無言而退謂泉官曰王公所爲其無後乎善人國之所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此是日磾先見之明遂將邕下獄中縊死當時士大夫聞蔡邕死識與不識盡

汜濕皆另出原註不知所出今附正註之

傕郭汜。張濟。樊稠。共逃居陝西。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過惡。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獨不赦此一枝軍馬。人回報傕。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軍中謀士賈詡（音許）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耳。不若起陝西軍士殺入長安。與董公報讐。事濟。則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傕等曰。然。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皆欲

洗淨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及半月。聚衆十萬。軍分爲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引兵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讐。李傕先使牛輔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凉州兵來。請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竄。肅走三十餘里。折

軍太半。來見呂布。呂布大怒曰。汝敢敗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自負剛恃勇。鞭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迎。量輔如何敢與呂布對敵。牛輔遂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知呂布驍勇。必不能敵。不如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應允。是夜。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棄營而走。將渡一河。赤

兒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之。引軍前進。正迎李傕軍馬。兩陣圓處。呂布觀李傕等如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傕部下將士如何可當。傕軍大亂。退走五十餘里。守住山口。請郭汜張濟樊稠商議。傕曰。呂布勇猛。雖不可當。智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厮殺。郭將軍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彭越撓

楚之法。鳴金進兵。擂鼓收兵。使布兩下不相顧。張樊二位。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呂布首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泉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傕退走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後郭汜軍殺來。布急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鑼聲響處。布軍未收。傕又來戰。未及對敵。背後郭汜軍又殺來。及至呂布回。擂鼓收軍去了。或是半夜。或早或晚。郭汜又背後撓乱。前

面李傕不時捣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飛報呂布。張濟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可敵。布急領軍出。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及到長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攻打。呂布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傕軍中投拜。布心甚憂悶。及十日。董卓下部曲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池。四路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當不住。引數百騎

往青瑣門外。布呼王允曰。賊兵勢急。切難抵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朝廷。劣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燄竟天。呂布棄却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卿种拂音充引家奴數

人。與賊死戰。亂箭射死於南宮掖門。韋昭曰宮中小門在正門之傍者謂左右掖門太僕魯馗。音奎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賊兵圍逮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上。三輔黃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民間所謂東都也李傕等望見黃蓋。與軍士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問曰。卿等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乎。傕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讐。非敢造反。但見

王允。臣請便退兵。時王允在帝側聞之。奏曰。臣本爲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二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下跳出。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按劒近前。叱之曰。董太師有何罪惡。你設謀殺之。允曰。董賊之惡。彌天亘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豈得無罪耶。郭汜大怒曰。董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過惡。不蒙赦也。二賊手起。將王允殺於樓下。史官

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姦臣董卓休。心懷家國恨。眉鎖廟堂愁。英氣連霄漢。忠誠貫斗牛。至今冤共魄猶繞鳳凰樓

宋賢有詩讚允曰

屈膝家妓為漢君。宣平樓下毀奸臣。可憐一片忠邦志。血汙鋒鋩哭萬民 妓平聲

又後人哭允詩曰

歷觀興亡事。無如漢獻時。雖居宮闕內。好

似棘荊圍董卓持權日生靈欲倒頹貂蟬
思報効王允立朝儀天意無私曲姦邪如
槿枝何期賊李郭兵犯鳳凰池帝主臨軒
頹忠良樓下支片言分善惡一死萬民悲
英氣光山岳芳名播四夷至今千載下莫
不紀餘思

後人又詩讃曰

四海瓜分漢世傾天生董卓起蹺塵罪盈
惡貫迷聲色積玉堆金作富人報主貂蟬

真義烈。匡君王允實忠貞。賊徒李郭恣橫
日。廊廟慚無死節臣
又詩讚貂蟬曰
養育人才扶致治。食人衣祿報人恩。漢朝
累世簪纓輩。不及貂蟬一婦人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
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救其罪。當此之時。
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懼者。知其
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

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祖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太常。言觀殄音忝瘁。曷其云已。子師國難。晦心傾節。屈意於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後被殺焉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斬於市城中。老弱但知者。無不下淚。李傕郭汜尋思道。這裏不殺天子。奪取漢朝。更待何時。二賊仗劍殺入內

来。漢天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傕郭汜放樊稠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諸侯不服。且留爲主。驅諸侯入關。先去其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我等也。李郭曰。然。按兵不退。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王允已伏其誅。軍馬何故不退。李郭曰。雖已報讐。未蒙恩赦。故不即退。帝又問李郭。李郭曰。吕等力扶漢

朝未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寡人封之。李郭寫職銜入朝。勒要如此官品。帝即從之。李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將軍本無節。假以節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竹為之。柄三尺。以旄牛尾為之。其毛三重。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二尺。秦漢以下。改為旌旛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節操。傳張志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又上又以一枚者。指封以御史。即章所以為信。郭汜為後將軍。美陽侯。假節鉞。任其行事也。同秉朝政。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領

兵屯弘農。地名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城。禁住劫掠。李郭等追尋董卓屍首。止獲得臂小皮骨。用香木雕成董卓形體。大設祭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可盡言。選良辰吉日。迀葬郿塢。臨葬之夜。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提出棺外。皮骨皆爲粉碎。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傕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後史官

有詩曰

珪讓誅夷卓又獰音能諸族還以卓爲君九
州鬥沸言誅卓卓死何曾肯罷兵
二賊分付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
不順者皆斬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
員並由二賊陞降當年催汜宣未傷入朝封
爲太傅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軍馬
錦刀如雪霜旗旛飛錦繡兵約有十餘萬飛
速長安而來李郭探知乃是西涼州太守伏

波將軍馬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領軍來誅催汜。卻密使人暗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共謀催汜。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卻說催汜。濟。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詡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卻引兵自後追之。二將可

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願獻六陽魁首。賈詡曰。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汝。各納下軍令狀。詡曰。長安西二百里。地名盩厔。音周質山峻路險。可以屯軍。張樊兩將軍堅壁守之。李蒙王方引兵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錢糧應付。催汜大喜。點兵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

長安二百八十里。札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個引軍迎至。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李蒙王方在門旗下大罵曰。馬騰你是何處官軍。敢來擾我漢臣。馬騰曰。反國之賊。尚敢胡支。誰去擒之。言未絶。一將軍陣中飛出。這個少年將軍。面如琢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虎腹狼腰。扶風茂陵人也。馬騰之子。名超。字孟起。時年一十七歲。手持長鎗。坐下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明欺馬超年幼。

躍馬橫鎗。逕來迎敵。兩般兵器起處。戰不到數合。一鎗刺王方於馬下。超亦勒馬回陣。李蒙見刺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已知道。故意俄延。蒙舉鎗搠入來。馬超一頭閃在側邊。李蒙搠個空。馬齊入來。兩鞍相並。蛮挾了過去。初李蒙見王方被搠死。蒙見超回陣。蒙後趕來。馬騰大叫。有人暗算吾兒。聲由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馬下。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韓遂殺散軍士。將李蒙斬首。

此是馬超第一場厮殺。史官有詩曰

威鎮西凉立大功。渭橋六戰最英雄。鋼鎗
舉處王方死。手到之時喪李蒙

西凉州得勝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傕郭汜
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
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從他
搦戰。並然不出。果然西凉州軍未及兩月。糧
草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變
言馬宇等外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

催郭汜大怒。盡收馬宇。劉範。种邵。三家老小良賤。于市斬之。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號令。馬騰韓遂計議糧盡軍慌。內應已泄。不如早回。一面退軍。李傕郭汜令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馬騰韓遂二人分兵迎身。前軍已遠。後軍不曾隄備。張濟樊稠力生軍趕来。西凉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樊稠去赶韓遂。看看赶上。相近陳倉。地名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

如此無情。樊稠也勒住馬而答曰。上命不可
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吾此來爲
國家。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圖大會。
萬一有不如意時。還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
馬向前。與韓遂各話而別。樊稠收兵回寨。馬
騰韓遂復回涼州去了。李傕兄之子李別恨
樊稠。見和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
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立馬遂與共
語。不知說甚。但見意愛甚密。李傕大怒。欲便

興兵討稠。實詡曰。目今人心未寧。頻動刀兵。深為不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只消就席間擒而斬之。李傕深喜。便令請張濟樊稠。二將忻然赴宴。飲酒將半。闌李傕曰。韓遂近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就此擒之。稠大驚失色。口未及言。刀斧手擁出。斬頭于案下。張濟俯伏于地。李傕扶起而言曰。樊稠欲害吾。故先下手。君乃心腹之人。何驚懼哉。就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盡懽而別。後人有

詩曰

龍爭虎鬥甚時休。朝若賓朋暮寇讎。遞互
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傕殺樊稠

張濟田弘農去了。李傕用賈詡爲尚書僕射。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後爲魏臣李傕郭汜自
戰敗西凉州兵。諸侯莫敢與兵。賈詡累諫李
郭使行仁義。納天下賢士。李郭順從之。自是
朝廷微有生意。獻帝方始稍安。青州黃巾又
起。聚衆百萬。頭目不等。將兗州牧劉岱殺訖。

劫掠良民。太傅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傕郭汜。問于雋曰。衝要之地。非當世英雄。莫能據也。今黃巾鴟沸。誰可安之。雋言出此人。教天下人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興兵報父讐

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李傕曰。今在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濮陽破賊。攻于毒於武陽。擊凶奴於內黃。皆獲全勝。見引兵於東郡權州事。差人就命曹孟德方

可。領兗州牧。破山東羣寇。可剋日而定也。催大喜。星夜差人齎賞賜。命東郡太守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赶賊兵直到濟北。降者萬數。操因得賊作前駈。馬到處無不賓服。不到百餘日。探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重。四方

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月。捷書報到長安。李傕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馳表稱謝。操在兗州。招納賢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操。乃潁川潁陰人也。其叔濟南荀昆之子。姓荀名彧。（音育）字文若。人稱王佐之才。時年二十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投曹操。曹操一見。遂與談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以彧為行軍司馬。其姪乃漢末海內名士。何進拜黃門侍

郎。見董卓專權。棄官歸鄉。後與叔事曹操。姓荀名攸。字公達。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暮講論不倦。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彧曰。某聞劉岱有一賢士。勝某十倍。岱亡。今日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阿人也。身長八尺三寸。美鬚眉。清目秀。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果得消息。於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来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乃孤

陋寔聞之士何錯薦於明公公之鄉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乎彧問是誰昱曰潁川陽翟人也姓郭名嘉字奉孝彧乃猛省曰吾失算計也遂召操徵聘郭嘉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操言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也智謀兼全文武足備十三歲與母報讐手殺讐人頭拜於墓前二十餘歲在揚州席間砍殺剛強鄭寶名聞淮

海。姓劉。名曄。音葉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曄薦出二人。一箇是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也。姓吕。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以為軍中從事。滿寵吕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也。舊依劉表。見表不明。隱於魯陽。姓毛。名玠。字孝先。曹操以為從事。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矛馬熟閑。武藝出衆。命為點軍司馬。操每日

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與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惇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典名韋。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於山中。惇出射獵。見一大漢。逐虎過澗。即典韋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誇逞將才。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惇曰。幼年與友人劉氏報讎。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閙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

器。兩枝鐵戟。重八十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惇令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吾若早知。豈肯沉溺乎。帳下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一人。挾執旗桿。時值大風。旗軍欲倒。典韋向前喝退衆軍。解去絨索。止用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紂王時人極有氣力）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是曹操勢大威震山東。

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圖進取。謀士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玠滿寵呂虔樂進李典。武將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一書名。有青州精兵三十萬。管領一應錢粮舊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任名峻字伯達曹操既領大軍。屯札兗州。營寨所掌。盡皆完備。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琅琊今沂州本漢琊琊國括地志云今沂州密州皆古琊琊地也取父曹嵩。嵩

自陳留避難隱居於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騾馬匹極多。逕望兗州而來。道經過徐州界。太守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平生溫厚純篤。人皆敬之。謙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無其由。聽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事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都尉張闓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老小前去。闓隨車仗。謙送出廓。自回。嵩前行到華費間。華費二縣皆屬泰山

郡贊音秘時夏末秋分。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古寺宿歇。寺僧三五人。邀於方丈安頓宅眷。張闖軍馬屯於兩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張闖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等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處。無採取錢物。你們見押着車乘。欲得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到來。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却不是好。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

德提劍出看。就被搠死於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過墻走。妾肥胖不能出。嵩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出寺。去投袁紹。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逕奔淮南去了。應劭下有逃命的軍士。飛報操。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於地。夏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問罪。曹捺切齒曰。殺父之讐。極天際地。如何不報。吾起大軍盡赴徐州。

所轄之地。草木不留。吾之愿也。留荀彧。程昱領軍馬三萬人。守鄄城。音絹城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起。教夏侯淵。于禁。典韋為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為東郡從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盡殺百姓。慌忙星夜前来見操。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然亦不賜坐。宮曰。今聞明公盡起大兵。下徐州報尊父之讐。所到盡殺百姓。其因此特来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劉強好利

之耳。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有何讐惡。殺之不祥。望三思然後行之。肇甚。操大怒曰。汝曾時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去曰。吾亦無面目爲漢之官也。馳馬来投陳留太守張邈。邈待宮爲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山無樹木。路絶人行。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軍馬来報父仇。仰

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又聞操盡殺徐州所轄之民。并四下郡縣百姓。以報徐州之勢。謙大罵張闓曰。逆賊貪財。遂害及生靈。急聚衆官商議。曹豹出曰。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待死。某愿助使君以破之。衆官皆云。豹言者是也。陶謙不得不然。乃引軍出境来迎。謙望操軍到時。前面如鋪霜湧雪。起於白旗中。間靈旛二首。一書曹嵩名爵。一書曹德靈魂。大展報仇雪恨二旗。將

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袍。
甲掣兩銀鎧。舍淚揚鞭大罵。無端賊徒敢傷
吾父。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馬上欠身與操
施禮曰。謙本結好明公。故托張闓設送。不想
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
明公憐察其情而恕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
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祭靈魂。夏
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本陣。夏侯惇趕
來。曹豹挺鎗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狂風

大作。飛沙走石。折木拔樹。軍執旗旛盡皆刮倒。曹豹敵不住。夏侯惇。田馬便走。兩軍皆亂。曹操亦收兵而住。陶謙率軍入城。謙與衆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皆橫已。不可逃矣。當自縛前往操營。任其剖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絶。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將軍兵衆雖廣。未必便入城壖。府君與百官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計。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

驚便問計將安在畢竟斯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目錄

劉玄德北海解圍
呂溫侯濮陽大戰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操定陶破呂布
李傕郭汜亂長安
楊奉董承雙救駕
遷鑾輿曹操秉政

呂布夜月奪徐州

孫策大戰太史慈

孫策大戰嚴白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劉玄德北海解圍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朐音渠人。居淮安。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庄戶僮僕等萬餘人。糜竺嘗往洛陽買賣回歸。坐於車。路傍見一婦人。甚有顏色。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婦人再拜。請竺同載。竺上車。

目不邪視。並無調戲之意。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天使也。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見待以禮。故私告耳。竺曰。娘子何神也。婦曰。吾乃南方火德星君耳。竺拜而祈之。婦曰。此天命。不敢不燒。君可速回。搬出財物。吾當夜來。竺飛遽到家。搬出財物。日中。厨下果然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濟貧拔苦。救難扶危。事出搜神記後陶謙請為別駕。從事。謙問解救之策。竺曰。其當親往北海郡。投托孔融。令

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二路軍馬。前來夾攻。操兵必退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二封。商量青州教誰人可去。一人出曰。某願往。衆視之。乃是廣陵謀士。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喜。先遣陳元龍青州去了。然後命糜竺行。謙率衆守城。以備攻擊。操亦未敢輕逼城下。且去四下築城。以孤徐州之勢。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人皆敬

仰。年十歲時。去謁河南尹李膺。膺乃漢代人物。等閑不能勾相見。除非是當世大賢。通家子孫。方能勾到堂上。時融到門。告門吏曰。我李相通家子孫。及至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也。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尊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膺大奇之。少頃。太中大夫陳煒至。膺因指融曰。此異童子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愚濁也。煒等

皆咲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無書不覽。海内稱爲冠冕。後爲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嘗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之願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曹操起兵報讐一節。侍人稟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了。動問云。故人此行。必有事焉。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最是厚交。況又予仲親到。如何不去。只有一件。

曹孟德亦與我無讐。況也甚厚。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隨即起兵。竺曰。操倚仗兵威。必不以義為重。融教一面點軍。一面差人送書。言未畢。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約十餘萬。飛奔前來。孔融大驚。點本部人馬出城迎賊。管亥出馬。曰。吾知汝郡中糧廣可借一萬石來。便退軍士。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之曰。吾乃大漢臣僚。守大漢城池。豈有粮米應付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

直取孔融。融背後一匹馬迎之。乃壯海驍將宗寶。挺鎗而出。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宗寶被管亥一刀砍于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融見折了一員上將。心中欝悶。靡竺懷愁。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遥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首將赶到壕邊。那員將田身。一連棚

十數人下馬。融因急令開門。命騎將接引到城門內。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視其人。身長七尺五寸。美鬚髯。猿背。善射。不虛發。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顧。其昨夜自遼東回家省親。聞金鼓之聲。知賊寇城。老母說累受府君深恩。未嘗識你。他今有難。你何不救之。某故單馬而來。救府君養母之恩。吾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孔融大喜。原來孔融知太史慈是個英

雄。他母離城二十里。都昌地名住。融常使人送米麥匹帛去。因此母教慈来。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賊圍城如何得退。愿請精兵一千人。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賊衆不可輕出。慈再三請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来。如不能解此圍。慈亦無顏見老母矣。愿決一死敵。融曰。此去不遠。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得他来。内外夾攻。此圍自解。慈曰。府君修書。其當急往。融喜。作書付慈收了。

採甲上馬。腰帶兩弓。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壕。賊將數百騎来戰。被慈搠三十人下馬。餘皆退走。慈殺開羣賊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度料是求救。令數百騎趕来。八面圍定。慈倚鎗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數百人。應絃落馬。賊皆退回。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縣来。到縣見劉玄德。施禮畢。盡言孔北海受圍之事。令慈来求救。呈上書信。玄德看畢。問慈曰。汝何人也。慈曰。

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處告救。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危急。故北海令區區。延頸恃仰。慈冒白刃突圍。從萬死之中來。自託於君。惟君察之。玄德聞言大驚。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喚雲長張飛。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壯之士。前來迎敵。兩邊

分布。管亥見玄德兵少。心中不懼。親自披掛。持刀立馬於陣前。玄德關張。太史慈出。玄德罵曰。無端逆寇。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一匹馬早先飛出。浦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使青龍偃月刀。雲長徑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慕冲天之栖。犬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數不可為也。量管亥怎敵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

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軍鼓譟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引關張赶賊。殺到城邊。如猛虎入犬羊之羣。縱橫不可當也。融令驅兵各門突出。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孔融引糜竺来見玄德。具言張閻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来求救。玄德曰。吾知陶恭祖。乃誠實仁人君子。今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況玄德

乃漢室宗親。今曹操不仁。殘害百姓。倚強欺弱。逼勒陶使君至急。吾祖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公何不一同孔融去救徐州之難。心下若何。玄德曰。劉備非是推辭。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有一面之舊。自傾城廓之錢糧。去救此難。玄德公乃當世之豪傑。請以救我者救之。玄德曰。劉備願往。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去。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也。玄德

曰。公以備為何等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至也。孔融廢竺拜謝。融教廢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老母嚴命。前来赴難。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来呼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贈。慈不肯受。歸見老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地来見公孫瓚

禮畢。瓚曰。賢弟何來。玄德說救徐州事。瓚曰。曹操與汝無冤。何故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去以善言解之。瓚曰。操倚恃豪強。安肯聽汝善言耶。玄德曰。備以許諾於人。豈敢失信。瓚曰。借與汝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迤邐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此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

救陶謙心安。原来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怯曹操。遠遠依山傍岩。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操足智多謀。行軍或進或退。未敢進戰。且觀其動靜。然後行之。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令雲長子龍領四千軍在融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為掎音機角之勢。首尾連接。

左。孔融兵。右。田楷兵。中。雲長子龍領四千兵
兩邊救應。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曹
操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曹操二十餘萬
大軍。不下一處寨子。當日張飛在前。挺丈八
蛇矛飛馬而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
間。寨內一棒鼓聲響處。馬軍步軍如潮似浪
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勒馬大喝。何處匹
夫。却那裏去。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
則。張飛見了。更不答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

衆軍吶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如何

呂温侯濮陽大戰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喝兵士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命健將開門。迎玄德一軍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非俗。語言如鐘。心内大喜。急命縻竺。取徐州牌印讓玄德。玄德曰。公何意

也。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懦弱。姦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六旬之上。無德無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謙自寫表文申奏。望公勿得推阻。玄德俯伏於地而言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今受平原相。亦不稱職。今特為大義。暫来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祐。謙曰。此實情也。再三讓牌印與玄德。玄德那裏肯受。玄德曰。今

曹兵已至此。無人解分。備作一書。令人送去。操若不從厮殺未遲。傳檄三寨。按兵不動。差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在中軍與諸將商議取徐州之策。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笑拆緘而觀之。劉備書也。書云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皆因張閻之不仁也。陶恭祖乃誠實君子。聞知則肝膽皆裂。萬望明公俯察衷情。田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

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乃社稷生靈之幸甚也。願明公垂察焉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来勸我。中間有譏諷之意。可斬来使而便攻城。謀士郭嘉曰。主公息怒。劉備遠来救援。先禮後兵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可破也。操曰。眞作喜曰。誤恠劉玄德不早来與我相見。既以書到。容我裁答。留来使於營中。相待。此是曹操姦雄之畧也正欲商議回書。

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之。報曰。呂布自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恠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引兵去投張楊。楊納之。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呂布棄張楊去投張邈。先是張邈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邈。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

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頓脅亦足以爲人傑而及受制於人不亦鄙乎（陳官剛直壯烈見操屠城內亦自疑乃與超共救操說邈）今曹軍征東其處空虛而呂布乃當世英雄無比之士若權迎之共取兗州觀天下之形勢隨時變通霸業可圖矣張邈大喜迎呂布令布已授之以爲天使機會令呂布潛住兗州牧以據濮陽（地名）止有鄄城東阿范縣三處（俱地名）被荀彧程昱設謀定計死守得住其餘皆休矣曹仁累戰皆不能勝特此告

急操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也郭嘉曰主公正好賣箇人情與劉備善退軍去復兗州免致天下恥笑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書曰

操累世名家父遭荼毒安得不報故勒兵問罪於陶謙欲圖滅族以雪大冤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書來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畧此以聞別圖後會

曹操拔寨皆起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謙

呈上書劄。言曹操退軍。謙大喜。差人分投請孔融。田楷。雲長等。軍赴城。大會衆官。軍也城外。將入赴席。謙命請玄德於高座。玄德再三辭讓。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精力衰乏。二子不肖。不堪國家重任。劉玄德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乞閑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来救援徐州。以義之故。今却據守。人不知者以為大不義也。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

戶口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當。陳登進曰。陶府君多病。不能署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奢。非治亂之主。今以徐州軍兵馬步十萬。上可以匡君濟民。下可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聽從。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豈憂國忘家者。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

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某曰。既君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印來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玄德曰。汝等陷我於不義也。吾身死矣。言訖。掣劍自刎。趙雲奪了佩劍。謙曰。如玄德公不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屯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未知台意若何。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席散。趙雲辭去。玄德不忍相離。更留二日。陶謙

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相別。各自領軍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岐。意猶不捨。子龍拜於地曰。雲終不敢背公頓戀之德也。洒淚上馬。引二千軍去了。玄德與關張共來小沛。修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操引軍投兗州來。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高順為輔。健將八人。已有濮陽等處。其鄄城東阿范縣三處未得。乃是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廓。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之輩。不足慮

也。嘉曰。主公亦不可欺敵。遂安營下寨。呂布知曹操囘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又矣。汝可領兵一萬。堅守兗州。吾去破操。二人應諾。陳宮知。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將欲何往。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非也。薛蘭必守兗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餘在彼。曹操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昔韓信欲破趙兵。渡井

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今聞韓信。乘勢遠鬬。其鋒不可當也。今井陘之道。車不能方軌。騎不能成列。畧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乎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後出奇正者當敵奇兵則擊其無備風后因皇帝兵法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為天地風雷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陣為龍虎鳥蛇四奇或以為正或以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陣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四奇取禀於大將八正取禀於四奇奇常居則率然遇敵則獨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此奇正之兵也三萬從其間道。絕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而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曰。吾掌義兵二十萬。並不用詐謀奇計。不聽李左車之言。韓信間視（間視謂視而得之）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止舍師古曰舍猶出也）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音閑依山自蔽）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音孫

裨偏也餐小食也謂駐主傳餐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見皆大笑平旦韓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韓信張耳半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韓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餘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攻大破之遂斬陳餘收敗兵二十餘萬而擒趙王歇今日正用此斷粮之計將軍察焉

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若此處有伏兵。如之奈何。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蘭守兗州。而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人報操兵至近。陳宮謂布曰。今操兵遠來。疲困當與速戰。不可養成氣力。急難退也。布曰。吾自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耶。待他

下住寨柵。吾自擒之。却說曹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遥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左有陳宮。右有高順。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為頭面如粧玉。目若朗星。年二十歲。官授騎都尉。鷹門馬邑人也。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於上首。第二箇性如烈火。體若奔狼。官授騎都尉。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腰懸雙簡。躍馬橫鎗。兩將齊出 這兩員大將後来降於曹操也

各引三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皷聲大震。操見呂布。貌若天神。馬如獅子。左右戰將。威風凜凜。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来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你合得。何人去擒曹操。言未畢。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兩對陣前厮殺。勝負未分。惱得呂布性起。

挺戟驟馬。衝出陣来。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與謀士郭嘉等商議。于禁曰。其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為我軍敗走。必不准備。可引兵一半劫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兩下夾攻。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韋。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箇

緊要去處。倘或曹操襲之。柰何。布曰。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不備。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守西寨。却說曹操見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柵。寨中兵四散奔走。四更已後。高順却好引軍到。殺入西寨。曹操見敗軍復來。自引人馬相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

親自飛馬来到西寨。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
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
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
走。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
四將攔住去路。操見四面八方圍裹將来。衆
將皆在後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
如驟雨射將来。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
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踴出。陳留已吾人也。姓
典名韋。馬上挺雙鐵戟。重八十斤。大叫主公

勿慮。下馬插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在手挾住。顧從人曰。賊来十步。乃呼之。典韋步行。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叫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韋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數十餘人。衆皆奔走。典韋復回。飛身上馬。挾二鐵戟。衝殺入去。郝曹侯宋。四將不能當抵。各自逃去。典韋殺散軍。救出曹操。後人有詩讚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濮陽城外建功勳。典韋
救主傳天下。勇猛當先第一人
典韋救了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
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兎馬。
提方天戟趕来。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
乏。口内烟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

夏侯惇引力生軍来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黃昏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與陳宮商韋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富戶田氏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中下書言呂布殘暴不仁民心大怒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當為內應操若来引誘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脫也呂布然其計密請田氏使

人迳到操寨操連夜不敢正視濮陽。疇躕未定。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来。當為内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與吾得濮陽也。重賞此人。一面收拾起兵。謀士劉曄進曰。布雖無能。陳宮多計。只恐使田氏反間計耳。操曰。如此設疑。必誤大事。曄曰。此亦不可不防。分軍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曰。此意與吾相合。時興平元年。歲

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軍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竪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操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使典韋出馬。挾雙戟直取侯成。侯成如何抵敵得過。回馬望城中走。只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戰不過。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走過陣來見操。呈上密書。令夜初更城上鳴鑼聲為號。便可進兵。當自獻門。操撥夏侯惇引

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操自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入城。黃昏飽食了。結束上馬。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曰。吾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月光未上。時約初更。只聽得西門上吹螺殼聲。城中大喊。西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降天而起。典韋使雙戟在

曹操馬前聽得金鼓齊鳴聲喊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傍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回頭不見曹操在後翻身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左衝右突殺將入來又不見再

殺出城壕邊撞着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煙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之罕有。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追殺曹兵。操加鞭縱馬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來。用戟於曹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及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他。呂

布棄了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撥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韋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巷。到門道火焰甚盛。城上推下茅草。遍地紅單。典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却好到門道邊。城樓上崩下一條梁木。正打曹操戰馬後胯。馬倒處。曹操用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臂。鬚髮盡都燒毀。典韋到壕邊。正逢夏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於

馬上。典韋殺條大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混戰。只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皆拜於地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悟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来攻。伏兵於馬陵山中。馬陵是姜太公塑妻馬氏之地龐消敗於此處侯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中發喪。詐言操死。早有人来濮陽報。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布隨即點起軍兵。殺

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砲響。伏兵四起。大戰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守。各不進兵。是年蝗虫四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引軍回鄄城屯住。權度歲荒。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罷了刀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操棄徐州而去者。蓋為呂布襲兗州之故也。今歲大荒。故暫罷兵。來春必又至矣。府

君素欲讓位與劉玄德。雖以兩番。府君那時無恙。今病沉重。正可就此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量軍務。玄德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入卧房。謙曰。請玄德公来不為別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受取牌印。老夫死則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皆非任官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訓誨。切勿令掌王

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其舉一人。可為從事。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糜竺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官舉哀畢。捧擁玄德領徐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於地。曰。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於賊人姦黨之手矣。因此玄德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

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謙亡年六十三歲。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設祭儀於靈柩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慮。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袁豹。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俠。啓土溧陽。遂陞上將。受號安東。將平國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

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
哀我斯人。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有詩讚曰
徐州太守陶恭祖。聖世巍巍梁棟材。報國
有心扶漢日。愛民秉政立堯堦。知人克已
勤三讓。盛德芳名播九垓。姦黨未除身已
喪。忠良聞說痛傷懷
祭畢。塋於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
操在郯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心

中大怒。寃讐不能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寃。即傳號令。剋日起兵。玄德坐不暖席。禍又將来。如何解救。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定陶破呂布

曹操起軍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固雖有困。而終濟大業。將軍本首事兗州。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

亦昔日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備守之。城中居民。念昔日父兄之德。必助劉備死戰也。棄此而取徐州。棄大而就小也。去本而求末也。以安而換危也。愿將軍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無糧。柰何。荀彧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自汝南潁川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

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大喜。十二月。留夏侯惇曹仁。守鄄城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劭知曹兵到。引衆来迎。會於羊山。黃巾十萬。漫野而進。惟務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臂挾雙戟。来往陣前。何儀令副元帥。出戰典韋。典韋戰不三合。一戟刺於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

黃巾黃劭自引軍來陣圓處一將步行出戰銷金黃抹額綠錦細納襖身長九尺五寸手提鐵棒一條名號截天夜叉何曼陣前搦戰操令李典出戰曹洪曰某願替將軍擒此賊隨即下馬亦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殺至兩箇時辰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来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遮砍中何曼再一刀中腿逐死沙場李典飛馬直入賊陣生擒黃劭過来掩殺賊衆奪其器械金帛糧食其

降者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為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偉。勇力絕倫。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活挾下馬。其餘盡皆下馬受縛。盡驅入葛陂塢中。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一聲喊起。壯士擁出。典韋問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我手中寶刀。我便獻去。韋大怒。挺雙戟

向前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
壯士又出搦戰。典韋又出。從申直戰到黃昏。
各自馬乏少歇。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
大驚。慌引衆將前來看虛實。次日壯士又出
搦戰。操見其人容貌若神。威風抖擻。不勝欣
喜。分付典韋詐敗。韋出戰。到三十合。敗走回
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急引軍退五
里。搖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
餘騎去搦戰。壯士果出。典韋略戰數合。便回

馬走壯士趕来至陷坑四下諸將逼至連人帶馬落於坑内鈎手縛来中軍見曹操操慌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遭天下大亂聚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境輒築壁以守之一日羣賊數萬至吾令衆人四面皆堆石子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方退去又一番賊至塢中無糧賊與和會以耕牛換米米已

送到賊驅牛至塢中。牛皆奔走回還。被吾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願引宗族數千來降。操拜許褚。即封為都尉。賞勞甚厚。後人有詩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四方豪傑盡鷹揚。葛陂
許褚投降後。自此何憂呂布強

許褚既降。將何儀黃劭斬訖。汝潁悉平。曹操班師山東。此是興平二年。夏四月也。曹仁教

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兗州一鼓可下操聽了遂引軍馬逕奔兗州薛蘭李封措手不及只得引兵少軍兵出城來戰兩陣列開操新降將許褚曰願請一戰以報主公不殺之恩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褚斬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城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引軍望東郡而去一將飛馬趕來一箭射

薛蘭於馬下。乃是武城人氏也。從事呂虔軍皆潰散。曹操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傳令。許褚典韋為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時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之英雄。誰敢近也。不聽宮言。便引兵出。陣纔圓處。呂布出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便出。鬥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

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又出。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殺得呂布遮攔不住。城上田氏見布輸了回城。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前奔。宂陶而去。陳宮等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而去。操遂得濮陽。恕免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遂引軍趕至宂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

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
時濟郡纔麥熟。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
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為食。細作報呂布。
呂布引軍趕来。将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
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
將曰。布疑林木中有伏兵耳。可將旗數面。縛
於林中。寨門西邊。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
兵。明日布必来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
矣。於是操寨中止留皷手五十人擂皷。將村

中擄来男女。在寨吶喊。布心疑。不敢進也。却說呂布回告陳宮。陳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来。遥見林木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却無一人。欲投寨中。皷聲大震。疑惑不定。寨後一彪軍出。呂布趕来。砲響處。堤内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来。呂布急回。見此六將。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健將成廉被樂進一箭

射死。布軍三停去二。敗卒回報陳宮。陳宮曰。空城難守。吾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宻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三族盡滅。張邈去投袁術。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路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再引軍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傕郭汜亂長安

話說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皆來會集。却再與曹操決雌雄。陳宮曰。今操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不遲。布曰。今當何往。宮曰。近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氣力。別有良圖。布信其言。逕投徐州來。過界首。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廓迎接。糜竺曰。呂布乃虎豹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

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布之力。他若要徐州。吾當相讓。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當准備。玄德領軍兵數千。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自從招討殺董卓之後。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並不相容。昨蒙使君力救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遭曹操之機。累及關張。布今投使君。共扶社稷。再安漢室。

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府君新近歸天。無人管領徐州。因此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得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情願將牌印請將軍受之。呂布却待接見玄德背後關張各有拔劒之意。布佯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告曰。強兵安敢壓主乎。請使君勿得疑焉。玄德方止。遂設大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

以善心待人。人不肯負我。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入後堂。即房床上坐。令妻女拜。玄德再三謙讓。布扶玄德。曰。賢弟受禮。關張瞋目。張飛掣劍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人家奴婢。怎敢叫我哥哥做賢弟。你来。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急喝。關公拖出飛去。玄德與呂布陪笑。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来。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

合。玄德上馬。拖張飛去了。次日呂布来辭玄德。要行。玄德叫拖將張飛来。與布陪話。飛那裏肯。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劉備昔日屯劄之處。將軍不嫌此處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儘有。軍需缺欠。劉備當應付。呂布謝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深責張飛。却說曹操平了潁汝山東。功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為了大司馬。郭汜自為了大將軍。橫行天下。朝廷無人敢

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暗奏獻帝云。今曹操地馬步軍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勦除姦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汜催二賊。欺陵久矣。觀其行事。甚於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之。言訖慟哭。楊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萬姓。獻帝曰。如何令二賊自相殘害。彪曰。臣令老妻到於郭汜府中。於汜妻處獻及聞計。二賊

自害也。親書密詔付楊彪。彪等二大臣出。暗使夫人入郭汜府。告其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深。其情甚密。汜妻曰。忙見經宿不歸。正有此事。數日後。郭汜却往李傕府中筵席。其妻曰。傕性叵測。今二雄不並立。倘酒後有毒。妾將柰何。汜未信。至晚間。傕府送物至。汜妻先令婢妾置毒於內。方始獻入。汜便欲食之。其妻曰。食自外而來。豈可便食。與犬試之。犬死。自此疑之。傕一日於朝堂邀汜還家。

飲酒醉而歸。半夜。肚腹攪疼。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吾與汝共圖大事。你今榮貴。却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整本部甲兵。意欲殺催。又有心腹人知。飛報消息。催大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阿多汜小名也）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於長安城下亂殺。乘勢擄掠居民。催兄子李暹。引數千兵。圍住宮院。用車三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一乘載賈詡。左靈令

就監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出後宰門。郭汜兵到。兩邊射死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突烟火出城。只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內。搶擄宮嬪采女。放火燒殿宇。庫藏一空。次日。郭汜已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厮殺。李傕殺郭汜大敗。當夜移車駕到鄠塢。帝聞弓箭之聲。戰慄不已。伏皇后淚濕衣襟。李傕殺退郭汜。移車駕至鄠塢。使校尉李暹監住天子在塢內。斷絕內

使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問僅取来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僅怒曰。朝夕上飯。何用来糧。僅乃與肉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罵曰。直如此相欺之甚也。內侍中楊琦急奏曰。僅乃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日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怨。陛下忍之。豈可顯其罪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袍袖。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来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

帝心轉憂。塢外喊聲大起。乃李傕来到。兩邊擺開。李傕出馬。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爾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也。汜曰。亂道。見今劫駕在此。何為保駕也。傕曰。都不須多言。不用軍士。我兩箇自併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去了。罷。郭汜挺鎗来戰李傕。李傕舞刀来迎郭汜。戰有十合。不分勝負。太尉楊彪拍馬而来。大叫司馬將軍。且請少歇。老夫邀請衆

官。来與二大人和解。催汜各自還營。楊虨朱儁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汜將衆官僚。盡行監下。衆官曰。欲何為也。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虨曰。一人劫天子。一箇質公卿。此乃何行也。汜欲拔劒殺之。中郎將楊密勸住。左右都諫。汜放了楊虨朱儁其餘都監在營中。虨與儁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於天地間耳。言訖。與儁相抱而哭。昏絶於地。歸家。儁成病

而死。自此之後。催汜相迎。每日厭殺。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李傕平日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帝每日啼哭。侍中楊琦密奏曰。臣觀賈詡。雖是李傕心腹。未嘗忘君也。陛下實告之。正說之間。賈詡到來。帝乃退其左右。號泣拜詡。詡伏於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如此。肯憐漢朝。救劉協一命。詡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自勿言。臣自圖之。帝謝賈詡。少頃。李傕入見帝。腰帶三

刃刀。懸劍於腕。手提鐵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劒立於帝側。傕曰。郭汜不仁。欲劫陛下。監禁公卿。非臣。聖上則亦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曰。陛下真賢聖之主。遂出。問諸將曰。內侍帶劒立於帝側。莫非有害吾之心麼。賈詡曰。軍中不可不帶劒耳。傕笑。入帳而罷之。時僕射皇甫酈入見天子。帝知酈能言。令去解和兩邊詔。先到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傕放出天子。我便送出公卿還長安。酈却来見李傕。

曰。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與公同鄉。乃令某来和勸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傕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共知。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相等耶。吾必欲誅之。君乃西凉人。觀吾方畧。士衆。足勝郭阿多否。又劫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向郭阿多。李傕有膽量。自知之矣。麗荅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矣。呂布受恩而反圖

之斯須之間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益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持鉞仗節。子孫援攀宗族得寵。受國家爵祿。人皆仰之。今郭阿多劫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耶。李僅大怒。拔劍出鞘。曰。天子使你來辱我大臣。先斬你頭後殺天子。此大丈夫之志也。言訖。來殺皇甫麗。性命如何

楊奉董承雙救駕

李僅欲殺皇甫麗。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

未除而殺天使則郭汜興兵有名諸侯皆以助之賈詡亦勸傕怒少息詡推皇甫酈出酈大叫曰李傕不奉詔命欲殺漢君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李將軍待公不薄如何出此妄言恐於身不利酈叱之曰胡敬才你為朝廷輔弼之臣如何諂佞也我累世受恩身在帷幄之中君辱臣死當佐國家吾被李傕所殺乃命也大罵不絕帝知之急令皇甫酈回西涼李傕之軍太半是西涼人氏更有羌兵

兵。酈言催不忠不孝。多有西凉勇士。各隨酈去。賈詡又說羌胡人曰。今天子知汝忠孝。故遣汝還郡。後必有重賞。羌胡皆怨李傕不與官職。亦引兵出。傕知酈去。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酈乃忠孝之士。不追。回報傕曰。酈不知何往。傕曰。罷休。却說賈詡来見帝曰。陛下可重加李傕官。帝封李傕大司馬。傕心中大喜。言曰。此乃是女巫神鬼之力也。遂重賞女巫。不賞軍士。騎軍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

曰。吾等入生出死。身冒矢石。迄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此夜二更下手。不料不密其事。此夜事泄。有人報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捉住宋果。先已殺之。楊奉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就寨中殺到四更。奉因不勝。引一彪軍去了。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来攻擊。殺死者屍積如山。忽有人来報曰。有張濟統領大軍。自陝

西来。到李傕郭汜處。各自差人。来兩處和釋。
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傕汜皆依允了。張濟上
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天子大喜。朕躬思東都
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
騎將軍開府。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
公卿出營。傕收拾車駕東行。遣舊有御林軍
數百。各持長戈。護送鑾輿。夜過新豐。晚至霸
陵橋。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喊聲大作。數百軍
兵来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此何人也。

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此乃大漢天子車駕。甚人不得無禮。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守把此橋。以防姦細。既言有天子。難以准信。須親見之。楊琦高揭珠簾。帝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二將回報郭汜曰。天子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劫車駕。再入鄠塢。以圖大事。你如何放了過去。二將曰。不知將軍本意。汜曰。吾瞞住張濟之心。要謀此事。你如何放了過去。速命

斬其二將。起軍趕来。天子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大震。軍馬趕来。大叫車駕休動。獻帝聞後軍至。告大臣曰。恰離狼窩。又逢虎口。侍臣皆大哭。軍至將近。只聽的一派鼓聲。山背後閃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書着大漢楊奉四字。背後一千餘軍。原来離李傕。屯兵於終南山中。特来保駕。正遇帝令退後軍。兩邊擺開。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無仁無義。奉大怒。回頓陣中曰。公明何在。公明晁字一將手執

大斧。飛驟驊騮。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殺入軍中。砍死無數。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楊奉收軍。来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曰。卿救朕躬。當刻銘肺腑。奉頓首拜謝。帝曰。斬賊將者。何人也。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奉曰。此人。河東楊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供給天子。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

至營前来。徐晃當先出馬。郤汜大軍。八面圍
来。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帝與百官曰。朕今
番休也。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
震。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殺出。內外攻擊。大殺
郤汜一陣。汜兵敗走。此人来見天子。乃是劉
朝國戚漢室忠臣。身着錦衣。臨玉殿。腰横玉
帶上金堦。乃是國舅董承。引千餘騎特来救
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
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

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敗軍回撞見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牢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守矣傕曰如今張濟兵據長安未敢動兵我和你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曰若兄長肯帶携小弟一同共棄地面二人合兵於路劫掠兩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勢遠来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地名傕汜二人商議只不可閉將只

是混戰我衆彼寡安得不勝。商議已定。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天子皇后車出。百官宮人。符策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俱被傕汜兵卒搶去。死者不知其數。郭汜軍盡入弘農劫掠。奉承保駕走陝北。傕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傕汜陪話。一面暗暗差人去傳聖旨。往河東急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李樂亦是喬聚山林及賊

不得已而召之。三處軍聞天子詔命。赦罪賜官。如何不来。並拔本營軍士来與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刼掠百姓。老弱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之處。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等軍。亦是啸聚貪掠之輩。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等件。拋棄於道。李樂軍到。會于渭陽。李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於隊伍。汜傕軍四面趕来混戰。李樂軍大敗。殺的屍横遍野。血

流成河。楊奉董承撐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催汜軍趕来。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何辜哉。兵追不絶。滿天火紅。胡才被亂軍所殺。喊聲震地。相連百餘里。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行到黄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冷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去。後面有火鼓相攻。甲兵驟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

內人叢中皇后兄伏德挾綃數十疋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綃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尚弘多用綃包帝共后令衆人往下放之乃得下舡李樂仗劍立於舡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舡中岸上有不得下舡者爭扯傍舡李樂盡推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舡過渡岸上者哭聲不止其爭渡舡者盡皆扯住舡皆被砍下手指者不知其數舡中急渡北岸楊奉尋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地名絕食晚宿於亂

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簽糲不能下咽哽。次日。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暹征東將軍。帝上牛車行。二大臣尋至。拜於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帝后痛哭。近侍等止有二十餘人。無不下淚。太僕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捨一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奉營輔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縣。今解州即是也上御車馬至安邑。又無高房。帝后所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

四邊旋插荊棘籬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中。李樂韓暹進兵於籬外觀望。互相鎮壓。以為歡喜。諸將專權。尚書百官。公卿稍有觸死於帝前。毆罵將士。故令奴婢送濁酒麤食與天子。帝免強納之。李樂韓暹連名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如此苟且而已。韓融說催汜二賊。方始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饑荒。百姓皆食棗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太守張楊。送

米貢與天子。河東太守王邑。送絹帛以衣之。如此。帝得活。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對李樂曰。洛陽乃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吾只在此居住。承奉收拾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起前奔箕關。李樂盡拔本寨軍

馬前来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傕郭汜在此。天子聽知心驚膽戰。山上火光竟起。漢天子怎離此難。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遷鑾輿曹操秉政

李樂令軍詐呼李傕郭汜軍到。兵卒皆驚。楊奉曰。此乃李樂詐呼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正逢李樂。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李樂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得過箕關。太

守張楊。將糧食絹帛。迎天子於軹（音止）道。帝封楊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地名）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墻壞壁而已。旋蓋小宮。與帝后住坐。百官朝賀。皆立于荊棘之中。是歲大荒。糇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侍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墻壁之間。漢末氣運衰敗。無甚於此。前賢有詩一首。

以嘆世情。詩曰

血流崆碭白蛇亡。赤幟縱橫遊四方。秦鹿
趕翻興社稷。樊雕推倒立封疆。子孫懦弱
姦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
處。鐵人無淚也悽惶。（崆音苳碭音蕩）

太尉楊彪奏帝。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
在山東。屯兵數十萬。可宣入朝。以輔王室。佐
主。帝曰。朕躬既已降詔。卿何必再奏。即便差
人前去。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

陽聚衆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日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義從漢高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正今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走赴金鑾今車駕旋轉東京荒蕪誠因此時奉主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拔仁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進節之臣其何能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後須為慮亦無及矣曹操乃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然有詔書至操待天

使於驛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廓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兵又来到。帝大驚。問楊奉曰。今投何處躲難。使命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暹曰。臣愿出戰。董承曰。城廓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人報曰。傕汜兵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馬。步行。跟隨出洛陽。行無一射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来到。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来。

到車前便拜。視之。乃山東使命。問來軍何人。使命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方心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前來駕前面君。三將一齊喏曰。甲冑士不能下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驅馳無可為賜。惇曰。主公曹操知傕汜賊犯帝闕。故令臣等先來保駕。都繞道罷。侍臣又報。正東又有一

路軍到帝舉止失錯惇拍馬視之便速来奏報曰陛下放心乃曹操步軍来到也須臾来見天子聲喏帝問何人惇奏曰乃曹操弟曹洪副將李典樂進也帝問曰卿何来洪奏曰臣兄聽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又差臣倍道而来協助帝曰曹將軍乃寔人社稷之臣也催汜領大兵長驅而来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量度了與曹洪分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一擊催

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勢人馬到來帶三千鉄甲軍馬入城屯兵列於內前諸大臣引進朝見帝拜於殿堦之下帝賜平身宣上殿問慰勞畢曹操曰臣托我王洪福齊天聚兵山東昨承恩賜思報無門催汜無端罪惡貫盈臣有精兵四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顏以社稷為重帝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操謝恩畢次

日進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催汜知操遠来。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有數十萬精兵。文官武將。不知其數。不如倒戈卸甲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催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教左右將詡斬之。衆將勸免。是夜賈詡棄李傕。單馬走了。次日。李傕軍馬来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李傕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傕兄子李暹李別。出陣前立馬。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有人回答。

許褚飛馬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這一驚。出馬陣前。倒撞下馬。褚斬之。雙挽人頭。回於陣前。無人敢追。曹操拍許褚背。曰。當世之樊噲也。操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中軍衝陣。鼓響一聲。操兵齊舉。催汜軍大敗。操親掣寶劍押陣。連夜勦殺。勿停戈戟。星火赶逼。催汜。催汜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軍馬三停去二。催汜望西逃命。此時天下不容。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屯兵於

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箇商議。目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不若奏過天子。只做趕催汜為名。引本部軍屯大梁。看機而變。因此二人要去。獻帝阻當不住。帝命宣操入官。操聞使至。請入並坐。見其人。眉目清秀。飄飄然有神仙氣象。操惡之。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饑色。惟此人面目上精神純雅。操問之曰。公有何能調理如此。對曰。惟食淡三十年矣。曹操問曰。君居何職。對曰。其

舉孝廉。原舊隨袁紹。張楊。作從事。見其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也。姓董。名昭。表字公仁。曹操避席起敬。曰。聞公大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置酒於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一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傕舊將楊奉。白波帥韓暹。觀明公之勢。引兵往大梁去了。操曰。莫非疑操。昭曰。此乃無謀鼠輩。明公何足慮之。

操又曰。催汜此去如何。昭曰。此去虎無介。鳥無翼。不久被明公所擒耳。無足介意。操見昭語言投機。便言曰。請問朝廷大事若何。昭曰。明公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輔佐天子者。此五霸之功也。以下諸將。入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都耳。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策大者行之。操執昭手而

大笑曰。此乃孤之本志也。操又曰。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倘裏應外合。若何。昭曰。易也。以書與奉。且安其心。大臣聞之。則曰京師無糧。欲車駕暫幸許都。近洛陽轉運糧食稍無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皆忻然也。操大喜曰。顧公早晚從之。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厚報。昭拜謝。自此隨順。操猶豫遷都之事。時有侍中太史令王立。與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以察災漢氣數。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

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終矣。晉魏之地。必有興者。立以是言於獻帝前。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天下者。必魏也。能安天下者。必曹姓也。當委任曹氏而已。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朝劉氏以火德旺天下。故兩都皆興。今主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

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王者興矣。操意遂決。次日。引軍入洛陽見帝。奏曰。東都殘弛之地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臣料許都。地近魯陽。城廓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矣。可幸鑾輿。臣排辦已定。便請陛下登輦。群臣皆懼曹操之勢。莫敢言者。即日駕起。操令排車馬。盡令百官遷都。行未數程。前面至高林。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出馬大叫。欲劫車駕何往。操

出馬視之。見徐晃神威糾糾。暗暗稱奇。操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鳴金收軍。各自下寨。操召文武議曰。吾今日在陣上。觀徐晃。真良將也。不忍以力併之。思一奇計。招諭過來。奉邇。豈易道哉。一人曰。主公勿慮。某素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一小卒。偷入晃營。看緊慢使言說之。來降主公。若何。操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見為行軍從事。操便令

行。却說滿寵扮一小卒。雜在隊中。偷入晃營中。軍帳前。晃渾身披甲。於帳下看見寵。寵入。長揖曰。故人安樂否。徐晃見之。久立。乃曰。莫非山陽滿伯寧乎。晃年小時。在山陽為官。寵為吏。被人奪買物告官。因有識寵。寵曰。然也。晃曰。何故到此。寵曰。曹操在兗州。請我作從事。今日偶見故人。陣上耀武。吾甚惜之。故不避死而來。直諫於公。據公之勇。世之罕有。何故屈身於楊奉韓暹之徒乎。曹將軍之英雄。力

扶漢室。拯救生靈。今日陣前。不忍以健將與公決死戰。故遣寵来。公何不肯暗投明。晃喟然嘆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爭柰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大丈夫知而不為。非丈夫也。晃起身而謝曰。愿聽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為進見之功。晃曰。以臣殺主。大不義也。吾不為之。寵曰。公真有德之士。遂引部下數十騎。同滿寵来投曹操。早有人報入中

軍。楊奉引千百騎来追徐晃。趕上大叫休走。山上山下。火把齊明。曹操大喝。吾等逆賊多時。休教走脫。兩山伏兵皆起。来捉楊奉。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呂布夜月奪徐州

曹操號起。伏兵圍住楊奉。韓暹急引兵来救解。兩邊夾攻。楊奉走脫。操趕奉暹軍亂。乘勢便擊將去。楊奉韓暹大敗。敗軍多半降曹奉暹勢孤。引兵去投袁術。以圖安身。不在話下。

却說操得徐晃為將大喜。來迎鑾駕。到許都。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廓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曹掾。毛玠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使。程昱為東平相。范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

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韋。皆作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出入長帶鐵甲軍馬數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稟曹操。然後方奏天子。操既定大事。乃設一宴於後堂。聚衆謀士共議。操曰。吾今以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等助之。吾所憂者。袁術袁紹耳。此二人已據土地。未可圖之。劉備見屯徐州。已領州事。近呂布在山東。被吾殺敗。今投劉備。養於小沛。二人若互相起兵。乃吾心腹

之大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許褚曰。愿
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與丞相。（那時丞相只是稱為大將軍後建安三年纔任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
勇矣。不如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遽次動兵。
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操曰。何謂也。
彧曰。譬如岩下一對餓虎。往來尋食。山上以
食投下。二虎必競其餐。二虎爭鬥。必有一傷。
止存一虎。此虎亦可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
未得詔命。今主公已得詔命。可令劉備正授

徐州牧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劉備亦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操曰然即時便差使命賫詔封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正領徐州牧又付密書便行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曹操遷帝於許都恰欲令人前去慶賀忽報天使至出廓迎接入郡拜詔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待来使使曰曹將軍於帝前力保使君故首先領此恩命玄德曰深謝無盡矣使命於坐間取

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計議席散請使於館驛安下玄德連夜與糜竺糜芳簡雍孫乾關張二將衆等商議張飛曰呂布無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他人志極事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大不義也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喝退張飛而起次日清晨人報呂布來到玄德教請布入見曰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恰纔拜下張飛拉劍下廳來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呂布大驚曰益

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爾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爾布曰我與爾無讐玄德喝退張飛玄德共呂布同入後堂告訴前因就將曹操送的密書與呂布看之布看畢泣曰此乃曺賊令我弟兄不和玄德曰兄長無憂劉備決無此意縣中如少糧草小弟一一應付呂布拜謝備與呂布喫罷早膳布告回玄德親送出城外布拜別而去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乃曹丞相疑

我與呂布一處。故教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却坐觀成敗。此乃二雄不得並立之計也。關公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玄德到館驛。送使命回。就拜表謝恩。并回書呈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柰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操曰。何為。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問安。就報劉備上表。要畧南陽。使

術動兵攻劉備。邦明詔。令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乃驅虎吞狼之計。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發人往徐州去。使命賫詔便行。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至。出廓迎接。開讀詔書云。着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以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願守把此城。玄德曰。吾早

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的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故不放心也。張飛曰。小弟自今已後不飲酒了。軍士不打。諸般聽人諫勸。玄德曰。你若如此。吾何憂哉。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我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何敢料我。玄德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為軍師。早晚令張飛少飲酒。勿令失事。玄德俱分付了。馬軍

步卒三萬。離徐州往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聽得劉備上表。欲吞吾州縣。術大怒曰。汝乃織蓆編履之夫。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迯行害我。乃呼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並起。會於盱眙。二音虛移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紀靈乃山東人也。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手下戰將極多。是日。紀靈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明命。以順討逆。汝今罪不

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來迎玄德。關公大喝曰。有吾在此。驟馬與紀靈大戰二十合。紀靈少歇。關公回陣。立馬久等。紀靈遣手將荀正出馬來。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箇勝負。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是紀將軍之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敗紀靈軍。紀靈退守淮陰河口。並不交戰。時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邊相拒。勝負未分。却說張

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并與陳元龍管理。軍機大事。自家掌管。飛恐失和氣。乃設一宴。遂請各官赴席。是日筵席上。張飛開言曰。我哥哥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失大事。衆朋友自今日盡此一醉。明日禁酒。各各都要滿飲。凡事都幫助我。保守城池。把酒到陶謙手下舊將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哉。不飲酒。張飛曰。厮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喫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一盃。張飛把遍各官。暢

飲大醉。飛又起身來把盞。曹豹曰。其實不能飲。飛曰。你恰纔飲了。如何又推却也。豹再三不飲。飛曰。你違將令。該打一百背花。喝軍捉下。陳元龍曰。玄德臨去時。分付你甚麼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惹我。曹豹曰。看我女婿之面。且以饒恕。曹豹。飛曰。誰是你女婿。豹曰。呂布是也。（呂布前妻是豹之女）飛大怒曰。我本不打你。你故說呂布謊我。我打你。借你打呂布。諸人勸不住。將曹豹打至五十。衆人苦告

饒了。各皆散去。曹豹回去。深恨張飛。痛入骨髓。連夜差人賫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呂布將書看了。云。玄德已往淮南去了。可乘飛醉來取徐州。今番錯過。悔之晚矣。呂布連夜請陳宮來議此事。宮曰。只在小沛。何日崢嶸。今若不取。宮必去矣。布教備赤兎馬。全身披掛了。手持方天戟。領五百騎軍。先往徐州來。陳宮後引大軍來。高順隨後進發。只四十五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

澄澄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云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曹豹上城看之令軍士開門入得城時喊聲大舉飛在府中醉倒酒猶未醒左右人急搖醒人報呂布賺開城門張飛教人備馬慌忙披掛上馬綽丈八矛在手時呂布軍馬到来張飛出府時正見呂布相迎酒猶未醒不能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逼飛十八騎燕將保飛殺出東門去了曹豹見飛無十數人護從引

百十人趕来。飛見豹。大怒。拍馬来迎。豹戰三合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刺豹。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城中安撫居民。令軍一百。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進入。此是呂布弟兄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肘胎。来見玄德。說曹豹獻門。呂布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玄德默默無語。關

公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猶恨遲。尚自有何面目來見兄長。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自刎。性命如何

孫策大戰太史慈

張飛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其劍而言曰。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換。使手足若廢。安能再續乎。吾三人雖園結義。不求同日生。擔願同日死。今日

雖無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呂布擄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畧救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紀靈之事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段一千疋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餘襲玄德後玄德知呂布兵襲後乘陰雨徹兵棄盱眙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與紀靈相見順曰溫侯令順来助戰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下邳容某見主人

那時相送。高順別紀靈田。見呂布。言紀靈如此田荅。忽有袁術書至。云。劉備未除。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怒。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便圖。不如請玄德還沛。養成羽翼。令玄德作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布聽其言。暗令人去取玄德回。玄德兵至廣陵。又被袁術劫寨。拆兵太平。回來正遇呂布使命。玄德見書。大喜。便投徐州來。關張曰。

呂布。乃義薄之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如此好心待我。我不疑也。遂行之。来到徐州。布恐疑惑。先令人送老小還玄德。甘縻二夫人。對玄德曰。呂布令兵一百。把定宅門。諸人不敢即入。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與關張曰。我知呂布。非無義之人也。入城去謝呂布。飛恨布。未往。先與嫂嫂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布曰。吾非奪你徐州。汝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吾故来守之。玄德曰。備欲讓

兄久矣。布再虛讓玄德。玄德力辭。宴訖。拜別還屯。小沛住劄。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陂疋。兼令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術喚策至。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

於曲河。自投袁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此令孫策為懷義校尉。引兵去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回見術。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一陣大戰。得勝而回。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不升廳。策心中有些鬱悶。是夜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獨霸江東。今日到我。十不及一。放聲而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汝父在日。多曾用我。汝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我與汝

商議。何自哭耶。策觀之。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治。字君理。嘗從孫堅討長沙零桂三郡賊有功。又從破董卓於陽城助陶謙討黃巾。乃孫堅手下從事官。策請坐而問之。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也。治曰。君何不告袁公。畧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景。實取大業。父困於人之下。此非大丈夫之志也。正商議間。一人忽然而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者百十餘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大喜。請坐而問之。乃袁術謀士。汝

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生得面如傅粉。體似凝酥。策大喜。三人共議。呂範曰。只恐袁術不肯借兵。策曰。有吾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為質當。範曰。術有心久矣。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階下。術問其故。策曰。父讐不能報。母舅吳景。被揚州刺史劉繇音由迫之甚急。策老母家小。皆在曲河。必被繇所害。策問伯父處。暫借雄兵數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拔舅氏。恐伯父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

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權留下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速令軍回來。你名微難掌大軍。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刻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得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陽。正行之次。見一虜軍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策視之。其人面如美玉。唇若點硃。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胷藏緯地經天之術。腹隱安邦定國之謀。乃廬江

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令周異之子。初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結為昆仲。瑜小策兩月。以兄事之。策住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如此至交甚厚。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因往省親。到此與策相見。以訴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畫籌畧。治範大喜。瑜與策曰。將軍欲濟大

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未知。瑜曰。一人能博覽羣書。善書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屑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貫通九經。深明諸子百家。廣陵人也。姓張名紘。字子綱。因避世亂。隱於江東。此處有二人。何不請之。策即便令人請。不至。策親自到其家。與議論終日。口若懸河。策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進兵攻擊劉繇。

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漢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繇舊為揚州刺史（陶丘洪爲縣欲令舉茂才兄曰前年舉公山恭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卿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避亂淮浦詔為揚州刺史）赴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来守曲河有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音昨）融兩箇領兵幫助繇知孫策渡江赴兵歷陽急聚衆將商議有樊能于糜陳横張英說策是驍騎大將張英曰某領一軍赴於牛渚（音諸縱

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也。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衆人視之。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因解了北海之圍。特來見劉繇。繇就留之。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拒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音抵）閣。策引兵到。張英領兵出。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

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燒着窩鋪。張英急回軍不迭。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寨後放火的是誰。兩員將領。三百餘人。來見孫策。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面黑鬚黃。身體雄偉。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虎形虎體。目朗眉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為遭世亂。故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為生。久聞兄乃江東豪傑。又聞君招賢納士。特來相助。策

大喜。用為軍前校尉。盡收牛渚邸閣糧食軍器。收得兵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地名）張英敗回。見劉繇。繇責罵張英等。欲斬之。笮融薛禮勸免。走。兵零陵城。拒策。繇自近神亭嶺南下營。孫策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已傾頹。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今嶺南是劉繇寨。倘有伏兵。柰何。策曰。神人祐我。吾何懼之。遂全裝慣帶。綽鎗

上馬。回顧衆將。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共十三騎。出寨跟策上嶺。到廟燒香。下馬叅拜已畢。策向前跪告。祝曰。果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去。看劉繇寨柵。衆將皆當不住。遂同上嶺南望村林。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自領十數騎。逕過嶺来看寨柵。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於前曰。此時不

提更待何時。劉繇阻當不住。披掛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趕去。衆皆大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過嶺來。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

孫策策咲曰我便是你兩箇一齊来併我吾
不懼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衆
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縱馬橫鎗直取孫策
策挺鎗来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
程普等暗暗稱奇好箇太史慈慈見孫策鎗
法無半點兒滲漏佯輸敗走引入深山急回
馬走孫策趕来太史慈暗喜不入舊路上嶺
却轉過山背後策趕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
丈夫和你併箇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

算男子漢。兩箇又閙三十合。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三從人。我只一箇。便活捉了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每沒尋處。又詐敗走。而大叫曰。休来趕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搠来。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箇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来。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箇棄了鎗。揪住廝打。慈年三十歲。策年二十一歲。兩

箇揪住戰袍扯得粉碎。策却手快。擊了慈背的短戟。慈擊了策頭上兜鍪。音謀策把戟来刺慈。慈把兜鍪遮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来。約有千餘。慈戰策不放。兩邊軍馬合將上来。策正慌。程普領十二騎到。衝殺兩邊軍。慈放了策。慈軍中討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来。孫策馬被程普撞来。策取鎗上馬。衝救。一千餘軍。和十二騎混戰。迤邐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来到。太史慈怎得

脫身。畢竟如何

孫策大戰嚴白虎

周瑜救軍到。劉繇等。自引大軍殺下嶺来。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回寨。次日。孫策引大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太史慈背的戟於陣前。令軍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可刺死你也。劉繇却將孫策攢鑿挑於陣前。也令軍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

肆道強。後史官議論失盈者當輸也慈遂出馬。約孫策戰決勝負。策欲當先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是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拏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吾聞周瑜已到。領軍襲取曲河。有一人。乃廬江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

速往秣陵會薛禮笮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河。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加。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劉繇與謀士許子將來投秣陵。孫策又得大將陳武。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喜敬之。拜為校尉。為先鋒。攻薛禮。陳武領

十數騎。先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笨馳。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逕奔牛渚。兩邊迎敵。繇馳二人出馬。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于糜被策活捉於馬上。策撥馬回陣。樊能見捉了于糜去。挺鎗來趕。那鎗棚到策後心。陣中叫背後有人暗箭。孫策回頭。忽見樊能到。策大喝一聲。如巨雷。樊

能倒翻身撞下馬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干糜丟下。已被挾死。因挾死一將。喝死一將。人皆呼策為小霸王也。劉繇笮融大敗。人馬太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後在於山林之中為落草寇一般劫掠財物被居民所殺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傅之。策曰。可詐作吾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必然

来追。暗伏奇兵。必捉薛禮。衆然其計。只說孫策已死。連夜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死。連夜便起城内之軍。張英陳横殺出城来追之。策營背後伏兵起。軍馬擁出。策高叫一聲。孫郎在此。衆軍皆驚。盡棄鎗刀。拜於地上。策令休殺一人。張英要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横被將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一路皆招呼黎民復業。追兵至涇縣。来捉太史慈。慈於城中再招得精壯二千餘人。来與劉繇

報讐。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伏其軍。離城二十五里。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捉也。原来太史慈所招。太半是山越之民。不在縣內。聞孫策忽至。措手不及。兵已三面困縣。太史慈引兵忽衝。亂箭射回。當夜陳武首先短衣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急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自引軍馬来趕。太史慈正往東門路上走。後軍趕至三十

里不趕。太史慈走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来。將馬絆翻了。生擒慈解上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之。請入寨中。太史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庸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之。策執慈手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

之事。當公共之。請入帳。邀之上坐。待以酒食。
策曰。今既與相屬。勿憂不如意也。願教我進
取之術。慈曰。敗軍之將。不足論也。策曰。韓信
昔日求於廣武君。策今願決於仁者。公何辭
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倘若分散。難復
合聚。欲自往收拾。少助明公。恐不合尊意。策
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公來還。
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
來了。策曰。子義乃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

肯肯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看日影。却將日中。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之。孫策聚數萬之衆。遊於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初聞孫郎兵至。老幼盡皆失魂喪魄。官吏俱棄城廓。遠避山野。及策軍到。並無一人敢出擄掠。鷄犬菜果分毫不動。人民皆悅。賫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其劉繇等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並除門戶。不願為軍者。賞賜糧米。

儘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聞仁政。誰不仰之羨之。由是形勢大盛。策迎母叔諸弟。俱歸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向南。進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遣周泰守烏城。王晟守嘉興。策兵至。白虎令弟嚴輿出城交兵於楓橋。輿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張紘下馬而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脫輕易也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

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玉。但恐將士不用命。當先耳。隨遣韓當出馬。比及驟馬到橋上時。將欵陳武各駕小舟。從河岸邊早殺過橋裏去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輿退走。韓當引軍直殺過昌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并進。圍吳城。一困三日。策引衆軍到昌門外招諭。城上一箇裨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指着城下罵。太史慈馬上拈弓取箭。

搭箭云。看我射中這廝左手。一箭去。射透左手。反牢釘在護梁上。城下城上人。所見者無不喝采。羣賊救了這人入城。白虎大驚。城外有人如此神射。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輿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輿入帳飲酒。酒酣。策援劍砍輿所坐之席。輿驚倒在地。策笑曰。聊作戲耳。勿得驚焉。策問輿曰。汝兄意如何。輿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敢與吾相等也。輿急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頭

令從者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生擒王晟。勢如劈竹。太史慈急攻打烏城。先登城射死那太守。數州皆平。白虎奔走餘杭。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見操威儀出衆。遂領父子從征。（時子凌統年十五歲後長孫權即拜為別部司馬行被賊校射）策引兵渡江。嚴白虎聚衆。分布於西津渡口。白虎自與程普交鋒。大敗而走。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

引兵救白虎。一人諫曰。孫策用仁義之兵。白虎乃暴雲之衆。可捉白虎以獻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見朗不聽。長嘆一聲而歸。朗與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地。孫策周瑜各引兵迎之。程普黃蓋各出奇兵應之。大破白虎於山陰。朗走海隅。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於路接白虎。虎喜。是夜於帳中飲酒。那人拔劍砍殺白虎。立誅數十餘人。来投孫策。策見

此人身長八尺面方口濶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字元代命為別部司馬却說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策乃回軍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有人来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更深泰抱權上馬數十賊衆用刀来砍事急泰棄馬身無片甲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来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了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

被十二鎗。皆是陣上所傷。田見孫策。金瘡發服。命在須臾。策大驚。帳下董襲曰。其雖不才。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會稽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先令張昭去請虞仲翔來。為功曹。令求醫者。隨引兵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仲翔來宣城見孫策。策曰。吾不敢以郡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願與先生共之。翻拜謝。遂引醫者見策。策見其人童顏白髮。飄飄

然。着出塵之姿。問之。乃沛國譙郡人也。遊藝江東。姓華。名陀。字元化。策禮待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一月而愈。策大喜。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以平靖。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文官武將。各效忠誠。策思當時父孫堅在時。部下將吏皆陞賞二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術暗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

勳紀靈橋蕤音榮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
商議術曰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南
地面兵甲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何長史
楊大將曰孫策拒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
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以兵伐我我欲
報之楊大將曰欲擒劉備其獻一計未知尊
意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三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

目錄

呂奉先轅門射戟

曹操興兵擊張繡

袁術七路下徐州

曹操會兵擊袁術

決勝負賈詡談兵

夏侯惇拔矢啖睛

呂布敗走下邳城

白門曹操斬呂布

曹孟德許田射鹿

董承密受衣帶詔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呂奉先轅門射戟

楊大將曰。今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即可令人。付糧食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劉備立可擒之。先擒劉備。後圖呂布。此先除一患之計。術喜。便令韓胤賫書見呂布。

書曰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金尚向兗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

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
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若少。今送米二十萬
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絡繹復致。若兵
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術。
術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進攻小
沛。人報與玄德。玄德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
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
告急與呂布。飛曰。那厮如何肯來。乾曰。不如

棄小沛去投曹操。飛不悅。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賫呂布。書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術欲報私讐。遣紀靈領兵到縣。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之。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云。兩下都發書到。一邊求救援。一邊言休要救。教我無柰何。陳宮曰。劉備今雖受困。久後必縱橫。乃將軍之患。請休救之。

布曰袁術若併了劉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圖中也不得不救劉備遂點兵起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劄下營寨畫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亦出縣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劄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呂布拆書視之書曰

靈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專在一圖可赴鼎鑊之熹紀信就楚軍之戮鱄音專諸受吳王之殺前者溫庾既受袁氏之禮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為也若蒙早斬劉備永為唇齒之援共圖王霸之基願賜片言以決去就聿甚

呂布看畢笑曰我有一計使袁術不恨於吾教劉備不怨於我高順曰願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令人往紀靈劉備寨中請

二人来赴席。玄德看書大喜。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非也。吾待温侯不薄。彼安肯害我乎。言畢就行。關張跟去。到呂布營寨入見。布曰。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頓首稱謝。坐於布側。關張按劍背後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抽身便回。左右

留之不住。呂布向前扯住紀靈之髀。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也。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靈曰。顧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来救之。靈大驚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靈問曰。何為解鬪。布曰。解釋兩家之戰鬪。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將軍既言。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心

未穩。布居中坐。靈左。備右。布教且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在手。大怒曰。吾雖兵少。覷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如何。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拖住飛手。言曰。且看呂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廝殺。不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鬥。須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

我戟来。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
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厮殺。盡在天命。令左
右接過畫戟去。立在轅門外。遠遠插定。布教
取弓箭来。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與紀靈玄
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
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
安排厮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衆皆應
諾。玄德暗告天地曰。只願射得中。布都教坐。
再各飲一盃酒。酒畢。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拽

滿弓。口呼箭中。這的是劉玄德有福處。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齊喝一聲采。後有史官題呂布射戟詩曰

昔日將軍解鬥時。全憑射戟釋雄師。轅門深處如開月。一點寒星中小枝

又宋賢有詩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號猿直欲勝由基。虎韜弦響

弓開處雕羽翎飛箭到時豹子尾搖穿畫
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又詩曰
呂布當年解備危萬軍誰敢效公威早知
大耳全無信悔向轅門射戟時
又讚玄德有福詩曰
彎弓百步喜穿楊休說當年有紀昌射戟
萬年誇呂布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葉弓就坐布起執紀靈
玄德之手曰此乃天令汝兩家罷兵不征戰

也。今日盡醉。来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紊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數巡。紀靈求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弟危也。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物。反向劉備射戟為名。故相戲弄。吾自提淮南之兵。

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遠次呂布
當世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
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主公
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有女在此必殺
劉備此乃疎不間親之計也袁術即日遣韓
胤為媒賫禮物往徐州求親胤不日到徐州
見布稱說袁術恭慕將軍欲求令女為兒婦
永結為秦晉之好布受禮物入見其妻言袁
術求親嚴氏曰吾聞袁公路欠鎮淮南錢糧

無數。早晚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國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此子。嚴氏曰。何不便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疑矣。布意遂決。請韓胤筵席。許其親事。因備聘宴禮物。送入府堂。布設筵席相待。留於館驛內安歇。次日陳宮逕往館驛內。探聽韓胤。坐問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公来為媒妁。意在收劉備之首否。胤失驚。遂跪於地上。實告如此。乞公臺情恕。宮扶起。曰。吾已有心

久矣。紊温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人破了。吾入見温侯。便教送女出城去就親。若何。胤便謝曰。再生之德。袁公若聞之。亦感厚恩矣。官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許嫁袁公路之子。此正合吾之心。徐州可保永遠之基業也。不知主公欲用何日。布曰。不曉。官曰。古人結親。以受聘之良辰。已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早晚為皇帝。當為天子例。官曰。不可。

布曰。今只是諸侯例。宮曰。亦不可。布曰。依我門風俗。就卿大夫例。宮曰。便也不可。布曰。吾今雖霸徐州。未受明詔。欲教吾依庶民例也。宮曰。豈有此理。布曰。汝意欲如何。宮曰。方今天下。遞相征伐。威震四海。今與公路結親。諸侯有嫉妬者多矣。倘若至吉日良時。半路伏兵並起。如之柰何。其親不許便休。既許之。迨諸侯未知。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事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入告嚴

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廢吾女。將軍從之可矣。布乃贈金帛與韓胤謝媒。安排首飾器皿。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二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在家養老。即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喧天之聲。遂問左右。左右曰。呂奉先女。遠嫁袁公路之子。珪曰。誰為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自壽春來。想是媒也。珪曰。此乃踈不間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扶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欲

至。特来吊丧。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玄德。公射戟解之。今袁術来求親。其中欲公女為質。隨後便来取玄德首級。否。必来求借錢糧。或求協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大驚曰。陳宮悞我也。急喚張遼。引軍追趕三十里。取女歸於後堂。大罵陳宮曰。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宮默然而退。陳珪曰。且監韓胤在此。却令人虛答袁術。女粧奩音廉未了。如辦畢。便自

送來。却將韓胤發監人馬俱各當住。珪又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為使。解韓胤赴許都。捺必大喜。布曰。容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為將軍之道。乃本分事。正話間。宋憲魏續至。拜罷。布曰。我令你二人往山東買馬。近得幾匹。宋憲曰。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刼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詐粧作山賊。搶刼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

怒。隨令點軍。去小沛捉殺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興兵擊張繡

呂布點起軍馬。来攻玄德。玄德慌忙領兵来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軍到此。布指而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耶。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馬言曰。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匹。不知是

你的。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眇視吾。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說。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軍。四圍漸漸衆將來。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內。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而責之曰。今又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馬匹却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遂令人出城說合。送還馬匹。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

劉備久後必殺將軍也不可退兵布聽之不
准攻城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太急却與糜竺
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
棄城而走往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
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弟
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備自居
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虛開西門
擂戰却出北門而走張飛在前正遇宋憲魏
續飛殺退二將得出布軍後面張遼趕來關

公敵住。沛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来。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来趕。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沛。却說玄德。前奔許都。（今隸州城府是也）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来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来相投。操曰。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我自有委用之地。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麋竺。入見曹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告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

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操回府。荀彧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才。今不早圖之。後必為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何如。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誠實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今困窮而來投之。若殺玄德。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志謀將士自疑。四心擇主。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

曰。君謀正合吾心。次日奏聞。詔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吾觀劉備有才。甚得民心。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早圖之。操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所見同也。昱曰。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遂請玄德入。與兵三千。糧萬斛。使往豫州之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圖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點兵。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道。張濟自關中。

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繡。自領殘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商議欲興兵犯許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攻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此事極易。呂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差使加官賜賞。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即賫封官誥命。并和解書。往徐州去訖。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

行。以夏侯惇為前鋒。先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軍至淯音育水。下寨。賈詡諫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衆投降。不可與敵。以致軍民之患。張繡從之。使賈詡直至操寨。來見操。操問詡。詡荅對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昔從李傕。得罪於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喜。詡次日引繡見操。操待之甚厚。兵入宛城屯住。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大設筵宴請操。一

夜操醉。入寢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
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安民知
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
一婦女。生得十分美麗。問之。乃是張濟之妻。
操聞之。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取之。須臾
到來。操視之。果然美麗之人也。濟妻拜之。操
問曰。夫人姓甚。婦荅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
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
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今為汝。故准張繡之

降。若非如此。則滅全家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笑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必以夫人爲正室。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鄒氏曰。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亦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果移於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帳親軍二百餘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

不想歸期。家人密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今作此態。辱吾甚也。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漏。泄漏則吾等皆死矣。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下。張繡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軍。操許之。繡乃屯軍於道地。（地名）分為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前有典韋極勇。使兩柄鐵戟。重八十斤。急難近傍。繡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負力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

繡不樂。問其故。繡云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與韋飲酒。灌醉了。臨散。車兒雜入他數內。混進。先盜其戟。此人必無用也。繡甚喜。預先准備了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賫詔致意。請與韋到寨。厚加重待。慇懃勸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乘黑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音西)。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寨後吶喊。草車上

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矣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裏火起時速喚典韋韋醉倒在帳中典韋夢中聽得金皷喊殺之聲忽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軍已到轅門急掣部卒腰間刀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門典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典韋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棄刀雙手挾兩箇軍迎之擊死者八

九人羣賊無有敢近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韋猶死拒寨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迳至韋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半晌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史官有詩讚曰

守護中軍帳英雄獨典韋聞風皆膽裂望影總魂飛猱髒持雙戟麁軀掛鐵衣清河鏖戰死千古顯神機（麁音滂）

又詩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威風凜凜鎮乾坤欲將

英傑從頭數。惟說當年有典君
傳云。三分時。帳下壯士有典韋。提一雙鐵
戟。重八十斤。又云。典韋執斧。立於曹公之
側。諸人不敢仰視。典韋死後。賊軍割頭遞
相傳看。而人尚驚駭
卻說曹操得典韋當住前門。乃得大宛馬匹。
此馬名為絕影日行千里操飛身上馬。比及出行。後寨門
只有安民步隨。此時未到清水河邊。捺右臂
中箭。馬亦帶三箭。後賊趕到河邊。安民被賊

趕上。砍為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曰

盖德姦雄世莫同。南陽張繡逞英雄。喊聲大震三更後。烈焰爭飛滿塞紅。前或逃亡隨野渡。曹公絶影恨飄蓬。駿騎激水奔波過。堤畔仍存舊馬踪

今舞陰清水河邊有曹公絶影馬跡

操驟馬纔上岸。一箭中馬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救操。操方得命。曹昂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清水。操走脫。路逢諸將。說典韋救命。張

繡分兵趕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刼掠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於路勦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拜泣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惇整兵迎之。禁既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手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辯。如何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將軍不便。于禁

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准備。何以拒敵。分辯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來殺張繡。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奔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兵收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刼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以前對。操曰。淸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中。能整兵討暴。堅壘

有不可動之節。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鉞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將曰。吾拆長子愛姪。無痛淚。獨號泣典韋也。衆皆嘆主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實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中云

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國家

無好紙綬所取自帶紙綬。以表寸心。望將
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大著忠誠。書不
盡言。惟將軍照鑒
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
待。忽報袁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袁
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權取皇妃早到淮
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来使。將韓
胤山柏子釘了。便遣陳登為使。賫謝表。解韓
胤。一同王則上許都来見操。操知布絕婚奉

命。覽所進表。曰

臣呂布。自誅董卓。又罹（音离）喪亂。寄跡山東。本欲邀駕。知曹掾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轉陛下。臣為外將。有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寵。曲須恩命。愧感交集。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

布荅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瑾密諫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

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心野子。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默荅曰。丞相起兵。吾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其為太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牧。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

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故甚不明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把將軍說了。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咲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兎未息。不可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音揚去。其問誰為狐兎。操曰。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袁術七路下徐州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尅取於民。倉庫盈滿。又有孫策所當玉璽。遂議稱帝。宮室車輦。冠冕已辦。大會羣下。術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創四百年基業。今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爾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氏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吾家姓出陳陳乃大舜之後以土承火應其運也吾字公路讖云代漢當塗高也吾有傳國玉璽若不爲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卿下再多言者決斬之遂建號仲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爲后後宮美麗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爲成帝業矣立子爲東宮

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兒婦。却聞已將韓胤解送許都。被操斬訖。布已授平東將軍之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分撥各部下健將。剋日起行。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肯從。

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軍馬。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回報曰。今張勳一軍。從大路上。迳取徐州。橋蹏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碣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打路刼掠將来。呂布慌忙。急召陳珪父子。商議曰。今日袁術軍分七路来取徐州。當如之何。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

珪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以獻秦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喝令縶下陳珪父子。陳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何計可破之。免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領將是誰。共有幾多。布一一說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雖衆寡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非不容

誅。以言寬我。將欲逃遁也。珪曰。父子良賤。皆在將軍掌握之中。待走那裏去。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矣。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我。珪曰。袁術今收韓暹。楊奉。以為羽翼。彼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不相維持。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袁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曰。暹奉之依袁術。譬如鳳鷄。勢不並棲。立可擒之。袁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為

左右羽翼二人乃舊漢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若懇尺書。結連暹奉以為內應。結連劉備以為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必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登曰。目今便行。布裁表上許都。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來接韓暹。暹引兵下寨。登入見韓暹。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為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蓋

世之功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佐袁術譬如捨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罵於萬代某為將軍恥之豈因一時之忿而失千古之名乎且袁術久而多疑後必有害於將軍遲曰吾欲歸漢恨無門矣登出布書遲覽其書書曰

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一時之間言以致失身於關外若能革故鼎新去邪從正同誅黨逆共佐皇朝以圖

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察
韓暹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與楊奉兩路
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温侯以兵應之登
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以准備內應遂
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蹤陳宮引
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
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
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
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

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敵手退二十里待四
下兵接應是夜上山望見一週遭火起勳軍
自亂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為號接應各
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敗走呂布趕到
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欲交鋒韓
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呂布引軍
追殺山背後一處軍到門旗兩路分開中間
一隊馬軍打龍鳳日月旗旛四斗五方旌幟
金瓜銀斧黃鉞白旄上打黃羅銷金曲柄傘

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罵布逆賊。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來殺袁術。副將李豐。挺鎗出馬來迎。戰不三合。被布戟傷其手。豐棄鎗而走。梁剛樂就雙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隊出後軍潰走。三軍大亂。呂布軍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術敗軍走不數里。山背後一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馬。乃蒲州人也。姓閻名圃。字雲長。領五百校刀手。大叫反賊。還不受死。待逃何方。袁術慌逃而走。

雲長趕來。紀靈敵住。餘衆四散奔走。袁術收拾敗軍。再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請奉暹二將。一行人馬。都回徐州去了。到城中請敘禮畢。大排筵宴。管待衆將。布保韓暹爲沂都牧。楊奉爲瑯琊牧。席散。各謝而去。雲長辭歸。次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廓皆屬將軍也。布曰。然。次日重勞三軍。送二將暫於二處屯劄。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爲

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為敍呂布之根也。珪曰。不然。倘或二人協助呂布。是與布添牙爪也。登服父之高見。却說袁術軍馬折其太半。乃回到淮南。遣人往江東去。問孫策借兵報讐。使至江東。說袁王借兵之事。策怒。汝僭稱帝位。背反漢室。賴吾玉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妄助逆黨乎。作書以絕之。書曰。策聞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

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戍頓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音戚然想是流妄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奪官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音夫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

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
怠（音祀）傒（音棄）燕幽。劉繇決力江浒。（音虎）劉備爭
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槀（音高）弓戢戈也。今
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
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
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
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劣
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

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閑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趙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

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音山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出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

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蹙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議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

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以予惟所遺志。忠言逆耳。幸留神聽。此張紘所作也

使賫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以文字譏我。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將。苦苦諫。方住。却說孫策自發書後。每防術來。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使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使要起兵。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會兵擊袁術

孫策欲起兵擊袁術。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食足備。倘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征。願為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韋。興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為中郎。收養在府。典韋名滿 于忽報孫策使至。貢獻禮物尤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人探得袁術之

糧。劫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而行大事。然後啓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出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輜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比及到豫章界上分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此何人首級。玄德曰。此是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因令二人。權沂都。瑯琊兩縣。縱使軍士搶掠

徐揚地面。人民無所不怨。因此備乃設一宴。
詐請議事。比及入坐。先牽了馬。擲盞為號。小
弟關。張二人各殺一人。盡收其兵士於部
下。今特來請罪。操曰。爾與國家除其大害。堪
為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
呂布出迎。操用美言撫慰。命封左將軍之職。
還許都之時。即換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呂
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自居中。令夏
侯惇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曹兵來。令大將

橋雞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於壽春界口。橋雞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雞被搠而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四下裹來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袁術大驚。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將曰。目今壽春水旱。連年田禾不熟。人皆缺食。今又動兵。必擾於民。民既生怨。四下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盡。必生

變矣。陛下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封上將之職。分十萬兵。堅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二十萬人。聯絡不絕。過淮去躲。却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況諸郡旱荒。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拆毀。軍士無得掠擄。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呂布、玄德自使人

運糧。不數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音厚跟隨出征。齎數目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以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若何。操曰。吾自有方策。垕果以小斛分散。操却暗使人各寨聽之。無一人不怨。皆曰。丞相太欺衆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不及數。操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自無憂慮也。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

以示衆耳。屯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若汝不死。三十萬人。心皆變矣。屯再欲言。操呼刀手。推出門外。一刀斬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因此斬之。而乃瞞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史官云雖然安敢一人卻瞞三十萬人免致夫欺此曹公觧弌而用詐謀也）操知糧盡。教各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城下。看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塹。忽見兩箇末將。將及到城邊。見城上矢石如雨下。慌

走急回。操掣劒親斬於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填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賞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擄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皆斬於市。操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此間接連數郡。皆荒旱不收。更若進兵。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退急難。

不若暫回許都。待来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決。忽報馬到。稱說張繡依托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洪抗拒不住。連輸數陣。今被張繡殺来。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孫策。令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征張繡。以絶其根。即日兵行。命劉備與呂布結為弟兄。使相救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住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

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来接應話畢而退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陰煨殺李傕五習殺郭汜解首級前来煨將李傕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傕汜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忻悅此賊已滅請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席封陰煨為盪寇將軍五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張繡侵掠

郡民興兵伐之。天子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操引大兵進發。留荀彧在許都。調兵遣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着黃。民欲為食。聞兵來至。逃竄入山。操下寨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叫。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來聽發放。操曰。吾奉天子明詔。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並皆斬首。擅自擄掠人財物者。並皆誅戮。王

法無親。宜當遵守。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流遺他界。因此。於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稱頌聖德。凡官軍經過麥田。並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上。操行於麥中。忽驚起一鳩。馬乃眼生。竄入麥中。踐倒其麥。操隨下。索。喚行軍主簿議擬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從。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伏衆乎。拔所佩之劍欲刎。衆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

加於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殘害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暫記過。乃以劒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耳。萬軍悚然。史官曰此乃曹操能用心術耳沿道之民。秋毫不犯。却說張繡知操又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乃遣雷敘。張先二將出城迎敵。令賈詡守城。兩軍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而罵曰。汝乃假仁詐義之人。與禽獸無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出迎。只三合。許褚

紱張先於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繡至南陽城下。繡入城中。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擂鼓不絕。砲石金汁弩箭以守之。城壕大濶。水勢尤深。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填壕。又用做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來城邊作凳梯。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遠城視之。已經三日。傳令教軍士於西門北角上堆垛柴薪。會集將士就那裏上城。繡問詡。答曰。某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

而去。繡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決勝負賈詡談兵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逶城觀看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磚。角多半朽爛。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

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屋內夜間只教百姓
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聲砲响伏兵
齊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
其計盡教百姓穿軍衣城上吶喊雲梯上只
望西北上有人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
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鍬鑺扒城罷
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外城中吶喊不
絕至二更兼開裏引精壯之兵來東南角上
扒過壕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

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軍殺入。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操軍大敗。一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繡收軍馬入城。所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呂虔手禁俱各被傷。訶見操敗走。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路。表欲起兵。忽有人報。孫策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

兵。前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操計。故借疑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地名絶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淯水。操馬上大哭。衆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吊祭亡魂。宰牛殺馬。於淯河之上。祭享典

韋。操再拜。痛哭。昏絶於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姪曹安民。末祭長男曹昂。又祭絶影馬。次祭歿於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絶。留連不忍便行。忽前哨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衆。以絶歸路。操荅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憂。遂至安衆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兵趕來。操令衆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

兵。天色微明。表繡軍會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公得脫。安衆隘口。於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之姦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於安衆。荀彧探知袁紹欲起兵犯許都。荀彧急發書報操。書曰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謂袁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

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或請丞相還都。別作區處。劉表。張繡癬疥之疾。不足憂也。望早早班師。勿失大事

操得書。心慌。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眾報張繡。繡點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必敗。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繡引軍萬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趕上。曹兵接戰。表繡

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可從整兵再往追之。繡曰。今已喪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請乃斬吾首。繡信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敗。盡棄衣甲鎗刀而去。繡逕運追趕。忽山後一處軍出。繡收軍不趕。那處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到安衆。賞軍。宴謝賈詡。表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軍雖新敗。必自為將。斷其後路。以防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必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之後。必輕車速回。繼留衆將斷後。衆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服其高論。詡勸表回荆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再

引衆將回来。正逢那厮敗軍。敗軍告操。若非
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盡擄矣。操慌問。救
軍者何人也。那人棚鎗下馬。来見曹操。畢竟
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惇拔矢啖睛

那將軍来見操。生的身軀瘦健。觔骨軒昂。破
黄巾曾立大功。封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
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来。通曰。近守汝
南。聞丞相破張繡劉表。特来接也。賞勞畢。加

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繡。
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
說稱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
使賫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操回府。衆官皆
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衆。何以知其必勝也。
操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寬暗以圖之。
此孫子之玄妙也。吾以是知其勝也。荀彧拜
服而去。郭嘉入。操曰。公來何幕也。嘉曰。適來
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

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圖許都。今知吾歸。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使且歸館驛安歇。操問嘉曰。袁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被漢祖擒之。惟智勝也。如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失政於

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頴為用。

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公有十勝之德。紹安可望也。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若此。紹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未為晚矣。若便圖紹。呂布必來救援。許都為禍不淺矣。操然之。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靜乎。彧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興兵討之。恨力不及耳。

柰何。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外貌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後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

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虛美。行已謙。而與有功者。無所恡音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輩。何能為用哉。操曰。卿頌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可與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紹顯官。許糧千斛。乘彼有事於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

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孝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加紹為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獎其德。陳宮不悅。乘閑時便告呂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

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叱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宮嘆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宮悶悶無言。帶領數騎。於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宮疑之。乃棄圍塲。引從騎往小路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使命知是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搜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逕捉来見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

城劉豫州處下密書。今得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緘看。布拆書視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曰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徵將寔。不敢妄動。望相公大興王師到来。備用為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

禮昌猶東取山東兗州數郡高順張遼取沛
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潁布自總中軍
為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
沛報玄德玄德急聚衆人商議孫乾曰可先
告急於曹公次堅守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
都告急揩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乃玄德
同鄉之人因来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
之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古辯玄
德命簡雍行就整頓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

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便以家僮十餘人。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令竺並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雄兵猛將。困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故引兵至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吾主。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答。高順在城下大罵一日。無人出陣。張遼

在西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於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廝殺。關公見張遼退去。逕来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廝殺。遼拍馬而去。張飛欲趕。關公急召入城。令士卒堅守東門。飛曰。張遼怕我而走。哥哥如何趕我回来。關公曰。張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

是吾夜来美言說之。其人頗有歸順之心。今日不欲與汝厮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悟。再不出戰。玄德亦使人誡之。呂布見攻小沛不開。自来搦戰。玄德於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苦苦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来。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

陳說呂布斬使。兗。圍沛城。操急聚衆謀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表繡二賊在後。未敢動兵。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袁術。縱橫淮泗。必英傑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為先鋒。先起。操與衆謀士陸續進發。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知許都救軍至。慌報呂布。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騎来接應。

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操軍来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止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箇寨子。玄德左。關公右。張飛前。先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揚吕布戰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遶陣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曹性看見。縱馬出陣。拈弓搭箭。夏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惇左目。

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於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搠透面門死於馬下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鎗戟叢中敵萬軍拔矢去眸枯一目啖睛忿氣吐雙親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蹟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

趕来。呂布軍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呂布敗走下邳城

張遼高順引兵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来。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回沛城。呂布趕来。玄德急喚城上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

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甕城裏數騎来迎。呂布一戟一箇。殺得盡絶。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逕穿城而過。出於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首。糜竺出迎。跪於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大丈夫寃讐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惜。玄德常想棘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拜義。

安肯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複去徐州安置。呂布賜竺寶劍一口。但登門者。即斬之。此是呂布好處。糜竺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兗州界上。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各自收得數人馬。往山中住劄。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來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

盡矣。猻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驅進簪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收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於廚下。髀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

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說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枯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

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與玄德来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攔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猶。三萬餘兵。四員將立於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来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住。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欲往沛城救高順。布喚陳珪父子。令守徐州。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

曰。昔日曹公曾言。東方之事盡付與汝。今布勢將敗。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子為之。倘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登曰。兒子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邳城。將船隻運糧

草金帛。布同陳登先来蕭關救援。布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去看曹操虚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登於吾有益。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恃汝等不肯向前。要来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也。吾等緊守關隘。教主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操軍逼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早辯囘来。陳

宮曰。關上無妨。可教溫侯去守沛城去。登遂飛馬来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其已留下陳宮守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来約陳宮舉火為號。內外相應。登先到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衆人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火為號。呂布乘黑殺来。操軍搶入關中。陳宮一軍。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軍去了。

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田徐州到城邊叫門。城上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池。今依舊還主。布曰。陳珪何在。竺曰。老賊吾已殺之。呂布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軍士中通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来投沛城。行至半路。見一隊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来報說主公被圍。某等急来救解。宮曰。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

殺此賊。進兵小沛。曹操先令曹仁引軍已襲沛城。呂布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肯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探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乃幽燕涿郡人。姓張名飛。字益德。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奮怒來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操兩軍殺來。呂布人困馬乏。又一處軍攔

住路。乃大刀闊雲長也。玄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趕來。聲吼如雷。布慌衝走。忙斧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芒碭山落草為寇。二人來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於地。各敘禮畢。同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左。陳珪右。文武

等官。各依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供之。登授為伏波將軍。捺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以緩緩而進。若逼太急。賊必死戰而投袁術矣。一注投之。其勢必大。極難擒獲。淮南迳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迳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命。安敢

有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逕路。來襲邳郡。呂布在下邳。自為糧食足備。以資於內。泗水之險。以拒於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披全付鐵鎧。直到城下。

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實為術也。術有反逆大罪。君有討董卓之功。若能倒戈降之。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爾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而恨曰。吾擒殺汝。遂

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按於明公。陳宮變色大怒曰。逆罪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雞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来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主詳之。布擲劒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我拒曹之策。宮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

安肯不從。官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官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持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君何往。布曰。陳官教我為持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猶捨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操。而欲委

全城。揜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官入見布。請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官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宜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

然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宮順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詳聽。勿被宮等所誤也。妻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耳。今須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兎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

輕動。官長嘆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楷求見呂布。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為婚。將軍何不求解。術兵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汜楷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可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王楷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

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楷去了。張遼回来。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回来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姦計。以致如此。明上詳詑納之。（當時袁術僭號故稱明上）術曰。汝不是操軍囲逼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子。汜

曰。明上今不救布。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上亦破矣。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已至城邊。大叫城上救人。拆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了。押往大寨見操。萌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

教推出斬於軍門。喚主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者。亦按軍律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寢。玄德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捉了呂布。健將。不賜重賞。反相誚瞞。玄德曰。非也。曹操統數十萬雄兵。不以軍令。何以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汜楷見呂布。言袁術先欲得兒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

曰。如何送去。汜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侯成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你兩箇去。次日天晚。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布遂上赤兎馬。負女於背上。手提畫戟。時正二更。夜月微明。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邊。一聲鼓響。雲長攔住去路。大叫休走。戰不

十合。布斜刺便走。張飛早引一軍来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德自引一軍又来。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来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来。箭如雨點。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来太急。只得回下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布歸城中。心內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

楊醜殺之。將頭欲獻丞相。却被張楊部將眭固殺之。及校犬城去了。操遣史渙追斬之。眭音雖姓也名固字白兎國殺楊醜兵也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白兎而此邑名犬兎見犬其勢必驚可急移去固不從遂被史渙斬之操聚衆將曰。吾圍兩月。不克下邳。壯有西涼之憂。東有袁繡之患。使吾食無甘味。寢不安席。楊自滅。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荀攸急止之曰。不可。某觀呂布有勇而無謀。今累戰皆敗。銳氣墮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

而遷。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速急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曰。然。操大喜。差一萬軍。即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下邳城中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兎馬。渡水如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過傷身體。容顏消減。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

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人盜去欲獻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嘗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請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好酒獵得數猪未敢先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召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轉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之

今看諸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哀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衆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來探視。成潛地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爲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遠壕邊。吾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丈夫也。何不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兎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

何。三人商量定了大策。侯成暗来馬院。觀其動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兎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佯作追趕之勢。来到操寨。備言獻馬一事。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准備獻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内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 押字

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

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畫戟上城。各門點視。
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
白旗插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
敵。城裏城外箭如飛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
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音契樓中。坐於椅上
睡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憲續二將
齊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續殺散。把白
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上。魏續大叫。已生擒呂
布也。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攔下呂布

畫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於側。操令提過一千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之太急。乞緩之。曹操喝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音掣勇也。其

衆近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續皆立於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宋憲曰。聽妻言。不用將計。安爲厚也。布默然。先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順不答。操怒曰。推下斬之。押過陳宮來。操曰。公臺。自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爾如何事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諂詐姦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宮頓呂布曰。但此

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亦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操曰。卿如是。柰老母如何。宮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於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宮曰。吾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臨行。操與從者

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後曹公養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官聞不言。伸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之。遷葬許都。史官有廟祠讚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才。輔主真堪歎。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又詩一首嘆曰

亞父忠言逢霸主。子胥剜目遇夫差。白門

樓下公臺死。致令令人喪嘆嗟
又嘆陳宮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
其詩曰
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柜曹公。雖然
背却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
操送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為坐上客。布為
堦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
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来。布曰。明公所患。不
過於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步

將。令布爲騎將。則天下不足慮矣。操曰顧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頷之。頷音含首肯也操點頭而允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遂令牽布下樓縊之。布回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操大笑。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何怕死也。視之。衆刀斧手擁張遼至。操教縊死呂布。然後梟首。有詩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

義弒丁原。倚仗英雄氣。不從忠直言。白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兎千里馬。謾有方天戟一枝。縛虎望寬何太懦。養鷹休飽聽何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羅隱有一絶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

既知能啖父。孚如留取養曹瞞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之負荷。地墮
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須史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
獻上呂布首級。操令押過張遼来。操指遼曰。
這人好面善。遼曰。我兩箇在濮陽那裏相見
如何忘了。操大笑曰。你原来也記得。遼曰。只
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大。
若火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

辱吾。拔劒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劒下。二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許田射鹿

曹操劒下。玄德攀住髀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劒大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之士。故相戲之耳。

此是曹公奸雄處

曹操親自釋遼之縛。自與衣穿。曰。

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讐。遼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來降操。操皆賜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来降。獨有昌豨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琅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

君功勞大。必當面見君畢。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喚車騎將軍車冑。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出征人員。各各封官賜賞。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舞於階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先祖。臣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

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劉貞封涿
廉縣陸城亭侯。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祖。
所以下淚。帝敕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
宣讀譜有曰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
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
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
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
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

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頴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

弘不仕劉備乃劉弘之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灶也帝亦下泣請入偏殿却敘灶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灶皇天指路矣帝設宴待之令曹操議定官職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

出朝。自此皆稱為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於主公乎。操答曰。玄德與吾結為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十年。惡亦交三十年。好惡吾自有主意。於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

吾且請帝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音搜）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音逞）於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

子至於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
帝即上道。遥馬。帶雕弓金鉦箭。排鑾駕出城。
玄德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
器。引數十騎隨鑾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
在背後。看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黃
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地名操
令軍士。週迴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
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
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

帶雕弓。雕弓赤色泥金弓也壺中所插之箭。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鉦箭。箭頭嵌金也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兎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兎。帝亦稱賀。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正衝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帝觀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鉦箭扣滿正中鹿背。倒於草中。衆羣臣將校皆謂天子

射中。踴躍而来。同呼萬歲。曹操縱馬而来。遮於天子之前。以迎當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卧蚕眉。睜環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其意。搖首送目。不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不敢動。操獨視玄德。玄德慌欠身稱曰。丞相神射。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子賀罷。不還雕弓。就懸帶之。老臣無不嗟呀。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天子促歸。於是駕回許

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汝今日何躁暴也。雲長曰。欺君罔上之賊。其實難容耳。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按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圍獵。將帝時時窺視。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週迴遠近圍侍。爾豈不知也。吾觀弟怒急止之。何也。乃見操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及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姦雄操賊。大哥。你看後必

有禍矣。玄德曰。慎宜秘之。不在話下。却說。漢獻帝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皇后曰。可憐朕自即位以來。姦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催汜之亂。常人不受之苦。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此賊節生姦計多端。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自迎呼譟。早晚圖謀。必奪天下。欲至臨期。吾夫婦未知死於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子孫

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就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於宮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曰。帝與后目下休憂。吾舉一人與帝誅賊除害。以安國家。以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雖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人。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敢

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有一泄。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吟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然。伏完出朝。帝自

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使宣董承入。董承乃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也此獻帝之舅也蓋上古無老丈之稱只稱為國舅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說朕之苦。論舅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於宮中。散心閑步。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於兩邊。帝指而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

業漢高祖皇帝。何謂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白。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白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於岐碭山中。起義兵而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嘆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益不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立於吾祖之側。承曰。

上首乃留侯張良。下首乃鄭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於側。承曰。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蕭何填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真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他日卿當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護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贈。卿當衣此袍。繫此帶。常如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

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朝。來看虛實。承出閣過官門。操正來。急無躲路。立於路側。慄然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命宣。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有何緣故。賜以衣帶。承曰。因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是密詔。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拍左右。急

解下来。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就脫下錦袍来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望日影中細詳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荅曰。小人焉敢。承當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承拜受

撚而歸。到家將袍仔細翻復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不知其故。於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卸落於帶銙上。燒着背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綃。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也。承大駭。詔曰

朕聞人倫為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
至重近者權臣操賊出自閤門濫叨輔佐
之階實有欺罔之罪連結黨伍敗壞朝綱
勑賞封罰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
危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
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姦
黨復安社稷除暴於未萌祖宗幸甚愴惶
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
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於袖中。次日。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於几上。自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伏几而眠。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逕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於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睡的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張。子服曰。汝

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美。子服曰。吾戲汝耳。某祖父累受漢祿。安肯負之。願助汝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為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即書之。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种輯。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我。正商議間。家僮入

報曰。种輯吳碩来探。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於屏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回来。君懷恨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擒殺此賊。种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證見。种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頴必酧矣。董承袖中取出詔

来與輯頓觀之。二公下淚輯曰。何不早圖之。承遂請書名。子服曰。呂此少待。吾請吳子蘭来。子服去不多時。二人並入。蘭書名。承邀入後室會飲。忽報西凉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待。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来在東華門外。見賜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病耶。吾非為哺餟而来。欲見一面回西凉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速接上廳。禮畢

坐定。騰曰。騰爲西番不時入寇。特来朝賀。就因添助人馬。今欲回。想國舅是大老元臣。故来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賤軀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海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荅。騰拂袖便起。嘆嘆曰。皆非柱石之才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回坐。問曰。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騰曰。田獵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殢於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爲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是

詐。故嘆曰。曹丞相。乃棟梁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緩言相揉。騰果忠義。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其之動靜。遂邀騰入書院。取詔視之。騰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血流。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吾即統西涼之兵以為外應。承請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為盟。騰曰。吾等擔死。不負所

約捕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鷺序来。（古者朝廷官員人家皆有一集名曰鴛行鷺序上面都有公卿姓名）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大事必成矣。衆皆問曰。某等未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騰附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目錄

青梅煮酒論英雄

關雲長襲斬車冑

曹操分兵拒袁紹

關張擒劉岱王忠

禰衡裸衣罵曹操

曹孟德三勘吉平

曹操勒死董貴妃

玄德匹馬奔冀州

張遼義說關雲長

雲長萊馬判顏良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牙爪。安肯行此事耶。馬騰曰。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肯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

之。關某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於心。再容商議。衆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逕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於面前。玄德曰。國舅黃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禮。只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意。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

殺曹公。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於將軍之側。是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德問其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操使來試探。乃佯言曰。曹公治國。亦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之。公何足詐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耳。於是。承

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种輯。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工部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備豈不效犬馬之力。承頓首拜謝。玄德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了。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謀。且行事不可

輕泄。共議到五更。承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雲長曰。兄不留心於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閉。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騎。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来請玄德。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謊得玄德面

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學圃種菜也）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閑耳。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缸頭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尊俎。盤貯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

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來。從人遥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龍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茅蔵身。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秋波之内。此龍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譬則飛升九天。得志。則縱横四海。龍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又應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請

試言之。玄德曰。備愚眼目。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幸叨恩相。得仕於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粮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

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笑曰。劉表。酒色之輩。非英雄也。玄德又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與主人死守其戶不出也）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

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吐沖天地之志。方可為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先指玄德。後指自己。曰。方今天下。唯使君與操耳。言未畢。玄德以手中匙筯盡落於地。霹靂雷聲大雨驟至。操見玄德失筯。便問曰。為何失筯。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曰。雷乃天地陰陽擊博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

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瞞過。有詩曰

綠滿園林春已終。二人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金竿飄香煮酒濃。趯筋失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尊前一語瞞曹操。鐵鎖銜開走蟄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哭。多少人間落筋人（天下廬山最高有脩）

行人在上看雲在山腰下聞霹靂之聲上面聽得如嬰兒啼哭正引道阨故事出来

大兩方住。見兩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来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張遼許褚請將去了。慌忙来相府打聽。知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来。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来舞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

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殺我兩箇。玄德以落筯事。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愚雷。其理頗同。曹操奸雄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覘。吾種菜之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筯者。蓋懼操言我亦英雄矣。予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愚雷。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相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德扶頭。正

飲聞。人報曰。滿寵去體察袁紹而回。操召入問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寵曰。民物如故。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退守冀州。築城為圈。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袁紹圍者。衆將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於張燕。暗約舉火為號。內應外合。

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来城外放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太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後史官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

人。完聚蓄。貢父曰按文人下少一字保燕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始於此方登基。紹使人取玉璽。術約親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

可擒矣操喜曰。来日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赶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變約。自當持書奉報。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何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海。鳥上青

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遂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有郭嘉考較錢糧方回。聽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令劉玄德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其等苦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放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以嘉觀之。非久為人

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之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閑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瞞丞相。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攜来。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馬。綁縛劉備關張。獻於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要去赶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令許褚帶領五百軍馬。連夜来赶。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遶。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甲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来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来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況又蒙丞相之一語乎。

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有程昱郭嘉。累次問我取金帛。不曾相送。因此於丞相前。以讒言譖我。故令汝迁来擒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此處斬汝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汝當速回。見丞相善言答之。許褚領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去。許褚覩見關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於劉備前。覓金帛不從。因此含冤於心。每於吾前。讒言譖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嘉。

以頭頓於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操笑曰。既彼去矣。若再追。恐成怨乎。不罪汝等。汝等勿疑焉。二人辭去。此是曹公半疑半信。却說玄德聞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冑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因奢侈太過。爾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號於袁紹。其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攜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衰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權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號。請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續當獻上。弟術百拜

袁紹亦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

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奪徐州來。玄德知袁術來到。遂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便不答話。直取紀靈。兩員將鬬無十合。張飛大叫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鬬。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袁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欽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來降。引見曹公。免汝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屨小輩。

安敢輕我。引兵赶来。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刼盡錢糧草料。玄德迤逦赶来。袁術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術乃住於江亭。只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嬾飲粗。不能下嚥。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

地下。吐血斗餘而死。皆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强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床吐血亡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天。事不以順。雖强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

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音留）盡殺之。璆得玉璽。赴許都獻曹操。操大喜。遂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却說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攏歸劉備。二人亦無柰何。操叱二人退。荀彧曰。可寫書與車

胄。就内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来見車胄。傳操鈞旨。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於襄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来。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家見父。言車胄奉曹公鈞命。欲害劉使君。登父陳珪曰。吾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命。来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来關張

先回。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厮殺。雲長曰。他伏于襄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見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冑。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冑出迎。襲而殺之。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部下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部下。張文遠的人馬。守門人報知車冑。冑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

之。又恐有詐。胄乃城上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應曰。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上馬。胄生得面如紫磟。音拱手如鋼鉤。提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胄大呼。文遠何在。中軍關公。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匹夫。安敢懷心殺玄德也。車胄大叫。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遶城而走。

雲長赶来。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来。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冑。吾以殺之。衆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棄甲拋戈。拜於地上。軍民皆安。雲長将冑頭。去迎玄德。後人有詩曰

粗豪車冑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賴得雲長施義勇。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来見玄德。具言車冑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驚曰。曹公若来。如之柰何。雲長曰。我

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曺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若是興兵來問罪。將何以解。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

曹公分兵拒袁紹

却說。陳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見今虎踞冀青幽幷四郡。帶甲軍士有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作急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袁紹

處。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玄德遂同陳登親到鄭玄家。拜求書信。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即差孫乾。往袁紹處下書。見袁紹。紹備細問徐州之事。孫乾遂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紹拆開其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伏棘之棟梁。賊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似久溺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扶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願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從耳。紹曰。吾聞玄

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僚。商議興兵。迳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一人出班諫之。其人英傑。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洁。乃帳下第一箇謀士。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敝。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家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兵屯黎陽。潛營河内。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遣精兵。屯扎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年之

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慷慨。相貌端莊。魏郡之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授。出曰。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操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妙勝之策不在強

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孫瓚坐
受困者。不同。今棄萬安之策。而興無名之兵。
竊為明公愚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曰。非也。
昔武王伐紂。名曰不義。況且軍士精練。將帥
奮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天與不
取。反招其禍。此越之所覇。吳之所亡。監軍之
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其應變也。願主公
從鄭尚書之言。請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曹
賊。上合天心。下順人意。明公詳之。田豐沮授

堅執不肯興兵。審配。郭圖。力勸起兵。四大爭論未定。忽然許攸。荀諶。二人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如何主張。二人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備。滅曹操。起兵是。不起兵是。二人素與田豐沮授不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語。審郭以目送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起兵。此一節可見紹有謀

無斷乎下謀士互相不和安有不敗之理紹令孫乾先回我便一面起兵你那裏亦作准備孫乾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諶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精兵十萬徐徐養力遥望黎陽進發却說曹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冑據住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报敵操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陞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兵來亦到相府

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門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求和。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土廣民強。田豐許攸為智謀之士。審配逢紀。盡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沮授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當世之名士。先生何以袁紹為無用之徒耳。荀彧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正。況有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

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孰不相容。此後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者。皆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如是。以知袁紹為無用之徒耳。孔融默然。操乃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所料也。遂喚前後兩營軍官聽令。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詐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乃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只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豈不知非

劉備敵手。權為虛張聲勢。却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岱王忠領命去了。却說曹公自引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相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堅謹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十月。袁紹處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遞相不和。遂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亦不思進兵。曰此曹公喚吕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兵河上。令曹仁總督。

操乃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了五萬軍馬。離徐州一百餘里下寨。中軍將操旗號帳幔虛張。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曹公差人。催劉岱王忠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只等河北消耗。劉岱王忠在寨中商議。岱與忠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取。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使曰。你兩箇拈鬮。音糾拈着的便去。王忠

鬬着先字。却分兵一半。来攻徐州。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曹公軍馬到来。離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袁本初雖有十萬軍馬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操又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無操認旗。此城外却有他帳幔。未見端的。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故不建旗號。在此設帳。中間

必無曹公。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玄德曰。不然。操雖漢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佗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

不知已不知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袁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忠答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

丞相出陣。我自有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關公大怒。縱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關公撥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關公撥馬便回。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便用右手。揪住勒甲絛。拖下鞍轎。橫擔于馬上。回歸本陣。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得馬百十匹。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綁縛王忠。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

何人。見為伊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教與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一併商議。關公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獻之。玄德曰。吾恐益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以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

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来便了玄德曰只恐你壞了他性命悞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三千軍跟去飛引兵前進却說呂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二更去刼寨栅日間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

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逕報劉岱。飛却使人暗地裏窺視。望見過去了。飛即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却寨放火。兩路軍却衝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體皆損。並聽其說。遂虛劉空寨。岱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入。却不見人。張飛兵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

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敗殘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與雲長曰。益德自来粗鹵。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爾。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来。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悞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

管待。玄德曰。昨因車冑。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日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處。安敢反朝廷耶。二將軍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使王忠拜謝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廓。劉使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無

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誆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睜眼挺鎗。欲要動手。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休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曰。便巫相誅我三族。也不敢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我且寄下你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

去。雲長益德自回。此乃玄德之計耳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甘糜二夫人送下邳。甘夫人。乃小沛人也。劉禪之母後封皇后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糜竺糜芳孫乾簡雍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却說。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大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

右推出斬了報來。劉備王忠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禰衡裸體罵曹操

曹公命推出斬之。忽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劉備王忠非劉備敵手。故遣彼擒之。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不明也。操遂教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矣。張繡劉表亦可使人招安。此二人必來

降矣。操然其言。破劉備。且待凍消春暖。先遣二使。招安劉表張繡。操遣劉曄為使。往說張繡。劉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風。賈詡大喜。留劉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張繡。詡問使曰。近聞興兵破曹。勝負如何。使曰。隆冬之時。權且罷兵。荊州劉表。與將軍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

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相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殺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先與操有讐何能收留乎詡曰若從曹操其便有三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袁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王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惟願將軍無疑焉

張繡曰。聽君之言。請劉曄相見。詡曰。家請劉曄。與繡相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於是盡醉。張繡并賈詡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於堦下。操慌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繡再拜。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却說荊州使命回。說劉表懷疑不決。未肯歸順。繡曰。某作一書。可請能言快語之士。前事必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人。乃平原

人也。姓禰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物。出語傷人。幾番欲薦於丞相處。誠恐冒瀆舊和劉表。交游甚厚。可令此人去。操教喚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面嘆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當世之英雄也。何謂無人。衡曰。願聞一一言其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遠之士。雖蕭何陳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

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病荀攸可使守墳看墓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食糟飲酒于禁可負版築墻徐晃可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

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三教九流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為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倍子之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不可。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恐而退。遼曰。此等小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

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撾鼓。皆舊吏。曰。朝賀撾鼓。必換新衣。禰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撾。音節殊妙。坐而聽之。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破舊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皆露。坐客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改。復擊鼓三撾。至今有漁陽三撾自衡始也操叱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為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

之人。操曰。汝為清潔之人。何為汚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儁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鼠雀耳。今汝往荆州為使。如劉表来降。使用汝為公卿。衡曰。不往。操敕備馬三匹。令二人

扶衡而去。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為何吉行而凶之。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賊之黨。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丞相向着。比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污刀斧耳。衡曰。吾為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蜾蠃虫耳。衆恨而散。衡至荆

州。見劉表。畢。雖誦德。失譏諷。表不喜。令去江下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收天下之心。故令作使使於我。欲借我手以殺之。以為我害賢。而陷我於不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操知我有見識也。祖剛越蔡瑁。盡稱其善。時表紹亦遣使至。令使下於館驛。次日問衆文武曰。表紹又遣使至。曹操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

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也。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軍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此乃萬全之策也。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曰。達節。次。守節。達節者殺紂暴雪伯夷不食周粟而死聖人能變通故曰達節守節者食人之祿不避其難至死不變故曰守節

嵩守節者也。夫

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賜嵩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復得為將軍死也。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遂辭表。到許都見曹操。操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徵功。重加此職。

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或服其高論。嵩田。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悚二心也。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耶。蒯良曰。嵩未去時。先有此言。劉表遂放之。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來人對曰。黃祖與衡二人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

人物祖曰。似我如何。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應。祖大怒曰。汝以我為泥土偶人耳。遂斬之。衡至死大罵不絕。胡曾詩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周非蔚。殊狀共雕。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姪費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因此不順曹操。操

在許都。聽知禰衡受害。大笑曰。舌劍反自誅矣。便欲興兵問罪於劉表。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三勘吉平

操欲便興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心腹而顧手足耶。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且說董承自從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所施。自元旦朝賀處。見曹操

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深病。命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亦當時之名醫。平来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擅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數十杯。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愿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

萬。從北救來。馬騰結連韓遂。起兵二十萬。從西涼救來。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愿從君言。隨即傳令。喚家奴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馬。約定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衆兵皆至。董承手提寶劍。從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飲酒。承大叫操

賊休走。一劒刺去。隨手而倒。霎然覺来。乃是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愕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於曹公之門。心中未嘗忘漢。某終日見國舅嗟呀不已。不敢動問。却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来試我。吾不敢盡情告之。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驚取

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備細說了。令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裏。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腦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用動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家社稷者。皆君也。吉平辭而歸之。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共侍妾雲英。在於

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內。慶童恨承。黃夜將鐵鎖扭斷。跳墻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曰。王子服。吳子蘭。种輯。吳碩。馬騰。劉備。六人商議。必然謀害丞相。承將出白絹一方。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留秦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亡他方去了。次日曹公。詐患頭風。召吉平

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命合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於牀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銚。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使上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可。操趕曰。汝既讀詩書。必知禮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汝知君有疾而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而飲藥。子先嘗之。汝為心腹之人。何不先嘗。汝若不嘗。必然有毒。平知事泄。縱步向前。扯操而灌之。推塞

於堦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笑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否。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罵無慙怯。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托身於吾門牆。安敢下毒害我。必是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吾欲殺汝。故托身於汝門下。安有人使我。

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綻。血流滿堦。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拽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等赴宴。惟董承托病不来。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於後堂設宴。酒行數巡。操曰。莫中無可為樂。權於衆官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来。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於堦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

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絶於地。潠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情過王莽。佞勝董卓。天下人民。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一人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如坐針氈。操教一面痛打。一面水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

蘭种輯。吳碩。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回。請四人入。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人下堦。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来。慶童曰。你回避了衆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足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爲誰。子服等

皆言不知。操曰。令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怒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千餘人。逕按董承家來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堦下。此三勘吉平。未知如何

曹操勒死董貴妃

吉平於堦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矣。吾已拏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問吉平曰。誰使汝藥吾來。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於此處放了你。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切。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截刀來。就堦

下截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令熬不過了。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你殘疾之軀。平曰。汝釋吾縛。吾自捉同謀之人獻出。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昔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奮然興義膽。應不為功名。臂指圖曹賊。捐

身被董承有謀親進藥豈思獨遭刑至死
心如鐵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
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怒欲殺操曰不可
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
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言以誣董承耶操曰王
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抗拒乎
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拏下即
差二十人去董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

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皆監下。休教走透一箇。操回府。聚衆謀士。操出詔令荀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弔其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威鎮四海。號令天下者。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絶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衆。彧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不誣之人。豈得誅族乎。彧與操

曰。事已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死者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隨即帶劒入官。來殺董貴妃。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劒而入。帝驚得魂魄離體。操曰。董賊如此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曰。朕

不知。操曰。忘了破指脩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擒董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帝去斬之。帝告之曰。董妃五箇月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敗。吾已滅門矣。尚留此女。為吾後患。帝又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讐。帝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敎取白練於面前。帝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操怒曰。猶作兒女之嬌態。速令

武士推出。勒死於宮門外。操隨與監官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於吾。輒入宮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大小官員人等。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攙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戮董承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內不可不誅。彧曰。馬騰見屯兵於西涼。未可輕

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焉。徐徐誘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椅角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或曰。與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於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人傑人也。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養成。急難動搖。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乎。或曰。紹雖不才。田豐沮

授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策皆有奇謀遠見。
倘紹信之。為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忽見郭
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爭柰有
袁紹之憂。未敢動也。嘉曰。紹性寬多疑。遲慢
未決。手下謀士。各相妬忌。何必憂乎。劉備目
今新整軍兵。衆心未服。正相引精兵一戰而
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大軍
二十萬。東征劉備。勝負畢竟如何

玄德匹馬奔冀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来取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連夜来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脩書。使遣孫乾。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服論佗

事也。豐曰。主公如此之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萬民除害也。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反招其咎。某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耶。柰我心中恍惚。去之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紹

與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此事。但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嘆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而去。孫乾見紹不肯起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言此事。玄德乃笑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兵。曹兵若來。必然困乏。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刼寨。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前者捉劉岱果有此妙策。

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用此計。當晚去。却刼寨。商議已定。却說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狂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響亮。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怪。便教軍馬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已自有主張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杆。單旗為角雙旗為門旗乃青紅二色。彧曰。不主

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刼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南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刼寨。操曰。天報應。吾當亦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劉營寨。餘衆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一聲鉋響。四邊火光大明。喊聲一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

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殺來。正南于禁殺來。正北李典殺來。東南徐晃殺來。西南樂進殺來。東北夏侯惇殺來。西北夏侯淵殺來。八路軍馬。團團圍定。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軍兵。原來舊是曹公管的。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太半。飛在忙中。正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

精兵當住。飛尋思無路。望芒碭山而走。却說玄德引兵正去剗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赶来。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小沛。欲往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塞野。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来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逕尋青州路而走。正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

荒正壯而走樂進赶來玄德從騎去了只說
玄德匹馬投青州一日行三百餘里當晚到
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姓名了來報刺史刺
史乃袁紹之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
馬到來速即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
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及妻子逃命至此
袁譚乃再拜留于館中住劄發書報父袁紹
紹知徐州已失玄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
迎接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袁

紹離鄴郡三十里。来接玄德。玄德拜伏於地。紹慌荅之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援。甚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望之思。玄德荅曰。孤窮劉備。父欲投門下。柰何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敢来相投。望乞收錄。誓當補報。紹大喜。父子相敬甚厚。同居冀州。且說曹公當夜搶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了。陳登殿了徐

州。操軍馬入城。安民已了。喚衆謀士。商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死據此城。務在速取。如若遲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當用何計。可取下邳。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撥一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即分投襲之。若城一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人才武藝勇冠三軍。吾欲得之。以為己用。郭嘉曰。吾聞關公義氣深厚。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矣。帳下

一人出曰。我與關公有一面舊交。某親往下邳說之。使降若何。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看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門。則用文遠說之。關公自然歸於丞相也。必用何計以降之。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小沛。匹馬奔冀州。投袁紹。張飛引數十騎。往芒碭山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

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甘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曰。今爾辯無事。怨你父子殺車冑之罪。珪力辯無事。商量取下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之。見今舊兵皆已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暗地差遣一心腹。只作逃回的。入下邳去見關公。種禍於城內。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或擒或

說可也。操聽其謀。選揀兵士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偷出營寨。逕投下邳降關公。公遂以為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逕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迎與夏侯惇交戰。公與惇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赶來。惇且戰且走。公約赶二十里。忽然省過。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路走。兩邊伏路軍。排下

硬弩百張。箭如飛蝗。公當先。許褚在中央。踏弩機百對。箭發如雨。於是關公不得過去。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二人。引兵前進。夏侯惇又來。公戰至日晚。到一座土山。公引兵占住山頭。權且少歇。看見曹兵緊緊密密。擺作長蛇陣。團團圍定土山。公遙望見城中火光沖天而起。却是那詐降兵卒。舉火為號。操自提大軍。殺入下邳。但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城中軍民。皆不肯驚動。關公見

下邳火起。心內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亂箭射回。人馬盡皆傷折。公復回土山。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言曰。文遠欲來赴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欲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某想下邳城當日兄救弟。今日安得弟不救兄也。公曰。文遠將欲助我耶。遼曰。亦非也。公曰。

既不助我来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益
德未知生死。衆已失散。昨夜曹公。已破下邳。
城中軍民。盡皆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人
護之。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来告兄。公大
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屬絶地。視死如
歸。汝即速去。吾當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
出此言。豈不為萬世之耻笑乎。公曰。吾仗忠
義而死。安得為萬世耻笑。遼曰。兄今盡死。其
罪有三。豈不為萬世耻笑乎。公曰。汝且說我

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近使君敗於小沛。當幾力同心。死戰沙場。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處。誰不相容。兄今欲死於此地。倘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却孤主。而肯當年之誓乎。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昔者劉使君以家眷重托於兄。以為萬全之計。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若不守節。又屬他人。此是兄負却使君倚托

之重。實為不義。其罪二也。況武藝超羣。更兼深通經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為義。其罪三也。況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之。公況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況若不降。必用一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何處。却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可以全其義。三者可以保其身。有此三便。況

宜詳之。公曰。汝言雖善。吾有三事。若曹公能從我。即當解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劉皇叔同設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者二嫂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望文遠賢弟。急急回報。張遼隨即上馬。

来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之元勳。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他家法。何必疑焉。遼曰。但知玄德音信。雖遠必去尋之。操擺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公何用。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未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當

也。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雲長。雲長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嫂告之。即來降也。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操即傳令。教城裏城外軍馬盡退三十里。荀彧曰。不可。恐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敗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逕到府中。來見二夫人。甘糜二夫人。聽的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於地上。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

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痛哭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於土山。兵微將寡。張遼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曹操應允。放某入城。不曾得嫂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嫂故垂血淚。甘夫人曰。昨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為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以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久後曹丞相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主。曹公出語為令。若有反悔。誰

人服焉。甘糜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聲而退。遂引數十騎來降操。操使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操乃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操乃漢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為令。欲感四海。取信於天下。安肯自廢。

關公曰。吾主若在。關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此時恐不及矣。伏為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雲長拜謝。操設宴管待關公。次日班師還許昌。量撥軍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嫂上車。親自引軍護送而行。操使人供送用物飲食。已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另與雲長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外撥老軍十人以守之。關公自居外宅。操引

關公朝漢獻帝。帝命操加官。操封關公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於上坐。地及送田。以備綾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二嫂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侍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服侍二嫂嫂。金銀器皿。段疋等件。遂一抄寫明白歸庫。公三日一次。於

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嫂安樂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公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身品。取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衣底。上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故如此之儉。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何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上如見兄顏。豈敢以

丞相之新賜。而忘兄之舊賜乎。故穿於上。操嘆曰。真義士也。雖然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

雲長回府。次日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地上。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雲長急整衣跪於門外。拜請二嫂嫂。甘糜二夫人哭出。請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公曰。二嫂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與糜氏論之。想在九

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境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慮。公再三寬釋。正值曹操請公赴宴。公辭二夫人。來見操。操見公有淚容。乃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日久痛哭。不由其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勸。公酒後。自綽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肯其兄。徒為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皁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

之。操取紗錦二疋作囊。賜關公。包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袋。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朝廷呼為美髯公也。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答曰。賤軀頗重。馬不能乘。曰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来。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鑾鈴。操

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兎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鞍奉之。關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未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雖有千里。可一日而見面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即當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某薦

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只懷去念。何故也。公曰。吾已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方去。遼曰。倘玄德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顏從於地下耳。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遼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

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又恐非事君之道。
喟然嘆曰。曹公。君父也。雲長。弟兄也。以兄弟
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竊居不義。不可不
忠。遂入室。以實告操曰。雲長欲與劉備。生死
同處。必不留也。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此天
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遼曰。彼言必欲
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嘆曰。仁者之人也。
前或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操曰。然。
且不言雲長事。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

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有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信。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又矣。方今春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紹曰。且容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度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於天下也。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願點兵。田豐又入強諫。紹怒曰。汝等美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其良言。出師必不利也。紹大怒。欲

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各請相助。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去。勢存則咸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衆皆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

白馬者今屬華州

沮授諫曰。顏良生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行。奔黎陽。東郡太守劉延慌告急許昌。曹操急收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

遂入相府。見曹公曰。聞丞相兵動。某願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来相請也。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是劉延連絡不絶告急。操先提五萬軍馬。親臨白馬。靠土山扎住。遥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顔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驗然。未交戰。紹首將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顔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顔

良横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逕
来取良。良大喝一聲。從馬来迎。戰不三合。手
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
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讐。操許之。續上
馬持矛。逕出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
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
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
出馬。與良戰二十合。敗回本陣。諸將慄然。操
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

問。程昱曰。吾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取來。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如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公。公聞知來請。大喜。遂辭二夫人。夫人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公曰。專爲此耳。急急要去。公上赤兎馬。手提青龍刀。引從者數箇。直至白馬。來見操。操請公坐定。敘說顏良勇誅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

當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容其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之操與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刀鎗森布有威乃與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吾觀之若土雞瓦犬耳（不能鳴吠皆無用之物也）操又指曰將帥布列旌旗節鉞人如猛虎馬似毒龍其勢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不能弛張射發亦無用之物也）操又指曰麾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綢

公舉目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相貌威嚴。公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如插草標賣其頭也）操曰。非可輕視。關公起身曰。其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快牽馬來。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將盔取下。放於鞍前。鳳目圓睜。蚕眉直竪。來到陣前。河北軍見了。如波開浪裂。分作兩邊放開一條大路。公飛奔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恰欲問

之。馬已至近。雲長手起。一刀斬顏良於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雲長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頭。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似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軍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到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贊。公獻首級於曹操面前。原來顏良辭袁紹時。劉玄德曾暗囑曰。吾有一弟乃關雲長也。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喜穿綠錦戰袍。騎黃驃馬。使青龍大刀。必在曹操處。如見

他可教急來因此顏良見關公來只到是他來投奔故不准備迎敵被關公斬於馬下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其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張益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燕人張益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史官故書刺字者。就裏包含多少。有刺顏良詩為證。前三首。贊關公刺顏良。後一首。專道關公薦張飛英勇。詩曰

望蓋揮鞭騎若風。將軍飛入萬軍中。馬奔

赤兎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虎豹墮牙
山島靜。鳳凰墜羽樹林空。應觀史記英雄
將。誰似雲長白馬功　又詩曰
白馬當年事困危。將軍立效幹功時。斬頭
出陣來無阻。策馬提刀去莫追。壯志威風
千古在。英雄氣槩萬夫奇。堂堂廟貌人瞻
仰。忠勇惟君更有誰　又詩曰
千萬雄兵莫敢當。單刀匹馬刺顏良。只因
玄德臨行語。致使英雄束手亡　又詩曰

來往軍中膽氣高。平欺許褚勝張遼。又誇
益德真勇猛。致使當陽喝斷橋
却說。顏良的敗殘軍馬。急奔回半路。迎接見
袁紹。報說。被一赤面皮使青龍大刀一勇將。
匹馬奔入陣來。一刀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
袁紹大驚。問曰。此是何人也。帳前沮授曰。此
人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袁紹大怒曰。
汝兄弟關某。斬吾愛將。汝必然通謀也。留爾
何用。即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訖報來。未知

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

目錄

雲長延津誅文醜
關雲長封金掛印
關雲長千里獨行
關雲長五関斬將
雲長擂鼓斬蔡陽
劉玄德古城聚義
孫策怒斬于神仙

孫權領衆據江東

曹操官渡戰袁紹

曹操烏巢燒糧草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雲長延津誅文醜

却說關公匹馬斬了顏良。敗軍奔回。報知袁紹。紹大怒。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而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自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大刀

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劉玄德上帳坐。却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言曰。顏良是吾弟也。既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名將。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也。吾亦與你兵馬十萬。即便起行。令醜直渡黃河。追殺操賊。沮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

化不可不詳。今兵宜留此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衆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慢軍心。遷延歲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遂托疾不出議事。玄德曰。今劉備又蒙大恩。無可報效。欲助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向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乃累敗之將。

於軍不利。文醜乞自去。不用玄德。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文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分兵最好。文醜遂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隨後便起。却說曹操為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壽亭侯。鑄印送與關公。印文曰。壽亭侯印。使張遼齎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據此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

再三辭却。遼齎印回見曹公。說雲長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銷印匠。銷去字。別鑄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操自領兵迎之。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令。教糧草車仗盡行前去。後軍作前部先鋒。護守糧草。以

前部先鋒却居於後。呂虔曰。糧草在前。而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標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守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虔疑不敢再言。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整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差人看時。人報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俱被趕散。後軍又遠。將如之何。衆人商議。要退守白馬。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皆散亂。操以

鞭指南阜可避。阜土山也。人馬急奔土昇。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柰何。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一人急止之曰。此正可與賊交戰之處。何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攸而咲。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原來過此。只顧取物。無心廝殺。曹操人馬。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撥回

馬走。操在土昇上指曰。文醜乃河北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而出去。操視之。廻張遼徐晃也。二將追赶文醜至近。大叫賊將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赶来。遂按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中遼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怒再赶。坐下馬又被文醜射中面頰。戰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策馬前来。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厮殺。二將戰三十餘合。張遼去遠。徐晃見

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文醜沿河赶来。忽見十餘騎軍馬。旗號翻翻。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来。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合。文醜心怯。撥回馬遶河而走。關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赶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来。後有詩讃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勲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虎豹。用命統貔貅。白馬顔良死。延津文醜休。英雄

誰可似。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昇上。見關公刀砍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皆落水。復奪輜重馬匹車仗。雲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馬哨知。報與玄德曰。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聞之。慌忙驟馬来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如飛。衆皆指曰。此正是也。玄德遙見征塵中一面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箇字。玄

德暗謝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在曹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勢大擁來。只得收敗殘軍馬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寨屯兵。有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壞了。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轉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關公。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聞之笑曰。明公不知。容伸一言而死。今曹操素嗯劉備。備雖一時潰散。必有復讐之日。

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其協力攻曹。故特使關
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
公之手。而殺劉備。斷絕讐人。以除後患。願明
公思之。此是玄德極巢椎處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
等使我受害賢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
上帳而坐。玄德謝曰。感荷明公寬大之恩。無
可補報。欲合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見雲長。
使知備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
操。以雪顏良文醜之恨。若何。袁紹大喜曰。吾

若得雲長。似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備書。未有人去。紹令退軍于陽武（地名）結營。連絡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亦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席上曹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服其論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去破汝

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勞又征進耶。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曹操許之。點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發。敵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曰。此處起直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

關雲長封金掛印

却說關公於燈下看時。認的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玄德兄今在何處。乾曰。其在徐州遁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辟龔都皆來歸順玄德。助袁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龔特令小軍引路。教某來報將軍。來日虛敗一陣。特報將軍。望將軍早

引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卻請來汝南。又作遠圖彼劉襲之順玄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其亦先往探其虛實。再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田許昌。便辭曹公矣。當夜送乾去了。于禁樂進又不敢問。次日開公兵出。龔都亦出陣前。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耶。公曰。我何背主。都曰。劉

玄德見在表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公曰。
乳道。拍馬舞刀向前。龔都喘不住便走。公赶
来。都回身告關公。故主之恩。不可忘也。與玄
德速至。吾願讓汝南。公會其意。拍軍掩殺。劉
龔二人。俾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
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操自出廊迎接。賞勞
軍士。宴罷。公遂回家。參拜二嫂于內門之外。
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
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簾內痛哭甚

切。糜夫人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之間。有一箇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內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二夫人問曰。汝何以知之。老軍曰。跟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你今受曹恩養。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使我姊妹憂愁身死。叔要自享榮貴。就借寶劍。斬我姊妹之首。以絕汝之疑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

首流淚告曰。兄今委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內走泄也。事須緩圖。不可以速。甘夫人曰。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来于禁已知劉備在于河北。操令張遼来探關公意。關公正悶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特来賀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遼曰。公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以我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常三仕三見逐。

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身極困乏。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賈。音古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玄德相交。何如。公曰。吾與玄德公。結生死之交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關公曰。吾與你邂逅相交。若遇吉凶。則相救。若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

救。則止。豈比吾與玄德。生死之交也。遼曰。玄德向日。在小沛失利。緣何公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那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吾豈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也。文遠須達其意。然後其親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鋼。月缺毫易滿。劍折復鑄良。勢利壓山嶽。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張遼離關公回。遂將公言。盡白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公正尋思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關公不識其人。乃問之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手下。南陽陳震也。公大驚。急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舉目視之。乃玄德書也。公折開其書曰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

則損。備與足下。自桃園共結劎頸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哭而言曰。其非不欲尋兄。柰不知其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淚不曾乾。公既仗義。何不速歸乎。關公曰。人生于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君子也。吾昔日曾對曹公。言及此事。曹公已從之。

吾已立功三件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待歸了曹公。奉嫂嫂回見。震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哉。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乎。震曰。公速作回書。某星夜持去。免致玄德之望也。關公遂寫書。答云

某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某自幼讀書。頗知禮義。至於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

嘗不三嘆而流淚也。昔某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碎軀死于溝壑。近自汝南。方知信息。須當面辭曹公。奉送二嫂歸也。昔日陷漢之時。已嘗預言。今已有微功之報。不容不從。忽得兄書。視之如夢。其但懷異心。天地可表。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即入相府。拜辭曹操。操

知来意。乃悬迴避牌于门。公遂快快而回。收拾一辆小车。选舊跟随者二十人。早晚伺候。甘夫人唤关公问曰。叔叔近日。行藏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了曹公。便請嫂嫂上車。堂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可帶去。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勿得遲滯。公又往相府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關公往數次。皆不放參。關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此事。遼亦托疾不出。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

也。大丈夫既欲去。不動。非丈夫也。遂寫辭書一封辭曹公。其書曰

漢壽亭侯關某。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羣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某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擾。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某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

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某旦夕不安。豈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迈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俟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某狀上

公遂將累次所賜金帛。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于庫中。平明請二夫人上車。二十人扶事。另遣人於相府下書。關公上赤兎馬。提青龍

刀護送車仗逕出此門。門吏當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去。關公出門。呼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赶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嫂嫂。從者推輪送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接書看畢。大驚曰。雲長出矣。又有此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皆望此行。又家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兩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其壽亭侯印懸於

庫中。原撥答應人。皆不帶去。只與原跟從二十人。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時去了。衆人聞之。盡皆愕然。忽一將挺身而出。大叫曰。某願將半萬銕騎。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畢竟要赶關公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千里獨行

却說。要去追關公者。衆視之。乃猿臂將軍蔡陽也。原來曹操部下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要去赶。操曰。事主不忘其本

乃天下之義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後史官覽關公傳而言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

刺良恩已報曹公。辭魏歸劉兩盡忠。威鎮
許都謀涉遠。當時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教去。程昱曰。關某不辭丞相。不奉鈞命。何如。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昱曰。丞相雖能捨之。諸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為不平。昱曰。關某有三罪以致衆怒。且關

其昔日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遂拜為偏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奇功。即拜壽亭侯之職。恩榮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故主之微恩。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也。今關某若歸袁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誅之。絕此後患。操曰。不然。吾昔日曾許之。今日故捨之。若追

而救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遂喝退。後史官褒松之評曰

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美

宋賢有詩曰

功成自合歸玄德。解印封金離許都。不羨金銀光照室。惟思恩義走長途。人言俊傑千年少。我道將軍萬古無。不是追兵無鐵

驥。曹公尤重去時書　又詩曰

三國初爭勢未分。獨行謀策最機深。不追關將令歸主。便有中原霸業心

此言曹公平生好處

為不敗玄德不追關公也因此可見的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操曰。彼曹到相府幾次。被吾避之。吾所賜金帛。皆留還我。此雲長乃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義疎財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程昱曰。久後為禍。丞相休悔。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彼

各為主。豈容人情耶。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發結識他。做箇大人情。先教張遼去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錦袍作秋衣。教他時時想我。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操曰。吾引數十騎去。使張遼單騎先去請。却說雲長兩騎赤兎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仗而行。不敢縱馬。按住絲韁緩緩而走。忽聽有人叫。雲長且慢行。關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吾之人。遂教車仗

從人只管大路緊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持青龍刀。勒住赤兎馬。問曰。文遠莫非來擒我乎。遼曰。吾身無片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傷害之心。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主。勿追也。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輕身而來也。特令小弟先來請住兄長。公曰。便是丞相領鍊騎來。吾願單騎決一死戰。關公約回數十步。立

馬於霸陵橋上望之。見操引數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衆將手中皆無軍器。曰。此放心不下。操曰。雲長何故行之太速耶。關公馬上欠身施禮。曰。關某日前曾稟丞相。今故主在袁紹處。不由某不星夜去也。累次遣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解印。納還丞相。萬望丞相不忘昔日之言。操曰。吾以取信於天下。安肯

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缺費。特具路費相送。
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
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
恩賜也。操曰。特以少酬大功萬一耳。公曰。丈
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會。
別當酬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
薄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畧表寸心。令一將
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
來。用青龍刀尖挑起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

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疑焉。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諸將回城。於路嘆曰。汝等衆將。當效雲長。以成萬世不朽之清名也。後有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豈憚勞。送別許都關外路。刀尖曾挑錦征袍

關公來赶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

走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公舉目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持鎗跨馬引百餘步卒下山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于地雲長恐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貫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刼掠自已聚衆五百餘人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刼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

下。問其来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来。杜遠其言不遜。被其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傷害。留在山中。公教急請下山。不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来。公即下馬。提刀於車前問候曰。嫂嫂受驚。關其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刼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

已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来拜謝廖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賊之類。若用為伴人。必耻笑。公乃辭謝曰。感謝厚意。爭奈曾與曹公說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化遂拜別。自引人伴投山峪中去了。（後來化為將軍）雲長將操送袍事。告與二嫂。隨車仗而行。漸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来的將軍姓甚。關公下馬。向前施禮曰。

某乃劉皇叔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有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請。甘糜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又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嫂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曰。公異姓。何如此之敬也。公曰。某曾共劉玄德張益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於兵甲之中。未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於草堂上相待

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關公。公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時。為議郎。致仕回鄉。今有小兒胡班。見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為從事。將軍必由那裏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胡華書。遂告以殺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關公秉燭而坐。次日天曉。胡華饋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操步下

將。引五百軍馬在嶺上把隘。音愛此是三州隘口。關公押車仗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秀遂提劍出關。喝關公下馬。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已辭曹公。特往河北尋兄劉玄德去。秀曰。河北袁紹。正是曹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曾討得。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住。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待汝去稟。悞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要住一日。

一年不稟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侮耶。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龍爭虎鬪之時。若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去。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質當。雲長奮怒。舉刀欲殺孔秀。秀急閉關而去。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五關斬將

却說孔秀慌忙退入關去。緊閉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軍器。分布左右。孔秀全副

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汝敢過否。雲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答話。直取孔秀。秀挺鎗来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衆軍拜於馬下。公曰。借汝衆軍之口。往許都告訴。丞相尚與我親自餞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害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原来先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

韓福。福急聚將士商議。手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走。若不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難以迎敵。顏良文醜尚且被誅。只可設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軍和他交鋒。太守於高昇處用暗箭射之。却伏軍士於左右。若墜下馬。即當擒之。解赴許都。必得重賞。商議了。忽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這關是平地上紮立。晨昏守禦往來

奸細。公見竪立旗號。密布刀鎗。見韓福彎弓
插箭。立馬揮鞭。問来者是何人。雲長於馬上
欠身施禮。言曰。吾乃壽亭侯關某。聊借過路。
韓福曰。汝有曹丞相来文否。公曰。事冗。不曾
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一
盤詰往来奸細。汝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
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攔吾。欲尋死耶。
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直
取關公。公約退車仗。拍馬来迎。孟坦戰三合

撥回馬走。關公赶来。孟坦只指望誘引關公不想他馬名赤兎。走若星飛。早馬尾相交。赶上腦後一刀砍為兩半。公勒馬回来。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中關公左臂。公口拔箭出。血流不止。公飛馬逕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公手起一刀。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公遂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停。連夜奔沂水關来。把關將弁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

鎚原是黃巾賊餘黨。後投曹操。撥来守把關口。（黃巾降者多話中無用多不載）早有人報去。卻說關公殺了韓福。（這韓福不是冀州韓馥在那張邇處心疑刎死這箇是納粮買官的）卞喜尋思一計。就關前有座寺。名曰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至董卓時廢了。曹操又使韓福重脩。卞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約定擊盞為號。要害雲長。卞喜離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殷勤。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仰視。今歸皇叔。以全大

義雲長訴斬孔秀韓福之事下喜曰將軍殺的是也某如見丞相替稟衷曲關公甚喜遂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長老正是雲長同鄉法名普淨長老長老已知其意向前來與關公問訊關公答之淨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年公曰近二十年矣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雖鄉多年不能相識僧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河下喜見淨長老說

鄉里故事。只恐走泄。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然。鄉人見鄉人。安得不相敘舊情耶。長老請方丈內待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長老教取茶先奉夫人。遂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攜挈戒刀。以目頓眄。公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卞喜來請關公。於法堂上設席。公見壁衣之後。多人窓布。皆掣劒在手。公曰。卞君請關某是好意耶。是歹意耶。卞喜曰。安得不敢乎。關

公於壁衣中。窺見一羣刀斧手。公大喝卞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已泄。大叫左右下手。其間有膽大者。就欲向前。皆被關公砍之。卞喜急下堂。逸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赶来。卞喜暗取飛搥擲打。公用刀背隔開搥。赶將入去。一刀劈為兩段。死於廊下。關公急来。着二夫人。早有軍人。將欲圍住。見公来。四散奔走。公皆赶散。謝淨長老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之害。公遂辭淨長老行。淨

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後會有期。將軍保重。（這僧後來有相見處）普淨相別去了。雲長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来到。韓福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到滎陽。王植使人守住關口。把關吏問了姓名。来報王植。王植即開關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来日登途未遲。公見王植意甚殷

勤遂請二嫂入城驛遞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王植堅請公不肯出飲饌皆送至館驛中關公見於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兎馬并駕車馬數匹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寔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忘相而逃又於路殺害太守并守把關隘將校死罪猶輕此人武藝難敵汝今晚可點一千軍圍定館驛每一人一箇火把先燒斷外門四

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二更舉事。吾亦自引一千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又要乾粗引燥之物。先搬於館驛門首。胡班尋思。我不識關雲長。怎生模樣。當往觀之。胡班遂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吏曰。廳上看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雲長左手綽髯。凭几於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下從事胡班。雲長

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嗔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犹誤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今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開門。請將軍急收拾車仗行李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出館驛来。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急来到城邊。只見城門早已放開。公催人伴火速出城。胡班送公出城。回去却纔放

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人馬赶来。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公勒住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火把照耀。迳刺雲長。被公撥開鎗。攔腰一刀。砍為兩段。人馬皆散。雲長不赶。自隨車仗。催促行程。公感激胡班不已。（後公聞知胡班被王植家人所殺）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十騎出廓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来無恙。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聞袁紹相去

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袁紹乃巫相譬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来。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下將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公過渡。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吾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危。今日求一隻渡船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將軍知之。必見吾罪。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秦琪寨邊。秦琪引軍出迎。問来者何

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何往。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皇叔。敢來借渡河船隻。琪曰。丞相明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公大怒曰。你知吾於路斬攔截者麼。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也敢與我鬬麼。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秦琪大怒。從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公青龍刀起。秦琪屍橫馬下。公

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恐。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舉舟傾岸。公請二嫂渡船。過黃河。徃北進發。便是袁紹地界。公所應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故曰。五關斬將。後人有詩為證。詩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兎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沖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却說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救人柰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痛恨以我爲無仁義之人也嗟嘆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公勒馬視之來者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互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專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

長決囘。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三日了。恐雲長不知到來紹處。怕落在彀音扣中。故遣某抄路迎接來。天幸於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引教孫乾拜二夫人。夫人問其動靜。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之事。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公宜速行。衆皆掩面垂淚。雲長依此言不投河北去。逕取汝南來。正行之間。忽見背後塵頭起處。

一彪人馬赶来當先一員大將大叫曰關其
休走吾来擒汝未知勝負如何

雲長擂鼓斬蔡陽

却說雲長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
間背後夏侯惇赶来約三百餘騎雲長急令
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而言
曰汝来赶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
又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
来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曾

說應有殺伐不須稟問於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與秦琪親讐拍馬挺鎗欲刺忽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言曰丞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齎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使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

來夏侯惇惇挺鎗相迎兩馬約戰二十合又一騎飛到大叫曰二將軍罷戰遂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丞相恐於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殺把關將士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若如此不可放他去二將又戰到二十餘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於陣前忙問使臣曰丞相交擒關某乎使曰非也丞相二次使人來說誠恐路上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行

惇曰。丞相不知關某殺人。必用擒下。指揮手下軍士。團團圍住。休教走了。背後軍馬齊来。公無半分恩怯。聲如巨雷。来衝陣勢。惇挺鎗来迎。陣後一人飛馬而来。大叫元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而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来。教於路關隘住便行。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令你

將他無罪斬之於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蔡
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滿教關雲長去不
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方引軍馬退去後人
有詩曰

爲愛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應非
孟德施奸狡正是撈籠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
紹處吾今往普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下落
且再回見丞相若何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

去之理。文遠回都。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
赶上夏侯惇。領軍回去。雲長亦赶上車仗。與
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如遇晚。隨投
宿處行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遥
望岡邊一所莊院。關公先往借宿。莊主出迎。
公言來意畢。莊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
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請入宰羊置酒相待。
又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與孫乾關公
三人於堂上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

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迳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公問何來。荅曰。射獵方回。常流淚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獵為樂。乃家門之大不幸也。公曰。方今亂世。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為不幸。常曰。他革若是肯習武藝。亦是幸也。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關公亦嘆息良久。

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公與孫乾曰。此人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鬧。公提劒往視之。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從者却與庄客相打。公急問之。從者曰。此人來盜赤兎馬。擡出將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嚣方知其事。我衆人趕来奪馬。庄客盡来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今盜之。是絶吾去路矣。

恰欲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逆事。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告。遂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裝。郭常夫婦。拜於堂下謝曰。辱子冒瀆尊威。深感將軍哀憐之恩。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常前生之冤業也。公謝了郭常。請二嫂上

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而行。行不到三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方裹元紹。来者快留下馬。放你過去。公大咲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為盜。還知劉關張三人兄弟名字麼。為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關公乃停刀。解囊露髯。令

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獻於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紹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其來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爺。可放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頭鼠竄而去。公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里。新版地名有一卧牛

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挾肋乳音求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身。元紹拜謝。恰欲分別。遙望見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是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

隨黃巾張寶處。曾識尊顏。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相從。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願將軍不棄收留。倉願為馬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鐙。死亦甘心。公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聽其自然。願順者從之。隨問一聲。衆皆願順。公遂下馬於車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曾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却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

輩淺見。叔當斟量。公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倉曰。非關某寡情。柰二夫人未許。汝等且回山中窟柰。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倉頓首而告曰。倉乃一鹽鹵匹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矣。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襄元紹去。某當步行跟將軍。雖千里萬里。亦不辭也。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公令周倉揀人伴。隨襄元紹去。元紹曰。哥

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有住札處。便来取你。襄元紹怏怏而別。周倉跟去。雲長別元紹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遥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逐往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粮。聚了四五千人。四遠無人敢當。

不可從此處經過。公聞之。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餘。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於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張飛自碭碭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起來。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身。忽見乾來。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昌。送二嫂嫂尋覓到此。請將軍出廓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即便披掛。

持丈八蛇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雲長望見益德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接了。拍馬来迎。張飛睜圓環眼。倒豎虎鬚。聲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刺。雲長大驚。慌閃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忿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来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操。封為壽亭侯。自享富貴。今又来贖我。我兩箇併箇你死我活。雲長曰。你原来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放着二

嫂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益德叔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怪。待我殺負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邳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你休屈了我

心。乾曰。特来尋將軍。飛曰。如何連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来。飛把手一指。尢的不是軍馬来也。雲長回頭。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到来。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曰。尚敢支吾。使丈八矛搠来。公急止之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来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要你斬来將。只見曹軍將近攔開蔡陽横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猛

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喝曰。來將何人。答曰。吾乃蔡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裏。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你。若捉住你時。我便封為壽亭侯。叫一聲擂鼓。鼓纔舉動。雲長早已勝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刀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有讚斬蔡陽詩曰

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千里尋兄恩義重。五關斬將鬼神驚。鼓聲響處

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紅。堪笑蔡陽無計
算。山雞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
偶遇交鋒處。畫虎成方過一命已
衆軍便走雲長赶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
来。旗上寫名姓為認旗也取問消息。其餘皆潰散。拏認
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心
中忿怒。要来河北與將軍交戰報讐。曹丞相
不肯。故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這裡遇見

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面前說實事。飛問曰。雲長在許昌行止若何。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忽城中人來報說。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麼人。飛心中疑慮。就便領兵。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古城聚義

却說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馬奔回許昌。張飛方纔信實。忽報城南有十數騎到。飛便轉

出城来看時果見十數騎軽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来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田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于河北並不知將軍来此昨日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箇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斟量想必是將軍故来尋訪今幸得相見飛喜曰雲長送二嫂今日方到乾亦同雲長到此已知哥哥

下落。糜竺大喜。同来。飛遂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皆哭拜于堦下。二夫人亦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甘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衆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猪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腑也。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取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逕奔汝南来。劉辟龔都

接着乾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再回河北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快快不樂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別劉辟襲都回到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飛欲自往雲長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你斬他頗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

遂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裏元紹處。共有多少馬匹軍士。倉曰。有五百餘人。馬五六十匹。公曰。我等抄近路去取之。長你可往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上迎來。勿得有悞。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箇去處宿歇。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術。雲長於道左。見一座庄院。獨往投宿。孤庄之內。一人出迎。公實告之。庄主

曰。其亦姓關名定。父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遂忙請入庄。隨與二子出拜雲長。公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次男關平。寧學讀書。平習武藝。關定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於家。却說孫乾匹馬逕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投奔袁紹。可暗請來商議。不時約雍至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荊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

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常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乃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似劉辟。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

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何故殺之望明公垂察焉紹笑曰吾實愛之故相戲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即遣孫乾遠近去召之若何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去說劉

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一行必不由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已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荅曰次子關平年十八歲矣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跟雲長況吾弟又無子嗣某願求令嗣與雲長為嗣若

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為父玄德恐袁紹来追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来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来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来與袁元紹交鋒只一合戳死袁元紹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箇過来餘者懼怕不敢擒雜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

數次身中三鎗因此逕来專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提刀在前玄德在後逕投北牛山来周倉来到山下喊叫那負將全付披掛梃鎗縱馬引衆軍下山玄德望見来將揮鞭出馬大叫曰来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衆皆一齊下馬迎之其人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其所来雲曰自離主公公孫

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諭雲雲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遂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故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經過襄元紹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近知張益德在古城又欲投之恐其非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經歷之事玄德曰吾一會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意誰想今日相遇乃備

之幸也。雲曰。奔走四方。尋主事之。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膽塗地。無少恨矣。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廓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嘆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有詩曰

當時手足以爪牙。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
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玄德關張
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從來良將隨明
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
竺糜芳周倉關平共馬步軍校五千餘人。玄
德商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
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住扎。招軍
買馬漸自興榮。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

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济癬之疾。曹操乃是勍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粮足。不足為强。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粮有五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備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還是如何

孫策怒斬于神仙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糧足備因建安四年冬為襲取廬江收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勳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紘前往許都上表其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逆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柱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

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攀音力陣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度重壍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亏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戮燒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虜郎韓睎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

擒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謹具表上奏以聞伏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

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於漢帝其表之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當速制之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兩獲解赴孫策處策觀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孫策責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視之貢無言可對策遂命武士絞殺之

貢家小盡皆遁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讐。恨無其便。孫策專好游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赶起羣鹿。各爭赶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赶之間。忽見道傍三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住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搠。孫策大喝。急取所佩之劒。就馬上砍去。劒舉忽墜。止存劒靶在手。一人拈弓搭箭。射

中孫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實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絃而倒。二人舉鎗向策身上亂搠。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讐。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程普引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用刀割袍勒之。救回吳會養病。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醫者言曰。

此箭頭上有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沖激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如烈火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急喚而問之來人曰曹及懼怕主公乃長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策乃笑又問曰操帳下謀士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主公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之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

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倘有一刺客。起便為強暴之鬼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聽之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曹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因一時之忿。自輕千金之軀。策曰。匹夫料我。吾實難容。誓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可而議之。未為晚矣。正話間。忽值

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為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於城門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耳語。紛紛下樓。策怪而問之。左右荅曰。有神仙于吉。從樓下經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觀望。見一道人。約身長有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鶴氅。手執過頭黎杖。立于當道。上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百姓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

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為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劒。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于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扇惑人心耶。于吉答曰。貧道乃瑯琊宮。崇詣闕上師。順帝朝曾入山中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平清領道。凡百餘卷。皆

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禁咒科一名祝由科醫家有此一科）十三科內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釐之物。安得扇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末不敢取於人。飲食衣服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劒。何異屠猪狗耳。衆官苦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

令妻女。入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汝將于先生。下汞縲絏。此人多曾助軍昭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人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人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禁止不住。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耿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

父母。策使人去看時。旋帶枷鎖而出。策大怒。盡殺獄吏。仍將于吉。杻手下獄。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皆讀書之人。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為漢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着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誦邪俗道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空費紙筆也。吾必殺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

天旱。何不令求雨。以償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衆皆保之。獄中取出。開了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即沐浴更衣。聳衆將曰。吾求三尺甘雨。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有應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但不能逃。于吉乃取繩自縛。曝於日中。策曰。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於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千萬。填塞通衢。孫策於鼓樓上望之。狂風

起處。西北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架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沖上空中。一聲响喨。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磵皆滿。從午時下到未時。平地水深三尺。于吉仰卧在架棚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架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

衛見衆官皆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兩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寶劒令左右斬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砍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

而来。孫策取劍斬之。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忽見于吉。於戶內来。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於地。衆人救入卧房。昏迷不醒。策母吳夫人来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以絶大禍。何足懼哉。母

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禍也。母親勸之不省。自念左右人。暗脩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於房內。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滅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策倚牀頭仗劍攬之。錚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近吾。言畢。忽然不見。于吉。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强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脩齋設

醮以禳之策聞知乃與母曰兒自幼從父縱
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諂佞
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
死但分清濁耳稟其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為
神稟其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為鬼理人尚云
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又云禱尔於上下
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
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
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

轎至觀道衆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士請策焚香策乃焚香而不謝忽香鑪中烟起不散結成華盖華盖之上立于吉策見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而走行不到數十步又見于吉立於面前策擊從者兩佩之劍就砍一人中劍而倒衆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於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擡出埋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於觀門之前衆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觀即妖人之所也

坐於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於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回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進府。遂點起三萬軍馬。於城外屯扎野寨。策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遠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於帳內叱喝至曉。如狂若醉。次日急歸城內。城門內又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毋

親曰從者盡白其事。哭泣不已。是夜策見于吉數十輩。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何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絕而死。母令人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粉碎。乃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

江之固。足以觀成敗。汝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創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天年已盡。不能侍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權。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乃嚎哭曰。恐汝弟年劣。不能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

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恨周郎不在左右。不得囑付也。喚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於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生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爲讎。不得入祖墳墓。喚妻橋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早晚汝妹若入見時。可囑付教對周郎說知。在意輔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又召文武曰。汝等善佐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語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魂於

九泉之下。必不相見。囑訖而亡。時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庸弼。決策似鷹揚。威震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鞏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盔重。血染秋波寶劒腥。眼濶尚嫌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神靈。疑誅于吉渾閑

事。只恨東南落將星

題于吉詩曰

来往東吳數十年。盡知于吉是神仙。英雄
不信虛無事。覽鏡猶然氣觸天

評曰。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
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
東策之基阯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
於義偷矣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

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周禮凡遇喪事即罷政事時有徐戎作亂伯禽罷哭而征之蓋急於王事不得已也伯禽乃春秋魯王也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而廢大事。況今弈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親戚顧禮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權之服。令扶上馬。便出理會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昔日有漢使劉琬入吳。見孫氏昆仲曰。吾遍觀孫家弟兄。雖各才

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必有大貴之表。而又享高壽。衆皆所不能及也。時權既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巳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却說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已。星夜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

荷之言。則孫氏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訓誨。瑜頓首曰。某以肝胆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為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當以師禮待之。瑜駑鈍不才。

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畧。腹隱機謀。生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曰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囷谷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指一囷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徙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遂教周瑜

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召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基。以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来見孫權。權

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人皆散權留魯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至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之餘業思立桓文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桓文乃齊桓晉文之事肅荅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也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

撫。何者。止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代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好議論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古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帷帳。居處受用。昔時周瑜薦魯肅。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

春秋事母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見瑾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書絶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遂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為會稽郡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太喜。又得張紘回吳。三年孫策遣張紘獻

方物至許都拜為侍御史令與張昭同理政事既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一人合淝長此人居上虞乃吳郡吳人也姓顧名雍字元嘆雍字元嘆言為蔡伯喈所嘆因以為字乃漢中郎將蔡伯喈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深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衆曹操封權為討虜將軍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幷等處人馬五十餘萬

復来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却說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官渡在鄭州中牟縣北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急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来迎敵留荀彧守許都先說袁紹兵將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待以候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諸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遂欲斬之衆官告免紹教枷杻送獄恨

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蔽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地名）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速戰。北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而日必斬。汝又敢如此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前後續添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安營。週圍連絡九十餘

里。細作探知虛實。報到官渡。操軍新至。聞知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慮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無不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還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會。排成陣勢。殺氣遮天。征塵蔽日。北軍中審配。教撥弩手一萬人。伏於兩翼。弓箭手馬軍五千。伏於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畫鼓三通。袁紹

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答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等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前。請奏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次欲反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

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郃
来迎。二將於陣前。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
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忿怒揮刀。縱馬直出。高
覽挺銘来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内夏
侯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壯軍陣。
審配在將臺上。看見曹軍来衝陣。放起號砲。
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内千箭手都擁出。前面
亂射。曹兵如何抵當。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
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袁紹移軍。逼近

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矣。紹乃從之。於各寨內選調有力軍人。用鐵鍬鋤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週圍築三十餘里。廣濶倚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曰此難行。曹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

土山五十座。上立高櫓。即雲梯也分撥一半弓弩手於其上。以亂箭射之。曹軍大懼。皆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音盾伏地。楯即遮箭牌也寨中亂竄。寨外壯軍吶喊而笑。曹公見軍慌亂。請謀士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急令曄進模樣。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墻之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在上放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打雲梯。打中雲梯。

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壯軍皆驅其車
曰。為霹靂車。由是壯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
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直透曹
營。號為掘子軍。曹軍營中。遥望見山後。又掘
土坑。操又問於劉曄。曄曰。此是壯軍。朋不能
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
之。曄曰。統營內。可掘長壍。伏道必無用也。操
連夜差軍掘壍。伏道到壍邊。果不能入。空費
了許多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

紹軍不退。操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意欲棄官渡。回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曰

奉承鈞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衆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

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此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提

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矣。操曰。誰可往。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許褚張遼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送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纔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燒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

軍盡燒輜重。袁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敗軍
報来。有人刼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
大路。徐晃燒了糧囤。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
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
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囤還官渡寨中。
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於寨外結營。
為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兵。救得些小糧食
囤還。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打為小軍。
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烏

力也糧草之處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等策以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審配辭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睿等引軍二萬去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閒逸之地終日與諸

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
教荀彧任峻措辦糧食。星夜火速解赴軍前
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
見謀士許攸。攸字子遠。南陽人也。為人多傲。
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
處為謀士。逕取操書來見袁紹。紹問有何事。
攸曰。曹操起軍馬。盡赴官渡。與我軍相拒。許
昌必然空虛。若分輕騎。星夜掩襲許昌。而許
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曹操。操可擒也。

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頓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正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盡皆言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物。濫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己。盡皆收下獄中鞫問。俱皆招認明白。紹覽畢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也。吾知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

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啜賺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大喝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人何故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之擒。主既與曹公有舊。何不背暗投明。以避袁紹之害。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單主袁紹合休。有胡曾

詩曰

本初屈指定中華。官渡相持勒虎牙。若使
許攸財用足。山河爭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却說。許攸被袁紹叱退。滿面羞慚。欲尋自盡。
左右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
攸遂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寨。伏路
軍人擊住。攸叱之曰。我是曹公故友。快去報
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

解衣歌息。忽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遥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子遠許攸字也）遠来。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敘舊情。操乃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来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来見故人。願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授

紹之計。攸曰。吾敬來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因紹不從吾故棄之。操大驚曰。若來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也。操遂下拜曰。來紹勢大。不可當之。望子遠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還有幾何。操曰。可一年支用。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而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耶。遂趨步出帳。操急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運至軍糧。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

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布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盡絕。操乃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所作乎。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言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望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囘也。操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

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於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皆積於故市烏巢。袁紹營壯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將軍。運穀使監支瓊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為袁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差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攸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兵糧之所。安得無准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

曰。非也。許攸此來。吾始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曹教荀攸賈詡。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

人。黃昏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沮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監者遂引沮授出外。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授大驚。急求見袁紹。是夜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見報。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牛斗之分。必有賊兵劫掠於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速遣精猛將。於間道山路巡

之。免被曹操之策算。袁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固囚人。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劒將監者斬之。別喚人捽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何處污土也。掩恨而去。却說是夜淳于瓊新接糧草。遂收此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卧於帳中。却說曹操皆令軍士。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經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操軍皆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

烏巢護糧。此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凡過數處。皆云蔣奇護糧。俟我相推。並不阻當。比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周圍舉火。大小將校。鼓譟直入。寨干瓊宿酒未醒。跣起便問。為何喧嚷。早被撓鈎拖翻。眭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北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至背後。方可拒也。諸將遂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火光四起。煙迷太空。操勒

兵田殺睦趙二將皆被斬之。餘者亂軍中殺死了。操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斷其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此時袁紹聞軍報說。正止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劫糧草。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燕之計也。張郃曰。郭圖

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算。外出。須內備以待不虞。今若攻曹營不拔。瓊等見擒。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失。將軍大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領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紹使張郃高覽引兵五千。去劫官渡營寨。遣將奇一萬軍。逕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于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蔣奇軍問。皆曰。烏巢敗兵回

歸。後来的是南軍軍漸過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措手不及。被遼斬於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曰。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来。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收軍還營。袁紹收敗殘軍

馬。退歸營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
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曰。將
軍醉中。曰此不能當抵。紹大怒。立斬之。郭圖
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
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甚欣喜。紹
驚曰。何為出此言也。圖曰。郃覽二人。素有降
曹之心。去劫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
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却又先
使人報郃覽曰。紹遣人收汝等殺之。使至高

覽問曰。喚我等有何意。使曰。未知也。覽掣劍斬却使者。郤驚曰。斬使欲往何之。覽曰。袁紹為上不寬。聽信讒言。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以為萬全之計。張郤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遂領本部軍馬。前来降曹。夏侯惇曰。張郤高覽来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歹心。亦變為善矣。操教開門接入。郤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敗。昔

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就封張邰為偏將軍。東萊侯。邰字萬人。都亭侯。高覽亦為偏將軍。東萊侯。邰字萬人。河間鄚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邰。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邰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多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邰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兵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太半。荀攸獻計於操。可

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鄴郡去攻鄴都。一路取黎陽。斷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袁紹驚惶。必分動兵勢。迯兵分動。皆一擊可擒紹也。操乃用其謀。使大、小軍士。四遠佯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又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聽知袁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

紹營。壯軍變動。俱無戰鬭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將引一千軍馬追至。趕紹將近。紹急渡河。四下兵合至。各各爭攻。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兵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僞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

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段帛。給賞軍士。於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曹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盡皆將書焚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孫。此言曹公能攜籠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

亂軍中沮授不能逃。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

授相識。故取過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父叔母弟。懸命袁氏。若公憐愛。速賜死命。操曰。孤若早得之。天下不足慮也。操乃厚待之。次日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不已。遂葬之。史官讚沮授詩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凝眸知陣法。仰

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建孤墳

操乃大急督領大小將校攻打冀州。来捉袁紹。未知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

目錄

曹操倉亭破袁紹
劉玄德敗走荆州
袁譚袁尚爭冀州
曹操決水淹冀州
曹操引兵取壺關
郭嘉遺計定遼東
劉玄德襄陽赴會

玄德躍馬跳檀溪

劉玄德遇司馬徽

玄德新野遇徐庶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曹操倉亭破袁紹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於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墳於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

盡皆膽裂詣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已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搥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面

目而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我却不用謀矣。逢紀累被田豐面折心中常恨至此因紹問故發譖言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君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想

必見重於君也。豐咲曰。吾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人齎劒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刀。獄吏皆不忍與之。衆人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自刎於獄中

鉅廉田元皓。天姿邁等倫。周朝齊八士。殷室配三仁。直諫干袁紹。忠心救北民。堪嗟牢內死。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嘆袁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

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田豐死於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共掌軍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

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於紹前稱讚尚有才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樊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命弱。吾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

明。事多躁暴。二子樊善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兎。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於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樊自幽州引兵

六萬。前来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来。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来。紹喜。再整冀州人馬。来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何喜之。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彼遼東殺馲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

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歛於民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殺尪之言北民可望太平矣操咲曰如老丈所言何以當之耶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地名

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日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擂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於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思投降。只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

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
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赶来。袁尚拈弓搭箭。翻
身肯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
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来。混戰一陣
午至酉。各拆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
操與衆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
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於河上。先
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

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赶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赶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

將衆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赶来。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徧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

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赶来。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攔開。乃曹氏宗族。魏家枝葉。右壁廂曹洪。左壁廂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褒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人衆。約有萬餘。太半皆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

失。乃天喪吾也。操必来追。汝等各回本州。大起人馬。誓與曹賊。以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極多。兒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來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來僎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來紹引來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領軍事。城中廣積糧草。准備曹操兵來。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

在床。未尚審配。堅守城池。未譚未饗。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兒今未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此是操買民心也衆曰。若恤其民。必悞大事。操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兒今劉辟守汝南。劉備乘虛引軍

来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来迎劉備。未知勝負如何

劉玄德敗走荆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嘆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畧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感傷。況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罷兵。正值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都。可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

劉玄德探知曹操兵来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打東南角上。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答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

子容肯在此。操曰。汝休托言。玄德遂念衣帶詔。操怒。教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大舉。張飛領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中

甚喜。使人探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人言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姦謀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擺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擺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襲都運糧至半途。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逕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

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襄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食。步軍先出。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出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

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起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鏖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赶到。玄德助戰。肋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山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

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赶来。幸得雲長肯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聲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内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面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就

死。欲拔劒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

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去報讐。殺散夏侯淵。迤邐赶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赶来。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葉寨去遠。收軍不赶。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

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嘆怒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置錐之地。誠恐有誤諸公。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與項羽同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黃巾以

来。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先勿墮志。惹天下咲焉。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

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荊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於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僭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荊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必為進見之

皆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諸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袁

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讒言而嫉賢妬能耶。劉表聞之。用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廓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廓

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宅院居住已定。連日筵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袁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還兵許都。以養軍

士之力。待凍消春暖。引兵向北。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荊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或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

攻冀州紹曰若使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將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袁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於父前顯耀才能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

血氣方剛。挺鎗躍馬。来與張遼交鋒。戰不三合。隔駕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一掩。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醒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
俊傑三千客。謾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
功莫說。鳳毛雞膽事難成。可憐一種傷心
病。繼迹相傳兩弟兄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
霸業渾如夢。枉害傷心吐血勞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
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塲

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俱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踦三分。其猶木偶之於人也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來紹所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髡其頭。刺其面。毀其屍。妬其色。如此。表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收而

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袁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預定機謀矣。袁譚曰。若此當何如。郭圖曰。可屯兵於城外。觀其動靜。其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

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軍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尚曰。吾用此二人調遣。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一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鬮。拈着逢紀。尚教逢紀就齎印信。一同郭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譚問動靜。紀言袁將軍在遺言。令袁顯甫為主。加主公車騎

將軍令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来爭冀州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於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尚與審配

計議。配云。畧應付些軍馬。多則有悞於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逢紀責罵。曰。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曺軍在境。若曺破。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

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為前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掎角之勢。此時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

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譚尚夔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尚與尚入城堅守夔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為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擊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為太

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為長子。返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袁尚晚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圖曰。主公可勒兵於城外。只做請袁尚審配筵席。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州来。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

得勝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樂四方。可橫行於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去。必遭姦計。尚曰。奈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慣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袁譚見袁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

死嚴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素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尚收兵還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壁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無數合斬岑壁於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鼓勦除根本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

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乏糧少。顯甫盡率其衆而來。又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曺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曺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音業遁北。尚可擒矣。若曺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遁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為敵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

潁川陽翟人。姓辛。名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於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往。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於西平。（地名）表遣玄德引軍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袁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操聚文武計議

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来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寇。勢

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音隙國分為二。連年戰伐。甲冑

生蟣虱。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灾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夏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廓。尚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之落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怠未可動搖。今二袁

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豐熟。袁氏政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佐治(佐治辛毗字也)相見之晚耶。即目督軍。還取冀州。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退軍。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赶來。行不到數

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

曹操決水淹冀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赶來。二將截住歸路。袁譚於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於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

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曠翔二人為媒。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生受。我由濟河。竭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於黎陽屯駐。郭圖語袁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撈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呂曠

等二人。令作内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將印来稟於操。操大咲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内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曺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令曺兵運糧入白溝。必来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

城。通上黨地名運糧道。令沮授之子。大將沮鵠。守邯鄲。以遠攻曺公。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絶袁譚之禍。然後破曺。袁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顗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而欲待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曺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

臨本境楷引一軍来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
（仲康許褚字也）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
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原来
許褚来聞操喚先已出陣）操招過太半枝降操勒兵取邯
鄲徂鵠進兵来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
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
不遠遼取弓射之應絃落馬操指揮軍馬一
掩衆皆奔散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
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遶城築起土山及

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酒有悞巡警。配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閘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拆了這一塲。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

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洹水離冀州五十里袁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自圍困甚緊。掣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青輔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顗隨後便至。馬延張顗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

上来。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来。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来。忽一人報曰。袁尚不從大道而来。從西山小路遠出滏水界口。操拍手咲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来。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地名也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晚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於路責喝諸

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旛。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飢色。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

伏於兩邊。操自張麾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旛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於地。操教於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赶来。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曺操坐下馬。操盔上正中兩箭。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

更衣換馬。便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軍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出馬答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顗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顗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地名安營未

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州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尚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操因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灌之。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極淺。配暗哭。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也。壕深可灌。如此之

淺安能用我。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白審配。
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
任為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
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
尺。更兼糧絶。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
挑衣冠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
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頭上斬
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
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審榮。

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哭。窓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見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

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曺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曺操。操曰。汝知獻門揆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於此。操曰。昔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應聲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操嘆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之殺害。願丞相烈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

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諂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教牢捽出。臨受刑。叱行刃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配向北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史官詩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向。降者盡羞慙

審配向北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曺丕。字子桓。

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於譙郡。生時有雲氣青色。一片圓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琅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娼家也。操納為妾。故生此子。（卞氏乃宣武皇后丕即文帝也）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逢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

紹府。丕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

曹操引兵取壺關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丕

以衫袖拭其面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曺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按劍坐於堂上。衆將誰敢輒入。後史官錄甄皇后傳云

文昭甄皇后傳曰。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於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中見一仙人。手執玉如意。立於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

王衣蓋體。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

良相之曰。此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
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立騎馬戲者。
家中人及諸姊。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
姊怪。問之曰。門外走馬為戲。老幼競觀。汝
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
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兄筆硯使用。兄曰。
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
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
以為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

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藏之。甄氏時年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亂之端也。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兼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兄喪。悲哀過制。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慈愛甚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氏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寡。顧留一子。以大義

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與中子袁熙爲婦。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此被曺丕所見而納之

衆將請曺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此是操智高處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

出欲殺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無以鎮壓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酬之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見其女有貴相故知是袁煕之妻佯呆而不問遂令丕納之此是操明見能識貴人也）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田顧語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燕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吞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劉氏之心。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出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

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趨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来見曺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是此曺操姦雄處心自有殺許攸之心恐人議論故詐言是也後人有詩讚許攸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宵次傲王侯。不思曺操如熊虎。猶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户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曾

數諫袁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專人接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烝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收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譚赴

時取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心戰鬭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彭寀樊寀譚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寀譚直抵平原譚料非敵遂棄平原走保南皮（今河間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進兵南皮時天氣肅寒河道盡凍糧船不通操傳令差本處百姓鑿氷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

大怒。曰。捕得百姓来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若殺汝等。吾兵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皆垂淚而去。此操之姦雄也

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城。與曺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於馬下。譚

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速遣軍。四面圍住。譚使辛評見操。說投降。操曰。汝譚年幼。反覆不常。吾難准信。着汝弟之面。就休田去。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田也。操即遣之。評田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氣昏於地。須臾而死。譚甚悔之。後有讚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將。不能勝。來日盡驅百

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曺操決一死戰。雌雄可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旦。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曺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曺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

下城壕。一擁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軍来到。乃是袁熙部下戰將焦觸張南。操自引軍迎之。二將皆倒戈卸甲。特来投降。操亦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来降。操封爲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軍攻幽州。来破袁熙袁尚。先說曺操。教將袁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

来見操。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袁譚被逐。知譚死故来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汝生逼他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譚屍於殘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矣。可憐袁氏而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覩此地也。操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

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袁尚已投袁
熙。當用何策取之。修不荅。操曰。真乃忠臣也。
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
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
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
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袁尚知操兵到。前隊皆
是河北降兵。二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
西而去。投烏丸。（番邦也）幽州刺史烏丸觸（番人之名）
殺白馬為祭。聚幽州衆官。歃血為盟。共議首

袁向曺之事。爲丸觸先歃血。言曰。吾知曺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歃血。至別駕韓珩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壯面而降曺氏。吾不爲也。一席之人。盡皆失色。爲丸觸曰。夫興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爲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逕來投降。操大喜。加爲鎮

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關口。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拒住關。擊之不能下。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與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為袁尚輕視。故降曺操。操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即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言曺

操之過。幹曰。曺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衆軍心不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軍萬餘前去。將至曺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何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曺操吞併故舊

境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曺操自来無讐。何敢侵我地土。汝欲使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路上。被都尉王琰殺之。將頭解送曺操。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擊袁熙。以絶禍根。曺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引兵入番邦境界。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

不及。爲患不淺矣。請田師而勿進爲上。郭嘉進曰。諸公言者錯矣。公雖威震於天下。胡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准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於蕃邦有恩。而尚兄弟猶存。今捨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丸之助。招死主之臣。以生冒頓之心。（冒頓音沒突蕃人名）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

公無憂矣。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塞。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田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服水土。臥病於車上。操泣曰。公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

徑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曰。此地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音默田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

撝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卒與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慌報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衆雜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敗。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投降。自名王已下。胡

漢相雜。二十餘萬口。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使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九分。操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貴盧龍之塞。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不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匹。操領兵回。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複水。軍又乏糧。殺馬

數千匹爲食。鑿地三四十丈。乃得水。操田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徼倖成功。雖得之天所佑也。故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哭倒於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小。吾欲託以爲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

上曰。嘉臨亡。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封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目袁熙袁尚二人投之。必久為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咲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言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

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其叔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圖。不如驒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恐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為股肱也。恭荅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

無意必不動矣可探聽之如操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袁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熙與袁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操爭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於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

相見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回避。欲議密事。尚見坐榻上無裀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頓鋪坐席。康瞋目而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舉手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投易州。來見曺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袁之首。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

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咲曰。不出奉孝之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侯。拜左將軍。使回。衆官問於操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料耳。操乃將郭嘉書以示之。其書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之。後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
嘉亡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
勳。史官有廟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内藏經史。胷
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
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又詩曰
雖然天數三分定。妙算神機亦可圖。若是
當時存奉孝。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遷葬。程昱等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咲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正合吾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粲然。恐未可圖。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劉玄德襄陽赴會

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物也。攸曰。昔舜母夜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慶之。操大喜。遂令造銅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二年

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時。善屬文。諳經書。誦論辭賦數十萬言無一字差錯。常作文章呈父。操曰。汝倩人耶。對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操甚愛之。操妾劉氏生子曺昂。征張繡時陣亡。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操獨愛植。於是留曺丕。曺植在鄴造臺。操冷張燕守北寨。操所得袁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

功臣皆為列侯。操表軍祭酒郭嘉。表曰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厲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幃席。東擒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為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

裴揚聲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
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壽恨
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
存。厚往勸來。謹表以聞
封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後奕爲太子文學早
薨子深嗣深薨子獄嗣 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壯
征而回。未可遽行。更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
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却說玄德自到荆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

與相聚飲酒。忽報。原降張虎。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荆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往收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兵來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逕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於馬下。就扯住

馬回陣。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赶

未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判於馬下。餘衆奔潰。玄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利。遂班師回。表自出廓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酣。表曰。吾弟此等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境。張魯孫權。皆足以為慮。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飛巡南越之境。關其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境。自居荆州。久

必為患。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守荊州。蔡夫人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點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贊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劉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玄德送之。越曰。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今雖去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

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馬也。騎則妨主。張虎為此馬而已。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表請玄德飲宴。而言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進可用。表屢空閑。故當送還。永遠騎坐。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城廓。恐廢武事。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此縣屯劄。就收錢糧為用。玄德深謝。隨領本部軍馬。逕往新野。表自送行。酌別之後。一人。在玄

德前。長揖曰。不可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
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慌下馬。問
曰。此馬何不可騎也。籍曰。昨聞蒯越對吾主
說。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而還之。玄德曰。
深感先生見愛。凡人居世。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豈可因一馬而能妨吾哉。籍服其高論。自
此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
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降生劉禪。
是夜。有白鶴一隻。棲於縣衙屋上。鳴四十餘

聲。望西飛去。守衛之兵。皆以為異禽。臨分娩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甘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操北征。玄德往荊州說劉表。曰。方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北伐。許昌空虛。若以荊襄之衆。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

席散。玄德自回新野。日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時建安十二年冬。聞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己也。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昌。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聽君言。故失此大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又下淚。玄德曰。兄有

何事不決於此。表曰。前者欲訴於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親骨肉。特以告之。玄德曰。兄長有何難爲之事。備死亦不辭。願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劉琦。雖賢而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於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而削之。不可漸愛而立之也。

表默然。原来蔡夫人正在屏風後面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入厠。嘆髀肉復生。潸然淚下。不住。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表問曰。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之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四十萬之

衆。挾天子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弟之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荅曰。備若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耳。表聞之。忽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歸於館舍。劉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讚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因生猶感舊。爭教寰海不三分

此言玄德不忘患難安得不為君乎

劉表悶悶不已。蔡氏曰。適間我於屏風後聽

得劉備之言。足見有吞併荊州之意。視人如草芥。今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荅。搖頭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志。久後必吞荊州。不如先就館舍殺之。告表未晚。蔡氏曰。事宜謹細。不可造次。瑁出點軍。伊籍知瑁有害玄德之心。黃夜來報。教便離荊州。玄德曰。吾未辭景升。豈可去也。籍曰。公若辭。必遣蔡瑁之害。其與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

比及到館舍。玄德已去矣。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言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及詩於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困守荊州已數年。眼前空對舊山川。蛟龍不是池中物。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未常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謀也。音牒田步入房

用劍尖刮去此詩。葉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士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客別圖之。此可見劉表無決斷處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姐蔡氏商議。即目倉廩豐足。欲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見掌軍權。何必問我。瑁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就馳騁人馬遊獵。今日已辦畢。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寔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子年幼。恐失於禮節。

猶欠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瑱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衆人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衆皆大驚。言者是誰。畢竟何如。下回便見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主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請

赴會。恐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前項事。盡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荆州又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也。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蔥無好蔥。會無好會。哥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郡。蔡瑁出廓迎接。意甚謙敬。玄德

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王粲傅巽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及衆名士出迎玄德見二公子在。並不疑忌。是日請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遶保護主公。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寔不能行。特請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入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員盡皆到了。蔡瑁預請前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父必為

荆州之患。可就今日除之。崩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密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越曰。若如此。則先須准備。瑁曰。東門覘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江外。已使弟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

聽區處。未可加誅。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先請玄德。玄德所乘的盧馬。心甚愛之。出入便騎。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於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赶歸

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遍盞。推起如厠。伊籍已於後園等候。附耳報曰。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率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門吏飛報蔡瑁。瑁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追赶。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

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河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玄德到檀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遥望城西五百鐵甲軍馬。隨蔡瑁赶来。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看時。兵在後赶。玄德縱馬下溪。行數步。水勢緊。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踴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龍駒天賜渥洼生。威雄鐵騎追来急。翻滾寒波阻去程。玉勒縱時雙耳聳。金鞭擊處四蹄輕。的盧一躍檀溪過。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詩曰

襄陽城外接長途。来往行人嘆的盧。兩岸蹄蹤埋綠草。半灘水影撼青蒲。夜靜月明橫素練。波搖星散撒瓊珠。莫誇主有西川分。蓋為當時得駿駒

又詩曰

檀溪流水碧溶溶。過客登臨憶舊蹤。玄德
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果招凶。波開踊躍
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垂誇駿
馬。分明背上是真龍

又詩曰

偶到檀溪觀舊跡。曾逢故老論三分。主憑
洪福應逃難。馬仗神威迥不羣。坐下當時
扶社稷。鞍心有日會風雲。須知天意推排

定。千里龍駒萬乘君

蘇學士古風一篇。單詠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遥望獨徘徊。眼前零乱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相交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腦後追兵又来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驅往前跳。馬蹄蹅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

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下龍駒兩相遇。檀溪
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
心欲酸。夕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鳥足渾如
夢。蹤跡空留在世間

胡曾先生詩曰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
何處埋龍骨。流水依然繞大堤

玄德躍過溪西。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赶

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讐。何故相謀耶。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信傍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撥馬望西南漳而去。（南漳地名也）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內趙子龍引三百軍赶来。蔡瑁性命如何

劉玄德遇司馬徽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觀之。席上不見玄德。子龍大驚。

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赶去。因此火急掉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謹細之人。不肯遠次。徧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領着軍馬圍捕。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子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

時忽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三百
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
已入城去了。子龍拏把門軍追問。皆說飛馬
出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
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
痴。想此澗澗不覺一躍而過。豈非天意也。望
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
童騎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嘆曰。
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

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的劉玄德否。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字耶。小童曰。俺本不知。因嘗侍師傅。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曰。我師傅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也。（水者先天一炁能養萬物可方可圓鏡者知人妍蚩之意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

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尤的那林中便是庄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傅十歲。龐姓德名山民者因其齒德皆尊故称曰龐德公也龐統。字士元。小俺師傅五歲。一日我師傅在樹上採桑葉。統来相探。坐於樹下。同講論興。已。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傅。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得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通報。

忽然琴聲住而不彈。一人咲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有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袷尚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叙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堆萬卷經書。囱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

勝萬幸。水鏡咲曰。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子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於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齊。命途多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

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咢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己。求山谷之遺賢。柰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也。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

物。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音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涅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於今□□。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孑遺者。不久則景升逝矣。景

升逝。則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全才。盡會於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雛。何如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即喚小童具飲饌相待。留於客房內宿。馬喂於後院。玄德因想水鏡之言。睡不着。約已更深。忽

聽一人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来。玄德起而
密聽之。其人荅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
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
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故棄之。其人荅
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遺書以
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
干戈竟起。禍乱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
而出。攜美玉。作磚石貨於人間。以取其辱。乃
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不亦謬

乎。子貢云。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呂在眼前。何故謁劉景升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也。俟天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誰。水鏡曰。迩来投明主。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自此名好先生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

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庄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引數百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田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請玄

德上馬。恐人来縣中厮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共投新野而来。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就跟隨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投書與劉荆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荆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表聞大怒。急喚蔡

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
表令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方免表恨不
息孫乾告曰不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後不
敢赴荊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
孫乾来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
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
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孝自
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廓外坐下
騎的盧馬玄德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

下之人矣。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
叔姪相別。劉琦泣涕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
上一人。葛巾布袍。皁縧烏履。長歌而來。其歌
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
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主。聖主搜賢兮。却
不知吾
歌罷。大哭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
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

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馬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跳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無事。玄德喚從者。教點湯。逐之意

福曰。吾聞使君遍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已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哭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潁先生教之。福曰。吾自潁上至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此可見使君愛民惜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軍師。調練

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蕆州回許昌常有取荆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荆襄就看動靜虛實以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聚糧有謀許昌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

敵軍。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来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来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擒將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山後塵頭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軍来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門旗下。大呼曰。来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曺丞相命。特来擒汝。玄德曰。

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之。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剌呂曠於馬下。呂翔引軍便走。行不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橫刀躍馬。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拆軍太半。奪路而走。後面關公迤邐追襲。又行不到十數餘里。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出馬。乃燕人張益德也。飛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飛一矛剌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飛手

下軍士。盡皆擒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呂旷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餘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勦捕。此為上策。曹仁曰。不然。目今二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一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吾與汝擒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

曰。汝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擒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本部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目錄

徐庶定計取樊城
徐庶走薦諸葛亮
劉玄德三顧茅廬
玄德風雪訪孔明
定三分亮出茅廬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孔明遺計救劉琦

諸葛亮博望燒屯

獻荊州粲說劉琮

諸葛亮火燒新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徐庶定計取樊城

曹仁忿怒。意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按新野來。先差人於河岸。收拾船隻。准備渡河。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提兵而來。樊城

空虛。雖隔白河。可嗾手而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准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按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策。吾必擒曹仁矣。軍勢擺開。趙雲出馬。嗔彼將荅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

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正欲斬時。衆將苦告。方免。曹仁教李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畢。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休門傷門驚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已。今

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主持
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往正西景門而出
擊之必乱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
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
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
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
走雲不赶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来
曹仁大乱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
福命休赶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

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按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住。如不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准備。仁曰。若如此疑。却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語。傳令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算定了。却說曹仁。

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来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准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来。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纜欲尋船。河岸上一隊軍殺到。為首大將張益德也。（益德預先埋伏在此）曹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太半水中淹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關雲長也。（原来單福預使雲長早已襲了樊城）兩軍混戰

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了一陣。因此失了
樊城。投許昌而走。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
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却說玄德
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
安民已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
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寇封。侍立於
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
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甥寇封也。精熟武藝。
父母雙亡。泌憐母舅。在此倚傍學業。本羅睺

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劉泌忻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德曰。吾待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此是結寃之處

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田新野。却說曹仁。李典。田許昌。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言損軍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

常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果何人也。程昱咲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報讐。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為吏問其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於車上。擊鼓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名易姓。隱於他處。於是感激。乃疎巾單衣。折節向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

之才。此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矣。柰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来不難。操曰。豈得来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而来。操嘗親自款待。而對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

劉備負却朝廷。正如美玉落在淤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付筆劄。喚田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左右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族。素無恩義。外君子而內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聲而言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劉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湯之德。況又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世之黃童白

叟牧豎樵子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却言玄德爲逆臣。豈不自恥。如何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代之罵名。言訖。援筆於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斬之。性命如何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曰。今武士且留人。昱入諫操。曰。徐母賢丞相者。欲求死也。丞

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塔地。以助劉備。而盡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也。操然之。使送徐母於別室養贍。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仲。時常送物。必具手啓。徐母亦作手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体。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迳奔新野縣。尋見徐

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聞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賷到許昌。言汝背反。下於縲紲。獨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故鄉。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俟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渡似涌泉。持書来見玄德。曰。某本
潁川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昨因
荆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
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寅夜至司
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
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
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
老母。被曹操姦計。囚於許昌。將欲垂命。持書
来呼。不容不去。非不欲盡犬馬之勞。以事使

君。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歸。尚容再會。玄德哭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元直毋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太君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許昌。盡知我軍中之虛實。若使此人歸曹操。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仳教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

母死。必與母報讐。力攻曺操也。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絶子母之道。乃不義也。吾寧死而不爲不仁不義之事也。衆皆感嘆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亦不能占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也。二人相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廓外。安排餞行。玄德與徐庶上馬出廓。至長亭下馬相辭。

玄德舉杯勸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縱曹操逼勒事之。終身不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劉備亦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基業。奈老母在許昌被執。是以徐庶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請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

何心灰如此也。玄德曰。愚意度之。恐天下無如先生者。庶曰。吾樗櫟音書力庸才。非棟梁也。使君可求棟梁以佐之。玄德泣謝。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亾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玄德渡如雨下。不忍相離。又送一程。彼各上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去。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

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泣袷袖。庶亦掩面而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徑者數人。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等勸主公休如此慟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被一大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孫乾曰。何故伐之。玄德曰。因阻

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赶庶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此来。莫不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来。玄德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地名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公可與其請来相見甚好。庶曰。此人非庶之比也。使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也。使君若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

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其比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徙叔父玄。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

與弟均躬耕於南陽好為梁父吟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崗名卧龍崗故自號卧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云好好而已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者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龐德公之所言也玄德踊躍而大嘆曰今日方悟伏

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岐哭別兩情濃。片言恰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

又詩曰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下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

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衆將回新野。便具畢辭厚幣之禮。同關張前去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馬。入庄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事故。庶曰。庶本欲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來召。乃捨此而往。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風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

而言曰。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拂袖而入。（所言享祭之犧牲者乃郊祀之牛閉當以草料喂養以衣綵錦臨期殺之此言因庶所相輕也）庶乃滿面羞慙。不辭而退。上馬趲程。而赴許昌見老母。正不知玄德来請孔明。還是如何

劉玄德三顧茅廬

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自趲程回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

出来迎接。入見操。參拜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耶。庶曰。幼自逃難。遊於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侍奉。盡人子之道。吾亦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於堂下。徐母大驚。曰。汝緣何至此。庶荅曰。近於新野從事劉豫州。偶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曰。辱子。飄蕩江湖二十餘年。吾以為汝習儒學業。

日有進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須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誰不仰之。況乃漢室之胄。吾以為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之徒。空生於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伏於堦下。不敢瞻視。母自轉於屏風後。少時。人忽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庶慌入救時。母

氣已絕。史官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處身自苦。烝若丘山。義刻肺腑。
讚美豫州。毀陵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
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作伍。
生得其名。死得其所。抑賢哉賢哉。流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於地。良久復甦。曹操使人齎禮吊問。破木爲棺。操親往祭奠。厚葬於許昌

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往冀州。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孔明。只聽得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戴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仙顏。軍

務繁雜。有失拜訪。幸臨光降。大慰仰慕之思。
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來一會。玄德
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取回
許昌去矣。徽曰。中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大
賢。雖遭曹操囚下。他安肯特書喚子。此書必
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母必
正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烈之人。
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行。薦南
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便罷。又

惹他出来嘔血也。此是司馬徽先見之明也便知孔明胷盡心事其主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幷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務於精熟。惟孔明獨觀其大畧。每晨夜相隨。孔明自抱膝長嘯。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衆皆問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潁川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觀天文。見羣星

聚於潁分。對人曰。其地必聚賢士。後人有詩曰

蜀郡靈槎轉。豐城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出西秦。未到三台輔。曾為五老臣。今宵潁川客。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時有雲長在側。曰。其聞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七十餘

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太過也。徽曰。孔明安敢妄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就下堦相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徽仰天大笑。雖臥龍得其主。不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從者。來隆中。遥望山畔數人。荷鋤耕

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似棊局。世上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者。高眠牖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歌何人所作。農夫曰。此歌乃臥龍先生之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於何處。農夫遙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崗。乃臥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即孔明先生高臥之處也。玄德謝

之。行不數里。遥望卧龍崗。果然清景異常。後人單道卧龍居處。遂賦古風一篇云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崗枕流水。高崗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丹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睡未起。脩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黄卷。座上往来無白丁。扣戸蒼猿時献果。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懸寶劍掛七星。

廬中先生獨幽雅。閑来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分天下

玄德来到庄前下馬。親扣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来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新野劉備来訪。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

曰。既不見。自歸去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時。雲長曰。不如暫回。却再使人來探。未為晚矣。玄德曰。然。乃囑付童子云。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訪。遂上馬別茅廬。約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稱羨不已。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泉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猿鶴相親。觀之不已。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頭戴逍遥巾。身穿青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

来。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慌忙下馬。趨前施禮。先生莫非卧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是也。玄德曰。久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石之間。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國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

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棄。聽許一言。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亂極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暖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兵。襲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於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

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聞大道不足。而化為術。術之不足。而化為德。德之不足。而化為仁。仁之不足。而化為儉。儉之不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足。而化

為曹操孫權與劉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羣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曰。深謝先生見教。不知孔明往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救縣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會。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

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此理固是。爭柰漢室將危。社稷疎崩。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室宗親。況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可不治亂扶危。爭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時值隆冬。玄德使人探孔明。回報曰。諸葛亮已在庄上。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

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喚来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豈不聞孟子有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此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来謁孔明。未知見否。還是如何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二月中。天氣嚴寒。形雲密

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前赴隆中。求訪孔明。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教孔明見吾慇懃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同去。將近茅廬。見路傍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旗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又不遇陽春君不
見東海老叟辭荆榛石橋壯士誰能伸廣
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文王親八百諸
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
漂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
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
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辨指
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
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尚如此至今誰肯論

英雄

又一人擊卓而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
未久火德衰。姦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
御座傍。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
聚。姦雄萬里皆鷹揚。吾儕大嘯空拍手。悶
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萬
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大咲。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遂

下馬入店。見二人凭桌。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卧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將軍欲尋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領豫州牧。見居新野城。今欲訪見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面白者曰。吾等非是卧龍。皆卧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匹。敢請二公同往卧龍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

徒。不省治國之事。空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龍矣。玄德辭二隱者。上馬投卧龍崗來。至庄前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讀書。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萬里兮。無主不棲。吾固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於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吟詠乎詩。逢明主於一朝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

鎡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見仙顏。實為萬幸。那個少年慌忙荅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卧龍。耶。其人曰。卧龍乃二家兄也。道號卧龍。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為

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某躬耕於此。某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處閑遊。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處閑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僻之中。或樂琴棊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

吾已親詣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請問曰。備聞令兄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来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慇懃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歲經兩番。相謁仙庄。不遇空回。惆悵快快。不可言也。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皇叔。濫當典郡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覩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當羣雄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肺俱酸。肝膽裂。雖有匡濟之忠誠。奈無經綸之妙策。仰啓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才。施子房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懇求

一見而不可得。再容卜日。齋戒薰沐。特拜尊顏。乞垂電覽。鑒察幸甚。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備再拜

玄德寫罷。通與諸葛均。均送出庄門外。玄德再三慇懃致意。均皆領諾入庄。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招手離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後隨帶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誦梁父吟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
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鬪。紛紛
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
天漏。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玄德問之曰。此必是臥龍先生也。遂鞍下馬。
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
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
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問
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何人所作。黃

承彦曰。老夫在女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纔過橋。偶望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彦曰。便是老夫逕來看拙女小婿矣。黃承彦乃河南明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娶黃頭而色黑才堪相配肯容納乎孔明忻然而娶之時人乃笑孔明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玄德聞言辭別承彦。上馬而行。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崗。悵怏不已。後人有詩。單道風雪訪孔明。其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
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
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
處。爛銀堆滿臥龍崗

又詩曰

見說南陽隱士賢。相邀不見又空還。野狹
怯冷號林藪塞。鷹驚寒下水灣。着地亂雲
迷草徑。搖天殺氣撼柴關。蕭蕭鞍馬歸来
處。一望瀰漫雪滿山

玄德回新野之後。荏苒新春。命卜者揲蓍。音舌卜擇日已定。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准備鞍馬車仗。再往臥龍崗謁諸葛孔明。時關張聞之不悅。乃挺身攔住而諫之。未知其言還是如何

定三分亮出茅廬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二次親謁茅廬。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虛聞其名。內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

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返方得一面。何況於吾。欲見孔明大賢耶。（昔日齊桓公欲見東郭氏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之使者止之曰萬乘之君而下見布衣之士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國輕其主君之傲伯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吾豈敢傲伯王乎五返然後見焉）關公聞此語。曰。兄之敬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曰。哥哥

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大賢。傑之傑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哥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子牙。子牙不頋文王。文王侍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既是哥哥去呵。

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張飛應諾。於是領數人。往隆中來。比及到庄。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庄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均長揖一聲。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也。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別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知也。來到庄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

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教且住勿覆。分付關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候。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卧於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又手立於堦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關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於堦下。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急慌扯住。飛怒

氣未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離。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

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胷藏天地之機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鄙徒涿郡之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昨常兩次至仙庄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覽否孔明答曰南陽田夫觸事疎懶屢蒙將軍枉駕来臨下情不勝感激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有愛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

踈不能治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有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以談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將軍捨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玄德曰夫大賢學成文武之業可立身行道於當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為孝也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道此乃為忠也先生抱經世之奇才而甘老於林泉之下恐非忠

孝之道。孔子尚遊於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開備愚鹵。而賜教之。實為萬幸。言罷。又拜。孔明咲曰。將軍既欲聞愚論。當盡剖露於衷。願聞其志。玄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音申）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

赴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擁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音暗弱。張魯在北。民實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

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正理。以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畫一軸。掛於正堂。指而言曰。乃西蜀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

千里。民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荆州為本。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觀青天耳。但恨荆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在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亦必歸於將軍。玄德聞言。頓首稱謝。這一

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史官有詩讚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頓將弱主自匡扶。片時妙論三分定。一席高談自古無。先取荊州興帝業。後吞西蜀建皇都。要知鼎足為形勢。預向茅廬指畫圖

又詩曰

南陽諸葛亮高坐論安危。談笑分三國。英雄鎮四夷。孫權承地利。曹操得天時。獨許

劉玄德。西川創帝基

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興仁義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衣袵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軍若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謝獻上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德等在庄

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歸。立成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漢光武曾三宣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三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去也。汝可躬耕於此。以樂天時。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歸隱於此。以足天年。均拜而領諾。後人有詩為證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不忍去時言。只因
先主叮嚀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杜工部言孔明欲罷不能也。有詩曰
遺廟丹青落。隆中草木長。受命輔後主。不
復卧南陽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曾子固有古
風為證
高皇手提三尺雪。崛礪白蛇夜流血。平秦
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絶。大哉光武

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擅得天時。江東孫氏開洪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方年恰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荆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横舌上鼓風雷。談笑胷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同載而歸新野。食則同桌。寢則共榻。終日議論。心地開悅。共議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居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實。客作良籌。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未知還是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却說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為討虜將軍。自承父兄之基業。廣納

賢士。重用謀臣。開設賓館於吳會。碩雍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畯。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闞。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竹邑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一人。乃汝陽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朱。名桓。字休穆。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一人。乃會稽烏傷人也。姓駱。名

統。字公緒。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吾。名粲。字孔休。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甚厚。後吾戰羣儒有用又得智將數人。一人。乃汝陽。富陂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一人。乃琅琊莒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一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人。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

人物。天下稱之。時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江東。命孫權令子入朝為官。以隨大鴈權猶豫未決。引周瑜等諸吳夫人前議論。張昭曰。欲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令去。恐操興兵來下江東。孰必危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兵精糧廣。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從。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族耳。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遣。徐徐觀其變。若曺氏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將軍韜畧抗威。以

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之言是也。
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
汝以兄事之。勿遣子為質。自此操有下南方
之意。但正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時建安八
年。十一月。權引兵具舟。西伐黃祖。戰於大江
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騎將軍淩操。輕舟
當先。殺入夏口。被甘寧一箭射死。淩操之子
淩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
風色不利。遂收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

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為人性急。醉後鞭撻士卒。有丹陽大都督。媽（音主）覽。郡丞戴員。（音云）二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媽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却與翊從人遣洪商議。謀殺孫翊。彼時諸將縣令。皆在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大凶。不可會客。翊不聽。遂與衆大會。至晚遂散。翊素手送客。洪帶刀跟到門外。掣刀砍

死孫翊。嫣覽。戴員。二人擊邊洪。明正其罪。碎。
剮於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之。
覽見徐氏美色。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冤
訖。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尚猶未
捨。汝可待至晦日。設祭祀。那時除其夫孝。作
親不遲。覽容之。徐氏暗與心腹舊將孫高傅
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
義。故不避羞面告之。嫣覽戴員二將。謀殺夫
主。只歸罪於邊洪。應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

嫣覽又欲霸妾。妾已詐許。以安其心。欲得設一面差人去報吳王。當一面設計。以圖二賊。望二將軍。想妾夫之面。雪此讐辱。特以哀告。言畢。再拜。孫高傅嬰聞知。泣淚而荅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計謀未就。不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之所懷也。願報府君之冤耳。徐氏遂令孫傅二將引心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傅先差人報知孫權。至晦日。孫傅二

將先伏蔵於幃幙之中。徐氏於堂上。哭泣祭祀。除服已畢。却於靜室薰香沐浴。濃粧艷飾。言咲自若。嫣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接入。請覽上坐。設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密室拜覽。却纔一拜。徐氏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將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請戴員赴宴。員入內。未到廳堂。早被二將捉而殺之。徐氏乃復穿孝衣。就將嫣覽戴員首級。祭於夫靈之前。哭哀不已。

吳王孫權。自領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已將嫣覽戴員二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一個。遂封孫高傅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問老小。皆稱徐氏之德。後史官有詩讚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報冤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輩。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

千餘隻。拜周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
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入。夫人曰。我
本吳地人也。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錢塘。
聘嫁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月
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吾人卜之。
言夢日月入懷。大貴也。不幸孫策早喪。今已
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持
吾子。吾死不憂矣。今病危。囑以後事。頓首布。

公瑾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東盡
祖有累世之寃。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萬
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之事子布。公瑾以師
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如同我也。可
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汝
若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
具棺槨衣衾之美。嚴陳祭祀。衆皆哀泣。奠於
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天忝和暖。孫
權張昭。周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見

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雪恨。何待期年。權持疑未定。壯平都尉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矣。必有事務。蒙曰。某把龍湫（音啾）水口。忽見江夏一舟傍岸。視之。人馬十餘。乃黃祖手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某姓甘。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寧為吏。舉計掾。被蜀郡丞屈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聚衆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銅鈴。

縱橫於江湖之中。人聽鈴響。盡皆避之。乃遂聚少年壯猛英雄勇士。八百餘人作事。往來江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人皆披錦繡。時人皆稱為錦帆賊。所到之處。如不接待。即放火殺人。若與交懽。則誓不相害。其後悔却前非。改過自新。引衆人去投劉表。見表事勢。終必無好。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投東吳。被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羈留住。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

大敗。却得甘寧之力。救了。祖到夏口。待寧如初。他今經數年。有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曰。寧是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躊躇。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你為邾縣長。為去就之計。就與臨時轉宛乎。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誠恐恨而不留。某說主公。求士如雨。

安記舊讎耶。況兼各為其主。又何恨焉。遂拆箭為誓。以保之。寧遂名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鈞鑒。孫權大喜曰。吾得與霸之來。要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權曰。吾得與霸。大稱心矣。豈有記恨之理也。君勿疑耳。須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彌憍。音交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既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於操。若遲緩。則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併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吳國虛空。若果軍行。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

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古人乎。孫權舉酒勸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兵後援。起兵十萬。來破黃祖。早有細作探知。報來江夏。黃祖慌忙聚衆商議。令蘇飛為主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

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地名其餘小舟盡走灣
港內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并大索
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
進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
里水面甘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
選小船百餘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
船三十人各披全副衣甲手執鋼刀在前不
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
甘寧飛上艨艟砍死鄧龍陳就棄船而走呂

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甘董二將。放火燒船。有艨艟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一刀當胷砍翻。蘇飛岸上。引兵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其勢不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到來。手腕初交。挾飛於馬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萬剮猶輕。命左右。檻車盛之。待吾活捉黃祖。一發

田江東。徃墳上享祭。永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黃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東吳諸將見甘寧成功。各自抖擻威風。來捉黃祖。却說黃祖在江中。船隻盡陷。諸將皆体。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帶十數

騎出東門。且戰且走。甘寧料得黃祖走荊州。諸將皆西門攔住。寧獨離東門十數里等候。祖料得脫了虎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馬上泣告曰。我不曾輕視汝。汝何反吾。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累立功蹟。汝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自知難免。其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指望活挺獻功。只聽得傍邊喊聲起處。數騎馬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了功勞。

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黃祖中箭。翻身落馬。寧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回江口。來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親採其髮而恨之。擲之數次。衆將言曰。留回江東祭祖。權命以木匣盛貯了。當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令人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亦不可守也。且回江東。劉表必與祖郛讐。坐而待之。必敗劉表。表一敗。則乘勢而攻之。荆襄可圖。東吳矣。權從其言。遂棄江夏。衆軍下船而回。蘇飛在檻

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事不宜遲。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軍已至吳會。權將蘇飛黃祖。一同祭祀。寧迳入府。頓首再拜。權問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於溝壑矣。安得致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之罪。理固當戮。望將軍垂憐救命之恩。頓納功名。以贖飛命。權曰。今為君免。若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賜。逐之。尚且不去。何況自走乎。若飛但

去。寧將首級納於堦下。代飛之死。權赦之。遂置酒大會文武。權將玉爵勸蒙曰。今克黃祖。乃卿先斬陳就之功也。蒙頓首謝之。加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遍封諸將已畢。見一人。拔劍在手。於庭前大哭。直取甘寧。寧見來取。便將面前果卓以迎之。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一歲。身長八尺。力雄膽大。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將張碩。其人不避刀箭。跳過船。殺碩於江中。其餘皆砍於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

惜之。吳郡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甘寧一箭射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冤雪恨。權勸開。曰。與霸射死你父親。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在一處。便是弟兄。何必記讐。萬事皆看吾之面皮。統叩頭流血。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膽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讐。安得不赴命乎。權與衆官勸之。統欲與寧共決勝負。權加凌統承烈都尉。只就當日。撥五千兵。戰船一百隻。使甘寧領

去。鎮守夏口。以避凌統。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需。艨艟戰船。分兵連絡。守把江岸。孫權令叔孫靜引五千軍。守把吳會。將宗族分投鎮守各處隘口。權自領大兵守巢桑郡。即今之江州是也周瑜向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頭。却說細作人回新野。報知劉玄德。東吳破了黃祖。將黃祖頭祭墳。兒屯兵巢桑。其餘宗親。分屯江岸各處隘口。未有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劉表使

人来請玄德議事。玄德曰。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議定報讐之策也。正欲主公去走一遭。荆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其與主公同往。玄德留雲長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軍馬。往荆州来。玄德在馬上與孔明曰。今見景升。何以當對。孔明曰。先當謝襄陽之罪。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遂聽孔明之言。来到荆州。館驛

安下。已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堦下。表曰。吾已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首級。以獻賢弟。衆人告免。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皆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舉矣。表曰。今失守江夏黃祖全師危矣。故請汝議事。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用兵南征。曹操壯來。當復柰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替吾。吾死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

玄德曰。小弟安敢當此大任也。況無復多言。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荊州。遂辭回至驛中。孔明曰。劉景升付荊州與主公。何以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肯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賢姪家務事。吾將如之奈何。孔明微咳。玄德求計

於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附耳說之曰。來日使孔明回禮。汝可告以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夜卧。至五更。推辭腹疼不已。使孔明去回答劉琦之禮。孔明遂行。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拜迎。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繼母不容。請先生活命。孔明曰。客寄於此。不可言也。恐有泄漏不便。容當再叙。孔明辭退。琦曰。既承先生尊降。如何便回。必然見怪。請入密室。共飲數

柸。飲酒之後。琦又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以活命。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者也。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故相棄便行。再舉盃勸曰。琦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即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拜而泣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而便起身。見閣門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安之策。先生未肯見教。恐他人之泄漏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

琦之耳。可以教之矣。孔明辭曰。踈不可間親。新不可隔舊。欲得全身遠害。別當思之。琦曰。琦遇難。先生不教。是絶路也。請死於君前。掣劍自刎。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國獻公。正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喪之後。寵愛驪姬。姬亦生一子。姬常讒譖於公。欲斬二子。獻公思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尚遊後園。乃令獻公於樓上簫內窺

之。姬以蜜塗於衣髮之上。羣蜂聞香。競相飛來。落於身上。令太子撲趕。獻公樓上望之。疑戲弄耳。心恨之。姬又詐言。先后禫日。除服祭名也祭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宜先奉上。申生令人送之。姬暗將毒藥埋於中。以供獻公。姬却奏曰。食自外來。不可便食。令喂犬試之。犬乃死。獻公大怒。賜朝典。令太子死。重耳驚愕。逃竄於外邦。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後為晉文公。申生在內而亡。重

耳在外而安。今公子何不效重耳乎。且江夏黃祖新亡。子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兵此郡。以避其禍也。劉琦再拜謝指教之後。史官有詩曰

荊州兄弟兩相猜。諸葛三舍口不開。以使片言能救脫。至今猶在玉梯臺（至今荊州有古迹見在也）

劉琦教人取梯。送孔明於館驛。孔明回。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表意

未決。教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新野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至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爲丞相。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朗爲主簿。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潁川太守司馬雋

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次子司馬懿。字仲達。操命為文學掾。並掌典選舉之職。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拜孔明為軍師。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心腹之患。可早圖之。操差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之虛實。來擒劉備。未知還是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諫曰。劉備不可輕敵。更兼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此去。必然有失。惇曰。吾視劉備如鼠輩耳。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玄德。今又得諸葛亮。如虎生翅。操曰。諸葛亮何如人也。庶曰。此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讀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非等閑之輩也。操曰。比公若何。庶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

敢比亮哉。此是徐庶慈軍之計也夏侯惇叱之曰。元直之言謀矣。吾看諸葛如草芥耳。有何懇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獻惇首與丞相。操曰。軍無戲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音。以慰吾心。惇遂奮然而辭曹操。自引軍登程。却說新野劉備。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有雲長張飛心中不悅。乃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敬之太過。又未見他其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得水也。汝弟兄

不可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玄德平生愛結帽。一日。有人送犛音犁牛尾至。玄德得尾自結之。孔明入見。正色而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遂投於地而言曰。是何言也。吾暫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劉荆州若何。玄德曰。不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誠不如也。孔明曰。今皆不及。而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萬一曹兵至。當何以迎之。玄德曰。備正愁其

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招募民兵。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玄德遂招新野之民。三千餘人。朝夕演教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關張先知。張飛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請商議軍機之事。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火急到來。如何迎敵。雲長曰。此處未決。張飛曰。哥哥使水去便了。玄德常言吾得孔明如魚得水飛故言此也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

三弟。何須言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議事。玄德曰。今夏侯惇引十萬兵到來。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二弟不肯竇服。如欲亮行兵。須假劍印。玄德即便付之。孔明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與雲長曰。聽令去。別作理會。孔明曰。博望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往豫山埋伏。只等彼軍來到。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

擊就焚其糧草。蓋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
林背後。山峪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
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劉封
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
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去焚城取
回于龍。吟為前部。不要贏。只要輸。把人馬迤
邐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馬。以為救援。依計
而行。勿使有失。關張問孔明曰。我等皆離縣
百里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我獨自守縣。張

飛大咲曰。見其智也。我們都去厮殺。你在家裏坐的。此是何理。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違令。張飛冷咲而去。飛與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来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皆未知孔明韜畧。不肯賓服。子龍引軍到了。孔明付計與子龍去畢。劉玄德問曰。劉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可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敵軍必到

坡下。主公便棄走。放火爲號。主公可復回擒殺。天明罷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准備慶喜慈席。安排功勞簿。派撥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弃于禁李典兵至博望。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跟隨糧草車行。是時秋七月間。商飈音標徐起。人馬趲行。已牌時候。夏侯惇在前。望見塵頭起處。便將人馬擺成陣勢。惇問曰。此間何處鄉導官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乃是羅川口。惇傳

令教于禁李典押住陣脚惇親自出馬於陣前副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十騎將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大咲衆將問曰將軍何故咲耶惇曰吾咲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為天上之人今觀他用兵足可見之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作對正如犬羊與虎豹鬬耳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促軍馬星夜土平新野吾之

應稱也。遂自縱馬向前答話。新野之兵。擺成陣勢。子龍出馬。惇罵曰。劉備乃無義忘恩之徒。汝等軍士。正如孤豘隨鬼耳。子龍大罵曰。汝等隨曹操。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兩馬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衆軍先退。北軍掩殺將來。子龍押後陣抵當。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

愿我趕到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一枝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回頓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軍前進掩殺玄德子龍抵當不住迤邐退後便走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不起夜風不作晝風既起夜風必大夏侯惇只頓催軍趕殺前面敗軍自認隊伍而走惇傳令趲後軍掩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與禁曰欺敵者必敗禁曰

敵軍甚猥音葦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于禁曰曼成之言是也吾速近前跟都督徐止住後軍李典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踏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而來便問如何禁曰愚意度之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夏侯惇猛省言曰文則之言是也却欲回馬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

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四面八方。盡皆是火。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背後子龍趕来。軍馬擁併。如何得退。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軍混戰。奪路而走。夏侯惇于禁見糧草車輛。一帶火着。便投小路而走。夏侯蘭韓浩来救糧草。正遇張飛。交馬數合。飛一鎗刺夏侯蘭死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只殺

到天明。方收軍。殺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
史官有詩曰
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羽扇笑談中。濃烟
撲面山川黑。烈燄飛來宇宙紅。不致夏侯
誇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直須驚碎曹瞞
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
關張二將上馬。說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
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簇擁。約有五百軍。

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於車前。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糧草數百車。分賞將士。班師回。孫乾引新野父老出城迎接。望塵遮道拜舞。雀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功也。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矣。玄德曰。似此柰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操兵。未知如何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荊州劉景升病在危篤。借此郡以圖安身。兵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衆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却說夏侯惇回至許昌。面縛見操。跪於堦前請死。操乃就教解縛。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敵軍。

欲盡力取劉備。被諸葛亮用火攻。火起處。自相殘害。十傷四五。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用火攻也。惇曰。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問于禁。禁將前言以荅之。操曰。文則固如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後來水淹七軍折去許多人馬只因此起也）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備與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精銳之衆百萬。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夫其機會也。便傳令起軍五十萬。曹仁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

隊。夏侯惇。夏侯淵。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吾爲主將。統文武大將。爲第五隊。各引軍十萬。又令許褚。乃爲拆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選日出師。必然得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大中大夫孔融上言諫曰。荊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及肯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

今若興無義之師。損軍折民。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數侮於吾。是吾心腹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耶。再諫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征伐至仁。安有不敗乎。時有御史大夫郗慮之從者。聞之。告與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操曰。丞相知孔融欲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知否。畧舉其一二。以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

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好色而亡國。今世何不禁其婚姻耶。此融之深誡丞相耳。又常記一日丞相問妲己之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丞相以融學博。謂書中所紀。深信之。後又問之。有云妲己却被武王斬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今時度之。想必當初如此矣。是融看丞相何如人耶。曾與禰衡互相稱贊。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

田復生。向者衡之辱丞相。乃融之使也。此皆不足論。且融與劉備劉表甚厚。常常音信往来。融又對孫權使。訕謗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大逆不道之情也。曹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於市。遂命廷尉来捉孔融。融二子正在家對坐奕棊。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赴殺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曰。豈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臧夷其族。號

令融父子屍首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曰。文舉捨我而死。吾何獨生乎。有人報知曹操。操欲殺之。荀彧曰。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罹世患。乃義人也。不可殺。操赦之。習乃收融父子屍首。並皆葬之

後魏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辭每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等凡二十五篇

後史官憐孔融之才。而作讚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座上客長滿。樽

中酒不空。文華絶世大。詞語侮曹公。腊習
憐剛直。收屍解送終
論曰。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
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君
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不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也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也盜齊謂田常也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迁漢之鼎入存謂曺操在不待篡位也代終之規。啓

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霣折而已。豈其負圖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因即刓字五九反謂刓圖無後角也每貪也懍懍焉。皦皦焉。與崐玉秋霜比質。可也

曺操令五隊軍馬。先發三隊。次第而行。却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時尚未知曺兵來。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荊州見劉表。表曰。吾今病在膏肓。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落。吾死之後。賢弟可攝荊州。玄德拜

於床下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姪。安敢以攝荊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來。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再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託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舉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又聞曹操領百萬之衆來平江漢。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弟劉玄德輔助長子劉琦作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

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逕到荆州父親處探病。至外門。蔡瑁急當住曰。荆王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籬。其任至重。今棄其衆而遠来。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父必生嗔怒。其病轉增。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内大叫數聲而死。史官有詩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今見劉君霸漢陽。無決

有謀空戰討。外寬內狹遠賢良。紹因譚尚須傾國。表為琦琮立喪邦。觀此可為千古戒。怨竟應是遠荆襄

評曰。董卓。狠戾殘忍。暴雲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者也。英雄記大人見臨洮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紱紂無道秦莽多歷年所董卓自竊威權至於隕斃未盈三周殘惡之性實豺狼之不若袁術無毫芒之功纖芥之善而得狂妄自尊立圖義夫之振脫人鬼之共疾但云色泽不終未見大惡

袁紹。

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肯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詔。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方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

乃漢室宗親有荆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衆官未有言對。只見堦下幕官李珪出班答曰。公子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請大公子為荆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曰。汝等何人耳。敢亂道以逆故主之遺言也。李珪出。大罵蔡瑁曰。皆是蔡

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九郡也。吾寧死。不願為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於堦下。遂立劉琮為主。不報劉琦并玄德知。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并分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劄。以防劉琦劉備之亂。就奠表於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荆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有飛報到。報云。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来。琮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

東曺掾傅巽字公悌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夏猶不知倘若知時必興兵奪之則荆州危矣此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親玄德知之而新野止有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興兵問罪此二利害也即目曺操引百萬之衆欲吞江漢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患巽有一策可使荆襄九郡之民安如泰山亦足以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何策可保巽曰可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曺公則

曺公必重待於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耶。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何一旦受制於他人。吾必不為也。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主公若不聽納。其危有三。琮曰。何為三危。越曰。逆順有大体。強弱有定勢。今曺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楚而拒抗中原百萬之師。此為勢危。二也。主公勢弱。必求救於玄德以援之。量玄德何足以

禦曺公。若使足禦曺公。則玄德安肯居於主公之下哉。此號身危三也。有此三危。而欲與曺公爭衡。正如一塊土而填大海。豈不難乎。況荊襄之衆。聞曺公之兵。勢若飄風。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先君之業一旦廢之。此誠取咲於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曰。吾有片言。為荊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否。衆視之。乃荊州上實。山陽高平人也。姓王。名

粲字仲宣曾祖王龔漢順帝時為太尉祖王暢漢靈帝時為司空父王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時邕高賓滿座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為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皆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為黃門侍郎因西京擾亂皆不就避地荊州劉表以為上賓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

與人共行觀道碑碣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棊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一字觀人着棋棊局壞之棊為復擺着棊者不信遂以帕蓋局棊另取一局以擺之令相比較不差一道一子又善算其算術畧盡舉筆成章無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願聞之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今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

人人欲為公侯。觀今古之成敗。能先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吾不如也。粲曰。如某所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衆。摧袁紹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已上三句皆張騰虛偽安作非王粲本文此裴松之所駁也集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粲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彼必重待將軍。庶得保己全家。長享福祚。垂之

後嗣。此萬全之計也。蔡遭亂世流落。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將軍明聽。勿使後悔。琮曰。先生之教雖然如此。亦須告稟母親知道。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之謀。異度之見。興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差人寫降書。令宋忠潛地逕投曹公。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加忠為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便着他永為荊州之

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人馬。宋忠無路得避。只得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盤問宋忠。忠思忖。不敢抵諱。只得以實告之。曰。劉荆州已死。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到。使忠納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聞之大驚。遂捉宋忠来見玄德。雲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哭倒於地。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已死劉琮降曹情感於中淚泣已絕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口我有斟酌遂拔劍而指宋忠曰你既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將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汝可速去宋忠曰恐縣外有人殺某也玄德曰既放汝而復殺非大丈夫也誰敢違吾忠乃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

間忽報江夏公子差伊籍到来玄德恩昔日之恩下堦迎接請於堂上禮畢玄德稱謝前恩問其来意籍告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守江夏忽聞得劉荆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同謀商議不来報喪僞立劉琮為主公子遂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齎書馳報遂呈上衷書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孤子劉琦謹獻衷言上達于叔父大人座

前。近聞。先君薨於荊州。繼母與蔡瑁張允二人謀議。不即赴喪。矯立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憐。盡赴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回。建安十三年月日書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為主。又不知將九郡已獻曹操也。籍大驚曰。使君不如以吊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

擒下。盡捉諸逆黨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
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
垂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於我。今若
背信自濟。吾於九泉之下。何顏見吾兄耶。孔
明曰。若不舉此事。目今操兵已至宛城。前軍
離此不遠矣。將如之何。玄德曰。不若走樊城
以避之。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兵已到博
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軍馬。一面
求計於孔明。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

火。燒了夏侯惇太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
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劄不住了。便差
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今
日皆跟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悞。曹軍若到
必行不仁。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催趲百
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岸調撥船隻。救
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
百姓盡行將起身。遂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
引一千人。各帶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

布袋裝上磚石土泥。壓住白河之水。到来日三更已後。但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此是兵至矣。急取開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来接應。雲長受計去了。孔明喚益德。引一千軍。白河渡口埋伏。曹軍被淹。此處水勢最慢。人馬必從此逃難。可乘勢殺来接應雲長。益德領計去了。孔明又教子龍引三千軍。先取蘆荻乾柴。放在新野縣近城人家屋上。暗藏硫黄焰硝引火之物。来日是昴日雞直日。黄昏

後必有大風。大風一起。曹軍必入城安歇。汝將三千兵分為四隊。汝自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止。西。三門各五百軍。先將火鎗火砲火箭射入城去。看火勢大作。城外却吶喊。只留東門教彼逃生。你却在東門外伏定。若見敗軍亂竄。不可截殺。只在背後擊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寡敵衆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遲悞。趙雲聽令亦去。孔明再喚糜芳劉封二人可帶

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里。鵝尾坡（地名）前擺開。青紅旗雜混雜。如曹軍一到。汝二人便將人馬分開。糜芳引紅旗一枝軍走在左。劉封引青旗一枝軍走在右。彼軍生疑。必不追趕。汝等却分去縣東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兵。然後却来白河上流接應主公。時刻休悞。二人受計去了。孔明調撥已定。與玄德登高望之。却說曹仁曹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

將數員。前面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望新野進發。日當正午。来到鵲尾坡。許褚問鄉導官曰。此處至新野縣有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先行探聽。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一面皁旗。領三千軍一齊向前。劉封麋芳分為四隊。青紅旗號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不亂。許褚勒馬教住。左右曰。何為不赶。褚曰。前

面必有埋伏之兵。汝等只就此間住劄。我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来見曺仁。稟說前事。曺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實有虛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復回坡前。提兵直殺入。至林下。追尋一人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發。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忙引軍看時。只見山嶺上一簇旌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褚見了大怒。尋逕路上山。狹路擂木砲

石打將下來。緒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聲大震。緒欲尋路厮殺。天色已晚。曺仁曰。且去搶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兵。城中又不見一人。曺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盡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攘且安身。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饑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曺仁曺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曺仁曰。這火是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

數次飛報。南。北。西。三門等處。皆是火起。曹仁急叫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當夜之火。又勝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讚之曰

荻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燄摩天。雕梁畫棟為焦土。鐵馬金戈冒黑烟。惟有臥龍施妙策。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

東門無火。曹仁等忽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却說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一軍趕來。混殺一陣。曹仁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之間。糜芳又引軍一枝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忽然喊起。又遇劉封引一彪軍追殺一陣。敗軍奔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太半焦頭爛額。却方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爭取水。互相喧嚷。馬見河

水亂行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野火起。度其時候。料得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冲流。人馬皆溺於水中。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得喊聲大震。一枝人馬攔路。當先大將。乃燕人張益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目錄

劉玄德敗走江陵
長阪坡趙雲救主
張益德據水斷橋
劉玄德敗走夏口
諸葛亮舌戰羣儒
諸葛亮智激孫權
諸葛亮智說周瑜

周瑜定計破曹操

周瑜三江戰曹操

群英會瑜智蔣幹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赶來。接着玄德。孔明。同沿河到上流。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

筏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塞野下住寨柵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縱兵徼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一縣盡起兵二縣生靈為齏粉矣不如先使人

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急來降。則荊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荊襄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不命他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柰何。曄曰。庶若不來。貽笑後世。使之勿疑。嗔徐庶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柰憐衆百姓之命。汝可往召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若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

汝忠誠。不疑使之。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計也。某若不還。必惹萬人之笑耻。庶遂又告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盡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母已喪。方寸亂矣。無益於事。某至操所。終身不與一謀。公有卧龍之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乎。今操欲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來攻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辭別而去。玄德與

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為上計。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岸准備船隻。孫乾。簡雍二人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哭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說劉備等並無降意。操大怒。

差五萬軍。去填白河。分八路軍。尅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聽得大軍只在後面。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不絶。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指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呼曰。賢姪劉琮。

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
報劉琮。劉琮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得知
劉備叩門。逕来敵樓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
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後城中
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逕上城樓。来殺蔡
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
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
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大呼曰。劉使君。乃仁
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以圖爵禄。非義士

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弔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軍

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矣。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文聘。從巳至未。手下人皆折盡。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赶。魏延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有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

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墓。玄德引衆將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赶来也。可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衆十餘萬。皆是百姓。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

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後宋賢詩曰

同難甘心隨百姓。碩恩揮淚動三軍。襄陽
官道興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將傍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
可遣雲長速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可速兵乘
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修書使雲長孫乾引
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令益德斷
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管碩百姓而行。走十
餘里。後歌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厮殺。
殺死千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

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曺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奇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曹則威震天下。坐而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主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

汝也。琯欲殺之。蒯越勸住。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琯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琯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太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琯曰。鬬艦艨艟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琯等二人管領。操加蔡琯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

日。希望為荊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誑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手。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操

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遂拜堦下。操喚劉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異度乃劉越字也）遂加劉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為關內侯。王粲為關內侯。丞相掾。以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拜

辭而去。與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騎趕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絶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趕上。曰。奉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家被于禁殺了便回。却說曺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内隱

避也。操深恨之。言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曰。江陵乃荊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言。孤已忘矣。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文聘。使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你來何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豫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操愴然

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昭。操問左右。此時劉備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同百姓。日行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選精壯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夜。赶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者斬。諸將得令。都來選揀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自騎戰馬。帶領軍中能爭慣戰五千人。一齊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赶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長阪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一夜赶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一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絶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救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

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沖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喤喤喝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傳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戀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這座山。名為

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住扎。秋末冬初。凉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頭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阪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

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逶迤
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歇馬。喘
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
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
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遭此大
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
寧不悲乎。正悒惶豪啕之時。忽見糜芳面帶
數箭。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龍也。投
曹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

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引軍投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去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雲長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此玄德知人為哲處張飛喚衆將

跟我来。只有二十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原来張飛常要鞭捶軍士恩跟者少）張飛引二十餘騎。同至長阪橋。（此橋皆是木植非石橋也）張飛回看。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兼人作細事）教從者二十餘騎。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只在樹林内往来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當五百人。飛自横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来在曹軍陣内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家眷

二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忽問曰。曾見主

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赶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鬥不得。雲曰。隨騎有馬。借一匹來。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寧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侍而去。雲引軍望長阪坡而去。忽一軍大叫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

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纔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趕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去。趙雲大叫曰。中間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見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

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音姓發喊。又撞一枝軍來。趙雲綽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健將淳于導。拏住糜竺。正要送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来迎。只一合剌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下馬二匹。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直送到長阪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

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眼尋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敢反耶。張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也。趙雲曰。主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便不答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於馬下。從者奔走。那員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

人夏侯恩。原来曹操有剑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剑自佩之。青釭剑赐夏侯恩佩之。倚天剑鎮威。青釭剑殺人。夏侯恩以為無敵之處。乃撇了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剑。視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剑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官軍漫山遍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小。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頭觀之。將士漸漸落消。又殺一陣。只

剩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
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
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面
前墻缺內坐的。趙雲慌來追尋。只見一箇人
家被火燒壞矮墻。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
地上而哭。趙雲慌忙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
曰。妾身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
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
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

夫人受難。是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若不乘此馬。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何惜哉。望將軍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又來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在將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悞。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喝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

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牆而掩之。（後來子龍不得入武臣廟與子胥把門蓋因嚇喝主母以致喪命亦是不忠也）後來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

賢哉糜氏。內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心如金石。志似松筠。身雖歸土。名不沾塵。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趙雲堆土牆而掩之。解開勒甲條。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嘱曰。我呼汝名。可應。

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土墻。雲乃拍馬挺鎗。殺出墻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来迎。交馬不及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攔路。為首一員大將。旗號明白。廻河間張郃。趙雲更不答話。来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赶来。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忽然紅光燄霧。從土坑中

滾起。那匹馬一躍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馬躍
紅光離土窟。將軍懷內抱真龍

人馬躍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
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
般軍器來到。後面是馬延。張嶷。前面焦觸。張
南。皆是袁紹手下將。趙雲力戰四將。殺透重
圍。馬步軍前後齊攏趙雲。趙雲拔青釭劍亂
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

所到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大將。單橫在征塵中。殺氣到處。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須留名姓。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員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令。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因此子龍得脫

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来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應得顯神威

又詩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干
後主多洪福。正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
將軍真猛虎。懷中又有蟄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詞

當陽草。當陽草。點點斑斑如血掃。借問當
時何事因。子龍一戰征旗到。曹公軍將魂

魄飛。殺入重圍保家小。至今此血尚猶存。
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為證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次當陽少甲兵。忽被
曹瞞驅鐵騎。軍民塗落盡逃生。趙雲獨仗
英雄氣。捨命渾如落葉輕。鎗攪塊心蛇動
蕩。馬衝陣勢虎飛騰。懷中抱定西川主。煞
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奪旗世罕比。擎天保
駕功業成。我来少憩長阪下。斑斑莎草血

猶腥。子龍子龍在何處。仰天長嘆三兩聲。

全忠全義真堪羨。永遠標題翰墨青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汚滿征袍。正行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紳。繇使大斧。紳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赶來。四下喊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絶離龍潭。又值虎窟。未知性命還是如何

張益德據水斷橋

鍾繇乃河内人也。自幼學儒。後来棄文就武。與夏侯惇做副將。當日攔住子龍。子龍見追兵又至。大喝一聲。逕取鍾繇。繇揮大斧来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繇於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趕来。馬尾相啣。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内弄影。子龍大怒。撥轉馬。却好兩脊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画戟。右手掣出青釭劒。帶盔

連脳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皆奔回。趙雲得脫。望長阪坡而来。後面文聘又引軍赶来。子龍已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叫曰。益德援我。（援者人皆言子龍求救於益德懦也不然子龍在軍中殺了一日一夜方纔得脫便是鐵人鐵馬到此亦困矣見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懦之有）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十餘里。玄德等皆少憩於樹下。見子龍血染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息未定而言曰。趙

雲之罪。萬死猶輕。驼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遂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凡遇敵軍。與他戰十數番。奪得青釭劍。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福。幸而得脫。適来公子尚在懷中。此一日袍內無動靜。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指阿斗而言曰。為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大將。子

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男擲馬前（此見玄德能用人處）

衆將救起公子皆哭。甘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覓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阪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於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倒豎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裏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

馬不敢近前俄尔魏將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瞋目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亮之計皆不敢近前扎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大急上馬從陣後来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盖招飄之勢白旄黃鉞戈戟旌幢来到料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来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益德在此誰敢與吾决一死戰聲如巨

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益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益德。誰敢與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脚那動。飛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霸驚得肝胆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諸軍衆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

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自相踏踐者。太半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一首讚曰

長板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獨退曺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兵盡膽寒。當昔因信雲長語。採裹取物不為難

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雷響。橋斷兩三虹。漢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益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擐甲披袍。橫鎗立馬。昂然飄舉。奮烈凌雲。兩眼突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吼。

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阪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於四海。統千員之將士。驅萬隊之兒郎。劍光燦爛如日華。旗影雜沓於天光。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荆州。窮追玄德。勢拔滄海之龍鬚。力挫丹山之鳳翼。斬劾敵於須臾。護山河如磐石。乃天意之有定。遇獘人之勁力。虎鬚倒豎。起滿地之風波。環眼圓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

橋梁顫撼。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海島。魚鱉踴躍於江洲。千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脚而埋頭。動九重之閶闔。驚萬里之麏貅。於是。人馬皆奔。旗旛盡倒。擲鎧甲於沙場。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失寶劍以亡魂。飛。護衛雄兵。棄雕鞍而撞腦。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諸侯於煞塞。挾天子於金鑾。畧見威風。頓絨條而回駿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簪寇。蓋因雲長

當時官渡一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為勇烈之高明救孤窮之先主立功業於三分描英雄於萬古此是司馬溫公嘆孤窮益德之英雄却說曹操聞飛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寇箸盡落披髮逃生聽得背後人馬赶來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赶上扯住馬前環轡曹操愴惶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與張遼許褚再來招集人馬却說張飛

見曹操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赶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後上馬来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深通兵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若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

江漢可填而過何懼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
追赶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
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
褚來探長阪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
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梁乃心怯也可差
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要過李典進言曰
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
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正行
之間漸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皷聲連

天吶喊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今時鄂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赶来。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赶上来張飛趙雲須得回来拽敵。操曰。劉備乃缸中之魚。籠中之虎。不就這裏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挑戰。一齊向前。衆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

前去。忽山坡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兎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當陽長阪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住馬便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赶十數里。復回來保護玄德。只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於船中。雲長問玄德

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當陽之事。離亂困苦。雲長嘆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比時亦為國家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褒松之。曾貶剥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昌。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操。安肯若是同謀誅之乎。雲長果比時勸殺曹操。玄德不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牙爪之

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遑次所行。操雖可殺。自身亦不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為雅言。故知以為國家惜而答雲長者。非本心也。乃飾詞耳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尉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

叔父因被曹操所困。小姪特来接應。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不是江東之兵。即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着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其料曹操必來追趕。赶則主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

来。斜取漢津矣。特請公子来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来接應。玄德大喜。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然城廓狹小。可以久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回江夏。慫慥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住

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而来。却說曺操見雲長在旱路引一萬兵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来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荆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荆州之軍民。出廓投降。訖。曹操先使曺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鄧義加為郎中。劉先加為尚書。餘皆封為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

與衆將商議。今劉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也。如此。當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荆州之地。永結盟好。此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投降來。其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面寫檄文遣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連絡寨柵三百餘里。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

江東孫權。屯兵於濡須。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荆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陵。有金湯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彼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

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克諧。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孫權聞之。大喜。即遣魯子敬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曹。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曹操。操今勢大。急難動搖。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應援。使南北相持。吾

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風帆。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發操以取荆州之地。北軍勝。乘勢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嘯曰。大

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你等曾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讐。安得通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弔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

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曾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夏口。委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始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肅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子瑜孔明兄也）久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

事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是久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雄歸附之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俱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

又少心腹。孫將軍自来無舊。恐虛費唇舌也。
肅曰。賢公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又魯
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
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豈可
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
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
相會。孔明魯肅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
来。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箇舌辯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常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来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而問曰。子敬荆州體探事情若

何。肅曰。未知虛實。權曰。可幹何事。肅曰。別有
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曰
操。近承帝命。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
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
將千員。欲與將軍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
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早宜回軍
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
昭曰。曹操虎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
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

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艨艟鬬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岳。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為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

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也。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為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政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為自已。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全之計。其意須要

已定。曹操新得袁紹。近得荆州之兵。恐勢太難與以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軍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卧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

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機而變。不悞於公。
魯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
般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
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從頭逐一相見。各
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
飄飄然有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張
昭等料孔明來下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
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又聞先生歸於隆中。
躬耕隴畝。以樂天真。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

仲樂教。此語果有之乎。孔明瞋恩。這人言語抵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荊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的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棄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獻國投降。

致使曹操得其猖獗。今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視春秋深慕二公之為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從而

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振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之童蒙。亦謂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跡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翳。仰日

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恠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

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季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病疾之極當以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為難矣以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險

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危羸之極也。夫以兵甲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葭。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曺仁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複生。樂毅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常數言。豫州不忍棄亂奪人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為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之民。扶老携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

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妄人耳。坐議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取笑耶。子布莫怪口直。只這一篇詞論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出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

平呑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虞仲翔。虞翻也。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刼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無謀略。雖數百萬。不足慮也。虞翻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慙。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暴殘之衆耳。退守夏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

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愿曹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張儀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陰人。步子山。步騭也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辯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重綬。張儀二次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兎畏刀避劒之人耳。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

詞。猶豫不決。敢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曺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薛敬文也。薛綜也。綜曰。公言差矣。子聞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禪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乎今。天數以終於此。今曺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豫州不識天時而

欲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鬬虎。安能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吾汝累世食漢室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竊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本。父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

雖挾天子而令諸侯。猶是曹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也。陸績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綠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論之。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武王伐紂。紂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弒

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爲義士。孔子亦稱其德。爲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曺操累世漢臣。君又無過。常有篡圖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洪基四百餘季。至於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如曺操萬倍。豈以織席販履爲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共高士言之。豈不自辱乎。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

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嚴曼才。嚴曼才也。咬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於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耿弇鄧禹之輩。皆有斡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區為筆硯之間。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屑舌乎。嚴咬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士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

汝南程德樞。程也秉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可仰瞻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而屈身仕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

道我。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長河之水。衆皆失色。又有吳郡吳人。張溫會稽烏傷人。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才。汝等却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但以口頭之昧各負已能。政事安在。吳侯久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安危。言者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来請諸葛亮者何人。遁零陵。泉陵人也。姓黄名蓋。字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隨孫策。累有功勲。見為孫權下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黄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着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来見我耶。孔明曰。亮今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

事未畢。不敢謁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敘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蓋為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孔明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

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有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平了袁術。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萬。（魯肅聽了暗地叫苦却將今付的話不依）權曰。莫非詐

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兵四五十萬。中原新召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荆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千。權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暗的叫苦。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

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備戰船。旌旗蔽空。連絡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兄基業。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問曰。何計為保障。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議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垂首而不語。孔明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併吞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不日矣。孫權默然不荅。孔明又言。古云。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此必然之理。明公不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言。劉豫州何不降之耶。孔明曰。田橫齊之

壯士。尚守義不辱。昔漢高祖皇帝之時使酈食其說齊王廣酈生曰王知天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齊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皆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意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可坐而策也今漢據殷倉塞成皐守白馬拒斐狐天下後服者先誅之矣齊王納之遂遣使與漢平乃能壓下守戰備日與生飲酒為樂此時韓信欲要加兵聞酈生已下齊城遂欲罷兵辯士謳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裴一使而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韓信然之遂引兵渡河襲破齊城齊王以酈生為賣己乃烹之信斬其將擄齊

王田廣田橫自立為王灌嬰擊走之齊地悉平田橫走海島漢帝累詔不降漢帝恐其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走洛陽未至三十里自刎而死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傍皆自下從之漢高聞之大驚又聞其餘五百戰士在海中使人召之至則聞橫死皆扯旗皆自刎而死葬體為孝作薤露歌於墓側逐皆自刎而死胡曾先生有詩曰古墓崔嵬約路岐歌傳薤露到今時也知不去朝皇屋秖為曾烹酈食其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肯屈於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色而起身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權既怒入

後堂。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而入。先生之言極甚相藐多矣。孔明仰面而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言之。肅曰。果有良策。肅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爲齏粉矣。肅聞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權怒氣不退。顧與肅曰。今汝渡江。只道帶一箇好人來助吾。豈知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

以此責孔明。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悞大事。慌忙整衣而出。請孔明曰。適来權小見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間亮言語冒犯。乞賜寬恕。遂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表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與豫州

尚存耳。孤不能保全吳地。以十萬之衆而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則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極多矣。關雲長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魯縞是輕絹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用武將。統兵數萬。與劉豫州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可得。吳地無患。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再不復議。即日起兵。共滅曹操。令魯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舍安歇。張昭得知孫權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昭曰。某等聞主公興兵與曹公爭鋒。主公自

思比袁紹如何。權不荅。昭又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足食足兵。威名大振。焉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負薪救火也。顧雍曰。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相伐之。江東自來無冤。安有吞併之意乎。休信孔明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亦不荅。起身入後堂。魯肅見張昭等一班兒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子布等又諫

主公休要興兵。是要投降於曹操。文官皆欲降者。有嬌妻嫩子。大廈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主公死也。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持疑。必被衆人悞矣。肅退出外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要戰

者。欲待戰来又恐寡不及衆。欲待降来。恐操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即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来

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在漢上。星夜歸到柴桑。舡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胷中自有主張。兄可引孔明來相見。為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

於吳。雖有相吞之意。終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吳侯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為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挑之。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江東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乃公之陰隲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

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客。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旱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紹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乱。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恥笑乎。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願効死戰。周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

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寧斷。誓不降操。韓當等齊應之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誰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闞澤呂範來治等一班文官相探。瑜請入。各敘禮畢。諸葛瑾曰。聞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共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周瑜笑曰。吾自

有主張。来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辞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班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来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出中門相等。迎孔明至客位。敘禮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吳主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為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

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
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
自破虜開拓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
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託付將軍。欲保全
國家。乃為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
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音梨)大禍。必主怨
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
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侵江東也。二人
爭辯。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之

耶。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吾。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曺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也。強為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

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備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二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那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林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粟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

隆中時有北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葷酷愛婦人久聞江東橋公有二女長曰大橋次曰小橋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

操得釋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周瑜曰。有何驗證。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擅娶二橋。瑜曰。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朗誦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

芳。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芳。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芳。望園果之滋榮。列雙臺於左右芳。玉龍與金鳳。挾二橋於東南芳。若長空之蝃蝀。音帝東俯皇都之宏麗芳。瞰雲霞之浮動。忻羣材之來萃芳。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芳。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芳。家願得雙逞。揚仁化於宇宙芳。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芳。豈足方乎聖明。侔美乎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寔彼四方。同天地之規
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
君壽於東皇。御龍旗以遨遊兮。週鸞駕而
周彰。思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愿
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
太甚。孔明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
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
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雖民間之女。大橋是

討虜將軍孫伯符主婦。小橋乃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矣。孔明曰。事要三思。莫令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此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這是孔明能處後史官單道激

孫權說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運機籌。高談
善動周公瑾。雄辯能驚孫仲謀。立志便分
三國定。鏖兵應為二橋羞。孔明當日心無
量。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来日到府下便議
興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
来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操。未知還是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劒珮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事。少時。魯肅入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起漢

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周瑜。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為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操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拒

曹者長江也。今操艤艫鬬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懦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荅曰。操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曺操自送死耳。豈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為操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料草。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檐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而自立。久矣。先圖二袁。呂布。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今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

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劒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劒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此劒誅之。瑜受了劒。對衆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令率衆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違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訖。辭了孫權便起。衆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

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即往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咲曰。瑜特爲此。往來開解主

公耳。主公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畏也。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袁衆亦及七八萬耳。尚懷狐疑。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足以制之。願主公勿慮。瑜當為主公破之。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

已選三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操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孤疑耳。周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吾一頭也。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遂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乃萬人之恥笑耳。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瑜曰。此

人助劉備。必為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極善。至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為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咨代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曺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在許昌。屯暴兵于漢上。吾今奉命弔民伐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得一槩動擾。賞

勞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
兼管本部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前到
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將命。蔣欽周泰。爲第
二隊。淩統。潘璋。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第四隊。
陸遜。董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
六郡催措。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剋期取齊。歸
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
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
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日論

大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令弟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弟兄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子瑜先生不可棄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即時離營上馬逕到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

驛舍。哭拜。各訴睽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殷湯所封父墨胎氏名初宇子朝伯夷名允宇公信叔齊名智宇公達伯夷叔齊乃謚號也）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

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為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為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此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為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

瑾思曰。我来說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自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用何計能伏孔明。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三江戰曹操

周瑜思忖。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往辭孫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

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忻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已定。周瑜在於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於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衆。兩軍相拒於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

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三萬。予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今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皆各為主人之事。有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此行勿悞。孔明

忻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衆官皆散。獨魯肅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釣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咲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蹟不成。非比江東諸公周郎盡一能耳。肅曰。吾與周郎誰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說周郎。公等

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瑜大怒。何欺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直往聚鐵山斷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公殺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快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

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爲幸。魯肅以言回報周瑜。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吾必被他算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爲重。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江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遥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江夏之兵屯於樊口。住扎。令人登高望之。回報

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煙火不絕。乃青州徐州之兵。玄德聚衆言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裏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應機處變。竺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豫州使糜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

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玄德而會。爭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肯枉駕来臨。涤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為一已之私。實為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擲盞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

到樊口寨中。来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舡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託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

十餘人。飛奔棹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艨艟鬬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咲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敘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俊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

却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携手而入。瑜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排壁衣。孔明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看玄德背後。一人按劒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王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舡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

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滿臂。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可敵曹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咲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三萬人足可以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目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

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玄德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泰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教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

船。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忙看時。船頭上一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爭戰。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將

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興兵矣。當日
發放。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
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
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聽得周
瑜斬了他使人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
瑁張允。二班兒荊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
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
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到三
江口。南船已擺開旗旛。中一員大將。坐在船

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即上船來蔡瑁大怒便喚弟蔡瑁前進鼓譟吶喊瑁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瑁也甘寧執箭扣滿弓望蔡瑁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左邊蔣欽右邊韓當直撞入北軍隊中來捉曹操未知曹操性命如何

羣英會瑜智蔣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瑁三路戰船縱橫於

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似飛蝗。砲石如雨。韓
蔣二將。見後軍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曾習
水戰。大江水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安
敢奮武揚威。於是甘寧催兩路船。殺透後軍。
周瑜又催船助戰。從巳時至未時。北軍都退。
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周瑜雖精於水戰。便
利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北
軍盡回。青徐兵不諳水戰者。溺死極多。操登
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

少。你如何反敗。是汝等不用心耳。且免汝二
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荊州水軍。久
不操練。柰有多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
擊便慌。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軍在
外。每日教習。水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依既
是水軍都督。取便區處而行。何必稟我。張蔡
二人自去訓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
門。以大船居於外。以為城廓。小船居於內。可
通往来。至晚點上燈。照得天心水面。上下通

紅。旱寨三百餘里。烟火不絕。搬糧運草。車仗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一面差人報吳侯。以甘寧為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一片通紅。火光接連天地。瑜問之。左右答曰。此是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當夜收拾一隻樓子船。即戰船。吾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魯肅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强兵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排列二十餘人。上帶

鼓樂。迤邐前進。至操寨邊。日當卓午。瑜命下了矴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曰。原久居江東。諳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收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曺。瑜在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曺軍看見。慌報曹操。操教縱船擒捉周瑜。瑜見旗號從水寨中起。急教收起矴石。兩邊四下都一齊輪轉櫓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曺軍水寨中

船出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回報曹操。操言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被他涤闕吾寨柵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於帳下二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左說此人來降。共擒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字子翼。現為曹操帳下幕賓。操問曰。先生果與周公瑾交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何物將去。幹

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駕一隻扁舟。逕到瑜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瑜正在寨中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衆將曰。說客至矣。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瑜步行。遠遠迎接蔣幹。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者擺列於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

悉。瑜應聲荅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生受為曹操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別久矣。近知威鎮江東。名揚華夏。故來敘舊以觀其志。何疑吾作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也。幹曰。足下視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嫌兄與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也。遂入帳上。敘禮畢。坐定。令左右請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少時。面前設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

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已畢。就教列於兩傍而坐。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曰。此是吾同窻友兄也。雖從江北到此。却非是曹操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喚子義曰。于義太史慈之字也可佩吾劒作明甫。今日置酒。但敘舊日交情耳。如有但題曹操并東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太史慈軒昂應諾。按劒坐於席上。蔣幹聞之。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

點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故友又無疑忌當
飲一醉吾兄開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箇
起來把盞必須誇其才能周瑜大笑而暢飲
酒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瑜左右軍
士皆全裝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
卒頗雄壯否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
一望糧草堆積如山瑜曰吾之糧食頗足備
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大笑引幹
看營中軍器鞍馬瑜佯醉大咲曰想周瑜與

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更生。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吾鐵石之心也。況今時章句腐儒。欲一面之詞。等閑難說我耶。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錐。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此皆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

羣英會耳。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劒作歌。衆拍手而和之。歌曰

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業成。王業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兮吾將醉。吾將醉兮。舞霜鋒

歌罷慷慨。既滿坐盡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不勝酒力矣。瑜挾幹臂曰。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佯推大醉。同幹入帳共寢。瑜衣不能解帶。嘔吐

狼籍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竊聽之。
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
鼻息如雷。幹窺帳內卓上。一堆文書。幹偷視
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
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操。非圖仕祿。皆勢迫耳。今已賺北
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
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謹此敬覆。希
冀照察

幹思曰。原来蔡瑁張允。結連東吳。將書暗藏於衣內。忽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公。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强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頭。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看四更。只聽的有一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故做夢中忽覺之意。乃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共寢。何謂不知。瑜懊悔曰。吾自来不曾飲醉。昨日醉後失

事。不知說甚言語否。那人曰。江北有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却推睡着。瑜潛出帳。幹亦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睡。幹尋思。周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泄漏。睡到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又推睡着。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逕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

悞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奔江北岸。来見曹操。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曰。進兵如何。瑁曰。軍練未熟。不敢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首級獻於周郎矣。張蔡二人不

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喝令武士擒獲斬之。須臾獻頭堦下。衆皆入問其故。操方省悟。吾中計矣。（雖是中了計操不肯認錯）乃與衆將曰。此二人怠慢軍法。遷延日久。吾故斬之。衆皆嗟吁不已。而出。曹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皆不更換。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畧施小計。盡以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

將不知其計。獨有諸葛亮。勝如吾見。想此謀亦不可瞞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九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

目錄

諸葛亮計伏周瑜
黃蓋獻計破曹操
闞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孟德橫槊賦詩
曹操三江調水軍
七星壇諸葛祭風

周公瑾赤壁鏖兵

曹操敗走華容道

關雲長義釋曹操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諸葛亮計伏周瑜

却說周瑜用計。借操之手。殺了蔡瑁。張允。細作報過江來。瑜大喜。乃與魯肅曰。吾料衆將可瞞。獨孔明不可瞞也。子敬以言釣之。看他知否。魯肅領了言語。逕來孔明船中相探。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

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豆下來探亮知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諭得魯肅失色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是瞞過蔣幹。操必然後省。只是不肯認錯。江東無患耳。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則這兩箇手內。好多送了水軍性命。肅開口不得。把盞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瑾若知。必然尋

事害亮也。魯肅應允。駕小舟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說了。瑜聽畢大怒曰。若留此人。那裡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恥笑。瑜曰。我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何以公道。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衆將于帳下。教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目交兵不遠。水路之中。何兵器以取勝。請先生教之。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用弓弩為先。瑜大喜。先生之

言。正合愚意。昔姜子牙自置許多軍器。軍中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備用之。請勿推卻。若用他人。恐才短不能為也。孔明曰。亮閒于此。敢問十萬枝箭。何昔要用。瑜曰。十日之內。亦可辦完否。孔明曰。即目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悞了大事。瑜曰。先生可料幾日便成。孔明曰。只消三日嚴限。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倘美都督。三日不辦。甘當軍令。周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軍需了日。後有醵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來日分付。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小軍搬箭。孔明飲了數杯。辭別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也。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你便兩肋生翅也飛去不得。吾已分付軍匠人等矣。教他諸般不便。必然誤了。那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与公瑾說。他必

害我。今日果然為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無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禍。如何救得。孔明曰。望子敬暫借船二十隻。每船借軍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幃幔。各船要草千餘束。密布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倘事泄。則吾計不成。必累子敬矣。肅領諾。回報周瑜。言道他也不用箭竹羽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不省其

意肅自撿輕快船二十隻各船派三十人皆用青布為慢上插旌旗內安穀草縛在兩邊皆屯于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兩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魯肅來船邊孔明教請上船肅問曰何意孔明曰余請子敬往北取箭肅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把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江對面不能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船中傳令教快行果然是好一江大霧前人

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音會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君。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鰌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依憑。英雄之所戰守。皆也。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凍北海之鯤。然後上接高

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
水而揚威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林收
潛春陰釀寒漠漠滇滇漠漠浩浩漫漫東失
桑之岈南無夏口之山戰舡千艘俱沉淪
於巖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
昊無光朝陽失色反白晝爲昏黃變丹青
於水黑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
之明爲能辨其咫尺於是憑夷息浪屏翳
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

暗圍闇之宮。怳忽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襍遝。音塔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曰之而為瘴癘。內蔵妖魅。遇之而為禍殃。降疾尼于人間。起風塵于塞外。小民遇之夭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鴻荒。混元地為大塊

當日五更。孔明船已到曹操水寨邊。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字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哂

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在此。子敬勿憂。却說曹操水寨中。聽得吶喊擂鼓。毛分。于禁。二人恓忙使人報知曹操。操此時曰見水軍未整。自到江邊提調。俱各停當。操傳令曰。重霧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軍士來的懱齊。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三千。火速到船邊助戰。比及歸令到。于禁。毛分。怕

南軍搶入水寨。已先差弓弩手。亂箭射之。後
軍令到。發弓弩手。約一萬餘。盡皆放箭。平明
皆尽。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
受箭。張遼。徐晃。又引能射者。皆赴水寨口。大
船上放箭。只聽得霧中。擂鼓吶喊。箭如雨發。
漸漸日高。收起霧露。孔明教急收船回。二十
隻船上。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人叫
曰。謝丞相箭。比及報知操時。船輕水急。已放
回二十餘里遠。追之不上。操懊悔自責。此將

皆嗟咨不已。孔明與魯肅曰。每船上箭。可勾四五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箭。明日却將來射此軍。强似自已用工造作。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凡爲將者。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軍情。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乃庸才也。亮三日前。算定今日大霧。因此敢取巧而辦之。公瑾教我十日辦完。人匠物料。皆不應手。便行官府。亦悞了事。特尋這一件風流過

犯。明白斬我。我命繫於天。公瑾安能害我也。魯肅拜服。船已到岸。五百軍已在江邊伺候搬箭。孔明教船上取之。得九萬餘枝。箭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把孔明言語。說與周瑜。瑜大驚。慨然而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及也。後史官有詩曰

濃濃霧露滿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舟船能擺列。萬餘弓弩盡施張。飛蝗透草搖天影。驟雨催花射日光。沙塞昔年迷李

廣孔明今日伏周郎李廣征匈奴迷失道路不成功而死
江左得箭九萬餘根曹操祈箭十五六萬周
瑜出寨迎接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譎詐小術
何足為奇瑜曰雖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
帳共飲酒瑜曰昨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
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碌
庸才公是江東英傑何故問計於亮也瑜曰
某夜來徃觀水寨極有法度非等閒可攻之
今先生亦看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

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于手內。看同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研來。自暗寫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寫了。兩箇同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喜。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亦出手中字。與周瑜視之。亦是火字。曰。此皆大笑而揖之。瑜曰。既兩計相同。

再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泄漏之理乎。子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如此也。都督儘行之。飲酒罷。分散。餘皆不知。却說曹操折了許多箭。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之阻。極切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為國賊。以通消息。方可圖謀也。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張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蔡瑁之族。蔡中

蔡和。見為副將軍。丞相可以息結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加汝為列侯。重賜食邑。休生變心。二人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別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日帶五百軍。小船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隻小船來到江口。稱說蔡瑁之

第。蔡中。蔡和。特来投降。周瑜大喜。教唤来。不时唤至帳下。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曺賊誅之。今欲報讐。特来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部。瑜取金帛。賞勞了當。加為上將。與甘寧引一枝軍馬。以為前部。中和二人拜謝。遂為甲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非投降者。操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乃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而行。要教他通報消息。汝可

殺勤相待。就裡隄防。每日書画卯酉。約會同
来。至期破敵。先要殺他兩箇祭旗。汝勿有悞。
甘寧得令。魯肅来見瑜曰。這兩箇多是詐降。
瑜正色曰。操殺他兄。正欲復讐。何詐之有。你
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
答。遂去告孔明。孔明大咲。肅曰。先生何故大
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
江隔遠。細作極難往来。操使蔡中蔡和詐降。
使不疑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他通消息。兵

不獻詐。公瑾之謀是也。甫方省悟。却說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蓋曰。他衆我寡。難以久持。何不用火以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所恨無一人獻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到今。雖肝膽塗地。心亦無怨。瑜頓首謝曰。君若肯行

此計。乃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咸集。列于帳下。孔明亦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吾粮草蓄積。累年積月。諸將船上。各止許關三箇月粮草。准備禦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關多少糧草。瑜曰。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破敵也難。都督既受大任。相持許久。未見有奇計。空勞我等舟力也。他衆我寡。軟迷不悟。只

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此為上策。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吳主之命。誓畫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將面面相看。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為先鋒。安敢出此言。慢吾軍心耶。不斬汝首。難以服人。喝左右推出斬首示衆。黃蓋大叫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寧曰。汝何等之人。敢多言亂吾法度耶。

先喝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而告曰。蓋為先鋒。犯罪可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宥。權且寄罪。破賊之後。問亦未遲。瑜怒不息。衆官苦苦哀告。瑜指黃蓋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既犯吾令。且輸免死。左右拖蓋。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卓。叱退諸官。便教行杖。左右將蓋。剝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喝令毒打。打至五十。諸官又告。瑜躍起身。指着蓋曰。汝敢小滅我耶。

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入于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扶至帳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來看問。回到孔明船中。肅問孔明曰。今日公瑾。責罪於公覆。我等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耶。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欺。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如何不知。兵法有神鬼不測

之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之。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如子敬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肅回見瑜。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平者。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都督成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乃計也。欲

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臥于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桑軍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闞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讐。蓋曰。非也。某觀看軍中。絶無一人。可以為心腹者。惟先生素有忠義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闞澤曰。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

公瑾一動一靜。某以料九分。故特来相探。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賊。肉雖受苦。亦無恨也。澤曰。公之告我。莫非要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闞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鏖兵。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闞澤密獻詐降書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庄農。酷嗜儒業。但家甚貧。與人傭工。借書讀誦。但寫一

篇並無遺忘。少有膽氣。對答如流。舉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慕其名。召為參謀。因此黃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托往之。澤欣然而應諾曰。大丈夫處世。從事於人。不能立功建業。甘與腐物同盡。真可愧也。既公覆捨命而報東吳。闞澤何惜螻蟻之微生哉。黃蓋滾下牀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當便行。蓋曰。書已脩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一人駕小舟。望北岸循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

時候。早到水寨。巡江軍士拏住。澤曰。便報丞相。說東吳闞澤。有機密大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遂交引將入來。天色未明。操于帳上秉燭而坐。軍士引闞澤至。禮畢。操曰。吾聞汝乃東吳衆謀士。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士。如大旱之望雲霓。今此一問。甚不相合。黃公覆你又錯尋思了也。重說一遍。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

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蓋在于東吳。已歷三世。乃舊功臣。今被周郎。於衆將之前。痛決一頓。氣無所出。特密告于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思無報讐之路。逕獻密書。歸投丞相。擬將粮草軍器。以為托獻。未知肯容納否。操曰。黃公覆特使先生來降。投降書在何處。闞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几上看書曰

東吳粮草官水軍先鋒使黃蓋泣血百拜。

謹獻書于大丞相麾下。蓋受孫氏厚恩。曾

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内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鄙意未解耳。加之行軍無次。自貶其能。無音檀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率衆歸降。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際。蓋為前部。粮草軍儲。隨船獻納。因是投書。效命在近。乞無疑心。伏希聽納。建安十二年冬十

一月日。黃蓋泣血。百拜奉書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十餘次。忽然拍
案。張目大叫曰。黃蓋用苦肉計。汝來下詐降
書。就中取事。敢來戲侮于吾耶。便教左右。推
出斬訖報來。左右將澤簇下。推轉待斬。闞澤
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問曰。吾已識
破奸計。斬汝。汝何故哂笑。闞澤曰。吾不笑汝。
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耳。澤
曰。殺便殺。何必問耶。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

豈知奸詐之道。汝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過。澤曰。且說書中。那件是奸處。操曰。我說破你脫空處。教你死亦瞑目。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何不明約在幾時。你今有何理說。關澤大笑曰。汝不惶恐。還敢誇年幼熟讀兵書。若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原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既通書。不識機謀。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且放他。看他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果理直氣壯。必有議論。

澤曰。某見汝無待賓之理。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安可期乎。這話言那背主作竊。如何約的日期。倘約了日期。急下不得手。這裡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就行矣。曹操是箇聰明人。一點便悟。下席復禮。適来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意。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望于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建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

曰。某等非為爵祿耳。但應天順人。操設酒以待之。少刻有人。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看畢。笑容頗喜。闞澤暗思。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喜其事。乃是真實也。操良久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的當日期。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還矣。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必泄漏。闞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乃曰。

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操賜金珠。澤皆不受。別操再駕扁舟。飛奔江東而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興霸寨中。探蔡中蔡和去也。蓋曰。取便而行。澤至寨。竇問先生何來。澤曰。帳上見將軍被辱。吾甚不平。竇笑而不答。忽蔡中蔡和至。澤以目送甘竇。竇已會關澤之意。竇曰。只顧他能。全不以我等為念。吾今無意相持。羞見江左人物也。四人坐定。甘竇但咬

牙恨齒。怒髮冲冠而不言。澤乃虛與甘寔耳邊低語。寔垂首不語。長嘆數聲。蔡中等見寔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也。蔡中曰。莫非背吳投曹耶。闞澤失色。甘寔起拔劒而言曰。事已敗露。不可留反人在寨。倘若傳說人知。吾事壞矣。蔡中蔡和慌曰。二公勿憂。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論。寔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等乃曹公使来詐降也。二公若

有順心。吾當引進。竺曰。若如此。天賜使也。澤將黃蓋事。說知。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於丞相處見書。特來見興霸矣。竺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助之。四人共飲。同論心事。蔡中等退。即脩書。去報曹操。闞澤之計。合為蘆兵第一功也。後人有詩曰

黃蓋深知闞澤忠。故煩托獻雒吳東。數行降款過江去。百萬貔貅掃地空。假使周郎成大事。不教曹操逞奸雄。蘆兵赤壁施謀

畧。合讓先生第一功

蔡中自發書報曹操。說甘寧反吳。與某同為內應。闕澤另馳書。遣人報過江。說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插青牙旗。即粮船也。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聚衆謀士商議。操曰。誰敢過江打聽。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往。畢竟其人是誰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操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恥辱。亦願內應。黃

盖受責五十。却令闞澤納降。又有書到此。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走一遭。蒋幹進曰。前者不能成功。心中自羞。今捨一命再往。如不成事。甘當軍令。操遂即時令蒋幹上船。幹駕小舟。逕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轉報周瑜。聽得蒋幹又到。頂祝天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令人分付。如此。如此。原来龐統。亦曾對周瑜說。若破曹操。須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也。統曰。大江面上。一船著火。餘船

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用連環計。教他釘住一處。然後可用火攻。瑜曰。只是操奸猾。如何去得。正無理會。却纔聽得蔣幹又來。瑜曰。此大喜。乃坐于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于僻靜岸口纜繫。乃隨人入寨中。來見周瑜。瑜乃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佯笑曰。吾想与汝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想故交與你痛飲一

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乃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大事不成。皆是汝也。蔡中。蔡和。新近降吾。汝又来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柰我一二日間。便要破曹操也。待留你在寨中。必然泄漏。瑜曰。左右在那裏。可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賊。那時送你渡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左右取馬與幹乘了。送至西山背後。于小庵歇息。

撥兩箇軍人答應。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寒星滿天。幹閑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聽之。于山岩畔。見草屋數椽。內躲出燈光。幹往窺之。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乃異人也。遂叩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儀表非俗。幹問姓名。其人答曰。某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僻靜獨守。統曰。周郎自恃才高。不納忠諫。滅賢損德。特守於此。公乃何

方人。幹曰。某乃蔣幹也。羣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曰。一時失忘。遂邀入草室。共訴心腹之事。幹曰。據公之才。何所不宜。如肯降曹。幹當引進。統曰。但恐不用吾耳。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見之心。便可一行。如遲事必泄矣。幹遂與統尋路到江邊。却好尋見舡。連夜投江北。到操寨中。幹先來見曹操。備言前事。操請入見。出帳而接。分賓主坐定。統曰。今周瑜年幼。恃才罔衆。不用良謀。欺凌舊

實皆有退意操遂無疑誠心相待飲膳罷操教備馬邀統同觀旱寨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才也操曰先生勿得隱諱頭教之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古之孫吳再生襄莫復出而不過於此矣今統曲為褒貶非真心也操大喜於是又去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艨艟戰艦列為城廓中藏小船往来有巷起伏有敘統笑曰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果實也

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剋期必上。操曰先生乃吾師也。望賜指示。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龐統不及。怎敢妄言耶。操大喜回寨。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圖。三畧六韜之書。操見統對答如流。遂啟動相待。統乃佯醉而言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適見水軍多疾。須得妙手治之。此時操軍不服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慮此。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法。皆是

但可惜不全矣。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皆無疾病。人安穩而獲全功。操又問之。統曰。蓋因大江之中。潮昇潮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使生患。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荅。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瑣。上鋪濶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若乘此舟。任隨風浪。潮水上下。有何患哉。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裁之。操即

時傳令。喚中軍鐵匠。連夜打造連環鐶扣。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運謀決策盡合同。闞生納款欺曹操。黃蓋停舟待祝融。千里舳艫沉水底。一江烟浪起波中。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曰。某觀江左俊傑多有怨周瑜者。吾憑三寸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願請奏封為

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矣。望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敢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族矣。操命寫榜。俞押付統。統拜謝辭別。曰。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別訖。至江邊。正欲下船。岸側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

絶。你們把出這等毒手来。只好瞞曹操也。須
瞞我不得。諕得龐統魂飛魄散。畢竟是誰
曹孟德橫槊賦詩
龐統急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
聞是故人。心下稍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汝
出此言。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
了也。庶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
曰。吾若懼死。不来江北。庶曰。吾感劉皇叔之
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吾已誓終身

不設一謀。今為此事。吾安肯破你良策。只是吾亦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難乎。我願思得一條走路為妙。望先生指示。若果可以脫我身。我即緘口遠避矣。龐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眼底纖粟之計。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教之。統向徐庶耳邊。畧說數句。庶大笑而拜曰。吾命全矣。吾昔日所許劉皇叔有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吾言不虛也。二人大笑而別。龐統別却徐庶。下

船回報周瑜。却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韓遂馬超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操曰。吾自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超耳。軍中謠言。未別虛實。不可不防。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曰。某自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大喜曰。

若得元直公去。吾不憂矣。三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庶統救徐庶。後有詩曰

曹操徑南日日憂。馬超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遊魚脫釣鉤

曹操得徐庶去了。心中稍安。操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軍。船上伏弓弩千

張。曹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衛者。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等官。各依階位而坐。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武昌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覩烏林。四顧空濶。心中暗喜。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去凶除害。誓願掃清四

海。削平天下。但所未得者。江南也。吾得江南
富饒之地。可以富國强兵。今手下有百萬雄
師。更有諸公用命効力。何功業愁不成耶。收
復江南之後。別無事矣。與諸公共享富貴。以
樂太平。吾不忘今日之語。諸公幸留意焉。文
武皆起而稱謝曰。願得早和凱歌。終身皆賴
主公之事。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
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幸有
歸順之人。為彼腹心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

曰。丞相勿言。恐有漏洩。操歡笑曰。吾觀座上諸公。近侍左右。皆孤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碍。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搖撼吾泰山之重也。頃與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誠有所喜。昔日橋大老與吾至契。托二女欲令侍吾。吾視之。皆有國色。不料被孫策周瑜之所娶。吾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今得江南。定娶二橋。置之臺上。以是吾願也。先是孔明借意說周瑜言訖大

笑。故後来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将磨洗認前朝。東風
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橋

於是曹操大咲不止。忽聞羣鴉之聲。望南飛
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荅曰。鴉
見月明。将謂曉矣。故雜樹而鳴也。操又笑不
止。此時酒酣。教取槊立於船頭之上。取酒莫
於江中。滿飲三爵。横槊與諸将曰。吾持此槊。
破黄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

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況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即古詩也故以聲歌之）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青青子襟。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明如月。何時可輟。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捕。天下歸心

歌罷。衆和之。忽見坐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楊州刺史。沛國相人也。姓劉。名馥。字元穎。本人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壘。結甲利兵。積盈倉之粟。作草苫數千枚。貯魚膏數百斛。爲守戰之具。久事曹公。多立功蹟。馥曰。

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遂罷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田里。操泣曰。吾醉。昨夜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請送靈柩。即日而回。水軍都督毛玠。請操看水軍。擺布如何。下回便見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諂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
停當。旌旗戰具。一一俱備。請丞相調遣。尅日
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
將。各各聽令。並宜遵守隊伍。聽候進發。水軍
中軍黃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
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
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馬步後
軍皂旗李典。馬步左軍青旗樂進。馬步右軍
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督應使夏侯惇。曹洪

護衛往來監戰使二員。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曹操令水軍寨中。發擂三通。令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棹而出。搖動出門。拽起風帆。衝浪激波。穩如平地。北軍在舡上。踴躍施勇。輪鎗使刀。曹操觀之。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道。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旛不襍。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于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已畢。教收住帆慢。各依次序

田寨。寨有二十四門。各用戰艦艨艟。週圍護遶。操賞軍勞將。與諸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履平地之穩。吾到南岸。人馬可一擁而上。程昱進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且隄防火攻。難以迴避。操大笑曰。程仲德雖然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兵之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未知丞相之見。請問如何是不知用兵之法。操曰。夫為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以法用兵。

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方今隆冬之險。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與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風力以發之。彼如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慮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備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智畧包羅天地。豈等閑之所及哉。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哉。班部中二將挺身而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

頗能乘舟。今頓借巡船二十隻。直至江口。先」
奪旗鼓船隻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楫也。」
操視之。乃表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
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得其便。江南之
兵。生於長江。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
性命為兒戲耳。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
即當軍法。操曰。戰船盡以連鎖。惟有小舟。每
隻舟上可容二十人。恐其未便。觸曰。若用大
船。何足為奇。可望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

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列於江南。遠為之勢。又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皆出寨門分列水面上。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襍。焦觸張南。早引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遥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夜聽得

鼓聲喧震。已報入中軍。遥望曹操調練水軍。
周瑜往山頂觀之。操已收盡。次日忽聞鼓震。
使人急上高望之。早見小船衝波而来。飛報
中軍。周瑜聽得。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
二人齊出曰。某當攻破。瑜喜。教傳
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
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
勇性。飛棹小船而来。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
鎗。立于船頭。焦觸船先到。急教軍士乱射之。

正與韓當船頭相抵。當用牌遮瞞。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其船急回。瞞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於船頭上交鋒。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髀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韓當船齊到。十隻船盡皆赶敗走船。於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迎。兩邊擺定船隻廝殺。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與謀士遥望江北

水面。艨艟戰艦。排合江上。旗幟飄帶。皆有次序。田看文聘與韓當周泰。截江相持。盡力而戰。文聘抵敵不住。撥船而走。韓周急催船赶。周瑜恐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颭。令衆鳴金。周韓遂揮棹而回。文聘回報焦觸張南已被南將所殺。操悒怏不已。收軍回寨。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觀之。顧與謀士曰。江北船隻。如蘆葦之密。無操有智謀之將。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望見操寨中一風

吹折中軍黃旗。倒入江中。瑜大笑曰。未及破曹。先占警報耳。操軍見中央旗折。各有驚忽之意。操心雖不悅。下令云。惑衆者斬。由是軍心方定。周瑜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下視江水。奔濤拍岸。一陣風過。刮旗角於周瑜臉上。瑜猛然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大驚。急救時。不省人事。扶侍下山。歸到帳中。未知性命如何

七星壇諸葛祭風

周瑜立于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親近人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不知其意。盡皆愕然相顧而言曰。江北岸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爭都督如此。倘若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差人申報吳侯知會。却說魯肅心中疑惑不定。來見孔明言周瑜卒病之事。孔明問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極能醫。手到安全也。肅曰。誠如此

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探。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卧。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請到孔明。言說都督深患。孔明言手到便除。見在帳前。煩來醫治。瑜命請入。乃扶起坐於床榻之上。孔明曰。連日不面君顏。何期貴體欠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耶。孔明曰。天有不測風雲。人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

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乎。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凉藥以解之。瑜曰。已服凉藥。全然無効。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一呼一吸之間。自然全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乃正容問之曰。願先生教之。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寫書十六字云。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孔明寫畢。授與周瑜。孔明曰。此病源之

妙用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吾心間之事。只得盡情告之。瑜笑曰。先生已知病源。將何治之。事在危急。望賜教示。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上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布陣排兵。安民定國。下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害。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築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亮於上作用。借三日三夜東

南大風。助都督用兵。如何。瑜大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得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風息。如何。瑜大喜曰。便差五百精壯軍士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如此。則周瑜便起調兵。孔明即領諾。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計九尺。下一層排二

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昴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為蓀。以招風信。前右一人。亦執長竿。竿

上繫七星皂帶。以表風色。後左一人。捧寶劒。後右一人。捧香鑪。壇下二十四人。各執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鉞白旄。朱旛皁纛。環遶四面。壇臺已成。旗旛已布。專等孔明登壇作法。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齋。身披道衣。散髮跣足。來到壇前。囑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不可有悞。亮備祝無風。不可有惎。但看東南風起。任便行事。魯肅去了。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

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吾令者斬之。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鑪。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息。令軍士更替喫飯。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不見風。却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般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吳侯孫權接應。此時黃蓋已自准備下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

鋪硫黃硝引燥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乃小脚舡也選二百精銳水手。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帳中號令下來。此時甘寧。闞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週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洩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一箇箇磨拳擦掌。准備廝殺。周瑜正在帳中坐。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

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槳等物。
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悞失。即按軍法。各
部回報。一切俱辦。只等指揮。是日看看近夜。
天色晴明。微風不動。瑜對魯肅說孔明之言
謬也。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
明必不敢謬。漸漸近三更時分。忽聽得風聲
響。旗旛動轉。瑜出帳觀旗腳竟飄西北。瑜驚
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測
之術。若欲留之。乃東吳之禍根。周瑜之大患

也。必殺之。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守護中軍左右校尉丁奉。徐盛。二將稍帶二百人。一百駕船隨徐盛從江內來。一百人跟丁奉從旱路去。如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碎屍萬段。將那顆頭來請功。二將欣然領命去了。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箭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離大寨只十餘里。兩路來殺孔明。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有詩曰

七星壇上正嚴凝劒擊東風頃刻興萬里
雲烟皆動蕩三江波浪盡掀騰還鄉解使
高皇詠得道須教列子登當日孔明施妙
用致令公瑾顯才能

又詩曰

東風一夜起江干百萬曹兵盡膽寒諸葛
身亡千載後再無人上七星壇

又詩曰

奸雄曹操起戈矛志欲平將天下收一夜

東風壇上起。曹兵百萬等時休
當日徐盛丁奉。飛奔壇前。丁奉馬軍先到。見
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
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將士答曰。軍師
却纔下壇去了。丁奉来尋徐盛。盛船已到。二
人来赶孔明。忽見江邊小卒曰。昨夜一隻快
船。停在前面灘口。傍晚。却見先生披髮下船。
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水陸兩路追襲。
徐盛教拽起蒲帆。搶風而使。遥望前船不遠。

徐盛立於船頭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而言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暫請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用吾。必來相害。預先教趙子龍等候多時。將軍休來追赶。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赶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將軍令。特來接軍師。本待一箭射殺你來。顯的兩家

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
拽蓬索。那蓬墜落下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
拽起蒲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岸上丁奉。慌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
機妙算。人不可及。吏無趙雲有萬夫不當之
勇。汝知他當陽長阪時否。吾等只消田話便
了。因此二人回見周瑜。說孔明預先約趙雲
在岸口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使
吾曉夜不安矣。為今之計。不若且與曹操連

和。先擒劉備諸葛亮必絶後患也。試看周瑜道出此言。事將反覆。必竟如何

周公瑾赤壁鏖兵

却說周公瑾。當聞徐丁二將。言孔明神機妙算如此。瑜遂有和曹害劉之心。魯肅聞而諫曰。都督豈可以小失而廢大事。曹操慕甚於劉備十倍。若不破曹。喪無日矣。曹破之後。攻劉未遲。周瑜從肅之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進。只打北軍

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粮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甘寧領計去了。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通曹兵。放火為號。盡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往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淩統。引三千軍。直截夷陵界首。只看烏林火起。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

引三千軍。直取漢陽。從漢川救濆曹操寨中。
看白旗接應。第六哨淋璋。引三千軍。盡打白
旗。隨從取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
路去了。却令黃蓋。使小卒馳書報操云。言定
今夜二更。但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即黃某
之糧船也。云
云黃蓋一面發書。一面安排火
船停當。周瑜背後撥四隻戰船。以為策應。第
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
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官陳武。

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壓陣。周瑜。程普。在大艨艟上調兵。左有徐盛。右有丁奉。只留魯肅共鬧澤庞統。及衆謀士守寨。伺候上功。却說吴侯孫權。差使者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為先鋒。直抵蘄黄地面進兵。吴侯自為後應。周瑜調兵。整整有法。程普欽服不已。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砲。南屏山舉號旗。一齊准備已定。只等黄昏。話分兩頭。却說劉玄德在於夏口。專候孔明回。忽見

一宗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消息。玄德請敵樓上坐。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指樊口港中。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劉琦下樓迎接。須臾到岸。孔明子龍登岸。玄德笑容鞠躬。問候畢。孔明曰。但無閑暇。告訴週折。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與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逕取烏林小路。揀樹林蘆葦

密處埋伏。今夜四更已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放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趙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子龍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益德你可引三千兵渡江。截斷夷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望北夷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

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雖然不捉得曹操。益德這場功。料也不善。張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遶江勦擄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與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尤為緊要。公子便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既而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也。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與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

成大功也。時有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採他。雲長思之半晌。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相離。今日逢大敵。不肯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箇最緊要的隘口。爭奈有些違碍。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違碍。願請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誓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

好心多。當初曹操委是重待某。某已殺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已報訖。今日撞見。豈容放免。孔明曰。倘若放過了。然後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既如此。立下文書。雲長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與你軍令狀。玄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于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此正是兵

書云。實實虛虛之論。雖是操善知兵。此却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為虛張聲勢。只道誑他。定然投這條路来。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將令。引関平。周倉。并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玄徳曰。吾弟雲長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這恩念。故意等雲長做箇人情。亦是美事。玄徳曰。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孔明曰。来日大雨之後。

曹操必走華容道。吾今與主公往焚之。試看周瑜用計。留孫乾簡雍守城。即便而行。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甚是不祥。望丞相察之。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舡来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教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為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撥得鄱陽

湖新運到糧盡已裝載了當見今周瑜差蓋
巡哨已有方便蓋好多自殺江東名將獻首
納降料是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龍牙旗
即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来水寨中大船
上觀望黃蓋船到却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
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
何等人敢来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頟借
汝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
亦曾預謀瑜曰皆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

及。瑜令牽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曹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萬道金蛇蕃波戲水。操迎風大笑。自言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上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

名字。操笑曰。公覆来降。此天助吾也。来船渐近。程昱看之良久。覆曹操曰。来船必诈。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重而行稳。今觀来船。軽而且浮。更兼今夜東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曰。然。誰去止之。文聘曰。某水上頗熟。願當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處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於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蚊江心抛住。衆軍齊叫快下了蓬。言未絶。弓弦響。

文聘被箭射穿左肯。倒在船中。船上鼓沸。各自奔回。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烟火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映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舡上。背後人駕舟。冒烟突火來。操曹操。操見勢急。欲待跳岸口。張遼駕一小脚舡。扶操下

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在小船中。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黃蓋脚踏船頭。手提利刀。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黃蓋船將次迮上。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黃蓋在火光中。那里聽的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必竟黃蓋性命如何

曹操敗走華容道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間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時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軍馬死者不計其數。有賦曰

漢朝欲滅曹操獨雄。領大兵初臨塞北。列戰艦以圖江東。力似戮戮之泰山。勢如浩浩之穹窿。劒佩交加。盡袞隨於玉帳。兜鍪

錯襍皆顯耀於艨艟。時也。天氣嚴寒。江聲吼凍。夜月上而星斗昏。東風起而天地動。展黃蓋之神威。助周郎之妙用。流光閃爍。湧一派滄浪之波。烈燄飛騰。掃百萬貔貅之衆。俄尔。巽二施威。益婆震怒。祝融發雷霆之聲。焚惑蕩乾坤之步。波底魚龍。雲間鳥兎。愁海竭而江枯。總鼉驚而魄懼。帆檣森聳。皆為風內之灰。士卒猙獰。已絶陽關之路。忽見將衝紅焰。軍突黑烟。周泰拯衝

鋼之槊。韓當挽雕弓之弦。蔣欽捐軀而挫銳。陳武捨命而爭先。公瑾周郎。談笑獨揮其麈尾。德謀程普。往來盡仗乎龍泉。乃有。徐盛輔合于丁奉。呂蒙協助于甘寧。淩統提兵。殺散山前之陣。潘璋縱火。焚燒岸上之營。太史慈斷斬黃之要道。董元伐劫江漢之途程。吳侯駕船為後應。陸遜驅騎而前征。恍若。密布天羅深埋地網。乘馬者莫可加鞭。駕船者安能蕩槳。風送火勢。燄飛

千丈之光。火趁風威。聲撼半天之響。焦頭爛額以浮沉。粉骨碎身而俯仰。嗟吁戲徧野橫屍。滿江翻血。聞鬼哭而神號。似天崩而地裂。孔明回還夏口。風正狂。孟德敗走華容。火未滅。數既難逃。天已剖決。鬥分三國之山河。名播一時之豪傑

宋賢有詩曰

浩浩長江風浪生。當年赤壁夜交兵。賀忠若不因黃蓋。妙計何曾識孔明。戰艦艨艟艟

来烈焰。征騶鉄甲陷連營。二橋穏坐東吳地。留得周郎萬古名

又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詩曰

謾誇黄蓋施猛火。須仗諸葛夏口風。況是周郎謀太毒。盈江戰艦一時空

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烈談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
不用揮長劒。已挫英雄百萬師
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因此救得曹操
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先說韓當。冒
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到。後梢柁
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聽之。但聞高叫
義公救我。當曰。此必黃公覆也。乃急救起。果
是黃蓋。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當叫急脫
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

袍與黃蓋穿。先令別船送蓋回寨療理。只為黃蓋深知水性。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不說江中鏖兵。却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鼓聲大震。曹操共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徧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性命。引十數騎到。操令一處尋路行。

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濶可走操逕趨烏林地面正走之間背後一軍赶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敵呂蒙前面火把從山峪擁出一軍攔開大叫淩統在此前後掩殺曹操肝膽皆裂忽剌斜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引軍混戰衝條走路背後又有一枝曹軍赶来因此呂蒙淩統戀住厮殺被張遼徐晃保曹操去了操望南走見一隊馬軍

走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舊日降將。馬延張顗。有三千餘壯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因此接着曹操。操就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馬軍。心中稍安。却說馬延張顗二將飛急前去。行不到十里。喊聲起。一彪軍出。馬延問之。那員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言未畢。一刀斬延於馬下。張顗挺鎗迎之。被甘寧大喝一聲。措手不及。隨即

一刀。斬顛于馬下。後軍飛報曹操。說二將皆被甘寧斬之。操不敢望南夷陵走。撥回馬望西便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轡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數內有荊州降將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襍。山川險峻。正行之間。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孔明不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要這裏埋下

一軍。如之奈何。因此故笑。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響處。火烟竟天而起。驚得曹操戰爭墜馬。半腰裏一彪軍殺出。衆軍皆叫趙子龍在此。等候多時。操教徐晃張郃雙攻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尋思。歸師勿掩。窮寇勿追。因此不來追趕。只顧奪擄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然不息。驟雨大降。渾似盆傾甕瀉。透濕衣甲。冒雨而行。行不到兩箇時辰。身上無一寸乾衣。辰時已後。雨

止風息。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擄掠粮食。尋覓火種。去不多時。又聽得山後火起。軍士皆回。尋得些小粮米。操教載在馬上而行。後軍赶到。操心正慌。原来却是本部下軍兵。為首將李典。許褚。保護得衆謀士百餘騎赶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道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夷陵大路。一邊是北夷陵山路。操問那里投南郡江陵去近。伏道人稟曰。取南夷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

走南夷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漸乏。走着倒了者極多。操教前面輜住。馬上有稍帶得羅鍋的。也有村中擄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晒晾。馬皆摘鞍野放。困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出箇趙雲。折了許多人馬。如今又哭。爲何。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雖有將才。智不足耳。若我用兵時。

就這箇去處。也埋伏一處軍馬。他是以逸待勞之衆。吾是救死不暇之人。縱然脫得性命。皆不免重傷矣。吾故以笑之。說猶未了。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皆棄甲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早有火烟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為首者。乃燕人張益德也。橫矛立馬。大叫操賊下馬受縛。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落。許褚騎無鞍馬。来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来夾攻。兩邊軍混戰。做一團。操乘空走過。

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背後來赶曹操。操迤
逺奔逃。追兵漸逺。回顧衆將多有帶傷者。操
行之間。前面有兩條路。軍士覆曰。兩條路皆
取南郡。不知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
士曰。大路稍平。却逺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
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
操令人上山望之。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
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
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到走這

倏路揚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見識。故使數箇小卒。於山僻燒烟。令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却伏兵在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因此教走華容。諸將皆曰。丞相妙策。人不可及。遂勒兵走華容道逕奔荊州。於路如何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當日引軍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餓倒。馬盡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傷者。

强勉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太半皆是夷陵道上被赶得慌。只騎得劉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望前面而行。不到十里。軍馬不進。操問為何。回報曰。前面是山僻小路。早晨下雨。坑塹内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曰。軍旅之道。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强壯者擔土束草。搬

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之。多半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於路填塞。操恐後軍来赶。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斬之。此時軍已餓乏。衆皆倒地。操喝令人馬。踐踏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如有再哭者。立斬之。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坑塹。一停跟隨曹操過險峻路稍平妥。操回頭。止有三百餘騎隨後。

並無衣甲袍鎧憋齊者。操催行動。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赶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諸葛亮周瑜是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為也。今此一敗。吾自是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枝刀手擺列。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兎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已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

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之矣。戰則必死。程昱曰。其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陵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況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為重。雲

長荅曰。昔日關其雖蒙丞相厚恩。其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今日奉命。豈敢為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之。低首良久不語。昔日春秋之時鄭國有一賢大夫名子濯孺子深精于矢之藝鄭使子濯孺子領兵侵衛衛使其將庾公之斯迎之鄭兵大敗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從者曰衛兵至近大夫可以用箭射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追兵近吾必死矣乘車而走衛兵赶上子濯孺子問曰追我者誰也左右曰衛將庾公之斯也子濯孺子曰吾生矣

左右曰庾公之斯乃是衛國第一善射者又與大夫無故舊之誼何言其生也子濯孺子曰雖與我無誼他曾於尹公之他處學藝來尹公之他却是我的徒弟尹公之他是箇正直之人其朋友必是正人也我故知其人必不肯加害于我故言我生也左右未信忽果庾公之斯追至大叫曰夫子何不持弓矢乎子濯孺子答曰今日吾臂疼不可以執弓也庾公之斯曰我昔日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藝反害之他夫子雖然如此今日之事乃君之事也我不敢廢之遂抽矢去其鏃頭箙四矢而回馬于是子濯孺子得命而還鄭天下稱義出孟子當時曹操引這件事說猶未了雲長是箇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君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

之恩。如何不動心。于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箇今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見雲長勒回馬。便乘空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拜哭於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縱馬至。雲長見了。亦動故舊之心。長嘆一聲。並皆放之。後來史官有詩曰

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

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擒。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

又詩曰

曹公兵敗走華容。正與雲長狹路逢。蓋為當初恩義重。故開金鎖放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碩呵跟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

曹仁接着言道雖知兵敗不敢遠離故此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接入南郡隨後張遼也到言雲長之德陸續敗兵皆隨首將歸南郡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令將息坐至半夜仰天大慟衆將曰丞相於虎窟龍潭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已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讐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孝耳衆將曰郭嘉已喪久矣此哭何意操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

大失矣。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
惜哉奉孝。衆皆默然。史官有詩曰
緯地經天實可誇。少年才學冠中華。曹公
深識真梁棟。兵敗猶然想郭嘉 此時深贊郭嘉之才
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恩痛哭于中夜
次日天晚。曹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
拾軍馬。必來復讐。汝可保全南郡。堅壁休出。
若攻打至急。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
開則依計用之。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

南郡。曹仁等親密受之。將軍馬盡撥與汝。所有荊州原降文武。吾盡帶回許都陞用。仁曰。合淝。襄陽。誰可守之。操曰。荊州是汝領之。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之。合淝。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曹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七百餘騎。連夜奔許昌而去。曹仁乃遣曹洪擾守夷陵。為南郡之勢。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引五百校刀手。回見玄德。此時諸軍

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而夏口。精神百倍。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盡皆放了空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座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覆。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按華容道上來也。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走透。

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的。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昔日斬丁公。封雍齒。所以正軍法也。王法乃國家之典刑。豈容人情哉。既已責下令狀。罪不能免。推出斬之。以正軍法。雲長性命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一

目錄

周瑜南郡戰曹仁
諸葛亮一氣周瑜
諸葛亮傍畧四郡
趙子龍智取桂陽
黃忠魏延獻長沙
孫仲謀合淝大戰
周瑜定計取荊州

劉玄德娶孫夫人

錦囊計趙雲救主

諸葛亮二氣周瑜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一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周瑜南郡戰曹仁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乃告之曰。昔吾弟兄三人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日兄弟犯法。固當死罪。奈何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後將功贖之。衆皆哀告。孔明方纔饒了。却說周瑜收功點將。各各類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

發付渡江。賞勞了畢。遂進兵攻取南郡。即江陵也
前隊臨江下了寨。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與
魯肅程普共議玄德之事。軍士報覆劉玄德
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
言主公特命乾再拜都督大德。輒有薄禮上
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
江口。今時江陵管下公安縣是也瑜驚曰。有孔明否。乾曰。
敢有在彼。瑜曰。是下先屯某親來相謝也。瑜
納了禮物。孫乾先回。肅問瑜曰。却纔都督為

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口。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害了許多生靈。眼覩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吮見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肅曰。當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若應允得便罷。如不應允。未及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周瑜魯肅引三千輕騎逕投油江口來。却說孫乾回見玄德。說周瑜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

那裏為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為南郡而來。
玄德曰。若提兵來若何。孔明曰。他來便可如
此如此應荅。玄德已知會了。孔明於油江口
擺開戰船。岸上旗列許多軍馬。人報周瑜引
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
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接着。
請到帳中。各敘禮畢。兩邊對坐。玄德舉酒頻
以美言致謝麋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玄德
公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

聞知足下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
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
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
預定。自古云。欺敵者亡。又俗語云。事無必取。
曹操北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
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
待吾取不得南郡。從公取之。玄德曰。子敬孔
明在此為證。都督却休反悔。瑜曰。大丈夫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

言極是公論。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先儘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是也。有何不可哉。周瑜相辭。玄德送瑜上馬而去。回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間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劉備孤窮一身。四海無置足之地。若得南郡權且容身。不爭先教周瑜取去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

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厮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問曰。良計安在。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理會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却說周瑜和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也許玄德取城。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的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曰。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躬身上帳曰。某願取。瑜曰。汝為先鋒。可使徐盛丁奉為副將。撥

五千精銳軍馬。首先渡江。吾隨後以為應兵。蔣欽領兵去了。却說曹仁在南郡。先分付曹洪守夷陵。以為犄角之勢。深溝高壘而不出戰。人報吳兵已渡漢江。必須迎之。仁曰。堅守勿戰為上。驍將牛金奮然而進曰。吳兵臨城而不出戰。是怯也。況吾兵新敗。若不重扶銳氣。軍皆墮也。願借五百軍士。某當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出馬。與丁奉更不答話。約戰四五合。丁奉敗走。牛金引五百軍士追趕入

陣。奉指揮五千軍一衆。圍牛金於陣中。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於坂心。慌救左右備馬。長史陳矯諫曰。丞相以重任托付將軍。牛金不聽約束。妄自出戰。以致如此。假使便棄此數百人。何苦將軍輕出而救乎。仁曰。不然。牛金一失。則南郡不可保也。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陳矯於城上助喊擂鼓。曹仁領兵離吳兵百餘步。逼於一溝之上。陳矯欲教曹仁只巩那裏

住劉遠與牛金為勢。只見曹仁大呼一聲。驟馬就飛過淺溝。衆皆奮力而過。仁獨當先。揮刀殺過吳陣。徐盛迎之。不能當抵。曹仁殺到坡心。救出牛金。仁回頓。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回突入重圍。所到之處。莫敢攔阻。又拔出這一處軍馬。正遇蔣欽攔路。仁奮力衝散。牛金助威。仁弟曹純。亦引兵出。混殺一陣吳軍大敗。曹仁得勝。緩緩而回。陳矯等迎門接着。舉盃稱賀。將軍真天神也。却說蔣

欽兵敗。折軍數多。回見周瑜。瑜大怒。欲斬之。衆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與曹仁決戰。甘寧出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夷陵。為掎角之勢。其額乞精兵三千。逕取夷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也。瑜服其論。先教甘寧領三千兵攻打夷陵。早有細作渡江報知曹仁。仁慌與陳矯商議。矯曰。將軍若不救夷陵。則南郡必有失也。仁從之。遂令曹純并騎將牛金暗地領兵三千救曹洪。純乃先使人報知

曹洪。令洪在前誘敵。吾當斷後。却說甘寧引兵至夷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夷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夷陵。探馬飛報周瑜。瑜備說甘寧困於夷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處正當衝要之地。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殺來。兩下皆悞。呂蒙突然而出曰。甘興霸乃江東股肱之臣也。若不救之何以使人哉。瑜曰。吾欲自往救之。留何人當

此大任。呂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以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和氓歌。瑜曰。未知凌公績敢當此任乎。凌統曰。若十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稱其職矣。瑜大喜。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兵。按夷陵來。蒙對瑜曰。夷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只是山路隘險。可差五百小軍。去小路上斫倒柴薪。斷絕此處。敵軍若走。可得其馬。如勝。則連夜盡兵。便襲南郡。一鼓而可得也。瑜從之。問誰可突圍而

入以救甘寧。周泰出曰。某願往。即時棹刀上馬。直殺入曹軍之中。逢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共說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來日內應。却說曹洪曹純牛金共議甘寧之事。洪曰。即日周瑜兵至。怎生迎敵。牛金曰。先使人報南郡。然後某為先鋒迎之。洪遣人報曹仁。次日。吳兵至。鼓聲大震。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

金。果然投小路而走。乱軍滿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三百餘匹。周泰驅兵日夜赶到南郡。正遇曹仁軍馬。兩軍混戰。天色已晚。各自收兵。且說曹仁到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前失了夷陵。勢已危急。何不拆開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此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便知端的

諸葛亮一氣周瑜

却說曹仁拆開計策觀畢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出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自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見女墻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心暗忖曹仁必先准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左右分布兩軍為翼如前軍得勝追赶只待鳴金方退退步收救程普督後軍吾親

自取城。當日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人應聲而出。乃韓當也。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大呼姓名。搦周瑜戰。周泰出馬與曹仁戰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後軍先退。曹仁曹洪兩個壓後。周瑜指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周瑜自引軍馬追趕到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

無人。指點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手一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門的。都顛入陷馬坑內。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右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瑜却得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軍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

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凌統引一軍從側首截出。救了吳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得敗軍傷折數多。丁徐二將救了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鉗出弩箭頭來。將金瘡藥掩塞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言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冲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一彪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至

三日。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牛金直來寨門外叫罵。單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不若暫且罷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衆皆言曰。論之甚長。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扣寨前叫罵。只等衆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吶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而問曰。何處鼓譟吶喊。衆將荅曰。軍中教演士卒。瑜大怒曰。何敢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痛罵我

軍。程德謀既然總兵。何爲不出。請來吾親問之。程普至。普曰。某爲見公瑾瘡盛。醫者囑言甚勿輕觸。果是曹兵連日搦戰。造次不敢報知。瑜曰。汝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瘡平復。却作區處。周瑜聽罷。於床上奮然起而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屍還葬也。豈可爲吾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乎。言訖。乃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

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夭。再不敢正覷吾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而出。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以激此戰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戰將出迎。比及潘璋欲出。周瑜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于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蕩。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與

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在。瑜曰。吾身體苦無痛楚。欲令曹兵說我病危。必欺敵也。可使心腹人數十騎。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却於四下埋伏。一鼓而可擒曹仁。必得南郡矣。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旒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迸裂。以致口中噴血。墜于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

報吳寨內走出十數軍士到來。有密報的言語。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擄過去的。曹仁慌忙下廳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在陣前。金瘡迸裂。歸寨而死。即目衆將收拾掛孝。我等皆被程普之辱。故特歸投。以報此事。曹仁大喜。賞賜了畢。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悞。曹仁撥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儘數起兵。當日黃昏。摘撥已定。

初更後離南郡。逕取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突入中軍。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慌退軍。四下砲聲齊發。東門韓當蔣欽殺來。西門周泰潘璋殺來。南門徐盛丁奉殺來。北門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急望南郡而來。三路軍兵。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先說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來投曹洪。洪等一枝軍馬。已散太半。只得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

去路。大殺一陣。不敢回南郡。逕投襄陽大路而走。吳軍赶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逕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原來孔明定計令趙雲至城外埋伏只等曹仁盡發出城却扮作曹兵連夜取了南郡殺了陳矯等一行之人隨即安撫居民周瑜大怒。使甘寧引數千馬軍。逕取荊州。凌統引數千馬軍。逕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之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

了南郡。遂用兵符詐調荊州守城軍馬来救。着張飛一陣来都殺敗了。曹軍壯逃。張飛旣在荊州城中住劄。又一探馬飛来。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賫兵符。詐稱曹仁求救。惇速引兵進發。却教關雲長取了襄陽。三處城池。亦不費力。盡皆屬劉玄德。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拏住陳矯。兵符盡屬此人。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未知性命如何

却說周瑜聽知孔明借東吳力而取荆州。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衆將皆在面前勸解。周瑜大怒曰。若不殺諸葛亮村夫。怎息吾心中忿氣。程德謀可助吾之力。即日起兵打南郡。定要歸還東吳。是我之願。正商議之間。人報魯子敬至。接入帳中。瑜曰。吾欲起軍。與劉備諸葛亮共決勝負。復奪城池。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共決雌雄。尚未分成敗。主

人吴侯見攻打合淝未下。不拳自家互相吞併。曹兵乘虛而來。其國危矣。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至厚。倘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決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圖見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去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周瑜便令魯肅往南郡去。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

主人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逕造荊州。見旌旗整列。肅自忖度。孔明非常人也。軍士報覆。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共講禮畢。申謝罷。玄德與肅分賓主而坐。孔明斜倚相陪。茶罷。肅曰。主人吳侯。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于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是來擒皇叔。今江東廢了錢糧。折了人馬。帶傷者不可勝數。幸得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

占荊襄。此何理也。望明白一言。以決去就。孔明曰。子敬乃高名之士。何為出此言也。昔日荊襄九郡。非是東吳之地。乃荊王劉景升之基業。吾主人。乃劉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豈不聞物見主之言乎。肅曰。若公子劉琦占住。尚自可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要見。有何難哉。喚左右請公子出相見便了。劉琦從屏風後。兩從者扶出。琦與肅曰。

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也。魯肅喫了一驚。
原來孔明比及得了城時，防東吳來爭，却先取公子在城中至此以為解手。
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在如何。不在如何。
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
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還與東吳。孔明曰。子
敬之言是也。遂設大宴相待魯肅。肅當日出
城。連夜回寨。見周瑜。言公子之事。瑜曰。劉琦
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圖
之。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教荊

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所見。肅曰。吾觀劉琦過于酒色。病入四肢。見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征討荊州。劉備須沒得推故。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報吳矦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人圍合淝。累戰未勝。急令都督盡收軍回。周瑜只得休兵罷戰。拘集衆多軍馬。且回柴桑郡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却來合淝軍前聽調。却說劉玄德自得南郡荊襄。心中大喜。與孔明商議

久遠之計。忽然墮下一人。上廳獻策。此人乃山陽人也。姓伊名籍。字機伯。玄德感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安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願公一言。以薦賢者。籍曰。荊襄世家。兄弟五人。惟一人大賢者。眉間有白毛。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良。字季常。其四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幼常。後隨孔明六出祁山街亭敗績斬之亦異人也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入

見玄德。禮畢高坐。玄德求久遠之策。良曰。襄陽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好令公子劉琦于此養病。招諭舊士以守之。就表奏琦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是能保荊襄久遠之計也。玄德問曰。四郡。即目何人為守。良曰。武陵郡太守金旋。（今屬鼎州）長沙郡太守韓玄。（今屬潭州）桂陽郡太守趙範。（今屬郴州桂陽路之名）零陵郡太守劉度。（今屬永州）若取得這四郡。乃魚米之鄉。漢上可保長久

矣。玄德大喜。遂問四郡。先取何郡。後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甚喜。遂用馬良為從事官。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議調兵起發取零陵郡。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時建安十四年。春正月也。孔明調兵起行。却說劉度在零陵城中。聽

知孔明軍馬到来。喚其子劉延商議。延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何足懼哉。兒觀本州上將邢道榮。有萬夫不當之勇。使開山大斧。重六十斤。可以迎敵。劉度喚至邢道榮。自誇胸中武藝不讓古之廉頗李牧。度重賞劉延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来。兩邊陣圓相對。邢道榮出馬。橫大斧厲聲高叫。反國之賊。安敢侵吾境界。對陣中一簇黃

旗出。旗幟分開。中間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片甲不回。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逕殺過來。孔明教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被道榮逕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遥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只望黃旗而赶。

抹過山脚。黃旗劉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是燕人張益德也。道榮輪大斧来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益德隨後趕来。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乃常山趙子龍也。道榮措手不及。滾馬受降。子龍縛来寨中。見玄德。孔明。擁至帳下。玄德大怒。喝令教斬。孔明急止之曰。且留人。乃問道榮曰。汝若與吾捉了劉

延。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頷徃。孔明曰。如何得捉。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內應。活捉劉延獻與軍師。城中劉度自然降矣。玄德不肯。孔明曰。邢將軍非謀言也。可放之。道榮得放回寨。盡實告訴劉延。延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来劫寨時。就而擒之。劉延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軍到寨口。每人各有草把。一

齊點着。火焰燒空。劉延道榮兩下殺来。火軍便退。兩軍乘勢赶来。赶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延叫道榮急回。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燕人張益德也。劉延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出。雲一鎗剌道榮於馬下。劉延急撥馬便走。被張飛活捉過来。綁縛回見孔明。延曰。那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押過劉延。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

勸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把馬送劉延回零陵城。見父說孔明之德。子父即時賫印綬離城。逕到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復為郡守。以供錢糧。其子劉延於荊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遂乃勒兵來取桂陽。未知勝負如何。下回便見分曉

趙子龍智取桂陽

却說玄德取了零陵郡。諸縣皆屬。調遣安撫

居民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爭取桂陽。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鬮。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而言曰。我並不要相幫。只要三千軍。獨自領去。便要得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狀。選三千精兵隨趙雲去。張飛又爭。玄德喝

退趙雲歡天喜地領了三千人馬逕望桂陽進發却說桂陽太守趙範升廳人報趙子龍引軍來取城池趙範急喚軍官商議兩個管軍校尉來見趙範一箇姓陳名應一箇姓鮑名隆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隆曾射殺雙虎都在桂陽管軍二人對趙範曰劉備乃反漢之臣更兼惡了曹丞相若來時合與他相持某二人願為前部將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

謀。關張極勇。如今領兵来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若其不然趙雲回。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拗不過。只得教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子龍將近桂陽。前面哨探軍回報敵軍来到。趙雲把三千人馬擺開。以待軍来。陳應兵至。也列成陣勢。陳應上馬。掉飛叉而出。趙雲挺鎗而出。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荊王之弟。今

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特來撫民。汝敢迎敵。即反國之賊也。陳應田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知有劉備乎。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撚飛叉縱馬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敗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頭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來。雲一手掉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到。探手活挾陳應而回。擲于馬下。餘軍皆走。雲縛陳應入寨。叱之曰。量汝安敢敵吾。吾不殺汝。汝可說

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吾本心要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叱退陳應。趙範將帶印綬。引十數騎。逕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上賓。置酒相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今說起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若不棄。結為兄弟。子龍與趙範同年。子龍長四箇月日。範因此拜子龍為兄。二人同鄉同年

又同姓。十分大喜。至晚。子龍送範出寨。次日。趙範請子龍安民。子龍教軍馬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香花迎門而接。子龍教四門掛榜。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筵席。酒至半酣。請入後堂相待。子龍見範殷勤強飲微醉。範入後堂。請出一婦人與子龍把酒。子龍見其婦人。身穿縞素之衣。有傾國傾城之色。子龍問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子龍不

宵。樊氏辭歸後堂。子龍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個緣故。賢兄勿阻。故兄棄世。已及三載。家嫂守寡。終不爲了。弟常勸改嫁之。嫂曰。若三件事兼全。我方嫁之。第一要名譽動蕩。人才出衆。第二要與家兄同姓。第三要文武雙全。舊曾有識。普天之下。那得這般巧的。今將軍堂堂儀表。名振四海。與家兄同姓。先在鄉中未必與家兄不相識。況兄文武兼全。智勇足備。若不嫌家嫂貌陋。願

陪數十萬嫁貲。與將軍爲妻。結累世之親。咸可乎。子龍大怒而起。厲聲而言曰。汝嫂即吾之嫂也。豈可作亂人倫之事乎。趙範羞慚滿面。荅曰。我好意相待。何無禮也。遂乃目視左右。有提子龍之意。子龍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忿怒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隆商議。陳應曰。這人怒發去了。只索與他厮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隆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来引兵掩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

陳應曰。必須帶兵人馬。隆曰。五百騎軍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逕逶子龍寨來投降。子龍聽得這話。心中已知其詐。遂教喚入。二人到帳下。說趙範待用黃人計賺將軍歡喜。醉中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大喜。用酒灌醉。縛於帳下。却揀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子龍喚五百軍入。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吾者。陳應鮑隆也。不干

衆軍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詐降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子龍領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明火照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子龍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前赴桂陽。子龍迎接入城。推趙範于堦下。孔明問之。範言以嫂嫁子龍。本是好意。不想惱

乱。以致如此。孔明與子龍曰。美色。天下人愛之。公何獨如此。子龍曰。趙範之兄。曾在鄉中有一面之交。今娶其妻。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使失其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心不可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政。四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子龍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乃真丈夫也。遂放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

範拜謝而去。重賞子龍。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直捉太守金旋。獻来帳下。是我之頭。孔明大喜而言曰。益德要去不方。但要依一件事。飛問曰。何事。未知孔明有何計策。怎取武陵。且聽下回分解

黃忠魏延獻長沙

却說孔明與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益德要取武陵。必須

也責下軍令狀。飛遂立軍令狀。欣然便引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而來。守界人探知其事。隨報金旋。旋。字元機。京兆人。漢中郎將也。聽得張飛引軍前來。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益德。乃當世虎將。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轉斬之。衆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于是

喝退輩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平生性急。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令手將出迎。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下。城上亂箭射下。旋視之。見輩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旋墜馬下。軍士割頭以獻張飛。輩志出城納降。飛就

令鞏志賫印綬往桂陽見玄德。至半路遇見。
呈獻已畢。玄德大喜。就令鞏志代金旋之職。
玄德至武陵安民了當。馳書去報雲長。言益
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知
長沙未曾取得。如兄長想手足之情。教關某
幹這陣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
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早
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益德取
武陵。都是三千軍去。我聞長沙太守韓玄。何

是為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南陽人也。姓黃名忠。字漢升。乃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表之姪。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然年近六旬。鬚髮蒼白。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乃湘南將佐之領袖。不可輕敵。雲長既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之銳氣。滅自己之威風。量一老革。即老兵也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馬。只消本部下五百校刀手。足矣。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

當。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與玄德曰。雲長平生傲上而不忍下。輕敵黃忠只恐有失。請主公同行。接應雲長。以取長沙。玄德從之。隨後望長沙進發。却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不以人為念。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来。一千箇死。原来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堦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

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捉闖某活獻。韓玄
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賞賜了
楊齡。齡就帶一千軍馬。飛奔出城。約行五十
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却繞擺開。
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大罵雲長。雲長大
怒。更不答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来
迎。雲長手起刀落。砍為兩段。追殺敗兵。直至
城下。韓玄聽知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来
城頭上觀看。忠提刀縱馬。早過吊橋。後隨數

百騎軍。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雲長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吾名。焉敢侵犯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合。不分勝負。韓玄恐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飡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城上教黃忠出馬。忠

引數百人。殺過吊橋。喊聲起處。再與雲長交馬。又鬬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回頭看得馬來至近。却待用刀背砍。忽然一聲響處。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大喝曰。我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厮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此有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

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與了一
匹青馬。雲長至晚退。黃忠尋思。難得雲長如
此義氣。我本死的人。他不忍殺害。吾來日安
忍射之。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
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韓玄喚黃忠。附
耳言用箭射之。忠應允。遂領兵出城。雲長兩
日戰不下。黃忠十分焦躁。料搜威風。與忠交
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
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搜

弦響。雲長急閃。却不見箭。又赶。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作黃忠不會射。放心赶来。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巧。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兵退。黃忠回到城上。来見韓玄。玄急喝令左右。捉下黃忠斬之。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罔我。汝前日不決戰。必有留連

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然往來今日兩番虛
拽弦響第三箭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
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蜀令刀斧手推下城
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者便是同情
剛推到門外却纔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
砍散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
之保障韓玄殘暴不仁輕賢重色今殺漢升
是殺長沙百姓也願隨者便來百姓視之其
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器宇軒昂貌類非俗

乃似關將。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本人自襄陽赶劉玄德不着。故来長沙依傍韓玄。玄恠魏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屈沉於此。當日救了黃忠。呼百姓同殺韓玄。祖臂一招。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撫民已畢。請黃忠相見。忠托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孔明自雲長来取長沙。

隨後催促人馬正行之間。青旗倒捲。一鴉自
北南飛。連叫三聲而止。玄德曰。此應何禍福。
孔明就馬上袖傳一課云。長沙郡已得。又主
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言畢。看看午未。見
一小校飛遶前來。報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
降將黃忠魏延。皆等主公。玄德大喜。遂入長
沙。雲長接入廳上。盡言其事。玄德親往黃忠
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薆韓玄屍首於長沙之
東。後史官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槩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
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羞慚。寶刀燦雪
彰神勇。鐵騎嘶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
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大喜黃忠。待之甚厚。雲長引魏延。亦言
其功。玄德敬之。孔明勃然曰。韓玄與汝無讐。
殺之。乃大不義也。人人效此。必懷異心。喝令
刀斧手。推下斬之。簇下魏延。未知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孫仲謀合淝大戰

玄德見斬魏延急命止之問孔明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絶禍根後史官有詩曰

知己知人乃聖賢先明預曉得心傳卧龍相法高天下曾向長沙識魏延後果反西川

亦是孔明遺計斬之

玄德曰。若斬此人。非安漢上之計也。力勸免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有異心。早做早取汝頭。晚做晚取汝頭。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之姪劉磐。見在攸縣閑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令班師早回荊州。漢上九郡。已得其半。江陵漢陽巴陵襄陽江夏武陵桂陽零陵長沙此九郡皆屬荊州古之荊州即今峽州是也後以江陵為荊州郡時江夏巴陵漢陽

東吳占據夏侯惇失了襄陽。屯兵樊城。玄德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今屬江陵管下縣治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分屯於隘口。却說周瑜自田猟。染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今岳州也）令凌統守漢陽郡。令呂蒙守江夏郡。三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却說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得程普兵

到。孫權大喜。人報魯子敬先至。權遠遠下馬而待之。肅見權立於馬傍。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亦至。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權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權曰。何時爲顯耀耶。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那時以安車蒲輪徵名。肅始當顯矣。權於馬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慶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

張遼差人来下戰書。權令入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来日決敵。汝聽知程普軍来。故意使人搦戰。来日不必新軍赴敵。只守營寨。看吾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城進發。辰牌時分。軍馬行半途。曹兵已到。兩軍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掛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鼓鼓罷。魏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乃張遼。左邊李典。右

遼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出戰。權掉鎗欲自戰之。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權視之。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門旗下李典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裏迳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兩枝戟一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畫杆望馬頭上便打。樂進

馬回。宋謙掉軍士手中鎗赶来。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趕殺過来。吳兵大乱。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来。看看赶上。側首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却說程普。保孫權歸到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諫曰。主公恃盛壯之氣。忽强暴

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振敵場。此乃裨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頴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也。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也。今後切宜保重。權曰。孤之過也。從今改之。少刻。太史慈入帳云。今日雖敗於曹兵。其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今晚使人報來。明火為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讐。其請以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進身

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非一勇之夫。乃是忌智多謀之士。恐有准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傷感宋謙之情。急要報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尋見養馬後槽。兩箇商議。戈定曰。我已有人報太史將軍去了。今夜必来接應也。是我二人大功。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雖離中軍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宜草梁上

放起一把火來。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必乱。就裏剌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歇。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解甲熟歇。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吾無備。乘虛攻擊。何以約束三軍。今夜防備。比每夜更加謹慎。可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軍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

左右曰。喊聲太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問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火一把。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

其太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傷感不已。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今鎮江是也）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乱世。常帶三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方四十一歲。後來史官有廟讚云

慷士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寨。弓

馬震雄師。北海稟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三嘆復嗟咨

孫權將慈。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其子太史亨。養於府。（亨字元復後来官至尚書吳郡太守）權因合淝兵敗之後。心中憂悶。與諸謀士談兵。却說玄德在荊州。慙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正言之間。忽有人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

日。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一面差人迁葬。一面守把城池。玄德曰。誰可以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障城池。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矣。東吳必来討荊州。如何對荅。孔明曰。若有人来。亮自有言對荅。不過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来吊喪。乃索荊州也。當下孔明如何對荅。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取荊州

孔明聽知魯肅到。教遠遠迎接。接到公廨各。來相見。玄德待以上賓。肅曰。江左聽知令姪棄世。吳侯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公瑾再三申敬于玄德公。孔明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劉琦若在。荊州暫時居住。今公子去世。必然見還。肅亦為此事而來。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量。肅強飲數盃。連逼數次。玄德未及開言。孔明變色言曰。

子敬公好不通禮。我主人相待。直須要說到根前。自三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我高皇帝。提三尺劒。斬白蛇。起義兵。成四百餘年之基業。傳至于今。不幸姦雄並起。宇宙瓜分。各處一方。自收賦稅。有日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內。合分茅列土而居。加之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

何不可。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強惡。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吞漢上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到無分。汝主姓孫。合情佃也。況赤壁破曹兵。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耶。若非我借東南風信。汝周郎安能展半籌耳。江南一破。休說二橋（橋姓古從木傍）擄於銅雀宮。則汝等妻子。皆不能保矣。適來我主人不即荅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必能察

焉。子敬深通古今。善辨是非。何故出此言耶。一席話。開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於魯肅身上甚是不便。汝等做箇揖人安已麼。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吳侯。後來周公瑾要興兵攻荊州。又是魯肅當回。後來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魯肅回話。今又不應前言。失其大信。魯肅無葬身之地矣。爾死無恨。使荊州之民。立見

塗炭。玄德公亦受萬代之恥笑也。頴思忖焉。孔明曰。曹操統百萬虎狼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只以爲疥癬之疾。豈懼周郎一小兒乎。若只說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教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荆州爲本。待我主別圖得城地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理如何。肅曰。孔明還奪得何處。還我荆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暗弱。我主待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肅教立文書。玄德親筆寫成。押了字。

代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玄德公是我主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便辭玄德孔明送到船邊與魯肅曰子敬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容准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只要兩家和氣皆賴子敬一語之勞休教曹賊笑話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

荆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亮之謀也。允與借地。實是混賴。說道取了西川便還。知他是幾時。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知他誰後誰先。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他若不還。城池必須連累足下。吳侯一怒。九族難保也。魯肅聞言。痴呆了半晌。將文書擲地下。泣曰。恐玄德不負於我。瑜曰。子敬乃誠實蔫厚人也。劉備是梟雄之輩。（梟雄者勇健也）諸葛亮乃姦猾

之徒。恐不似先生之心也。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但念子敬是吾恩人。想借三千斛之事。吾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畫。魯肅蹐蹐二音局即不安。撚指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掛孝服。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與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荊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在。瑜曰。

劉備喪妻。吳侯有一妹。極甚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也。我修封申呈。敬達吳侯。便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贖到南徐。妻室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了劉備。一角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個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寫了申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逕見吳侯。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孫權曰。若如此。何時取得。肅曰。有

周都督申呈在此。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此人不可。遂喚一人而至。姓呂名範。字子衡。乃汝南細陽人也。權曰。近聞劉玄德喪妻。吾有一妹。欲招此人為壻。永結親姻。共力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作急往荊州一行。範曰。主公之命。安敢有違。即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望荊州来。却說玄德自沒了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閑敘。人報東吳

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是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話。主公都應承了。留本人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此降。必有見諭。範曰。某近聞公喪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肉尚未冷。安敢望此。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也。吾主人吳侯。有一妹。美而大賢。

堪可以奉箕箒。若兩家共結秦晉之歡。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于國于家。並皆全美。望皇叔裁之。便可一行。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得吳侯允准。如何敢遽次來說。玄德曰。吾已半百之年。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德播華夷。正所謂淑女以配君子。豈可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

且少留。容某思之。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去。同見吳侯。面許已定。釋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乎。孔明大笑曰。雖是周瑜之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畧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孔明定三條妙計。氣死周瑜。其

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娶孫夫人

却說玄德懷疑未決。孔明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吕範同到江南。來見吳侯孫權。權曰。吾願將舍妹招玄德。並無異心也。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相待之意。專候主公去結親事。玄德疑惑而不敢往。孔明曰。吾定了三條計。非子龍而不可行也。遂喚子龍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

吳。當領此三箇錦囊袋。內有三條計策。依次而行。吾當應之。汝若不依我計。是背主也。子龍曰。領聽軍師密旨。並不敢違。孔明將出三箇錦囊。與子龍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納上禮物。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初也。玄德選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保護大將軍趙子龍。並雜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早到南徐州。船已傍岸。子龍曰。臨來時。孔明分付

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必預先開了第一箇錦囊觀之。依次而行。子龍看了。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應諾而去。原來國老。乃二橋之父。平生最直。居南徐。子龍請玄德先往見之。玄德牽羊擔酒。置幣剸金。剸音專先來拜見橋國老。說呂範為媒。娶孫夫人之事。更兼五百軍士。上岸入南郡。盡說玄德入舍一事。城中人盡知。此是孔明第一妙計吳侯聽知玄德已到。遂教呂範相陪。且就館

舍安歇。却說橋國老。早來見吳太夫人。稱說且喜。太夫人曰。老身寓居。何喜之有。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夫人曰。老身不知此事。使人請吳侯問其虛實。先使幾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即日女壻在江邊館驛裡安歇。五百隨身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果品。皆言做親之事。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舍中相待。吳太喫了一驚。少刻孫權入後堂

見母親。吳太搥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吳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禮。我為母之道。也須使我知道。你招劉玄德為壻。瞞我怎的。女兒須是我的骨血。權嘆了一驚。問曰。那里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還瞞我。橋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

了。吾因敬来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郎之計。因要取荆州。若動刀兵。恐生靈塗炭。故將此為名。賺劉備来囚之。將荆州付還。如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也。國太大怒而罵周瑜曰。周瑜匹夫。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荆州。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悞了我女兒一世。你每好做作。橋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

之耻笑。此事如何行得。說的孫權默然無語。
國太不住口大罵周瑜。橋國老勸曰。事已如
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招了為壻。免得
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
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壻。也不辱了令妹。
國太曰。我但不曾見此人。明日約在甘露寺
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
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是大孝之人。見母
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来

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剁為肉醬。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准備。只聽我號令便出。却說。橋國老辭吳夫人歸。使人去報玄德。言說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趙雲孫乾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部從保之。隔夜呂範先來約定。來日甘露寺內相會。次日。吳國太。橋國老。

先在甘露寺方丈。孫權並一般謀士都到。呂範又來館驛中請玄德。是日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劒緊隨。上馬投甘露寺而來。趙雲全裝慣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法堂上見了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俗。心中有畏懼之意。二人各敘禮畢。遂入方丈拜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乃與橋國老曰。真吾壻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壻。真

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劒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何人也。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阪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酒。趙雲與玄德曰。却纔某于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與國太。玄德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故出此言也。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

責罵孫權。今日玄德與我作壻。即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問之。華默默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哀告曰。若為備斬大將。備心何忍。也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國老也勸。國太喝放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國太先回。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塊石。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禱告曰。若劉備能勾田荆州。成王霸之業。劍揮石為兩

段。如死於此地。劍刃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忽然孫權後面而言曰。玄德如何而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與國家勦除賊黨。心嘗恨焉。今蒙國太招爲女壻。此平生之際遇也。却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與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如再取得荆州。興旺東吳。石亦爲兩半。

手起劒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後宋賢觀此勝跡。作詩讚曰

紱髯桑盖兩沉沉。恨石由來仰告深。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多生歲愈侵。還有市塵沽酒客。崔諠鳩話衆啼吟

又詩曰

寶劒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王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扶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劉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岩崖依舊抵風波

又水調歌頭一篇曰

江左占形勢。先數古徐州。連山峯巒如畫。

縹緲步危樓。鼓角臨風悲愴。烽火接天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揮戈甲。萬竈宿貔貅。草凝霜。風落木。歲方休。使君豪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默然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二人共觀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乘小船。於江面上如登平地。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乎。孫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言語。嘲吾不慣乘馬

耶。左右牽馬過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與玄德曰。南人而能乘馬乎。玄德聞之。裸衣一躍。鬲上馬背。飛走下山。復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為駐馬坡。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槩多。二人並轡立山河。東吳西蜀興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賞。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衆

告橋國老。早早過親。免生別事。玄德次日前
来橋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
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
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當去告國太。令作
護持。玄德拜謝自回。橋國老入見國太。盡言
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怒曰。我的女
壻。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
便教畢親。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
外不便。軍士爭鬧。累及不安。國太教盡搬入

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暗喜。為有護臂在近。不懼傷害。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蔟滿。侍婢皆佩劒懸刀。立於兩傍。諕的玄德魂不附體。必竟如何

錦囊計趙雲救主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如麻。玄德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也。

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劒為樂。故房中有之。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須且去之。孫夫人笑曰。相殺半生。尚懼兵器乎。盡命去之。令侍婢解劒扶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玄德以甜言美語。啜誘孫夫人。夫人歡喜。玄德乃以金帛散與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却說孫權

差人來就荊郡報周瑜。瑜拆書視之。書曰。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招了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看畢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遂修密書。就令去人帶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曰

周瑜百拜頓首。書上主君明公座下。昨常為謀大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必須以凶為吉。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更兼諸葛亮用謀。必非久屈

在人之下者。愚謂大計。軟困備於吳中。而盛爲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其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將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使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也。願明公熟思之。書不盡言。幸垂照鑒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其富

貴。今若以畫堂大厦。子女玉帛。令彼享用。踈遠孔明開張。各生慾望而自散去。荆襄可不戰而自得也。若縱劉備得歸。終久是東吳大患。主公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孫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富麗。請妹居之。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教玄德享用。國太只說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亦不思孔明之語。中了周瑜之計也。

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子龍猛省孔明原付三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箇住到年終開第二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箇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歸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美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箇錦囊看計而行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逕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將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

德喚入。便問其故。子龍做失驚意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子龍曰。今早孔明使人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過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子龍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可起程。遲則悞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有道理。子龍故意催逼數番而去。玄德入見孫夫人。啇啇垂淚。孫夫人問曰。

丈夫何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奉侍二親。死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迩。即日使備悒怏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曉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瞞過。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罵備也。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我已嫁事於君。君所去處。我願隨之。玄德曰。夫人之心。可道如此。

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也。夫人若
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若劉備戰死荊州沙場。
夫人再不更事豪傑。備雖在九泉。蒙恩不淺
也。孫夫人曰。丈夫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耶。玄
德曰。豈不聞俗語云。公子登遐。不醉則飽。壯
士臨陣。不死即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
淚下如雨。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我苦
苦哀告母親。必須放我與君同去。玄德曰。縱
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當。孫夫人曰。我有

一計。汝能從否。玄德請問夫人。答曰。我與你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洩漏了。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子龍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子龍曰。宜想舊事。勿失軍師之計。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初一日也。吳侯大會文武于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前來拜國太。并嫂嫂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塋俱在涿郡。

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
母親前告知。國太曰。此孝道之事。豈有不從
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一祭。足見為
婦之禮也。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更
不令孫權知之。夫人乘車。將帶隨身一應細
軟。玄德上馬。引數十騎跟隨出城。與子龍相
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趲程而行。
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
散。比及衆官知得玄德夫人逃去之時。天色

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孫權聽知走了玄德。急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令星夜務要赶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忿怒轉加。將案上玉石硯擡為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吾令耶。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

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敢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劒。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劒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之。蔣欽周泰隨後引一千軍馬赶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趲程而行。當夜於路上歇歇兩箇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梁界山。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子龍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子龍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

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誆得玄德舉止失錯。忙勒回馬來。問子龍曰。前面又有攔截之兵。後有追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子龍曰。主公勿憂。孔明軍師原有三條妙計。皆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箇。並皆應驗。還有第三箇在此。軍師道。遇危難之時。可用。今日何不觀之。玄德教取錦囊拆封視之。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氣周瑜

原來周瑜。恐玄德走脫。先發人。教吳侯江邊關防。如無兵符。不許擅開船隻。先斷了這條長江水路。又差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等候。劄營在此。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將軍馬擺成陣勢。忽然瞭高軍報說前面塵起。必是玄德。二將馬上撫掌大笑曰。周都督神機妙算。果然應口。各掉兵器。立於

陣前。玄德慌問子龍求計。子龍將錦囊拆開。獻計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勿得隱諱。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前程。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荆州也。奪了荆州。必至殺害。備若身死。夫人安能歸乎。是以夫人為香餌而下釣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胷襟。必能憐憫於備也。今汝

兄又欲殺害。故托荊州有難。此是求歸之計。實難捨夫人。故同至此。汝兄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能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半載相與之德也。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于車前曰。安敢造

反。爲奉周都督將令。把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賊匹夫。欲造反耶。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是汝主人之妹丈。千百年之至親。非是反國之臣。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並不是私奔至此。今你兩個。於山僻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掠擄俺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主姑息怒。這的不干我小將之事。乃是周都督的號令。孫夫人叱

之曰。你只怕周瑜。何不怕我也。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你快回去。說與周瑜匹夫。我夫妻自回荊州去。干你甚事。我兄吳侯。尚自讓我幾分。何況周瑜村匹夫哉。把周瑜千匹夫萬匹夫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臣下之臣。安敢十分難為他。又見趙子龍十分怒氣。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却纔行不得五六里。陳武潘璋赶到。徐丁二將備言其事。陳武潘璋曰。你

放他過去。差了也。我二人奉吳侯尊旨。特來追捉他回轉。四將合兵一處。趲程赶來。却說玄德。脫了此難。傍車而走。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又起。大軍趕來。玄德告夫人曰。後面追兵又至。却如之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引五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君之命。請夫人

同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廝匹夫同謀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事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玷辱上祖。我母親慈旨。全我夫婦。去田荊州。誰敢阻當。便是我哥哥來。也須將大禮而行。你四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各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親娘做主。況吳侯是箇大孝之人。怎敢違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箇人情。軍中況又不

見玄德。又見子龍怒目睜眉。只待厮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禀此事。四人猶豫不定。但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列位赶的劉備。曾赶上否。四將答曰。早晨過去。多半日矣。蔣欽曰。如何不拿下。四人因說孫夫人發話一節。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劒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

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有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棹快船追之。我四人在岸上趕之。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箇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心纔稍寬。沿着江岸正行之間。後軍遥指。塵土冲天而起。登高一望。但見軍馬蓋地而來。玄德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

看喊聲漸近。衆人皆欲四散。忽見江內傍岸一字兒拋着拖蓬船二十餘隻。此舡極快兩舡淮南呼艇船浙人呼剗子易曰剗木爲舟子龍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棹過對岸。急切追赶不得。玄德與孫夫人便逶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一齊上船而去。只見船倉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荆州水軍。不移時四將赶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而言曰。吾已箕定多時矣。汝等回去。

傳示周瑜。數再休使蔑人爲手眨。岸上乱箭射船。已開的遠了。正值順風。拽起風帆。望上水盡力使去。岸上軍馬。迤逦不捨。正行之間。忽然江聲大震。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赶上。孔明教棹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赶到江邊。盡教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官軍騎馬。周瑜上馬。並

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口。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赶之間。一聲鼓響。山崦內一彪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蒲州解良人也。姓關名某。字雲長。周瑜舉止失錯。急撥馬便走。雲長提刀驟馬赶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之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身中數箭。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高兼。陪了

夫人。又折許多人馬。周瑜回顧岸上。乃是敗走吳軍。盡都趕來。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救之。却早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一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

目錄

曹操大宴銅雀臺
諸葛亮三氣周瑜
諸葛亮大哭周瑜
耒陽張飛薦鳳雛
馬超興兵取潼關
馬孟起渭河六戰
許褚大戰馬孟起

馬孟起步戰五將
張永年退難楊修
龐統獻策取西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曹操大宴銅雀臺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人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喪折水軍數多。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膿水未乾。因此怒發。金瘡迸裂。衆將救活。開

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赶。自和玄德歸荆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衆將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去報吳侯。吳侯不勝大怒。要拜程普為都督。傾國起兵。去取荆州。周瑜又發書到。教主君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今曺操欲報赤壁鏖兵之恨。但恐孫劉同心。因此未敢興兵。今主公為一時之氣。若自相吞併。操必乘虛来攻。家國危矣。權曰。如之奈何。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

必使人勾結劉備矣。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是投操。江南何日得安也。可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使曹操知之。則怯懼。不敢加兵於東南。亦能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矣。却暗使一心腹人。以間謀之計。使曹劉如常不睦。方可圖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誰可為使。雍曰。有一人。乃曹操平生信愛者。見在此處。可當遣之。權曰。何人也。雍曰。前任豫章太守。平原高唐人也。姓華。名歆。字子魚。權大喜。即時

寫表。令華歆赴許都。密囑以間諜之計。歆領命起程。迳到許都。聞知曹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賀銅雀臺。歆親往見。却說曹操自離荆州。心中嘗欲雪赤壁之恨。爲軍兵未曾嚴整。又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之臺。左名玉龍之臺。右名金鳳之臺。三臺森聳。可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操

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朱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于臺下。操先觀武官。比試弓箭。便命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掛在垂楊枝上。下設一箭朵。離百步為界。武官分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外枝將士皆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如有射中紅心者。鳴金擊鼓以應之。遂將紅錦戰袍以賞之。如射不中者。罰水一盃。能射者射之。不能射者。聽令押陣。連問三聲。聲

猶未絶。紅袍隊中一人。拈弓驟馬而出。衆皆視之。此少年將軍。乃曹操外房之姪。姓曹。名休。字文烈。見充虎豹騎衛。衆見曹休。弓馬精熟。無不稱賀。曹休飛馬。往來奔馳三遭。扣上箭。搜滿弓。弦響箭落。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操在臺上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左右欲取錦袍與曹休。綠袍隊中一騎而出。曰。丞相錦袍。也。合讓俺外人先爭。汝宗族中不宜攙越。衆視之。乃漢上將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

業射法。聘拈弓縱馬。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小將軍先射。汝何奪之。看我與汝兩個解箭。拽滿雕弓。一箭也中紅心。衆皆喝采。視之。乃曹丞相從弟。曹洪也。却欲取袍。只見綠袍中又一將而出。曰。你三人射中紅心。豈是為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大將張郃也。郃飛馬番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之裏。郃曰。吾番身背射。

合取錦袍。言未畢。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汝番身背射。何足為道。看吾奪射紅心耶。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到界口。紐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淵兜住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錦袍麼。衆皆喝采。又只見綠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留下錦袍還我。視之。乃大將徐晃也。晃曰。汝奪紅心。何足道哉。看吾單取錦袍。拈弓搭箭。一箭遥望柳條射之。射斷柳條。錦袍墜下。徐晃飛取

錦袍。披於身上。往來馳驟一遭。望臺上聲喏曰。謝丞相之袍。衆皆大驚。却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一將。躍馬而出。大叫曰。你將錦袍那去。早留下與我。衆皆視之。乃譙國譙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飛馬便來奪袍。兩馬相近。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接住弓把。徐晃一扯。扯離鞍轡。晃急棄了弓。時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一處廝打。操急使人解開時。那領錦袍已扯粉碎。操曰。二人都上臺來。晃

睜眉怒目。褚切齒咬牙。皆有相持之意。操笑曰。孤特視汝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乎。便教諸多將士。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盡皆依位而坐。樂音競奏。水陸畢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操大喜。曰。武將既以騎射為樂。足顯威勇矣。汝文官。乃飽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文官皆躬身而言曰。領鈞命。互相謙讓。有一人進曰。小臣不才。愿獻銅雀臺詩章。可乎。操大喜。

乃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東海郯人也。姓王。名朗。字景興。朗拂篋援筆。立書七言詩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壯帝畿。水明山秀競光輝。三千劒佩趨黃道。百萬貔貅現紫微。風動繡簾簫金鳳舞。雲生碧砌瓦玉龍飛。君臣慶會休辭醉。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觀畢大喜。取玉爵賜酒。就以玉爵賞之。朗拜謝訖。座上一人進曰。老臣亦有俚語。敢進

於上乎。操曰。顧聞佳章。其人官封東武亭侯。侍中尚書左僕射。潁川長社人也。姓鍾。名繇。字元常。善寫隸書。萬古為法。繇援筆立寫七言八句詩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按上天。凝眸覽徧舊山川。欄干屈曲留明月。窻戶玲瓏壓紫烟。漢祖歌風空繫築。楚王戲馬謾加鞭。主人盛德齊堯舜。願樂昇平萬萬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佳作。過於太甚矣。意思知道二人

以帝王尊之言太過矣操遂賞鍾繇而對衆文武曰孤本庸愚始舉孝廉聊立微名於世耳後值天下大亂故以病田鄉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夏秋讀書春冬射獵為二十年之計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不能如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使不辱於祖宗此平生願足矣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因黃巾之亂勦降萬餘又

討擊袁術。擒其四將。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有一等人。見孤強盛。任重權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位之心。此言大亂之道也。齊桓公。晉文公。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孔子云。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為至德也已矣。夫能以大事小。此言耿耿在

心。又讀樂毅傳。毅昔日歸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燕王。猶事大王。寧死不爲非義之事。孤又觀蒙恬傳。昔日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德於秦。三世矣。今臣手下精兵三十萬。雖能背叛。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君之恩也。孤讀此二人之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安有篡逆之心哉。此言皆肝膽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

滕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害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汝諸文武。必不知孤心也。衆皆起拜曰。雖周公伊尹。不及丞相耳。尹氏有詩一首。單道王莽姦邪處。後人讀此詩有感。因而可以擬曹操也。詩曰

周公恐懇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嘆左右捧過筆硯。
孤欲作銅雀臺賦耳。揮箋寫云。吾獨步高臺。
俯觀萬里之山河。此兩句有旁若無人之意後史官貶曹
操建銅雀臺。有古風一篇云
鄴中山青水如練。老瞞雄據作宮殿。窮奢
極多興羣怨。詐力欺天天宵眷。東風只與
周郎便。雲散烟飛事都變。銅雀臺高春日
轉。二橋空鎖芙蓉面。不似朝陽貯飛燕。英

雄一去不復見。古及與人磨作硯
曹操剛纔落筆。止寫了兩句。忽有人報。東吳
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令孫權以妹嫁
之。漢上九郡。太半已屬劉備矣。操聞之。手脚
慌張。按筆於地。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
操曰。未也。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
但恐丞相乘虛而擊也。今權故令華歆入國
為使。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曰。
如之奈何。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

丞相於中一擊而可得也。操問其計若何

諸葛亮三氣周瑜

曹操聞之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相就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讐敵矣。乘此相併。却作良圖。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當日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封為大理寺少卿。程昱曰。丞相在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

了荆州。何以驚耶。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荆州。如困龍而入大海。孤安得不動心哉。即日頒詔。加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江夏太守。命使赴程。文武盡醉。遣散。操回許都。使命逕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其職。瑜自領南郡。更思向日之讐。如何不報。遂上疏與吳侯。令魯肅去取荆州。孫權喚肅曰。當初汝保荆州来。今日劉備又是我妹夫。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

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川。到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取之。遂辭下船。投荊州而來。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有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是令俺自相吞併之意也。他使兩處興兵。於中便來取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又要

奪荆州之計。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肅提起荆州之事。主公放聲大哭。將自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来解勸。計會已定。遠接魯肅。来到堂上。謙讓坐次。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壻。即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如何太謙。只念舊交。讓肅坐於側。茶罷。肅開言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荆州一事而来。自借許多時了。未蒙見還。今日既然結了親眷。合宜交付。最好。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大驚曰。

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風後出曰。亮聽之久矣。敢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荆州時。許下取得西川時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兄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萬人嗤罵。若要不取。還了荆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義負面上不好看。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只得慟哭。孔明說罷。聲動玄德衷情。

真箇趋前頓足放聲而哭。魯肅趕身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尊親。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誠為之。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哀痛至甚。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盡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

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計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既然吳侯結為親眷便是一家若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軍發馬去取取得西川時以為嫁貲却把荊州交還東吳此計如何肅曰西川迫逓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

我真箇去取西川與他。非也。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荆州。劉備必然勞軍。就問他索要錢糧。兵到城下。一鼓平收。雪吾之恨。解是下之禍。魯肅拜辭。再往荆州來。玄德忙與孔明商議。孔明曰。必是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計又來。但說的話。主人只看我點頭。滿口應承。計會已畢。接魯肅入。肅曰。某回見吳侯。把皇叔言語。盡情稟了。吳侯甚是稱

讚皇叔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發馬。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想念愛親之故。以此爲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付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非親不解其禍。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是子敬之贈。一言稱謝難盡。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遠搞勞。魯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咲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

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來取荊州也。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擊下。便就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便收拾窩弩。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喚趙雲聽了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擺布。玄德大喜。自作准備。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准備出城勞軍。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吾計。便教魯肅訴

稟吳侯。差人交割城子。并遣程普引軍接應
周瑜。此時箭瘡結了白痂。濃水無出。身軀無
事。調遣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
淩統呂蒙為後隊。水陸進兵五萬。望荆州而
來。周瑜自在船中。時復歡咲。以為孔明中計。
水軍二萬五千人。逕運進發。前軍至夏口。周
瑜問前面有遠接之人否。人報皇叔使糜竺
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竺曰。主公皆
准備下應付錢糧。陸續起運。瑜曰。皇叔何在。

竺曰荆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為汝家事。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不見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在那軍中。趲上船隻。離荆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周瑜教船傍岸。瑜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般軍官。皆上馬隨行。虎賁千餘人。遥望荆州來到城

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前軍叫門。城上守門將軍問曰。是誰。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梆子響。白旗倒處。兩面紅旗便起。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子龍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何相罔耶。子龍答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乃漢朝皇叔。安忍背義而取川乎。若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

天下也。瑜聞之。勒馬便回。一人打令字旗。於馬前報曰。左右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音子歸殺來。黃忠從公安小路殺來。魏延從孱音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大哭周瑜

却說周瑜怒氣充滿肺腑。墜於地上。左右急

救歸船甦醒。忽有人傳報。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恨而言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宗弟孫瑜到。瑜字仲異。乃孫權叔父孫靜之子。周瑜接入。盡言其事。孫瑜荅曰。吾奉兄命。助都督一臂之力。遂令催前軍行。兵至巴丘。地名人報上流有軍。截住水路。乃劉封關平也。周瑜大怒。忽又人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紫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間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為必不可也。益州民強士險。劉璋暗弱。足可以自守。今欲舉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於赤壁。無復興遠伐之志矣。今操三分天下有其二。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

安宵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今孫將軍興兵遠征。非長計也。倘操兵一至。江南蕞粉矣。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何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事。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大嘆曰。既生瑜而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時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後史官有廟讚曰

慷慨知音律。風流有紀綱。氣能吞漢國。力欲展吳邦。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三分誇俊傑。四海識周郎

後宋賢弔周瑜詩曰

赤壁遺踪蹟。青春有政聲。胸謀如管仲。風味似陳平。曾竭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天命盡。誰不痛傷情

又范石湖先生吊周瑜詩曰

年少曾將社稷扶。三分獨數一周瑜。世間

豪傑英雄士。江左風流羨丈夫。功蹟巍巍
齊北斗。聲名烈烈震東吳。青春年紀歸黃
壤。題起教人轉嘆吁

又武成廟史臣讚曰

羨我公瑾。間世而生。於吳定霸。與魏爭衡。
烏林破敵。赤壁陳兵。所以玄德。謂瑜世英
將傳詩曰

赤壁功成一戰勞。威名實可振劉曹。蛟龍
不是池中物。三復周郎還慮高

又詠史詩曰

師行赤壁拒曹公。戰艦無非用火攻。圖備
置吳功蓋世。小橋風月屬詩翁

林邁赤壁懷古詩曰

武昌夏口吊周郎。兩岸春風起綠楊。上竟
霸圖何日在。追思塵跡事難忘。吳宮花草
埋幽徑。魏國山河遠夕陽。千古吟翁衰瘦
馬。詩成吟咏轉凄凉

周瑜停葬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齎

上。飛報吳侯孫權。權聽得瑜死。哭絕於地。魯肅等救醒。拆書視之。方知是薦魯肅代瑜領兵之事。書曰

瑜伏楮泣血頓首百拜。致書於主君明公麾下。切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先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事在掌握。至以不謹。忽有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益。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

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言有可采。瑜死不朽矣。臨楮不勝痛切之至。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朔日上書

孫權覽畢。大慟而歎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乃忽短命。孤何賴哉。言畢又哭曰。既公瑾臨

危而獨保魯肅。孤何不從也。隨即便遣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便教發。靈柩回。孤當自接於半路。却說孔明。未知瑜喪於巴丘。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却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矣。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以弔喪為由。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懼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

不懼。何愁下者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來與周瑜吊喪。於路探聽人報。孫權已令魯肅領兵權扶柩回柴桑做好事。孔明逕至柴桑。人報魯肅。劉皇叔遣孔明來。與周都督弔喪。肅乃接入相見。禮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因見子龍帶劒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上。而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脩短故天。人非不傷

我君寔愛酹音類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吊君幼學公交伯符尚義睚財讓舍公居吊君弱冠際會風雲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虜無憂吊君丰度佳配小橋漢相之壻不愧當朝吊君氣槩主不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吊君鄱陽蔣幹來說府皆納吉事主終濟吊君弘才文武籌略迹迹小子心寒膽落昭君凜凜公獨諤諤音惡張昭欲降曹獨周瑜不肯耳

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
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
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
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晻暗。三軍愴然。
主已哀泣。吏皆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
助吳拒操。輔漢安劉。持角之援。首尾相儔。
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
朽守其真。寂寞冥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
從此天下再無知音。嗚呼痛哉。尚享

孔明祭畢。伏地而哭。淚如涌泉。哀慟不已。三軍衆將。皆自言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觀此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傷感。自思曰。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因此再三敬勸孔明。後人有詩歎曰

龍卧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以生公瑾。塵世何須出孔明。一幅祭文追往事。三盃酹酒訴交情。從前霸業歸先主。箇有吞吳志不平

孔明辭魯肅等回。却欲下船。一人道袍竹冠。皁絲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來弔孝。此是明欺東吳皆土木偶人耳。掣所佩劒。要殺孔明。未知性命如何

耒陽張飛薦鳳雛 耒音累

背後魯肅趕到。忽叫不可而止之。此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也。肅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害之。龐統攘劒而喜笑曰。吾亦戲之耳。遂相歡樂。魯肅自回。統獨送

孔明至船中。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曰。吾料吳侯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者。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平生之所學也。統允其言而別。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將送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權與掛孝衰慟。周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徽。（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徽初拜興業都督妻以宗室之女後以瑜之女却配與太子孫登此是孫權拯恤念瑜之恩也）葬於本鄉。吳侯回郡。與衆將說起周瑜。無不下淚。權

曰。周郎身死。是吾股肱廢矣。安能復興大事乎。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之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畧不減於管樂。樞機可配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孫權聞知大喜。遂問賢士名姓。肅曰。斯人襄陽世家。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名久矣。見在何地。肅曰。見在府下。權即時使人請入。統

與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厥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權便不喜。乃問統曰。汝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絶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大怒。乃對統曰。汝且退。待有用汝之時。却来與汝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必

想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非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後宋賢有詩嘆曰

君臣道合是前緣不遇赦人意慘然堪嘆

鳳雛何命薄功名未遂喪西川

魯肅出與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爭奈吳侯不能用人也公且耐心統長歎低頭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愁功名乎留此但恐屈沉公實對肅言之統曰吾欲投曹公去也肅曰明珠

投暗耳。可自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作書以薦之。公如此。必令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幸也。統曰。此平生之定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轉報江南一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聞之久矣。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欲何為也。統不答出魯肅孔明書投呈。乃答曰。

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荊楚稍
定。若無閑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
名耒陽縣。（今爲衡州）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
缺。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
之。見孔明不在。遂勉強相辭而去。繞到此縣。
不理政事。終日嗜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
不理會。每有人來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
縣盡廢。玄德大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耶。
遂喚張飛。分付帶左右去。荊南諸郡。巡視一

遭。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廓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寮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卧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且未可輕忽。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

令來見。龐統衣冠不整。扶醉而來。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物。今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也。統佯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並不理詞訟。安得不廢政事也。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看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公務。一時剖斷。吏皆紛然把卷上廳。將訴詞被論人等。環跪堦下。統執筆命押。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

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了畢。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難斷之事。在乎曹操。孫權耳。吾視此輩。若掌上觀文。量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遂下席而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安知。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所薦之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吾恐未盡信耳。飛與孫乾曰。非汝則失一大賢也。遂薦統回荊州。見玄德。細細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吾一時之失也。飛將魯肅

薦書取出。轉呈玄德。玄德甚喜。遂折封視之。其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於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亦終於他人之所用。實可惜乎哉。惟

皇叔察之

玄德看畢。尚在懊悔之中。忽報孔明回至。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大廢縣事。正欲問罪。

孔明笑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亮嘗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却得子敬書。如此如此。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多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又令益德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玄德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可宜重用。玄德纔悟曰。昔日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

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畧。教練軍士。聽候征伐。時建安十六年。夏。五月也。

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集草屯粮。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問計於衆謀士。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凉州取馬騰。就領兵南征。可得諸侯之心也。操然之。遂差人往西凉州宣馬騰。騰。字壽成。漢伏波將

軍馬援之後桓帝時其父名肅字子碩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因流落隴西與羌人襍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餘面鼻雄異秉性温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討之騰統軍有功初平中年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弟兄當年奉詔乃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伷并全家老小皆赴許昌留長子馬超守邊於路到京先參見曹操次日乃面君操封馬騰

爲偏將軍。馬休爲奉車都尉。馬鐵馬伾皆爲
騎都尉。就領關西軍馬。尅日出征。收復劉備。
騰謝恩畢。未及起行。一日。獻帝宣馬騰入內。
登麒麟閣。共論舊日功臣。宣騰近前。屏退左
右。帝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伏波將軍。
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豈不知之。帝曰。
汝能效汝祖。力扶漢室。以誅逆賊乎。騰曰。臣
已領聖旨。去討反賊劉備也。帝曰。劉備乃漢
室宗親。非反賊也。反賊者曹操也。早晚必篡

朕位矣。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與朕圖之。騰舍淲奏曰。臣等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洩。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付以兵權。可就而謀之。勿復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帝大喜。騰欣然領命而出。遂與三子商謀。皆有報國之心。忽值曹操催督起軍。又遣門下侍郎黃奎為行軍參謀。請黃奎議行兵之事。置酒痛飲。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

於李傕郭汜之難。是吾心切齒之讐。擠誅及國之賊。今不想又被及賊所使。實不忍也。騰曰。宗文（奎東字也）以誰為及賊耶。以誰為正人也。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為邪。乃操賊也。騰恐是操使来相捺。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乱言。奎叱之曰。汝祖乃漢代名將。今汝從賊而欲害皇叔。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耶。騰良久而言曰。宗文真心耶。否耶。奎嚼指流血為誓。騰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

議。檄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就點軍處殺之。約誓已定。黃奎回家。恨氣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問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百般無計。其妾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皇叔仁德。曹操姦雄。何耶。却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室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自知禮。何況我乎。吾所恨

者。欲殺曹操也。妾遂密告於苗澤。却說。關西兵至許田。地名馬騰。黃奎。請操點軍。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拏下馬騰。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爲將。汝反欲殺吾耶。二人抵語。操喚苗澤一證。黃奎無言可荅。馬騰大罵曰。腐儒誤我大事矣。兩番欲殺國賊。不幸泄漏。此蒼天欲興姦賊而滅炎漢也。操下令。將馬騰黃奎。并兩家良賤。共三百餘口。斬于市曹。馬騰二子。對面受刑。關西軍大叫衆我。操喝散。只走了姪

兒馬岱。澤告操。不顧加賞。只顧留李春香賜之。操笑曰。為一婦人。害了你姐夫。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皆斬之。忽人報來。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圖之。言未畢。堦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必自死矣。江南西川。亦歸丞相。操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
潁川。許昌人也。陳寔之孫。陳紀之子。名羣字
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目今劉
備。孫權。結為脣齒。若劉備欲取西川時。丞相
可命上將親提大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
則孫權求救於劉備。劉備意在西川。必無心
救孫權矣。其孫權力乏兵衰勢敗。江東之地。
先為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談笑連荊州一
鼓而可平收矣。若得荊州。則劉備進退無門。

西川亦屬丞相也。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迤下江南。令合淝張遼准備粮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吳侯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進曰。昔魯子敬與玄德有恩。其言必從。更無是吳中佳壻。可差人往子敬處教急發書過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則江南之患可解矣。孫權即差人往子敬處令求救於玄德。魯肅遂修書遣人到荆州。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

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動江南兵。也不動荆州士。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此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退。孔明曰。捺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近操賊殘滅馬騰全家。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兵。必恨操矣。主公可作一書。結構馬超。超必

興兵入關。操豈有下江南之閑暇乎。玄德大喜。即時令孔明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凉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凉州。夜感一夢。夢見身卧雪地。羣虎來咬。驚覺。心疑。次早聚各寨將佐都到。超管下八寨。有八員頭目。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這八部軍馬。共二十萬。超自有六萬餘。當日會集衆將。超言夢中之事。衆未及言。忽帳下一人立於當面。其人生得面圓睛突。身長八尺餘。

見為八部首將。乃超帳前心腹校尉。南安狶道人也。姓龐。名悳字令明。對超言曰。雪地遇虜。未祥之兆也。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忽一人至前。哭拜於地曰。叔父并弟死矣。超視之。乃伯弟馬伾也。超驚問為何。伾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力殺操。不幸事洩。兩家皆斬於市曹。惟伾跳牆走脫。扮作丐（音盖）者出城。受千生萬死而來。超哭倒於地。衆將寬解。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超止淚。拆封視之。

書曰

備頓首再拜。徑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遇操賊專權。黎庶凋殘。致使姦臣秉政。欺君罔上。結黨成羣。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也。今尊翁忠義聞於四海。今被操之所害。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讐也。為子之道。安忍坐視。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敵操之勢。備當舉荊襄之衆。以逼操之威。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仇辱可報。漢室

可興。誠能如是。聿莫大焉。書不盡言。立待田報。建安十六年。七月上旬日書

馬超看畢。即時泣淚田書。使田荊州。超隨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超往見之。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昌。即封汝為西涼矦。超拜伏於地曰。請討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遂扶起而言曰。吾與汝父結為弟兄。安忍害汝。故請汝來觀書。汝若

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遂將操使者推出斬之。盡起大軍。望潼關奔殺而來。長安郡守鍾繇。音由一面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繇引軍二萬。離長安京兆府。布陣于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赶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踏平村野。圍住長安。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廓堅固。

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得長安。龐德進計於馬超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饑荒。不如且收軍退。如此如此。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當晚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而退。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從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衆皆畏懼西凉兵又來。

多取柴水入城。往来紛紛。不計其數。初時也自計較。後三日心安。大開城門。放人出入。第五日。人報馬超引八部兵又到。軍民奔競入城。鍾繇教城上守護。繇自引部將各門提調。却說西門守將鍾繇弟鍾進。正在城頭上防禦。馬超直来城下大叫。若不獻門。老幼皆誅。鍾進也在城上辱罵。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来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立斬鍾進於馬下。原来龐德

獻計故意退軍却扮作打柴軍樣在百姓隊內入城內應德引十餘勇士左衝右突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却說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那有徑南之意遂喚曹洪徐晃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並皆斬之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兄弟性躁誠恐悞

事。某當一往。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隨後也起。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軍士中選有能言快語聲音響亮者。逢来關下。把曹操三代駡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関厮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厮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来。必有主意。馬超軍日夜輪流十番駡罵。曹洪只要厮殺。徐晃苦苦當住。一過九日。當日在関上看持。西凉軍節棄馬在於関前草地上坐。

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卧。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精兵。殺下関来。徐晃恐怕有失。也領兵隨後赶来。西凉兵棄馬抛戈而走。洪得勝迤運追赶。徐晃急縱馬赶来。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伐殺来。曹洪徐晃急透関時。一棒鼓響。出律律山背後兩軍截住。左是馬超。右是龐悳。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太半。撞出重圍。奔到関上。隨後西凉兵赶来。洪等棄關而走。龐悳直殺過潼関。連

夜追殺敗軍。行不數里。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翻身直殺到關下。馬超救了龐德。搶上關來據住。曹仁自回。於路接到兩程。迎着操軍。操知失了潼關。遂喚曹洪入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無般不罵。因避之。後見彼軍懈怠。乘勢赶去。不想中賊姦計。操曰。曹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車。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

因此赶去。操大怒。喝斬曹洪。兩班文武。皆晓而告曰。權且計罪。待後有功准罪。無功誅之。曹洪服罪而退。操次日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西凉哨馬直到寨前。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透關隘前去。正遇西凉軍馬。兩邊各布陣圓。操出馬於門旗之前。看西凉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一人手執

長鎗。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上首者龐德。下首者馬岱。背後八員健將一字兒擺開。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與超曰。汝乃名將之子孫。何故背漢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吾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食賊肉。一騎馬一條鎗殺過陣來。當日勝負還是如何。下回便見分解

馬孟起渭橋六戰

時建安十六年。秋。七月下旬日。曹操自與馬超對陣。超挺鎗縱馬衝殺過來。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閒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不三合。敗走。李通出迎。超奮神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于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凉子弟兵。抖擻精神。衝殺過來。操兵大敗。左右將佐皆敵不住。被馬超龐悳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

只聽得西凉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了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鬚者是曹操。操就擊所佩劍斷其鬚。軍中早有人將操割鬚之事告於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鬚者是曹操。操聞之。即扯旗角包頸而逃。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盔德惶惶脫錦袍。劍割鬚應喪膽。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赶来。回頭視之。見

一人身穿白袍銀鎧。衆皆知是馬超。各自逃命。四散去了。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賊休走。飛馬赶来。操驚得馬鞭墮地。看看赶上。馬超從後使鎗搠来。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赶来。山坡邊轉過一個小將軍。大叫一聲。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乱。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

恐被所算。因此棄了曹洪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折了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凉之兵。甚是強壯。盡使長鎗。若非選箭弩迎之。則不可當也。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

有長鎗安能便刺於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来征戰身當于先今一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来潼關馬超又添二萬力生兵乃是羌胡部落前来助敵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如之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之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

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是賊無謀也。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袭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也。與汝精兵四千。同朱靈去。逕襲河西。伏于山峪。待我渡河北。同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地去了。時建安十六年。秋。閏八月也。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欲暗渡渭河。

却說馬超與韓遂升帳。忽有人報來。盡言其事。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准備船筏。欲渡河北。必遏吾之後也。吾知其意。當引一枝軍扣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二十日間。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舟父之言最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

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襍兵在中。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踞胡床按劍坐于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胡床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田

頭視之。馬超厄急。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欲爭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者盡折其手。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于梢上。忙用木棹撐之。操伏在脚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以右手撐棹。用臂當箭。馬超箭

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艙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柁搖撼。一手使槳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後人有詩曰

臂挽鞍韉護主身。手持槳楫在波津。若非許褚傾心救。孟德應為泉下人 史官亦曰若無許褚曹公必亡矣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

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凉兵見之。都回身爭取得其牛馬者。皆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拯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簇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賀。隨後來者。皆戰慄驚惶。含淚而拜曰。不曾侵犯貴躰耶。操大笑曰。今日我幾爲小賊所困。衆皆愕然。操曰。若非他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

賊者誰也。一人荅曰。渭南縣令領兵官丁斐也。忽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來日必然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音永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兵陳於甬道外。立柱樸於內。却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堋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操連夜教人安排。纔曉。却說馬超回見韓遂。

說幾乎捉住曹操數內一將以力負操下船如此救護去了不知何人也遂曰吾聞曹操帳前有一部將名曰虎衛軍選極精壯之人兩人領虎衛兵已亡了一人止有一人在已了者陳留已吾人也姓典名韋使雙鐵戟重八十斤真操之虎將也見存者譙國人也姓許名褚曾倒拔奔走之牛人皆稱為虎癡勇猛如虎而性癡故曰虎癡救操者多管是許褚也如遇之切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名久矣遂曰今操

渡河。將襲我等關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勦除。超曰。吾始終只要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河。此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惠爲先鋒。跟叔父前去。遂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已令衆將於甬道兩傍誘之。（甬道乃墻垣之類也）龐惠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惠湧身一跳。立于平地。曹操掩殺。龐惠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時

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悳正迎曹仁部將曹永。被龐悳一刀砍于馬下。奪其馬。反復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後曹兵正赶之間。馬超一軍接到。殺敗曹兵。復救出太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得折了將佐程銀張横。陷坑内乱鎗搠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于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軽騎去劫野營。操必走矣。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不可托人。

超自為前部。令龐惠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折不多。欺我未立寨柵。必然来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得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先使成宜引三十騎。離六里之地哨探。成宜見無人馬。徑入中軍。操軍見得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斬之。馬超從背後與龐惠馬岱兵分三路。蜂擁

敗来。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許褚大戰馬孟起

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收兵屯於渭口。日夜分兵。前去攻擊。曹操在渭河内。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軍馬兩邊夾河。欲立營寨。旋伐樹木。立起寨柵。將粮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人暗報與馬超。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火種去燒操車。馬超韓遂。互換打旗。南北兩岸併力殺到寨

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爲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謀士荀攸曰。可取渭水中沙土。築作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聞之。差龐悳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遇九月盡間。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因此兩軍罷戰。却說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丈来

見丞相。陳說方畧。操請入。看其人。上長下短。鶴骨松姿。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知丞相跨渭安營。久矣。何不乘時而謀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願賜教焉。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起。必大凍矣。風起後。却驅兵濺水。比及天明。城可就矣。操大悟。拜謝子伯。欲留重賞。子伯竟不受而去。是夜

此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激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纔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平明水沙凍緊。城壕已完。人報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得營寨心中大喜。遂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後隨。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自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何不早順歸降。不失封侯之位。馬超甚恨曹操。意欲突前

擒之。見捺後一人。睜圓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而問曰。聞汝軍中有虎矣者。安在。不稱虎痴而稱虎矣者美稱也操荅曰。吾有虎癡許褚。豈憚天下草寇耶。超大怒。許褚提刀大呼曰。吾乃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懼之。而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與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得名。後有詩曰

凜凜威風鎮九州。當年許褚果如彪。只因

孟起軍前見。天下從茲播虎矣

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超極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死戰。即時使人下戰書。云虎矣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在寨中與韓遂商議。忽接得戰書。超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癡。不稱虎矣而稱虎癡者貶之也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悳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共決一死戰。當日曹操在門

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絶。許褚拍馬舞刀而出。與馬超大戰一百餘合。勝負未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俱換馬匹又出陣前。兩馬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躰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雌雄。兩軍大駭。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被褚亦閃過。將鎗挾住。便棄刀。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

一聲響絶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悳馬仗見操將亂出。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混殺一處。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太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與韓遂曰。吾見惡戰者總不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自覺氣驕。可以行計。密使人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操於城上望見

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攏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塞。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而回。遂引本部千百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只恐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撥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迸星而走。曹兵大亂。

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降。兩邊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生計策。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捺寨下書。言韓遂馬超願割地請和。各無侵犯。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操而退。賈詡

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汝所見若何。
詡曰。兵不厭詐。可僞許之。次後用間。喋計。令
韓馬相疑。一鼓而可破也。操頓足而大喜曰。
天下高見。必多相合。文和之謀。（文和詡之表字）吾心
腹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吾徐徐退兵。
還汝河西之地。操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
之意。馬超得書。與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姦
雄難測。倘不准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分輪
調兵。今日叔父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

叔向徐晃兩下隄備以防其詐遂依計所行
早有人報與曹操操頓賈詡曰吾大事濟矣
問來日是誰合在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
操引衆將出營擺布戈戟十重左右圍繞操
獨顯一騎於中央西凉之兵有不識操者皆
出陣觀看前後重沓動以萬計操跨寶馬而
出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
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
操使人過陣對韓遂曰丞相謹請單騎會話

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常以弟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注日京師皆青春年少。遨遊勝景。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耳。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轉背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二人欣喜而別。各自歸寨。早有陣前一卒。來報馬超。

超忙来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公不言。吾何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與賈詡曰。公知陣前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未足間二人為仇。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仇殺矣。操求其計。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孟起步戰五將

賈詡獻計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者。

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
於緊要處自相塗抹改易。然後實封與韓遂。
還須大驚小怪。故意要馬超知。超必索書看。
若看見上面緊要去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
遂恐超知。自改抹也。正應單馬會話之疑。疑
則必生亂矣。却暗牢籠韓遂部下諸將。互相
間謀。必擒超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紙。
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差一姦細人
送過寨去。多遣從人。欲使超知也。下了書自

田。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越猜。逕来韓遂處索書看。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了字樣。遂曰。曹公原来如此。超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你怕我知詳細。先改了。遂曰。莫非曹公錯將草藁誤封了来。超曰。吾又不信。曹賊是個姦雄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汝何肯我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吾心。来日吾在陣前。賺操再說話。汝從陣内突出。一鎗刺

殺便了。以顯我真心。超曰。若如此時。吾方信也。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佞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遂將軍請曹丞相攀話。人報曹操。操喚曹洪分付。如此如此。洪得令。引數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雜數步。洪馬上欠身而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悞。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

休狐疑。我無歹心。馬超全然不信。恨怒而去。
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
馬超倚仗武勇。嘗有欺陵主公之心。便勝得
曹操。他怎肯相讓。以其愚心。不如暗投曹公。
名正言順。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
騰乃弟兄。安忍為之。楊秋曰。馬騰造反。已遭
誅戮。今主公甘為反臣之黨耶。遂曰。誰可以
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即時寫密書。遣楊
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

為西凉侯。楊秋為西凉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說重加官爵厚敬之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拘集各寨軍士。五將常懸刀劍侍立於側。遂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謀之。猶恐不能。衆皆持疑未決。操却差各將引輕騎於寨外巡探。早有人報與馬超。超曰。韓遂已同五將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超大怒。即與龐悳馬岱商議。各

准備壯馬。常帶鞍轡。隄防厮殺。忽一人又報五將與韓遂。不時便謀將軍。超愈加忿怒。帶親隨五七人先行。龐惠馬伐為後應。超步行入帳。果見各人與韓遂燈下說話。超竊聽之。楊秋曰。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拔劍直入。大喝曰。羣賊。敢謀害我耶。衆皆大驚。超一劒望韓遂面門剁去。遂慌以手迎之。砍落左手。五將亦揮刀齊出。奔殺馬超。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遶混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

劒光明處鮮血濺飛。早砍翻馬玩。四將猶敢不住。超奮威肯砍。又剁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乘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出。帳後兩把火起。超即上馬時。各寨兵皆起。麾裏馬伬皆至。互相混戰。寨四圍火起。超領一軍殺出時。楊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凉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麾裏馬伬。引百餘騎。截于渭橋之上。天色微明。西凉部將李堪。領一軍橋下過。超挺

鎗縱馬殺之。李堪拖鎗而走。背後子禁趕来。
禁開弓要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
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来殺子
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揀兵前後大
至。虎衛軍當先。乱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攩之。
矢如飛蝗之急。超背後從騎一半下河。往来
突殺五七番。兵厚不能出。虎衛軍看看趲上。
漸漸危急。超於橋上大呼一聲。殺入河止。從
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尋路而出。暗弩極

多。射倒坐下馬。馬趒墮於地上。操軍逼合。鎗刀近身。忽西北角上一隊軍殺來。為首兩員大將乃龐悳馬伏也。救了馬趒。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聽知馬趒走脫。問有多少人馬。一人答曰。止有千餘軍士。操曰。諸多將士。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矦。生獲者。大將軍之次。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趒人困馬乏。不能停住。從騎漸漸皆散。步軍走不上者多被擒

之行不到十數程。被操兵趕殺數陣。超回顧時。止剩得三十餘騎。并龐惠。馬伐。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地名知馬超去遠。方始收兵不追。回到長安時。荀彧請操班師回許都。操得書。下令。衆將畢集。時韓遂已無左手。作殘疾之人。操教紽于長安歇馬。受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後建安二十年五月韓遂被後槽所殺非是年身死是時涼州帥軍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

阜曰。馬超有韓信英布之勇。深得羌胡之心。今丞相若不勦捕。社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住田兵。操曰。吾本欲住於此。崇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與孤保之。阜領諾。保韋康爲涼州刺史。與阜領兵。共屯冀城。以防馬超。阜拜命。臨辭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守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

朔。地名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壯渡。立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也。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皆守南。而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壯渡。連車樹柵。為一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先使間諜。然後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添兵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未可平復也。今皆來聚作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離間也。兵多將累。一舉可滅之矣。吾故喜也。衆將拜謝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文武之力也。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軍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一人可爲京兆尹。招諭流移民戶復業。操問何人。淵曰。乃馮翊高陵人

也。姓張名既。字德容。操大喜。即命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掾班師田都。獻帝排鑾駕出廓迎接。令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播揚漢中。貸動一人。乃沛國豐人也。姓張名魯。字公祺。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父張衡行之。一名修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與黃巾張角一般。張衡死。張魯行之。到此三葦。魯在漢中。

自稱為師君。其來學道者。皆稱為鬼卒。為首者。稱為祭酒。領衆多者。稱為治頭大祭酒。即萬戶侯之職。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去投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首說。與病者請禱之。人號為姦令祭酒。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一通放於山頂。以奏於天。一通埋於地。以奏於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名為三官手書。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以賂。蓋義

舍。舍内飯米柴火肉食。許容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以受天誅。有境内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巴蜀之地。近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既命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當年。聞操劍履上殿。漢中百姓於地下掘得一玉璽。進與張魯。百姓曰。西凉馬騰遭殘。馬超新敗。曹操必然來取漢中。百姓欲尊師君為漢寧

王。以拒曹操。巴西閬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地名）奔入漢中者。數萬家。益州劉璋暗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叔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人報入川中。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焉字君郎。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官至

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大吏趙韙（音偉）等。共保璋。因此為益州牧。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吏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魯欲動兵。龐羲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聽得張魯興兵。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張永年反難楊修

劉璋視之。出進言者。益州。成都人也。官帶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音決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鍾。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已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被滅之。南直抵于江漢。壯直抵于幽燕。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公興兵去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豈敢望蜀中矣。璋曰。汝於建安十三

年冬。去荆州見曹公。甚不相待。汝猶恨之。今何故欲此行耶。松曰。曹公在荆州時。手下領百萬之衆。事猶蝟音仕集。豈有閑暇待人耶。今在許都。文武各執乃事。松以利害說之。曹公必興兵矣。璋曰。汝且試言利害吾聽之。松曰。某詰閒說起馬超有韓信黥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讐。今雖暫時兵敗。久後必欲報讐。今漢中張魯。兵精粮足。百姓尊之。為漢王。不久必然稱帝。稱帝則必侵犯中原矣。而欠者

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報讐。必聚隴西之兵去投張魯。魯得超。是虎生翼矣。魯超共出。巫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超未投之前。漢中無備。一鼓而可破矣。將此等利害之語。更有隨機利害而往說之。事不患不諧矣。今不早去。若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辯。曹公亦不聽矣。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便發送張松赴許都。松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十騎。辭劉璋行。於路早有人入荊州報知

孔明。此時孔明有意圖川。常使人入川探細。
因此得信。知張松入許都。孔明便使人入許
都打聽消息。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下
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操原來自西
都回。傲睨物表。自謂得志。不以天下為念。每
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第三
日。張松方通得姓名。左右侍從先要賄賂。却
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立於前。操問松
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答曰。為路

途賊寇生發。不能通進。操叱之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中有劉備。至少者帶甲十餘萬。縱橫無可當者。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乃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不會啓丞相意。一昧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然堦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

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慌問姓名。其人答曰。某乃弘農人也。太尉楊彪之子。司空楊震之孫。一門出六相三公。安平皋孝廉出身。見為丞相門下郎中。掌內外倉庫主簿。姓楊名修字德祖。此人博學。言詞敏捷。智識過人。時年二十五歲。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平生有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相府之人。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修有心

將一席話來難張松。遂與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主公有命。豈言萬里之遥。雖赴湯蹈火。未敢辭也。修問蜀中地物如何。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田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里閭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車如山積。天下最雄。莫可及也。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

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計。豈能盡數也。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全備。忠義慨然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以計。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處朝廷何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明公世代簪纓。祖宗相輔。何不立於廟堂而輔佐天子。今乃區區

作相府門下一吏乎。楊修聞之。滿面羞慚。強言而荅曰。某雖位居下僚。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松笑曰。某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豈足以教誨足下。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耳。吾今汝觀之。呼左右於廚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看至尾。遍觀一次。共一十三篇。皆用

兵之要法。松看畢而問曰。公以此為何等耶。修曰。此是曹丞相酌古準今體孫子十三篇所作。號曰孟德新書。汝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汝於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願聞一遍。松將孟德新書

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聽之大驚。遂下席而拜之。後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禮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包西蜀。文章貫太虛。千經并萬論。一覽更無餘

楊修曰。公一覽無餘耳。二人相對大笑。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修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蜀使張松乎。操曰。容貌不堪。語言不遜。吾故慢之。

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乎。操曰。禰衡文華播于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休言倒海翻江之辯。嘲風詠月之才。適來將丞相所撰孟德新書。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瓶瀉水。如此博聞強記。世之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暗誦。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歟。遂令扯碎其書。燒之。

洪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蓋矣今據武帝注修曰此人可

使面君。教見大國氣象。操曰。此人不知吾用兵耳。來日吾於西教場點軍。汝先引他來教見吾調遣。蜀中去說。待吾下了江南。收川未遲。修回。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于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戟參地。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散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前。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耶。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有以仁義

定天下之士。捺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怯之意。頗有藐視之心。楊修頻以目視松。捺與松曰。吾覩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非止能令人榮達。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也。捺曰。汝既能知吾用兵。何不畏服。松曰。丞相昔在濮陽敗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將。割鬚棄袍於潼關。此皆無

敵於天下。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即推出斬之。楊修急諫曰。松雖可斬。奈何從蜀道而來入貢。恐傷蠻夷之心也。知者謂此人口出不遜之言。不知者謂丞相嫌禮物之微。故斬來使。操怒氣未息。苟彧苦諫。操方免死。令亂棒打出。張松。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田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誰想如此慢人。我故辱之。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取

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也。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音潁）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裝軟扮。馬道相迎。那員將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員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問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也。雲曰。然。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

奉酒食。護送人夫。以衛田程。言罷軍士捧過酒食来。雲皃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寛仁愛客。今果如此遠接。却又有那曹操傲慢我。遂與子龍飲了數盃。上馬同行。来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舍。見門外兩邊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頭前施禮曰。奉主公劉玄德將命。為大夫遠涉風塵。遣關某灑掃驛庭。以待宿歇。松下馬。與雲長同入館舍相待。酒禮早已設畢。雲長。子龍。再三謙

讓而後方坐。殷勤相勸。飲至更闌。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遠遠一簇
人馬到。當中乃是大漢劉皇叔。左有卧龍。右
有鳳雛。遥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相見。玄德
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遥遠。不
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
州暫歇車馬片時。以敘渴仰之私。未知大夫
肯容否。松大喜。遂上馬。皇叔等與張松並轡
而入荆州。設宴管待。坐間只說閑話。並不提

起西川一事。亦不動問劉璋安樂否。并川中人品等項。席之所以言及者。松一一對答。也只等劉玄德開言。然後說之。玄德并孔明亦默然不題。松曰。今皇叔守荆州還有幾郡。孔明便答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女壻。故權且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强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公。漢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蟊音毛賊。以霸道居之。惟智者不

乎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豈敢望居高位而守城池乎。松曰。不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況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倘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即帝位。亦不分外。玄德拱手。惶恐而謝曰。如公所言。吾何敢當之。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題起川中之事。松辭去。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與松曰。甚荷大夫不外。肯留三日。今日

相別。不知何日聽教。潸然淚下。音山然張松自思。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舍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成吾領也。松遂言曰。松亦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壯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矣。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而容身也。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人傑地靈。帶甲十萬。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也。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為人不武。賞罰不明。士民各不安業。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于操。何期逆賊恣逞姦雄。欺君罔上。終為漢朝大禍。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次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明公

若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明公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恩。備雖艱窘。忝劉季玉與備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松曰。明公知天時人事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時。恐日月逝矣。大丈夫處世當以努力建功立業。着鞭在先。今若乘時不取。爲他人取之。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嶇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得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

德。曰。松感荷難盡。故獻此圖。上報明公知遇之恩也。但將此圖觀看。一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澗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具載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也。此二人必能相助矣。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相期。必當厚報。松曰。松遇仁義之主。不得不盡情告焉。豈敢望報乎。

二人相別。孔明。龐統。皆拜於長亭之下。雲長等皆送數十里方回。張松望西川而去。玄德自回荊州。却說張松回益州。先來見友人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議之。法正曰。吾料劉璋非其主也。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有何疑焉。待吾鄉兄孟達同議。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

達入見。正與松大笑。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當也。三人撫背大笑。法正曰。汝明日見璋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某有一謀。使張魯曹操皆不敢輕犯西川。璋又曰。如何解之。松曰。見居荊州的

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本人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亦辟麾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賫書。以結好之。使為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蜀中可安矣。璋曰。吾豈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送精兵數千。令玄德守禦。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然而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

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言者是誰。下回便見

飛統獻策取西川

進言者。乃西閬中巴人也。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為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吾結好劉玄德。為一家。汝何故出此言耶。權諫曰。某居西蜀。素知劉備久矣。斯人寬以待人。柔能剋剛。英雄莫敵。曹操尚自寒心。其餘何足論也。斯人遠得士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智謀。關張。

吳勇。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則劉備安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若聽某言。則主公有磐石之泰山之安。若不聽某言。則主公有壘卵之危矣。張松昨日從荆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絶劉備。則西蜀萬幸也。璋曰。若如此。張魯到来。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絶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此是慢計也。璋不從。遂遣法

正便行。又一人阻而諫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而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疥癬之疾。劉備入川。是心腹之大患也。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吳侯。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今召之。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奪我基業之心也。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

正便行。後有詩曰

四海鯨吞百戰秋。堪嗟季玉少機謀。當時

若聽黃王諫。安得西川屬那劉

法正離益州。迳取荆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

呈上書信。玄德折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拜手致書於宗兄將軍麾下。久

伏電譽。蜀道崎嶇。未及貢賀。甚切惶愧。璋

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況宗族

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

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肯俯念宗族之親。援以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氐。永為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專候車騎。建安十六年。冬。十二月。宗弟璋再拜奉書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於筵上屏退左右。與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為道。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

已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異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鷦鷯尚存一枝。狡兎猶藏三穴。況吾人乎。且蜀中。乃豐餘之地。非不欲之。奈劉季玉同一宗室。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立事。剛無勇。荼過弱。此業不久必屬他人矣。今付與將軍。此機會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兎先得之語乎。將軍欲之。其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倘便天助

實出公之所賜也。輒請少歇。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送法正歸館舍。玄德尚自沉吟。問龐統不退。笑而言曰。事有不決疑惑其心者愚人也。主公仁智高明。何太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言。當復如何。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壯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以為可資大業。而王霸誠足成也。幸張松法正以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惑哉。其故笑之。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

敎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爲此不忍也。後史官看到這裏。作詩讚曰

累勸收川意已深。誰知玄德尚沉吟。不因小利忘仁義。便是當年堯舜心

龐統荅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荅雜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也。若拘執於禮。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用之。且兼弱攻昧。五伯之

常。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歷代以來。多以權變得天下。用仁義以守之。主公熟思焉。玄德拱手而謝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屯士元。黄忠。魏延。前去。軍師可與雲長。益德。子龍。守之。孔明應允了。次日。孔明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

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馬步兵五萬起程。臨行。廖化引一軍来降。玄德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到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四千。遠来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動以萬計。璋自出涪音浮城。親接玄德。即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

甲。並皆一新。主簿黃權忙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也。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之姦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踈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大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叩首碎破。流血滿面。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叱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黃公衡公衡權之字也直言不納。欲就死地耶。伏于堦前而諫。

璋視之。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失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黃公衡忠義之言。何不納之。若容劉備入川。是縱虎於山。將籃點恭也。何能制之乎。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親而向疎也。再言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頗

妻子。不復與主公守閑。諸將恃功驕傲。欲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于外。民變于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如公之言。深于吾有益也。次日。上馬出榆橋門。前面人報。廣陵地名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持文。一手仗劒。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文以觀之。其文曰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懇告而言曰。昔古者堯立敢諫之鼓。舜置誹謗之木。食

苦口之味。納逆耳之言。楚懷王會盟於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囚於秦邦。吳夫差約會於黃池。不納子胥之諫。誘於越國。今主公輕離大郡。與劉備見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沐回心。斬張松於市曹。絕劉備之盟約。則蜀之老幼萬聿矣。主公之基業萬聿矣。惟垂察焉

劉璋觀畢。大怒而言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

惜哉。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後有詩曰

自古忠臣多喪已。堪嗟王累諫劉璋。城門
倒吊披肝膽。身死猶存姓字香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而來。後車乘裝載
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
軍已到墊江。音殿江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
給之厚。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
姓一物者。斬之。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提
老攜幼滿路觀瞻。焚香禮拜。玄德皆撫慰之。

忽張松遺心腹人見法正。正得書知其意。来見龐統。正曰。近張永年使密書到此。令於涪城相會。疾便可圖之。大事即定矣。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不可言。待二劉相見了。方進言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秘而不言矣。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講禮畢。備揮泪以訴漢朝宗族。筵散。各回寨中安歇。璋與衆官

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為外助。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此羽翼。當夜。脫所穿綠袍。并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璋對衆官喜而言曰。吾結好玄德。夜卧安矣。時手下將佐劉璝（音貴）冷苞（音雹包乃）川中名將此姓最稀春秋左傳內有周大夫泠州鳩張任。鄧賢。這一般兒蜀中文官武將曰。主公且休為喜。劉備心意難測。桑中有剛。難以度處。倘一時有變。未

可量也。璋笑曰。汝等皆心術之人也。吾兄豈有外心哉。遂歸帳中而宿。卻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諫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真吾弟也。統曰。季玉雖善。其劉璝張任等各抱不平。睨視主公。中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劉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盃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

玉是吾同宗骨肉。誠心待我。更無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矣。公之謀雖霸者亦不為也。如此則不義矣。統曰。非統所見如此。是法孝直得張松親書。所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可圖之。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己。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父之讐。其人必取也。今主公不可久住。當速圖之。切謂主公遠涉山川

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
執其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師老財廢。不但如
此。又恐機謀預洩。被他人所算。那時主公何
處歸着。不如乘此天與之時。人歸之際。而定
其西川以立基業。誠有爲之時。不可失也。此
時法正再三說玄德取蜀。未知玄德心下若
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二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

目錄

趙雲截江奪幼主
曹操興兵下江南
玄德斬楊懷高沛
黃忠魏延大爭功
落鳳坡箭射龐統
張益德義釋嚴顏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費詩薦張飛戰馬超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趙雲截江奪幼主

建安十七年。歲在壬辰。春正月。劉玄德與益州牧劉璋。大會於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二人相見盡訴弟兄之情。廣設筵會。犒勞三軍。終日盡歡。龐統引法正說玄德。就席間將劉璋殺之。西川不勞張弓隻箭而定矣。玄德曰。初入蜀

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龐統再三說之玄德畧無相從之意。次日宴於城中。二人細叙衷曲。如同一母所生。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在掌握之中。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舞劍。暗囑付下手。延拔劍曰。筵間無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使呼衆武士入。到於堂中。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劉璋更見堦前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掣劍亦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

伴之。二人對舞。張任目視玄德。統用目回顧劉封。封拔劒亦舞入。劉璝冷苞。鄧賢。各掣劒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掣左右所佩之劒。立於席上曰。吾弟兄乃漢室宗親。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劒而為亂乎。不棄劒者。立斬之。劉璋亦叱之曰。弟兄相聚。何必帶刀。盡命去之。衆皆紛然下堂。筵間盡去兵器。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玄德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

事。豈有二心。汝等勿驚疑諸將皆頓首再拜劉璋抱玄德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共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深責龐統。曰。吾以仁義待行天下。安忍為此。汝無複言。二人嗟嘆不已。却說劉璋歸寨。劉璝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也。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手下之士。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之意。璋曰。汝等無複以言間吾兄弟之情。遂皆不

聽。二人歡飲百餘日。並無猜疑。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行。玄德既然諾之。遂引本部兵。往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初時不從。後命蜀中名將。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比及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却說有人報知吳侯。吳侯會文武商議。權曰。當初吾欲與劉玄德一同收川。誰想今日背了吾。自去

取之。當復如何。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絕劉備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可得荊襄矣。權曰。此計大妙。便要起兵。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衆大驚。視之。乃吳夫人也。夫人怒曰。吾一生惟有此女。嫁與劉備。見在荊州。若是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顧小利。不念骨

血。孫權嗟嗟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
逐退文武。吳夫人深恨顧雍。孫權立於軒下
自思。此機會一失。再幾時一遇。沈吟之間。不
覺張昭立於面前。問曰。主公何憂。孫權曰。正
思適間之事。昭曰。極易也。先差一人。只帶五
百軍。扮作商人。潛到荊州。下一封密書與夫
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取夫人星夜回
還。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帶回國。暗地下船。
順水而来。那時玄德定把荊州来換阿斗。如

有不睦。一住動兵。何碍於是。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力能舉鼎。有膽量。極忠烈。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可以命之。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分作五船。扮為商人。於中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取荆州水路而来。船泊江邊。周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慟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

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教軍師知會。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待主公使人回報。方許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遂將七歲阿斗藏在車上。隨行緊要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劒。上馬離荆州城。便來江

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入在船中了。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船上人視之。乃常山趙子龍。原来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喫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赶来。周善手執長戈。喝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来。擺列在船上。況兼風順水急。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赶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道汝是何人。敢當主母。趙雲不答。沿江赶到十

餘里灘半斜纜一隻漁船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取吳大船上去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不能得進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劒在手分開鎗槳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後有詩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落趙雲英勇世無雙

又詩曰

可愛常山趙子龍。當陽救主顯英雄。昔時懷內藏真命。今日江心立大功。孫氏威權渾挫滅。張昭謀畧已成空。兩番遇險依洪福。四十餘年王蜀中

趙雲上船。吳兵盡退於後稍。趙雲入倉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夫人喝趙雲何故無禮。雲插劒聲喏曰。主母何故不令軍師知而便行。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服報知。雲曰。

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血。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抱出。今日何暗抱將去。此何理也。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趙雲曰。夫人要去。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

欲要傍岸。又無付手。欲要行兇。又恐碍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太子。一手仗劒。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挾住舵。放船下水。風順水急。船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太子。豈能移舟傍岸。事在危急。下流頭港内。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来。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留下姪兒去。乃是燕人張飛。原来巡哨

聽得這箇消息。在油江口。正撞吳船。慌忙截住。吳兵慌了手脚。張飛提劒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来迎。手起被張飛一劒斬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太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大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情願投江而死。言訖欲跳。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此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

阿斗過船。遂與孫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兩人辭別畢。張飛抱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有詩曰

長坂坡頭怒一聲。倒流烟水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題萬載名

不說孫夫人回國。只說張飛趙雲奪阿斗。懽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張飛趙雲并阿斗。四人併船而歸。軍師申文書

往葭萌開。教玄德知會。却說。孫夫人回見母親。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大軍。與劉備擔不兩立。未取荆州。未知如何

曹操興兵下江南

却說。孫權令收拾船隻。准備人馬取荆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讐。不可輕敵。孫權大驚。慌聚文武商議。人

報長史張紘。自辭疾回家而死。有表書上呈。孫權觀其書曰

長史張紘。臨終書拜於主公吳侯麾下。自古有國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昆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閒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相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

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爨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襍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謀之授。下無希異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居之。爲萬世之業。紱不勝泣血感眷望之至

孫權覽書大慟。張紘亡年。六十歲。權曰。張子綱令吾遷居。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於建業。築石城。今時建康古名秣陵孫權時名建業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夾攻。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塢即城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邏逅逢敵。步騎相侵。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務要立辦。卻說曹操整點三軍

起程。長史董昭。進言曰。自古以來。人臣處世。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以九錫。以障天下。其九錫之名曰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二駟（者黃馬八匹）二衣服。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冕者王之服赤舄朱履也）三樂縣。（縣音懸軒縣之樂堂下之樂也升降必動樂也）俑舞者之行列也（天子八佾王侯六佾）四朱戶。（居以朱戶紅門也）五納陛。（納陛以登陛階也）六

虎賁。虎賁三百人守門之軍也七鈇鉞。鈇音甫鉞戊各一鈇即斧也鉞斧屬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弧弓十弧矢千弧黑色也九秬鬯圭瓚。秬黑黍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陰自中搏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此九錫之名義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之。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一人而阻衆望。遂尊操為魏公。荀彧掩泪而出曰。吾不想今日如此。操深恨之。以為不助己

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帶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害之心。推病進於壽春。操又使人催併前行。彧嘆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也。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曰。止於此矣。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史官讚曰

潁上荀文若。人稱王佐才。聲名齊五岳。功業震三台。孟德無終始。留侯不再來。忠心

懷恨死。天下盡悲哀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閑以從曹氏。(閒閑由展也)察其定舉。措言立策。崇明王畧。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已任。期紓(音舒)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竦。原始未必要末。期理之不可全

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賜至吳請夫差伐齊之晉救以兵待吳伐齊之斃吳既勝齊與吳爭強晉果敗吳也）彼非薄於仁而欲。蓋有全必有拳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音拓）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辭對卓）

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頓挫。尤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鬱安歸。直道也高謀誰佐。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述疑心一。其于荀惲。音協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差人厚葬。謚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水出九江歷陽縣前面差三萬鐵甲馬軍。令曹洪部領。哨至江邊。回報沿江一帶。遙望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擺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見戰

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軍器鮮明。
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
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揮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若劉景升兒子。犬豕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
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軍出。衝動曹軍。
曹操軍兵退後便走。軍皆四散。止遏不住。千
百騎赶到山邊。為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上
長下短。衆人認得正是孫權。親自引一隊馬
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兩員大

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有
大將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
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正在寨中
誇許褚之能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
再後如此盡皆斬首夜至二更時分忽寨外
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
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却
纔收軍下定寨柵操心中鬱悶閑看兵書忽
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玄妙豈不知兵貴神

速乎。丞相起兵遲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
夾濡須水口為塢。甚是有理。不若且罷兵還
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卧。
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曹操急視
之。見大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目。天上
兩輪太陽對照。忽然江心推起紅日。拽拽飛
来。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倏然驚覺。在帳
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叫備馬。引
五十餘騎。逕奔出寨。猶如夢中所見落日山

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渾身金甲金盔。操視之。乃是孫權。權見操至。也不慌。也不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揮曹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尚圖江南吳地。操荅曰。汝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咲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非不尊漢朝。實欲討汝。以正國家。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處軍出。右邊

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
弩手。兩邊亂射如雨。操急回。引衆將而走。背
後四將赶来甚急。赶到半路。許褚引着衆虎
衛軍敵住。因此救得曹操。孫權兵齊奏凱歌。
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閑人物。
紅日之應。久後必為帝王。操心中有退兵之
意。又恐被東吳恥笑。因此進退未決。兩邊相
拒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建安十八年。春
正月。連陰雨水甚多。水港皆滿。軍在泥水之

中。操竊聽之。各寨軍士皆有思歸之意。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有一半勸操收兵。有一半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進退未決。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拆開觀之。書曰

吳侯孫權再拜。致書于漢丞相麾下。切謂彼此皆漢朝臣宰。不思報國安民為本。妄施殺伐。非仁者之心也。即目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各圖安逸。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

敵矣。公宜自思焉。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吳侯孫權書。背後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看畢。大咲曰。孫權不欺我也。遂賞使者命回。操令軍退。命盧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盡收軍回許昌去訖。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荆州。張昭獻計曰。未可動兵。今劉備在西川。不能再還

荆州矣。孫權大喜。問張昭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斬楊懷高沛

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再至矣。不如修密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欲下西川。使劉璋與備相疑。內外攻擊。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使間諜二處。着劉備首尾不能救護。則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了。却說玄

德在陵前關日久。民心甚順。知曹操興兵犯濡須。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則就取荊州。權勝亦取荊州矣。當如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軍師諸葛亮足智多謀。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移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脣齒之邦。脣亡則齒寒矣。張魯自守之賊。則不敢犯界。吾令勒兵回荊州。共孫權約會。同破曹操。奈何兵少糧缺。望以同宗之故。速發精兵三

四萬行糧十萬斛。段疋軍器。星夜發付前來。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聽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一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問楊懷為何來。楊懷曰。專為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此人之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似抱乾柴拽烈火之上。急難滅也。劉璋曰。吾與玄德。弟兄之情。不

可廢也。一人昂然而出曰。劉備梟雄之人也。若久留於蜀中。不遣去之。是縱虎入室也。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與虎狼添羽翼矣。切不可允之。衆人視之。乃零陵烝陽人也。姓劉。名巴。字子初。此人近自交趾轉入蜀中。增下黃權又諫。劉璋遂允。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彩段五千疋。軍器車仗少許。發使者去報劉備。劉巴傳令。急教楊懷高沛緊守關隘。使者先到。楊懷回到葭萌關。来見玄德。具言此

事。隨後送糧至。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破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連夜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其意如何。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領主公自擇而行。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一舉便定。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還荊州。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

救之。得關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泥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統曰。主公作書辭劉璋。虛言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弟關某等抵敵不住。吾當親自去助。不及面會。特書相辭。使人入成都報知。却說張松聽得說劉玄德回荆州。只道真心。修書一封。却欲令人送與玄德。

正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只有開調之意。索酒飲之。酒至半酣。松和兄張肅獻疇交錯。忽落此書於地。肅從人拾得。須臾席散。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曰

松頓首端拜。主君皇叔麾下。昨常進言。並無虛謀。何遲太甚。逆取順守。古之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

速進兵以圖王業幸甚。松稽首再拜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
首。連夜將書見劉璋。說弟張松與劉備同謀。
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生以仁義待人。
誰想如此。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于市。有
詩嘆曰
一覽無餘自古稀。誰知書信泄天機。未觀
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斬了張松全家。遂與文武商議曰。劉備

欲奪吾之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守把。並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卻說玄德提兵回涪江。先使探馬來報關上。曰。吾回荊州。來日逕過。請楊高二人相別。卻說楊懷高沛二將在關上。聽得劉玄德教人來報。明日逕過。欲求相見一面。楊懷曰。玄德此回若何。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先藏利刃。於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

人逐送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與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是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之間。忽起旋風。吹倒馬前帥字旗。玄德問龐統。統曰。此警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刺主公之心。可整兵禦之。玄德身披重鎧。自佩寶劍。忽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二人。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

軍兵。一箇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自遠遠散去。
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
軍兵。擡羊送酒。直至中軍。見並無准備。心中
暗喜。以為中計。二將下馬。見玄德正與龐統
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今聞皇叔遠回。特具
薄禮相送。遂進酒以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
守關不易。當先飲此盃。二將飲酒畢。玄德曰。
吾有密事與二將商議。閒人退避。手下二百
人盡赶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拽下。帳

後劉封。關平。兼提二人。楊高急待爭閉。劉封關平各提下一人下堦。玄德喝曰。吾與劉璋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間謀親情。龐統大喝搜之。劉封於二人身畔各搜出利刀二口。玄德終有慈心。不忍殺之。龐統作色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推出斬之。刀斧手即斬楊懷高沛於帳前。一聲號出。黃忠魏延盡將二百從人先自提下。不曾走了一箇。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

間諜吾弟兄。又藏利刃行刺。是誰無禮。已行誅戮。罪不在你等。命皆恕之。衆各拜謝。龐統曰。今夜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教高楊二百人引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是自家軍。即時開關。軍士一擁而入。刀不血刃。得了涪城。大軍遂入。蜀兵皆降。玄德各賜重賞。隨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涪城公廳。玄德帶酒。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

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大怒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歟。吾視汝言。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聞之。全無懼色。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堂。睡至四更。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於玄德。玄德懊悔無及。急穿衣陞堂。請龐統曰。昨因酒醉。有觸於公。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乎。玄德大笑。共

樂如初。却說敗兵連夜走回成都。報與劉璋。璋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喚文武問退兵之策。衆將齊出曰。某等願往。連夜起兵以屯雒縣。（雒音洛古縣名今之江州也）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遂遣差劉璝。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起發。進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起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黃忠魏延大爭功

四將領兵之次。劉璜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出師。可令軍馬先行。正在當路。吾等可往問之。張仕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璜曰。不然。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而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信步行至山上。問於樵夫。樵夫遂指高山絕頂處便是。四人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

問了姓名。引入庵中。正見弢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弢虛上人曰。貧道。乃是山野廢人。豈知休咎乎。劉璜再三拜問。弢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了八句言語。與劉璜收去。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雖鳳墮地。即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如然。宜歸正道。勿蹈九泉。

劉璜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弢虛上人曰。定業難逃矣。何必再問。璜又請問時。眉垂目

合。已無了氣。四人下山。劉璜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士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至於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璜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道商議。着二人守城。二人當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二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泠苞鄧賢曰。某願往助之。劉璜大喜。設宴相待。分兵二萬與泠鄧二人。雒城六十里下寨。劉璜張任守護雒城。却說劉玄德已得

浩城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有人來報劉璋
撥四將前來即日有冷苞鄧賢二萬軍離城
六十里劄下兩箇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
敢建頭功去取雒縣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
聲而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親率本
部人馬如取得營寨必當重賞黃忠大喜謝
了要行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
何去得小將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延曰
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攪越魏延曰老

不以筋力為能。吾聞泠苞。鄧賢。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近他不得。誤了主公大事。因此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叱魏延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的便去。黃忠趨步下堦。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共鬥。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勸解休爭。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目泠苞。鄧賢。下兩

箇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軍各打一寨。如先獲得將者。便為頭功。黃忠。魏延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帶劉封。關平五千軍。隨後起程。先說黃忠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路而進。却說魏延歸寨中。暗使人探知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衆軍士。二更喫飯。三更起兵。

平明要到鄧賢寨邊。原来兩箇分定。黃忠打
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黃忠魏延寨都在涪
城外屯駐。相隔六七里遠。因此不聽得。當夜
魏延教軍士都飽飡了一頓。馬摘鈴。人銜枚。
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
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
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
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
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平明。離冷苞寨

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搠金鼓旗幡鎗刀器械。伏路小軍飛報入寨。泠苞寨中已有准備了。等候多時。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去迎泠苞。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後面。漢軍半夜走的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撥了泠苞。撥回馬走。漢軍大敗。川兵隨後趕上。走不得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處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兩員川將背

後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正走。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翻身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先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跳下馬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赶。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赶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又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不入

寨。棄了左寨。却引敗軍来投右寨。見營中旗幟全別。泠苞大驚。勒住馬。回頭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三路首後接應。乘勢奪了鄧賢寨子。泠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兩邊路狹。伏兵俱起。搭鈎齊舉。把泠苞活捉了。原来却是魏延。自知其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箇正着。用索縛了泠苞。解投玄德寨来。却說玄

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其降兵盡拜於地。玄德曰。汝川中皆有父母妻子所牽。如願降者。充作軍數。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感恩非淺。於是黃忠安下寨脚。迳來見玄德。說魏延亂了軍法。可斬之。玄德教喚魏延。魏延解冷苞至面前。玄德曰。雖然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令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仍囑付曰。在意幹功。

收了成都。疑名爵。押過泠苞來到帳下。玄德教去其縛。取酒來壓驚。問曰。汝肯降否。泠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璝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如蒙放免。前去招安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以送之。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免。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相待。如其不來。是彼之心不實也。不必計較。泠苞得回雒城。見劉璝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

正遞回。劉璝慌差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心中大驚。慌忙聚衆商議。忽一人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把雒城。乃劉璋之子劉循也。璋曰。既吾兒肯去。誰肯相輔。親屬將軍吳懿。出曰。某願往。懿之妹嫁劉璋之兄劉瑁瑁死其妹尚在劉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為副將。吳懿保吳蘭。雷銅。二人為副將。點二萬軍馬。来到雒城。劉璝張任接着。說失了前寨。折了鄧賢。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泠苞

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太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可先乞五千軍各帶鍬鋤當夜潛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軍也吳懿曰須着便行勿令知覺遣吳蘭雷銅引兵接應泠苞約會定去辦決江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搆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詒萌關玄德驚曰若詒萌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

喚益達。曰。汝蜀中人。多知地理。却去守陵墓。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廣通漢書。深知民心。某與同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在荆州曾跟劉表為中郎將。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遂即時遣益達。霍峻守陵墓。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来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整齊。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上統正面

床上仰臥不應。統甚疑之。乃再三請問。其人曰。汝等罷了賓客。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慌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法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永年乎。陞階視之。其人一躍而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斯人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落鳳坡箭射龐統

二人相見大咲。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也。姓彭。名羕。音揉字永年。是蜀中之豪傑。因言語毀謗劉璋。被璋髡鉗為徒隸。因此髮短。統以師禮待之。問從何而来。羕曰。吾特来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之。法正慌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事。羕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羕曰。為將之道。豈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其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

逃也。玄德大悟。彭羕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有不吉之事。不告之。則軍亡矣。玄德即時拜彭羕為幕賓。使人密報黃忠魏延。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會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下手。等候決江。直聽得後面喊聲亂起。知有准備。急急回軍。前後衝突。各不相顧。冷苞奪路而走。正撞着魏延。活捉了冷苞。

比及吳蘭雷銅来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泠苞到涪城。玄德責泠苞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再来。今次難饒。將泠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敎回本寨中去。玄德設宴管待彭羕。忽有人報說。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玄德拆封觀之。畧云。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

城之矣。主於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宜謹慎之。玄德看了書。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亦回荊州論此事。龐統暗自思忖。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我命在天。豈在人乎。龐統對玄德曰。我亦箕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夜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斬蜀將洽苞。以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魏延接入寨去。

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皆可進兵。龐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

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見一神人。手執鐵椎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易疑其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城。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之惑也。不令統立功名。故有此言以疑其心。心疑則致夢矣。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

比及黃忠魏延兩軍先行。玄德再與龐統約會。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在馬下。玄德雖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騎白馬性剽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玄德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意甚慘傷。自覺心下不快。悒悒

而行。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
遂乃一處商議。張任曰。城東南門山僻有一
條小路。最為緊要。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
守雒城。勿得有失。人報。漢軍分兩路前來攻
城。張任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
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張任軍見
龐統軍來。遥指中軍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
備也。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
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

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教問此處是何處。數內有蜀中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大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應吾休矣。令後軍疾退。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便射。可憐龐統死於亂箭之下。後史官有詩曰。

胸襟如渾沌。天地總包羅。報國機謀遠。收川氣槩多。聲名垂竹帛。忠義冠山河。堪嘆無陽壽。星辰落鳳坡

後陳子昂遊川有詩曰

古峴相連紱冕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又宋賢有詩曰

三國紛紛多俊英。堪憐龐統善談兵。誰知落鳳坡前客。獨顯南陽一孔明

說云孔子沒於孔林

庞李密死於断密涧黄巢滅於黄林

先時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贊曰。軍師羨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龐統年三十六歲而亡。當日。張任射死龐統。衆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太半。前軍飛報魏延。延慌勒兵欲回。爲山路逼窄。厮殺不得。又被

張任截斷歸路。只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之。魏延心慌。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曰。也是。當先開路。殺奔雒城而來。塵埃起。前面一軍殺來。魏延大驚。拍馬舞刀。呼軍士死戰。乃雒城守將吳蘭雷銅。兩騎馬當先。引數千軍馬。前面殺到。後面張任殺來。兩邊夾攻。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銅後軍自亂。二將慌回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

長吾特来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衝去雒城之下。劉璝引軍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赶来的是劉璝吳蘭雷銅。劉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城。蜀兵得勝。迤邐赶来。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厮殺。且只要走。將近涪城。張任一軍追赶至縣左邊是劉封。右邊是關平。二將引三萬力

生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赶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城。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言說軍師連人帶馬。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来攻打涪城。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州請諸葛軍師来。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迎。玄德曰。銳氣新挫。宜

堅守以待軍師来到。黃忠魏延謹守城池。玄德寫了一封書。叫關平領了書。辭別。自往荆州請取軍師去。關平領了書。辭別。自往荆州来。玄德自守涪城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荆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孔明見正西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攧盃在地。掩面大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

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於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公器一臂矣。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衆官等且休散飲幾盃去。數日之內。必有消息。衆官是夕酒不盡歡。各散數日內。雲長等正坐間。人報說關平來到。衆官皆驚。主公有書。孔明視之。乃於本年七月初七日。軍師龐統被張任在落鳳坡箭射身故。孔明并衆官。皆哭聲不絕。孔明曰。既然主公在

涪城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目下便行。雲長曰。軍師此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雖不寫書來。吾已知其意了。順天者昌。手指出那人。便為守荆州之主。指出是何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張益德義釋嚴顔

却說。孔明將玄德書對衆官曰。主公書中把荆州托在我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是如此。今教關平賫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

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竭力守之。掾此之地。北當曹操。東敵孫權。非小可之事也。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一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来接。孔明擎着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這箇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来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来。如之奈何。雲長曰。

分兵拒之。孔明曰。不然。若如此。則荆州危矣。吾有八箇字。將軍記取。可保守荆州。雲長問之。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命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荆州。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條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孔明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沂音素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

蔣琬。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荊襄名士。為書記。引兵一萬五千。同日酌別起行。先說張飛領本部軍馬。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掠擄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皆存恤。人生於世。惟德可以服衆。勿得恣逞殘暴百姓。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哨馬回報。

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廓。不竪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廓。老匹夫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城。累欲提兵去。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聞知張飛兵來。點起

本部五六千人馬。准備迎敵。數內有中原人。告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操聞風而避之。今若到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可迎敵。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無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責於軍。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軍。大叫城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盡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

夫。怎敢無禮。吾歸川中許多年。豈降賊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眼。披掛上馬。引數百騎来巴州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起。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引馬軍又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若拏住你這老

匹夫。我親自食你肉。到晚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搦戰。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掛。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無計可施。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只在寨中等候。却教王

五十軍。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来。便與厮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来。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縱。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茅草。尋覓路逕。不来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箇軍扮作張飛砍茅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箇人。說道將軍不須心憔

這幾日打探的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夜二更造飯。起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令了。便滿寨告報。探細的軍聽得這箇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

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吾之計。即時傳令。教
軍士盡皆准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
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
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
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掛
停當。悄悄出城。四散埋伏。只聽鼓響。却說嚴
顏引十數騎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看時約三
更已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
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

陸續進發。嚴顏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来搶奪車仗。背後一彪軍掩到。大喝一聲。老匹夫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燕人張飛。四下裏鼓聲大震。衆軍殺来。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来。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條。生擒過来。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

住了。原来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太半棄戈卸甲而降。教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教休殺百姓。告報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嚴顏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乎。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来。嚴顏喝曰。賊匹夫。砍頭便砍。

何怒色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飛忙大吠下堦。喝退左右。親自解其縛。取衣與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威容。甚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世之真丈夫。便進酒壓驚。以上賓待之。嚴顏感其恩義。安身無措。後有贊嚴顏詩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嚴老將。天下更無雙

後史官亦有贊張飛詩曰

怒氣沖冠髮。威聲砍將頭。英雄萬夫勇。談笑一時休。先主多洪福。將軍用計謀。三分耕大義。功業震西州

後宋賢讚嚴顏之德有詩曰

昂昂蹈宇鎮江山。視死如歸若等閑。欲識世間豪傑士。斷頭大將是嚴顏

又題張飛絕句詩曰

百將傳中標異蹟。武臣廟內紀奇功。皆因

義釋嚴顏計。奪得西川報主公

又詩云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仁義化軍民。至今
巴蜀聲名在。社酒鷄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
厚恩。嚴顏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
弓隻箭。逕取成都。以爾萬一。張飛拱手稱謝。
以求收川之策。其計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定計捉張任

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計寨柵共三十餘處。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不必將軍動鎗刀。張飛稱謝不已。自此安民賞軍。於路進發。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嚴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於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廝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具起程日期。去報玄德。教都

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益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車舟。已於七月二十日起行。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准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日厮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到。張任果然不做准備。衆入大寨。火光竟起。蜀兵奔走。連夜只趕到雒城。城中

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軍兵不出。圍住攻打二晝夜不絕。城中商議。張任曰。儘教攻打。待他力乏。然後以兵擊之。備可擒也。攻城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却說雒城背後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南門是山路。北門有溝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力乏。玄德却待要退。張任教吳蘭。雷銅二將引軍

出壯門。轉東門去敵黃忠魏延。我自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捉劉備。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銅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望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趕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

忽山路一軍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迎近前去。當頭一員大將。乃燕人張飛。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玄德有天子洪福。張飛正撞見張任。便就交馬。兩員將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急回身。張飛只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中。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

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把義釋嚴顏一事。從頭說了。因此於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只顧飲酒食肉至此。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則吾弟安能到此。即時便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得賜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正和川將吳蘭雷銅交鋒。城中吳懿劉璝又引軍助戰。二將雖能。軍士先走。因此當

抵不住。大敗望東去了。張飛曰。却好俺在這厮背後。遶城分兵兩路殺来。張飛在左。玄德在右。吴懿劉璝見後面喊聲大起。慌退入城中。吴蘭雷銅急退。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黄忠魏延又在前面。吴蘭雷銅商議。不如投降。因此二人將本部軍馬前来投降。玄德准降。因此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見降了二將。心中憂慮。吴懿劉璝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入成都見主公

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某来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二將内可用一人。引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吴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呐喊。出城搦戰。張飛曰。小弟願往。上馬出戰。更不答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到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吴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比及玄德引軍来救時。一隊軍從

江邊殺出。正遇吳懿。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先使我來解救。料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玄德。其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大驚。問曰。如何先到。玄德說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乃主公洪福。將軍用謀。立此莫大

之功。可以勒之金石。萬年稱讚。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某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待為上將。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璝。張任。劉璝不打緊。有張任。蜀郡人。家寒極有膽畧。此人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甚名。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乃乘馬来到橋邊。遶河俱看了。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各引一千軍。雒

金鴈橋。從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蕭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在左邊。單砍坐下馬。殺開將。黃忠引一千刀手在右邊。單砍坐下馬。殺開士卒。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走。張益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張任就彼處擒之。喚趙雲伏於金鴈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来助

戰。二將見劉循畢。張任教劉璝張翼二將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迎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来。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遥指張任曰。曹操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到此地。何為不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馬上冷笑曰。人都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来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来。孔明棄了四

輪車。上馬。退步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鴈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兵在右。來殺張任。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趙雲一軍隔岸擺開。因此。投南邊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蘆葦叢雜去處。魏延一軍長鎗一帶。從蘆葦中忽起。只戮鞍上將。黃忠一軍。各用長刀伏在蘆葦內。只剁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力生軍擺開。張

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来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子龍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到玄德前。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與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拜。張任睜目大怒而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頻早喫一刀。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喝令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

贊張任曰

老將安能扶二主。張任忠勇死猶生。高名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至今墳墓猶存為土神有廟在雒城東）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屍首葬於金鳳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蜀中降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璝在城上大罵蜀諸將。忽惱背後一人。殺倒從者。執縛劉璝。開門納降。玄德軍馬

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獻劉璝者。乃武陽人也。姓張。名翼字伯恭。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却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各自引兵前去。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有綿竹可以守

禦。若得綿竹。今劍名成都。唾手而得。法正曰。不可進兵。恐驚動成都人民。某有一計。令成都便屬主公。試看法正進用何計可得。且聽下回分解

楊阜借兵破馬超

法正曰。主公既得雒城。蜀中危矣。欲以仁義布於四方。且按兵不動。某作一書呈。陳說利害。上與劉璋。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可以便作書。遣人逕往成都。却說劉循

遜向見文。說雒城已陷。慌懅衆官商議。益州從事廣漢鄭度獻策曰。今劉備懸兵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之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一擊而擒劉備耳。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

視之書曰
昨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望三思裁劃。（音獲劃也）可圖變化。以保尊門。不及進言。早賜回意示下。法正百拜
劉璋怒。扯其書。大罵法正忘恩失義之賊。賣主求榮。有何面目再相見乎。逐其人出城。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一人同行。其人乃南陽人氏。姓李。名嚴。字

正方。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言與劉璋。欲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和曰。雖然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之時。不得不救。況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也。陳說利害。必然從之。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建安十八年。秋八月。馬超自敗入羌胡。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城攻打連日不下。刺史韋康。字

伯奕。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按住在長安。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眾軍楊阜字義山。哭而諫曰。超等叛君無父之徒。此城中之人。有死無二。今欲陷身於不義也。康曰。不然。事已極矣。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耳。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皆斬之。不留老弱良賤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

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之。複用楊阜爲參軍。冀城官軍梁寬趙衢。皆楊阜所保。超盡用馬。忽楊阜告馬超曰。妻死於臨洮。告兩月假限。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弟兄。姜敘乃受漢爵撫夷將軍。敘母大賢。是阜之姑。阜別馬超。逕来見姑。哭拜於地而言曰。守城不能完。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且馬超背父叛君。妄殺郡守。豈獨楊阜憂責。一州士大夫皆受其

恥。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其君。言罷。淚流出血。後人有詩曰。

包胥向日哭秦庭。揚阜今朝慟歷城。欲報冤讐流血淚。千年萬載仰高清

叔母聞知。喚姜叙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豈獨義山哉。母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禄。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叙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容易圖之。吾已暗約下

梁寬趙禩使為內應凡若宵興兵梁寬趙禩
必內應也叙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
有死死於忠義者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
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先死矣以絶汝念叙
乃使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来趙昂
之子趙月兒跟馬趙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允
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於姜叙楊阜尹奉
一處商議欲報主人韋康之讐早欲動兵吾
想其子趙月兒跟馬趙必被害矣因此持慮

未定。其妻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身不足爲重。何況一子哉。汝頗其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紉楊旱地冀城。尹奉趙昂赴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亦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後有詩曰

趙昂妻王氏。催夫報主讐。捐身猶不重。滅子復何愁。盡把家財散。親將士卒賞。三分賢達婦。萬載姓名留

馬超聽知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用事。超大怒。即將趙月斬之。嘆麗憙。馬岱。盡起軍馬殺奔冀城来。姜敘楊阜引軍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背父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殺過来。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迭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聚兵赶来。背後喊聲大起。尹奉趙昂殺来。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閙間。刺斜裏大隊軍馬殺来。原来是夏侯淵。却得曹操軍令。正領

軍来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後面殺来。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已到冀城。叫門。城上亂箭射下。馬超大驚。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斷。撇下屍首来。及將馬超弟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剁將下来。馬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来。背後夏侯淵引軍赶来。超見勢大。不敢當抵。與龐悳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紉楊阜殺了

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了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後軍不赶。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於姜敘宅內。拏出老母。年八十有二。敘母全無懼色。指馬超大罵曰。汝背父無君。逆天之賊。天地久不容留汝。汝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大怒。自取劒殺之。後史官有詩曰

賢哉姜劒母。勸子早興兵。報本如山重。捐軀若紙輕。王陵親可並。孟氏母重生。讀史應哀感。令人兩淚傾

馬超殺尹奉趙昂全家。妻王氏。在軍中免難。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為首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宗弟七人。一齊来助戰。馬岱龐惠敵住後軍。宗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

侯淵大軍赶来。馬超遂走。只有龐悳。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入民。令姜叙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内侯。阜辭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音屈於法當誅。超又不死。阜何顏受職。操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贖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則剖心以順國命。阜後仕朝魏却說。馬超與龐悳馬岱来投張魯。張魯得

馬超大喜。以其西可以吞併益州。東可以拒曹操。永保漢中之基業。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父母妻子皆不顧戀。豈能愛他人乎。於是張魯遂罷其事。有人對馬超曰。張將軍本以女招汝為婿。被楊柏阻之。超心不喜。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欲尋遠害全身之計。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先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是唇齒。若西川

二破東川亦難保矣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
相贈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脣齒利
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閬
圃諫曰劉璋與主公有積世之讐今事在至
急詐言割州之事不可從之忽增下一人昂
然而進曰其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
備務要割地以還其人是誰

陰萌張飛戰馬超

張魯持疑未決馬超挺身出曰感主公之恩

無可上報。顏引一軍攻取陰平關。襲劉備之後。可生擒之。此時必要割二十州而還。主公心下何如。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悳卧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之人回報與玄德。令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大率巴西住種之民。而避於涪水迤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

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咲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後人傳劉璋有言。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速進兵以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得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披掛了。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入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

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領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軍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而去。李嚴猛省。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軍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來報讐耳。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引見玄德。玄德待李嚴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

益州親。某與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行。嚴入綿竹城。對賨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益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引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有人報張飛。飛在外大喜。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張飛從外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

超也。孔明故意佯不覩聽。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来。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覩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耳。孔明曰。張將軍據水斷橋。此是曹操不知虛實也。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乎。況馬超有信布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六戰。殺得曹操劒割鬚鬚。幾乎喪命。非等閑之比。汝凡雲長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

軍令。孔明曰。既尔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諸葛亮守綿竹。待子龍来。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領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押後。望陵前關進發。却說馬超引兵扣關攻打。先使楊柏来叫道。霍峻早早獻關。我等重重保舉你。霍峻在關上高聲應曰。我頭可斷。關不可得。楊柏大怒。捣霍峻廝殺。不題。却說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楊柏軍退十餘里。魏延出。與楊柏戰。不

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而進。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射中魏延左臂。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一將聲如雷震。從關上一騎馬奔至面前。喝了魏延。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知關前厮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厮殺不遲。馬岱曰。吾乃西涼州馬岱是也。

張飛曰。你原来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也。只令馬超那廝自来。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向前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赶。關上一騎馬到来。叫兄弟且休去。飛回頭。原来是玄德到。遂不赶。一同上關。備曰。恐怕你性躁。先来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来日戰馬超。歇了一夜。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

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来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嘆曰。人言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言兄弟且休出戰。先當避其銳氣。飛曰。何足道哉。玄德當住。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去。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

張飛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稱姓名。認得燕人張益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侯。豈認得村夫乎。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敗。玄德觀之。嘆曰。真丈夫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馬並回。張飛回到陣中。暑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厮殺。超又出。兩箇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

又鬪百餘合。兩箇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與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欺敵。且退上關。来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誰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軍士暗暗叫苦。馬超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麽。張飛氣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来。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

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撾在手。紐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見打過來。一閃從耳邊朶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

吾以仁義相待天下之士。不施譎詐。馬孟起
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赶你。馬超聞之。親自
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
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来到。玄德接着
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益德
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星
夜而来。可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
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
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

楊松。極貪賄賂。可以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自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玄德即時寫書。差孫乾賫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来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弟張衛。亦進送了禮物。二人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我為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

合保奏。張魯喜曰。既如此。差人便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便回曰。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楊松又差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魯心亦疑。松亦流言對張衛說。馬超主意欲奪西川。自為蜀王。與父報讐。豈肯臣於漢中乎。張衛將此言告知張魯。魯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幹功。與汝一月限。三件功成。有賞。無則

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差人到馬超寨中。說知此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與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不可放入。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要共厮殺。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對玄德曰。今馬超正在狐疑不決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主公。其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平定益州

玄德曰。孔明乃吾之心腹也。倘有疎虞。吾必亡矣。雖有良謀。吾不忍令君去。孔明堅意要行。玄德再三拘住。正躊躇間。忽報。子龍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也。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前諫劉益州者

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主公仁德布於蜀中。是知其必成也。故来歸之。是肯暗投明。古人所貴。頗垂察焉。玄德曰。先生此来。必有益於劉備也。恢曰。今聞馬超在此。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有一面之交。特来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頗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李恢行。恢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平生

好說詞。必來說我。先喚二十箇刀斧手。伏於帳下。超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耳。超曰。吾匣中寶劒新磨。請汝試劒。恢曰。其言不通。便請試劒。遂哭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劒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矣。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脩短者不能用其

長。造惡者。不能為其善。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曹操與將軍有殺父之讐。隴西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見天下大丈夫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汝既欲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手乎。超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待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何

不背暗投明。以圖上報父母之讐。下立金玉之德。可彰萬世之高名也。馬超大喜。喚楊柏入。一劒斬之。將頭共恢一同上關。来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乃撥雲霧而覩青天也。賓主大喜。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益達守關。便徹兵来取成都。子龍黄忠接入綿竹。入報劉璝。馬漢引軍到。子龍曰。某来未曾效尺寸之功。當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中管

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厮殺超自與出劉璋来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戶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来救益州誰想張魯聽

信楊松譎言。反欲害我。今歸降劉皇叔。汝可開門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便宜回報。馬超說了。退軍下寨。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絕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不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積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況軍民皆有死戰之心。願主公勿憂。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肉血捐於草

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衆羣下聞之。無不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
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
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答曰。
其夜觀乾象。見群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
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曰。
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来。此乃預兆。不可逆
天道。黄權劉巴皆欲砍之。劉璋當住。人報蜀
郡太守許靖。踰城投降。劉璋大哭歸宫。成都

之民。盡皆感傷。次日人報劉皇叔下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劒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音眇）視吾蜀都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勑。雍咲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璋。璋待為上賓。雍席間說玄德寬弘愛士。並無相害之意。一席話。說劉璋大喜。留住一宿。次日。劉璋賫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

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泪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於是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武官忿氣。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人害此二人者。夷其三族。因此蜀中文武盡皆歡服焉。玄德親自登門請此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大恩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

劉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郡。未可令李
王速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
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
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歸於府中。
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
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
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
顏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
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

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銅。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蜀中降將文武官員。六十餘人。並皆處用。諸葛亮為軍師將軍。關雲長為盪寇將軍。壽亭侯。張飛為征虜將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都亭侯。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吳班。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

伊籍及舊日荊襄一般文武官員。並皆重用。
遣使送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
蜀錦一千匹。與雲長諸葛亮張飛法正趙雲
如數而贈。已下各各重加賞賜。殺牛宰馬。大
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民心大悅。益州既定。
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
曰。昔者霍去病以匈奴未滅。將士安用為家。
何況今日國賊暴虐。未同匈奴。豈可求安也。
須待天下都定。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乃

其宜耳。益州人民。累遭兵火。田宅皆空。今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方可使出賦役。自然心服。不宜奪之。為私愛也。玄德聞之。大喜。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頒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朝用臣商鞅。音養酷法暴霄。萬民皆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寬仁。可以弘濟。今劉璋闇弱。父子相承。有累世之恩。法度陵替。德政

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盡已廢矣。凡人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以致喪國。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著。上下同心。為治之道。於斯明矣。凡治政者。要識時務也。法正遂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按察。並皆平定矣。當日玄德與孔明都在堂上坐。忽報。關平來謝所賜金銀事。拜罷。呈上書。玄德賜酒與關平。問雲長別有

甚言語。平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益起比試高低。就教稟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益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作書。發付關平星夜回到荊州見父。雲長問曰。我欲與馬益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云

亮聞將軍欲與益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

益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士。黠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今公受任守據荊州。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言雖狂簡。以冀明照。建安十九年秋七月。

亮頓首拜

知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蜀之意。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

昭顧雍商議。權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張昭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孫權問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三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

目錄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杖殺伏皇后
曹操漢中破張魯
張遼大戰逍遙津
甘寧百騎劫曹營
魏王宮左慈擲杯
曹操試神卜管輅

耿紀韋晃討曹操

无口張飛戰張郃

黃忠嚴顏雙建功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關雲長單刀赴會

却說張昭獻計曰。今劉備所倚仗者。乃諸葛亮也。其兄今仕於吳。何不將諸葛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對其弟說知。令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老小。此二人一父母所生。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吾所素知。

安忍拘集老小乎。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召諸葛瑾老小。盧監在府。先使人報知。孫權即修書。打發諸葛瑾望西川進發。不數日。早到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今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取荆州之計也。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如此如此。分付已定。孔明出廊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了。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

還荆州乎。因亮之故。孰下兄長老小。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荆州便了。瑾大喜。即引見玄德。呈上吴侯書。玄德看了。原来是吴侯要取荆州。本是要還。奈將我夫人潛地取去。彼既無情太薄。我有何面目乎。如要厮殺。盡起兵来。昔在荆州。尚不懼汝分毫。何況吾今日有西川。帶甲數十萬衆。糧可支二十年不絶。吾欲下汝江南。汝君尚復取荆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吴侯孰下亮兄長之老小。如若不還

皆遭誅矣。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憐兄弟之情。玄德再三深恨。徐徐曰。如此看軍師面上。分荊州一半還吳。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主公既是如此。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善言求之。吾弟性如火烈。吾尚懼之。事宜仔細。瑾求書畢。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望將軍先交割三郡。令瑾好回見吾主。雲長變色而怒曰。

吾與兄桃園結義。擔同生死。共興漢室。兄既以荆州與我。復令東吴取之。此何理也。這幾郡。大漢疆域。豈得妄以寸土與人。瑾曰。今吴侯執下老小。不還必誅。雲長曰。此是吴侯誆詐。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軍今何無面目。雲長執劒在手曰。休再言。此劒上便無面目。關平慌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吴矣。瑾滿面羞慚。急急慌慌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

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說之。子瑜可暫回。容吾商議去取東川漢中諸郡。却調雲長守之。那時交付荊州。瑾求玄德書歸吳。来見吳侯。說雲長阻住。不肯交還。吳侯看書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弟尚哭告。玄德說將三郡先還。吳侯即召諸將曰。今劉備借吾地土。混賴不還。俄延歲月。既然劉備有分三郡

之言。可差官員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諸葛瑾取老小歸家。却說。三郡發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吳侯曰。關雲長不肯相容。俱各赶逐回吳。遲後者必戮。孫權大怒。差人喚魯肅至。叱之曰。汝當初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此何禮也。肅曰。今有一計。乃此兵於陸口。地名使人請關某赴會。如肯來。以善言說之。倘若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

荆州。此計商議已定。今特告知主公。孫權曰。甚合吾意。可即行之。階下一人進曰。不可。關雲長。乃虎熊之將。非等閑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進言者。乃關澤也。孫權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速行之。魯肅遂辭吳侯。先兵於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會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說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荆州。來見雲長。雲長拆書視之。書曰

辱友魯肅頓首致書于漢壽亭侯麾下奉別久矣瞻拜無由今暫屯陸口欲邀車騎於臨江亭一會以訴渴仰之懷雖然各事其主即無異外之心專望来臨幸勿見阻感感

關雲長看畢與来人曰既子敬請来日赴會汝先報知使者拜辭先回關平曰魯肅相邀必有惡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當住不還

荊州。故責魯肅。肅屯兵陸口。相邀赴會。索我荊州。吾若不往。適吾怯耳。吾來日獨駕小舟。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又諫曰。父親不可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聞之。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於中事急。不容不生狼心耳。將軍不可輕往。恐悔之不及。雲長

曰。昔春秋時。趙國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覷秦國群臣。有如無物。何況吾曾學萬人之敵。既以許諾。不去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可准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關平。選快船十隻。蔵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来。平領命去了。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約来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来若何。蒙曰。必然帶將軍馬来也。若有人馬到来。其與甘寧各領一軍伏於岸

側放砲爲號准備厮殺如無軍來於庭後埋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遥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雪白一箇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侍從遠立惟周倉在側肅接入亭內敘禮畢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

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聽察焉昔日令兄使肅於吳侯之前以通往來借其荆州至今並無歸還之意其理莫不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國家區區江東本以土地相借者爲君侯等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割三郡君又不從命此君侯之失信於天下也君侯幼讀儒書五常之道仁義禮智皆全惟欠信耳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

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而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豫州同敗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吾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憂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慭德懟音灰好。今已籍於西川矣。又欲剪併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背義。必為禍階。願君侯明慮

之。雲長曰。此皆吾兄左將軍之事。非其所宜預也。肅曰。某聞。昔日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左將軍即君矣也。何得推托乎。雲長不之荅。周倉厲聲而言曰。天上地下。惟有德者居之。豈但是汝東吳之有耶。雲長變色。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亭中曰。此乃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以目視之。倉會其意。先来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来。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揪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

宴非問是非。醉後不堪回荅。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荆州赴會。同到船中。魯肅竟不附體。被雲長將至江下。呂蒙甘寧見對江又有船來。二將各引本部軍。一齊要出。雲長當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杖殺伏皇后

呂蒙甘寧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捏魯肅。恐被所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呆。船已乘風而

去。宋賢讀史。見單刀赴會之事。作詩贊曰
貌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
一鼓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澠（音免）池。
又詩讚曰
東吳赴會。單刀往還。足搖地軸。手撼天關。
鴻門小可。澠池等閒。關公之名。威震江山。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
成。如之奈何。蒙曰。一面申報吳侯。起兵與雲
長一戰。有何不可。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聞

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荆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曰。且教魯肅休惹荆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彦材。北地人。上書以諫操。書曰

幹伏聞。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與

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
威勝。易其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
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
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
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
威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
無思不服矣。今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
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
變無所用其攄。則天威有屈。而敵心未弭

服矣。惟明公思虞舜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則國家之幸也。頴鈞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興設學校。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箇侍中。議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進爵諸侯。改受金璽。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大怒曰。此人又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當年十月。卧病不起。十數日內身亡。後史官有詩曰

漢末荀公達。當時號大賢。知能過甯武。德可配顏淵。功振三分國。才成十二篇。曹丕曾下拜。聲蹟尚昭然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荅曰。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之仁。荀君師之智。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強。謀能應機。益輒稱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其荀令君乎。太祖謂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君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荀攸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帝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遵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文武聽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相輔。則厚。不尒。垂恩相捨。此言若不輔佐則可憐而放於他處勝似為君操目視天子。作威而出。諫議郎趙儀。見曹操出。乃入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望為王。不久必篡主也。

帝與伏后大哭。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大怒。使武士直入禁宮。擒出趙儼。腰斬於市。帝聞之。大驚。與伏后商議。后曰。子童之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恨未能也。子童親修書一封與父。早圖之。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子童於宮官內求之。近得一人。抱忠義之節。有除操之心。可告此人。令寄此書。帝問何人。后曰。非穆順。不可。即時

召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欲謀天下。左右之人。皆操心腹。朕夫妻將欲垂命。無可訴及。欲卿將此書與后父伏完。令密圖之。順泣曰。臣感陛下知遇大恩。敢不以死補報。臣即請行。帝與了書。穆順藏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上。將書呈完。完見女親筆。乃與穆順曰。吾料朝廷衆人。無敢近曹賊。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得此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

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穆順曰。皇丈可作數字回與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保民救主。伏完取紙寫書付順。順於頭髻內深藏。順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內等候。穆順回。正走到面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心腹疾。命求醫去。操曰。醫人何在。順曰。急未尋見。操喝左右搜之。遍搜無物。臨欲放行。忽然風吹落宮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

還帽戴之。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曰。頭上必有消息。親自搜出伏完書来。操看時。書中意欲結連孫劉為外應事。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於房內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赴獄中。平明。使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甲兵三百。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

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壘綬人。索取壬壘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門內。夾壁中藏之。少刻。尚書令華歆。又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指云。藏匿房中。歆教甲兵圍住。親自推戶。不開。華歆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即時掣刀割開。伏后大叫。歆自下手。揪頭髮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之曰。汝自見魏公分訴去。后披髮跣足。二

甲士推擁而出。至外殿前。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歔欷叱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大哭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可知在何時也。甲士前擁後推伏后而出。帝望見。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傍。帝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人扶帝入宮。華歆擊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

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皆恐懼。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處後人有詩嘆曰

獻帝當時何太懦。曹瞞得志美威權。伏完輔國夷三族。穆順傳書喪九泉。皇后橫亡竟杳杳。儲君酖死恨綿綿。華歆郗慮兒曹輩。同惡相滋逆上天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大賢

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之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大事已定。曹操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帶酒睡着。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征南重臣。曹氏宗室。汝何敢無禮耶。

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見兗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急出曰。吾之虎將。所見甚明。弟勿怪之。曹仁嘆曰。忠烈之士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漢中破張魯

曹操將征西軍士分為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中間操與諸將。後隊曺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比及起程。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箇寨柵。迎敵曹兵。凡在漢寧盡撥糧草應付。魯遣大將楊昂楊任掌管軍馬。以助其弟。即日起程。軍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已到。聞知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

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来劫寨。張郃夏侯淵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大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做准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操恐有伏兵。再引兵回寨。見高山茂林無數。曹操與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必

不起兵来。許褚曰。事已至此。主公不可自慱。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共三匹馬。来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遥指。與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忽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操大驚。揚鞭。揚任分兩路殺来。許褚曰。吾當賊兵。公明善保主公。許褚縱馬向前。二將雙至。不能當許褚之勇。殺退二將。其餘不敢向前。背後徐晃保着曹操。三匹馬。從萬軍中殺出来。前

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數千騎殺將入來。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各不相攻。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焉。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退軍馬為名。賊必懈怠。却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

曹操大軍盡拔寨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令操退兵。可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汝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起五寨軍馬前進。是日大霧迷漫。對面皆不相見。楊昂軍士至半路扎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誤走到楊昂寨前。寨內有些小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

門納之。馬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来。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楊任比及霧散。来探消息。五寨一齊火着。楊任領兵来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望漢寧包州而逃。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子。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赶来。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箇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来見張衛。原来衛知

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南鄭包州去訖。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曹兵。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該斬。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夏侯淵勸曹操進兵。操曰。令一軍前去哨路。即時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来。正迎着楊任。兩軍擺開。

任遣手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到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撥回馬走。任追赶来。被淵一刀斬楊任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已知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狟音桓道人也。姓龐名悳字令明。昨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收西川。龐悳卧病不曾行。今

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即時賞勞了。便點一萬軍馬。令龐悳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悳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悳之能。囑付諸將曰。龐悳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之。汝等皆與緩鬥。使其力乏。擒之。諸將得令。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出。戰五十餘合方退。龐悳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

將皆於操前誇龐悳好武藝。曹操心中深喜。與衆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暗以金帛送之。必使龐悳疎美。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詡曰。来日交鋒。詐敗佯輸。將龐悳引數十里遠。黃夜却去劫寨。龐悳必退入城中。却選一能言者。扮作步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喚一軍士。能幹此事。即時重賞。付與金掩心甲一副。披在貼肉。却穿漢中軍士

號衣。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速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悳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悳却奪了曹操寨柵。見於內糧車極多。申報張魯。魯大喜。當夜二更左側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來劫寨。龐悳上馬。衝殺出來。望城中而走。背後三路共追趕。到城下。龐悳喚開城門。一擁入城。此時細作已探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說魏公曹丞相

久聞盛德。故使某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松見了大喜。問丞相令欲如何。細作曰。若疎遠龐悳。事即諧矣。松曰。放心。某自有良策。報荅丞相。楊松連夜入見張魯。說龐悳受了曹操金珠。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悳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悳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悳引兵衝出。曹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悳赶来。曹操自乘馬拴山坡上。喚曰。令明。何不早降漢。龐

惠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負上將。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將下來。四辟鉤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惠。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令龐惠投降。龐惠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龐惠與曹操並馬而行。魯信楊松之言為實。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庫城

廓。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矣。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而出。曹操教休趕。遂入南鄭。報說張魯封閉庫藏之意。曹操甚是憐之。遂差人往巴中說之。張魯欲降。其弟張衛不肯。楊松密書。使人報曹操。教便進兵。曹操親自引兵往巴中。

張魯使弟張衛引兵出迎。與操兵相敵。被許褚斬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必遭大禍。某守城。主公當決一死戰。必然勝矣。閻圃諫休出。魯不聽。親自出陣。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赶来。張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出路。回馬之時。曹操自叫早下馬受降。魯乃下馬。投拜曹操。操大喜。念張魯封倉庫之心。重重相待。操封魯為鎮南將軍。閻圃等封為列侯者

五人。於是漢中皆平。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當斬之於市。教衆人悉知。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曾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臨之。勢必瓦解矣。聖人云。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曹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也。劉曄進曰。劉備乃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中震恐。其

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文有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武有關。張。趙雲。黃忠。馬超。魏延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誦曰。五虎。蜀民既定。據守關隘。魏兵不可犯矣。今若不取。必有後患。曹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但有風吹草動。老幼不安。往往報知玄德。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

有一計。使曹操自退。玄德問孔明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遼大戰逍遙津

孔明曰。曹操軍屯合淝。獨拒孫權也。今遣舌辯之士。分三郡還吳。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一人進曰。某願往。乃伊籍也。玄德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入吳。先到荊州。說與雲長。可撥江夏。長沙。桂陽。以東屬孫權。然後入

吳。到秣陵來見吳侯。先通了姓名。乃台伊籍入。籍見孫權。升堂拜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爭奈被曹操襲取襄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曹操必撤兵。吾主公若取了東川。即還荊州全土也。君侯疑而不行。曹操必南征。此時恐措手不及。權曰。汝且歸館舍。容

吾商議。伊籍退回。權問於衆。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操取西川。故行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曹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顧雍所見皆同。因此。令伊籍回報。兩下起兵攻操。籍辭遂行。孫權令魯肅收納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取餘杭凌統回。且說三軍皆起。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資。今可先取

皖城。然後兵出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
教呂蒙。甘寧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
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那時程普黃
蓋韓當。在各處鎮守。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
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
自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
亂箭射下。直射猱權麾蓋。幾乎中弩箭。權回
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
築起土堆而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

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也。只来日其須要得城。權問其謀。蒙曰。今南軍初到。可乘此時以三軍銳氣四面夾攻。平明進兵。午未可下。權從之。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戰士多傷。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以射之。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降者數萬人。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

遼引軍至半路。哨軍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孫權入城。賞軍已罷。入報凌統也。到權慰勞了。呂蒙得賞。作宴管待諸將。時甘寧身穿吳屡所賜錦袍。坐於筵上。呂蒙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殺父之讐。又見甘寧誇耀。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拔左右所佩之劒。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劒。甘寧便會其意。推開果卓。起身於左右手內搶兩枝戟。雙辟挾之。縱步而出曰。看吾筵前使

戟。呂蒙會意。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破步便舞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自與甘寧凌統二人和解。二人方纔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讐。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勸之。方息。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却說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

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犯合淝。薛悌教張遼開匣。上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張遼將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雅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矣。今可以發兵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典默然不荅。樂進曰。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汝等皆是私意。以廢王事。吾今自出戰。決一死敵。便

敕左右人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此國家大事。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從將軍指使。張遼大喜曰。既曼成公（曼成典字）肯相輔助。来日可引一軍於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兵殺過来。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文謙進字）擊之。李典自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兵至合淝相近。遂傳令曰。兵貴神速。不宜久遲。呂蒙甘寧當先便進。淩統隨吾為次。諸將陸續進發。却說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與樂

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名呂蒙引軍赶去。却說孫權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遥津北。忽聞連珠砲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驚得孫權手足無措。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之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只有三百餘騎。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當先二千餘騎箭發如雨。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

片板。孫權大驚。親近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乃。再放馬向前跳。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孫權縱馬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史官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後着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又詩曰

吳侯縱轡躍征驂。凌統甘寧惡戰酣。身透重圍衝鐵騎。從茲聲價滿江南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再殺入重圍。與張遼鏖戰。甘寧隨後截住李典厮殺。呂蒙截住樂進厮殺。是日。吳兵折了太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獨統得脫身。殺到橋邊。橋已拆斷。凌統身中數鎗。遶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小兒皆怕。聞張遼大名。不敢夜啼。有詩曰

謊殺江南衆小兒。張遼名字透深閨。纔聞
乳母低聲說。夜靜更闌不敢啼 衆求有張遼止啼
衆將保護孫權還營。吳軍死者不知其數。孫
權心驚不定。衆將曰。至尊乃萬民之主也。當
以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驚。若無天地護佑。
幾罹性命。願主人以此為終身之戒。孫權亦
垂淚曰。孤今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權
乃重賞淩統。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
陸並進。一面差人江南再起人馬。張遼與衆

將議曰。逍遙津雖贏了孫權一陣。今在濡須計議。水陸並進。報警。此間軍少。報知丞相早添兵來救護。今薛悌星夜往漢中報與魏王。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徹兵去敵吳兵。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岩當渠山隘口。連夜拔寨起兵。號四十萬。殺奔濡須塢來。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甘寧百騎劫曹營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有人来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来救合淝。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停泊。令陳武帶領人馬往来於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来。必須得一人先挫其銳氣。權聚衆曰。曹操遠来。誰敢當先破敵。以挫操兵銳氣。凌統出曰。吾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

只帶百騎破敵。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先教凌統帶三千軍馬出濡須去哨曹兵。甘寧為第二。凌統領三千人馬出離濡須塢。塵灰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統交鋒。五十合。不分勝敗。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時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軍。又賞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

軍士。甘寧領命。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寧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諸公請滿飲。各宜努力。各人面面相覷。不曉其意。甘寧見有難色。乃拔劒在手。大怒言曰。我為上將不惜其命。尚且要去。汝乃小人。焉敢惜乎。一百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跟將軍去。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已盡。約有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為號。都披甲上馬。到於曹操寨

邊拔開鹿角。馬上敲鑼擊鼓。殺入寨中來。逢
弄中軍來殺曺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
路穿連不斷。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
只將百騎在馬上謐哼。往來敲鑼擊鼓。在於
中軍衝突。營中人馬驚慌。自家相殺。各寨擾
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者便殺。
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南門
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軍來接
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

敢追襲。後有詩曰

鼙音皮鼓聲喧震地來。雄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瞞寨。盡說甘寧虎將才此戰名為百翎貫寨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拆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孫權扶起。權携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以驚駭老賊也。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綿千疋。利刀百口。

甘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封甘寧為平虜將軍。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告曰。統願往。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上馬臨陣。左有甘寧。右有凌統。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陣搦戰。張遼使樂進出馬。持鎗與凌統交戰。到五十合未分勝負。曹操聽得親自策馬到門旗下看。操令曹休

放冷箭。射凌統坐下馬。曹休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馬胸膛。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在地上。樂進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張遼兵退回營中。自去醫治。樂進。凌統回到寨中。拜謝吳侯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頓首拜寧曰。不想兄長如此施恩。寧曰。主公令我讐將恩報。今稍報公萬分之一也。凌統自此與甘

盟結為生死之交。刎頸之友。捨以死生相救。
有詩曰
結下冤讐因鳳羽。解酬恩義在龍梢。陣前
一箭成功處。從此翻為刎頸交
二將自此再不為惡。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
自到帳中調治。傳令催趲人馬衝陣。當先曹
操分兵五路。来張遼統領中一路。左一
路張遼。左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右二路龐
德。每一路各一萬人馬。前来與孫權戰。平路

到江邊解鞍飲馬時孫權手下董襲徐盛二將在五樓船上見五路軍馬来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大怒曰食君之祿命懸君手何懼羣賊哉遂捽馬下小船飛奔江邊火急上馬引數百人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以助其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驚濤湧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脚艦逃命軍士叫曰船將沉溺快請將軍速下船来董襲仗劒大喝曰將受君命在

此防賊。怎敢棄船去之。再言者斬。即教下船。軍士十餘人。風急船覆。董襲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如飛沙走石。互相殺傷。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厮殺。引一軍來正與龐悳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的曹兵殺到江邊。自引本部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厮殺。孫權引兵來救。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週圍困住孫權。權手

下兩員將捨身死戰。操曰。何人敢去衝開孫權手足而擒之。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乃許褚也。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並無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主公受圍。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何不隨泰出戰陣。孫權跟周泰殺出。泰到江邊回頭。又不見孫權出。第三次又尋見孫權。權曰。予等齊

發。不能得出重圍。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周泰橫身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來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布在江邊。前來救得孫權下船。權曰。吾獨周泰三番救解得脫虎口。徐盛在坡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陣去。軍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亂箭射住岸上兵。都救二將等下船。却說陳武與凓褒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凓褒赶到

山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抓住袍袖。不能迎敵。因此被龐惠手起一刀斬之。曹操見孫權走脫。自策馬驅兵赶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迫間。忽對江一宗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吳郡吳人也。小霸王孫策女婿。姓陸名遜。字伯言。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記其數。曹兵大敗而回。因此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又知

董龔沉江而死。哀痛至切。情感三軍。令人水中尋見屍首。皆厚葬之。後史官讚董龔詩曰。憶昔征黃祖。全憑董龔功。飛身臨戰艦。揮刃斷長虹。圖寫丹青上。遊蕖雪浪中。滿須船破裂。流淚滿江東

又廟讚陳武詩曰

寬厚施仁德。鄉閭盡感恩。功勳標史記。名姓寫麒麟。陣死兒孫顯。身亡器宇存。至今江上塚。誰不吊英魂

兩軍罷戰。各守營寨。孫權得周泰救濟之功。營中作一宴謝之。孫權把盞至周泰面前。撫其臂。淚流滿面曰。卿為吾兄弟。戰如熊虎。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感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而自退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剜。盤痕徧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即言戰鬥之

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顯耀之。其餘衆臣皆賞。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犬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操乃從之。令孫權先徹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兵上船。回還秣陵。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操班

師還許昌群下衆官皆議立曹公為魏王營建王宮群下一人高聲大叫不可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魏王宮左慈擲盃

建安二十一年歲在丙申操自合淝還都侍中王粲上詩頌德羣下皆賀其頌曰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國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

拾遺。賞越山岳。酒肉踰川低。軍中多饒
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遠。空出有餘資。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
願復無違
曹操看之。大喜。遂議進爵為王。尚書崔琰力
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
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佳。自為之。有與琰不
和者。告知曹操。操大怒。捉琰下獄問之。崔琰
虎目虯音求鬚。只是大罵。曹操篡漢奸賊。廷尉

告白曹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有讒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鬚虎目。鐵石心腸。

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夏五月。羣下奏知獻帝。須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宜進爵為王。

獻帝即令鍾繇草詔。立操為魏王。詔曰

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於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翔業

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成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得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祖東。辛苦卑約。當此之時。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蹟。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阻險。芟音山夷蠻音芳賊。殄其凶醜。蕩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

振。寔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音失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荅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禮。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篇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冊。敬

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勿復固辭

魏王上書三讓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戴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

是以每將鏤符折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

曹操既受王爵。冕十二旒。乘金銀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儀鑾。出警入蹕於鄴郡。魏王商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沒於皖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於是出丁夫

人而立卞氏為正宮。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曹植為後嗣。丕心恠之。乃問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但凡操親出征。諸子送行。惟曹植稱述功德。發言成章。左右皆欽仰。操甚喜之。惟曹丕但辭父。只是涕泣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華巧。誠心不及丕也。丕使人賈告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

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有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就立五官中郎將。曹丕。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官成。差人往各處取果木珍奇之物。使人入吳地往福建取荔枝龍眼。溫州取柑子。各處不說。且說一行人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要往溫州取柑子。那時吳侯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担。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脚夫正挑担而行。衆人疲困。

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耽一目跛一足。白籐冠青幘衣。来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担生受。貧道都替你挑一肩。每担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衆人皆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都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惟問取柑人。其官以左慈之言對

之。操未肯信。門人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王上。操召入。取柑入曰。正是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咲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操大驚。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取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未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如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眉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十

餘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乘雲遊四海。飛劍擲刀。取人首級。藏形變身。王上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貪道往峨眉山中脩行。當傳三卷天書與汝。操曰。吾亦久思急流湧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可保全身矣。不然。則貧道飛劍取汝之

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之細作。喝左右
拏下。慈大哭不止。令十數獄卒拷之。但見皮
肉粉碎。左慈齁齁音乎熟睡。全無痛楚。操取大
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與牢中監收。操令
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
痕傷。連監禁七日。並不與食。及看時。慈端坐
於地上。面皮轉紅。去人回報曹操。操取出問
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十羊。亦
能盡。操無可奈何。次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

正行酒間左慈忽穿木履立於筵前衆官驚
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
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
曰我要龍肝作羹沒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
取黑筆於粉壁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
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
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預先藏於袖中耳慈
曰即目天寒草木枯死任大王要甚好花任
意所欲操曰吾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

花盆放筵前。以水噀之。頃刻發得牡丹一株。開放雙花。衆官大驚。遂慈同坐而食。少頃庖官進魚鱠。慈曰。此鱠得松江鱸魚做之尤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耳。教取釣竿來。於堂下忽有一池水。慈持竿頃刻釣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有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也。慈曰。鱠松江鱸魚。須得紫芽薑方

可。操曰。汝可取之否。慈曰。易耳。令人取金盆一箇。慈於袖中簇簇然。須臾得紫芽薑滿金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觀之。一字不錯。操大疑。以目視之。有殺左慈之意。慈取桌上玉盃。滿斟佳釀。進操曰。王上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先飲之。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先飲一半。如水相似。勸操飲之。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鶴。遶殿而飛。衆官仰面視

之。左慈不知所往。操問左右。人報。他出宮門而去。操令許褚引鐵甲兵五百人追赶。褚即上馬。赶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屐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不上。赶到山中。見一羣羊。慈立於羊羣內。褚取箭射之。慈走入羣羊之內即不見。褚將羊盡行殺之。回去時。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嗅小童曰。汝可將死羊頭都轂在死羊腔子上。都轂了。左慈忽然跳起。將羣羊百餘隻。盡轂

活。左慈拂袖而去。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告於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一耳一目跛一足白籐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箇。鬧動街市。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操令甲兵百餘圍住。盡皆斬之。人人各起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一處。化作左慈。招白鶴一隻。騎舉雲內。拍手大笑曰。玉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衆將以弓箭

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所斬之屍。皆跳起来。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来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當日鬼哭神嚎。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試神卜管輅

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群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盡皆不見。羣下扶操回宮。感而成疾。後有讚左慈詩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惟憑遁甲自遨遊。金盤

當殿呈銀鱠。玉盞飛空化雪鴻。項刻花開紅影亂。片時果結翠陰稠。左慈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又詩曰

人言左道非真術。只恐其中未得傳。若是真傳心地正。何須物外學神仙　此言世傳左道術乃不正之法非也但恐人心不自正耳故以此解之

贊曰。幽賾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曹操心疑左慈。因而成疾。服藥無愈。忽太史

丞許芝。自許昌来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王上曾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何如。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麤醜。無威儀。而好酒。疎狂人也。自幼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宵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鷄野鵠。尚自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里小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指點而觀之。及長。深明周易。仰觀風角占。會肉

眼通神相。其父曾為琅琊即丘長。管輅年十五歲。於學中讀史。日記數千言。學中四方人皆不及。琅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名輅相見。時有座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氣未堅。欲相見恐失精神。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太守喜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曰。輅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

淺未能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太守曰此事最難子以爲易也座上賓客皆被管輅難倒對荅有餘從曉至暮酒食不行客大奇之於是天下號爲神童後有利漕地名居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壁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饑荒之年必遭謀數升米之利推落井中嘖嘖音責有聲推一大石壓破其頭狐鬼苦痛自訴於天以致

君兄弟汝有此報。郭恩三人涕泣伏罪。荅曰。果有此事。於是留管輅在家數日。忽一日。有鳩飛来梁上。其鳴如哭。輅卜曰。今日午時。當有一年老親人。從東方携猪肉一肩。濁酒一瓶。主賓共飲。笑中當有小驚。是日。果有姨丈携酒肉至。與郭恩兄弟共飲甚懽。恩令家僮射鷄為食。隔籬悞傷隣家女子。左手流血。如此之驗。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取住其家。因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心痛。舉家常驚

恐請輅卜之。輅曰。此堂西頭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能飲食也。晝則浮遊。夜則復來。故使病人驚恐也。於是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皆朽爛。但有角與鐵箭頭。半銜於棺中。遂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家中無恙。有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

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窠蜘蛛。置於三盒之中。令蔔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舍氣須變。依乎宇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蹼音速谷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晨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後鄉中隣婦失牛。求蔔卜之。蔔卜之曰。在沘溪之西。七人宰之。疾速去尋。皮肉尚存。其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

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平原太守劉邠。遂將各人獲斷。問其婦曰。何以知之。婦告管輅之神卜也。劉邠不信。請輅試之。取印信囊及山鷄毛。藏於盒中。令輅卜之。輅先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劉邠大驚。遂待之為上賓。一日春暮。出郊閑行。見一少年於田中。管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曰。少年

高姓。青春多少。少年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眉間有死氣。限三日內必死。吾乃管輅也。見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於父。父聞之。赶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之。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之。父告曰。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輅見父子來痛至切。乃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磐石上奕棋。一人向南坐者。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者。穿紅衣。其貌

甚美。汝可即將酒盥及庸脯而往勸之。待酒食畢。汝可哭告其事。必添汝壽矣。切勿言我名字。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顏携酒脯帶盃盥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着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衣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身邊取出簿籍視之。曰。汝今年十九歲。吾今

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壽活九十九。回見
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必有大罪。衣紅者。北
斗也。衣白者。南斗也。顏回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衣白者。北
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皇。何其一也。輅曰。散
而為九。合而為一也。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
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管輅自此恐泄
天機。再不與人卜矣。此人見在平原。主上要
知休咎。何不召之。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

輅。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荅曰。此幻術耳。何必為憂。操病遂安。操令卜天下之事。輅曰。三八縱橫。黃猪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又卜筮數。輅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後有應驗。方悟也。操一日與輅論雲從龍風從虎之意。操曰。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所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

之所致也。輅荅曰。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異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而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招風。何足為疑。操問曰。夫龍之在

淵。不過二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興雲而馳東風。輅曰。王上豈不見陰陽遂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烟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如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操大喜。欲封輅為太史。輅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荅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

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也。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單題神卜管輅。詩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筭南辰北斗星。八卦
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預知相法
應無壽。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

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詭卦云。東吳主已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知消息。不數日。飛報至。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地名）取關。操大怒。自要領兵再入漢中。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耿紀韋晃討曹操

曹操欲興兵討蜀。令管輅卜之。輅曰。主上未

可妄動。来春許都必有火災。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曺洪領兵五萬。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三萬甲兵。於許都来往巡警。以備不虞。魏王又降王旨。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往軍國重事。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也。忠而且勤。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孤心甚相托焉。遂委王必自領御林軍馬。屯營於東華

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好。見曹操爵至魏王。出入用天子車服。心常不平。時遇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在私宅中共飲。耿紀起身密議曰。曹操篡逆。有心多時。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箇心腹人。姓金名禕字德偉。乃漢相金日磾之後。常見曹操入內。喟然長嘆。素有討操之心。更兼此人與王必甚厚。若得

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厚交。豈肯扶漢乎。韋晃曰。與必雖厚。其意專欲立漢久矣。我等往說之。於是二人同往金禕宅來。金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求。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早晚魏王紹漢天下。公必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携。平生感德非淺也。禕拂袖而起。令從者看茶來。將茶潑於地上。晃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相交甚厚。汝等是漢

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皆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韋晃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為耳。禕大怒。耿紀韋晃見禕累有忠義之心。故盡情告之。晃曰。吾二人實為漢朝来求呂下。故反說也。禕曰。吾累世漢朝臣宰。安能從賊。汝要扶漢。有何高見。紀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扶危之計。禕曰。吾欲裹應外合。去殺王必。方奪兵權。扶助鑾輿。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頓首拜謝。禕

曰。又有兄弟二人。乃吾心腹之人。與操賊大讐。見居城外。吾欲用之為羽翼。紀晃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曰吉邈。次曰吉穆。吉邈字文然。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人寓於遠鄉。今見在此。紀晃二人大喜。便要相見。禕密喚吉邈吉穆至。言及其事。二人感憤流涕。然氣沖天。擔殺國賊。五人同謀。金德偉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

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得了王必。逕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以召百官。以安萬姓。吉文然弟兄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各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以扶漢室。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進兵殺投鄴郡擒操。即發使齎詔取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初更而至。勿以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為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

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圍獵排捌已定。却說。金禕先期来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猶安。魏王威震天下。不可不放燈火。以顯天下太平氣象。必允其言。去告報各處。盡教放燈火。是夜晴霽。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忽聞營中吶喊人報。兩路火起。必慌走出帳看時。兩下大亂。火光中見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紀不知是王必。只顧引兵

箭射之。一箭射中必肩。翠手墜馬。遂出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赶来。王必無路。棄馬步行。至金褘門首。慌叩其門。那時金褘使人於營中放火。却隨後助戰。家中人聽得敲門。只道金褘歸。男子已都去了。只有婦人。褘妻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麽。必大驚。方悟金褘同謀。逕投曹休家報知。金褘耿紀等同謀反。休自披掛。飛身上馬。引千百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

心腹牙爪。死據宮門。城中是夜但聞人叫。盡
殺曹賊以扶漢室。原来夏侯惇三萬軍巡警。
離城五里屯扎。遥望見城中火起。領大軍前
来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戰到
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
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
侯惇大軍圍住。皆被活捉手下百餘人。盡皆
殺之。入城救撲遺火。盡收各人老小宗族。使
人飛報曹操。操教腰斬於市。就召漢百官盡

赴鄴都。以聽處置。夏侯惇押耿紀韋晃至於通衢。耿紀厲聲大罵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鬼以擊賊。劍子以刀掷口流血。尚曰。吾被羣兒誤矣。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音朝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後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
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咽九泉

夏侯惇將五家老小宗族。皆斬於市。王必箭

瘡發而死。將百官起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乃降王旨。曰。昨夜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多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之下。如不曾救火者。立於白旗之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有一停立白旗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為助國救害吾宗族。盡命牽出漳河邊斬

之。死者三百餘員。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之。仍令還許都。操命鍾繇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侯十六級。銀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鍮紐綠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般人物。曹操方悟管輅火災應耳。遂重賞管輅。輅不受。却說曹洪自到漢中。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自進兵直抵下辨。却說張飛馬超

各守一處隘口。馬超取下辨。令吳蘭為先鋒。張飛守把巴西。令雷銅為先鋒。兩邊皆未動兵。曹洪至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手下牙將任夔曰。令賊兵犯界。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益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来與曹洪軍搦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與任夔交鋒。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以致敗矣。吳蘭曰。任夔

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主公。肯教進兵。退曹洪不遑。蜀中文書未回。曹洪恐馬超有謀。引軍退回南鄭。却說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在鄴都聞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退。張郃大笑曰。將軍相持半生。豈可以卜術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

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閑。不可輕敵。張郃曰。衆皆怕張飛吾視為小兒耳。此去必擒。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令郃進兵。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瓦口張飛戰張郃

張郃所屯兵三萬。分為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宕音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盪石寨。三寨軍各分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軍守寨。張郃進兵前行。却說張飛在巴西關中。守城軍報到。

說張郃兵來。飛喚雷銅商議。銅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可擒張郃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銅。飛自領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郃兵相遇。兩軍擺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相交戰到二十餘合。郃後軍大亂。原來望見背後山中有蜀兵旗幡。郃知便退。張飛背後掩殺。前面雷銅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銅連夜追趕。只趕到宕渠山。郃仍舊分兵

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砲石。堅守不戰。張飛雖
宕渠山十里下寨。次日引軍搦戰。郃在山上
大吹大打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
郃只不出。飛兵還營。次日。令雷銅又去山下
搦戰。郃又不出。雷銅驅軍士上山。山上擂木
砲石打將下來。拆了十餘人。雷銅急退。盪石。
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銅。次日。張飛又去搦
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駡。郃在山
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

飛就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張郃。玄德差人来軍前犒勞。見張飛飲酒。回見玄德。說張飛飲酒。恐失軍機。玄德大驚。乃問軍師。孔明笑曰。原来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之。玄德曰。吾弟自来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許多好酒。吾弟醉中必被張郃所害。孔明笑曰。主公與益德許多年為弟。不知其心也。益德自

来剛強。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為也。今宕渠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近聞飲酒醉之後。則坐於山前辱罵。傍若無人。此非貪杯。乃賺張郃之計也。玄德曰。雖然如此。未見其實。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且說魏延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銅各引一枝人馬為左右羽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

擺列於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之。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窺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郃曰。張飛太欺我也。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盪石。二寨軍皆出劫寨。為左右援。當夜張郃乘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頭擂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

刺倒。原来是茵草人身上披張飛甲頭上帶盔伏於卓上張郃刺倒見是草人。急勒馬回。帳後連珠砲起。早到寨前。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若巨雷。乃燕人張益德。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下牙將各自拒住。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賸兩寨来。放原来被魏延雷銅二將殺退。就勢奪了山路。郃與死戰百十餘合。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敗走。張飛趕了一程。回守宕渠三寨。張飛報入成都。玄德

大喜。方知益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
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
要進兵。到折了宕渠緊要隘口。不肯發兵救
應。却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
分兩軍離寨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
詐敗。張飛必然赶來。汝等就截住歸路。當日
張郃引軍前進。正遇雷銅。張郃與雷銅戰不
數合。張郃敗走。雷銅赶來。兩軍齊出。截斷回

路。張郃復回。刺雷銅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赶。郃又回。如此三次。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銅。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汝却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載枯草。塞住小路。用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銅報讐。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

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赶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谷口。郃將後軍為前。復扎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處伏兵出。要擒張飛。不想却被魏延精兵到赶入谷口。將車輛兩路截住。放大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煙迷其徑。兵不得出。飛来衝郃兵。張郃大敗。走上无口關。收聚敗兵。堅守不出。却說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来關兩邊

哨探小路。當日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攀藤附葛而走。飛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取口關。只在這幾箇百姓身上。喚步軍分付。休要驚恐。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回鄉。聽知大軍厮殺。塞閉閒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捷徑潼山出檜釿（音銀）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捷徑潼山小

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便與魏延商議曰。汝可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軽騎五百。出梓潼山攻關後。張郃可擒矣。飛令百姓引路。選軽騎五百。從小路而進。魏延扣關攻打。却說張郃為救軍不到。心中正悶。忽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掛。却待下關。急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為首旗開。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從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

飛追赶甚急。郃等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比及走脫。隨行止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曺洪。洪見張郃止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拆盡大兵。尚不自死。推轉斬之。時有行軍司馬使教留人。来見張郃曰。吾保汝取葭萌關。將功折罪。若何。郃曰。願往。衆視之。乃太原陽興人也。姓郭名淮字伯濟。入見曹洪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深愛者也。不可誅之。可

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則牽動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曺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努力而去。却說守關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兵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中。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閬中取張益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益德兵屯瓦口關。鎮守閬中。

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不着益德。無人可喝。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視人如草芥耳。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衆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老矣。非張郃之對手也。忠聽了。白髮倒豎。而言曰。某雖年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何為老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

取架上大刀。掄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為副將。忠曰。老將嚴顏我兩箇同去成功。但有疎虞。先納下這顆白髮頭。玄德大喜。即時令黃忠嚴顏去與張郃交戰。勝負還是如何

黃忠嚴顏雙建功

黃忠與嚴顏將行。趙雲等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為兒戲耳。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若破張郃。可以取漢中。何故以二老將

軍當此大勢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着二老將來。心中亦笑。孔明如此調度。豈能用人。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箇老的來。隨即交割了牌印。黃忠嚴顏使兩箇軍人。將兩把認旗於關口山上竪立。張郃聽知黃忠嚴顏到來。心中暗笑。次日。引軍搦戰。黃忠與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笑我年老。

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額聽將軍之命。
當日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黃忠出馬。與張
郃答話。郃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出
戰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不
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
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
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
走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軍入
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

又欲見罪。郭淮又諫曰。今張郃事急。若再問罪。必投西蜀矣。可遣副將相助。就如監臨。使不生餘外之心。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為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是知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讐。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

原来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兵積粮草之地。此時聚百萬糧草。作為久遠之用。若取得那箇去處。其勢可破漢中。軍士自相離散矣。忠曰。將軍之機。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聽黃忠說罷。自引一枝軍去了。却說黃忠聽得夏侯尚韓浩兵来。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浩拍馬挺鎗来取黃忠。夏侯尚便出夾攻。黃忠力戰二

將。畧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赶来。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赶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来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據你如此膽怯。因此失了宕渠山。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逦赶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

連敗數陣。黃忠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五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是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未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封曰。此來助陣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彼輸重也。今夜留霍峻守關。孟

將軍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吾破敵。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来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披甲。馬不及備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遺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追。士卒相繼。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

家敗兵衝動。背後追兵太急。都扎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到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疎失。是無漢中也。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思。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說黃忠用驕兵之計。誘到

關下。軍馬突出。勢不可當。又被老賊連夜追趕。自相衝擊。故棄了許多寨柵。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郤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郤曰。黃忠有謀。非止勇耳。德曰。川兵遠涉前來。連夜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郤曰。亦不可料敵。且宜堅守。韓浩曰。可借精兵三千擊之。無不克也。德分兵與浩下山。

黃忠整兵来迎。劉封諫曰。紅日已西沉矣。軍皆遠来勞困。且宜暫退。忠大笑曰。不然。昔日。哲人順時而動。知者見機而發。今蒙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来戰。黃忠揮刀直取韓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来。張郃夏侯尚急引兵来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沖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時。正值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来黃忠預先使

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去處。只等黃忠軍到。却来放火。燒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来。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訖。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見玄德。玄德聚諸將慶喜。法正言曰。昔日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平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操遂班還。此非其志不遠。而力不足

也。必將內有變亂耳。今料淵郤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若舉大隊之兵。主公親往討之。則必可克矣。平定之日。廣豐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蚕食農桑。廣開境土。下可以固守要險。為圖操之久計。此蓋天與其時。不可失也。玄德深然之。遂為傳令旨。趙雲張飛為先鋒。玄德孔明起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令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

令人名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二將。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其能。今果立奇功。世之罕有。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之保障。糧食之會源。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憂矣。汝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軍前去。孔明止住。言曰。老將軍故然雄勇。非夏侯淵之本對也。淵深通韜畧。善曉兵機。曹操倚托為西涼之保障。先此兵於長安。而拒馬益超。今又此兵於漢中。操不令他人守

者。為夏侯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可以勝夏侯淵也。吾欲斟量着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得夏侯淵。忠奮然答曰。昔日廉頗年八十。尚飡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境。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矣。我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三千軍去。立斬淵首。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定一人為監軍同去。若何。忠應諾。請問是誰。且

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目錄

黃忠酣斬夏侯淵
趙子龍漢水大戰
劉玄德智取漢中
曹孟德忌殺楊修
劉備進位漢中王
關雲長威震華夏
龐德擡櫬戰關公

關雲長水淹七軍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智取荆州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黃忠馘斬夏侯淵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相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亦撥人馬來接應。你可小心。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全功。他今既已去了。須撥人馬前去接

應。玄德曰。然。孔明喚趙雲曰。你可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你不必出。倘忠有失。你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為壯兵之虛意。令敵人驚疑。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辨地名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令飛迎来取漢中。共同三路進兵。却說張郃與夏侯尚。来見夏侯淵。說天蕩山折了夏侯德。韓

浩。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差人報與曹洪。知其消息。星夜前到許昌。奏知魏王。曹操聞知蜀兵來取漢中。愕然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奏曰。漢中肥饒。今有聲息。倘有一失。中原震動。王休辭勞苦。可御駕親征。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魏王親征。此時建安二十二年。秋七月終。曹操興兵。九月至

長安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後軍救應使曹休。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轡。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斧。銀鉞。鐙棒。戈矛。擺天子之鑾駕。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為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山邊一簇林木。極其茂盛。遂問近侍曰。此乃何處也。侍臣奏曰。

此名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庄也。操與蔡邕素善。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曾被北番鞮靼擄去。與胡人為妻。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憐之。使人持千金入番取蔡琰。有左賢王。鞮靼官名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賜金帛。配與董紀為妻。當日到庄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庄門前下馬。時董紀在任所牧民。止有蔡琰在庄。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

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曺娥之碑也昔和帝朝時會稽上虞有一師巫名曺盱能娑婆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甚女年十四歲遶江啼哭十七日不歇聲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於江邊後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表為孝女尚令邯鄲淳作文鐫音鑽碑以記其事淳年十三歲文不加點一筆揮就立石墓側先人聞知

去看。時夜黑。以手摸其文而讀之。索筆題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繼打。故傳於世。是為先人遺跡。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問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雖先人所遺之跡。妾不知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低首。於內一人挺身而出。答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見管行軍錢糧。兼理賛軍機事。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操乘馬行三里。忽悟省。笑問脩曰。卿試言之。脩曰。

此隱語也。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攬絲。是絕字。幼婦者。乃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蘆白。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乃絕妙好辭之四字也。此是伯喈贊美邯鄲淳之文。乃絕妙好辭也。操大驚曰。正合孤意。此時操惡楊脩之才高出於己而有殺脩之意恐人議論故佯嘆而行操率衆行至南鄭。曹洪接着。脩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者。兵家之常理。洪曰。即日劉備使

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王上兵至。固守不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其懦也。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長史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姦計。操草手詔與他。依命行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臣出詔。淵折視之。詔曰

詔示夏侯淵知之。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恃其勇耳。然為將。固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是一愚夫之敵

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淵字妙才操稱此者謂淵之謀可稱二字否）夏侯淵覽畢。大喜。重待使命回訖。整率軍馬。要敵黃忠。後史官王友直。因曹操試武將用謀。而作詩曰

盡道籠官不足為。籠官必也是男兒。知兵豈在持戈戟。臨陣當專主鼓旗。應節便能分與合。隨麾不覺正為奇。他年恢復中原後。看取凌煙更有誰

却說夏侯淵與張郃商議。淵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要討劉備。吾與汝又守此地。豈能建功立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不可。黃忠謀勇。更兼法正多機。此間山險峻。只宜堅守。又必自退。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而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淵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進曰。小將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

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求相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輕進。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一日忠與正商議之間。忽有伏路軍報曰。山上曹兵下來搦戰。忠聽得就要出戰。忽一人奮然而出曰。將軍休動鈞意。待某引一千軍。從山小路抄上。將軍引兵來戰。兩下夾攻。曹兵必敗。衆視之。乃牙將陳式也。忠大喜。遂令式引兵去了。式將大隊人馬

從山後擁來吶一聲喊與夏侯尚交兵尚詐敗式趕去忠恐陳式中計急引一軍趕来救應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擂木砲石打下不能前進式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出戰生擒陳式軍盡降曹有敗軍逃得性命来見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為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士卒連營稍進步步為營誘淵来戰此乃反客為主之計淵一至可擒矣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

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為營。每營住十數日。又進。淵知欲出戰。戰張郃曰。此乃法正反客為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郃諫却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淵知。淵慌使人到忠寨說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開處。布成陣勢。忠淵皆乘馬立於陣前。答

話已畢。各推人並無袍鎧。只穿蔽體薄衣。式與尚各弄其寨。尚比及到陣門邊。被忠一箭射中後背。尚帶箭歸寨。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厮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鳴金收兵。淵慌回陣。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問撥發官。緣何鳴金。官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招將軍回。淵信其說。（原來孔明令劉封孟達引三千兵散於四下裏虛作疑兵因此淵怯不敢出戰）夏侯淵聽得。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

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之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前稍平。山上有數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有副將杜襲守把此山。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當時襲止有數百人守山。見忠大隊擁上。遂棄山而走。忠遂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

旗為號。他來搦戰。我却按兵不動。待他退兵無備。吾將白旗一舉。將軍却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反害其主也。來日淵必到。忠令半山多設旗鼓。以候兵到。却說杜襲急逃得來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這奪了對山。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分太半軍。圍住了對山。淵搦戰。從辰

罵至午。忠不出戰。法正在山上。見曹兵倦怠。
銳氣已墮。盡皆下馬坐息。法正將白旗一招。
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驟下山
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
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有如雷吼。淵
未及相迎。寶刀初落。連頭帶背砍為兩段。後
史官為贊斬夏侯淵。有詩曰

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力迹彫弓發。風
隨雪刃揮。雄聲如虎吼。戰馬似龍飛。贊斬

功勳重。開疆展帝畿

又詩曰

飛出山前鼓震天。懽聲讖斬夏侯淵。一朝奪盡中原氣。關將何由效後先

黃忠此一陣之高也

此言關公之功不及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生力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大敗。奔本寨而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

一員大將。後執一面大旗。上書四箇字。常山趙雲。未知張郃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子龍漢水大戰

却說趙雲攔住張郃大殺一陣。進退無門。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郃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都尉杜襲也。兩兵併合。襲曰。今定軍山被劉封孟達奪了。郃聞知大驚。遂引敗兵來到漢水劄營。二將合兵一處。杜襲曰。將軍且暫管夏妙才都督印信。以安軍心。令人飛

報魏王。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之所言。輅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猪遇虎者。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者。乃定軍山之南山也。傷折一股者。乃淵與操兄弟之親情也。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讐。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奏曰。今定軍山已失。某等恐失其利。將來倉山糧草。移於壯山寨中屯

積然後進兵。魏王依允。却說黃忠將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讐。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一面燒其糧草。一面奪其輜重。先滅操之銳氣。此為上計也。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今曹

操舉二十萬之衆至此。必有大將。非比夏侯淵張郃之兵也。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又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雲與忠曰。今操引二十萬之衆。分屯十數營。今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

我等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與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鬮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然將軍先去。某何不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不應時而還。某即破陣救助。忠曰。子龍之言是也。二人約定。各回營中。子龍與部將張翼曰。今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去救應。吾營前臨漢水。地勢

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聲諾。却說黃忠回到營中。與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今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壯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只到壯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軍士看守。曹軍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

米糧之上。乾柴堆畢。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操聞知。遂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忠困於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却說趙雲見忠不回。急忙披掛上馬。引三千馬步兵來與黃忠接應。雲與張翼曰。日已平西。黃漢升危矣。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為准備。翼連聲應諾。子龍挺鎗驟馬。直殺

將來迎頭一將攔路乃文聘手下將慕容烈
拍馬舞刀來迎子龍子龍手起一鎗刺於馬
下曹兵敗走子龍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
住為首乃牙將焦炳使三尖刀一口子龍喝
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子龍大怒驟
馬一鎗刺焦炳於馬下殺散餘兵直至壯山
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
多時子龍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
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

梨花。偏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子龍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因此。曹兵只看山上招旗之處。指東圍東。指西圍西。子龍救了黃忠。引三千軍。殺透重圍。數內有一人指之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子龍不回本營。遂望東南殺來。

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子龍又救了張著。曹操見子龍東衝西突所到之處。無敢迎敵。救了黃忠張著。奮然恨怒。自招呼左右將士。來趕子龍。子龍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與子龍曰。追兵漸近。可令軍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子龍喝令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日當陽長坂。單鎗匹馬。殺曹兵八十三萬。

如覷草芥。吾今有軍有將。何以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子龍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黃昏。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忽魏王到。見軍不動。急教催督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子龍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子龍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比時

天色昏黑。又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来。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之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来倉山殺来。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扎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子龍先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

前來戰場觀之。至漢水。凭高而望。乃問於雲之部將曰。子龍於此地如何厮殺。其將答曰。曹兵二十萬。漫山蔽野殺來。子龍引三千兵。直殺透重圍。救出黃忠。并三千人馬。左衝右突。往來厮殺。曹兵散而復合者數次。子龍又殺入重圍。救出副將張著。并三百騎。未曾折了一人。回至漢水。匹馬單鎗。立於營外。操親驅兵殺至營前。被子龍招弓弩射之。曹兵敗走。淹死於漢水者。萬餘人。因此全獲奇功。玄

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忻然與孔明曰。趙子龍渾身都是膽也。後有詩曰

昔日戰長阪。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破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愁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又詩曰

鋼鎗匹馬冠三軍。前後無雙勇絶倫。昔日當陽今漢水。子龍端的膽包身

又詩曰

長阪坡前血戰時。皆言人馬似龍飛。今觀漢水全無敵。方表將軍有虎威

却說玄德聽得如此。心中大喜。說與衆將。就騎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懽宴至晚。忽人來報曰。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咲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候曹兵。且說曹操令徐晃為先鋒。再來與蜀兵決戰。忽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西蜀地利。願助徐

將軍同去破敵。操視之。乃巴西。岩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晃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教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軍於定軍山之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日韓信用兵。背水為陣。此按孫子兵法。致之死地而後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陳餘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

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来戰蜀兵。未知勝負如何

劉玄德智取漢中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中。王平諫之不聽。遂渡過漢水扎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在塗。忠與雲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仗與敵。待日暮銳氣挫動。吾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曰。然。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軍徑辰時搦

戰只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敎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之。忽一人報與黃忠趙雲。曰。徐晃令弓弩亂射者。軍必退也。可乘時擊之。又一人報曰。曺兵後隊果然退動。蜀營鼓聲大震。黃忠引兵左出。趙雲引兵右出。兩下夾攻。只一陣。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到營大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去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從。以致此敗。晃大怒。欲

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平盡獻漢水地利。玄德大喜曰。孤仰王子均（平之字也）陳言良策。吾得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為偏將。領鄉導使。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言王平反了。去投劉備。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還退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

餘人。孔明回至營中。喚子龍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砲響。汝便一齊發擂。却佯出戰。砲響一番。鼓擂一番。不要出戰。子龍受了計。自去埋伏。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掘戰。營中盡數伏定。一人不出。弓弩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鴈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人。

方纔回營欲歇。鞭砲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自退三十里。就空濶去處扎營。孔明嘆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後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稍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

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僭越天子鑾儀。自立為王。非反而何。操怒。令徐晃出馬。來捉玄德。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有能捉得劉備者。便為西川之主。大軍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競取之。操急鳴金收

軍。衆將在馬上曰。某等正待捉劉備。主上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皆漢水安營而疑之。一也。多棄馬匹軍器者。疑之。二也。可急退軍。佽取衣物。操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張飛魏延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奔

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敗速者何也。孔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其已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糧草盡絕。豈能久住乎。玄德曰。妙哉。衆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

報言曰。今蜀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之間。又報曰。張飛。魏延。來往劫糧。必着大將相助。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應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當日部糧官來拜褚曰。若非將軍至此。糧又不得到陽平矣。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諸將共飲。不覺大醉。褚乘酒興催糧車行。押糧官曰。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

大怒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從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過一半。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為首大將。乃燕人張益德也。挺矛驟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只一合。一矛正中許褚眉心。翻身落馬。手下牙將。向前急救。退入軍中。矛弩亂發。益德不得向前攻敵。只奪了糧草車輛。有詩曰

雄弓益德。銳氣如虎。據水斷橋。橫矛一聲。
入川釋嚴。出褒刺楮。威震曹公。分茅列土。
張益德奪了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許褚被刺。
衆將保回見操。操就令醫士療治金瘡。操自
提兵來。與蜀兵決戰雌雄。玄德引軍出迎。兩
軍陣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
常使假子拒敵。吾若與黃鬚來。（黃鬚者操之子曹彰也）
汝假子爲骨醬肉泥也。劉封大怒。挺鎗驟馬。
直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

兵追赶。蜀兵營中四下砲響。鼓角齊鳴。操驚
愈有伏兵。急退軍時。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
多。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赶至城下。東門
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愈。
棄關而走。後面蜀兵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
張飛引一枝軍。痛殺一陣。魏將保操奔走。趙
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從襄州殺來。
操大敗。諸將驚慌。操驟馬加鞭。方逃至斜谷
界口。忽塵頭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

兵。吾今佚矣。其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凶險。操常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汗馬。此乃匹夫之勇。何足貴也。彰曰。大丈夫。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是其志也。何能作博士耶。操常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咲。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操命彰引兵五萬討之。

臨行。操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有王法。爾可戒之。彰到代北。身先戰陣。胡騎應弦而倒。直殺至桑乾。地名也代北方皆平。知操在陽平敗陣。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曰。黃鬚兒遠來。破劉備在即日矣。諸將曰。目今勢敗。何能再勝。操曰。吾兒一掃北方。數千里皆平。今幸勝兵之來助。安有不勝之理。遂勒兵復回。未知勝負如何

曹孟德忌殺楊修

却說曹操見曹彰引兵至。大喜。欲勒兵復來決戰。乃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知玄德。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出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仗玄德之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先自膽落。被三路軍衝殺而來。超兵歇養日久。到此耀

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正值吳蘭當住。彰一戟刺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退兵於斜谷界口住扎。被趙侵劫。晝夜不安。劉封惶恐。無面見父。聽知孟達建功。深恨結讐。操走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張飛趙雲黃忠。不時搦戰。正要交鋒。又被蜀兵把住要道。欲收兵回長安。又怕蜀吳恥笑。心中猶豫不定。忽值庖官（厨官也）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沉吟之間。夏侯惇入帳。來

稟歸令爲夜間之用。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皆稱雞肋。有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准備歸程。有人來夏侯惇帳中報知。惇大驚。遂請楊修問云。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可知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拴束。庶免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寨

中諸將。無不准備。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准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察王上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答之。操大怒。修字德祖。漢太尉楊彪之子。楊震之孫。博學廣覽。目視五行。九流三教。無所不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操用為署倉事主簿。出則參贊軍機。總知內外事。修為人。恃才放曠。數次干犯。曹

操姑恕。操平生禹人。雖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己。昔日常造花園一所。一年造成。請操觀之。操看罷。不言好歹。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修曰。門內添活字乃濶字也。丞相嫌闊。於是再促墻圍。又請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一人荅曰。楊修也。操雖面喜。心甚惡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操喜。遂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操入寢。修入見之。取匙分食。操睡覺。欲食不見。操問

之。修荅曰。丞相有命。令一人食一口。盡食之矣。豈敢違丞相之命。操雖大喜。而心惡之。操常分付左右曰。吾夢中好殺人。睡着時。汝等勿近前。一日晝寢於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之。操躍起。拔劍殺之。復上床睡。半晌而起。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而厚葬之。人皆不識。以為操果是夢中殺人。惟修知之。臨喪嘆曰。君乃囊中之錐也。操聞而惡之。操之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深惜其才。

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甚是敬之。操與衆商議。欲立子建為魏王太子。曹丕知其謀。請朝歌長吳賛議事。恐有人見。用盛絹大簾音禄蔵吳賛入府。修知其事。来告操。操曰。来日擒之。早有人報曹丕。丕慌告吳賛。賛曰。何必憂患。明日用大簾裝絹。再入以惑之。次日。修又告知操。操使人搜之。果皆是絹。操因此大疑楊修有害曹丕之心。操一日。令曹丕曹植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伏放。植先問修。修曰。

世子令奉王命。如有阻當者。斬之。果然曹丕至門。被當住自回。植至門。門吏阻之。植怒曰。吾奉王命。如箭離弦。何人敢當。欲背反耶。立斬之。操知次子多能。召而問之。植對曰。出於胷衿也。操喜。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此時已有殺修之心矣。修常作荅教十餘條與植。但操有問。依條荅之。其中治國安民之道無不該載焉。操常問子建。其荅對如流。操心中甚疑。後丕暗買子建左右。偷荅教

来告曹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交媾吾兒。以侮孤耶。此時殺修之心。愈愈矣。惟恐多人議論。故隱忍之。子建帶酒。乘操車。出司馬門。人皆以為操出。伏道而迎之。至近。方知是子建。操聞知。大怒曰。吾無事不出此門。將已取信於諸侯也。汝今無禮。可殺之。衆官苦勸方止。自此曹操不喜子建。諸君不敢登門。操帶修征南漢水觀碑時。亦要殺修。只恐諸將士議論。又復忍之。當時操怒曰。豎儒。敢亂吾

兵耶。叱刀斧手推出斬之。歸令首級於營門外。以示其衆。修死。年三十四歲。後史官有詩讚曰

聰明揚德祖。世代繼箸纓。筆下龍蛇走。胷中錦繡成。開談驚四座。捷對冠羣英。身死因雞肋。令人哀怨生

又詩曰

姦雄端的忌聰明。積怨存心恨易生。雞肋早知能喪命。爭如緘口得三公

曹操佯怒欲斬夏侯惇。衆官皆告免。操數聲喝退。操令来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原。忽當道一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悳戰之。二將正鬬間。寨内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掣劍在手曰。諸將動者斬。衆將努力上前。殺退魏延。延投山僻小路而走。操方回戰馬超又令一軍敵張飛。操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各各效力爭戰。忽一軍撞在面前。乃是魏

延。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来殺曹操。馬後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乃南安狙道人也。姓龐。名悳。字令明。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進。馬超兵已退。操歸原寨。操帶傷。又拆却門牙兩箇。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悳斷後。車乘馬匹已備。操卧於輜車之中。左右護衛。虎賁軍數萬人。忽報斜谷兩邊山上火起。馬超伏兵赶

来。曹兵連夜奔回長安。銳氣墮盡。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備進位漢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斜谷。欲還許都。又被魏延一箭。射中人中。因此收軍班師。比及三軍起行。原来孔明見操避於斜谷。料是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遂議回兵。前軍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等伏兵

斷送。操急令將士緊行。三軍銳氣墮盡。但聽得兵聲火發。人人喪膽。箇箇亡魂。只望逃生。安能拒敵。曉夜奔走。無停。蜀兵追赶不住。軍至京兆。方始心安。却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大喜。就於東川之地。大賞三軍。安民已定。玄德愈加愛惜軍士。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未敢擅便。遂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定奪了。隨川法正等。

入見玄德。孔明曰。方今漢帝懦弱。曹操專權。天下百姓無主。主公年過半百。威震四海。東除西蕩。今得兩川。可以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此合天理。事不宜遲。便請擇日。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某雖漢室宗親。乃臣下之臣。若為此事。乃反漢也。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捨死亡生。而事其主者。若非為名。即為

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義不舉。手下之士。大小皆無所望。其心皆憚。不久盡去矣。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僭居尊位。吾實不為。汝等再宜商議。諸將一齊言曰。主公若是推却。三軍變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為本。安肯便稱尊號。今有荊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以正其位。方可用人。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稱也。孔明曰。雖亂之時。宜從權變。若守常道。必悞大事。張飛大

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夢矣。孔明曰。主公可宜從權變。進位漢中王。臣等。自作表章申奏天子。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又恐軍心有變。只得依允。孔明遂命譙周作表。申奏獻帝。其表曰

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蕩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某。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征西將軍臣黃忠。鎮西

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成周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擒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

害。剥亂天下。殘賊民物。今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竭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州牧。宜城亭侯劉備。受朝廷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垔。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董承機事不密。令操游竟。得遂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閉塞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閉塞教二世王胡亥為定安公 夙夜

惴惴音贅戰慄。累思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弁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

咸權實融。以為元帥。率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墻之危。而黠傀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為漢中王。拜大司馬。以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成功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等不勝瞻天

激切屏營之至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場於邔陽。音兎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群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子劉禪立為王太子。封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督軍馬一應事務。封關張馬黃趙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為漢中王。遂

修表。封差人齎赴許都進呈。表曰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及側。殄音趀如疾首。曩者董卓僞造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剥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殲殪。音壹以漸氷消。惟獨曹操。父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

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被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殘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為在昔虞書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奄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

蔵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

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必寧社稷。以報萬一。謹拜章表。因驛遞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謹表上聞。仰干天聽。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漢中王領大司馬。臣劉備拜表

遣使到許都進表。曹操聽知玄德自立漢中王。遂大罵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不能滅汝。誓不回都。除死方止。即時傳下王旨。盡起

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共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王上不可因一時之氣怒。使百萬生靈屈死於鋒刃。小臣有一計。不須動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兵衰力盡。畧用一將。與數萬之衆。一舉而成功也。衆皆大驚。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丞相府主簿。操大喜。而問之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今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今已分離。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齒之恨。王上

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去見孫權。陳說劉備過惡。令權興兵先取荆州。一與關某相持。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時主上舉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讐。一時聽諸葛亮之說詞。間謀兩家。終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此來。必有講和之意。可接待之。權依其

言。令衆謀士遠接。滿寵入城。見吳侯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起身而言曰。吳魏自来無讐。皆因劉備之故。今魏主差某到此。約會破劉。共分疆土。誓不兩侵。權問曰。以何憑據。滿寵將操書呈上。權拆封視之。書曰

操聞人生世間。列位在至尊之上。而俾異域之臣者。乃王侯之恥也。不論行而結交者。此大丈夫之恥也。祖宗可得之基業。一旦輕屬他人者。此家門之恥也。仲謀乃東

吳之至尊。而受制於劉備。可恥一也。備乃幽燕小輩。素無行止。天下共知。一旦以賢妹妻之。此乃二恥也。荊襄九郡。公之父兄皆為此土而喪身。何輕如敝屣。與劉備而不取。此乃三恥也。夫備恃頑賴凶。數有侵侮。輕諾寡信。素懷不仁。先背主而後叛呂布。棄袁紹之義。忘劉表之恩。吞併蜀川。占據漢上。負明公與孤之德。雖樵牧。亦切齒也。今遣滿寵前來。所有舊怨。一切勿言。可

速起英雄之師。索取荊州。上與國家除凶。下雪自己之讐。清平之後。自以江南接連西川。盡屬於公。漢中襄陽。孤當自取。永以為好。誓不相侵。書不盡言。專祈照察。秋八月吉日書

孫權覽畢。設筵相待。滿寵歇於館舍。權連夜與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二面送滿寵回。約曹公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絛關公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關

公自到荆州。劉玄德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子聰明。其女多小。未曾適人。其額一往與主公世子求親。若雲長肯許。却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却取荆州。凡征戰有名。則人心順矣。孫權用其言。先送滿寵田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荆州而來。江口人報知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天下之士。不令手下人迎接。諸葛瑾入城。來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某想

舍弟久事漢中王。故有此行。求結兩家之好。某主人吳侯。有一子。甚聰明。吳人皆奇之。某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並無猜疑。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耶。吾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實告之。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定取荊州之策。未知如何

孫權與衆文武議取荆州。參謀步騭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所慮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假禍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荆州久矣。騭曰。今操弟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正可取荆州。如何不敢。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也。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雲長必擊荆州之兵。而取樊城矣。若雲

長一動。王公可遣一將暗取荆州。一舉可得矣。吳侯大喜。即時遣使過江。直至許都見操。上書陳說此事。操看畢。大喜。即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一同商議動兵。便教東吳使命先回。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荆州。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蓋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里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打聽曹

操結連東吳。欲取荆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兀及借倩東吳起兵。吳地謀士極多。必然教操令樊城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軍士膽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隨即差前部司馬乃健為安定人也。姓費名詩字公舉。為使齎捧誥命。投荆州而来。有人報知雲長。雲長出廓迎接。入

城公解上禮畢雲長問曰封其何爵詩答曰
王上加五虎大將之職將軍居其一也雲長
又曰封那五虎將詩答曰關張馬趙黃是也
雲長大怒曰益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
龍即吾弟也位與吾等可也黃忠何等之人
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遂不肯
受印詩佯笑而言曰將軍差矣聽愚一言夫
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人昔蕭何曹參自與
高祖是親舊陳平韓信後亡秦命而至論其

班次韓信為王。最居其上。未聞蕭何曹參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故加五虎將。而漢中王待將軍之意。豈與黃漢升同也。況漢中王與將軍有結義之恩。如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可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僕一介之使。銜音啣命之人。不告於將軍而便回。是辱君命也。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垂淚再拜曰。愚之不明。非足下

見教。幾悞大事。即時受印。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曰。吾亦有此心久矣。但未得主命耳。當時便差川將傅士仁。與糜芳二人為先鋒。引一軍於荆州城門外屯扎。次日大軍同出。二人領命。先去城外點兵。雲長設宴管待費詩。飲至二更。忽一軍来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掛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毀。雲長引軍救

撲。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名傅士仁。糜芳。至帳下。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毀。大砲打死本部軍人。如此悞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司馬費詩慌來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喚武士各決四十。摘去了先鋒印綬。罰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雲長痛責之曰。吾不看費司馬面上。立斬於市。以正軍法。汝這兩顆頭且暫

寄項上。吾得勝回来之時。汝等稍有差遲。二罪俱罰。決不恕饒。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退。雲長便令廖化作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為參謀。一同征進。其餘留在荆州。比及大軍將行之際。當日祭帥字旗。關公假寢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逕咬雲長足。雲長大怒。急起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霎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帳下走卒来報午時。雲長左足陰陰疼痛。心中

大疑嗾子關平至。言曰。吾纔夢一黑猪。咬吾左足。覺來陰陰疼痛。吾今衰矣。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父親不必疑忌。隨聚多官於帳中商議。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泉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死何憾焉。正言間。蜀使至。拜雲長為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泉官拜慶曰。此事足見猪龍之瑞也。因此。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来。曹仁正在城中。

忽一人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荆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仁曰然便欲出兵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漸為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汝是秀才之言不曉破敵豈不聞水来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何足慮之曹仁不聽滿寵之言令寵守樊城自領兵離襄陽来迎雲長雲長知曹兵来喚關平廖化

二將受計。領兵來迎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元追殺荆州兵退二十里。翟元乘勢追襲。關平。廖化分兵兩路夾攻。仁傳令。夏侯存拒住關平。翟元拒住廖化。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出戰。得勝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兩兵急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

前面繡旗颺處。一員大將。勒馬橫刀。攔住去路。乃荊州。關雲長也。曹仁素知雲長謀勇。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夏侯存軍至。雲長截住去路。存大怒。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一刀斬於馬下。翟元便走。關平趕上斬之。乘勢追殺。曹軍太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今君矣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愚意論之。

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荆州之意。倘若率兵逕取荆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已在心。汝可提調此事。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擇高阜處。置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煙。此為一時之策。吾當親往擊之。王甫又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盡心竭力。荆州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之。雲長曰。吾差荆州治中。武陵人氏。姓潘名濬。此人總之。有何慮焉。甫

曰。此人平生多忌而好利。豈有臨政而不愛利者乎。可用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為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淸濁之為人。既已差定。何必改之。趙累見掌糧料。亦事之重者。汝勿多疑。與吾築烽火臺去。王甫拜辭。快快而行。雲長令關平拘收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來見滿寵。惶恐至甚。仁曰。不聽公之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何計可

復寵曰。雲長鬚虎之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諫曰。只宜堅守。堦下手將呂常曰。某乞兵數千。願嘗来軍於襄江之內。寵又諫曰。不可。呂常大怒。而言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似此何能立功名於後世乎。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深根固蒂。急難搖動矣。常願領兵死戰。仁乃與兵

五千。隨呂常出樊城而迎。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而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一陣。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太半。敗殘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與魏王。言雲長破了襄陽。見圍樊城。其危至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珽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領兵去解樊城之危。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泰山鉅平人

也。姓于名禁。字文則。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將。獻於麾下。上報我王寵遇之恩。下救黎民倒懸之急。操觀之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龐悳擡櫬戰關公

一將立於堦下。其人少不務農。長而好勇。智謀不弱於雲長。身高八尺。面黑髮黃。首不能回顧。衣不能住體。跣足履山谷。猿猱不能比

其健手斷木成器斧斤何以及其利臨戰陣衣青袍跨白馬軍中號為白馬將軍使一口截頭大刀乃南安狷道人也姓龐名悳字令明操大喜而言曰關將軍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明真勍敵也勍音擎加于禁為征南將軍加龐悳為征南都先鋒操曰吾深知滿伯寧良策過人故留在彼然恐兵法未盡其奧妙吾與汝七軍皆精練之士司馬法云五人為伍五伍為隊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七軍者計八萬七千五百人也今汝調用于

禁拜謝。操與于禁這七軍。皆壯方強壯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整。兩員領軍將校。一名將軍董衡。一名部曲董超。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危。期在必勝。今用龐悳為先鋒。豈不悞大事耶。禁大驚。忙問其故。衡曰。龐悳原是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故主在蜀。輔佐漢中王。職居五虎上將。況今龐悳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今使他為先鋒。而領大軍。是潑油而救

大也。將軍可啓奏魏王。當別易之。禁聞此語。遂連夜来奏曹操。操自省悟。即喚龐悳至堦下。令納下先鋒印。悳大驚。白。某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以安華夏。王上何不用某耶。操曰。狐得卿數載。所用並無猜疑。今日用卿。聞得馬超見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狐縱不疑。柰衆口所言。因此不用。龐悳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主上。感厚恩。恨肝膽塗地。不能補報

今何疑於憙也。憙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嫉妬於憙。憙乘醉提刀殺之。兄靡恭恨入骨髓。誓不相見。已斷義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不能下士。故孤身入川。憙感王大恩甚過百倍。安敢萌異志。而負王上也。惟願察之。操自扶起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言耳。卿勿忌憚。可努力建功。孤誓不敢負於卿矣。憙拜辭回家。令匠者造一舁音與櫬。乃衆身之棺材也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

親友至。見昇櫬在堂。皆失驚。問曰。將軍領兵出師。何用此物。憙舉柩與親友曰。吾受魏王恩重。誓以死報。今去襄陽樊城戰關將。共決生死。若不斬彼而回。必當孤魂歸國矣。故先備昇櫬。誓無空回之理。衆皆墮淚。憙把盞畢。喚其妻李氏。并男龐會。會方六歲。憙與妻子曰。吾義在效死。今為先鋒去戰關將。吾不殺關將。關將必殺吾也。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讐雪恨也。

後來會跟鄧艾收川果然盡殺關公子孫應父之言也妻子痛哭送別令攀舁櫬而行手下驍將五百人問罷惠曰將軍載櫬何意惠曰汝衆人隨我多年彼各知其心腹吾今以大事付汝等汝等俓負吾心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被關將所殺汝等取吾屍回我若殺了關將汝等急取他屍吾當自取其首置於櫬內同獻於魏王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將軍有失吾等捨頸血與將軍復讐也於是引軍前進後將此言

奏知曹操。操大喜。曰。龐悳有如此之志。孤何憂焉。言訖大咲。賈詡在側。言曰。王上何喜也。操曰。吾喜龐悳之壯哉。詡曰。王上差矣。血氣之勇。去鬬關將。他是赤身搏虎之將。俗云。兩強而鬬。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策也。操大悟。急令人赶上龐悳。傳王旨戒曰。關某智勇雙全之將。切不可用力鬬之。可取則取。不可取。則謹守。不可怠忽。龐悳聽罷。咲而咲衆曰。將軍何故咲之。悳曰。吾料此敵。當挫關公三

十年之聲價。王上何故多慮。三軍已裹。而有戒慎之言。勿令開其血氣之勇。是弱於軍前也。吾心中有吞關公之意。豈死於等閑耳。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將軍自度之。憙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高坐於中軍帳上。忽帳下一人覆曰。探知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到来。前部先鋒龐憙。軍中擡一昇櫬。口出不遜之言。誓與君侯決一死戰。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

關公聽知。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龐悳豎子。何敢來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其謗。平諫曰。父親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與頑石共爭高下也。辱子頑代父去戰此人。關公曰。吾自臨戰以來。未嘗不身先士卒。龐悳何等之人也。焉敢辱吾。平曰。兒聞世人有云。螳螂之怠。安當車轍。況隨侯之珠。

不可彈雀。怒颺拔劍徒費神威。量龐悳鼠輩。何勞父親自敵乎。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軍來迎龐悳。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皁旗。上書南安龐悳四箇白字。旗下龐悳青袍銀鎧。鋼刀白馬。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十鼓員小將。肩擡昇櫬而出。平大罵曰。西羌小軍。背主之賊。何敢辱吾。龐悳馬上問曰。此何人也。部下一軍曰。此乃關公義子關平也。悳大怒。高叫曰。吾奉魏王

有。来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換汝父来。平大怒。縱馬舞刀。来取龐悳。悳橫刀来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有人報與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公自到軍中。關平接着。言說與龐悳五百軍。共戰兩次。不分勝負。關公自縱馬橫刀而出。叫曰。關將在此。龐悳何不早来受死。鼓聲大震。龐悳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有。特来取汝。恐汝不信。故備舁櫬在此。汝若怕死。可早

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羌胡一匹夫。可惜吾青龍刀斬汝鼠賊。驟馬舞刀。直取龐悳。悳揮刀来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魏軍恐龐悳有失。急令鳴金。關平恐父年老。亦鳴金。二將各退軍。龐悳歸寨。衆軍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悳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其太弱也。吾来日與他共

決生死。誓無退避之意。言訖。鬚髮倒豎。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與關平曰。雕悪刀法慣熟。真吾之敵手也。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羌胡一小卒耳。倘有疎虞。且以伯父所託江山之重。豈可等閒輕如鴻毛也。關公大喝曰。匹夫。吾不殺此賊。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軍前進。雕悪亦引軍来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關公罵曰。吾今日與匹夫須決

勝負。不可收軍。言訖。二將交鋒。鬥至五十餘合。龐悳撥回馬。拖刀而走。關公飛馬赶来。口中大叫。鼠賊欲使拖刀計耶。吾豈懼哉。原来龐悳虛作拖刀勢。把刀就鞍轎上掛住。偷拽雕弓。搭上箭。這邊關平見父赶去。恐怕有失。隨後也赶来。關平眼乖。見龐悳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却撞頭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来。關公躲不及。正中左臂。恰待落馬。關平赶到。扶住。送父回營。龐悳勒馬輪刀赶来。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

關雲長水淹七軍

却說龐悳射中關公左臂。關平救回。悳隨後赶来。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悳恐後軍有失。急勒回馬来。乃是于禁見龐悳取勝。恐悳成了大功。減禁威風。却鳴金收軍。龐悳急回營問之。于禁曰。魏王有戒旨。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將軍一箭。我恐有詐。故鳴金收軍。悳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

步。當緩圖之。嶲不識于禁之意。懊悔不已。收軍下寨。却說關公歸寨。拔了箭。幸得射不深。用金瘡藥傅之。關公痛恨龐嶲。與泉將曰。誓報一箭之讐。泉將曰。未可輕敵。且將息片時。次日人報。龐嶲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泉將苦苦勸住。龐嶲令小軍毀罵。關平全然不理。自把住隘口。多撥人馬當住小路。又傳令。凡敵軍罵戰。衆將休報知父親。龐嶲領兵搦戰十餘日。見無人出迎。請于禁商議。嶲曰。眼

見此人箭瘡舉發。不能動止。擒戰不出。如何成功。不若統七軍。擁殺入寨中。可解樊城之圍。禁恐龐惠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惠累要動兵。于禁不允。後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領兵截斷大路。令惠屯兵于谷後。使惠不能進兵成功。却說關平見父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十里下寨。未知其謀。即報與父。關公遂上馬。引十數騎。上

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旛不整。軍士荒亂。又見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軍。襄江白河水勢甚急。公看畢地勢。却嘆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答曰。習口川也。關公大喜。曰。于禁被吾擒矣。將士問曰。君侯何以知之。關公曰。魚入習口。豈得走乎。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而用水具。何也。公曰。非汝所知也。兵法云。必

勝有五。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度者。度地之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安營布陣也。量者。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數者。知用機變之數也。稱者。稱較彼我之勝負也。勝者。謂知此。乃必勝之道也。今于禁率七軍。當屯於廣易之地。而却聚於罾口川險狹之處。方今秋雨連綿數日。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則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為魚鱉矣。

關平再拜曰。父親神機妙算。孩子豈能知也。却說。魏軍屯於曬口川。連日大雨不止。有督將成何。（魏將也姓成名何）来見于禁曰。今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遠。目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船筏。倘江水泛漲。將軍安能逃乎。禁大喝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出此言者。斬之。成何羞慙而退。却来見龐葱。具言此事。葱曰。汝所見者是也。于將軍

不宵移兵。吾自移兵。屯於他處。成何曰。明日可作一區處。是夜。風雨大作。厲憲坐於帳上。只德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憲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于禁龐憲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山脚漂流。莫不喪命。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舡而来。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

收入舡。然後来攻龐悳。並董衡董超。成何。其五百人。尚無百十。立在堤上。龐悳全無懇怯。奮然前来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令軍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太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急。乃告龐悳曰。軍士折傷太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以免其禍。龐悳大怒曰。吾受魏王恩厚。豈可屈節於人。言訖。親斬衡超。乃厲聲而言曰。再說降者斬。即拈弓搭箭。望關公舡上射之。數箇軍中箭而死。自平明戰至日中。勇

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憙令軍士。用短兵戰之。憙田頠成何。曰。吾聞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之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死戰。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憙一人力戰。正遇荆州數百軍。駕小舟近堤来。捉龐憙。憙提短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舡。立殺數人。被降軍五百人。皆上舡。忙使短棹。欲奔樊城来。上流頭。一將撐一大舡而至。將小舡

撞翻。黿憙幷軍士。盡落於水中。舡上那員將
跳入水中。生擒黿憙上舡。軍士沉水而死。衆
視之。擒黿憙者。乃關公手將周倉也。倉素知
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又兼力
大。因此擒了黿憙。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
中。其會水者。亦無去路。其投降者。不下萬餘。
後史官有詩曰

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涤淵。怪風
怒拔漢江水。巨浪齊吞曜口川。八月霖霪

飛黑雨。七軍偃仰喪黃泉。關公神荼誰能
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又詩曰

開疆施妙畧。決水運良謀。功蓋三分國。英
雄敵萬夫。孫權應喪膽。曹操欲遷都。華夏
威風震。聲名絶代無

却說關公將七軍淹死太半。降者萬餘。擒了
首將。回到高阜去處。陞帳而坐。羣刀手押過
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

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鼾咲曰。吾殺汝。猶狗彘耳。枉污刀斧也。令人解赴荆州。大牢内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裘落去訖。于禁後来轉在東吳。吳還魏。魏文帝將于禁一事繪於廟内。却令禁往拜之。禁見壁上畫關公坐於帳上。禁拜伏於地。龐惠立而不跪。禁大慙。因此服憂而死。

關公又令押過龐惠来。龐惠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見在漢中。故主馬超。亦事吾兄為將。吾欲招汝為將佐。何不早降。却被吾擒之。惠大罵曰。豎子。

何謂降也。吾魏王。有帶甲百萬。威震天下。劉備乃庸才耳。吾豈肯降汝。寧死於刀下。安降無名之將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關公舒頸受刑。公憐而葬之。有詩讚之曰。

威武不能屈。節操不能改。生當立金鑾。死尚披鐵鎧。烈烈大丈夫。垂名昭千載。南安龐令明。日月競光彩

關公斬了龐惠。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舡。引大

小將校。来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盛。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仁諸將無不喪膽。慌忙来告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及。速着關公軍圍未合。可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仁從其言。欲備舡隻要走。一人慌来諫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仁曰。城將破矣。安能久守乎。寵曰。山水驟至。豈有長存。不旬日。自退矣。關公雖来攻城。已遣

別將在郊下。今河南邦縣是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關公所以不敢輕進。乃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洪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耐守此城。以為國家之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則悞大事也。遂騎白馬上城。聚衆將而發誓曰。吾受國家厚恩。委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去者。白馬為例。言訖。斬白馬於水中。諸將皆曰。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怠意。老

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果退。關公自擒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于關興前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赴成都去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了父親。逕投成都去訖。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來早降。更待何時。如打破城池。寸草不留。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在麾蓋之

下。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傍若無人。欲催士卒打城。仁急招五百弓弩手。望塵盖下一齊射之。公急勒回馬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未知性命如何

關雲長刮骨療毒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父歸寨。拔箭。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荆州調理。

司馬王甫曰。君言正合吾意。甫與平入帳。見關公坐於帳上。全無疼痛之意。公問曰。汝等来有何事。甫告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之可暫班師回荆州調理。公大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下。取了樊城。拔去後患。却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吾之願也。豈可因小瘡而悞大事耶。汝等特来慢吾軍心耳。王甫等羞慙而退。公叱退衆將。終是臂痛。衆將見公不

宵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問訪名醫。忽一日。有一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中。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幀巾異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也。姓華名陀。字元化。聞知君侯乃天下大義之士。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請泉謀士相見。引入中軍。此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奕棋。平引陀入帳。拜見父親。禮畢。賜坐。茶

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藥毒。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則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只恐君侯憩耳。公咲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憩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矇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藥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憩耳。公咲曰。如此容易。何用

柱環。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盃酒畢。一面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汝割吾豈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治。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與多官曰。此臂屈伸如故。並無痛矣。陀曰。

其為醫一生未曾見此君戾真乃天神也後史官有詩曰

治病然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骨上肉開應刮毒盆中血滿若派波樽前對答猶談笑青史英名永不磨

又讚華陀詩曰

刮骨便能除箭毒金針玉刃若通神華陀妙手高天下疑是當年秦越人（秦越人者春秋時之）

關公箭瘡治畢。忻然而咲。設席飲酒。華陀曰。君侯貴恙。必須愛護。切勿怒氣觸之。不過百日。平復如舊。公以金百兩贐之。陀曰。某為君侯乃天下之義士。特来醫治。何須賜金。陀固辭不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作辭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悳。威名大震。華夏皆驚。連絡不絕。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關公智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

生翼兒新擒了于禁。斬了龐悳。魏兵銳氣墮矣。倘關公率兵一至許都。如之柰何。孤欲遷都以避之。班中一人。厲聲而諫曰。不可。臣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司馬雋之孫。司馬防之子。司馬朗之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操曰。何為不可。懿曰。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故也。於國家大計。未必有損。今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將得志。孫權必不喜。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權暗暗起兵。躡關將之後。許割江

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圍自解。言未畢。一人出曰。仲達之言。正是金玉之論。望王上可遣使命往東吳約會便了。何必遷都以動臣民耶。操視其人。乃楚國平阿人也。姓蔣。名濟。字子通。與司馬懿皆為丞相府主簿。操依允。遂不遷都。操忽想起龐悳之忠。淚流滿面。而言曰。狐知于禁三十年。何期臨危返不如龐悳也。司馬懿蔣濟勸曰。王上少慮。可遣使行。操曰。雖遣使去會東吳。目今必得一員大將

以當關公之銳。言未畢。堦下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一往。操視之。乃河東楊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克日起兵。前至陽陵坡駐扎。看東南有應。然後大舉。且說曹操遣使來到東吳。見了孫權。說割江東荊襄以為封爵。望早進兵以襲關將之後。而取荊州。孫權依允。即修書令使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關公擒于禁。斬龐悳。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

其銳。今樊城危急。故遣使求救。事定之後。又反覆矣。權未及發言。人報呂蒙乘小舟晝陸口。私自回來。有面稟之事。權召入問之。蒙告曰。今關公提兵在襄樊。妄自尊大。以為天下無敵。某因彼遠出。欲取荊州。若得荊州。則關公可擒矣。況關公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定。不可以心腹待也。某今取之。必得也。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大患也。願主公可察之。權曰。孤欲北取徐州。若何。蒙曰。今操遠在

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不利水戰。縱然一鼓而得。亦用軍七八萬守之。猶未可保。不如先取荆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此萬上策。權曰。孤欲取荆州。特以試卿耳。子明速與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蒙曰。今令來使回報曹操。却說呂蒙辭了孫權。回於陸口。哨到江邊一帶上下。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沿江高阜處。有烽火臺。又聞荆

州兵整肅預有堆備蒙大驚遂回陸口詐病不出使人回報吳侯權見事不諧呂蒙患病心中憂怏不定忽一人進言曰呂蒙非真病必然詐也權視之乃吳郡吳縣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吳侯曰汝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見呂蒙果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令敎探子明貴恙蒙曰某病軀有失迎待遜曰昔日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乘時而不動空懷鬱結何也蒙視陸遜良

久不語。遜又曰。余有小方。能治將軍沉痾之疾。未審聽納否。蒙慌起身。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教之。遜曰。子明之志。則大矣。子明之疑。甚盛乎。其雖年幼。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於荊州矣。今推病不出。必疑荊州兵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警耳。今有一計。成就將軍之謀。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大驚而謝曰。伯言之語。誠某心腹之論也。安敢隱匿。誠如是

耳。願請伯言教之。陸遜曰。關公倚恃英雄。自料無敵。必敗於人。兵法云。欺敵者必亡。其所慮者惟將軍也。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與他人。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則盡徹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可用一旅之師。沿江用詐計而行。則荊州在於掌握之中矣。蒙聽畢。大喜而言曰。真乃吳主之福也。卑得伯言為輔佐。江東無憂矣。由是呂蒙託病不起。同遜還建業。來見吳侯。孫權

問蒙曰。公體若何。蒙曰。某實無病。乃慢兵之計。關公所慮者。某也。某今辭職。另差人去守陸口。則關公無復隄備矣。乘其不備。於中取事。無有不克。權曰。卿雖陸口。誰可代此職。蒙曰。遍觀諸將中。非此人。不可代此任。未知呂蒙所薦何人。下回便見也

呂子明智取荊州

却說。吳侯與呂蒙曰。陸口之職。昔日周瑜保魯肅。肅後保卿。今卿須保才德兼全者。以代

之。可也。蒙曰。陸遜有王佐之才。堪任此職。別無高明遠見之臣也。若用遜前去守之。外觀其動靜。內察其形便。荊州可取無疑矣。此人內蘊韜畧。不露於外。若用名譽重者。關公必有隄防。荊州豈能取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禦陸口。遜拜辭曰。某乃年幼無學。荷蒙大任。恐負所託。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推辭。遜拜謝。受了印綬。連夜往陸口來。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遜

遂修書一封。具名馬一匹。異錦兩端。酒禮等物。遣使齎到樊城。來見關公。公正坐中軍帳上。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一人報說。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執事。今遜差人齎書禮。拜見君侯。關公指來使而言曰。孫權見識淺短。何用孺子為將也。我荊州有泰山之安。吾復何憂。來使伏於地上。戰慄而言曰。陸將軍特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兩家和好。幸乞

咲留。公折書觀之。書曰
東吳陸遜。謹百拜致書。大漢將軍麾下。前
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魏
魏。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
捲。共獎王綱。近某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
塵。思稟良規。又且于禁等見獲。遐迩稱美。
以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
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
騎駐旌。窺望麾葆。（音保）操猾虜也。忿不思難。

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善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盖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僕不勝忻仰之至建安二十四年秋九月東吳陸遜再拜

關公看畢大喜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管待來使使回見陸遜曰關公忻喜無復憂

江東之意也遂大喜密差人探得關公果然
徹荆州之兵太半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
可便欲進兵遂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與
吳侯孫權召呂蒙曰今關公果徹荆州之兵
攻取樊城今可設計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
軍左右都督去取荆州皎字叔明乃權叔父
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某有能可當
獨用若以征虜將軍有能便請獨任豈不記
得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共破江陵雖

是決於周瑜。普自恃久與國家為將。因此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願主公思之。孫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舡八十餘隻。會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人。却將精兵伏於艚音漕垢艚舡中。乃漕底之舡也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調遣已畢。蒙告吳侯。當先遣使去往許都。令

曹操進兵。以襲其後。使領命去訖。却說呂蒙預先傳報陸遜。後裝白衣人。駕快舡十餘隻。往潯陽江進發。晝夜趲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問之。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商客。江中阻風。到此一避。蜀軍從之。數人上岸交送財物。因此容泊在江邊。約至二更。艣艣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一箇暗號起。八十餘舡精兵俱出。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捉於舡中。不傷一人。却長驅大進。逕取

荆州。無人知覺。後人有詩曰

養子當如孫仲謀。呂蒙談笑便封侯。白衣
搖櫓真奇計。一舉荆襄取次休

呂蒙在舡中。將沿江鑒臺所獲官軍。以厚恩
結之。將自己衣食賜與諸官。因此感恩無怨。
却說。呂蒙召諸官問之曰。取荆州之計。當何
如。答曰。某等感將軍不殺之恩。願獻荆州。以
報盛德。蒙曰。何以得之。降官答曰。某等皆在
城下虛報聲息。賺開城門。縱火為號。唾手可

得。蒙大喜。重加賞賜。就令引領取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的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一陣火起。吳兵齊入。襲荊州已畢。呂蒙便差百餘騎。齎榜文於各處張掛安民。曉諭吳兵。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財物者。按軍法治之。於是居民皆秋毫無損。次日天明。家家香火迎接。蒙傳示曰。但有原任官員吏典。仍還舊職。却將關公家屬另與別宅恩養。是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

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鄉人也。蒙曰。吾平生不殺同鄉同姓之人。但歸令已出。使衆軍不許妄取民間一物。汝今既犯。雖是同鄉。且吾昔日之盟。私也。今日之令。公也。焉可以私已之盟而亂公法也。叱左右拏下斬之。其人泣而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故鄉以憐之。蒙亦泣曰。吾固知汝為蓋官鎧。終是不該取民間之財物也。再有何說。速

推下斬之。梟首示衆。蒙乃痛哭奠之。荆州之民。皆感其德。軍中震慄。路不拾遺。後人有詩曰

一笠覆官鎧。猶然遭重刑。荆州萬民心。從此俱安寧

呂蒙撫民已畢。忽報吳侯至。蒙出廓迎接入衙。權復請潘濬為治中。掌荆州事。監內取于禁出。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與呂蒙陸遜計議曰。獨有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

何收復言未畢二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其遽三寸機浪之舌說傅士仁来降可乎泉視之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吳侯曰以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也翻曰其自幼與仁契交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矣權就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却說傅士仁聽知荆州有失望見城頭塵起急令閉了城門堅守不出虞翻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来見傅士仁仁拆封

視之書曰

切聞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避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謂賢哲知存知亡是識吉凶大軍之行斥堠不及舉火此非天命也必有內應也為將不諳此理獨據孤城而不早降是欲毀宗滅祀為天下之譏咲也荊州已失生路一塞度其地勢將軍在吾軍舌上耳奔走不得免焉切為故人慮頓熟思之毋致後悔故人廣翻拜書

傳士仁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說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稱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仁大喜。即日同虞翻齎印綬來降吳侯。孫權大喜。仍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與權曰。目今關公未獲。父必有變。只可重賞而使招糜芳歸降。深為上策。權召傅士仁曰。南郡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来歸降。孤自當封爵超越於舊也。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逕投南郡招

安糜芳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目錄

關雲長大戰徐晃
關雲長夜走麥城
玉泉山關公顯聖
漢中王痛哭關公
曹操殺神醫華陀
魏太子曹丕秉政
曹子建七步成章

漢中王怒殺劉封

廢獻帝曹丕篡漢

漢中王成都稱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關雲長大戰徐晃

却說南郡守將麋芳聞知東吳孫權令呂蒙等用詭計襲了荊州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仁曰吾非不忠柰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吳侯矣芳曰吾等累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

之。仁曰。關公去日。痛恨我二人。倘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也。公細察之。芳曰。吾弟兄久事漢中王。實難背之。正猶豫之間。忽報關公使至。接入廳上。使曰。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解去軍前交割。遲悞一日。杖四十。二日。杖八十。三日。立斬。芳大驚。回顧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仁大怒。拔劍斬使於堦下。芳大驚曰。公如何斬之。仁曰。關公此

意。正要斬我二人。安可束手受死也。公今日不如早降東吳。以圖生計。若不早降。必被關公所殺矣。願公察之。芳只得投降。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圍了城池。芳大驚。急同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吳侯。孫權重賞二人。撫民勞軍。南郡居民。無不忻悅。却說曹操坐於殿上。忽報吳使至。操召入。使呈上書。操拆視之。乃是令魏兵夾攻關將。切勿泄漏。使關將有備也。操聚文武商議。忽一人出曰。王上

若聽孫權勒兵不救。樊城危矣。操視之。乃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言曰。行軍之法。各有所長。勿祕之。今樊城困之至急。引頸盼望救軍。若聽孫權祕之不發。則樊城早晚危矣。樊城一失。則荆州之勢愈大也。安可圖之。不如令人將書射入城去。令曹子孝不生他意。（子孝曹仁字也）以寬軍心。使關公知之。心持兩端。前後不能相顧。恐家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虛掩殺。可獲全功。若祕兵不發。使孫權

得志。此非上策也。操大喜。先差人催徐晃急戰。自引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陵陂駐扎。以救曹仁。陽陵陂地名也却說徐晃正坐於帳上。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言未畢。忽一人來報。關平把兵在偃城。廖化把兵在四冢。地名前後一十二箇寨柵。連絡不絕。晃聽得這箇消息。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執徐晃旗號。晃自引精兵五百。循汚水枝小路。

去取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三千精兵迎敵。兩陣對圓。鼓角震天。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徐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蜀軍忽報城中火起。平乃勒兵回救偃城。正撞一枝軍擺開。徐晃立馬在大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所取。猶然在此狂為。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戰至三十餘合。三軍喊叫。偃城中

火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寨寨。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荆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寨。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寨有失。諸寨豈得安也。此間皆靠沔水。賊兵必不敢到此。吾與汝去救第一寨。廖化喚手將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急便舉火。手將曰。此寨靣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況賊兵乎。於是關平廖化盡起

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駐扎。平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遂與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分兵一半去。其當在此謹守。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中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一陣。平敗走。奔至原營。四面皆是魏兵。平同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軍。忙奔樊城

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徐晃也蜀兵大驚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来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燒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路来救樊城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呂蒙襲了公大喝曰此乃疑軍之計不可聽也呂蒙病危豎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怒曰徐晃與吾故舊深知彼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

以警魏將沒勿犯我左右謀士皆勸不住公遂披掛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愕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颺處徐晃出馬背後十員驍將鴈翅擺在兩邊晃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鬢髮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矣君侯英風震於華夏天下之士莫不羨服今幸得一見不勝忻喜也公曰吾與公明交契甚厚非比他人何故數窘於吾兒耶

晃聽畢。綽兵器在手。回頑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關公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而言曰。公明何出此言耶。晃曰。此國家之事。非某之私。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高強。終是右臂少力。關平大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四下裏喊聲大震。乃是曹仁見魏王救兵到。急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軍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呂常引兵

殺来。背後魏兵追至。亦有死於水中者。公急渡過襄江。来奔襄陽。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擄。公不敢投襄陽。提兵却奔公安来。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了東吳也。公罵猶未息。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同降東吳了。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絶於地。衆將救醒。公告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果遭此事也。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有知者

答曰。呂蒙將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撐船。精兵伏於艫艙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耿足嘆曰。吾中豎子之謀矣。有何面目而見兄長耶。都督趙累曰。主公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即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遂差馬良伊籍為使。齎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荊州。却說曹仁得脫重圍。撫民賞軍。聚集多官商議。便欲起兵追趕關公。司馬趙儼諫曰。昔日孫權與

關公結連。恐我軍乘其困而擊之。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關公兵敗。孤軍奔走。尚可存之。以為孫權之害。公若追。未能便得。則孫權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也。公熟思之。仁依諫不追。引兵將來見魏王。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令人尋屍葬之。操重賞三軍。到四冢寨。遍觀徐晃所戰之地。操曰。荊州之兵。圍數匝角十重。徐晃涂入

其中。全獲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不能及也。嘗聞古人善用兵者。未有長驅逕入敵圍者。且樊城之危。過苦即墨。徐晃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衆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地名）駐扎。忽報徐晃兵至。操引數員將。出寨迎接。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一動一靜。並無差亂。操大喜。而贊曰。徐公明。真有周亞夫之英風矣。同至摩陂。設宴大會文武。慶賀。賞勞三軍。操舉杯勸徐晃曰。全襄樊者。乃徐將軍之功也。晃

拜謝曰。敵人未滅。安得有功。乞再引軍去擒關公。以獻王上。操大喜。當日筵散。又令徐晃引軍來襲關公。未知如何

關雲長夜走麥城

却說曹操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後。二將辭去。操因荊州未定。就駐兵於摩陂。以候消息。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不得。與都督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軍不至。如之柰

何。累曰。昔日。呂蒙在陸口。時常致書於主公以結盟好。共誅操賊。今却與操結好。是昔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齎文與呂蒙。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荆州来。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但係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糧。依舊應付。如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多官導令。時時給與。並無缺少。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廓迎接。並馬

入城。荆州之人。聞知使至。塡街塞巷。盡皆觀看。無不喜悅。使至廳上。蒙以賓禮待之。使呈書與蒙。蒙看畢。而言曰。呂蒙昔日曾與關將軍結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罪也。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相待。以金帛贈之。其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連名書信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命宴飲二日。蒙親送出城。回到寨中。見了關公。公問之。使告曰。呂蒙不允。言非蒙之

事。乃國家之命。豈蒙之本心也。荆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家無恙。供給不少。不必憂念。公大怒曰。此乃呂蒙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務殺之。以雪吾恨。遣退使命。泉將皆來問信。使者如前所說。泉將忻喜。皆無戰心。關公率兵來取荆州。軍行之次。人報將士逃回荆州者數多。公加恨呂蒙。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欽勒馬挺鎗大

叫曰。關公何不早降耶。公大罵曰。吾乃漢將
豈降賊乎。罵訖。拍馬舞刀。直取將欽。不三合
欽大敗而走。公提兵追殺二十餘里。喊聲起
處。左邊山谷中。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遼西
令支人也。姓韓名當。字義公。衝殺一陣。右邊
山谷內。喊聲又起。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九
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三軍併合。来
戰關公。公知深入重地。急徹軍回走。行不數
里。南山崗上。白旗招颭。上書荆州土人。衆叫

曰。本地人速来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崗殺之。山崗內。兩軍撞出。左邊一員大將。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右邊一員上將。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前後五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圍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天色黃昏。關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也。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轉怒。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當夜

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四面招呼荊州之兵同回等語。不曾斷絕。此是呂蒙之計。後有詩曰

勢去人離奈若何。休言百萬甲兵多。呂蒙預定招降計。絶勝張良散楚歌

關平救出父親。脫了重圍。平告曰。軍心離乱。必得城池。暫且屯駐。以待援兵。關公從之。催促軍兵前至麥城。公曰。此城雖小。足以屯軍。

遂入城。分兵謹守四門。公聚將士商議。平曰。此近上庸。劉封。孟達。守把。可速差人求救。為上。若得這枝軍馬接濟。姑待川兵來救。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城下吳兵四面圍定。水洩不通。公親自登城觀之。見吳兵八面分布。整整齊齊。人馬雄壯。公問曰。誰敢往上庸求救於劉封乎。廖化應聲而出。曰。某願往。公曰。但恐不得透其重圍耳。化曰。以死不歸。何所不至。公即修書付化。藏於身中。飽食上馬。開

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衝殺一陣。奉大敗。廖化乘勢殺出重圍。逕投上庸去訖。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關。有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令孟達同守上庸。此時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至急。見困於麥城。八面皆是吳兵圍繞。水洩不通。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其危。倘若延遲。公必陷矣。

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歇訖。封與孟達曰。今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今聞東吳精兵三四十萬。俱在荊州。九郡已屬於吳矣。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縱橫江漢。勢若泰山。量我等山城之兵。以敵兩家之強兵。正如驅羊入虎窟耳。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咲曰。公以彼為叔。彼以公為草芥耳。昔者漢中王登位之時。欲立後嗣。問於孔

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須問關張可矣。王遂致書。遣人往荆州問於關公。彼勃然曰。立嫡不立庶。古之常理。又何必問於我乎。封乃螟蛉之子。使任山城之遠。免遺禍於親骨肉也。以此觀之。安得不以公為草芥乎。此天下皆知。公何隱耶。封曰。君言雖是。將何却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然之。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救解。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

則關公休矣。封曰。一杯之水。安能救輦薪之火乎。將軍可速回別求。勿致遲矣。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託病不出。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化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旰上庸兵到。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公與都督趙累商議曰。似此危急。如之奈何。累曰。只宜堅守。正議間。忽報城下一人叫。言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

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凡居人世。須識時務。今以勢言之。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吳魏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軍。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某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光顯祖宗。願將軍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義投敵賊乎。城雖破。但有死而已。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歸冥路。吾何

愍我。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大丈夫身可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復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也。瑾曰。吳矦欲與君矦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志。君矦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來斬諸葛瑾。公叱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欲殺彼。傷其義矣。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急上馬出城。回見吳矦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

曰。真乃忠臣也。似此鯁直。如之奈何。言未畢。帳下一人出曰。某請卜其休咎。衆視之。乃汝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權令卜之。範取蓍草（蓍音詩）三揲（揲音舌）占成卦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持應。主敵人遠奔。權大喜。乃問呂蒙曰。卦主彼遠奔之義。卿以何策擒之。蒙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之羅網矣。某已算定這條路了。須得此人守之。若非此人。則有失矣。吳侯問曰。

卿用何人。可守何處。試看呂蒙欲用誰人。去守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玉泉山關公顯聖

却說吳侯求計於呂蒙。蒙曰。麥城四門。皆有大路。吾料關公兵少。必不從此路而逃。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也。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敵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地名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

沮山僻小路。可成事矣。其餘大路。已遣將士把守。惟北門。只用弱兵守之。關公走北門無疑矣。權又令呂範卜之。範復卜一卦。乃告權曰。此卦中。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擒矣。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有三百餘人。糧草缺少。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數多。不見救兵到来。心中無計。遂與王甫曰。吾悔昔

日不用公言。今遭此危急。將復如何。甫哭而告曰。今日之事。雖有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救兵不至者。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也。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救復漢上。未為晚矣。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壯門外小路。旌旗不整。隊伍交雜。乃問曰。此去往壯。地勢若何。一人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也。公曰。雖

有埋伏。吾何慮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軍裝。准備出城。甫痛哭曰。君矣於路小心保重。某與手下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粉碎。身亦不降也。專望君矣速来救援。公痛哭而別。與子關平。部督趙累。引手下二百餘人。開放北門。奮然突出。此及天晚。吳軍見之。不敢阻當。四下逃竄。關公横刀前進。行至初更約走三十餘里。只見下山處。火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

然。字義封。驟馬挺鎗大叫曰。關公休走。趁早下馬受降。免汝一死。公大怒。拍馬掄刀来戰。朱然便走。公乃乘勢追殺。忽然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關公不敢戀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回兵掩殺。行不動者。折傷五六十人。走不到四五里。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東郡太守。姓潘。名璋。字文珪。驟馬舞刀。向火光裏殺来。關公怒激。揮刀相迎。戰不三合。潘璋敗走。公縱馬追殺。忽四下

喊聲大震。伏兵皆起。關公不敢戀戰。急回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當先。隨行止剩十餘人。行至吷石。地名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叢雜。時五更將盡。正走之間。喊聲舉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鈎套竿一齊並出。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公身離鞍鞽。已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聽知父已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率然精兵皆至。四下圍住。平

孤身獨戰力盡。父子皆受執矣。當夜。吳侯孫
權恐不了事。自引諸將直至臨沮。時東方已
白。聞巳擒關公父子。孫權大喜。聚衆將於帳
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
軍盛德。欲結秦晉之交。何相棄耶。將軍平日
自以為天下無敵。今何由被吾所擒也。將軍
今服於孫權否。關公罵曰。碧眼小兒。黃鬚鼠
輩。聽吾一言。吾與劉皇叔義同山海。今日誤
中奸計。但有死而已。何能服耶。孫權回顧左

右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孤欲以厚禮宥之。若何。主簿左咸曰。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爵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如此恩養。尚留不住。其後五關斬將。曹操憐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禍。却欲遷都以避其鋒。況主公乃讐敵乎。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孫權低首良久。而言曰。斯言是也。急命推出。是歲十月中旬。關公於臨沮并其子關平同時

歸神。史官有詩讃曰

壯哉熊虎將。赳赳漢雲長。功蹟過韓耿。聲名重馬張。恩贔曹孟德。死報漢中王。大義參天地。英風播四方

又宋賢作詩以挽關公曰

少年為客離蒲東。濟困扶危立大功。赳赳漢朝熊虎將。巍巍當世美髯公。時来官渡驚曹操。數盡臨沮遇馬忠。大義古今誰可及。令人哀怨淚痕紅

又史官廟讚關平曰

烈烈三分將。堂堂百戰身。金戈衝殺氣。鐵馬截征塵。報國忠心壯。隨親孝義淳。臨沮天數盡。父子共歸神

又讚美關公父子之德仍哭其忠云

當年父子鎮荆襄。吳魏何人敢跳梁。權欲連和求配偶。操將遷國避鋒芒。予憑膽勇寧三國。父仗神威定八荒。不意呂蒙施詭計。可憐忠義一時亡

又讚雲長父子忠義詩曰

天生虎將佐炎劉。父子胡為一旦休。千載
令人思慕處。巍巍功業等伊周

自關公父子歸神之後。坐下赤兎馬。被馬忠
所獲。獻與孫權。權就賜與馬忠騎坐。刀賜與
潘璋。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却說王甫在
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吾夜夢見主
公渾身血汚。立於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
知主公吉凶如何。正說間。人報吳兵在城下

將君矣父子刀馬前來拍安。王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之。果然。王甫仰天大叫一聲。君矣英靈知之乎。吾無計可支也。言訖。墜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盡屬東吳。且說關公一魂不散。悠悠蕩蕩。乘雲而飛。忽至一處地名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一僧。法名普淨。原是汜水關鎮國寺長老。是時。雲遊天下。來到此山。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參道。止有一小行者。時

常下山化飯度日。當夜月白風清。正值三更時分。淨禪師在菴中坐禪。忽聞空中有人大呼。主人何在。禪師命行者觀之。見空中一人。騎赤兎馬。提青龍刀。左右隨從二將。口中但呼如前言不息。行者回報禪師。禪師知是關公與關平周倉也。待雲頭飛至菴前。禪師以手中麈尾擊其座曰。顏良安在。關公聞言。魂頓悟。即落雲下馬。叉手立於菴前。曰。吾師何人。願求清誡。禪師曰。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矣相會。今日何不識普淨也。公曰。某雖愚魯。願聽清誨。禪師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只以公所行言之。向日白馬隘口。願良並不待與公相開。忽然刺之。此人於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恨乎。今日呂蒙以詭計害公。安足較也。公何必疑惑于是。公遂從其言。入菴講佛法。即拜普淨禪師為師。後往往顯聖。鄉人累感其應。因此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傳燈錄記云

大唐高宗儀鳳年間。開封府尉氏縣。有一秀才。累舉不第。三上萬言策。皆不中選。遂乃出家。法名神秀。拜蘄州黃梅山黃梅寺五祖弘恩禪師為師。學大小乘之法。後雲遊至玉泉山。坐於庵樹之下。見一大蟒。風簇而至。神秀端然不動。次日。於樹下得金一藏。就於玉泉山創建道場。因問鄉人。此何廟宇。鄉人答曰。乃三分時關公顯聖之祠也。神秀拆毀其祠。忽然陰雲四合。見關

公提刀躍馬於雲霧之中。往來馳驟。神秀仰面問之。公具言前事。神秀即破土建寺。遂安享闕公為本寺伽藍。至今古跡尚在。

神秀即六祖也

傳曰。闕公在生之時。敬重士大夫。撫恤下人。有互相毆罵者。告於公前。公以酒和之。後人爭鬨。不忍告理。常曰。恐犯爺爺也。時人為此不忍繁瀆焉。故自古迄今。皆稱曰闕爺爺也。張益德平素性躁。雖敬上士。而

不恤下人。凡有士卒爭鬪者。告於益德前。不問曲直。並皆殺之。後人因此。不敢告理。但怨斬之所以關公為人。民不忍犯。益德為人。民不敢犯。其貴重如此也。後宋朝崇寧年間。關公出現顯聖。故封為崇寧真君。因解州鹽池崇尤神作耗。乃公神力破之。後累代加封義勇武安王。崇寧真君。至今顯聖。護國佑民。

讚曰。憶昔將軍起解良。虎軀九尺有餘長。

眼如丹鳳朝天柱。眉若卧蚕侵鬓傍。髯拂烏雲吞曉日。面如重棗輕秋霜。馬騎赤兎追電影。刀偃青龍噴雪光。桃園結義過山嶽。世同生死共劉張。開基勦滅黃巾寇。勇烈英名播四方。酒尚温時華雄衰。馬恰到處車冑亡。不降曹公只降漢。一宅分為兩院墻。曾於官渡施神勇。玄誅文醜刺顏良。千里獨行世莫比。五關斬將誰敢當。古城重會表忠節。擂鼓之中斬蔡陽。華容道上

勇恩德。荆州城内鎮邊疆。單刀赴會真豪傑。水淹七軍妙度量。操欲遷都避銳氣。吳欲求親寧荆襄。呂蒙一旦施詭計。白衣搖櫓渡關防。麥城守困軍旅散。臨沮父子魂渺茫。玉泉山頭夜顯聖。解州城内神昭彰。歷代加封贈尊號。崇寧年間朝宋皇。生作三分熊虎將。死為義勇武安王

自關公歸神之後。孫權盡收荆襄之兵。將公父子信息招安各處人民。忽報張昭自建業

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昔日此人與劉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損其父子。必起傾國之兵與彼報讐矣。備奮力死敵。東吳何可當也。權聞之大驚。乃跌足曰。孤失其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也。權問有何妙計。可速教之。以安

家國。試看張昭道出甚計來。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漢中王痛哭關公

却說吳侯求計於張昭。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又思得漢上之地矣。劉備急欲報讐。必歸命於操。操貪其利。必然納之。若二處連兵。則東吳有壘卵之危也。不如先遣人將關公父子英靈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也。待蜀魏相攻。却

看其急慢。然後於中取事。此計可保東吳。亦可圖西蜀。如得兩川之地。何懼曹操乎。權從其言。即時設宴大會諸將。賞犒三軍。惟呂蒙點軍未至。權曰。全荊襄者。皆呂子明。如何不至。使人請之。忽報呂蒙至。權自出迎接。撫其臂曰。孤久不得荊州。今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功也。蒙謝曰。一者乃主公洪福。二者乃諸將虎威。蒙何足掛齒也。權讓蒙上坐。蒙再三推辭。坐於其次。權舉盃而言曰。昔日。周郎雄裂

孟世。膽量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拓音托後不幸而喪。魯子敬代之。子敬一見孤時。便有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之。孤與子敬并周郎廓開大計。赤壁鏖兵。全獲其功。此二快也。今子明設謀定計。立取荊州。勝如子敬周郎多矣。於是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把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黃鬚鼠輩。還識吾否。衆將大驚。急來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向前。坐於孫

權位上。神眉倒豎。雙眼圓睜。而言曰。吾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被汝奸計圖之。吾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以追其呂賊之魂。吾乃漢壽亭侯關公也。權大驚。與大小將士慌拜於地。只見呂蒙七竅鮮血迸流。死於座下。衆將見之。旦夕悚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槨葬之。贈南郡太守。潞陵侯。（潞音路）其子呂霸襲爵。蒙死。年四十二歲。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初七日也。後史官評呂蒙曰

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禁。新盪荊城。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斷。識軍計。謫郝普。誘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却說關公顯聖追了呂蒙。孫權懼其神威。將英靈恭敬。不敢怠慢。令使星夜送與曹操。此

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忽報東吳差使齎關公英靈至。操大喜曰。關公已仙。孤無憂也。言未畢。增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日劉關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以同死。今東吳圖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英靈獻與王上。使備知是王上所使。不去攻吳。却來攻魏。蜀魏交兵。急難休息。東吳却於中觀其動靜。或取西川。或取中原。隨勢而行也。某故知此

為移禍之計矣。春秋有老龜烹不爛。移禍於枯桑之事。今日正猶此也。操大驚曰。仲達之言是也。當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王上可將關公美靈刻以香木之軀。差以大臣之禮。使人皆知。則劉張必深恨於孫權。而盡力南征矣。若吳蜀交鋒之際。王上却因其勢而擊之。如蜀勝。則擊吳。如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則不久矣。願王上思之。操曰。仲達之見。真神算也。遂令吳使入。呈上木匣。

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曰。久不得見將軍也。言未訖。則見關公神眉急動。鬚髯張。操忽然驚倒。衆將急救。良久方醒。吁氣一口。乃領文武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篤孫權。追呂蒙一節之事告於操。操愈加懼怕。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僚送殯。操自拜祭。褒贈荆王。差官看守。已畢。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

東川回到西川成都。孔明奏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南歸。必難再來。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正其內。漢中王從之。孔明復奏曰。劉焉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在家。此婦美而且賢。乃吳懿之妹也。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傍劉焉度日。有一相者相吳氏曰。此女後必大貴。非后。則妃也。因此劉焉有妄想之心。遂娶與長子劉瑁為妻。娶不數月。瑁患心痛而死。其婦寡居。川人皆知其賢。某素

知大賢。方敢勸王。可納為妃也。王曰。劉瑁與吾同宗。於理不可。法正諫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子圍乎。王依允。遂納為王妃。後在川生二子。長子劉永字公壽。次子劉理字奉孝。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累累求親。關公力阻之。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間。荊州報捷使命數次而至。忽又報關興到。具言水淹七軍功蹟。因此不能動移。忽又探

馬到来。報說關公全獲其功。江邊整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衆皆喜悅。比及天晚各散。當夜玄德自覺渾身肉顫。睡卧不安。起坐内室。秉燭看書。愈覺神思昏迷。乃伏几而卧。就室中起冷風一陣。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是何人。黄夜至吾内室。其人不答。問之三次。皆不應。玄德疑詫。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来躲避。玄德曰。兄弟别来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義

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而告曰。顧兄起兵當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圓夢。孔明入內。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乃是王上心思關公。以致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懇問。孔明只以善言解之。少頃。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聞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今有一人

傳報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殞矣。其故來報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已落荊楚之地。預知關公禍已及矣。但恐王上憂慮。未敢言也。今夜王得一夢。如此如此。吾以善言寬之。恐傷其心。故也。二人正說之間。忽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關公已故。丞相因何瞞我。孔明視之。乃漢中王也。孔明許靖伏地奏曰。適來所言。皆虛疑之事耳。未足深信。願王上寬懷。勿生遠慮。玄德曰。孤與雲

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諭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召入問之。良籍泣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玄德急召入問之。化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則吾弟休矣。孔明奏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王上寬心。某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玄德泣而言曰。孤弟有失。孤豈能獨生也。孤来日自提一軍去救孤弟。玄德一面差

人赴閬中報知益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潘璋部將馬忠所困。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未知漢中王性命如何

曹操救神醫華陀

却說。漢中王昏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室。進藥湯。孔明勸曰。王上少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關公平日剛而自矜。今

日故遭此禍也。王上且宜保守萬金之軀。徐
徐報讐。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在桃園結義
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
乎。若不雪恨。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又哭絶
於地。泉官急救方醒。一日哭絶三五次。泉官
勸解。玄德三日不進水食。但痛哭而已。淚濕
衣襟。斑斑成血。孔明再三諫曰。關公沒於不
幸。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讐。倘若龍體摧
殘。誰肯盡心竭力與關公報讐雪恨也。玄德

曰。孤已與東吳誓不共同日月也。孔明曰。人報東吳恐其報讐。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操以王侯之禮祭奠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移禍於魏。魏多人物。已知其心。故操以厚禮奠之。是令王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提兵問罪於吳。以雪此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吳。各懷詭計。乘空而圖之。王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

可也。泉官齊諫。玄德方進膳。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玄德親出南門祭奠。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却說。魏王在洛陽自葵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乃問文武。衆皆答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奏曰。洛陽良工蘇越。最巧。操命召越至。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此棟梁之材。越曰。此去

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砍伐。鋸解不開。斧砍不入。次日回報與操。操不信。自引數百騎直至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欲砍之。鄉老數人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下伏潭中老龍。王若伐之。必生禍也。操大怒曰。孤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無不懼狐。是何妖神敢逆狐意。
于不語。恠力亂神。量此一樹。有何疑耶。言訖。
拔所佩劒。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面。左右衣襟盡赤。操愕然大
驚。擲劒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卧不
安。坐於殿中。忽然恠風驟起。風過處。一人披
髮仗劒。渾身皁衣。直至面前。操急問之曰。汝
是何人。其人答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
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故知汝數

盡。特來殺汝。操呼武士安在。卓衣人仗劍望操便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其人不見。操頭腦疼痛。不可忍也。急傳王肯。徧求良醫。治療不痊。泉官皆憂。華歆入奏曰。王上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莫非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効者。便以麻肺湯飲

之。須臾就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臟腑。剥肺剜心。其病人略無疼痛。然後以藥線縫其口。以藥末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之間。即平復矣。其神効如此。甘陵相夫人有孕六月。腹痛不安。陀視其脉曰。脉中是男胎也。已死多時。何不治療。遂以藥下。果是男胎。旬日而愈。一日。陀行於道上。見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可愈。其人歸家依法

取汁而飲。遂吐蛇一條。長二三尺。其人即能飲食。隨將蛇赴陀家致謝。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蛇懸於壁上。又有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曰。胷中有蟲數升。欲作內疽。蓋為食腥之故。陀與藥飲之。吐虫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乃魚腥之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又發必死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

咲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鵲飛去。又一人。在塗被大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痒痛不可忍。陀曰。疼者有針十個。痒者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華陀真乃扁鵲之神醫也。見居金城。離此不遠。王上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操令脉脈陀曰。此是王上風息所患之病也。操曰。狐平生患偏頭風。不時舉發。五七日不飲食。甚是痛苦。汝何法可治。陀曰。此病根在腦袋中。風

涎不能出。杜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毒。此病可以除之。再不發矣。操大怒曰。汝欲殺孤耶。陀曰。王上曾聞關公中箭毒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自然無憂矣。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骨。孤腦袋安可比臂也。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與其人復讐耶。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之罕有。未可廢也。操叱之

曰。天下無此鼠輩之無禮。急令追拷。陀雖刑不過。只得屈招。謀殺魏王等情。獄中有二禁子。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養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可遣一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来付汝。以繼吾神効也。吳押獄曰。我若得此醫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曰。吾臨来時。將

青囊書與妻藏之矣。吳押獄辭了華陀。直至金城。問陀妻取之。其妻將青囊書與了吳押獄。吳押獄回家。將書令妻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陀死於獄中。吳押獄却了差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曰。青囊書吾已燒毀矣。夫問其故。妻答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獄中。吾因此所以毀之。吳押獄頓足懊悔。曰。不惟吾不能繼此神術。可惜萬代不復再見也。因此青囊書不

曾傳於後世。後人有詩曰

神醫妙手最為良。傳得仙人海上方。愚婦
焚燒真可恨。後人無復見青囊

又詩曰

姦臣曹操苦頭風。不信神醫有妙功。假使
華陀將腦劈。尚存身在洛陽宮 此言不信華陀而殺之以致介畫于此

却說。魏王自殺華陀之後。病勢不退。又憂吳
蜀未知如何。正慮之間。近侍忽奏東吳又遣

使至。操令召入。使呈上書。操拆封視之。其書曰

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王上。伏望早遣大將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咲。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蓋言權逼操之意）時有侍中陳羣。尚書桓階。二人伏地奏曰。漢室自安帝以來。國祚已衰。非止今日。王上功德巍巍。生靈仰望。故孫權

在外藩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王上早登大魏皇帝。而即正統。復何疑焉。操咲曰。吾自事漢三十餘年。雖有功德。位至於王。於身足矣。何敢更望於外乎。夏侯惇諫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以來。能除萬害為百姓所歸者。即生民之主也。今王上即戎三十餘年。功業著於黎庶。今天下投歸。理合順民應天。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後有詩曰

奸雄曹操立功勲。久欲臨朝廢漢君。只恐
萬年人唾罵。故言吾願學周文
司馬公亦曰。操欲篡位久矣。猶畏其名。而
不敢行。故言願為周文王也
操謙辭不允。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既稱臣
而来歸附。王上可以封之。今拒劉備也。操曰。
此理極善。遂集文武商議封吳之事。未知還
是如何
魏太子曹丕秉政

却說曹操聞司馬懿所言封孫權一節。遂從之。乃與多官商議。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往東吳封權。權受爵已畢。隨遣使上表謝恩。送丁禁還都。且說曹操病患轉加。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及曉。召賈詡問曰。孤昔夜夢三馬同槽。疑馬騰馬休馬鐵三人。故將馬騰全家殺之。今夜復夢之。是何兆耶。詡奏曰。祿馬乃吉兆也。衆官皆言祿馬尚於曹。王上何必疑馬。操因此不疑。後來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是日天晚。文武皆散。夜至三更。操覺頭目昏眩。起伏於几上而卧。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問之。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並國舅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掣劍望空砍之。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次日夜間。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名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

信惎異之事。今日如此為何。群臣奏曰。王上當命道士設醮薦揚。操嘆曰。聖人有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安能救也。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入商議。惇至啟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國舅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前將軍曹洪。侍中陳羣。中大夫賈詡。主簿司馬懿。心腹四人。至卧榻前。囑以後事。操

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羣凶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川劉備。未曾收復。孤今病危。必然難逃。今以大事囑汝四人。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四子中。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曹植。却又為人虛華。少於誠實。嘱音是酒放肆。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才智兼全。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

久之計勿得怠慢言訖長嘆一聲淚如雨下
氣絶而亡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
正月下旬也後史官有詩曰
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動靜皆存智高
低善用賢長驅百萬衆親註十三篇豪傑
同時起誰人敢贈鞭
又史官擬曹操行狀云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
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

問。如不欲戰。然。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殘。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靡。故能芟（音山）刈（音易）羣雄。削平海內。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夜則思經。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涤明音臬。善能騎射。曾在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器械。無不曲盡其妙。是以遂成大業。開闡洪基也

晉平陽矦陳壽評曹操曰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擧音覽申商之法術。講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為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宋賢讚曹操功德詩曰

漢末挺生曹孟德。胷蟠星斗氣凌雲。智謀

超越數負將。才德惟懷萬乘君。雖秉權衡
欺弱主。尚存禮義效周文。當時若使無公
在。未必山河幾處分
前賢又貶曹操詩曰
殺人盧陲淚。對客強追懽。遇酒時時飲。兵
書夜夜觀。秉圭陞玉輦。帶劍上金鑾。歷數
奸雄者。誰如曹阿瞞
唐太宗祭魏武帝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
之才不足

宋鄴郡太守晁補之臣登銅雀臺有詩嘆曰

堪嘆當時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鑾殿蔓草空餘銅雀臺鄴土應難遮醜惡漳河常是助悲哀臨風感慨還嗟嘆向日奸雄安在哉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報與魏太子曹丕一面報與鄢陵矦曹彰一面報與臨淄音之矦曹植一面報與蕭懷矦曹熊

各處皆遣使去訖。多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是夜舉靈櫬赴鄴郡而來。却說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衆將再三解勸。方息。遂率大小官僚出城三十里。伏道迎櫬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掛孝拜祭。哀聲大震。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太子哀息。百官暫止。何不且議大事。衆視之。乃司馬孚也。見為太子中庶子。孚厲聲而言曰。王已晏駕。天下震動。當早立嗣君。以鎮萬國。何但哭泣也。群臣曰。太子宜登寶

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敢造次而行之。忽班部中又一人出曰。遲已遲已。丞視之。乃廣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為兵部尚書。矯曰。王上已薨。太子在側。若等詔命而分彼此。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在手。指官寮怒曰。敢亂言者割袍為例。言訖。一劒割下袍袖。百官悚惧。擁丞至殿。正欲冊立。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至。衆皆大驚。及至問之。歆曰。今魏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又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

衆官應曰。正欲立之。歆曰。吾已於獻帝處索了詔命來矣。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跪聽。制曰

魏太守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予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

魏王璽綬。音弟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嗚呼。可不勉歟。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日詔此是

華歆自命之言以絕天下議論非獻帝之本心也

且說華歆諂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懼其勢。只得聽從。故下詔節封曹丕為

魏王丞相。冀州牧。百官並無敢言其非者。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之間。忽報鄢陵矦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乃問羣臣曰。孤黃鬚小弟。平生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堦下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素知鄢陵矦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不知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曹子建七步成章

却說出班奏魏王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見為諫議大夫曹丕大喜就命賈逵說之逵出至城下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矣之所有也問某何意彰默然無語行至宮門前逵問彰曰君矣此来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為忠孝之人耶欲為大逆之人耶彰曰吾来奔喪並無異心

達曰。既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羣臣相疑也。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哭罷。方始成服。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鄄陵自守。彰拜辭而去。後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致於邸故後來無事可說先此說之

曹丕受了魏王。即傳令旨。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寮盡皆陞賞。葬曹操於高陵。謚號武祖。華歆奏

曰。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有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此二人坐視不来奔丧。理當問罪。丕從之。即傳令旨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去訖。忽一使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謚蕭懷王。不一日。又一使回報。說臨淄侯曹植常與丁儀丁廙（音異）酣飲。並不奔丧。臣傳王旨時。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且休胡說。昔日先王在時。欲立吾主為太子。被讒臣賊子所阻。今王丧未

及旬日。便問罪於骨肉也。丁虞又曰。據吾王聰明冠世。下筆成章。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反不得其位。汝那廟堂之臣。皆是肉眼愚夫。不識聖賢。與禽獸何異也。植遂大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火速擒來。褚領兵飛奔臨淄而去。比及到郡。先遇守關偏將。被褚立斬。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虞等。盡皆醉倒。報者不能

得見。褚一例縛之。載於車上。仍將大小屬官。盡行解赴鄴郡。入見曹丕。丕大怒。即下令旨將丁儀丁廙等皆誅之。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親弟兄也。當世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后卞氏。聽的生擒了曹植。心驚膽戰。舉止失錯。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曹丕見母出殿。慌請回後宮。卞氏哭曰。汝弟曹植。平生嗜酒放肆。醉後疎狂。蓋因胷中之才。故也。汝可念同胞共乳之情。憐此一命。吾至

九泉。亦瞑目也。丕曰。愚兒。涤愛其才。安肯遣次廢之。此欲逆其性也。母親勿憂。卞氏泣淚謝之。丕出偏殿不朝。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王上勿廢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憶才抱智。終非池中之物也。若不早除。必為後患。丕曰。已許母矣。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即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罪。

丕曰。汝倚仗文才。安敢無禮。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君臣。昔先君在日。汝常恃文章。吾涤疑汝必用他人代筆也。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二罪俱罰。決不輕恕也。子建曰。領乞題目。此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鬥於土墻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言曰。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二牛鬥墻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兄骨。相遇堲山下。欻起相搪揬。二敵不俱剛。一肉卧井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直 堲音歸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汝能應聲作一首詩否。子建曰。願聞題目。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子建聽畢。隨口占小詩。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於殿後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可廢也。然則孤於天下無所不容。何況骨肉之親乎。於是貶子建為安鄉侯。子建拜辭上馬而去。後人有詩曰

論地談天口若開。噴珠嘆玉絶塵埃。須知子建文章盛。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詩讚子建七步才以免其禍。詩曰

五車書記藏心腹。七步才能動鬼神。不是

當時觧對荅。殿前骨肉化爲塵
曹丕自即魏王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却說細作人入成都報與漢中王。王大驚。即會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僭稱王位。威逼獻帝。尤甚於操賊。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雪孤弟之讐。次討中原。以除羣黨之兇。言未畢。廖化出班奏曰。昨者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乃劉封孟達之誤。乞先討此二人。可也。王曰。孤因心事叢雜。幾

乎忘矣。便差人名来。孔明諫曰。不可急名。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為郡守。然後圖之。此為上策。漢中王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羕音樣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齎與孟達。其人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来見超。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士卒来見彭羕。羕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近日何薄也。羕乘酒醉。指而罵曰。

老華慌悖。豈足道也。老華者老兵也超又探曰。其慷怨心久矣。兼曰。公起本部兵。結連孟達為外合。其引川兵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兼。即將人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遂令捉獲彭兼入獄。拷問其情。兼在獄中悔之無及。遂作書一封。令人送與孔明。孔明拆封視之。其書曰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

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王霸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衛鸞。音禦檀龍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鼓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王霸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遵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盛寫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曰分子之厚者美

言劉主分兒子之厚施於已故其後兼一
語曰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之說也
朝狂悖。自求菹醢。喜海為不忠不義之鬼乎。
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
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蒭麥者哉。所以有
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
頗以被酒。倪脫青夫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
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
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聚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實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彭羕頓首

拜具
孔明看畢。撫掌大咲。即入殿前。啓奏漢中王。
玄德問曰。此人若何。孔明曰。狂士也。久必生
禍。玄德即令獄内將彭羕誅之。羕死後。有人
報與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
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都尉申耽。
申儀。商議。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
害於公也。達大喜。未知申耽獻出甚計来。且
聽下回分解

却說孟達問申耽曰。當用何策以避其禍。耽曰。吾弟兄亦欲投魏。立心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丕必重用。續後吾二人亦去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劉封聽知。急追不上。自回守上庸。使命持表回成都。來奏漢中王。呈上表章。細言孟達投魏之事。玄德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異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慰废山積臣猶在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與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遂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

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已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

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遂與孔明曰。汝即起兵擒此背國賊来。孔明曰。未可。但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蹟。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入見劉封。封領父命。奮然率兵来擒孟達。達不題。且說曹丕聚衆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孟達来降。丕召入問曰。汝此来。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

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之。因此歸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申耽孟達厮殺。丕曰。汝既是真心。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前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

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遣舌辯之士齎赴蜀寨。入見劉封。封拆開視之。書曰

達致書於副軍將軍麾下。伏聞古之人有言。踈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

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

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察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聞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

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殕為大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非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非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

都宛鄧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矣。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宜早決焉。達再拜。年月日書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得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軍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達而罵曰。背國反

賊。安敢陣前使間謀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已臨頭上。自執迷不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大敗而走。封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然一聲喊處。伏兵盡起。左邊一軍衝出。為首大將乃夏侯尚。右邊一軍衝出。為首大將乃徐晃也。三軍夾攻。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不分星夜赶来。及至劉封到城下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

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夏侯尚。孟達兩軍殺來。封立脚不住。只得奔房陵而來。見城上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一彪軍出。旗上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慌奔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落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其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封對曰。叔父之難。非逆兒不救。乃孟達之阻也。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

之人。安可聽讒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其剛強。今日不除後必生禍於子孫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衆皆將孟達說封之事。及劉封赴書斬使之事。一一奏稱。又將赴難的書信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兒雖然剛強。有此忠義之心也。凜然可愛。便叫留人

之時。早已斬訖。獻首級於堦前。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肢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封臨死。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吾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漢中王因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讐雪恨。時建安二

十五年。改延康元年。夏六月也。却說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寮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是年七月內。聞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丕即還鄴郡。時惇已卒。丕掛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丕手下百官商議曰。今上天垂象。乃魏當代漢也。可安排受

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劉廙字恭嗣。乃南陽安衆人也。侍中辛毗字佐治。乃潁川陽翟人也。侍中劉曄字子揚。乃淮南成悳人也。尚書令桓階字伯緒。乃長沙臨湘人也。尚書令陳矯字季弼。乃廣陵東陽人也。尚書令陳群字長文。乃潁川許昌人也。這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皆來見太尉賈詡。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告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正合吾機。當日華歆引文武

多官来奏漢獻帝禪位與魏王曹丕未知如何

廢獻帝曹丕篡漢

却說賈詡華歆王朗同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孔文舒官僚直入內殿來見獻帝華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寶位以來布德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伏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

下安閑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故乃奏知。帝大驚。半晌無言。覩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劒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閑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瑞草甘露下降。此是上天垂象。魏當代漢也。許芝又奏

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謬之事。奈何以虛誕之事。而捨萬世不朽

之基業乎。華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也。三皇次後。各傳子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強霸。各相吞併。有福者居之。後併入秦。方歸於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道。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

不可自執迷而惹禍也。帝大哭。入後殿而去。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為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刦奪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為帝。汝即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為

蠭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外。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華歆出班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無一人與朕分憂也。歆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魏。旦夕蕭墻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以弒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弒陛下者塞滿公庭矣。陛下尚不知恩以報其德。直欲令天

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桀紂無道殘暴生靈。故惹天下人伐之。朕自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歆大怒。厲聲而言曰。陛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也。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杜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從與不從。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曹洪曹休二人帶劍上殿。厲聲問曰。符寶郎安在。班部中一

人出曰。符寶郎在此。洪拔劒索要玉璽。符寶郎祖弼叱之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能善與汝哉。洪喝武士捉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絶而死。帝體戰不息。只見堦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乃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臣等安有負陛下也。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哭聲

不絕。乃令桓階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齎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於是曹丕忻然而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賴祖宋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

名播於無窮。朕義而慕焉。朕今追踵堯典。
禪位與丞相魏王。毋得辭焉。
曹丕聽畢。便欲受之。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
輕也。雖然詔璽已至。可上表謙辭。以絕天下
人之謗也。丕遂從之。急令王朗作表。齎回璽
綬。虛辭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
臣丕。頓首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
無功之臣。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
切以堯遜大位於賢。巢由避蹟。後世稱之。

臣才鮮德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賢。以禮讓之。則免萬年之議論也。臣謹納還璽綬。待死闕下。臣不勝惶怖戰慄之至。

謹表

獻帝覽畢。甚是驚疑。回顧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奏曰。陛下欲學唐堯乎。帝曰。何謂也。歆曰。昔唐堯有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禹禪位於舜。舜堅辭不受。遂以二女妻之。後世稱為大聖之德。今陛下亦有二公主。

何不效唐堯以妻魏王乎。帝不得已。遂復令桓階草詔。令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主。逕入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讓朕。切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曹操也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今王。曹丕也繽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

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璽降二女。以嬪於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永爲人君。萬國敬仰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時延康元年。冬十月。乙卯。詔曹丕忻喜。暗與賈詡曰。雖二次有詔。孤但恐天下不能除篡逆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四夷

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今天子親捧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絶智者之口也。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無意。卿等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漢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地名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當時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

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并凶奴單于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受之。臺下羣臣皆聽讀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

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俞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傳聖旨。普赦天下罪犯。謚父曹操為太祖武德皇帝。華歆奏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既已交割天下。可令劉氏安置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詡奏曰。可以封為公卿。即日便行。丕遂封帝為山陽公。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夷狄大小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與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三聲。後人觀此受

禪臺有詩嘆曰

鴈鴈獵音角鼠腥狐臊鬼吹野火燒蓬蒿此臺名禪人不禪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真可恥虛在巍巍半空裏壞却唐虞揖讓風姦臣賊子從此起

又詩曰

兩漢經營四百年小平津畔獨潸然黃初不辨唐虞意築土成臺教晉宣

又宋賢有詩曰

壘土曾營受禪臺。欺陵漢帝若嬰孩。誰知
天意無私曲。不久依然換主来

又諷刺曹丕詩曰

曹丕強霸奪乾坤。積惡遭殃及子孫。受禪
高臺猶自濕。誰知司馬又稱尊

又詩曰

當年曹氏強吞劉。自謂兒孫樂萬秋。受禪
層臺司馬上。山陽還得似陳留

後晉武帝司馬炎廢魏主曹奐為陳留王乃天報也

漢獻帝望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燈燭盡皆吹滅。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來救之。未知曹丕性命如何

漢中王成都稱帝

却說衆文武救得曹丕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將華歆封為司徒。王朗封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

賞。其驚疾未痊。却排車駕自許昌幸於洛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了成都。說曹丕廢了漢帝。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盖造宮殿。調練人馬。漢中王聞知。大驚。水食少進。每日痛哭。令百官掛孝。遙望許昌哭而祭之。謚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深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次年辛丑。春三月。有襄陽人。姓張。名嘉。乃襄江漁翁也。嘉夜間捕魚。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冲碧漢。嘉舉網捕之。乃

得一玉璽。只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上篆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忻然而喜。重賞張嘉。即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現於畢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焉。於是。孔

明與許靖。孔大小官僚来諫漢中王即位。上表曰

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黃龍現於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現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登

帝位也。近有襄陽張嘉特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現。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應。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

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緯讖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繼二祖紹嗣昭穆則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畢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竪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漢中王勃然

變色曰。孤豈效逆賊之所為也。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多官入朝。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弒。王上不即帝位而興師討逆。是不忠不孝也。今兩川之民。皆欲王上為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願王上察之。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實乃涿郡一村夫。於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並不曾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今立為帝。是篡弒也。

孤願其死。不爲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萬載之罵名。孔明苦諫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孔明託疾不出。漢中王聞知孔明病篤。乃親到府中。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也。連問數次。孔明託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中。得遇主公。相隨至今。言聽計從。輔主公有兩

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也。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員。皆欲主上為君。共圖爵祿。光顯祖宗。不想主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休也。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關天與弗取。反受其禍。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將屏風一

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免便請擇日。以受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向舉。陽泉侯劉豹。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太常卿賴恭。光祿卿黃權。祭酒何宗。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中秦宓。漢中王曰。陷孤受萬代罵名。皆卿等迫孤明奮然而起曰。大事就已。便可築臺。

即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差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在成都西北乾地位大禮既畢。多官整仗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天地。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丁巳。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

阻兵殘忍。殺主后。滔天滅夏。罔顧天顯。操孚丕載其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雖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恭。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室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以受皇帝璽綬。修燔瘞音異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

漢中王受了玉璽。捧於壇上。四面讓之。曰。備無才德。請於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更已告祭天神。何復讓焉。於是文武多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國號大蜀。立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次子劉永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

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忻躍。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三弟關公被東吳孫權所害。此讐誓不共天地同日月也。今朕已即帝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興關公報讐。是負當時之盟也。朕今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之願也。言未畢。班內閃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下。諫曰。不可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

趙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目錄

范強張達刺張飛
劉先主興兵伐吳
吳臣趙咨說曹丕
關興斬將救張苞
劉先主猇亭大戰
陸遜定計破蜀兵
先主夜走白帝城

八陣圖石伏陸遜
白帝城先主託孤
曹丕五路下西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范強張達刺張飛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比孫權也。宜先滅其魏。則吳自服矣。今曹丕謀篡漢帝。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北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捨魏而伐吳。兵勢一交。豈

能解焉。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糜芳傅士仁。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恨欲食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之願也。卿何阻耶。雲又曰。天下者。重也。宼讐者。輕也。乞陛下詳之。先主答曰。朕不與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不聽趙雲之諫。即發使往五谿蠻夷各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中。遷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閬州牧。使

命拜辭。齎詔而去。却說張飛自守閬州。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但以酒解之。飛若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以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醉。望南切齒睜目。怒恨甚急。酒醉醒時。放聲痛哭。悲傷不已。忽聞使至。慌忙接入。開詔讀之。詔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

擅將行天罰以君忠救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於京其誕將天威桑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簒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章武元年五月日詔

張飛受爵望壯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吾兄之讎重如山嶽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日吾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

不幸。關公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領為前部先鋒。掛孝伐吳。生擒逆賊。祭祀關公。表其前盟。吾之願稱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克日興師。於是公卿來丞相府下。同入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曰。吾苦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入教場諫之。於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

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聖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思以德服人爲一時之忿自統大軍歷山川之險江河之危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若堅意復讎可命一上將統軍伐之不亦可乎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乃曰朕且罷兵別圖良策鑾駕將起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請見之飛具朝服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撫飛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

君早息了桃園之誓。二兄之難。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盟也。若陛下不去。臣捨一丈之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奮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兄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願同生死。天下皆知。陛下休教人恥笑也。先主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其恨。飛曰。安敢有悞。片時也。先主曰。朕素知卿酒後恃勇。鞭撻

士卒。此為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此行。固為關公報讐。臣切惟不可。陛下捨萬乘之軀而成小義。古人所不取也。且關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斃命。非天已之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怒曰。關公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羽之業。又屬他人矣。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您出

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寇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免見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僚。皆出奏曰。寇乃良臣。願聖上仁慈。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斬之。却說。孔明聞知。即上表諫之。以救秦宓。表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心。致荊州覆亡之禍。損將星於牛斗。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將興問罪之師。廊廟同謀。悉起發忿之議。皆以為遷漢鼎者。罪由曹賊。隔劉

祚者過非孫權。蓋謂魏賊若梟除。則吳寇自然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玉之言。抑下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斬劍為令。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

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肜
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
百員分為門部。并五谿蠻夷等處兵。共七十
五萬。前後調遣。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
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令軍士盡執白旗。掛
孝伐吳。與二兄報讐。克日興兵。忽帳下兩員
末將。乃范強張達也。入帳告曰。所有戰船。白
旗白袍。一時無措。須得寬限方可。飛大怒曰。
吾要報讎。恨不得明日就到逆賊之境。汝安

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四十。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吾令。即殺汝二人以示衆軍。二人肾膛震破。滿口出血。回到船中商議。范強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若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強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於床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議畢。令人探之。當日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

止非常。乃問部曲諸將曰。吾今日心驚肉顫。坐卽不安。如之何也。部曲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曲同飲。不覺大醉。卽於帳中。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各藏短刀。夜至初更。密入帳中。詐言有人欲稟機密大事。直至床前。飛鼻息如雷。二賊下手。將飛殺之。藏其首級而出。便下船來。引數十人投東吳去了。飛亡年五十五歲。有廟讚詩曰

豹頭環眼大燕頷虎鬚臂長丈矛橋頭斷曹
公鐵馬還英雄過益起恩義釋嚴顏西蜀
大欽仰功名重劍閣

宋賢有讃美張車騎云

安喜曽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諸侯虎牢
關下人欽敬長阪波中水逆流義釋嚴顏
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將軍更綏須史
死吳魏山河總屬劉　又詩曰

瞋目橫矛叱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

肘腋能生變謾說英雄敵萬人

又詩曰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馬端能敵萬夫蓋為

平生鞭士率致令小輩害身軀

又評關公益德曰

關公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公報

効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公

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

常也

又讃曰

開張赳赳出身匪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
藩屏左右。飆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
佚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
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却說。軍中聽知范強張達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吳班。先發喪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来報先主。却說。先主於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明。送十里方

田。是夜。先主心驚肉顫。寢卧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都督吳班。差人賫喪表至。先主頓足曰。噫。朕弟豈矣。及至覽畢。果然如此。先主放聲痛哭。遙望祭之。次日。人報。一隊軍馬。撮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

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強。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矣。先主哀哭至甚。飲食少用。羣臣苦諫。曰。陛下欲與關公報讐。何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與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與卿父報讐否。苞曰。為父為國。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龐軍皆穿素縞。風擁而至。先主驚疑。遂令侍臣看之。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興兵伐吳

却說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放聲大哭。衆官奏曰。龍淚落地。亢旱三年。陛下以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之中。與關張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朕已為天子。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亡。死於非命。眼前見此二姪。心雖鐵石。安能止痛淚乎。言訖。又哭。昏絶數次。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

曰。陛下年過六旬。若太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俱已。朕獨在世。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以何解勸。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征進江南。終日鬱鬱張緗哭。其疸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乃漢文帝時人也。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理。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

奏知天子。可用厚幣安車。祈迎此老。試問吉凶。勝如吾等之諫也。衆官皆曰。此言極善。遂入奏先主。具言李意之事。先主從之。即遣使命賫詔。就令陳震同去。震星夜到了本處。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遥望仙庄。清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来迎。曰。来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安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大蜀皇帝詔命至。使者必陳孝起。震曰。人言真神仙也。信不誣

矣。震愈加敬奉。拜伏於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曰。若仙翁不去。則某亦無歸路矣。再三哀請。李意方行。震先令使臣飛報入營。先主即引百官出營五里迎之。見李意鶴髮紅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先主請入營中。禮畢。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術。何勞主上敬焉。先主曰。朕起身與關張結生死之交。共領戎馬三十餘年矣。衆皆以朕為中

山靖王之後遂立為帝。今者二弟被害。讎在東吳。故統大軍。會合蠻夷諸酋長。一同伐吳。未見吉凶。久聞仙翁。通曉興廢休咎之因。特請至此。望仙翁一決。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先主親奉之。意乃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以手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大不喜。言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

以火焚之。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乃壯其志。取印與張苞。苞方欲拄印。又一少年將奮然而出曰。留下印與我。偏你有報讐之心。我便無報之意耶。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興拜泣曰。臣父兄。已被東吳所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上報父兄之讐。下雪自己之恥。望陛下乞賜先鋒之職。苞曰。我父雖人。鬼在東吳。如何不擒之。我已奉詔命矣。興曰。你有何能。敢當此

任。芭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生曰。朕正要觀賢姪施設。以定優劣。芭令軍於二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有紅心。芭撚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頭直上一行鴈過。興指之曰。吾射這飛鴈第三隻。言訖。那隻鴈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芭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馬上大叫曰。你敢與吾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

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鎗。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大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與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領郡與卿等父親。結異姓之交。甚如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日您二人。乃昆仲之分。當念父喪。凶吉相救。患難扶持。廣不負其親情也。何故因一言之忿。自家相併。乃失其大義也。父喪未遠。而猶如此。何況日後乎。苞與二人。悔罪再

拜。先主問曰。卿等誰人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命與拜苞為兄。二人就帳上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曰。吳班為先鋒。朕自為收後。令關興張苞領三千精銳兵護駕。傳令已畢。水陸並進。船騎雙行。軍勢浩蕩。縱橫殺奔吳國而來。却說范強張達二賊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與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勢若泰山。如之奈何。

百官盡皆失色。面目相看。並不敢言。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俸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同發兵去問曹丕篡逆之罪。令江南之民。免遭塗炭也。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臣趙咨說曹丕

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諸

葛瑾至。先主傳旨。休教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来。陛下何故絶之。當召入。看其言可從。則從之。如不可。則遣之。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子瑜遠来。必有事故也。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誅。特来奏荆州之事也。近者關公居於江北。吳侯數次求親。不得。更兼呂蒙與關公不睦。累被關公辱罵吳侯。因此積怨

一也。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再三以天子為由。遣使吳侯。命將令襲荊州。吳侯深不肯許。呂蒙朦朧啓於吳侯。却擅自興兵。誤成大事。吳侯因呂蒙讎害關公。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過。非吳侯之事也。今呂蒙已死。冤讎已息。孫夫人久慕陛下。恨不能見面。今吳侯令臣為使。願交割荊州。仍還其降將。送歸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未審聖意若何。先主怒曰。彼害了關公。是廢朕之股肱也。

今日敢以巧言令色而来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逆。却不報之。而為異姓之親。自率大軍。涉山川之險。来決雌雄。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内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却為一將之忿。而屈萬乘之君。是失其較量也。陛下察之。先主大怒曰。殺

吾弟之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若要朕罷兵。除死而休。不看丞相之分。先斬汝首。今且容忍。放回汝去。與孫權說知。洗頸就戮。朕削平江南。方雪萬分之一也。諸葛瑾見先主不可說。自回江南。却說張昭入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推作使而去。必降玄德矣。權曰。不然。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子瑜不負於孤。孤不負於子瑜也。昔日。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

何不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必不肯留矣。猶瑾之不往。其言是貫神明。豈肯今日降蜀。孤見子瑜可與深交。非外言可間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等滿面羞慚。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事。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堦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權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咨字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赴許都去見

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然回矣。權曰。此計最善。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纖小所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并送還于禁等。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魏帝咲曰。此欲解蜀兵也。令放入。拜伏於丹墀。百官稱賀。丕覽表已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等

之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大笑。咨問曰。陛下何笑也。丕曰。朕笑卿過奬太甚也。咨曰。陛下聽臣以解之。丕曰。卿言合理。朕即准其表也。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又問曰。吳侯頗知學乎。咨曰。吳侯浮

江萬艘。帶甲百万。任賢使能。志存經畧。少有餘閑。博覽書傳歷代史籍。乃羊采奇異之人。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乎。洛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丕曰。吳難魏乎。（難者憚也）洛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丕又曰。東吳如大夫者。有幾人。洛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卿可以當之耳。於是。魏帝即時

降詔。命太常卿邢貞奉冊。封孫權爲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畏敵人之勢耳。以臣之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吾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亡。則蜀豈能久存乎。願陛下察之。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乃失信於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

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耳。官輕。則勢微。江南之民。有畏中原之心。不可加以王位也。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禮秩衣冠。俱相亂也。今陛下信其詐降。加其王位。賜其九錫。乃與虎添翼也。孫權若退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無誠心。即漸怠慢。故使陛下生怒。陛下若興兵伐之。孫權必普告江南之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欲得江南子

女而為妾婢矣。吳民信其言。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也。今陛下若不乘危除之。後必有悔。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朕居正統。安若泰山。特看吳蜀交兵。若滅了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也。朕已決定。卿勿復言。劉曄羞慚而退。後人有詩曰

天數相關豈遠圖。聖明原有百靈扶。曹丕當日聽劉曄。安得江南地屬吳

魏帝不從劉曄所諫。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

捧執冊錫還回東吳。却說孫權集聚多官。商議解蜀兵之事。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宜當遠接。碩雍諫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封為漢中王。蓋宜時也。何故推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恃上國天使。不行下車。端坐車上。斜視吳國人物。張昭大怒。向前叫曰。汝雖是上國天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為江南無智勇之人物乎。以為江南無方寸之

斧刃乎。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與主公併魏吞蜀。令主公受人封爵。豈不辱乎。言訖。滾下馬來。以頭撞地而哭。邢貞聞之。嘆曰。江東有如此之士。終非久在人之下乎。貞問之。乃偏將軍徐盛也。貞遂不敢輕待。却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犀角。玳瑁。翡翠。孔雀。鬥鴨。鳴鷄。山雉等件。遣人賫進謝恩。張昭諫曰。貢

獻之物。莫非人情。權笑曰。利足以結人心。今貢獻之物。皆瓦石之類耳。何足惜哉。衆官嘆服。卻說蜀帝先主。自白帝城還回諸葛瑾之後。便令軍士歇馬半月。以養銳氣。細作人來奏先主曰。東吳求救於魏。魏不發兵。止封孫權為吳王。先主大喜。即傳旨進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漢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音子歸。地名卻

說。吳王孫權。雖登了王位。奈魏帝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曰。前有周郎。後有魯肅呂蒙繼之。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王上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王上待臣等官僚。以國士之禮。今聞蜀兵已至。皆緘口結舌。是何理也。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而擒劉備。上報王上之恩。下救生靈之苦。權大喜。

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開興斬將救張苞

出班奏者。乃吳人也。姓孫。名桓。字叔武。桓父孫河。字伯海。本姓俞氏。孫策愛之。待如親弟。賜姓孫氏。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乃長子。弓馬熟閑。智勇過人。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當時孫桓奏曰。臣身邊有大將二員。乃李異。謝旌。論此二將。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

即擒劉備矣權曰孤姪雖勇爭柰年劣必得一人相助為上將可也忽又一人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衆視之乃朱治外甥官封虎威將軍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權大喜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即日起兵前哨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朱然引二萬五千水軍於大江之中結營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宜都界口下寨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

吳班領前部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曾血刃。將不用施謀。軍勢洋洋。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引兵在彼下寨。即差人回報先鋒。馮習張南二人未敢擅便。飛奏大蜀皇帝。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孫桓為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勃然大怒曰。量此葉小兒。安敢與朕相敵耶。帳下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安勞陛下遣大將也。臣願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朕欲觀其壯氣。

興拜辭欲行。張苞奏曰。既安國興字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妙。此去敬謹。不可遲次。倘有踈虞。墮蜀軍之銳氣也。苞興二人拜辭先主。逕到軍前見了先鋒。同起大兵。漫山蔽野。分布陣勢。鼓角喧天。孫桓聽知蜀兵大至。遂拔三寨之兵。分布陣勢。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甲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青

龍偃月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待臨頭。怎敢抗拒天兵耶。桓亦罵曰。量汝劉備乃販履織席小輩。馬敢妄稱帝號。汝父已作無頭之鬼。安敢引兵到此。自送命耳。苞大怒。挺鎗而出。孫桓欲迎。背後謝旌驟馬而出曰。不勞主公動意。看吾擒之。旌拍馬挺鎗與苞戰有三十餘合。旌抵敵不住。撥馬望本陣而走。苞乘虛赶来。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来迎。二將就陣前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

吳軍中一將譚雄。見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苞馬肖膛。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及到門旗邊。那馬打箇前失。氣絶而死。連人帶馬倒在地上。李異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已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却待接應。忽然人馬皆倒。李異赶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来。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

来。張苞關興齊出。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於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不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

與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范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来。范視之。乃是夜来放冷箭射中馬的吴將潭雄也。范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拆了李異。謝旌。并潭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於吴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目今孫桓兵敗將亡。正可乘虚掩殺。劫了營寨。拔去

原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未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其歸路。我軍必自亂矣。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未然不來。則休。倘或來時。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殺敗矣。吳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未然。然見火起。必空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習等遂用

其計。却教關興張苞先引兵伏定。乃令小卒行計。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折兵損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曰。我等皆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有何事也。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必定放火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方行半途。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忽一將出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詐虞。水陸二軍

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視之。乃部將崔禹也。遂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吳寨。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吳兵進退不能。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此時東吳水陸二軍一齊皆休。未然

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孫桓引
敗兵逃走。桓問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軍士
荅曰。此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桓急催軍
方至夷陵。後面馮習張南引兵追至。四面圍
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奏先主。先
主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之。大賞三軍。自此
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
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
今孫桓受困於夷陵。未然大敗於江中。蜀兵

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有歸世者。此時程普黃蓋蔣欽皆已病亡尚還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耳。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使。起兵十萬拒之。何礙。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不得已而率之。却說先主於巫峽建平起。直接夷陵界分七十餘里。結連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累立大功。命近臣以御酒賞勞。先主喟然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

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勇。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便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皆無用。此人必不服老。故奮力而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困。可去相助。畧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奮然上馬。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猇亭大戰猇音囂

却說虎威後將軍黃忠於章武二年春正月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夷陵營中遇習張南接入問曰老將軍此来必有故也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酬於吾吾今年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

何為老矣。昨日主上言道吾等老而無用。故来此處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吳班領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兵来迎。璋手將史蹟。欺忠年老。挺鎗来戰。鬥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来戰黃忠。交馬數合。

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虛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教来助老將軍既以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来搦戰興苞二人要與助戰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從却自引五千兵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吾與關公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

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心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黃忠被困不能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力危却一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迳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苦命在旦夕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臂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矣忠曰臣乃一武夫

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史官有廟讚詩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馘斬驚曹操。流芳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

贊曰。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於時之幹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具棺槨。勑葬於

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先主引御林軍直至猇亭。大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馬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八路。來取猇亭。韓當周泰聽知御駕來征。自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遶。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

主。何自輕出。倘有踈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
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
月也。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頭衆將曰。
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畢。手將夏恂挺鎗出
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
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
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
見恂抵敵不住。平揮刀驟馬而來。關興見了。
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恂

於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慌退入陣。先主見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若泰山。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染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時。一龐蠻兵驟至。人皆披髮跣足。或使弓弩長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

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窗項。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以遶其屍。吳王葬之。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寧廟往来客商祭祀極靈有神鴉送客一程乃是神人感應也後人有廟讚詩曰

巴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關公不敢渡。曹操鎮常憂。劫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全獲大功。遂得猇亭。吳兵各自四散逃走。先主收兵。諸將上功。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雒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有二更。到一庄上。下馬擊門。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興見一神堂。內點

着明燈。中間繪畫關公神像。興突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如何哭也。興曰。此吾父也。老夫便拜。興問曰。何故供養吾父。老夫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約有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夫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来投宿。恰入草堂。關興見之。按劒在手。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

出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卧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神堂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於馬項之下。辭了老夫。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来。於是老夫將璋屍首拖出燒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虎軍来到。為首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

將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奪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来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讎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閃過。敗走。部下三百軍叫曰。將軍休走。我等併力擊之。馬忠撥回馬来。衆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處軍殺来。乃是張苞跟尋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来。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来。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来尋

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背後凌統又引一軍来到。苞與二人兵少。慌忙徹退。回至猇亭。来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兵。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糜芳傅士仁於江渚地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衆軍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帝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

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勞不小也衆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廖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劉先主所恨者馬忠也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主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

馬。三更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犍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之。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俟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令色。欲全其身。朕若饒你。

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麋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剮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地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抑。何日報之。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土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你親自醢之。以祭你父。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

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醢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先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廖關公皆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強張達二人。乃刺張飛之輩。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

吳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叱武士檻下范強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為使。賫國書望琥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強張達二賊至矣。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自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主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刀。將范強張達萬剮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范強張達是讒人。更有糜芳傅士仁。天理昭然還受報。猇亭今剛祭靈神

先主令張苞剛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讒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再進夫人永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侯聖旨。先主大怒曰。朕切齒讒人。乃孫權也。今若與和。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先滅吳。次却收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

斬来使以絶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擔欲滅吳伐魏恢復漢室衆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手失措忽階下一人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衆視之乃闞澤也權曰德潤足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闞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却說闞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次

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斃。見有陸伯言。在於荊州。此人名雖儒生。是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其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即令去召陸遜。張昭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疎德薄。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悞於大王也。

步騭亦曰。遜只可在於別郡聽使令而已。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闓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大王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於是召陸遜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音迂）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西將軍。遜參拜吳王。權曰。今

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如何。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劣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闞德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其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大王来日。當聚多官。以賜之。闞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衆。捧白旄黃鉞。印綬。兵符。囑云。閫之內。寡人主之。閫

之外。將軍制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宜遵此理。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然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閫之內。孤主之。閫之外。將軍制之。先斬後奏。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起行。比及陸遜出師。早調諸路軍馬

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於邊庭。具言此事。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不時遜至。衆皆不服。遜陞帳議事。只得參賀。遜曰。王上命吾為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小姪。見困於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也。吾料此行。非都督大衆不能解之。遜曰。吾

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畢。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依堅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從破虜將軍平

定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是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命汝為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大事。今却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墮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劒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入

東吳境內。實非容易之敵也。汝等諸將。皆荷
國恩。當相和順。共破蜀兵。以報王上。吾今自
有妙算。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順而
違軍令。是何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
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
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扼險要。不許妄動。如違
令者。皆斬。各宜退去。再勿復言。衆皆憤恨而
去。却說先主自猇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接
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

則旌旗蔽日。忽然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等之人也。馬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年幼多才。深有謀畧。前襄荊州者。皆此人之詭計也。先主大怒曰。豎子之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也。先主曰。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尒勿多疑。看朕擒之。先主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

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遥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當欲奮勇下山擊之。忽遜至。並馬而觀。知是先主。當指之曰。軍中必有先主也。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可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損吳大利。非小故也。今但奬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曠野

之間。正得其志。其求戰不得。必移兵於山林樹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韓當面雖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說先主使前隊捐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遂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在御營中心焦不悅。馬良奏曰。陸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提兵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

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日炎天。軍屯於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於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出攻擊。却令

吳班詐敗。遜若追赶。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孺子。江南一鼓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陸遜安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乎。先主曰。朕素知兵法。又何問之。良曰。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言也。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去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

去。於是。蜀兵移於林木陰密處所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韓周二人聽得此事。来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虛擊之。遜聽其言。即起兵来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先主夜走白帝城

章武二年。夏。六月。天氣亢炎無雨。韓當周泰探知先主傳旨。令蜀軍移營以避暑就凉。急

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先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太半皆是老弱之衆。中軍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之兵。如兒戲耳。言訖。乃與陸遜曰。吾領同韓將軍分兩路兵擊之。如其不勝者。斬遜觀看良久。以鞭指之曰。隱隱前面山谷中。殺氣沖日而出。其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之兵。乃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中之兵必然出矣。衆將聽畢。皆以為懦。

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軍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叫。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來請陸遜曰。蜀兵欺辱至甚。其等願出擊之。遜笑曰。汝等但知血氣之勇耳。豈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已定。安能擊之矣。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

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千精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所以為此計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將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捋角此寇。正在今日。諸將方纔嘆服。後

人有詩曰

坐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

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

於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

為易得。亦復易失。若一失之。非損一郡之

地。則荆州可憂矣。臣今日爭之。必令事諧。

劉備千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雖

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敵在於即今。論備於前後。多敗少成。不足為憂。臣初擬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良策。伏願至尊高枕無憂。指日報勝捷也。臣陸遜百拜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斯言。真妙論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

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實難。臣願為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無一失也。先主曰。既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按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內奏知魏主。曰。今蜀兵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處。

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七百里營寨而可拒敵乎。包原隰（音洗）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遭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必消息至矣。羣臣猶未信。皆請攅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

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旨。命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看之。孔明觀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

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為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此諸營。不可如此。若遥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躡之。主上若有

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其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刁表章。火速投御營前來。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卻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令觀蜀兵。足知動靜。今欲先取江南岸二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

應聲而言曰。某等願往。遂教皆退不用。獨喚
堦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
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
自提兵救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
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
于丹敗回。有兵赶來。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
二將受令。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黃昏
時分而進。到蜀寨前。時已三更之後。丹令鼓
譟而入。蜀營內一虎軍出。為首蜀將傅彤。挺

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拆軍太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酋王沙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餘騎敗殘兵而逃。背後三路軍赶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將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丁奉曰。蜀

兵勢大。難以破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遂笑曰。吾這計策。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束。內藏硫黃硝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乾

糧。不許輒退。晝夜追趕。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先主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劫營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先主不信。忽報說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

起。先主教再探去。張苞亦回奏曰。南邊營內火起。先主聽畢。令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邊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邊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邊軍馬齊出奔雜。御營中御林軍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

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乱箭射死。徐盛引軍來追先主。却說先主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為首一軍攔住。是吳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盛追至。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形。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

名為馬鞍山。張苞傅形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主在山上。令張苞傅形死據山口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絶。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来。先主視之。乃是關興。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形奏曰。臣願以

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
形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
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
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
正行之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
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處
矣。關興張苞驟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
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
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

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岩。一隊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授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遭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雲正救

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復來救之。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讚陸遜詩曰

陸遜運良籌。能令吳國憂。揮毫闢將墮。焚鐙蜀王羞。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愁

又詩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
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形斷後。被吳兵八面圍住。丁奉大叫
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
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
形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
怒越加。挺矛縱馬。率蜀軍奮力惡戰。不下百
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形長嘆曰。吾今休

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後人讚傅形詩曰

夷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形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上馬走罷。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劒自刎。後人有詩讚曰。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
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来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来。背後孫桓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休元乃馮習之字
文進乃張南之字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之。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寸尺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一保護入白帝城。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趕。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沖天而起。遜勒馬回頭。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進矣。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去處。擺成陣勢。以禦

敵軍。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也在此。遜不信。遂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之跡也無。遜見日將西沉。殺氣越加。心中猶豫。又令人探之。回報曰。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尋土人問之。須臾引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堆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乃於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

名。漁腹浦也。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来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也。有何益焉。遂引縱騎下山坡来。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遮天盖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劒。横沙立土。重疊如墻。江聲浪湧。有如劒戟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亮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

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昔小婿諸葛孔明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窮。可比十萬之精兵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引而出之。老夫隱於此山。專學道義。却纔在於

山岩之上。忽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矣。老夫不忍。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左右問曰。此人何不殺之。陸遜曰。此仁者之人也。後人讚八陣圖詩曰

孔明施妙用。布陣向沙堤。未許桓溫識。先教陸遜迷。江聲喧鼓角。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冕堯臣有賦八陣圖詩曰

惟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三畧六韜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鳥蛇龍虎按經綸。歷觀自古行兵者。妙策如公有幾人

杜工部讚八陣圖詩曰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欲吞吳

陸遜嘆曰。諸葛孔明。真卧龍也。吾不及之。於

是下令便教班師還吳。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料魏主曹丕。姦詐多出。與父無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根本。故勒兵回。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軍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

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算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帝城先主託孤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夷陵之地。先主在馬鞍山陳兵自守。遜四面火攻。先主夜奔白帝城。焚鎧斷後。逕到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然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嘆

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朕有何面目回成都而見羣臣耶。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先主聽知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傷感不已。又近臣奏曰。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嘆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之。朕負於權。權不負於朕也。何必問罪於家屬。我權之妻子。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黃權引

兵降魏。諸將引見魏主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却來歸降於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也。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先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先主推誠相信。足知臣之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丕然

之。遂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不識虛實。陸遜見兎兵於險要隔江之湖。皆難圖謀。以臣觀之。諸將之內。皆無劉備孫權之對手。雖然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曄諫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倉卒制也。

陸遜多謀。必有准備。未可伐之。丕曰。卿前者勸朕伐吳。今又阻之。何也。曄曰。時有不同之故。昔東吳累敗於蜀。其勢頓挫。可以擊之。今大獲全功。銳氣有百倍。將何以攻之。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來與三路兵接應。曄又奏曰。東吳已有准備。今吳將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此三路兵俱未利。陛下若去。必無益矣。丕不從而去。却

說。吳將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時年二十七歲。極有膽勇。吳王甚愛之。督軍於濡須。聽知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盡發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一人報。說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劒而言曰。凡兩軍相戰。勝負在將不在兵。兵多兵寡。汝等何懼哉。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於客兵。此言兵皆在於平川曠野之地

也。吾觀曹仁。非智勇之將。況從千里步路而来。吾與汝等坐占高城。南臨大江。壯肯山險。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来。吾何懼哉。於是朱桓傳令。教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意。却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来取濡須城。離城不遠。城上一聲砲響。旌旗齊竪。朱桓横刀飛馬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

勝。得了旌旗許多。且說曹仁隨後領兵到来。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曹丕大驚。正議之間。探馬又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内伏諸葛瑾外伏精兵。内外夾攻。因此大敗而退。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領兵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間。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

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官渠病不起。欲回成都。又因面羞。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微昏。厭見侍從之人。是夜。叱退左右。獨卧於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颼颼而起。將燭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尔等且退。何意又来故惱朕耶。叱之不退。先主自携玉麈斧起而觀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益德也。先主大驚。

曰。二弟原来尚在。雲長曰。臣非陽人。乃陰鬼也。蓋為平生不失信義。玉帝皆勅命為神。哥哥將與兄弟聚會也。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觀之。時正三更。先主嘆曰。朕不久於塵世矣。遂差使命往成都請丞相諸葛孔明。尚書令李嚴等。星夜来永安宮託以大事。孔明等聞召。星夜而来。時有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聽知召至。與孔明来永安宮見帝。太子劉禪守成都。却說孔

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乃請孔明坐於龍榻之上。近臣扶起先主。撫其髀曰。朕自得丞相。成其帝業。何期智術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羞回成都。與丞相相見。今日病已危篤。不得不請丞相託以大事也。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觀。只見馬良弟馬謖（音速）在前。先主皆令且退。先主命孔明復坐。而問曰。丞相

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荅曰。此人乃當世之英傑也。先主曰。不然。朕視其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可深察之。先主分付了。又喚諸臣入。乃索紙筆。寫罷遺詔。遍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廣知大畧。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與卿等中道而別也。言訖。又與孔明曰。煩丞相將詔可就付與劉禪。勿以為常言也。凡事宜教之。孔明等泣拜

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請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一言以告之。孔明曰。願陛下勿慮。臣當拱聽。先主泣曰。君才勝曹丕十倍。必安國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願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言訖。以頭叩地。兩目流血。先

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先主喚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尔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稍有怠慢。天人共誅。爾等不孝之子。先主又與孔明曰。丞相請坐。朕兒拜以為父。二王拜畢。孔明曰。臣以肝腦塗地。安能補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與李嚴等多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官僚。勿可怠慢以負朕望耳。先主又與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

到今。不想於此地今別。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覷幼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於地曰。臣領效犬馬之勞。以扶社稷。先主又與多官曰。朕不能一一分囑。皆乞保愛。言畢駕崩。時聖壽六十三歲。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

晉平陽侯陳壽史評曰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利且以避害云尔

又讚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剌。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曠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羙。西伯其音。開慶来世。歷載攸興

又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襲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又宋賢有詩曰

涿郡生英傑飄然迥不羣慈仁安萬姓情義動三軍創業心尤重求賢禮至勤唐虞

堪比論。大度聖明君

又胡竹窻讚美先主詩曰

日暮乾坤易動搖。中山原有舊根苗。規模
儘可紹光武。道德真堪比帝堯。勢若蒼龍
離碧海。形如丹鳳上青霄。老天若更留玄
德。未許曹丕篡漢朝

又宇文景昭。作成都尹。謁先主之廟。有
讚曰

燕南聖君。心存忠信。掃蕩煙塵。親冒血刃。

義遜荆州。撫安蜀郡。情動關張。德崇堯舜。
繼漢華夷。代天休運。昭烈英風。讚之難盡
又徐雪庭觀史。見託孤一事。有詩讚曰
大厦將傾一木扶。非公孰可託遺孤。奇才
真與伊周並。洪量能超管樂謨。十倍曹丕
人罕及。七擒孟獲古應無。天心故把英雄
歿。未得中原命已殂
又後人過白帝城永安宮有感詩曰
三顧情勤兩意投。託孤堪可繼成周。至今

白帝城邊過。一度思君一淚流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哀痛至甚。孔明等奉梓宮還成都。後主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後主哀慟祭祀。下官亦舉哀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病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乃上言於後主。曰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者遺無疆。昊天不吊。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切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僚斐衷。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

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劉禪即大蜀皇帝位。改章武三年為建興元年。禪字公嗣。時年十七歲。加諸葛丞相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後八月。葬先主於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尊吳皇后為皇太后。入養老宮。謚甘夫人為昭烈皇后。大赦天下。却說魏軍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

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於諸葛亮矣。備善能用人。亮必傾心竭力扶持幼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大笑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河内温人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兵部尚書。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魏主曹丕欲起兵收川。乃問司馬懿曰。朕欲收川。當用何策。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內外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雖有神機妙策。不能施展矣。欲成大事。必起五路大兵。可成大事矣。丕曰。何為五路。懿曰。可修國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送以金帛以賂其心。令起遼西羌胡番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攻川。此一路也。又可修國書差使賫官誥賞賜。直

入南蠻之地。見蠻王孟獲。令起蠻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音臧哥越巂。人姓與郡名俱音攜吮人名音悛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又可差使入吳。分析前事。許割地為隣。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峽口。由險峻隘口逕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令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逕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以大軍五十萬。五路進之。諸葛亮

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之。丕大喜。乃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四路起兵。然後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逕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般舊戰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合淝并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把截城池。將養老年。不能一一開說。却說大蜀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官僚。俱各陞賞。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器用詞訟等事。皆從諸葛丞相裁處。却說後主未立皇后。孔

明與羣臣上言曰。亡故車騎將軍張益德長女。甚是賢德。年十七歲。可納爲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後來此女天亡又納次女爲后皆飛之女也）時建興元年。秋八月。忽近臣奏有禍事。後主問其故。近臣曰。今曹丕調五路大軍。來取西川。第一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胡兵十萬。犯西平關。第二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三路。乃吳王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

中。第五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為何數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汗流夾背。即差人宣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方回。報說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逕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

情至急。丞相何故託病不出。少頃左右曰。丞相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各出怨言而回。次日早朝。杜瓊出班奏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年幼。恐丞相見怪。即引多官入養老宮。啓奏皇太后。太后聽知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君委託之意也。吾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行也。臣料丞相必有高見。且待

主上先往。如其不然。却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是日。後主車駕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釣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頭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而奏曰。臣該萬死。後主亦答禮。

而言曰。今五路兵犯境甚急。相父（父音甫猶尚父仲父亞父之類）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後主驚慌未安。孔明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胡輒比能。南蠻孟獲。反將孟達。并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了也。止有東吳孫權這一路兵。臣亦已有計了。但遣一能言之人為使。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後主聽罷大驚。曰。相父勞神也。果

有鬼神不測之機。願聞相父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君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百官。各司乃職。皆不曉兵法之妙。今鬼神不測。此為機也。安敢泄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胡之心。羌胡以超為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持飛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抗之。羌胡兵順。則以金帛禮物遣之。逆。則

以兵抗之。此一路不必憂矣。次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已飛檄遣魏文長（延字）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失其地利。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二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頗知詩書之義。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昨臣回成都。留李嚴守永安宮。（即白帝城也）臣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若見了。便不來犯境。心中主張不定。必然推病不

出。以慢軍心。此三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
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
趙子龍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
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四路之兵俱不
足憂也。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
二將各引兵三萬為左右五路救應。却使此
兵於中央。隨處緊要便當救之。因此兵機並
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一人知其消息也。只有
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

中危急。必来攻之。若四處不濟。安肯動也。臣料孫權想曹丕出兵三次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速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利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思之。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来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盃。送後主出府。多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忻然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

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孔明見多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姓鄧名芝。字伯苗。見在蜀中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教請芝到書院中。閑敘半日。孔明問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蜀主乃大漢也。欲討伐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鄧芝答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討之。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

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脣齒。一洗先君舊憾。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釣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久矣。爭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問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答曰。不辱君命。可謂士也。以此觀之。獨伯苗可矣。餘皆不可。吾故笑也。芝曰。愚才疎智淺。恐負丞相大用。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投東吳一行。切勿推辭。芝曰。愚願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去說東吳。芝拜辭。望東

吳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目錄

難張溫秦宓論天

泛龍舟魏主伐吳

孔明興兵征孟獲

諸葛亮一擒孟獲

諸葛亮二擒孟獲

諸葛亮三擒孟獲

諸葛亮四擒孟獲

諸葛亮五擒孟獲
諸葛亮六擒孟獲
諸葛亮七擒孟獲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難張溫秦宓論天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荆州牧自此兵權皆歸於遜却說張昭顧雍啓奏吳王令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因魏殕黃初蜀殕章武於二殕中各取二字故殕曰黃武）是年魏主曹丕欲起五路兵擊蜀遣使

入吳。此時吳王正聚文武。忽近臣奏。說魏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朕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亦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答曰。今陸伯言極有高見。可請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難矣。臣料魏吳。皆無諸葛亮之謀。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採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

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權從之。乃與使命曰。軍需未辦。擇日起軍。使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踰。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

取勝而回。孫權聽畢。乃與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寃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鄧芝為使。入國。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故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鄰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以烹之。看其人如何

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以列於左右。各執軍器。召入鄧芝。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官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尔乃何等匹夫。不拜。何也。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

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而說齊也。尒便是隋何再出。陸賈重生。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尒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也。權轉怒曰。孤何懼尒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酈伯苗。何愁来說汝也。權曰。尒欲效諸葛亮作說客。来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来。何故陳兵設鼎。以拒一使。見其局量之不容物也。權被芝一說。叱退左右武士。命

上厥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吳蜀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惜剖露。芝曰。大王欲與蜀和。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幼主不能以全始終。被魏所欺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賢。諸葛亮亦乃當世之豪傑。蜀有山川之險阻。吳有三江之固守。若二國連和。共為脣齒。進則可以兼并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曲稱臣於魏。魏必望其朝覲。求東宮太子以為內侍。若不從時。則

奉詔伐之。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有於大王也。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且細思之。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待之。權曰。先生之言。正合狐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主之乎。芝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亦乃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天下乎。權曰。今狐心下不明。願先生教之。

於是吳王留鄧芝過宁旬日。權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荊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衆皆默然。忽一人出班而奏曰。臣願為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為中郎將。權問之。張溫奏曰。臣雖不才。願以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通孤之微意也。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

之人傑。臣亦當世之人傑。聖人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臣何畏彼哉。大舜尚猶可效。何況今人耳。權大喜。重賞張溫。同鄧芝入川。來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來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必幹成事矣。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也。陛下當以禮貌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削平蠻夷之地。然後圖魏。魏滅。則東吳亦不能久存。足可以展

故舊之大統也。後主謝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遵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引張溫入。溫自以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繡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重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張溫心中自以川中無我等之對手。故不懼之。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主上年幼。深慕吳王。不能見面。望大夫回國。時

以善言回奏。蜀吳永遠結好。乃併力破魏。作萬年之計也。溫見孔明談笑自若。甚有傲忽之意。次日。後主賜金帛與張溫。孔明等各以異錦玩器送之。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多官皆送於此。孔明慇懃勸酒。正飲之間。忽一人乘醉而入。張溫便有怒色。其人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溫不然。乃問孔明。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勑。見為益州學士也。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乎。宓正色而

言曰。蜀中五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乎。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寇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汝問我學。何相藐乎。溫笑曰。汝既出大言。吾且問汝天文之事。天有頭乎。寇對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寇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寇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

問天有足乎。宓答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是何能步之。溫又問。天有姓乎。宓答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坐皆驚。張溫無語。宓却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之一事下問。必能明天之理也。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

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願先生教之。張溫似醉如癡。無言可答。乃避席而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也。孔明恐溫羞媿。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

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教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半。二主平共分治。豈不樂乎。芝乃應聲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也。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然戰

爭方興未可以為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也。蜀中有如此之人。孤安敢妄侵地土也。願求永結盟好。權厚贈節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和。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心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汜龍舟魏主伐吳

却說魏主曹丕。欲伐東吳。乃會文武。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丕皆厚葬之。命多官上殿。問曰。近日孫權與蜀連和。往來甚密。必生異心。朕欲先伐吳。後破蜀。尔諸大臣有何高見。侍中辛毗出班奏曰。天下新定。土隖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蜀吳方可破也。丕大怒曰。此儒生迂濶之論也。今蜀吳連和。早晚必来侵境。何暇等待十年也。即

傳旨。當日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隻不可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一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將。令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等為合後。劉曄蔣濟為參謀官。

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克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主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潁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利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出班奏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國書一封。與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又

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當北之大勢。非可動也。若取陸伯言至此。倘夏侯尚等軍馬突出荊州危矣。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盡。一人從班部中應聲而出。曰。大王何待羣臣之薄也。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於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太半。令魏軍不敢正視東吳矣。若不應其言。甘滅九

族。權視之。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即會建業諸將聽令。衆皆一一應諾。內一人昂然不語。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極有膽勇。當時見徐盛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韶甚不然。乃挺身出問曰。今日大王以

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戰。直待曹丕兵至江岸矣。彼軍若至江岸。須驚動江南之百姓也。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吾直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時。當斬其首。盛不從。韶堅執要行。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去。盛曰。汝今不

從。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那羣
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武士
料得有人来救。未敢下手。韶部將見之。飛報
吳王。權聽知。急上馬来救。徐盛又令人催促
要獻首級。武士便欲下手。權忽然驟至。喝散
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
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丕厮殺。直待他下
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迳入營来。徐盛迎
接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

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之所立也。亦非大王之所立也。乃國家之典刑。若以親而免之。以讎而殺之。公論何在耶。權曰。此子若是宗室。任將軍處治。孤豈敢救。柰是孫伯海之親姪也。少亡其父。依傍伯海養之。本姓俞氏。孤兄甚愛。乃賜姓孫。於孤頗有勞蹟。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又絶滅俞門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龍顏

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昂然不拜。盛問曰。今番服也不服。韶厲聲而言曰。據吾之料。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汝之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回顧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令後再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因此令丁奉引三千兵渡江接應。盛以密計付奉。如此如此。丁奉授計引兵而去。却說魏主乃

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列於大江之岸。請令。曹丕問曰。江岸有兵多少。真曰。隔江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必是詭計也。朕自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舟於北岸。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衛簇擁。光耀射目。中央打一把方心曲柄黃羅傘蓋。丕在舟端坐。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奏曰。兵法有云。實實虛虛。鬼神莫測。未可渡江。彼見大

軍至。如何不作准備。令陛下未可遽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遥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燈光。所以衆軍皆以為無人之境。至三更時分。丕聞得江中消息。嘆。近臣問之。內一人答曰。多有聞陛下天兵来到。望風逃竄。並無一人矣。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

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帨帶。不見之。大驚。頃刻數次人報。自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綿綿不絕。一夜成就。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因此。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不見之。而嘆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之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

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跪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道。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吳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太半。淹死者無數。諸將奮死救出魏主。魏主渡淮

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絶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舟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隊軍殺到。爲首吳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太半。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許都。此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不在話下。

張遼回到許昌而亡。曹丕厚葬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着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聽得。急收兵而回。魏主曹丕聞知蜀兵退去。猶自堅守。恐敢輕動。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興兵征孟獲

却說建興三年春。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是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幸是連年大熟。老幼皆鼓腹謳歌。凡遇差徭門戶工役。爭先顧行早辦。因此。軍需馬匹器械衣甲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是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所有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雍齒之後。先祖曾為什方侯。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牂音臧柯音歌郡太

守朱褒音包越雋音吮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池。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音亢不曾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率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危甚急。孔明乃入朝奏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後患也。今雍闓等結連孟獲背反。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相父棄朕而去征

蠻。倘吳魏興兵。如之奈何。孔明曰。臣已有良策。目今東吳和會已定。便有異心。須有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大魏曹丕。新敗。銳氣已衰。必不敢遠圖。便有異心。須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隘口。何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各兩軍為救應。使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以絕後患。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任也。後主曰。朕今年幼無才。不堪領其大事。請相父

自斟酌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孔明問之。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遣將討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縱放。非可容易託於人也。王連再三諫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

辭了後主。自出師南征。令零陵郡人蔣琬字公琰。為參軍。用江夏鄳縣人。姓費名禕字文偉。為長史。用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令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用巴西岩渠人。姓王名平。字子均。為副將。用犍為武陽人。姓張名翼。字伯恭。為副將。外有川將數十員。不及一一載名。共起兩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饑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却說雍闓聽知孔

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等三人商議。分兵三路迎之。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各引兵五六萬。於是高定起兵。前部先鋒乃永昌永平人也。姓鄂。名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却說孔明領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延交鋒。

戰不數合。延詐敗而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出。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煥感恩難盡。孔明問曰。汝是何人部將也。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被雍闓之說。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聽畢。亦感激

不已。忽然雍闓入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令兄與弟不和。故施其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搦戰。雍闓自引三萬兵出迎。兩陣相對。魏延出馬。大罵雍闓曰。忘恩背義反國之賊。何不早降。闓大怒。拍馬交鋒。如何抵敵。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引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

兵兩路来取蜀寨。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来。被伏兵殺傷太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来。雍闓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衆軍聽知。皆記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口。縱放回歸。孔明又喚高定的人

問之。衆皆告曰。我等皆是高定部下軍也。孔明曰。既是高定的人。都入中軍。以酒食待之。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来。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

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来扎明寨中探其虚實。被伏路軍捉来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便說此言。重賞了畢。修密書一封。約定日期下手。今汝回去。見雍闓說此事。休失落了書。成功之後。教汝做官。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已畢。大怒曰。吾以真心相待汝。反欲

害吾歸蜀。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乃雍闓之故也。今若不殺此人。必生後患。定曰。怎能勾下手。煥曰。可空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此人若無異心。坦然而来。若有異心。疑而不来。我主可攻其內。某於寨後小路伏之。雍闓若来。某必斬之。高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闓果然疑前日放回軍之言。懼而不来。是夜高定引本部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来有孔明

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為首者乃高定部將也。姓鄂名煥。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令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

此来乃是詐降。其首亦非雍闓之首也。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汝安敢瞞吾耶。定曰。若丞相所言合理。某死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看畢。言曰。朱褒已自使人来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来降。未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面會。方表真僞。定曰。不須丞相心

疑。乞引本部兵去擒朱褒来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来。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来。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癡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来見

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衙將。却說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禮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也。王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平蠻方。公有何高見。乞教

之。凱曰。某有一言。敢告丞相。一鼓而可平蠻夷。孔明問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擒孟獲

却說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自歷仕以來。知蠻夷欲反。久矣。故差人入南蠻之境。於路察看可屯兵下寨之處。及戰敵截殺之場。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賢。今遇明公。不敢秘藏。謹以獻之。孔明觀畢。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使。於是孔明提

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有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冠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謖。字幼常。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孔明問之。謖荅曰。今傳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觀詔已畢。依命一一俵散。衆軍忻喜而受訖。遂留馬謖在帳叙話。孔明見謖高談闊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乃問曰。吾奉天子明詔。削平蠻夷。久聞幼常高見。乞賜教之。謖曰。愚有片言

望丞相納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復也。但班師之日。必用壯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臧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卒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是以服蠻夷矣。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公之所言。正合吾意。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

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將雍
闓等以智破之。乃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
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奴元帥。第
三洞。乃阿會喃元帥。此是三洞之主。各有蠻
兵五六萬。皆聽孟獲調用。却說。三洞元帥入
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伐我等。
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何不先
往擒來。金環三結元帥應聲要去。董荼奴。阿
會喃。二元帥亦要前去。三人互相爭先。獲曰。

汝三人既要都去。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却說孔明在寨中正分撥之間。忽哨馬飛報來。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至。不曾分付。又喚魏延至。又不分付。却喚馬忠。王平皆至。孔明囑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

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典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因中年。恐被蠻夷所笑。失其銳氣也。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

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也。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軍。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就如今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也。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起處。二人縱馬上山坡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來探聽。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數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

却細問其路。蠻兵深感其德。乃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元帥董荼奴。并諸洞使。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来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二更。月明星朗。浩浩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准備天明厮殺。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雲一鎗

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奴寨来。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来。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殺奔董荼奴寨来。董荼奴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處。蠻兵大亂。原来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奴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

兩下夾攻。蠻王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奴。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無片時。張嶷解董荼奴到。張翼押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教深入重

地。先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却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奴。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吾故擒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鬼神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奴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與諸將曰。来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厮殺。就此可擒矣。喚趙

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分兩路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受計。各引三千兵去了。又喚王平。獨引一軍受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来。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赶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蠻夷騎將兩翼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項嵌寶紫金冠。身

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兎馬。懸兩口松紋古寶劍。昂然觀望。回頭左右蠻將曰。人人每每来說諸葛亮善能用兵。善分隊伍。吾尚信之。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来取王平。二將交鋒。

戰不數合。王平便走。益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平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餘里。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引兵殺回。三路夾攻。蠻兵大敗。益獲引手下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

數。且說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盡皆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把孟獲并手下將士盡皆擒了。並不曾走了一人。都解到大寨來見孔明。卻說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雪霜。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

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抖擻精神。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南蠻將士到帳中。盡去其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謊。吾想汝等父母妻子兄弟。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也。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皆以酒食待之。又賜酒肉米糧而歸。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却喚武士

押過盖獲来。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地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内州郡。何為反耶。孔明曰。吾已擒汝。汝心下肯服否。獲曰。錦帶山僻道路窄狹。誤遭汝手。如何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回吾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服也。孔明笑曰。放汝

回去。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食之。臨行又與了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未知再来交戰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三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望本寨而去。衆將猶豫。却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得擒了。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大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汝等試看孟獲不久自被蠻

兵捉至矣。諸將聽知。皆哂笑未信。却說蠻王
益獲行至瀘水。地名正遇着手下敗殘蠻兵皆
来尔尋衆兵見獲。且驚且喜。拜伏問曰大王
如何能勾回来。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
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
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
大喜。擁益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
酋長。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相繼而到。約有十
萬餘騎。此時董荼奴。阿會喃。已在洞中。益獲

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溪洞兵来。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也。彼川兵来此。受遠遠之勞。況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不可與他相敵。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皆從其計。於是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准備久處之計。糧草就新

皆是各洞供運。因此。益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疑。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一騎軍飛來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南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是蠻兵。此時天熱。正值五月之間。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益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林揀

陰涼之地與吾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凱就離瀘水百里揀得林木茂盛之處。令做四箇寨子。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凉以避暑氣已畢。忽軍蔣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今番點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之。如何解也。孔明笑曰。非汝所知也。吾自有妙策矣。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

孔明令入。叅拜已畢。一面將米藥分派三寨。
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
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
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
要用。雖死不辭。某正欲報先帝之恩。恨無門
路耳。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
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
孔明笑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
地名此處水慢堪可扎筏渡之。汝提本部三千

兵逕渡過。直入蠻洞先斷其糧道然後會合董荼奴。阿會喃兩箇洞主。令使內變。此為頭功。馬岱忻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太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見之大驚。連夜回告孔明。言說如此如此。拆軍五六百人。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對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盛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

須待夜靜水泠。毒氣不起。飽食渡之。自然無事矣。孔明嘆曰。土人之言極妙。必知徑路也。遂令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與了馬岱。来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將孔明圖本。領着一千壯兵。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来。地名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此時蠻洞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

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來。此時孟獲只專飲酒。每日聞歌蠻樂。不理軍務。乃與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走矣。但退走時。吾當與汝隨後擊之。此可以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是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可以分軍守把。獲咲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

於水中。又何疑焉。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安肯向境外之人耶。蜀兵因渡此水而死。誰敢再渡。汝等不必多疑。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址將軍馬忒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馬忒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三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忒交鋒。只一合。被

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来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奴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二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奴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軍来迎。部內軍有認的是董荼奴。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奴滿面慙愧

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奴来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自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推出斬了。諸多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打訖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来告董荼奴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我等皆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猶自懼之。何況我

等蠻夷乎。孔明更有活我等性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以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亦可以保全妻子。董荼奴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奴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此時孟獲大醉於帳中。各人提刀而入。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三擒孟獲

是日。孟獲大醉。臥於帳中。董荼奴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員將侍立。董荼奴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效。二將言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等生擒孟獲去獻丞相。也顯我等之功。董荼奴從之。一齊入帳。將孟獲綁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馬前告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

本寨聽候。此時董荼奴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聽了。隨即一一賞勞了畢。却用好言撫慰。遂遣董荼奴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益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汝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因此吾心又不服矣。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獲笑曰。吾雖蠻夷之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以決勝

負。若丞相再能擒吾。吾那時傾心吐膽歸降。
並不敢改疑也。孔明曰。再審生擒如又不服
必無輕怨。令左右去其繩索。將孟獲放起。仍
前以好酒食待之。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
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兵命將。并井
有條。汝蠻夷之人。何為不服。獲默然不荅。孔
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
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各寨軍兵採甲披袍。各
執器械。精神抖擻。左右侍立。孔明指與孟獲

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如此之猛將。許多糧草。許多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如此之貴。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爭奈洞中之人。未肯心順。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降。孔明忻然又請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孔明自回。是夜。孟獲来到本寨。教

心腹數百人先伏刀斧手於帳下。欲要謀殺董荼奴阿會喃等這一般兒蠻將。使命到董荼奴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聲砲響。盡皆殺之。棄屍於澗。益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忒交戰。并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自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去取親弟益侯。分付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矣。汝可

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兵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庞軍擺開。為首大將。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忠。字德信。官授平北將軍。孟優大驚。忠問了來情。迎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之否。謖曰。不敢明言。

容某寫畢以呈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先喚趙雲入。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入。亦密密的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等寶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

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送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来也。孔明問曰。汝帶了多少人来。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債物。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紮鬚耳帶金環鼻頭暁起。身長力大之士。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孟優等談笑而飲。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正慮之間。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說稱諸葛亮受了禮物。忻然

而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去。於是孟獲帶引心腹蠻將百餘人。以為護伴。逕往孔明大寨而來。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

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奴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說了。却教馬謖呂凱為管使。令樂人搬做雜劇。態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是中計。急救了兄弟并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之時。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隊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

沖天。蠻兵亂竄。一隊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奔右隊而来。只見火光又起。蠻兵亂竄。又一隊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大殺在一處。四下無路。益獲大驚。棄了軍士。望瀘水匹馬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益獲執縛已畢。原来馬岱受了孔明計策。引本部驍將扮作蠻兵。撐船在此。擒了益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

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忽報馬忒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等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傳令。盡教解入帳下。多官無不驚訝。少時。刀斧手擁孟獲到帳下。孔明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過吾耶。今番又被吾以計擒之。汝可服否。孟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物。誤中汝毒。盡皆麻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来。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矣。此是天敗。非吾之不能

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吾以仁義待之。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孟優并各洞酋長。一時皆放。孟獲等拜謝去了。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

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劒指之曰。再番拏住。必無疏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讓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之下。按劒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唯唯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山坡上。延在軍前勒馬提刀。厲聲而言曰。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

寓望本洞而去。衆將来迎孔明。孔明已渡瀘水。後胡曽先生有詩讃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擒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衆將於帳下。曰。前者三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義縱之。是吾先以恩結其心。聽其自亂。後令遍觀各營虛實。欲令孟獲来劫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惟以軍馬糧草炫輝。實令孟獲看

吾破綻也。孟獲知之。必用火攻。果然孟獲猶恐不穩。故令弟詐降。吾擒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也。不欲滅其類焉。馬幼常之見。與吾相同。吾今故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皆不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以望於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如此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怒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

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夷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克日齊備。各洞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遠近哨馬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議事。忽十餘人上帳報曰。今孟獲調九十三甸并各洞蠻兵壯丁皆來迎敵。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四擒孟獲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二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吕凱。凱曰。聞知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先搭起竹橋。其軍可渡。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水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河為壕塹。以浮橋為門。壘土為城。

過橋南岸。一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在前部。引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諸將簇擁而來。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項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欲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

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衆將又曰。中國之士。非不能戰。今被蠻兵如此恥辱。安能忍焉。孔明止曰。蠻夷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懈怠。即聚衆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忻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各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

了計策先退。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
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
吾軍一退。沒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
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
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
之。必來追趕。沒却斷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
傳畢。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
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
寨之時。只見三箇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

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亮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令棄輜重而去。必然國中有緊急之事也。若非吳侯必然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與優曰。諸葛亮心多。懼吾追赶。就河北岸少住。不二三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

於河岸。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箇敗殘軍。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

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擁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可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為粉碎。數騎蠻兵。威生十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踏了陷坑。孟獲等一齊塌到陷坑之中。只見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箇

箇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教招安蠻兵。并諸洞酋長洞丁。此時太半皆回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恤。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時。張翼解孟優至。乃是張翼受了孔明計策斷後小路擒之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而見人耶。孟優羞慙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

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匹夫。今番又被吾擒之。有何理說。獲曰。吾今悞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去。復能戰乎。獲曰。丞

相若再拏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南軍擔不反亂也。孔明令馬送獲。獲拜別。忻然而去。於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益優。從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弟兄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長與兵累敗。蜀兵累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險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有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

洞。洞主朶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酋長進酒食食之。獲曰。諸葛亮如此之辱。特來投托以安愚軀。朶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遂求計於朶思。未知朶思有何妙策以破蜀兵。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擒孟獲

却說益獲問朶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教之。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大路。東北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来。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曰啞泉。其水頗甜。正

在當道。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棄泉。其水如氷。人若飲之。咽喉則無暖氣。身軀輭弱如綿而死。此處毒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馬援曾到。雖古今英雄不曾至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救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之水。定

然飲也。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聽知大喜。以手加額而謝天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矣。又大笑。望北指之曰。佳諸葛亮神機妙策。到此難以施設。其四泉之水。足可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益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熱不可當。後司馬溫公詠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霞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鰲驚。忍捨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来報說孟獲退在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守之。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言曰。今四擒蠻王。既已喪膽。安敢再

出。即日天色盛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據汝之心。正中益獲之計也。軍若一退。彼必乘勢追襲。吾既到此。安有復回之理。但再言者斬之。孔明教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乃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来看時。見一潭清水。

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辟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一將軍端坐。傍有石碑。孔明視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夷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服其心。復吞吳魏。以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漢朝大事之

重。通靈顯聖。護之祐之。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杖者高姓。老叟下拜。孔明曰。杖者何人也。老叟曰。老夫久居此處。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夷征徒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地西南有滅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骨

肉盡脫而死。正南有黑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東南有桑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而死。救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箇時可以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人若觸之不久而死。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蠻夷不平。安能復吞吳魏也。吳魏不吞。豈得再興漢室乎。有負先帝託孤之重。不如死於此處。言訖。便要投崖覓死。老叟止之曰。丞相不

可如此。老夫指引一處。是可以解之。孔明曰。老杖有何高見。千乞教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汲其水飲之。自然無事也。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也。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音解）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也。丞相

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杖者如此活命之德。刻感不勝。頗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囑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

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絛。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也。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舉後主聖旨。領大軍至此。欲伏蠻夷以歸王化。今不期孟獲潛入洞中。故深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

藥泉可以治之。望高士矜念亮乃漢代臣僚。
及征夫塗炭賜神水以救殘生。陰功莫大也。
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
泉就在菴後。教来飲之。於是童子引王平等
一起啞軍来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
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
浴。皆與薤葉芸香噉之。隱者於菴中進柏子
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
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

掘地為井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雍葉芸香。
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
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
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
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昔者一父母所生三人。
長即某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
弟強惡。不歸王化。某累諫不從。故乃更名改
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
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

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世代還有也。遂與益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也。孔明乃具金帛贈之。益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有詩曰

高士功名去不還。武侯曾此破諸蠻。靈泉猶自居民汲。時有寒煙鎖舊山 至今雲南各處皆以此水為藥實以治諸病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掘地取水。令軍士掘下

二十餘丈。不得其水。軍心驚慌。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於大漢。賜與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頓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此時軍馬安然。遂由小徑直入禿龍洞中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朶思洞主聞知不信。自引部將來高山

上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與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入蜀寨。必得全勝。獲起身稱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一人報道。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兵

必勝矣。即與朶思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
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可
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頗助
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虎軀虎體。威風抖擻。
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
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
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
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賀之。
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盃優前。

各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盖獲盖優執下座來。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横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耶。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自走回本鄉。楊鋒將盖獲盖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来。孔明早已設備多時。孔明端坐帳上。忽報楊鋒等解盖獲等

至。孔明令進来。少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益獲等呈獻。孔明重賞而退。然後驅益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下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羣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故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

子孫傾心事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從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眾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曰。孟獲背反。不干汝二人之事。席罷。却令鞍馬送之。二人拜別而去。未知孟獲整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六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將楊鋒父子六人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於是孟獲等回到本洞。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洞壯近平坦三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一名僕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山中置官殿樓臺。以為蠻王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祭

牛宰馬享祭。名為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人祭之。即與採生之類相同。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則斬。有女長大。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年歲兩水均調。則種稍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象為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其次曰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博易貨物。其地如此。於是。孟獲在洞中聚

集宗黨千餘人。飲宴於官中。皆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前面擺列金銀器皿。孟獲曰。吾受辱於蜀兵五次。已欲擔頴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某累聞大王受諸葛亮之辱。心常恨怒。欲得報讐。若以兵法。必然難退。須得此人。方可敵也。衆視之。乃孟獲妻弟。見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問曰。其人如何取勝。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乃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如

逢大陣能呼風喚雨便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眼隨此人衝突手下更有二萬神兵甚是英勇所到之處束手而降大王可備書具禮其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也獲忻然令國舅賫書禮而去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為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遥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来洞中之人多習弓弩

一弩能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因此不敢攻城。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然微風遍起。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

者斬之。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二包。無者斬之。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包土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重賞。於是衆軍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為蹬道。先上城為頭功。因此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作二十餘處。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到城上。蠻兵急放弩時。太半早

被執下。餘者棄城而走。朶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珠寶。皆賞三軍。於是敗殘蠻兵逃回。來見孟獲。言說朶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出而大笑曰。既為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可乎。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能使飛刀。百發百中。乃祝

融氏之後。益獲如死方甦。即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關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處軍攔住。為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披髮跣足。身着絳衣。背插五口飛刀。手執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兎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髀。翻身

落馬。蠻兵一聲喊。處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擒。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撥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来見孟獲。獲大喜。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斬之。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殺彼將。是不義也。天下之人。豈不笑乎。且囚在洞中。羞辱其人。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来見孔明。告

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受計。又喚趙雲魏延受計。各人領命引軍而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魏延引軍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逃走。夫人不趕而去。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

魏延延攙馬便走夫人忿怒趕来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乃是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来蠻將洞兵皆来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食壓驚遣使入洞欲送夫人換二將使命入洞與孟獲荅話已畢獲大喜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

人入洞。孟獲接入。甚是驚慌。正憂慮之間。忽報八納洞主到来。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纓絡。腰懸兩口大刀。軍中有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擁簇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此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

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
篩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蒂
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之。乃與
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安
得不驚也。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
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蒂鐘。忽然狂風大
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鳴鳴聞畫角之聲。只
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
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退後便走。蠻兵隨

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敗陣。吾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是日。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彩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衣毛。鋼

鐵為牙爪。（今之獅子也）一箇可容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藥。藏在軍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為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之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呪。手搖帥鐘。腰間寶刀掣出。要斬孔明。頃刻之間。狂風大起。猛獸突出。孔明

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本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不敢前進。皆奔回本洞去了。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扶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洞中有許多去處。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然一人上殿。報說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

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令將孟獲。并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人。盡皆擒来。獻與丞相。希圖王爵。孔明聽知。即喚張嶷馬忠。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軍。伏於兩廊。孔明却令守門將。俱放進来。不許阻當。帶来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一聲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執縛已定。孔明大笑曰。量汝等小詭計。如何瞞得過我也。汝見二次

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吾今識破。又被擒矣。令人去搜身上。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若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有何慮哉。叱武士盡去其縛。乃指孟獲曰。這番擒住。再

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太半中傷。蕩蕩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来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来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忻然大喜曰。何處可去。望乞教之。帶来洞主所舉之國未知如何

諸葛亮七擒孟獲

却說帶来洞主與孟獲曰。此去東南七百里

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乁突骨。身長丈二。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手下有等軍謂之藤甲軍。其軍至矮者九尺。面目醜惡。見者皆驚。洞中有一等藤生於山澗之內。盤於石壁之上。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穿成鎧甲。前胸并後背各用一片。兩臂兩片。又做成大裙五片。共為一副。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甚是輕巧。刀箭皆不能入。

因此號為藤甲軍。若得此兵。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来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讎。獲忻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箇為首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来。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

兀突骨兵至桃葉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葉渡口。孟獲又在各番集聚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葉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聞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處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

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葉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却坐其上而渡之。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蠻兵之後有一烏戈國。極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亦有桃葉惡水。本國人

飲之。反添精神。別鄉人飲之即死。倘蠻兵敗過河不用船筏。連甲下水渡之。如此頑皮之類。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大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善棄而去之。是無始終不智之人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又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葉渡口。此岸山僻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

如長蛇。皆光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治之。馬岱受計而去。又喚

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克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葉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以今日為始。限半箇月。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箇寨柵。只望白旗處便是脫身之所。若輸十四陣也休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悵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嶷馬忠引

本洞所降蠻兵千人。如此行之。孔明笑曰。今番一戰。須要全功。各人欣然而去。却說孟獲與烏戈國王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凡到之處。皆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切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是也。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獲再拜謝之。忽報蜀兵在桃葉渡口扎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

渡了河。来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伏兵。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引衆軍渡過河来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殺一陣。蜀兵皆棄盔甲。執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

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果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畧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此時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箇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請益獲觀之。乃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十五

陣。奪了七箇營寨。我兵累勝。彼兵累敗。今蜀兵望風而走。已離桃葉渡口三百餘里。蜀兵已是膽破。諸葛亮已是計窮。此這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只道蠻兵得勝。不以蜀兵為念。自在軍前催督。令孟獲引各洞番兵常離五七十里。但逢着蜀兵即便追殺。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烏戈國藤甲軍對陣。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有光

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軍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處而走。孔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孔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赶到谷中。遇見數十輛黑油櫃車。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粮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此車而走。孔突骨大喜。催兵追赶。蠻兵爭競取之。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山上横木乱石滾下。壅斷谷口。孔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車小

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大驚。慌忙退兵。聽得後軍大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不大慌。猶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內藥線皆着。就地飛出鐵砲。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無鉄砲之處。糧草之車盡皆爆開。內有硫黃焰硝引火之物。那火光往來飛舞。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的互相擁抱。死於盤

蛇谷中。孔明在山上望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太半被鉄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泣淚而歎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這國之人。不曾走了一個。左右將士。無不悽愴。却說蠻王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歡笑拜于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也。来請大王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大王前到。特

来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蕃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起。臭氣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欲撥兵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太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集聚的蕃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遇一輛小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是孔明。孔明大喝一聲。曰。反奴孟獲。今番如何殺。急回馬便走。

一員將引五百軍攔住。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執縛已定。此時王平張翼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幷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却說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孔明與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也。吾料敵人必箅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彼果疑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心堅必放心而追矣。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

皆是光石。下面沙土。故知天助也。因此方令馬岱引軍盡伐樹木。使彼不疑。前車上黑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名為地雷。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皆埋於地土之內。纔一發動。山損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乃引火之物。山上安設滾木亂石。却令魏延賺孔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必不利於火也。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

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勝。故一火而焚矣。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身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神鬼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與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故令我等放公回去。

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日可速去之。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耻也。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而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也。孔明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占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忻然跳躍而

慶之。後人有詩以贊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親提士馬出南方。瘴煙
罩地經瀘水。大日飛天守戰場。三顧深恩
酬漢主。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
德。爲選高原立廟堂

宋賢丘玉林有詩曰

當年諸葛自南征。不減孫吳善用兵。七縱
功臣皆仰德。三分誰敢與齊名。蠻雲堆裏
旌旗展。瘴雨聲中鼓角鳴。妙用鬼神應莫

測遠夷今古拜先生

於是孔明將洞中一切事理皆委孟獲照舊掌管。獲拜謝而去。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馬深入不毛。收復蠻夷。目今蠻夷既已歸服。何不張官置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三不易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夷拆傷父母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夷累有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也。今吾不留人。不留兵。不運糧。自然安矣。衆官盡皆服之。此時蠻夷皆感孔明之恩德。乃與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呼之為慈父。皆運珠珍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拜送孔明以資軍用。後有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方已定。皆是孔明之功。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孔明便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

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九

目錄

孔明秋夜祭瀘水
孔明初上出師表
趙子龍大破魏兵
諸葛亮智取三郡
孔明以智伏姜維
孔明祁山破曹真
孔明大破鐵車兵

司馬懿智擒孟達

司馬懿智取街亭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九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孔明秋夜祭瀘水

却說孔明平定蠻邦。班師回國。時值九月秋天。蠻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蠻夷。皆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忽陰霧黑雲四下布合。狂風沙石從水面而起。兵不能進。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猖神

作禍。往来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
獲曰。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
顆人頭。并黑牛白羊以祭之。自然風恬浪靜。
方纔渡之。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
平定。安忍又殺生靈耶。吾不為之。遂自到瀘
水岸邊。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涌。人馬皆驚。
亦不能渡。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不時老
少數十餘人。皆来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
夜只聽得水邊鬼哭神嚎。自黃昏直至天曉。

哀聲不絕。瘴烟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吾之積惡也。舊時馬伐引蜀兵數百。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蠻兵數多。盡棄於水中。狂魂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自當祭之。老人曰。須依舊例。可殺四十九顆人頭以祭之。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吾班師回國。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喚行厨宰殺牛馬。和麪為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傳至今日出事物紀原當夜

於瀘水岸上設祭。亮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于故孜王事蜀中將校。本土神祇。及蠻夷亡者陰魂曰。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蠭尾以興妖。恣狼心而逞亂。且我大蜀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皇。定乾坤於戰場之中。立社稷於干戈之內。一自蠻夷。罔窮天道。来叩皇

風。吾奏君王。請三軍暫別龍駕。諸公祖餞
棄六親遠辭家國。於是。問罪南蠻。莫不逢
山開路。息浪為橋。大舉貔貅。將除蝥蟻。大
軍雲集。狂寇氷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
猿之勢。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將校
官僚。皆為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
莫不同伸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
並是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
奸計。或流矢所中。魄掩泉臺。或鎗劍所傷。

魂歸長夜。志堅忠孝。命終於刀斧之前。正直奉公。骸棄於塵埃之內。生則有勇。死且成名。今則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所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田上國。各認本家。受骨肉之蒸嘗。領妻子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為異國之魂。當念親姻泣哭於朝昏。子女嚎啕於旦暮。吾奏皇帝。使汝等各家盡霑恩露。年年請給衣糧。月月不絕俸祿。用茲鼎答。以慰汝心。父

子傳孫。名題蜀史。今則聊表丹誠。陳其祭祀。各領酒食。共享一飡。依此靈旛。隨我歸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董厥讀畢文。孔明放聲大哭。痛切不已。情動三軍。無不下淚。蠻貊之人。盡皆大慟。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波平。因此蜀兵盡渡了瀘水。果然

鞭敲金鐙。人唱凱歌。行到永昌之時。孔明留王伉。呂凱。以守四郡。分付孟獲。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便回蠻邦。孟獲拜別而去。孔明引大軍而回。成都。後主整排鑾駕。出廓三十里迎接。探知丞相至近。後主遂下輦。立於道傍。候孔明如事父。孔明慌忙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蠻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大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蠻邦進貢来者。二百餘處。皆厚

待之重賞讓送各還本國孔明奏准後主將
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重賞西蜀之地年豐
歲稔人心懽悅萬物咸寧却說魏主曹丕在
位七年乃黃初七年即蜀之建興四年也丕
先納夫人甄氏極有顏色乃中山無極人也
上蔡令甄逸之女自三歲失父建安中袁紹
知其美娶與中子袁熙爲婦熙出鎮幽州丕
父曹操打破鄴城丕見甄氏之美遂納爲妻
後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丕甚愛之

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此女極美。其父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為女王。自從丕納為貴妃後。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正宮。却與幸臣張韜商議。時丕有疾。郭貴妃令張韜刻一桐木偶人。上書丕年命。妃却呈於丕。言適於甄氏位下。掘得此物。係魘鎮陛下也。丕見之。大怒。不究其真假。將甄夫人勒死於冷宮。遂立郭貴妃為后。因無出。養曹叡為己子。雖甚愛之。不立為嗣。時叡

年一十五歲。子馬熟閑。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赶出子母二麋。丕一箭射倒母麋。丕回視小麋。見卧於曹叡馬下。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射其母。臣安忍復殺其子也。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乃仁德之主也。遂立叡為齊公。後改為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傷寒。百家醫治不可。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此三人。乃掌國

家重大之事。皆入寢宮。丕喚曹叡至。乃與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多是不痊。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以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故出此言也。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千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知其死也。忽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曰。卿等四人。皆國家柱石之臣也。今已在此。朕有何慮耶。言訖。墮淚而崩。時年四十歲。殁於洛陽宮嘉福殿。在位七年。

後晉平陽侯陳壽評曰

魏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修。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至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又史官孫盛評曰

魏王處莫重之哀。而設享燕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將何以終

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四人一面舉哀一面立曹叡為大魏皇帝謚父丕為文皇帝謚母甄氏為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傅曹真為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無官守把於是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懿領詔去訖却說細作人飛報入川來見孔

明。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餘皆不足掛意。但有河內溫人司馬懿。此人乃世之英雄。今總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芟除此人。以絕後患。叅軍馬謖曰。今丞相平蠻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耶。要除司馬懿不難。某有一計。不勞丞相張弓隻箭。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審丞相鈞意允否。孔明聞之。遂問其計。試看馬謖道出甚計來。

果然司馬懿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初上出師表

却說孔明問於馬謖曰有何妙計能使司馬懿自死于曹叡之手願詳言之於是馬謖獻計曰司馬懿雖是魏朝大臣而曹叡平素疑之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說此人欲反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偏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大喜而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却說鄴城

門上。貼下告示。守門者揭了来奏曹殿。殿觀之。大驚失色。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皇基。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為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今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以慰萬民之望。克日興師到關。皆早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

曹虨大疑。急問羣臣。太尉華歆等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為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常與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之兵權。久必為國家之大禍也。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言未盡。王朗又奏曰。司馬懿深明天文。熟諳韜畧。善曉兵機。常有一匡天下之心。今若不除。久必成王莽之患也。曹虨降旨。便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大將軍曹真出

而奏曰。不可。昔文帝託孤於臣等四人。是知司馬懿無異志也。今無故加兵。乃逼之反耳。況蜀吳未除。多是奸細行間諜之計。使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擊也。陛下未可深信。敞曰。司馬懿若變。悔之何及。真又曰。如陛下心自不穩。可倣漢高祖遊雲夢之計。陛下幸安邑。（安邑地名也）司馬懿必然來迎。可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敞從之。遂命曹真監國。即引御林軍十萬。逕到安邑。此時司馬懿果然不知。

欲令天子看其兵勢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而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力生甲士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獻慌命曹休先領精兵迎之。司馬懿見兵來到。只疑車駕親幸。乃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細言之。懿曰。此是吳蜀奸謀。間謀之計也。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却乘此虛勢而襲之矣。某當自見天子。懿急退了軍。直

至叡車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有異心此必吳蜀之詐計也臣乞總此兵者實欲先破蜀後伐吳以報先帝與陛下耳叡持疑未決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黜罷田鄉此漢文帝以報周勃也叡依此言將司馬懿削去官職命曹休總督雍涼兵馬司馬懿貶田鄉里魏主曹叡駕回洛陽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之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雍涼之衆今既

中計而貶之。吾有何憂耳。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奸詐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以復興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謹表

後主覽表而言曰。相父拘蠻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也。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日平蠻回國。載有餘矣。軍馬已銳。器械已

足糧草之類。盡皆完備。不就此時討逆。恢復中原。更待何日耶。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頒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也。孔明曰。天道之理。變易不常。豈可拘執也。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行之。譙周等諫之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為大將。總督御林軍馬。蔣琬為參軍。張裔為

長史。掌丞相府事。又留杜瓊為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郤正。費詩。為秘書。譙周為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二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孔明受詔興兵。克復中原。重興漢室。孔明暫歸府內。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

漢中太守呂義。蕭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壯
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
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撫戎將軍。
關內侯張嶷。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
劉琰。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衆軍安遠將
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袁綝。左將軍高陽侯
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
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
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城亭侯許允。左護軍

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官雛。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閻晏。行參軍偏將軍龔習。行參軍裨將軍杜義。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胡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孔明受詔封爲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於是。孔明分撥已畢。又檄

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忽悵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孔明曰。吾自平蠻回都。馬孟起因病身故。予甚惜之。以為折其右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但恐稍有參差。動搖一世之英名。減却西蜀之銳氣也。子龍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

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為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從。子龍曰。如不教我為先鋒。就撞死於堦下。孔明曰。將軍既要為先鋒。須得一人同去。言未畢。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與老將軍先引一軍。前鋒破敵。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見為中監軍揚武將軍。姓鄧名芝。字伯苗。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子龍鄧芝為先鋒。去訖。孔明出師。後主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

而去。旌旗蔽野。戈甲如霜。沿道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孔明率大軍。望漢中進。連進數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中原。是日。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道。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祁漢中。令趙雲鄧芝為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其機至急。叡大驚。慌問羣臣曰。誰可為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讐。未嘗得報。今蜀兵侵境。臣願引本部猛將。乞陛下賜關西之兵。

上為國家效力。下報父親之讐。臣萬死而不恨也。衆視之。乃安西鎮東將軍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假節。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音茂 楙字子林。自幼過房與夏侯惇為子。後夏侯淵被黃忠斬之。魏武帝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為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性急慳吝。未嘗臨陣。此時曹叡即命夏侯楙為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忽一人諫曰。不可。衆視之。乃司徒王朗也。朗奏曰。夏

侯駙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宜也。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韜畧。不可與敵也。夏侯楙叱之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為內應耶。吾自幼從父學習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吾年幼也。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辞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来敵孔明。未知勝負如何

趙子龍大破魏兵

建興五年。夏四月。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
馬超墳墓。乃令弟馬岱掛孝。孔明親自祭之。
蜀人楊戲作贊曰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
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成釁。家破軍亡。
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又史官作馬孟起廟贊曰
西川馬孟起。名譽震關中。信布齊誇勇。關
張可並雄。渭橋施六戰。安蜀奏全功。曹操

聞風聲。流芳播遠哉
孔明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遠哨馬報。
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
前来拒敵。忽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
粱子弟。懦弱無謀。可賜精兵五千。直取路出
褒州。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此。十日之
中。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
望横音光門邸閣而走矣。所棄糧草。足可為用
也。某却從東方而来。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

谷而進。若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而可定矣。此萬全之計也。孔明咲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者於山僻中以軍截之。非令五千人受害。亦大傷其銳氣也。決不可用之。魏延又曰。丞相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徒廢生靈。何日而得中原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豈不勝耶。遂不用魏延之計。即差人令趙雲進兵。却說夏侯楙在

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楙。楙重賞了畢。就遣韓德為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瑤。三子韓瓊。四子韓琪。真乃雄偉之士。韓德帶四子并西羌兵八萬。取路而來。前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侵吾境界耶。趙子龍大怒。挺鎗

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挺鎗来迎戰。不三合。被子龍一鎗刺死於馬下。次子韓瑤。見之大怒。縱馬揮刀来取子龍。子龍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相迎韓瑤。瑤抵敵不住。三子韓瓊。見了奮怒。急挺方天戟。驟馬前来夾攻子龍。全然不思鎗法不乱。四子韓琪見二兄戰子龍不下。也馳馬掄兩口日月刀而来。圍住子龍。子龍在中央。獨戰三將。少時韓琪中鎗落馬。魏陣中一將救去。子龍拖鎗

便走韓瓊按戟。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皆被子龍用鎗撥了。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赶来。却被子龍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瑤急驟馬赶到。舉刀便砍子龍。子龍拖放不迭。弓鎗皆棄。閃過寶刀。生擒韓瑤歸陣。復縱馬取鎗。殺過陣来。韓德見四子皆喪于子龍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了。西涼兵素知子龍之名。又見英雄尚在。誰敢交鋒。子龍馬到處。大喝一聲。陣開兩下。紛紛乱走。陣陣倒

退却被子龍匹馬單鎗往来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後人有詩贊曰

憶昔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獨誅四將来衝陣猶似當陽救主雄

鄧芝見子龍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子龍擒住乃棄甲步行而逃子龍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某見將軍如此英雄不想壽已七旬精神尚在今日陣前獨勝四將世之罕有也子龍曰丞相以吾年邁

不欲取用。吾故以此功表之。遂差人解韓瑤
申報捷書。以達孔明。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
夏侯楙。哭告其事。楙自統兵来迎子龍。忽揉
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楙自引兵到。子龍乃上
馬綽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列成陣勢。當
日夏侯楙戴金盔。披金甲。坐下雪白馬。手提
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子龍躍馬挺鎗。徃
来馳騁。楙欲自戰。後面韓德言曰。殺吾四子
之讐。如何不報。縱馬掄開山大斧。直取子龍。

子龍忿怒挺鎗来迎。戰不三合。一鎗刺韓德
死於馬下。急縱馬直取夏侯楙。楙慌閃入本
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
下寨。楙連夜與衆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
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當陽
長阪之事。非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衆軍程
武乃程昱之子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之輩。
不足慮哉。来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
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

却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疊圍住。足可擒矣。
琳從其言。遂遣神武將軍薛則。引三萬兵伏於左。征西將軍薛貴。引三萬兵伏於右。二人領兵埋伏去了。次日。夏侯琳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于龍鄧芝出迎。芝在馬上與于龍曰。昨夜子龍殺了韓德。魏兵不敢戰。大敗而去。今日此來。必有詐也。老將軍可防之。于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然擒之。只見魏軍中旗幟之下。夏侯琳與諸將擁

戰。子龍奮怒。便躍馬而出。魏將偏將軍潘遂出迎戰。不三合。遂撥馬便走。子龍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却敗奔走。子龍乘勢追殺。鄧芝亦提兵掩殺。子龍深入重地。四面喊聲大震。芝急收軍回時。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因芝兵少。不能救解。將子龍困在垓心。子龍東衝西突。魏軍越厚。此時。子龍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楙在山上。指揮三軍。子龍

投東則望東指傍邊執法官把旗望東指軍
馬就望東圍因此攻打不透子龍引兵殺上
山来忽半山中擂木砲石打將下来不能上
山山上弩箭如雨蜀兵傷折太半子龍從辰
時殺至酉時不得脫走子龍正在垓心下馬
少歇待月明衝突却纔卸甲蘇困月光方出
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
殺到皆叫曰趙雲早降子龍急上馬迎敵四
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

皆不能向前。子龍仰天嘆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素袍銀鎧。使丈八點鋼矛。提一顆人頭。子龍視之。乃庸翼將軍張苞也。苞見了子龍。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知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子龍大喜。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為首大

將坐下赤兎馬。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子龍視之。乃龍驤將軍關興也。興與子龍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子龍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就今日擒住夏侯楙。以定大事也。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矣。關興也引兵去了。子龍回顧左右曰。他兩箇是吾子姪之輩。尚且幹功去了。吾乃

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也。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此時子龍引兵來捉夏侯楙。當夜三路兵到。未知夏侯楙性命如何

諸葛亮智取三郡

却說子龍與關興張苞三路兵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楙乃無謀之人。更兼未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

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將。聽知夏侯
楙望南安去了。連夜赶来。楙走入城中。令緊
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赶到。一聲砲響。將城
圍了。子龍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
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
留後軍駐於沔陽。左軍屯於陽平。右軍屯於
石城。丞相自引中軍来到。子龍鄧芝。關興張
苞。皆来拜見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曰。
待吾自觀之。遂乘四輪小車。到城邊周迴看

了一遍。田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是久守。倘魏兵分道而出。却取漢中。於吾軍無益矣。鄧芝曰。夏侯楙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耶。孔明曰。吾自有計矣。但未知此處接連何郡。左右告曰。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孔明曰。二處太守是何人也。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

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茅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慮。却說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知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將有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匹馬飛到。其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今奉都督將

令。特来求救於安定天水二郡。即日南安其危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復差某救出重圍。特来報急。可星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却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畧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乏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不二日。又有報馬到。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早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了南安。則送

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本部人馬。離城而去。止留文官守城。且說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而進。遥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進發。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然前後喊聲大震。諒慌問左右。不時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將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

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乃是魏延扮作安定軍。衝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是孔明。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得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而降之。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厚否。諒曰。此人乃楊昂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隣郡。

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望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楙。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教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四面軍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匹馬到城邊。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楙處。亦告其事。楙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獻城門。某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行之。來見孔明。

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楙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動也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詐內暗藏蜀將可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夏侯楙府下却纔與楊陵說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猶恐生疑且待他入城就裏先斬待舉火為號獻開城門孔明必先入也那時一齊殺之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

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
楙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以擒之。時值
黃昏。關興張苞披掛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
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
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杆。問曰。何處軍
也。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一箭上
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令諸葛亮先遣二將伏
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了計
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來見夏侯楙。細

言其事。琳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必先入城安民。可伏兵斬之。今先賺得二將。亦除兩害。遂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入府。待下了馬。閉其門而斬之。却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伏兵齊出。一鼓而休也。此時安排了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傍迎接。興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門下。崔諒大驚。急撥馬奔到弔橋邊。張苞

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丞相大軍便到。先遣吾二人來賺城門。言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放起火來。四面蜀兵齊入。夏侯楙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處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一合。生擒夏侯楙於馬上。餘皆殺死。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

降心。故使入城。以試真僞。彼果盡情告與夏侯楙。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是知詐也。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便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何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也。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准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泉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吾使心服人詐作魏將裹緒也。吾令去賺天水郡。至今

未到。可乘時取之。若得三郡。其威大震矣。又曰。吾留吳懿守南安。劉璋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却說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一郡武將文臣商議。時有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疎虞。則甘坐視之罪也。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疑兵少。未敢造次。忽報夏侯駙馬令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遵視

之。說都督求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與安定所言皆同。遵令館舍暫歇。一面教行文書。起各郡之兵。一同救應。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大笑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冀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冏。音景昔日曾為天水郡功曹。因羌戎亂。歿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愛習孫武之學。長好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

郡人敬之。後為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當日姜維乃與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駙馬。困于南安。水淺不通。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也。又聞裴緒乃無名下將。多不曾見。況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也。贓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兵。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遵頓悟曰。非伯約之言。則悞中奸計矣。似此如之奈何。維曰。何難之有。遵曰。若先捉此人斬

之。閉門堅守。恐又是真。有失大事。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足可擒諸葛亮。亦可解南安之圍也。馬遵遂求其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以智伏姜維

却說姜維獻計與馬遵曰。此郡後必有伏兵。其額請五千軍伏於要路。太守先遣來人回報。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為號。前後夾攻。伏兵可勝也。如

諸葛亮自在此處。必被某所擒矣。遵用其計。遂令来人回報。天水兵出城矣。只留梁緒尹賞守城。果是孔明遣趙子龍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人馬離城。那時下手。細作回報。言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子龍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於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皆孔明埋伏之將也。却說趙子龍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分兵四路而進。子龍在壕邊高叫曰。吾乃常山趙

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咲曰。汝中吾美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子龍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挺鎗勒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子龍視之。乃姜維也。子龍躍馬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子龍大驚。暗思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正戰間。兩路軍來攻將來。乃是馬遵梁虔。子龍首尾不能相顧。大敗虧輸。子龍衝開路。引

敗兵奔走。姜維趕来。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
接應子龍。姜維因此方回。子龍歸到大寨。見
孔明。說中了姜維之計。孔明驚問曰。何等之
人。識吾玄機也。忽有南安人告曰。姜維字伯
約。乃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
足備。真當世之英雄也。子龍又誇奬姜維曰。
此人極好鎗法。與他人大不同也。孔明曰。吾
今欲取天水。甚輕易之。不想有此人耶。遂起
大軍前来。却說姜維回見馬遵。遵曰。事定之

後當重加保汝。維曰。趙雲敗去。孔明必自来也。其料孔明必疑我軍在城中。可將本部軍馬。分為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外伏之。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於是姜維分撥已定。却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為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候日久。急難破矣。汝等諸將。當激勵三軍。不可失此機

會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不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軍馬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曰。兵不在多。似此人之調遣。真將才也。遂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嗟嘆不已。折了一陣。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頓左右曰。量二姜維。尚

不能勝。安得破魏耶。遂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見在何處。答曰。見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時。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音圭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孔明大喜。教趙子龍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為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攻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愚

母見在冀城。倘母有失。非人子之孝也。其亡一軍就救此城。就保老母。馬遵從之。遂教姜維引三千軍去冀城保母。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卻說姜維引三千人馬至冀城。前面一軍擺開。為首蜀將乃魏延也。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殺過山隘來。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子龍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乃令人往南安郡去取夏侯楙至帳下。孔明曰。汝思死乎。楙慌

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見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在。我領歸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楙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獨自放之。楙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柰不知往路。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楙曰。汝等是何處之人也。答曰。我等皆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蜀兵。蜀將魏延縱人放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奔走。投上邽去也。楙又問曰。今守

天水城是誰。土民曰。天水城中。馬太守也。楙聽之。縱馬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遠来。所說皆同。楙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的是夏侯楙。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而問之。楙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遵嘆曰。不想姜伯約反投於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楙曰。今維已降。何為虛也。正躊躇之間。時值初更。蜀兵又来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曰。請夏

侯都督答話。夏侯楙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都督何別前言耶。楙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言別也。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要脫身。却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已加為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夜間粧姜維者。乃孔明之計。因火光之中。難辨真偽。孔明却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西蜀之軍。大車小輛

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草尋路而走。姜維奪得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為首將乃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已被魏延襲了。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正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此時止剩得匹馬單鎗。来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遵曰。

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
姜維回頭蜀兵至近。遂飛奔上却城來。城上
梁虔見是姜維在城下。虔大罵曰。反國之賊。
安敢來賺我城池耶。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
箭射之。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嘆。兩眼流淚。
便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
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軍擁出。為首蜀
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
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

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上。乃孔明也。孔明嗔姜維曰。伯約此時何為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出路。只得降之。遂下馬而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相叙甚愛。維不勝感激。孔明曰。吾自出茅廬以來。徧求賢者。頗盡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當盡授之。汝宜傾心而報國也。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歸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

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不問應與不應。自然亂矣。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遵大疑。與夏侯楙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為內應。都督宜早決之。可殺梁緒尹賞以除內變。之禍。賞知此消息。乃與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被逼迫事急。遂披挂上馬。

各執兵器。引本部軍。来救夏侯楙馬遵。一面令人大開城門降蜀。因此。夏侯楙馬遵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胡城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策。梁緒曰。此城乃某之親弟梁虔守之。願招来降。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来降。孔明。孔明重加宴賞。就令梁緒為天水太守。尹賞為冀城令。梁虔為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

夏侯楙也。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自古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正謂此也。吾觀伯約行兵用計。與吾相同。故喜愛無限。今已得三城。可圖大事矣。於是孔明引大軍出祁山。欲取長安。未知勝負如何

孔明祁山破曹真

大蜀建興五年冬。諸葛丞相平定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及冀城。上邽等處。威聲大震。遠近

州郡。望風歸降。於是孔明整頓軍馬。調遣兵卒。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此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駙馬已失三郡。逕竄徃投羌胡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早乞發兵破敵。免遭侵境之禍也。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為朕以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子丹。真字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為大都督

以退蜀兵也。叡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也。老臣雖駑鈍。願隨將軍上邊。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少辭。乞一人為副將。叡曰。卿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叡從之。遂拜曹真為大都督。賜節鉞。命郭淮為副都督。王朗為軍師。朗字景興。東海郯人

也。自漢獻帝時舉孝廉入仕。此時年七十六歲。叡乃選撥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為先鋒。官封宣武將軍。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為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於西門之外方回。曹真引大軍来到長安。過渭水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兵之策。朗曰。来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旗旛。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敢教諸葛亮拱手而降之。彼不戰自退也。真大喜。是夜

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天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軍遠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楙之兵大不同。三聲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大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箇先鋒壓住陣角。孫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

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素衣皁絛。衆視之。乃是孔明。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箇麾蓋。乃問陣前護衛曰。此是何人也。護衛曰。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鬚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也。上首乃大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也。孔明曰。王朗必下說詞也。遂教推車於陣外。令護車小校傳曰。休放冷箭。漢丞相與王司徒會話。王朗縱馬出曰。吾有一言。明公請聽。孔明於車上拱手。王

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無名之兵也。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為無名耶。朗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於有德之人。此定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天下爭橫。人人稱霸。黃巾縱橫於鉅鹿。張邈問罪於陳留。袁術建號於壽春。袁紹稱王於鄴土。劉表占據荊州。呂布虎吞天下。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壘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

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里傾心。四方仰德。非權勢而取之。實乃天命之所歸也。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而處中國。以臨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躡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何不倣伊尹周公。故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三千。量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

之位。則國安民泰。豈不美哉。蜀兵聞言。嘆之不已。皆以為有理。孔明默然不語。蜀陣上忽軍馬譟。自思曰。昔季布罵漢高祖。曾破漢兵。今王朗用此計也。只見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汝為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言也。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日桓靈微弱。漢統陵替。國亂歲凶。四方擾攘。既珪纔斬於平津。董卓又生於朝堅。天方勦戮四寇。又興遷劫漢帝於閭閻之間。殘暴生民於溝壑之

內。因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幸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生靈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情篡位。罪惡滔重。天地不容。傾國之人。欲食其肉。今日幸吾尚在。乃天意不絕炎漢也。吾奉詔討賊。仗義興師。汝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於軍伍之前。妄稱天

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當咫尺歸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教反臣與吾決勝負。王朗聽罷。大叫一聲。氣死於馬下。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罵死老賊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頓軍馬。来日決戰。言訖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副

都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来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小徑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之。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箇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萬軍。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来。汝便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動。便徹兵回。不可輕進。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與淮曰。我兩箇各引一枝大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

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准備去了。却說孔明歸帳。先喚趙子龍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兵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虛劫寨。他豈不隄防也。孔明咲曰。吾正要他知吾去劫寨也。彼必有伏兵在祁山之後。待蜀兵過去。却來襲吾寨。故令汝二人前去。過山脚後路。遠下營寨。汝看火起為號。却分兵於兩下。魏延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

兵也。容魏將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全勝也。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之要路。放過魏兵。却從彼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受計引兵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以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孔明乃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却說魏先鋒曹遵朱讚黃昭離寨。迤邐前進。二更左側遠望山

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神機妙算。料知蜀兵矣。遂催兵急進。到蜀寨之時將及三更。早望見寨柵。曹遵先殺入寨。只見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便徹軍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正殺之間。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及合兵時。忽喊聲大震。四面王平。馬忠。張翼。張嶷殺到。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蜀將乃

常山趙子龍也。子龍叫曰。賊將那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奪路而走。忽然喊聲又起。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曹朱大敗。殺奔魏寨之時。看寨軍只道蜀兵劫寨。慌忙放起號火。左邊曹真。右邊郭淮二人殺至。自相掩殺。後面三路蜀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將士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功。方始收兵回寨。却說曹真與郭淮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

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不足為弱也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曹真問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大破鐵車兵

却是郭淮與曹真曰西羌遠夷自太祖武皇帝時連年入貢世祖文皇帝朝甚以恩惠之我等且宜據住險阻蜀兵求戰不出可密遣人從小路直入羌胡求救許以和親羌胡必

起兵襲其後。吾却以正兵擊之。豈不勝哉。真從之。即遣人赴羌胡城去了。却說西羌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足智多謀。武乃越吉元帥。青眼黃鬚。身長一丈。使一柄長鐵鎚。重一百斤。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時。魏使齎金珠幷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雅丹引見國王。曰。中原魏國差人齎書禮。來求救兵。着與蜀兵交戰。徹里吉曰。書上怎生說。雅丹曰。

中國許以和親。要退兵寇。理合依准。國王曰。可與元帥商議。雅丹丞相遂請越吉元帥商議。說知此事。越吉允之。即起羌胡兵一十五萬。皆慣使弓弩鎗刀鐵蒺藜流星鎚等器。又有戰車。其車用鐵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之。或用騾馬駕之。一歇行數千里不乏。因此號為鐵車兵。遂辭了國王。二人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禎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孔明聽知。乃問衆將曰。誰敢

去退羌胡之兵也。忽然兩箇素鎧將應曰。其等願往。泉視之。乃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也。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胡之性。久居彼處。可作鄉導。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去。如此行之。興苞等引兵起程。行不數日。早遇番兵。關興先引百餘騎登山看時。只見番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徧排兵器。就似城池一般。興觀之良久。

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苞曰。未知番兵虛實。來日見陣便可知也。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忽見阜鵰旗漫山蔽野。當先盡是軍馬。馬軍叢中。越吉元帥手挽鐵鎚。腰懸寶鵰弓。騎如龍馬。奮勇而來。興招三路兵逕進。忽見番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水之急。弓弩一齊驟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番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上

去了。興在坎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佯我不能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皁旗風擁而來。一員番將手提鐵鎚。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是也。關興急走。前面正遇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興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馬跳得一步。被越吉赶到。一鐵鎚打來。興急閃過。正中馬胯。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於水中。忽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

吉連人帶馬平白的倒將下來。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員大將。殺退番兵。興提刀待砍。越吉。越吉曜水而逃。興得了這馬。捧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番兵。興自思良久。救我性命乃是何人。當與見之。遂拍馬赶來。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卧蚕。綠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兎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興大驚。却欲問之。

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之曰。吾兒可往東南速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一陣風過。已失所言之處。興望東南而走。行至半夜。忽見一彪軍到。為首大將。乃是張苞。苞問曰。汝曾見二伯父否。興曰。伱如何得知。苞曰。吾被鐵車兵追急。忽見二伯父自空中而下。驚退番兵。以手指之曰。汝從這條路去。可救吾兒。言訖不見。因此尋至此。關興細言其事。二人同歸大寨。馬岱迎入。岱曰。此軍無計可退。我當

守寨。你二將軍可求丞相計策。退此番兵。於是馬岱退兵山谷內下寨。與范星夜來見孔明。說知此事。孔明急引姜維張翼。又帶三萬兵。同與范來到馬岱寨中歇定。次日。孔明上馬。登高望之。見鐵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騁。孔明觀畢。回寨與衆將曰。量此小陣。何難破之。乃喚馬岱張翼曰。如此如此。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喚姜維曰。汝知破鐵車之法否。維曰。羌胡之人。惟恃拙勇而已。豈知予

牙之術乎。孔明嘆曰。汝深知吾意也。吾今關興張苞作伏路誘敵之兵。連日若彤雲密布。朔風不止。吾計可施矣。汝但看紅旗為號。可以避之。於是姜維連日引兵搦戰。番兵来迎。蜀兵便退。番兵隨後追殺。直赶到寨内。不見一軍。惟排旌旗。番兵疑之。不進而退。此時冬十二月天氣。果然大雪忽降。姜維又引兵来戰。越吉元帥大怒。急引鐵車兵来迎。姜維不戰而走。番兵赶到寨前。姜維已從寨後而出。

番兵在外觀之。四面皆立旌旗。寨中有鼓琴之聲。回報越吉元帥。越吉心疑。乃與雅丹丞相商議。雅丹曰。此是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可以攻之。越吉遂引兵到蜀寨前。正見孔明攜琴上車。引數十騎望後寨而去。番兵搶了寨柵。直赶過山口。但見小車隱隱轉過林樹去了。雅丹丞相與越吉元帥曰。這等之兵。雖有埋伏。不足惧之。遂起大兵追赶。又見姜維兵在雪地之中。越吉大怒。催兵飛奔追趕。更

蕭山路平坦。又被雪漫曠曠。一望並無軍馬。正赶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有些小伏兵。何足慮之。忽聽得前面鼓角齊鳴。喊聲大震。番兵逢往前奔。忽然山崩地陷。番兵俱落於坑中。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救。擁併而来。自相踐踏。後面番兵急要回時。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軍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岱。張翼。三路兵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中而逃。正逢關興。交

馬只一合。被與舉起青龍刀。大喝一聲。斬越吉於馬下。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到大寨來。番兵各自逃去。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其縛。賜酒食壓驚。用好言撫慰。孔明喚雅丹丞相曰。吾主乃大漢皇帝。命吾討賊。尔如何聽反臣之語而作亂也。吾國與尔乃隣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言。尔若從之。將舊日通和之意傷壞矣。雅丹深感其德。孔明遂將所獲番兵。盡皆賞勞。同雅丹俱

放回國。衆皆拜謝而去。孔明將越吉元帥首級。用木匣盛之。設宴會賞已畢。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却說曹真連日望羌胡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起程。郭淮大喜。乃與曹真曰。此是羌胡兵攻擊太急。因此退去也。遂分兩路追赶。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襲。先鋒曹遵正赶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

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大叫曰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赶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常山趙雲也朱讚措手不及被子龍一鎗刺死於馬下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乃是關興張苞兩路軍殺出將曹真郭淮圍住痛殺一陣真淮二人引敗兵奪路走脫蜀

兵全勝。只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箇先鋒。衰傷不已。只得寫表申朝。乞撥援兵。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箇先鋒。羌胡兵又折了無數。其危甚急。今都督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乃問文武曰。退軍之策。如何施也。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陛下若不親征。則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知過於

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子丹。雖久用兵。非諸葛亮之對手也。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足可退諸葛亮之師。未知聖意准否。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當早名來。與朕分憂。未知鍾繇保舉何人。下回便見

司馬懿智擒孟達

於是太傅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慰其人。故散流言。今陛下出其柱石之

臣。果然陛下中計。才長驅大進也。今若復用其人。則諸葛亮自然退矣。魏主曹叡問之。繇曰。此人乃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叡長嘆曰。朕到今心中猶悔。非卿所言。無以發明也。仲達見在何地。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叡即降詔。遣使持節。仍復司馬懿官職。加為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叡御駕親征。克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投宛城去了。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功。料長安

指日而得。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衆議事。忽報永安宮鎮守李嚴。令子李豐来見。孔明只道東吳兵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来報喜。孔明曰。有何喜也。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降之。彼時曹丕甚愛。每稱將相之才。時以駿馬衣服玩器金珠而賜之。曾同輩出入。羣臣無不驚訝。封為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如此重用。自丕死後。曹叡即位。甚

不相好。絶其所賜。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與諸將曰。我本是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禀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丞相亦知。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新城。金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處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却取長安。兩京可定矣。今其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

復職加為平西都督。赴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聽畢。頓手跌足。不知所措。衆軍馬謖問曰。量曹叡何足為道。若得來長安。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也。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平生所患者。獨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司馬懿得此大權。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之敵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

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不時。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折封視之。書曰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為喜慰。公若成此大事。則漢朝中興第一之功也。然極宜甚密。不可容易託人。雖兄弟妻子。亦難保也。慎之戒之。近聞魏叡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大事。彼必先至矣。當萬全隄備。勿視為等閑人耳。吾猶懼之。公請詳察

孟達覽畢。大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足可知矣。心腹人告曰。主公可修回書以安丞相之心。不可如常慢也。達從之。又具回書令心腹人星夜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切謂司馬懿之事。達以為必不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二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則一月間之事也。達城池

已固。諸將亦與三軍皆在涤險之地。司馬懿便来。達何惧哉。丞相可寛懷。惟聽報捷。謹復

孔明看畢。擲之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豈容孟達料在一月之期也。既曹叡已委司馬懿。懿即除。何待奏聞乎。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来人回報

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喪命矣。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閑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嘆數聲。懿有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此二子素有大志。飽看兵書。此時侍立於側。見懿長嘆。乃問曰。父親何為長嘆也。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嘆魏主不用乎。司馬昭咲曰。早晚必来宣父親也。懿大驚曰。不意吾家又出麒麟兒矣。言未盡。

忽然天使持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
軍馬起行。忽報有一人來告機密事。懿喚入
密室問之。其人告曰。某乃金城太守申儀家
人也。近有新城太守孟達。請上庸太守申耽
幷其主公商議。達曰。吾等乃大蜀人也。昨因
時勢所逼。不得已而降之。魏文帝時相待甚
厚。當今魏主以吾等為外邦人物。視之如草
芥。待之如糞土。今諸葛丞相奉命出師。兵至
祁山。先敗夏侯楙。又敗曹真。殺得魏兵亡魂

丧胆。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俱已歸順。勢如劈竹。長安在旦夕。佽矣。吾等合從天道。就此舉事。迳襲洛陽。其功莫大。汝等從否。申耽申儀皆懼其勢。勉強應允。各自修補城池。聚集軍馬。早晚必及。申家兄弟誠恐連累。先令其来首。孟達心腹人李輔。并達外甥鄧賢。隨状出首。望都督早提兵来。自有内應也。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今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内外人皆膽落。今

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休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也。吾先破之。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矣。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咲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期。則孟達事已成矣。彼若把住險要。吾雖有百萬之衆。急難破也。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有怠慢者。斬之。懿又令衆軍梁畿齎詔。星夜往新城。教孟達等准備征進。使彼不疑。梁畿先

行。懿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以退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聲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耳。晃曰。某願為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前部徐晃。後軍二子。懿在中軍。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報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了畢。懿看罷孔明回書。自驚曰。

世間能者所見相同。吾機先被孔明識之矣。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則孟達無計也。遂感嘆不已。星夜倍道催赍軍行。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克日舉事。耽儀二人。每日調練軍馬。只待魏兵到日。以為內應。却報孟達。言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忽報參軍梁畿来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命。起諸路軍馬。以退蜀

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以此時約之。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蜀旗號。發諸路軍馬逕襲洛陽。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自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反賊孟達。早

早受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赶。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嘆曰。果不出孔明之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却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而死。時年五十九歲。魏太和二年春正月也。後史官有詩讚曰

降明權成厚。爭津定策高。揚名攻不備。陷

敵戰當鏖。欲虜平襄漢。還屯振節旄。功踰
孫子右。魏武過情褒
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遷葬。次日。孟達登
城視之。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
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
上大書申耽申儀名字。孟達見是救軍到。慌
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殺出。耽儀大叫曰。反賊
休走。早早受降。兩路攻來。達見事變。撥馬望
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乃是李輔鄧賢獻

了城池。二人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池也。達取路而走。申耽赶来。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鎗刺於馬下。梟軍梟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曰。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碎剮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来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

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也。卿閒居許久。朕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窓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被臣斬之。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言罷。將孔明回孟達窓書奉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至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遇機窓重事。不必奏聞。便益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

一大將可為先鋒。叡曰。卿舉何人。懿曰。此將乃河間鄭人也。姓張名郃字儁義。見為右將軍。叡咲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為前部先鋒。即日起行。司馬懿引兵離長安来破蜀兵。未知勝負如何

司馬懿計取街亭

却說。魏主曹叡駕居長安。一邊撥五萬軍命二人領之。以助曹真。一人乃潁川陽翟人也。姓辛名毗字佐治。為軍師。一人乃涿郡容城

人也。姓孫。名禮。字德達。為護軍。二人奉詔而去。於是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吾平生知汝忠勇。故在天子前保舉以退蜀兵。非同小可。諸葛亮乃當世之英雄。用兵如神。天下之人。無不懼之。見兵於祁山。聲勢甚大。不作准備者。欺曹子丹無謀也。他不知吾來。吾今先算下地理有十餘處。皆峻險僻靜之路。諸葛亮平素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內地理。

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只怕有失。不肯弄險。必然軍出斜谷。來取郿城也。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此二處。吾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率眾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此萬全之計也。郤曰。將軍之兵。欲往何處去也。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之咽喉。諸葛

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處進也。吾與汝逕取
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諸葛亮若知吾斷其
街亭要路。絶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
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以奇
兵於小路擊之。可全勝矣。若不歸時。吾却將
諸處小路盡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
蜀兵皆饑餓死也。諸葛亮必被吾所擒矣。張
郃大悟。乃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
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汝為先鋒。勿輕進

當傳與諸將。循山四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慢。必中諸葛亮之計也。張郃受計。引軍而行。司馬懿遣人持檄文。來見曹真。真乃依計行之。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與諸將曰。吾料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使人探視去了。至今未回。忽報新城打細人到來。孔明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為內應。孟達被亂軍中所殺。

令司馬懿徹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丞相之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之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也。誰可去守。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然小。可之地。干係有泰山之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畧。此地柰無城廓。又無險阻。所守極難。謖曰。某自幼歷學到今。豈不知兵法也。量一街亭不能守之。要某何用耶。孔明

曰。街亭正北。吾之咽喉。若咽喉斷絕。吾豈能生也。街亭一失。蜀兵休矣。況司馬懿非等閑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之勇。智謀過人。乃魏之名將也。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責軍令狀。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

託汝去。汝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且不能偷過也。如安了營寨。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圖本將來。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之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軍。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劄。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

郃之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足可防之。遂喚魏延曰。汝可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待兵來。汝可應之。延曰。某為前部。理合當先破敵。萬死不辭。何故置某於安閑之處耶。孔明曰。今汝接應街亭。當陽平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都督之任也。何為安閑乎。汝勿以等閑視之。失吾大事。前鋒破敵者乃偏裨之將耳。汝宜小心。以代吾權。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

趙雲鄧芝各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舊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為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逕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却說馬謖王平兵至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却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

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也。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此山上屯軍。平曰。來軍差矣。若屯軍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總有十萬。不能過也。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歸也。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

魏兵斷其汲水之道。軍不戰自亂矣。諰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絶吾汲水之道。是自取死耳。吾軍豈不死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兵書。深通謀畧。丞相諸事。尚問於吾。汝何等之人。安敢阻耶。平曰。若衆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五千與吾。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為掎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應之。王平累次苦諫。馬謖堅執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到了。王平

離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的功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又聞高翔屯軍於列柳城。魏延屯軍於中路。馬謖並無懼怯之意。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又令先鋒張郃引馬步軍前去哨探。若街亭有兵守禦。即按兵不行。小卒依令探了一遍回。說街亭有軍守把。皆屯於山

上。司馬昭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嘆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咲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愚男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言也。昭曰。男與小卒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路傍有一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意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十餘騎自来視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週迴巡哨了一徧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咲曰。彼若有命。不

来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来。只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一人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此乃庸才耳。諸葛亮雖有才智。不識人物。此輩為將。何事不誤。又喚張郃問曰。街亭左右別有軍否。郃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曰。汝可引一軍當住王平来路。吾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他汲水道路。蜀兵自乱矣。却乘虚擊之。

衝亭可取也。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喊聲起處。把山四面圍定。但有汲水道路。皆以精兵圍之。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皆喪其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皆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

軍謹守寨門只等外應。却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復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馬謖禁止不住。攏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盡被殺之。司馬懿令人於沿山放火。軍士驚慌。馬謖料守不住。驅兵殺下山西。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追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

張郃。視之。乃前督部。鎮北將軍都亭侯魏延也。延揮刀驟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赶来。復奪街亭。赶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来。三路兵合在一處。要擒魏延。未知延之性命如何

孔明智退司馬懿

却說。魏延被魏兵困在垓心。左衝右突。不得

脫身兵折太半。正危急之間。忽然喊聲大至。一彪軍殺入。乃是牙門將禪將軍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寨中申耽申儀殺出。魏延王平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已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言說已折了三處。如何去見丞相。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

坡下商議已定。天色將晚。兵分三路。却說魏延引兵至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未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又不見王平兵來。忽然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往來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魏二人。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

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原来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来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撲列柳城来。正遇三將。但是蜀兵。皆從魏兵内殺出来。中傷者太半。如何戰得力生軍。因此又被郭淮大殺一陣。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来。却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與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也。引兵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

上一聲砲響。旗幟皆竪。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驃騎大將軍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謖心木欄杆。大咲曰。郭伯濟来何遲也。淮大驚曰。吾今又不出仲達之手矣。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得。諸葛亮必走矣。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功。故取此地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去死據

陽平關也。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耳。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若追必死敵手。吾今却從小路抄蜀兵之後。盡奪其輜重。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馬匹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逕取斜谷中道。必至西城。雖然山僻小縣。乃是蜀兵屯糧之所。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再可復

矣。於是司馬懿留申儀申耽守列柳城。自領大軍。取三路而進。却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齎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折開視之。孔明看畢。拍案大驚曰。馬謖真匹夫。坑陷吾軍。早晚必有長平之禍也。（昔日趙括白起之事長平折軍四十萬）急欲差人去換馬謖回還。長史楊儀問曰。丞相何大驚乎。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却要路。占山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

合。斷其汲水道路。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何歸也。儀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恰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嘆曰。大事去矣。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譟吶喊。為疑兵驚之。彼自走矣。亦不可追之。待軍退盡。便投陽平去。又令張翼先去

引軍修理劍閣以備走路。又傳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令馬忠引兵去捕曹真厮殺。又差心腹人。分投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精兵退去西城縣。連夜催併各處兵。皆歸漢中。此時孔明正在西城縣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報馬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風擁而來。

孔明身邊別無大將。止有一班兒文官。呼引五千軍。已分了一半先運糧草去訖。只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般聲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兩路分兵望西城縣而來。只見西城之分。煙土紛紛。紅日昏暗。遂傳令。教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各守城舖。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語者。斬之。大開四門。每一門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

孔明乃披鶴氅戴華陽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却說司馬懿前軍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哂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正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哂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手捧寶劍右有一童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洒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

次子司馬昭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太持疑而退兵也。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可宜速退。因此。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兵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請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平生謹慎。心不弄險。見如此規模。疑有伏兵。故退去。吾非行

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兵投山北小路而去也。吾已令興苞二人在彼等候。臬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以某等之心。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皆被司馬懿所擒也。言訖。拍手大笑曰。吾若是司馬懿。必有別論矣。遂下令。教西城百姓盡隨軍入漢中。司馬懿不久復來也。於是孔明遂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陸

續而來。却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忽然山坡後鼓聲震地。喊殺連天。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亮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逃。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桿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中驚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興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

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當時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由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軍追赶。山背後喊聲震地。鼓角喧天。蜀兵漫野而來。為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早被馬岱斬之。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却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聽的孔明傳令回軍。二人商議曰。魏兵知吾軍退。必来追也。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

却引軍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却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乃嘆先鋒蘇顒。分付曰。蜀將趙雲。世之英雄。非等閒之輩。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顒忻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逕奔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常山趙雲。蘇顒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忽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為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

見趙子龍否。蘇顒大驚曰。這裏又有趙雲。吾不能生矣。措手不及。被子龍一鎗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子龍逕理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來與蘇顒報讐。子龍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約行三十餘里。魏兵尚然不到。萬政認的是子龍。不敢前進。子龍等的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子龍英雄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

趕。改領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来敵。被子龍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子龍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赶来。萬政脫命而回。子龍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失遺。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己功。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

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箇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土民告曰。關興張苞各引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厮殺。懿悔之不及。仰天嘆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軍民。引兵逕回長安。朝見魏主。叡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見在漢中。未盡勦滅。臣乞天下之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叡大喜。令懿即便

興師。忽班內一人。出而奏曰。臣有一計。以獻陛下。足可定蜀吳也。未知獻計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九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目錄

孔明揮淚斬馬謖
陸遜石亭破曹休
孔明再上出師表
諸葛亮二出祁山
孔明遺計斬王雙
諸葛亮三出祁山
孔明智敗司馬懿

仲達興兵寇漢中

諸葛亮四出祁山

孔明祁山布八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孔明揮淚斬馬謖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僕射李豐也。魏主曹叡問曰。卿言若何。豐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攻張魯之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真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也。今若盡起天下之兵。則東吳又入寇矣。願陛

下漸慮之。不如以兵在之兵分命大將據住險要。以鎮邊疆。則百姓可安也。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不勝哉。乞陛下聖鑒。叡大悟。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此乃公論易安之理也。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將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

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騎。輜重等器。亦無失遺。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子龍慌忙下馬。伏地而言曰。敗兵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自覺羞慚。急扶起子龍。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鄧芝告曰。子龍獨自斷後。某引兵任意先行。子龍斬將立功。驚迫敵人。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豈有失軍也。孔明稱賀曰。真將軍也。遂歸本寨。

取庫內金五十斤以贈子龍。又取綃一萬疋。以賞諸軍。子龍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其等俱各有罪。若蒙反受其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俟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嘆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謀也。乃倍加欽敬。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來見。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衆軍大怒。責令

無禮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鐵桶相似。某来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延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同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某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又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

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
来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
將校。便見某虛實矣。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
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
讀兵書。熟諳戰策。吾累次叮嚀告戒。以街亭
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今復如
何。謖告曰。某因魏兵勢大。不能抵當。以致如
此。孔明曰。亂道。汝若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
今敗軍喪師。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

正其罪。軍律難逃。汝今正犯軍法。休得怨吾。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俸祿。汝不必掛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諝注曰。丞相視其如子。其以丞相如父。其之死罪。實已難逃。顧丞相思舜帝當日乃殛鯀用禹之義。鯀乃禹之父也舜廢之而用禹治水後傳位與禹諝引此告之使其雖死。無恨於黃壤之下也。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共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吾安忍不用之。汝速正軍法。勿多牽掛也。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三

軍感嘆不已。忽衆軍蔣琬自成都至。正見武士欲斬馬謖。琬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昔楚成暗弱而殺得臣晉文公聞而喜之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爭。干戈交接。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首級於階下。孔明大慟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痛哭耶。孔明曰。吾非爲

馬謖而痛。謖與吾義同父子。令違令斬之。又何悔焉。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恨已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大小將士。無不流淚。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轅門
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又詩曰

賞罰分明可告軍。賞無讐恨罰無親。街亭
敗失堪誅戮。洒淚成行勸後人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徧示各營已畢。
用線縫在屍首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
將謖家小用好意撫恤。按月給與俸祿。於是
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自貶丞相
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
主折視之。表曰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

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銜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後主覽畢而言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丞相乃國之大老元臣。豈可輕易出此言也。遂遣使下詔。宜當舊職。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耶。丞

相敗蹟。自行貶降。正其宜也。若復原職。何以激勸羣下乎。後主從之。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齎詔。逕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訖。禕恐孔明羞赧。乃賀曰。蜀中之民。皆知丞相拔西縣入川。深以為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有死。吾之罪也。汝此稱賀。豈不指吾而罵耶。禕心實為愧。又曰。近聞丞相又得姜維。天

子甚喜。孔明又怒曰。兵敗師還。未曾取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西縣之民。安能補街亭喪失之事乎。汝以此言非為賀吾乃諂佞也。禕惶恐辭去。次日。又與孔明曰。丞相見統雄師數十萬。再可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如賊兵。而不能破賊。反遭賊兵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少。皆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須要計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

然者雖兵多何用自今已後諸人有患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費禕諸將皆拜稱其德後人有詩讚曰

責人之心堪責己恕己之心好恕人當年諸葛求聞過便是曹參自省身

自費禕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舡筏以為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魏主曹叡

聞知。大驚。即會文武欲起大軍來取西川。未知如何

陸遜石亭破曹休

此時大蜀建興六年。乃魏太和二年。夏五月也。叡詔司馬懿曰。特與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安可攻之。叡曰。倘蜀兵再来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令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道矣。臣已

先委下一人在陳倉道口。築起城池以守之。必萬無一失也。此人身長九尺。猶臂善射。涤有謀畧。忠義凜然。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若從他道暗進。則懼有陳倉之城。必不敢涤入也。叡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霍名昭。字伯道也。見為雜號將軍。鎮守河西數十餘年。民皆欽仰。諸葛亮見有此人。必不敢進矣。叡從之。加霍昭為鎮西將軍。命守把陳倉道口。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

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乃吳郡陽羨人也。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以取之。後定江南。勿誤幸甚。叡就御案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已畢。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以助曹休。叡大喜。欲令起兵。忽班部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必是誘兵之詭計也。衆視之。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官授建威將軍。多從太

祖武皇帝征進。深通謀畧。懿問曰。梁道知東吳虛實耶。達曰。吾在邊庭。素知孫權在武昌西從江夏東取廬江。時常入寇。周魴乃智謀之士。必不肯降。吾故知其詐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梁道當與吾同助曹休。遂奏准魏主。令三路進兵。曹休引大軍逕取皖城。賈達引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賞軍已畢。望東吳進發。却說吳王

孫權在武昌東關會集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窓表告稱曹休總督揚州兵馬有入寇之意今太守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則絶吳之難矣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為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遜領命謝恩畢乃

係二人為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從之。
命吳郡吳人。姓朱。名桓。字休穆。為左都督。寇
帶舊武將軍嘉興侯。又命吳郡錢塘人。姓全。
名琮。字子璜。為右都督。綏南將軍錢塘侯。各
領軍馬。權自送之。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
一州。并荊湖之衆七十餘萬。遜令左都督朱
桓在左。右都督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
兵。朱桓曰。曹休以金枝玉葉之貴。而得大任。
非智勇之良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

元帥若用兵擊之。曹休必敗矣。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地名右乃桂車。地名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也。險峻極多。某願與全琮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栅木大石塞斷其路。彼衆可降。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則諸路可圖也。此乃掃蕩天下之策。請元帥察之。遜曰。吾自有妙用。汝勿狂圖。因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皆已調撥停當。

却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来迎。逕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為有理。奏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則吾之位可得矣。累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於中不實。吾未深信。足下料必不為此事也。周魴大哭。急掣從人所佩劍欲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得吐出肝心。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間諜之計也。若聽其間諜。吾必死矣。吾之

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自害耶。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為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真誠也。曹休涕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入帳。問之曰。汝此來為何。逵曰。某料東吳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其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為誓。此乃

詐也。昔要離斷肯剃殺慶忌。此未可深信也。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故出此言。以慢軍心耶。汝要兵進東關。以幹頭功。却瞞吾之能也。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也。且乞暫免。休從之。將賈達兵留在營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此時周魴聽知賈達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達之計。則東吳敗矣。今一處進兵。乃天使吾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今之潛陽是也）報知

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
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潤處布成陣勢以
待魏兵遂令徐盛為先鋒引兵前進却說曹
休命周魴引軍而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
處魴曰前面乃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
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
馬報道面前有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
大驚曰周魴言無准備何為有兵也急尋魴
問之人報曰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

休大悔曰。吾中此賊之奸計也。雖然如此。有何懼哉。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引數千兵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不數合。普不能抵。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辰時。吾引一千兵搦戰。却佯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砲為號。三路夾攻。徐盛可擒矣。

二將受計。當晚各引二萬軍埋伏去了。却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後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二人受計引兵而進。是夜二更。朱桓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着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来問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再說全琮一枝軍抄到魏寨後時。正撞在薛喬懷内。就那裏大殺一陣。

薛喬敗走。魏兵大勢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降者萬餘。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挺出。為首大將乃建威將軍賈達也。休驚慌少息。達接着曹休。并敗殘兵。休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幸得足下之兵在此。可待後軍也。達曰。都督可速出

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我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去。賈逵斷後。逵於林木茂盛之間。及險峻小徑之處。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不時後面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并諸將班師還吳。

吳王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以上品珠寶賜之。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遂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了。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

孔明再上出師表

時。大蜀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伏馬匹軍資器械。並皆蕩盡。休惶恐太甚。連夜奔走。因此氣憂成病。到洛陽。發背而死。賈逵面奏魏主。歎大痛不已。勅厚葬之。須臾司馬懿引兵而還。泉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来取長安也。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泉皆以為怯懼。哂笑而退。却說東吳使命將請

兵伐魏之書。并大破曹休之事。細奏後主。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去漢中報與孔明。說曹休兵敗而死。此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事。忻然而喜。即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泉皆大驚。孔明袖傳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也。諸將未信。正飲酒之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之長子

趙統次子趙廣二人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泉皆痛哭孔明跌足而哭曰今歲不想喪了許多將佐今日子龍又死乃國家損一棟梁吾去一臂也孔明哭罷遂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後主聽言放聲大哭曰朕昔幼時非子龍必死於亂軍之中矣即下詔厚葬謚封大將軍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命太常致

祭詔曰

雲普從先帝功蹟既著朕以幼冲涉遠艱險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經營天下遵奉法度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志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故特賜大將軍順平侯主者施行

後史官有廟讚曰

救主功勳大。與邦名譽彰。扁舟飛漢水。匹
馬向當陽。義膽深包體。忠心並日光。留芳
青史上。應是與天長

又詩曰

匹馬單鎗敢獨行。摧鋒破敵任縱橫。皆稱
飛虎一身膽。不負英雄千古名。黑髮當陽
扶幼主。白頭箕谷保殘兵。忠心到底無移
改。謐法還應得順平

又詩曰

一馬能將萬騎衝。西除東當勦羣凶。麾兵
惡戰全忠者。惟有常山趙子龍
却說。後主將子龍祭葬已畢。封趙統為虎賁
中郎。封趙廣為牙門將。就命守墳。二人謝辭
去了。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
定。乃令楊儀再上出師表。後主就御案上拆
封視之。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拒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

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賨音叢

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音子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謹表以聞。仰於聖斷。建興六年。冬十一月日。丞相諸葛亮上表

後人有詩讚曰

出師前後表。情切意尤深。觀者不垂淚。應無忠義心

後主覽畢甚喜。即敕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引大小將士。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細作報入

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羞愧至深。未有竭力攄忠。攄音書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駝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箇流星鎚。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也。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乞賜三軍。必擒諸葛亮矣。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叡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

耳。遂賜錦袍金甲。封為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為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守把隘口。却說蜀兵行至陳倉。見有城池。急回告孔明。說陳倉口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霍昭守之。深溝高壘。偏排鹿角。十分嚴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領馬道而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此是街亭。如不得此城。難以進兵。如得此城。盡將城中之物實軍。切不可稽遲。魏延遂引兵逕

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復来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要殺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効。願去陳倉城中說霍昭来降。不用張弓隻箭。衆視之。乃部曲鄧祥也。孔明大喜曰。汝用何言說之。祥曰。霍昭與某同鄉。自幼契交。乃隴西人氏。某流落西川。久不相見。某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来降矣。孔明即令行之。鄧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霍伯道。故人鄧祥来見。城上人

報知霍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為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來見公。看吾之面。開門投降。昭勃然變色。起身而言曰。諸葛亮乃我國讐敵之人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為昆仲。今日為讐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祥再欲開言。霍昭已出敵樓去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霍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

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有不可言者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来攻城吾不懼之祥回告孔明孔明曰霍昭未等其開言而阻之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祥又到城下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乃一孤小城池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豈不愚乎倘城破身亡有何益也今賢弟執迷不順大漢却屈膝而事奸魏乃不知天

命。禾辨清濁耳。顧伯道思之。霍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鄧祥而喝。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早早速退。吾不射汝。鄧祥回見孔明。具言霍昭如此如此。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安敢欺吾無攻城之具也。吾已一切完備。俱在軍中。吾自去攻之。遂傳令。三軍齊力進發。試看霍昭如何抵當。下回便見

諸葛亮二出祁山

却說孔明喚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

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大笑曰。量此小小城池。滿城皆是人馬。安能及我哉。休等他救兵到。火急攻之。於是軍中裝數百乘雲梯。每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下以輪推之。每一面雲梯百乘。城上軍亂箭射之。下面蜀軍各抱短梯軟索。只候中軍擂鼓。四面一齊上城。霍昭在城上望見蜀軍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在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且說孔明在中軍。量城中無備。大遣雲梯而進。令三軍鼓譟吶喊相助。雲梯車上載着連珠砲。九霄砲。碗口銃。一窩蜂。大將軍。呂公車。各色火砲。齊舉。打城猶如天塌地陷。山崩海沸。諕的那城內軍民。亡魂喪膽。四面雲梯皆至城邊。不期城上火箭齊發。梯上盡是火着。蜀軍燒死數多。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孔明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四面鼓譟吶喊而

進。霍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繩穿定。飛打。其車皆折。孔明又取井闌百丈。以射城中。又令人運土填壕。霍昭又於城中築起重墻以禦之。孔明見打不透。教廖化引三千鍬鑺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霍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因此地道軍又不得入。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孔明正在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

日。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去。又問。誰敢迎之。蜀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曰。謝雄去了。誰敢再去。蜀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恐城內霍昭衝兵出。却說謝雄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斬之。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王雙斬之。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三人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

平廖化。壓住陣角。蜀兵已到陳倉城下。霍昭引三千兵開門以應之。王雙張嶷二將交馬。大戰數合。未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来。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休趕。嶷急回馬時。王雙流星早到。正中其背。嶷伏於鞍上。雙便趕来。王平廖化截住。救了張嶷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場。蜀兵折傷甚多。嶷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選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大小車輛裝載木植。四圍立

起排柵。築起重城。涤挑壕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巂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之。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霍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其却如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孔明曰。若此則大事可成矣。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

倉谷口。馬岱爲先鋒。關興張苞爲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却說曹真因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陽令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守把各處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升帳。謀士戰將列於兩邊。真令押入。驍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事來見都

督。誤被伏路軍捉来。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大喜曰。此書安在。其人於貼肉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書曰

天水郡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某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顛崖之中。思念老母。度日如年。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願都督聽納忠言。親提大

兵而来。如遇敵人。可以詐敗。某却在後擊火為號。先燒彼之糧草。都督大兵却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謂立功報國。實欲贖其前非。倘蒙照察。速賜来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来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計廣。善能用人。恐其中有詐。真曰。若維母不在天水。吾亦不信也。今伊母見在

魏境。安肯久事蜀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是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詐。某自支當。真大喜曰。是見忠心矣。遂從之。費耀即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祀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中有蜀兵来也。耀忙催兵前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亦引兵退之。蜀兵又来。兩軍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於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

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欲迫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嗌而来。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費耀縱馬提刀而出。遥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頭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却回身救去。自有兵来相應。衆皆知令。耀乃横刀大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来。孔明曰。請汝曹真荅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

見耶。孔明恕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嶷。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鋪火。便回身殺来。蜀兵齊退。耀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赶。將次近火山。路中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来。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困馬乏。背後興苞生力軍趕来。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

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過山坡口。一枝軍閃出。爲首一員上將。乃是姜維也。耀大罵曰。不忠不孝之賊。吾不幸誤中汝之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捉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縱馬棄路。望山谷中而走。忽然擁出一輛小車。車上舉火。塞了谷口。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者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立殺曹真耳。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也。却說

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同辛毗。計議停當。星夜具表。申奏魏主。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其危甚急。叡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須魏軍揚威耀武。蜀兵自然走矣。叡大喜。未知其計如何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常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霍昭守之。今果然應矣。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幸有霍昭王雙守把。必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路。搬運艱難。不易到也。臣算蜀兵所費行糧。止有一月。若糧盡必走矣。蜀兵利在急戰。魏兵只宜久守。陛下可使人持詔。令子丹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却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叡忻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

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吳王不久必僭稱尊號。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然先入寇矣。臣故待之。陛下免憂。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奏曰。陛下可速令人叮嚀告戒于丹。凡追趕蜀兵。觀其虛實。不可輕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奸計。叡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才許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

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汝見子丹。
但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
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違性急氣躁者
追之。暨辭去。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
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詔至。真忙出寨接入。
受詔已畢。真退與郭淮孫禮計議韓暨之言。
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真曰。此見若
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也。久後
破蜀兵者。必仲達矣。真又問曰。倘蜀兵不退

又何論耶。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自然糧不敢運。待一月終。糧可盡絶。蜀兵自走矣。乘勢追之。有何不勝也。孫禮曰。某去祁山虛粧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黃硝灑之。却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人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却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取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望祁山西行計。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行計。郭淮引兵提

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真又令張遼之子。偏將軍張虎為先鋒。樂進之子。樂綝音申為副先鋒。此二人同守大寨。如得將令。方許出戰追擊。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搦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此奈何。正躊躇之間。忽報隴西魏兵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

運糧官。乃涿郡容城人也。姓孫。名禮。字德達。
孔明曰。其人若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
王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
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曹
真心腹之人也。孔明咲曰。此是魏將料吾乏
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
物也。吾平生專用火攻。彼焉能用火哉。彼若
知吾軍去刦糧車。必來刦吾寨矣。可將計就
計而行。大事豈不成哉。遂喚馬岱分付曰。汝

引三千兵。逕到魏軍屯糧之所。不可入其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来圍之。再令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内外夾攻。破魏兵必矣。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来劫吾營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斷歸路。孔明

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西而坐。却說魏軍探知蜀兵要来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綝。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来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殟火。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而来。人皆啣枚。馬盡勒口。逕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攢造成營。車上編插旌旗。忽然西南風起。岱令頭軍逕去營

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寨内。必是魏軍放起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軍殺来。乃是馬忠張嶷。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裏殺来。乃是馬岱也。内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大開寨門。與樂綝盡引人馬殺奔蜀寨

来。不見一人。急收軍回。吳班。吳懿兩路軍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寨時。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却被關興。張苞。取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来。方欲入寨。忽見一彪敗軍飛奔而来。乃是孫禮。遂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真聽知。謹守大寨。却說蜀將皆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收軍也。孔明曰。吾退師者。乃料魏人

不知吾病也。吾病乃無糧耳。利在速戰。今彼堅守。吾病興矣。可以退兵。魏人暫時而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矣。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吾兵便可退去。曹真料吾必不走也。吾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捷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追也。只今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手在寨中打更。分明提鈴喝號。凡事皆備。一夜兵

已退盡。只落空營。却說曹真正在帳中憂悶。忽報有一彪軍到。真令人哨探。乃是左將軍張郃也。郃下馬入帳。與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特令某來也。方纔路聞猻將軍計不成。都督哨探否。真曰。新敗以來。未曾敢進。郃曰。仲達分付云。魏軍勝蜀兵必不肯去。若魏兵敗。蜀兵必去矣。此乃兵家之玄機。不可不察也。真未信。令人探之。果是虛營。只捕着數十面旗。兵已去了

二日也。真急令郤追之。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扳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與王雙。雙大驅士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軍叫曰。將軍休趕。背後魏延仍在城外下寨。城中放起火了。雙便勒回馬時。只見一片火起。忙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

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回。後史官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破魏吞吳定蜀邦。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来魏延使了孔明寨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雙若回寨。可作隄防。延因此斬之。却說。魏延引兵回到漢中。見了孔明。交割了

人馬。犯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霍昭差人申報。言斬了王雙。曹真聞之。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病疾。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却說吳王孫權設朝。忽有細作人報說諸葛丞相出師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羣臣大喜。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未知還是如何

諸葛亮三出祁山

却說。東吳衆官皆勸吳王伐魏。權猶豫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来儀。大江之中。黃龍纍現。主公德配唐虞。明及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未晚矣。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壇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乃告祝曰

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

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祉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作世慝。淫名亂制。臣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佟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享之。左右有吳。永

是日祭畢。大赦江東。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謚父破虜將軍孫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丸討逆將軍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之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昭之次子張休為太子右弼。恪字元遜。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頤廣額。大聲清高。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忽值東吳筵會。權見諸葛瑾面長。乃戲

之。令人捧一驢来。用白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泉皆大咲。恪跪而告。乞借粉筆。再添二字。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與恪曰。汝能教子布飲乎。恪應之。便與昭曰。昔司馬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日大宴。但臨陣之日。張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今日推辭。何謂不養老。昭無

言可答。只得飲之。恪應對如流。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昭佐吳主。位列三公之上。權封頠雍為丞相。封陸遜為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即金陵郡）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之。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此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蔣琬奏曰。可令人問於丞

相。後主即令陳震送到漢中見孔明。言曰。東吳孫權即了帝位。命人入川與蜀同盟。平分天下。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興師。要分其勢。魏朝必命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若得長安。乘勢伐魏。此萬全之計也。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送到東吳。見了吳主。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傳旨令陸遜虛做起兵之聲。

遠與西蜀為勢。遜受命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然同盟。不得不從。回顧左右曰。教吳兵且養銳氣。待孔明攻魏至急。吾却乘虛好取中原也。即時下令。教荊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陸遜之意欲魏蜀相吞盡力伐之）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霍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

見火起。併力取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便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而去。却說霍昭病重。慌報張郃。郃急上表。差人來替霍昭。郭淮聽知霍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霍昭與我至厚。今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恐陳倉有失。引三千兵急來替霍昭。此時霍昭病深。當

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遂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到了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然城上一聲砲響四面旗幟齊竪二人大驚勒馬視之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城上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軍師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言

曰。吾常憂陳倉城未能取之。乃使人打細報來。說陳倉霍昭病重。汝等已知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之。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却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瞎出漢中。是吾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也。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吶喊相助。令魏兵驚惧不定。兵無主將。自然亂矣。吾故取之。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今霍昭已亡。吾甚憐之。令伊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

魏延姜維拜曰丞相用兵如神仁德極厚某等何憂哉孔明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自走矣魏延姜維受令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方欲卸甲遥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維曰丞相神算也二人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嘆曰丞相令我等引兵先取此關把關之人聞是蜀兵必早走矣若去遲魏兵到也今果如此可令兵守住險

道。延即引兵拒之。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延隨後趕來催發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遠去。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地名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泉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之。吾觀陰平武都

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二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引兵去了。再說張郃回到長安。來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霍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二城矣。遂令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拒郿城。再上表入洛陽

告急。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霍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一人又奏曰。近得滿寵等表文。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朝夕。必入寇矣。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可。即召司馬懿商議曰。兩下危急。可先退何處。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

曰。先孫權獨拒江東。心滿意足。再無遠圖之心。次後陸遜復得荊州時。權自謂太過分矣。今稱帝驕民心未安。何敢妄動。蜀之孔明。常思報先主之恩。復猾亭之讐。終欲吞吳。非不為也。蓋力不及耳。又誠恐中原從旱路興兵伐之。故暫與東吳同盟也。今孔明又出祁山。懼東吳乘虛而擊。故遣人作賀求吳。假作興兵之勢。以分中國之兵。吳欲吞魏。恐蜀襲吳。因此不敢興兵。却坐觀成敗。今吳興兵。乃虛

詐之計。實不舉也。蜀與兵。乃誠實之情。欲克中原也。臣故知東吳不發兵矣。叡嘆曰。卿真乃大將之才也。遂封懿為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臣取曹真的總兵將印來。懿奏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入見真。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興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下知吾病重。故不使吾聞之。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

達爲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其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其頟助一膊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再三推辭。堅執不受。真躍起身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必危矣。吾當扶病見帝以保之。言訖。復卧於床上。懿曰。天子已有命旨。某不敢受。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以退蜀兵。再有征伐。吾當努力自去矣。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入內辭了魏主。引兵徃長安来。與孔明鬪智。未

知勝負如何

孔明智敗司馬懿

蜀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却說。司馬懿引兵迳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鋒。戴陵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敵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

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一事。只有武都陰平此二城未曾回報。懿曰。吾自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此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萬從隴右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行了數日。郭淮在馬上與孫禮曰。仲達與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然勝之。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也。蜀兵如正攻

西郡。我等從後抄到。彼等豈不自亂乎。二人正言間。忽哨馬報来。說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欲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砲響。山背後閃出一彪軍馬来。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咲曰。郭淮孫禮。休得走也。司

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却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受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聲大震。兩路軍殺來。乃是王平姜維。與苞二將引軍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各各棄盔拋甲。赤身逃走。郭孫二人棄馬匹山而去。張苞望見。驟馬赶来。連人帶馬跌入澗内。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却說

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郭孫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陵。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自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二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各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兵在前布陣。

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士馬攻殺進去。如此兩下併力。可奪蜀兵之營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諸營有何難哉。彼兵安能穩立乎。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陵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漸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准備也。可取路而回。纔然退軍。只見滿山火光

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陵郤二人圍住。孔明在山上大叫曰。戴陵。張郤。聽吾之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手下之輩。吾不殺害。何不下馬早降。郤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要上山來取孔明。山上矢石如雨。郤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

人敢當。蜀兵困戴陵在垓心。郤紘出舊路。不見戴陵。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陵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郤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與左右曰。嘗聞張益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他日必為蜀中之害矣。吾當除之。若不除之。吾心中又添一病也。遂收軍還營。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戴陵獨行而來。二人羞

慚告曰。孔明先在彼寨後山上。如此防備。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乃神人也。不如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搦戰。魏兵不出。將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使命捧詔至。孔明接入。焚香禮畢。開詔讀之。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

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蹔斬王雙。
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復興二郡。
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掾擾。元惡
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建興七年夏六月日。詔

孔明聽詔畢。乃與侍中費禕曰。吾國事未成
安可復丞相之職也。堅辭不受。禕曰。若丞相
不受此職。冷淡了將士之心也。禕再三奉勸。

孔明方受之。禘拜辭而回。孔明思量退司馬懿之策已定。遂聚諸將分付。教各處俱拔寨退而起。早有細作。報與司馬懿。說孔明拔寨退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也。不可輕動。張郃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年麥熟。糧草豐足。雖然必然糧盡兵危。要回漢中。如何不追。懿曰。吾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彼安肯便走也。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以誘之。可令人遠遠哨探。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

下寨。懿曰。吾料孔明必不走也。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絶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令人探知。回報說蜀兵又起營去了。懿未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與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又住了旬日。令人哨探。回報說孔明又退三十里下寨。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入漢中也。都督何故懷疑。而不追之。今若不進兵。我等皆被天下人之恥笑矣。

郃願決一戰。以退蜀兵。上報朝廷。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一失。喪我軍之銳氣也。決不可輕進。郃曰。不勞都督親去。某乞一軍以追之。敗則當正軍法。懿曰。既泉將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去。在前奮力死戰。吾在後應之。以防伏兵。此乃首尾相應之計也。汝明日先引兵到半途住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陵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依令而進。到半路下寨。司馬懿

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來孔明密令人哨見魏兵到半路而駐。是夜。孔明喚衆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可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也。魏兵必令為兩枝。司馬懿必隨後而來。防吾伏兵。若懿至。伏兵正在當中。須要大戰。此兩枝兵。若非大將。不可當也。孔明言罷。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忽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殺

身報國。有失。獻首。孔明長嘆曰。王平乃漢之忠臣。肯捨身親冒矢石。真良將之才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總然智勇。只可當的一頭。豈能兼身兩處。須再得一將。方可行之。爭奈軍中再無捨死當先之人。教吾大計不成矣。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之。泉視之。乃前軍都督扶風太守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也。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

於帳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赶上。任他過盡。汝等却引伏兵截其後隊。若司馬懿隨後赶来。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助之。二將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箇錦囊收受。各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定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可去救。只

開錦囊看之。自有解危之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退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擄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赶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中。只看山上紅旗颭動。却引兵殺出。興受計。引兵而去。却說。張郃戴陵引兵如猛風驟雨而來。蜀兵吶喊相擊。郃視之。乃右軍領

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矦馬忠撫戎將軍關
內矦張嶷左將軍高陽矦吳懿安梟矦吳班
此四員大將也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
戰且走郃兵追赶到二十餘里時正值六月
天氣甚是亢炎人馬受熱汗如潑水只得追
殺走到五十里之上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
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
將一齊引兵掩殺回来張郃戴陵死戰不退
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来乃牙門將裨將

軍王平。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也。各奮勇殺出。截其後路。郃大叫泉將曰。汝等到此。不即死戰。更待何時。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一彪軍殺到。乃魏都督司馬懿也。懿拍揮泉將。將平翼二將圍在中間。翼大聲言曰。丞相真乃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陵。翼引一軍来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上。

窺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與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大驗不已。畢竟怎的解圍。其計還是如何

仲達興兵寇漢中

却說。姜維廖化二將。觀錦囊之計。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的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逕襲司馬懿之營。懿若知之。恐長安有失。必然急退。汝等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全

勝矣。二人即分兵兩路。迳往司馬懿營中去了。原来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絶令人傳報。懿正催戰之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迳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與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来追。却悞了大事也。遂提大兵而回。軍心惶惶乱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戴陵見勢孤窮。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鼓興引兵接應諸路。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

時。蜀兵已自去了。懿收聚敗兵。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衆皆羞慚而退。魏國無名將。死者極多。史上不復錄記。却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所得軍器馬匹。及降兵無數。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而來。說張苞破傷風身故。勅葬於錦屏山。（後主後封苞弟張紹爲侍中）孔明聽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絶於地。衆皆救醒。孔明自

此得病。即床不起。諸將無不感激。旬日之後。孔明喚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能理事。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也。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遂傳號令。與各營。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嘆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令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回洛陽。却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

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
自来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
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
次侵界累犯中原若不勦除必為後害今時
值秋凉人馬安閑正當征伐臣願與仲達同
領大軍逕入漢中珍滅奸黨以清邊境此時
司馬懿安置荆襄未回魏主大喜即遣使持
聖旨星夜召懿回朝次日懿升偏殿有侍中
劉曄在側懿問曰子丹勸朕伐蜀若何曄奏

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勦除。後必為大患。陛下不勞多疑。便可行之。敞點頭。曄出內回家。有數十箇大臣相探。皆曰。近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易圖之地。空費軍馬之勞也。今天子心已憚矣。若強動軍馬。與國無益。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咲曰。昨聞劉曄勸天子伐蜀。今日如何又說不伐也。即入內奏曰。陛下何不興兵早早伐蜀。敞曰。卿書生焉

知兵法。暨曰。劉曄乃先帝時謀臣也。臣昨日聞奏可伐。臣故知之。叡恐曄有計。乃變言而咲曰。劉曄未曾教朕伐蜀也。暨又曰。劉曄與泉官言不可伐蜀。臣故疑之。特来奏聞。叡即召劉曄入内。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奏曰。誰人言之。叡曰。楊暨来奏。如此如此。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叡大咲。少時楊暨出内。曄奏曰。臣只道陛下飽看兵書。原来陛下實不知也。昨日臣勸陛下伐蜀。乃大

謀竊事。常恐夢寐之中泄漏此機。以益臣罪。豈敢向外人談論。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密之。臣見梟官所問。故反言耳。陛下如何與楊暨言是非也。徽大悟。乃曰。卿之言。誠金玉也。因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回朝。來見魏主。徽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去荊襄探視一遍。亦有此意。東吳果不動兵。今日可乘此去伐蜀也。徽即拜曹真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為大將軍征西副

都督劉曄為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劒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來征北。聽的這箇消息。遂喚張嶷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古道。以當魏兵。吾却提大軍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丞相悞了大事也。人報魏兵四十萬。詐稱八十萬。真懿二人同領而來。勢

如泰山。如何只與二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將何禦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也。難平面目相看。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也。不必多言。可以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殺之。只不敢去也。孔明咲曰。何其愚也。吾今汝等此去。必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宿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

多軍。只恐史害。吾將大軍屯於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夫必晴朗。那時以大兵掩之。吾以安逸之兵。掩殺苦勞之卒。吾有十萬之兵。何懼魏兵四十萬也。玄平聽畢。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勾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伺候出征。却說王平張嶷引一千兵逕到陳倉古道揀選高阜處搭起窩鋪。以防連陰。却說曹真

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人。
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毀。
真便要往陳倉路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
看天文。見畢宿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
大雨。若深入重地。常勝則可。倘有驟虞。人馬
受苦。要退難矣。且宜城中搭起窩鋪住劄。可
也。真令人伐木搭之。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急
若盆傾。淋漓不住。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
軍器盡濕。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

十日。馬無草料。死者無數。人乏飲食。病亡極多。生者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祈晴不應。文武大臣皆入內。上疏啓奏。太尉華歆上疏。曰

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曜。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天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

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謹疏

魏主覽畢。以手加額曰

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窺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城門校尉。監少府。臣。楊阜上疏。曰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

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綏邇。以險閒者。諸軍始進。使有天雨之患。稽閡（音艾）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殺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裁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

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日。而奏罷浮食。
今者。用軍不足。益宜節度。謹疏
散騎黃門侍郎臣王肅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
涉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
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泉逼而不展。
糧懸而不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
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工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此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城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警。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謹疏

魏主覽畢。遂納羣臣之諫。即下詔遣使召曹真司馬懿回朝。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

令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倘偶然行動。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来。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矣。二人正言間。忽使命来名真懿。二人遂將後隊作前隊。前隊作後隊。徐徐而退。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將盡。天尚未晴。乃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地名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地名住劄。孔明升帳。聚衆將而言曰。吾料魏兵必走也。曹叡必下詔来取曹真司馬懿兵

回。吾若追之。彼必有准備矣。不如任他遠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喚來人分付曰。汝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策。其人拜辭而去。未知孔明怎生破魏。端的勝負如何

諸葛亮四出祁山

却說。梁將聽知孔明不追魏兵。乃入帳告曰。今魏兵久值大雨。不能存住。因此回去。某等好乘勢追之。無有不勝。丞相如何不肯追也。

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此之去。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也。不如從他遠去。吾却令兵迳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隄防也。泉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所。吾故先取此地。得其利也。泉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

翼馬忠。出斜谷。會于祁山。先到者為頭功。各受令引兵而去。孔明自統大軍隨後進發。令關興廖化為先鋒。即日而行。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了旬日。後面埋伏泉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吾等退兵耶。懿曰。蜀兵隨後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赶者料吾有伏兵也。故縱我兵遠

去。待過盡入關時。却奪祁山矣。真不信。懿又曰。子丹如何不信。吾觀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吾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吾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即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一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令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下營。懿更衣換馬。雜在

數十騎之內。徧視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住劄。強要賭賽。却不苦了官軍。懿聽知。歸到本寨。聚諸將皆到帳下。揀出抱怨的那員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喪軍心耶。其人不招。懿喚出同伴之人。對證。果服其罪。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耳。今汝各人有功回朝。汝妄出怨言。自取罪戾。言訖。令武士推出斬之。須

吏獻首於帳下。衆皆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砲響。四面皆進。衆將受令而退。却說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四將引二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来。四將勒兵不進。而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口。提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用兵何疑耶。只可倍道而進。曹真司馬懿必然擒矣。吾料魏兵久遭大雨。衣甲皆敗。只可掩殺。不可從容。今魏兵久

受勞苦。皆是思歸。豈肯戀戰。丞相先令吾等會於祁山。今却教休進。此號令不明也。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等安敢如此。式咲曰。丞相若能計謀永致街亭之失。魏延想起孔明向日退軍之時。教他守武都陰平全無功次。亦咲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也。既已令進兵。今又教休進。式曰。吾自有吾部下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

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不肯教行。是夜。魏延和與孔明爭氣。將言語激着陳式。式自引五千兵出箕谷。不見一人。式咲曰。人說丞相有通神謀略。吾今見之矣。鄧芝聽知陳式去遠。只得飛報孔明。却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的一聲砲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的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只聽得喊聲大震。一龐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

千兵止剩了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赶来。却得張嶷杜瓊接應。魏兵方退。魏延拒住險要下寨已定。方信孔明先見如神。延式二人懊悔不及。且說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咲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吾憐其勇烈而重之。吾昔與先帝言。久後必生患害。今已顯露。可以除之。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五百軍。止有五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

令鄧芝再来箕谷。撫慰陳式。隄防生變。孔明曰。吾料司馬懿必在箕谷口。曹真必在斜谷口。以防蜀兵。吾速取之。今先令兩軍抄在他二寨之後。真懿必走也。鄧芝拜辭而去。孔明急喚馬忠。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為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舉火為號。與王平等共劫曹真營寨。吾却從

谷中而出。共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兵分兩路。谷引五千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却說孔明諸處撥兵。倍道而進。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亦引兵先行。却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羞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兵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良領

旗息鼓。引兵而去。真又下令曰。十日之内。不見動靜。纔是吾彀。諸將聽令。各守險要。且說秦良引兵方到谷口。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赶来。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瞭哨軍報說。有蜀兵埋伏。良出帳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上馬令軍士隄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乃是吳璉。吳懿引兵抄在背後。前面關興廖化。引兵殺来。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

馬投降者免死。魏兵太半降之。秦良死戰被。
廖化一刀斬之。死者無數。盡棄於濠壑。孔明
把降兵拘於後軍。却將魏兵衣甲與蜀兵五
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
四將引着。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
只有些小蜀兵。盡赶去了。真大喜。忽有人告
曰。某乃司馬都督心腹人。今都督用埋伏計
殺了蜀兵四千五百首級。上告都督休將賭
賽為念。務要用意隄備。真曰。吾這裏並無一

箇蜀兵。其人回去了。忽又報。秦良引兵回来了。真親自迎着。果是秦良之兵。比及到寨。人報背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到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撣示蜀兵就營前殺將進来。馬伷王平從後面殺来。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那有一人肯抵。泉將保着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赶来。真急奔走之間。忽然喊聲大震。一隊軍殺到。真膽戰心驚。近前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

戰一場。蜀兵方退。真纔得脫。羞愧無門。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敗也。懿曰。見來人回報。言子丹說並無一箇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而知。故未接應也。今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甚是惶恐。無地可入。氣成病疾。即床不起。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真引兵。却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勞

軍已畢。魏延軍屯箕谷。孔明亦召到寨中。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入帳拜伏請罪。孔明問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亦魏延教我行來。孔明大怒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即叱武士。推出斬之。懸首帳前。以示諸將。（後陳式之子陳壽為晉平陽侯編三國志將魏延為證絕言孔明入寇中原）孔明斬了陳式。省令諸將。忽有細作報說曹真臥病不起。見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曰。

吾只用片紙。敢教曹真即死。未知有甚言詞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祁山布八陣

建興八年。秋八月。孔明屯兵於祁山。聽知曹真因與司馬懿賭賽。不想兵敗。羞慚成病。孔明乃與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魏兵不退。必為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也。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氣死矣。遂喚降兵至帳下。而

問曰。汝等皆是魏軍。中原多有父母妻子。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內有百餘人不願去。皆留於軍中。願去者千餘人。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可以達之。吾有一書。汝交割與子丹。他日必有大功也。魏軍回到本寨。見了司馬懿。各言其事。懿咲曰。此乃孔明結我軍心也。遂傳令。教運糧草。再不調用。內有曹真帳下人。將孔明書呈上。真扶病而起。折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切謂夫為將者。日就月將。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嶽。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旱澇。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

枕盈郊野之戈甲。撤棄滿道之刀鎗。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顏見關中之父老。何面歸相府之廟堂。史官秉筆而記錄。百姓泉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惕。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軍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為平壤。蕩魏國作坵荒。天書既下。速來歸降

曹真看畢。恨氣塞胷。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邊塞。魏主聞知

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搦孔明交戰。隔日先下戰書。孔明與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戰。使者去了。孔明當夜喚姜維。馬謖與密計。如此行之。又喚關興。令付如此如此。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間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近。以弓弩射住陣角。各排開鼓角。三通鼓響已畢。魏軍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泉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

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責之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悉宜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孔明咲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汝祖父皆為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効。反助篡逆。何為不

誅耶。懿羞慚而言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休出奇兵。汝若能勝之。吾誓不為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開將耶。欲開兵耶。欲闘陣法耶。懿曰。先闘陣法。孔明曰。汝先布陣我看。懿回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颭。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哂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一陣我看。孔明回車入陣。把羽扇一搖。衆兵變成

一陣。復乘車出陣。而問曰。汝識吾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也。孔明曰。是便是了。汝敢打吾陣否。懿曰。既然識之。如何不敢打耶。孔明曰。汝只管打来。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陵。張虎。樂綝。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有八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此八門也。生。景。開。三門吉。休。傷。杜。死。驚。五門凶。正東乃生門。可打。西南乃景門。可打。正北乃開門。可打。汝三人可從生門打入。往景門殺出。復

從開門打入。此陣可破。蜀兵可退矣。汝等休辱了志氣。三人受令。張虎在前。戴陵在中。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逕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且說張虎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虎慌引三十騎轉過陣脚往西南衝去。戴陵樂綝引着六十騎精兵在蜀陣中衝突不出。皆被蜀兵射住。只見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

魏兵一箇箇皆被縛了。送到中軍。孔明坐於帳上。只見張虎戴陵樂綝并九十箇軍。皆縛在帳下。左右告曰。此輩乃打陣之人也。孔明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為奇。吾放汝等回去。說與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從新戰來。那時再決雌雄。未為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三人連聲應諾。遂將衆人衣服盔甲脫了。令左右去其縛。以墨塗面。放出。九十三人步行回本陣去了。司馬懿見之。喫這

一場羞辱。遂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久戰不勝。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即拍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驍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天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懿分後軍當之。乃是關興也。懿復催軍厮殺。忽然魏兵大亂。只見姜維引一枝軍悄悄的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退軍時。蜀兵周圍殺到。懿引軍望南死力突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

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孔明收了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此時永安城李嚴差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到此違限十日。安告曰。因丞相與魏兵交戰。其恐有失糧餉。不敢早行。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誤了三日。該徒罪。五日。該處斬。今悞了十日。有何理說。令左右推出斬之。長史楊儀諫曰。苟安乃李嚴所用之人。又兼錢糧多出于西川。若殺此人。再後無

人敢送迎。孔明納諫。遂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尚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人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懿喚入。尚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況孔明多謀。以此難信。汝若與國家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為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即當効力。懿曰。汝若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為帝。若後主召回孔明。即是汝之功矣。尚安允之。逕還成都。見了宦官。佯布流言。

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篡國也官官聞知大驚失色即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官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去兵權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效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不覩面不可言之即遣使持節詔出內却說孔明在帳中正商議破魏之策忽報有天子詔命到來孔明接入焚香禮畢開詔讀罷仰天嘆曰主上

年幼。更有佞臣撲制。吾正好建功。何故取回也。如不從之。是欺主矣。若從之而退兵。祁山再難得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速退。司馬懿必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一千兵。却掘二千竈。明日掘三千竈。後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楊儀曰。昔孫臏捉龐消。用添兵減竈之法而取勝。今丞相退兵。何故添竈也。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

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内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將校持疑。而不敢追之。吾徐徐退去。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兵。却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之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退去了。懿曰。孔明多謀。豈肯於勝處而退去也。不敢輕進。遂自引百餘騎壯士。往蜀營中踏看。教軍士數竈已畢。回到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赶到那箇營内。查數明

白。回報。說這營內之竈。以三分又增一分。司馬懿與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效孫子減竈之法。每日添兵增竈。使不疑也。吾若追之。必遭龐涓馬陵之患矣。不如且退。再作良圖。衆皆服之。於是司馬懿回軍不追。因此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来報司馬懿。說孔明退軍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悔之不及。仰天長嘆曰。昔日西回者無異今日。孔明退兵。反增其竈。效虞詡之法

瞞過吾也。孔明謀畧吾不如之。遂引大軍而回洛陽。孔明到了成都。朝見後主。未知還是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目錄

諸葛亮五出祁山
木門道弩射張郃
諸葛亮六出祁山
孔明造木牛流馬
孔明火燒木柵寨
孔明秋夜祭北斗
孔明秋風五丈原

死諸葛走生仲達
武侯遺計斬魏延
魏折長安承露盤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諸葛亮五出祁山

却說諸葛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伏兵不敢追之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蜀兵無折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至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詔回有何大事後主

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詔回還。餘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亂臣言臣有篡逆之意也。後主無言可對。孔明曰。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皆宦官所言。耶丞相回還。今日朕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衆宦官問之。方知是荀安也。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殺之。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曰。奸臣於天子前害吾。汝等何不諫之。二人

告曰此言實不知之孔明遂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持檄文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孔明又議出師楊儀曰前者興兵軍士多有怨心不如分為兩班以三箇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如日落月生月沒日出之狀若此則蜀兵不能乏也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此乃重大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丞相若從可為長久之計也孔

明笑曰。汝言正合吾意。即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違三日者。杖五十。五日者。杖一百。十日者。處死。時建興九年。春二月上旬日。孔明引一半人馬出師。魏太和五年。魏主曹叡陞殿。近臣奏曰。邊庭告急。西蜀孔明又寇中原。叡急召司馬懿曰。邊庭又報孔明入寇。卿每向關外禦敵。未能剿除。今日如之柰何。懿奏曰。今子丹已亡。臣等竭力剿寇。以報陛下。若不剿除。臣當萬死。叡大喜。設宴待

之。次日又報蜀兵寇急。敵即排鑾駕。送司馬懿出城。懿辭帝。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如有差失者。立斬懿阻之曰。吾徧觀衆將。獨公一人。可以當先破敵。若守雍郿。非大將之任也。吾與公立志報國。公肯為大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乎未遇其主。今都督肯委重職。雖萬死不辭。懿曰。天子盡情託吾。吾欲倚公。

同立大事。故委重職也。郃喜曰。惟命是從。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爲大先鋒。總督六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却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逢出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司馬懿正提兵出關。張郃曰。令孔明長驅大進。再出祁山。當復如何。懿曰。此人定來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以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畧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也。

說畢。留兵四萬。令郃守祁山。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此時蜀兵盡出祁山。安營了畢。隨後孔明亦到。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與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目營中乏糧。李嚴處催併去久未見運到。吾料隴上麥熟。吾密引兵割之。只留王平。張嶷。吳懿。吳班。四將。守祁山之營。孔明遂自引魏延。姜維等諸將。前至鹵城。此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大開城門而降。孔明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

熟。惟上面最盛。孔明留張翼。馬忠。守齒城。自引諸將。并大小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算知吾來割麥也。即沐浴更衣。令軍士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粧飭。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的。孔明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伏在上邽音圭之後。馬忠在左。魏延在右。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皁衣跣足。披頭持劍。

在左右推車。一人在前。執着七星皂旛。如此行之。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麥。却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旛。步行在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来。那哨探軍見之大驚。又不知是人是鬼。火急報知司馬懿。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

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推車。皆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之狀。懿怒曰。這箇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人帶車。盡都捉来。魏兵一齊追之。孔明見魏兵趕来。便教回車。逕往蜀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趕来。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奇怪。我等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何也。孔明見兵

不來追趕。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了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便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曾趕上。盡皆癡呆。孔明又教回車。朝着魏兵。推車倒行。司馬懿在後趕來。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亦能呼風喚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衆軍不可追之。懿急收兵退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

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皁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綸巾鶴氅。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箇車上。坐着孔明。趕了五十里。如何這裏又有孔明。怪哉。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震。又一彪軍殺來。只見軍中。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上亦有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箇皁衣人。披髮仗劍。擁車而來。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是神兵也。衆軍心下大亂。魏兵因此不敢交戰。自行奔走。正行之間。

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懿舉目視之。又見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魏軍無不駭然。太半皆要逃命。司馬懿又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慌。因此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鹵城打曬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在路捉一人來見懿。懿問之。其人告曰。

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日何等之兵耶。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諸葛丞相。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諸葛也。懿仰天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鹵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訊前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

其前。齒城可破。孔明可從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却說孔明引軍在齒城打麥。忽喫諸將聽令。曰。今夜司馬懿必來攻城。吾料齒城東西麥田之內。是可伏兵。誰人敢去。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與姜維魏延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伏在東南。西北兩處。又喚馬岱馬忠曰。汝二人亦引五千兵。伏在東北。西南兩處。只聽砲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

引百餘人。各帶火砲出城。伏在麥田之內。却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齒城下。日已昏黑。乃與衆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准備。今晚攻之。必不防也。城低濠淺。可以攻打。遂把兵於城外。二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約定齊來圍的如鐵桶相似。懿淮二人。傳令攻城。城上萬弩皆發。矢石如雨。魏軍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三軍大慌。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往麥田內搜時。四角上火光沖天。

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到。鹵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殺的那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司馬懿急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并到山後扎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來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傷折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懿曰。當復何如。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各處人馬。併力剿殺。吾引

一軍襲劍閣截其蜀兵之歸路孔明自然慌矣那時大事可成也懿從之即發檄文調到雍涼諸郡兵馬大將孫禮入見司馬懿懿就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却說孔明在鹵城相拒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令魏延姜維入城聽令曰令魏兵守住山險不與交戰一者料吾糧盡無糧二者令兵取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兵先去守其險要若魏兵見有准備自然退矣延維二人引兵

而去。長使楊儀入帳告曰。向日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兵。內四萬限足該換也。孔明曰。既前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聽令。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諸處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引軍來攻葭城。蜀兵思家。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之甚急。眾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來兵到營。方許換之。孔明曰。

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為本。吾縱取朕。失信於人矣。蜀兵應去者。皆准備回家。其他父母妻子。倚門數日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則全其信耳。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聽知。無不嘆服。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以殺魏兵。報丞相大恩。雖萬死不辭。孔明曰。汝等該還家之人。豈可留於此乎。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喜曰。汝等既要與吾出戰。可出

城安營。待魏兵到。不待他歇定喘息。急急攻之。此乃以逸待勞之法也。那四萬兵。各執兵器。懽喜出城。列陣而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木門道弩射張郃

却說孔明以信義激勵三軍。衆皆感德。奮死報之。蜀兵正切齒而待。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困馬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來。人强馬壯。將勇兵驍。以一當十。殺的那

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餘皆逃走。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折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未曾起兵。今嚴哨知消息。伏望丞相深謀遠慮。早施良圖。切勿怠忽。孔明甚是驚疑。乃聚諸將曰。東吳陸遜興兵寇蜀。誰敢敵之。吾須索速回也。即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軍在此。必不追也。却說

王平。張嶷。吳懿。吳班。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却說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追之。乃引兵來到城見司馬懿。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甚多。豈可相拒。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矣。郃曰。都督何故懼蜀兵如猛虎耶。若天下之人恥笑也。懿曰。兵法云。善戰不如善守。今孔明糧少。利在速戰。吾堅守不出。彼若糧盡。自然變矣。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必歸去矣。可

以攻之。懿堅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回。遂喚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曰。汝二人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砲響。急滾下木石。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於是蜀兵盡望木門道而去。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去了。不知城中有多少兵。懿自來視之。見城上插

旗。城中煙起。懿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此去。必有東吳消息也。誰敢追之。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往之。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耳。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大先鋒之職。今日正是立大功之際。却不用吾。何也。懿曰。今合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今蜀兵急退。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子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之。不必掛慮。懿曰。公只要去。休要後悔。郃曰。大丈夫

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不若另委別將。追之。郃曰。何謂也。懿曰。公性烈如火。不能忍耐。恐中孔明之計。公今若去。悔之不及矣。郃大聲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有何悔乎。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教費詩魏平同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續来策應。却說張郃引兵火速趕来。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處。樹林內閃一彪軍出。為首大將提刀勒馬大叫曰。賊

將引兵那去。郃回馬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拍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追赶三十餘里。勒住馬四下視之。全無伏兵。又策馬追之。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擁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興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住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赶到一寨林。郃心中疑有伏兵。令人哨探。並無埋伏。放心又赶。不想魏延抄在前面。與郃又戰十餘合。延又敗走

郃奮怒追来。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什物段疋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興二將。輪流交戰。張郃捨死追赶。看看天晚。郃赶到木門道口。魏兵各取財物。皆無戰心。魏延撥回馬。大罵曰。汝乃逆賊。吾乃漢之名將。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領赶。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而迎。戰不十合。延盡棄衣甲頭盔兵器。披髮引

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不顧盔甲兵器。大敗而逃。郃奮恨赶来。正赶之間。忽然一聲砲響。背後魏軍叫曰。張將軍休要追赶。他已去的遠了。郃生性急暴。只管追之。此時天色昏黑。又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滾將下来。阻其去路。郃大驚曰。誤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早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通梆子響罷。兩下萬

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餘箇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後史官有詩曰

諸葛施謀暗學孫。山藏萬弩似雲屯。馬陵當日龐消死。張郃今朝喪木門

又詩曰

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英雄。至今魏卒殘毫鬼。猶怯軍師舊姓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其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時。只聽得

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以羽扇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欵射其馬誤中一獐（獐與張同馬者司馬懿獐者即張郃也借言之）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受吾所擒矣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嘆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知大哭不絶多官再三勸解方纔休息啟曰西蜀未平良將先沒如之奈何羣臣泣奏曰張郃乃棟梁

之材。今日已亡。國家棟梁折矣。忽諫議大夫幸毗叱之曰。是何言也。昔建安年間。皆言天下不可無武祖也。及至升遐。傳位文皇帝。時又曰。不可一日無文皇帝也。及至文皇帝晏駕。今日陛下龍興。國中文武如兩。豈少一張郃乎。多官默然無語。獻曰。幸諫議之言是也。因此令人去木門道取張郃屍厚葬之。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早有李嚴妄奏後主曰。軍士糧草。已辦不乏。丞相回師。必

順魏也。後主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細言軍旅之事。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陸遜興兵寇川。因此回師矣。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必有順曹之意。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回軍糧不足。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奏天子以糧草豐足遮飾。孔明大怒曰。匹夫為已之過。廢國家大事也。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昔日同

受託孤之恩。且恕此罪。若殺之。天下人言丞相不容也。今留之亦難。只可貶為庶民。孔明從之。費禕即寫表章赴成都。入朝來奏後主。近臣接表。展於龍案之上。後主覽其表曰

吏部尚書臣費禕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表。李平既為大臣。（李平即李嚴先名嚴後改為平）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

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衆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篡逆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可將本人削去官職。徙為庶人。以杜內外奸黨之路。宜急施行。謹表以聞

後主覽畢。勃然大怒。叱武士。將嚴推去市曺。斬首踊令。衆軍蔣琬出班奏曰。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未可斬之。當依表施行。可也。後主從之。遂即謫為庶人。徙於梓潼郡閑住。李嚴

辭朝而去。後李嚴聞孔明身亡。掛孝出城迎接靈柩大哭而死。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并劉琰等為長史。積草屯糧。講文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敬仰孔明恩德。事之如天地父母。不覺三年。吳魏並無侵犯。是年。乃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強壯。可以伐魏。以報先帝知遇之恩。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

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今恤兵三載。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實欲竭力盡忠。與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為一統之基。言未畢。一人出曰。不可伐魏也。衆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未知有甚高見。畢竟如何

諸葛亮六出祁山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深明天文地理之事。見

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皆投於漢水而死。此大不利也。今夜臣仰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乃戚氣在此。不利伐魏。況成都人人。皆聞桓樹夜哭。有此數事不祥之兆。丞相只宜守舊。決不可妄動也。孔明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風雲虛謬之兆。而廢國家之大事耶。孔明即設太牢。祭先帝之廟。涕泣拜告曰。

臣。諸葛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師。再出祁山。誓竭力盡心。剿滅漢賊。恢復中原。惟死而已。當日祭畢。拜辭後主。後主與百官送孔明於城外。孔明到漢中。聚集人馬。與諸將於階下。商議出師之策。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于地上。衆將救起。半晌甦醒。再三勸解。孔明長嘆曰。可憐忠義之士。天不宥與壽也。乃令魏延。姜維。作先鋒。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孔明引

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皆出祁山取齊却說魏主設朝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起故改為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說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復出祁山魏主曹叡聞之大驚失色急召司馬懿至曰蜀兵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彗星犯於太白大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負才智逆天道又來入寇

乃自寃死也。臣賴陛下洪福。頴保四人同去必破蜀兵。獻曰。卿舉来朕察之。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曰。夏侯覇字仲權。次曰。夏侯威字季權。三曰。夏侯惠字雅權。四曰。夏侯和字義權。覇威二人。予馬熟閑武藝精通。惠和二人。深知韜畧。善曉兵機。此四人常欲與父報讎未遂其志。臣保夏侯覇夏侯威作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為行軍司馬。共贊兵機。以退蜀兵。獻曰。向者夏侯楙駙馬。共議軍機。陷了

許多人馬。見今羞慚不還。此四人乃與琳同否。懿田奏曰。此四人大不同也。獻從之。命司馬懿為大都督。凡用將士。量才委之。發勅調兩京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隴右。各處兵馬。皆聽懿提調委用。懿受命辭朝出城。獻囑曰。卿迳到渭濱下寨。但堅守為上。專挫其鋒。若蜀兵不得志。必詐退引誘。卿勿退之。待彼糧盡。擄掠不獲。必自走也。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此長久良計。卿勿怠慢也。

懿頓首拜辭。受命而去。魏主同多官入朝。却說司馬懿到長安。聚集軍馬。四十餘萬。皆来渭濱下寨已畢。又撥五萬軍伐木。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了渭水。朔建頭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地名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諸官商議。忽報郭淮孫禮入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見在祁山。又来水口。倘蜀兵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家之利也。懿曰。公言是

也。二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兵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引兵至北原。下寨了畢。却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箇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下十四箇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人報曰。郭淮孫禮引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喚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其隴西之兵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遂先令

人扎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黃夜只攻壯原。司馬懿必起兵去救。彼若少敗。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却下筏。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勢如泰山矣。諸將遵令。一一行之。早有巡哨軍報知司馬懿。懿喚衆將曰。孔明如此施設。其中有計也。以取壯原為名。順水来燒浮橋。亂其吾後。却攻吾前也。即傳令與

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的壯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可擊之。又令張虎樂綝音申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壯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休令近橋。可一齊射之。又傳令與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壯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于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揮而

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去了。懿自引一軍來救壯原。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壯原。令吳班。吳懿。引兵上木筏。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為前隊。姜維。馬忠。作中隊。廖化。張翼。作後隊。兵分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馬雜大寨。盡渡渭水。緩緩列成陣勢而行。魏延在前。馬岱在後。往壯原進發。吳班吳懿。把住渭水口。准備去燒浮橋。却說魏延將近壯

原。天已黃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准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蜀兵大敗。魏延馬仗。奮力殺出。蜀兵太半死於水中。餘者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引兵殺來。救了敗兵。過了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却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死於水中。餘軍跳水逃生。木筏盡被魏兵所奪。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壯原兵敗。只奔到魏營。

天已二更。只聽的喊聲大震。王平與張嶷曰。軍馬攻打壯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見在面前。如何不見魏兵巡哨。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准備也。我等且着浮橋火起。方可進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飛報曰。丞相教軍馬急回。壯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兵時。原來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魏兵一齊殺來。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大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

蜀兵折傷太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敗兵。約折萬餘。心中憂悶。長史楊儀告曰。魏延口出怨言。說丞相看他如糞土。昔常欺慢。故令渭水厮殺。心中懷怨。方有此失。孔明叱之曰。吾自有主意。汝休出謗言也。儀惶恐而退。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喚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你去東吳一會。你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違也。孔明寫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逕到建業。入見吳

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折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頓首再拜。致書
于東吳皇帝陛下。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
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滅。未遂同盟。亮
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
大兵已會于祁山。狂寇將亡于渭水。伏望
陛下。以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
平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明垂察
吳主覽畢大喜。乃召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

得會合丞相。即目得丞相相會。朕自已親征。入居巢門。取魏合淝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昭。張承等。兵出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兵。共軍馬三十萬。克日興師。費禕頓首拜謝曰。誠如此言。則中原目下可破矣。吳主遂設宴待之。吳主問曰。丞相軍前善識兵機。當先破敵。用誰。禕答曰。獨魏延為首也。吳主又問曰。記建功勞無管糧草。用誰。禕答曰。長史楊儀也。吳主

笑曰。朕雖未見此二人。又知其行。真乃小輩耳。於國何益。若一朝無孔明。必為兩人取敗矣。卿等於君前。何不深議也。禕曰。陛下之言是也。臣今歸去。嚴加計之。遂拜辭吳主。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孔明問曰。吳主其意允否。費禕曰。吳主起三十萬兵。三路御駕親征。孔明又問曰。別有言否。費禕將論魏延楊儀之事告之。孔明嘆曰。真聰明之主也。此二人吾非不知。為惜其智勇。不忍殺之。禕曰。丞相早宜

區處。孔明曰。已定奪下了。禕拜辭。回成都去了。忽報魏將鄭文。背反來降。孔明喚入問之。鄭文曰。某乃魏之偏將。近與秦朗同領兵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將秦朗加為前將軍。視文如草芥。待文如糞土。又行陷害。曰此十分虧負。故來投丞相麾下。願為車前一卒。執鞭補報。言未畢。人報秦朗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不疑也。

必當重用。鄭文忻然上馬。要與秦朗交戰。孔明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吾戰馬來此。早早還吾。言訖。直取鄭文。文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秦朗首級入營。孔明曰。汝再去剝將死屍衣服來。文就納下首級。復出營來剝衣服。孔明又來看畢。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何故如此。孔明曰。吾自另識秦朗。安敢

欺我丈拜告曰此乃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
笑曰司馬懿令汝詐降於中取事以圖功勞
是否汝若不實告吾必斬之鄭文只得從實
招成泣告免死孔明畧施小計就此而行要
捉司馬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造木牛流馬

却說鄭文泣告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脩
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
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也吾當重用鄭

文只得寫書呈與孔明。孔明令監下鄭文。樊建問曰。丞相怎知此人詐降。孔明笑曰。觀其動靜可知也。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與鄭文交馬只一合。被文斬之。必不是秦朗。故以詐言探之。果然如此。衆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孔明遣一舌辯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其人持書逕到魏寨。人報知司馬懿。懿喚入。接上書。拆封看畢。懿問曰。汝何人也。其人答曰。某乃中原人。

因荒亂。流落蜀中。鄭文乃某親戚。見今諸葛亮因鄭文有功。用為先鋒。令鄭文曰與某有親故。特來下書。明日一更時分。舉火為號。萬望都督提兵劫寨。鄭文在內應之。都督切勿有悞。若要遲慢。事不成矣。司馬懿反覆詰審。果然是實。即賜酒食。忻然分付曰。本日為期。若大事成了。必重用汝。其人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遂即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忉分

付。如此如此。又與魏延。姜維。分付。如此如此。各人引兵而去。孔明坐於高山之上。却說。司馬懿欲引二子提大兵。来劫蜀寨。長子司馬師止之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入重地也。倘有疎虞。如之柰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接應。可矣。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日天已初更。風清月朗。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人盡銜枚。馬皆勒口。大驅

士卒進發。於是秦朗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急退兵時。四下火把齊明。喊聲大舉。鼓角喧天。火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忠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只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勝負。只須催兵接應。懿引兵正望火光中殺來。忽然喊聲大震。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相持不住。盡皆奔走。此時秦朗所引一萬

之兵。皆死於鋒刃之下。蜀兵圍的錢桶一般。其箭如驟雨。因此秦朗不能逃。亦死於亂軍之中。山頭上鳴金。蜀兵皆歸大寨。天復晴明。孔明坐於帳上。斬了鄭文。再議取渭南之計。此時司馬懿齊入本寨。人報初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來收兵已了。天復晴明。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所以如此。懿嘆曰。真神人也。即令諸將。加謹防備。却說孔明令兵每日搦戰。魏兵只是不出。孔明

自上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處。其山如葫蘆之狀。入谷口視之。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皆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而行。孔明看了一遍。心中大喜。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也。答曰。地名上方谷。又名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馬岱附耳。受與密計。如此行之。即令一千五百人。五百人守谷口。一千人在內做工。孔明又囑馬岱曰。此等人不許放出。其餘人

不許放入。吾親自不時點視。掄司馬懿只在此計之中。如若漏了消息。決斬汝首。馬岱受計而去。依法置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不覺十餘日。孔明看了。回到營內。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雖日行夜住。費力甚難。總然易到。不敷支用。如之柰何。孔明笑曰。吾已籌策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植。并西川收買下的木植。教人置造木牛流馬。搬運糧草。甚是便益。牛馬皆不

用水食。可以晝夜轉運不絕也。衆皆拜曰。自伏羲治世。相傳至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請丞相教之。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置造。未曾完足。吾輒將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圓長短濶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諸將環立視之。

造木牛法曰

方腹曲腔。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

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肯。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載十人所食一月之糧。人不太勞。牛不飲食也

造流馬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

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去後脚孔分墨四寸七分。後載鞮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亩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

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音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却說衆將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漢室將復興矣。人言孔明妻黃氏善會此法故孔明學之未知是否不過半月之間。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大軍見之。無

不忻喜孔明令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引一千兵駕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用度因此大兵皆要出戰以報孔明之德後人有詩贊曰

六出祁山用計謀軍糧遞運到西州劍關險峻驅流馬斜谷嶇嶔駕木牛心地玲瓏人莫測性天廣大鬼難籌誰能繼此神儀術古往今來贊武侯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至急之間忽巡哨軍報

說。蜀兵營內。諸葛亮新造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太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堅守者。只爲敵人糧草。不能接應之故。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急喚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兵。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喊叫擂鼓殺將出來。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聽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

来。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譟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了六七匹。盡往祁山大寨而去。張虎樂綝不敢多帶。每人止驅二匹。棄了糧草。星夜而回。與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懿喜曰。汝既會用此法。吾何不用之。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折開。懿分付曰。吾做孔明造此木牛流馬。汝等可依尺寸長短厚薄濶狹之法置造。敢有違式者。決斬不及半月。造成二千木牛流馬。與孔明一樣法則。亦能進

退就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兵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軍糧往來不絕却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木牛流馬各二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幾箇木牛流馬不為失事吾不久便得許多軍中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必然做吾造之那時又有計策不數日人報說魏人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便教

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壯原只推巡糧軍逕到運糧之所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壯原来此處必有魏兵追之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来就不能動所運軍糧盡皆棄走背後魏兵趕到撐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扭回舌頭来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不敢追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兵扮作

六甲六丁神兵。鬼頭獸面。將五彩塗之。甲子甲寅模樣。種種怪異之相。一手執錦繡旗旛。一手仗巨闕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煙火之物。伏於山傍。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炮火。一齊擁出護送而來。魏人若見。必疑是神鬼。不敢追之。此乃神師之計也。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壯原寨口接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

懿来路。又唤馬忠。馬忠分付曰。汝二人引三千兵。去渭南搦戰。各人遵令而去。却說魏將岑威引軍驅駕木牛流馬。裝載糧米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軍。遂放心進發。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起。蜀兵就本隊裏殺將起來。乃蜀將牙門將裨將軍王平也。魏軍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太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之。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

軍飛奔報入壯原寨內。郭淮聽知軍糧被劫。
大速引兵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
頭皆棄於道上。且戰且走。郭淮令驅赶木牛
流馬之時。皆不能動。淮心中疑惑。正無柰何。
忽然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路兵殺來。乃是
魏延姜維也。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
大敗而走。蜀兵方回。淮扎住敗軍。又只見烟
雲突起。忽一隊神兵擁出。箇箇執旛仗劍。怪
異之像。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

驚曰。此必神助也。因此心疑不進。却說。司馬懿聞知壯原兵敗。自引兵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砲響。兩路兵從險峻處殺出。鼓喊震天。乃是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冀。副將乃飛衛將軍廖化也。司馬懿大驚失色。未及交鋒。魏兵當不住。被蜀兵殺死大半。餘皆各自逃竄。司馬懿匹馬而走。被廖化驟馬趕來。看看趕上。未知懿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火燒木柵寨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遥望密林中奔走。張翼收住軍馬。廖化拍馬赶来。馬尾相接。懿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司馬懿早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赶出。不知去向。但見金盔落在林邊。化取盔稍在馬上。望東赶来。全無踪跡。原来司馬懿將金盔落於林東。却往西走去了。所以廖化赶不着。化出了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大寨来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

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立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推不知。却說司馬懿逃回本寨。心中甚惱。忽使命齎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令懿等堅守勿失。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於是孔明令蜀兵與魏人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如擾害者。斬首示衆。魏民受恩。安心樂業。司馬懿正在帳中憂悶。長子司馬師入帳告曰。蜀兵刼去許多糧米。又令蜀兵相

雜此田於渭濱。以為長久之計。軍士不許擾害。違者誅之。似此國家大患。何日得除。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日大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如孔明。素無計也。師曰。有智使智。無智使力。父今統百萬之衆。何愚此人耶。忽報魏延將金盔前來搦戰。百般辱罵。只要都督出馬。懿笑曰。聖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却說馬岱造成木柵。來告孔明曰。某營中已掘

深壑。多積乾柴。將引火之物灌入其中。週圍山上虛搭窩鋪。皆是柴艸。內外皆伏地雷。目今月餘。正值炎天。此計可施也。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意入谷。但見人馬塞滿了道路。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乃是汝之功也。若見蜀兵與魏兵交戰者。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此乃引魏兵入谷之號也。吾素知汝忠義。故委此大

佯。切勿有失。馬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密囑曰。汝引五百兵。去魏寨搦戰。誘引司馬懿交鋒。不可取勝。只詐敗望渭東去走。懿必追赶。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夜則望七盞燈處而走。便入於山谷內。吾自有捉司馬懿之計。魏延引兵受計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以二十為一羣。或以五十為一羣。裝載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也。高翔將木牛流

馬驅駕。如計施行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作屯田之故。你我皆不相接。如別兵來戰。只詐敗而勿勝。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來大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為久計。若不趁時除之。縱彼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動搖。懿曰。只怕是孔明之計。二人又曰。若都督如此疑。生民何日太平耶。

我二人自當努力。不勞都督費心矣。懿曰。且
教汝二兄分頭出戰。可也。遂令夏侯霸夏侯
威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
霸夏侯威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
木牛流馬而來。兩下一齊吶喊。殺將過去。蜀
兵大敗奔走。搶到木牛流馬五六十匹。金鼓
旗幡。不計其數。俱令人解報司馬懿知道。次
日又刼到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來。懿審其
虛實。魏兵告曰。孔明只料我兵堅守不出。盡

將蜀兵四散此田。以為久計也。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去。夏侯和問曰。搶来蜀人。不殺放之。何也。懿曰。量此蚊(犹同)小之兵。又非大將。殺之無益。放回本寨。令說魏將寬仁厚德。釋彼戰心。倣呂蒙取荆州之計。令後再有搶到蜀人。當用好言撫慰。仍重賞有功之人。諸將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虛作運糧此於上方谷内。既入還出。人莫知之。夏侯霸夏侯威每日取勝。約有十餘日。回是司馬懿見蜀兵累

敗。心中懽喜。忽報擒到蜀兵。一百餘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皆告曰。每日運糧屯在上方谷內。諸葛丞相不在祁山。來上方谷山西十里下營安住。懿備細問了。將各人賜酒食。犒勞已畢。盡皆放了。當日天晚。司馬懿喚衆將分付曰。今孔明不在祁山。自引一軍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明日一齊併力共取祁山寨。吾自去接應。各人受令而退。長子司馬師曰。父欲攻其後者。何也。懿曰。祁山

乃蜀人之根本也。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
來救矣。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蜀人首尾
不接。必大敗走也。二子服曰。父之言是也。懿
即令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
在後救應。軍中設下火把。却說孔明正在山
上。遥望見魏兵或三千一行。或五千一行。隊
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便令
衆將勒兵等候。若司馬懿自來。便劫魏寨。奪
了渭南。衆將收拾已畢。却說魏兵皆奔祁山

寨来。蜀兵四下一齊吶喊。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看見蜀兵去救祁山寨柵。心中大喜。乃引二子。並中軍護衛精兵。殺進上方谷来。且說魏延只盼司馬懿到来。忽一枝兵殺到。延縱馬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喝曰。魏延休走。延舞刀相迎戰。不十合。延撥回馬走。懿隨後趕来。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赶。懿却分兵三枝。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来。

延遥見谷口內有七星號帶飄揚乃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了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哨探回報曰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兆糧之所遂大驅士卒皆入谷中懿忽見卅房中盡是乾粮前面魏延勒馬橫刀而立懿大驗乃與二子曰倘有蜀兵斷其谷口如之柰何急退兵時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火把一齊丢將下來燒斷谷口懿大驚無措將兵欲在一處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

齊突出草房內乾柴皆着。魏延望後谷中而走。只見谷口壘斷。仰天長嘆曰。吾今休矣。司馬懿見火光甚急。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斷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霧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盆傾。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響。火器無功。霧霓大雨自申時只下至酉時。平地水深三尺。司馬懿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敗兵奮力殺出。馬忒軍少。不敢追之。忽一彪軍殺

到。退了馬岱。復來接應司馬懿。衆視之。乃張虎樂綝也。遂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此時大寨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交戰。司馬懿引兵衝殺過橋來。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魏兵大敗。失了渭南大寨。軍心大慌。火急退時。四面蜀兵殺到。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生者奔過渭北逃生。却說孔明望見司馬懿被魏延誘入谷時。不

勝忻喜。馬仗一齊放火。將欲盡情燒死。忽天降大雨。火不能着。人報走了司馬懿。孔明聞知。仰天長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後人有詩贊孔明這八箇字曰

烈火萬堆藏木柵。片時司馬命難全。忽然大雨霑泼下。謀事須人成在天

又詩曰

丞相安排烈火燒。滂霑大雨降青霄。孔明妙計如成就。爭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孔明收兵回到渭南大寨。安營已畢。魏延告曰。馬岱將誘蘆谷後口壘斷。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軍皆燒死谷內。此乃孔明欲將司馬懿魏延皆要燒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孔明死時遺計與馬岱將延斬之孔明大怒。喚馬岱淡責曰。文長乃吾之大將。吾當初授計時。只教燒司馬懿。如何將文長也困於谷中。幸朝廷福大。天降驟雨。方纔保全。倘有疎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武士。推出斬首回報。未知馬岱性命畢竟若何

孔明秋夜祭北斗

却說。衆將見孔明怒斬馬忒。皆拜於帳下。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將馬忒。剝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平北將軍陳倉侯官職。貶為散軍。馬忒責畢。回到舊寨。孔明密令樊建來諭曰。丞相素知將軍忠義。故令行此密計。如此如此。他日成功。當為第一。可只推是楊儀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讐。忒受計已畢。甚是忻喜。次日强行來見魏延。延請罪曰。非忒敢

如此。乃是長史楊儀之謀也。延大恨楊儀。即時來告孔明曰。延願求馬伐為部下裨將。孔明不允。再三告求。孔明方徐。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再言出戰者斬之。各聽將令。據守不出。忽有郭淮來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欲擇地安營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地名）依山而東。吾等皆危矣。真為可憂。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可保無事矣。令人探之。回報曰。孔明果上五

丈原矣。司馬懿以手加額曰。乃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以待孔明之必自變。却說孔明自引一軍。布於五丈原。累累令人搦戰。魏兵不出。孔明乃取巾幗（音國婦人之飾也）并婦人素縞之服。脩書一封。盛於大盒之內。遣人逕送到魏寨。諸將不敢隱蔽。直須引入。見了司馬懿。懿對衆拆開視之。內有巾幗婦人之衣。并書一封。懿拆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嘗聞管子有云。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切惟司馬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則甘分窟守土巢。而畏刀避箭。與寡婦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幗素衣。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有丈夫之胸襟。早與批回。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視我為婦人耶。吾且受之。令人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

罰二十已上者。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不過數升。懿告衆將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使者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說司馬懿受了巾幗衣服。看書已畢。只問寢食事物。並不言及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孔明嘆曰。彼深知我也。主簿楊顒諫曰。某見丞相常時自校簿書。且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丞相以治家之事譬之。凡治家之道。必使奴執耕。婢典爨。音竄雞司晨。犬吠

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將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數。云自有主者也。今丞相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語。誠然肺腑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

他人不似吾盡心也。衆皆垂淚。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幗大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因此入帳告曰。我等乃大國名將。安忍受小邦之辱耶。願請出戰。以決雌雄。懿笑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出。乃違天子之命矣。衆皆昂然不怠。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吾奏知天子。速求赴敵。若天子准吾出戰。那時各建功名。

未為晚矣。衆皆允之。懿急寫表章。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急拆表覽之。其表曰

臣。司馬懿謹表。臣。才薄任重。深蒙眷委。令臣堅守不戰以待其敝。今者蜀臣諸葛亮輕臣如奴隸。待臣如婦人。遺以巾幗。恥辱至甚。臣先奏達聖聰。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先帝之大恩。陛下之重祿。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魏主覽畢。乃與多官曰。朕欲且休出戰。今何故上表求戰耶。衛尉辛毗奏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孔明恥辱衆將抗拒之故也。虛上表望陛下制之。魏主曹叡聽知如此。遂令辛毗持節。速到渭北寨內制之。司馬懿接詔入帳受命已畢。辛毗傳詔曰。再有敢言出戰者。以違制論之。衆皆傾服。懿暗與辛毗曰。公忌知我心腹。就令土民布散流言。說魏天子命辛毗持節到營。令司馬懿堅守勿出。於是典

軍書記樊建。丞相令董厥。聽知此事。來告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出戰之心。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衆將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乎。此乃司馬懿恥辱不過。又因將士忿拒。故散此言也。衆皆拜曰。丞相有萬里之明見也。忽報費禕到。孔明急召入問之。禕再拜言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兵逕到

合淝。令滿寵。田豫。劉昭。分兵三路迎之。被滿寵設計盡焚東吳糧草。及戰。具器物。吳兵多病。陸遜上表。與吳主約會一齊攻之。不意持表人。至中途被魏兵所獲。曰此機會泄漏。吳兵大敗而回。孔明聽知。長嘆一聲。昏倒地上。衆皆急救。半晌方甦。而言曰。吾心神昏亂。舊疾忽發。壽死必不遠矣。是夜。孔明遂扶疾出帳。仰觀天文。大慌失色。入帳。乃與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乃泣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

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侵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以變其色。足知吾命矣。維曰。昔聞能禳者。惟丞相善為之。今何不祈禳也。孔明曰。吾習此術年久。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兵七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身穿皂衣。環遶帳外。吾自於帳中祈禳北斗。七日內。如燈不滅。吾壽則增一紀矣。如主燈滅。吾必然死也。一應閑雜人等。休教放入。姜維得令。凡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時值八月半間。是夜。銀

河耿耿。秋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中布七盞大燈。順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於地上。孔明拜伏於地曰。亮生於亂世。隱於農畝。承先帝三顧之恩。託幼主孤身之重。曰此。盡竭犬馬之勞。統領貔貅之衆。六出祁山。誓以討賊。不憶將星欽墜。陽壽將終。謹以靜夜。昭告於皇天后土。北極元辰。伏望天慈俯垂鑒察。祝告已畢。乃讀

青詞曰

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昔日乃寮孔子值匡人之圍自樂不死臣亮受託之重報國之誠開翔蜀邦欲平魏寇率大兵於渭水會衆將於祁山何期舊疾纏身陽壽欲盡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曲賜臣算上達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懸非敢妄祈實由懇切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孔明祝畢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

止。醒而復昏。昏而復醒。日則計議伐魏。夜則步罡踏斗。却說司馬懿夜間仰觀天文。忽大驚。乃喚夏侯霸曰。我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矣。汝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擾亂不戰者。必有病。若奮然突出者。則無事矣。霸聽令引兵而去。却說孔明在帳中乃祭祀到第六夜了。見主燈明燦。心中暗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鎮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欲令人問

時魏延入帳報曰。魏兵至矣。延脚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燈已滅。吾豈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姜維大怒。急拔劍望魏延便砍。未知延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秋風五丈原

却說姜維拔劍在手。欲斬魏延。孔明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絕。非文長之過也。維方免之。於是孔明吐血數口。臥於牀上。乃與魏延曰。

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虛實也汝可急出魏延遂上馬引兵出寨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乃與姜維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止矣吾平生所學已著於書共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慝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將軍可授之切勿泄漏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

連弩之法。不曾用得。汝後必用。以鐵折疊燒打而成。鐵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如法造之。維再拜而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要子細。雖然險峻。又必有失。後鄧艾取蜀自此處而失也又喚長史楊儀入帳。授與一錦囊。便分付曰。久後魏延必反。若反時。方開之。那時自有斬延之將也。此日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人事不醒。至晚方甦。病加沉重。是夜昏絕數番。孔明連夜

表奏後主。後主急遣尚書僕射李福。星夜迳到五丈原。入見孔明問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止。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皆依舊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之。馬岱忠義。後當重用。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辭去。孔明强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視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涼。孔明潸流滿面。長嘆曰。

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攸攸蒼天。曷我其極。嘆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曰。王平。廖化。張嶷。張翼。吳懿等。皆忠義之士。經爭戰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吾死之後。凡事皆依舊法而行。可緩緩退兵。汝乃深通謀畧之人。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魏延後日反時。汝只依前付錦囊行之。楊儀泣拜而領謝。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卧榻上寫遺表。以奏後主。其表曰

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稽首頓首謹表。伏
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
忠。念臣。賦性愚拙。時遭艱難。分符擁節。專
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在膏
盲。音。芒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薄已
愛民。遵孝道於先君。布仁義於寰海。提拔
幽隱。以進賢良。屏除奸讒。以厚風俗。臣家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
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

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先帝陛下也。臣亮。臨槧不勝涕泣。激切祈懇之至

孔明寫畢。分付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若司馬懿來追。將吾先時木雕成吾之原身。安於車上。以青紗幔之。勿令人見。汝可一順一逆布成長蛇之陣。回旗返鼓。若魏兵追來。令人馬不許錯亂。却將吾原身推出。令大小

將士左右而列。懿若見之。必急走矣。待魏兵退去。方可發喪。喪車上可作一龕。坐於車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於口中。足下安明燈一盞。置柩於轜車之內。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矣。吾陰魂自趕鎮之。先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汝等文武皆盡心報國。不可負職也。楊儀聽令曰。丞相少慮。儀並不敢有違丞相之言也。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之曰。此吾之將星

也。衆視之。只見其色煌煌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中。不醒人事。忽李福又到。見孔明屢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視之。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公此一來。必是天子問誰可任大事。蔣公琰可矣。福曰。公琰倘不在。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以繼之。福欲又問。孔明不答而逝。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晉史官陳壽評

之曰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

之亞匹矣

蜀人楊戲贊曰

忠臣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兢心。僉亡其事。誕靜邦外。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唐賢元徵之作孔明廟贊曰

攙亂扶危。主慤勤受託。孤英才過管樂。紓策勝孫吳。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

令盛德。應嘆古今無

白樂天言先主能用孔明詩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三顧那逢聖主尋。魚到
南陽方得水。龍飛天漢便爲霖。託孤既盡
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
在。令人一覽淚沾襟

宋程伊川挽孔明詩曰

六出雄師度劍關。運謀談笑笑談間。巍巍
功業蓋三國。凛凛威風鎮八蕃。羽扇綸巾

扶社稷。忠肝義膽展江山。壯懷未遂身先喪。提起令人血淚斑

後宋尚書姚伯善吊孔明古風曰

火精秒暮當桓靈。妖氛蔽日豺狼橫。操雖漢相實漢賊。逼脅萬乘遷神京。二袁劉表孫破虜。坐視王室揚旗旌。豫州哀愍世無主。慇懃三顧茅廬行。先生感激棄耒耜。坐間談論誅鯨鯨。運謀東吳破赤壁。長劍西指烟塵清。託孤泣涕請繼死。頓效忠貞竭

股肱祁山六出世罕比折衝不用施刀兵
中興功業耀神武滅伏鼠盜潛無踪蒼天
何事絶炎漢半夜耿耿長星傾可憐豪俊
志不遂哽咽念氣空填胸

宋陳蘭石先生嘆孔明詩曰

亘古英雄世莫儔匡君功業並伊周出師
未必推梁木始覺天心已厭劉

宋楚菊山先生贊孔明詩曰

七星壇上東風急五丈原頭秋月明先生

不是無才調。天意俄然欲變更

宋衆政葉士能贊孔明詩曰

退莫追兮進莫攻。來如風雨去無踪。神機
妙畧誰能測。果是人間一卧龍

胡曾先生詩曰

蜀相西驅十萬衆。煞風原下久徘徊。長星
不為英雄住。夜半流光落九垓

後史官朱黼論孔明曰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

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杖策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為一已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三國不

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偏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

不屑者是以取信於人我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機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以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悵望無已。於是。孔明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而垂泣曰。

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大哭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後史官習鑿齒。論廖立李平曰

昔管仲棄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淚。李嚴（即李平也）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齎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後南軒張氏贊孔明曰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伏羲履仁。卓然不舍。方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我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晉永興年間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孔明故宅立碑以表其閭命太傅掾傅暢爲李興樣文其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祐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式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騏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擊解褐於三聘屈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田莊異徐生之摘實釋耦

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
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九鼎跨帶我邊疆抗衡我北面馳騁
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
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
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奇妙千井霽
弊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
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徽柔吾友玷樂歿不終奚比於爾明拓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袠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氏之恥何謂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来世詠歌典餘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几若吾子難可究已嘻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来

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魏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魂魄以彷彿。冀影響之有餘。蕙而有靈。豈有識詩

後尹直贊孔明曰

炎祚告終。僅遺餘燼。卧龍南陽。起應三聘。首陳經濟。區畫素定。曰彼魏吳。孰如同姓。師行仁義。兵列八陣。流馬木牛。人力莫競。七縱七擒。式示權勁。應事兩朝。心殫力盡。出師二表。伊訓說命。大星隕營。天胡弗愁。

百世景仰。惟忠惟正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皆依孔明舊制而行。不敢妄動纖毫。遂依遺法成殮。置於車上。用龕蓋之。令三百心腹人守護。即傳寂令。教魏延斷後。楊儀次之。各處營寨。一一退去。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之分。三投再起。投大起小。隱隱有聲。懿大驚曰。今諸葛孔明死矣。即刻

傳示各營。懿遂親引鐵騎。當先追赶。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死諸葛走生仲達

却說司馬懿知孔明身死。急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然自省。乃與二子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遁法。今見吾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追之。今若追趕。必中計矣。曰此復回。遂令夏侯霸暗引輕騎。望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去了。却說魏延在本寨。夜作一夢。夢見

頭上生二角。醒來甚疑。坐而待旦。忽報行軍司馬趙直到。延請入問之曰。丈知足下。淩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煩足下決其吉凶也。直答曰。此乃大吉之兆也。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升騰之象。將軍所到之處。不戰而獲全功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自當重謝。趙直辭延出寨。行不十里。正遇尚書費禕。禕問之。直告曰。適到魏延營中。延夢頭生二角。令我圓之。本非吉兆。但恐見怪。故以

麒麟蒼龍之事而解也。韓曰。公何以知之。直曰。角之一字。刀下用也。今頭上用刀。其凶甚矣。韓曰。君勿泄漏。惟你我知之。直別去。韓到魏延寨中。令左右退去。乃告曰。昨夜三更。丞相辭世去了。臨亡時。再三丁寧傳示。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兵符在此。可起兵也。延曰。何人理丞相之大事耶。韓曰。丞相一切事務。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口訣。皆授與姜維。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

大怒曰。丞相雖亡。吾今見在。楊儀乃府下之人。焉能任此大事。只可扶柩入川。擇地遷葬。吾自率大兵攻之。必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禕曰。丞相遺令教且輟退。不可泄漏。將軍何故欲自戰也。延愈加大怒曰。丞相當時若聽吾計。取長安久矣。向者。楊儀欲燒吾於葫蘆谷內。幸得天祐。降下大雨。因此火滅。方保全生。至今尚未雪恨。吾官見任前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楊

儀斷後耶。禕曰。將軍之言是也。楊儀只是一長史而已。如何總制我等。寧死不受辱矣。延曰。公可助吾。吾自教諸寨不動。以圖進取。禕曰。願從公之命。延曰。公若果有此心。當同盟狀。禕欣然押寫訖。延設席相待。禕曰。雖然如此。不可輕動。令敵人之恥笑也。待吾自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退與兵權。只扶柩入川。儀乃文字之人。必然從矣。延聽其言。禕遂辭了魏延。上馬逕到大寨。見楊儀細言其事。

儀曰。無事。丞相臨之時。分付曰。魏延勇烈。敵人皆懼。因此不忍害之。吾教他斷後本知不服。故以兵符探其心。今果應丞相之言。當令姜伯約斷後。按丞相法度而行。緩緩而退。於是姜維斷後。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二人掌管內外之事。却說魏延見費禕去久不來。心中疑惑。乃喚馬岱商議。岱曰。其見費禕出的轅門外。縱馬加鞭而去。其人之言必是詐也。延就令馬岱引十餘騎。去探消息。回報曰。後

軍乃是姜維總督。前軍太半已退入谷中去了。廻大怒曰。豎儒安敢戲吾耶。吾必殺之。即拔寨引兵盡望南行。却說夏侯霸引兵到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遂回報司馬懿。懿問虛實。霸曰。川兵車仗盡已去了。只有姜維斷後。魏延寨中。並無一人。遠遠望見祁山僻小路去了。其餘諸寨人馬盡皆退去。懿聽畢。跌足曰。孔明死矣。可火急調兵追趕。諸將問曰。都督何以知之。懿曰。五臟皆損。豈能生乎。遂起

兵引二子赶来。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掩殺可也。懿曰。他人不知法則。遂自引兵。一齊殺奔五丈原来。魏兵鼓譟搖旗。殺入寨時。果無一人。懿回顧二子曰。汝急催後軍赶来。吾自引兵前進。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督大兵。懿自引兵追到山脚下。見川兵不遠。乃奮力赶来。忽然山後一聲砲響。鼓角喧天。喊聲震地。懿大驚失色。只見蜀兵旗號皆迈。樹林中影影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二行大

字。題曰。大漢丞相諸葛武侯。懿定睛看時。見中央十數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絛。車前一將。全副披掛。勒馬挺鎗大叫曰。反賊司馬懿。早早受降。丞相在此。懿視之。乃天水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中其計矣。回馬便走。魏兵亂飛。龜散。棄甲拋戈。丟盔撇戟。各逃性命。你我不能相顧。互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縱馬奔走五十餘里。

背後兩員將赶上。杜住馬嚼環而言曰。都督勿驚。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二將曰。川兵退去。必留斷後兵也。可再起兵追之。懿不敢決。乃徐徐按轡。與霸惠二人尋小路。遂引敗兵而歸本寨。懿令衆將各引兵四散哨探。鄉民皐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衆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喪旛。孔明果然死矣。止留姜維斷後。只有一千兵。來報司馬懿。懿曰。鼓聲大震何意

也。鄉民曰。乃是蜀兵返旗擂鼓而退。車上孔明乃木雕者。懿嘆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譏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後人有詩曰

高壘深溝可料生。不能料死勒追兵。返旗鳴鼓先奔走。司馬應知諸葛能

又詩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猶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不知司馬愧何如

却說司馬懿聞了的實遂又令衆將引兵在
前追赶懿隨後而來赶到伏兵之所見樹林
中虛設孔明旗號懿安心追之赶到赤岸坡
懿見蜀兵去遠乃與衆將曰今蜀兵遠去追
之何益不如回師衆將曰倘蜀兵復來如之
奈何懿曰今孔明已亡再無人敢領此職我
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而回一路上見孔
明安營下寨之所前後左右整整有條懿嘆
曰此天下之奇才也衆將觀之無不駭然後

人有詩曰

長蛇盤曲轉山排。萬疊屯雲次第開。諸葛

軍營藏造化。故令司馬嘆奇才

於是。司馬懿兵回長安。令調衆將各守隘口。

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却說。姜維排作長蛇

陣。緩緩退入棧閣道口。有人報說。司馬懿追

至赤岸坡回去了。因此楊儀更衣發喪舉哀。

哭聲震天。川兵皆撞跌而哭。太半不食。死者

無數。楊儀遂令隨處葬埋。後人有詩曰

武侯魂已升天去。軍士踊哭血淚流。因念
從前恩德重。甘心不食丧荒丘
却說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口邊。忽見前面
火光沖天。喊聲震地。伏兵攔路。衆將驚曰。誰
想此處有伏兵耶。焉能去之。即来報知楊儀。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武侯遺計斬魏延

却說。楊儀聽知此事。忙令人哨探。回報曰。燒
棧道者。乃是魏延。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

人久後必反。今果然如此。今斷其歸路。如之奈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揑奏天子。誣我等造反。故燒斷棧道也。我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之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槎山。雖然嵚嶇嶮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衆皆從之。一面寫表飛奏去訖。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道進發。凡遇鄉民。佯言討賊。於是先令二使去訖。隨後費禕又來。卻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夜作一夢。夢見成

都錦屏山崩倒。遂大驚覺。坐而待旦。集衆文武入朝圓夢。有譙周奏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而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者。正謂此也者也。後主愈加驚怖。復問周曰。李福因何久不回也。忽報李福至。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曰。臣到五丈原營中時。丞相已不醒人事。衆將正伏地而哭。丞相復甦。須臾開目。見臣在側。未曾臣言。便先問曰。天子令

休来問後事也。蔣公琰可託。臣又問之。丞相曰。費文偉可也。臣再問時。丞相不答。瞑目而亡。臣不敢稽遲。故星夜而來。後主聽知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知。亦放聲大哭不已。內外文武如喪考妣。軍民無不哀慟。後主連日涕泣。飲食頓減。不能設朝。忽報征西大將軍南鄭侯魏延。表奏楊儀刼棄丞相靈柩。舉衆造反。羣臣大驚。入宮啓奏後主。此時吳太后亦在宮

中。後主聽知。大驚無措。倒在龍榻之上。不能起身。吳太后坐於榻前。近臣讀魏延表曰。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刼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斷棧道。以兵守禦。然後討之。後主曰。魏延乃英雄之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其棧道也。吳太后曰。常聞先帝有言。說孔明能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為因憐其勇烈。亦未得便也。今奏楊儀等造反。內有不明。楊儀乃文字之人。丞相委以長史

之佳。如何敢反。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枝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可也。文武官員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緊急表奏。近日拆表讀曰

長史綏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可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令。自提本部人馬擅越。先入漢中。即日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逆從魏

寇。阻其歸路。意在火速。具表以聞。衆官聽畢。默然無語。太后曰。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臣非敢爲一己之私。願從公議。楊儀爲人雖然稟性多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非肯義之人也。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久矣。今見楊儀總兵。心中不服。又挾私讐。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害之。臣願將全家良賤。敢保楊儀

不及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楊儀雖有
市井之志。實不敢反背朝廷。魏延雖有功勞。
常有怨丞相之意。本欲及校歸魏。又見楊儀
總制兵馬。故燒棧道以斷歸路。虛上表以殺
害。及逆之心可見矣。多官一齊奏曰。二公之
言是也。於是文武及近侍官。只保楊儀。不保
魏延。後主曰。若魏延果反。何人當之。蔣琬又
奏曰。丞相素疑此人。必遺計與楊儀。若楊儀
無才。安能退入谷口。延必甲計矣。陛下寬心。

不多時。忽奏魏延又有表至。告稱楊儀背反。後主正覽表間。楊儀表又到。具奏魏延反情。二人節連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又到。細奏魏延反情。羣臣皆奏曰。本是魏延之罪。實非楊儀之罪也。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言撫慰。允拜辭後主而去。卻說魏延燒斷棧道。兵屯於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為久計。不憶楊儀姜維。皇夜引兵抄在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卻教先鋒何平引三千兵。依

孔明所遺密計而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且說何平引兵運到南谷之後。擂鼓吶喊。有人來報魏延。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掛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等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耶。平叱之曰。丞相近止身尚未冷。汝輩焉敢反耶。乃楊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有父母妻子兄

弟親朋。可念丞相之恩。休助反賊。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知。大喊一聲自去太半。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有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弓弩齊發。延却復回。延見衆兵潰散。轉怒。趕上殺了數人。只有馬岱三百兵不動。延與岱曰。吾平生有眼如盲。不識好人。舊日隨吾戰將。皆棄吾而去。惟公在此。吾殺了楊儀。先雪此恨。後取兩川易如反掌。與公同享富貴。生死休離寸步。

馬岱大聲而言曰。吾恨諸葛亮不肯大用。今遇明公。願盡心竭力以圖進取。延大喜。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笑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延曰。目下兵少糧缺。安能濟事乎。岱曰。大丈夫武藝過人。不自霸業。何故區區屈膝於他人之下哉。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敵乎。吾願同將軍先取漢中。若此處得之。民足可為兵。糧足可為食。西川嗤

手而可得也。將軍又何疑焉。延曰。公言是也。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却說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維令德人請揚儀商議曰。魏延勇猛。又有馬岱相助。雖然軍少。難以退也。儀曰。丞相臨終。遺與一錦囊囑之曰。若魏延反時。臨城扣敵。對陣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延之計也。今果如此。當可視之。儀遂取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

對敵。馬上方許折開。維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當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成陣。公便可來。姜維披掛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跳馬。立於門旗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你。今日如何背反耶。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是。只教楊儀來。楊儀在門旗影內。折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於陣前。手指魏延。忻然而笑

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故吾隄備。今果應之。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吾孔明在日。吾却懼他三分。他今已死。天下誰敢敵吾也。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有何傷哉。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言未畢。腦後忽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火燒

木柵寨時。實欲將司馬懿。魏延。皆要燒死。故與魏延五百軍為引誘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計不成。却詐歸罪於楊儀。又痛責馬岱。受以密計。只待口中之言。便斬魏延。延因此不疑。乃求岱為部將。見孔明已亡。遂與岱同反到南鄭城下。楊儀讀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內。故依計而行。果然應之。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明識魏延。已知久後反西川。故留馬岱常監守。計應登時斬魏延

馬忠斬了魏延。大小川兵盡歸馬忠。楊儀下令。將魏延三族盡皆誅之。遂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加前功。賜棺槨葬之。然後召一班出征文武官員。赴成都面君。楊儀等扶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餘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慟哭。哀聲震地。聞於四遠。後主扶柩入城。成都居民各家門首盡皆設祭拜哭。

停柩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字思遠。守孝候塋。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教近臣出其縛曰。若非卿能效丞相所行。靈柩何由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功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忠義之功。就任魏延之爵。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乃連日不能設朝。欲卜地遷塋。費禕入奏曰。丞相臨終。命塋於定軍山為墓。不用墻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

吉日。後主親送靈柩。至定軍山遷葬。文武官僚。軍民百姓。盡皆掛孝。拜哭而祭。哀聲大舉。震動天地。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詔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斷萬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周伊之巨勳。如何不吊。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朕紀行命。謚所以光照將來。刊載不

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冢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主率文武遷葬已畢。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見廟前大柏樹。乃三國時所種。有感而作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

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又詩曰

長星旦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
不聞施號令。麟臺惟顯著勳名。空餘門下
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
裏。於今無復逐歌聲

朱子曰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小者如躡足
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

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延平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蘇東坡作武侯廟記曰

密如鬼神。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又贊曰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攄我世真。受遺秉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佥忘其身。謐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厲精大國。恨於未夷。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飛報

東吳全綜。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大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柰何。蔣琬奏曰。臣保王平。張嶷。亦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虞。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揣其心。後主曰。須得一舌辯之士可也。誰人敢去。言未畢。一人應聲而言曰。微臣願往。未知是誰。下回便見

魏折長安承露盤

却說。欲去東吳為使者。乃南陽安衆人也。姓

宗。名預。字德豔。音燄官任衆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預奏曰。臣雖不才。願往東吳為使。蔣琬亦奏曰。須得此人方可。後主準奏。即命宗預往東吳為使去了。却說宗預星夜逕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權作色而言曰。吳蜀以為一家。卿主何故西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戒。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喜而笑曰。蜀人此等。真俊傑耳。不亞

於鄧芝。乃喚宗預曰。朕聞丞相新亡。日每流涕。宗族官僚。盡皆掛孝。朕恐魏人乘喪來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赴陛下前報喪也。權取金鈚箭一枝。折之為誓曰。朕與吳國之君。若負前盟。絕滅子孫。又命使齎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宗預拜別吳主。逕還成都。入見後主禮畢。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

流涕。令諸葛瑾合家掛孝。恐魏人乘虛而入。故設巳丘之守。兩國通好。巳後並無違誓。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率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兵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將全師投魏。不

致如此受窘窶也。近臣聞知。奏與後主。後主急召蔣琬等商議。費禕出班奏曰。向者楊儀於丞相前。累譖魏延。因此遍及人皆知之。後主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勘問。招成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曹立功勞。未可斬之。當廢為庶民。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為民。儀羞慚至甚。自刎而死。自此兩川太平。姜維屯積粮草。以為二十年之計。乃蜀漢建興十三年也。却說魏主曹叡時

青龍三年。蜀吳二國。皆不興兵。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而回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三年已完。又來洛陽蓋造朝陽殿。太極殿。又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不拘財力。但要極其華麗。皆以金玉粧飾。雕梁畫棟。碧瓦金磚。重重錦繡。件件鮮明。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遇

有不便者公卿大夫負土搬磚起造人民歌
泣怨聲不絕司徒董尋上表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
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
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乍無益之物耳
其朝陽殿太極殿總章觀崇華殿青霄閣
鳳凰樓九龍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
功三倍於殿宇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
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今陛

下使以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有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終

魏主覽畢。大怒曰。司徒董尋。不怕死也。左右奏曰。於法當斬之。曹儉曰。朕見此人。素有忠

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妄言者。梟首示衆。遂將董尋貶為民。乃召馬鈞問曰。朕所建高臺峻閣。欲與神僊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陛下曾聞漢武帝所建柏梁臺乎。對曰。朕未知其詳。卿試言之。鈞曰。漢朝二十四代。惟武帝享國最久。眉壽極高。服天上日精月華之炁也。於長安宮中。建一臺。名曰柏梁臺。上立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時分壯斗所降沆音亢瀣音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

旨甘露。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自然反老還童。而無百病矣。廠大喜。即命馬鈞引一萬人星夜逕到長安。令人夫搭起木架。週圍上栢梁臺去。先拆銅人。不移時間。用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馬鈞下令。教人先拆了銅人金盤。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潸然淚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聞於四遠。其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即時

傾折。壓死千餘人。鈞盡皆將屍焚之。獨取銅人幷金盤田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仙人。承露盤。細奏其事。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約重百萬斤。不能易至。敷令人打碎銅柱。運來洛陽。又鑄兩箇銅人。號為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栽種奇花異木。蓄養俊獸靈禽。又選美女千餘人。為宮娥。少傅楊昇。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忘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

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後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邺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飭。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音部剖其家。闚其戶。闃音寂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

上而臣可以獨存。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上一體。得失同之。孝經云。天子有爭臣十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拍沐浴。伏俟重誅。謹具表以聞

魏主曹叡。看訖大怒。扯碎表章。叱武士推出

內門之外。欲上輦。幸上林苑。忽一人。披頭散髮。身掛紙錢。跪於輦前。殿視之。乃太子舍人。沛國人。姓張。名茂。字彥林。茂手擎表章而諫。殿下輦復坐於殿上。開表視之。其表曰

臣聞。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棄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棄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頗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貴。買生口以

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忘。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旅在外數萬人。一日之費非但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

莫敢與爭者耳。自漢末喪亂以來。四十五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遍野。瘡痍號咷哭之聲。於今未已。猶有强寇在邊。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捨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帝之侈事。臣切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爲萬機之父母。恤妻子之饑寒。問

民之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誠如是。則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何勞神思於海表。軍旅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緘口結舌。臣不敢不上瞽言。以盡人臣之職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效身。冒昧聖聽。伏惟陛下。開天地之明。察肝膽之誠。沐浴俟誅。謹表以聞

却說魏主曹叡覽畢表文。勃然大怒曰。張茂只是一中書令。敢出狂言來譏朕耶。叱武士推出斬之。茂厲聲大罵曰。無道昏君。早晚必為虜矣。言訖斬之。須臾獻首於殿下。叡令遍示多官已畢。乃召馬鈞。催造高臺銅仙人。承露盤。又於丹墀內鑄一大油甕。日日以火熬油。但有諫者烹之。因此。文武官僚並無一人敢言。皆至司馬懿府中。細言其事。懿曰。魏室已盡矣。切莫諫也。多官因此各散。却說魏主

曹敷將青龍五年。改為景初元年。有皇后毛氏。乃河内人也。先年敷為平原王時。出入同輦。及即帝位。寵為后妃。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後敷目寵郭夫人。將毛后目不正視。郭夫人極有頹色聰慧。敷甚敬之。日每取樂。月餘不出宮闥。是歲春三月。上林苑中百花爭放。敷同郭夫人到御花園中賞玩。於花萼樓上飲酒。郭夫人問曰。何不請毛皇后同樂。敷曰。若彼在。朕消滴之水。不能下咽喉也。遂令宮娥

四壁守把。不令毛皇后知道。却說毛皇后見獻一月餘日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箇宮人閑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喨。乃問曰。何處動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皇后聞之。心中煩惱不已。遂回宮安歇。次日。毛皇后引宮人乘小車出宮遊戲。正迎見魏主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日賞玩北園。其樂不淺也。獻大怒。叱宮官即將毛皇后絞死。遂捉昨日侍奉

之人到。一齊殺之。乃立郭夫人為皇后。却說郭皇后一日與慶飲酒。乃問殺宮娥之故。慶曰。朕令左右不許教毛氏知之。毛氏知之。必因此洩漏朕故。盡皆殺矣。時景初二年。春正月。有長安飛報緊急軍情。乃幽州刺史毋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舉衆造反。自稱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造宮殿。設立官職。見今興兵入寇。搖動北方。慶聞知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公孫淵之策。未知

何人敢領此重任破敵。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目錄

司馬懿破公孫淵
司馬懿謀殺曹爽
司馬懿父子秉政
姜維大戰牛頭山
戰徐塘吳魏交兵
孫峻謀殺諸葛恪
姜維計困司馬昭

司馬師廢主立君

文鴦單騎退雄兵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司馬懿破公孫淵

却說。幽州刺史毋丘儉。表稱公孫淵造反。自歸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興兵入寇。淵乃遣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赶袁尚。未到遼東。康斬袁尚首獻操。操遂封康為襄平侯。然後康故。康有二子。長曰。

晃。次曰。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
時封恭為卑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淵
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強。好厮殺。復奪其位。曹
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
彌許宴齎金玉珍寶。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
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魏。叡加淵為大司馬
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為燕
王。改元紹漢元年。有副將賈範諫曰。主公未
可如此。中原以尊加封。不為卑賤。今若背反

實為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葛武侯尚且不得取勝。何況主公乎。淵大怒。叱左右縛了賈範。即時有參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國中累見怪異之事。主公豈不察乎。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熟之中。有一小兒蒸死於內。二不祥也。襄平壯市中。忽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有眼。

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來之人。刀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無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主公當避凶就吉。今若背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貫範倫直。斬于市曹。急令大將軍毋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遣兵十五萬。搶掠鄉村。殺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聞知大驚。急

召太尉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背反如之柰何懿奏曰臣部下馬步軍四萬足可破此賊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設奇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下之洪福淵乃嗤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叡曰卿料公孫淵將何策禦之懿曰棄城豫走為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為次也坐守襄平而不動身其為下計必被臣所擒也叡曰三者卿當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必能勝也公孫淵

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然先拒遼東。後守襄平。安得逃出臣之度也。獻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如此一年足矣。獻曰。倘吳蜀入寇。如之柰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得憂也。獻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並本部軍馬而去。却說魏先鋒胡遵。引前部兵。到遼東界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毋衍。楊祚。分

兵八萬屯於遼隧。音墜地名圍輕二十餘里。環遶廉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笑曰。此勢不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正墮其計。遼東賊衆。太半在此。其巢空虛。吾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衆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旌旗。轉山南迤邐而去。却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方擊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糧少。難以久

住。糧盡必自退。待退動時。却出奇兵擊之。司
馬懿一鼓而可擒也。昔日司馬於渭南堅守。
孔明乃死。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
復讐。豈不美哉。言未畢。忽報魏兵往南去了。
甲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
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
後而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餘人。扮作土民。
哨探消息。忽見遼兵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
曰。彼知吾取襄平。拔寨赶來。中吾計矣。乃令

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于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正行。果遇毋衍楊祚。追至濟水。忽然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搖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來。毋楊二人大驚。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只得望前奔走。前面又被司馬懿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遼兵大敗。死者無數。降者甚多。毋楊二人。死戰得脫。引敗兵奔走。前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魏兵交戰。

卑衍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汝敢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二人戰有數合。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緜。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軍皆在水中。軍心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面山上。懿大怒曰。我豈不

知泥濘捉公孫淵在遼安肯移營也。切不許惑我軍心。再要移營者斬之。裴景啫啫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怯水。乞憐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推出斬之梟首於轅門上。因此軍心安靜。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下寨。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

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敎秋雨霖漓。又縱賊衆樵牧。實不知太尉主何意也。顧乞敎之。懿大笑曰。你雖為司馬。不知兵法。昔日孟達糧多兵少。糧勾一年。我軍有四倍。糧不足一月。以一月之糧而敵一年之糧。安能長久也。以四倍之兵而敵一倍之兵。豈不獲勝也。不可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方纔勝矣。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饑我飽。何必攻之。任彼自走。待走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令放開一道。不絕彼

之樵採。不掠彼之牛馬。是容彼自走也。那時取勝。有何難哉。兵法云。兵者詭道也。戰者逆德也。善因事變。賊糧已盡。單恃水勢。未肯來首而降。吾故作無能之事。以安賊心。今若取小利相擊。賊必死戰矣。吾料彼糧草將盡。不過旬日。天必晴明。待天若晴時。併力攻之。城池可破。淵賊可擒矣。衆將皆拜曰。此神武之算也。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却說魏主曹叡設朝。羣臣奏曰。近者秋雨連緜。一月

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罷兵。獻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恐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因此只運糧草。星夜而來。却說司馬懿在寨中。數日內果然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長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皆駭然曰。此何吉凶也。懿見之大喜。乃聚將士曰。五日之後。落星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汝等併力攻城。衆將得令。

懿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馬為食。人人暴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憂驚甚急。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陳說投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汝安敢輕視吾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從人稍回。就令持檄文一道。回

見公孫淵。淵折視之。檄曰
魏征西大都督太尉司馬公。檄下公孫淵。
切謂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
孤乃天子上公。而建甫等。欲孤解圍退舍。
豈得無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被吾
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年少有明決者
來。稍有稽遲。悉皆誅戮。故檄
公孫淵看畢大驚。乃與文武計議。有侍中衛
演出曰。臣願往之。淵分付曰。如此如此。演受

命逕到魏寨司馬懿升帳聚多將列於兩邊演縢行肘步入寨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容開城門克日先送世子公孫脩為質當然後君臣自縛来降懿曰軍士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汝等若不降當死不必送子為質當可洗頸待誅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回見公孫淵告說了一遍淵大驚乃與公孫脩密

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是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的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公孫淵休走。淵大驚。急撥回馬。尋路欲走。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淵舉止失錯。魏兵三路夾攻。四面圍的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下馬。自縛受降。司馬懿在馬上指魏

將言曰。吾前夜丙寅日。見那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以手加額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勒兵。急來攻取襄平。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謀殺曹爽

却說。司馬懿来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此時先鋒胡遵。早已引兵入城。人民焚香拜接。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

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公孫淵。不可反救。被淵皆殺之。懿遂封其墓。而顯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大軍。班師回洛陽住扎。却說。魏主曹叡。在許昌殿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而入。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十數箇宮人。哭至榻前索命。叡因此得病。甚是沉重。宣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叡囑之曰。凡有一切事務。二卿

休誤。二人出內。霸召武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溫咏。未肯領此大任。堅辭曰。臣才薄。不能當此重職也。霸召劉放孫資曰。朕皇叔不肯任之。當復如何。二人曰。燕王自知無才。不敢承命。霸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以。二人又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霸從之。一人又奏曰。若用曹爽。當遣燕王歸還本處。然後纔可行之。霸曰。傳朕自意。教他去罷。劉放

曰。須得陛下手詔。虨曰。朕不能寫矣。放近御榻前。强執虨手寫畢。遂齎出大言曰。有天子手詔。免燕王等之壽。歸還本土。限即日出國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立曹奭為大將軍。總攝朝政。魏主曹虨病漸危急。令使持節。召司馬懿還朝。懿戎裝受命。逕到許昌。入見魏主。虨曰。朕忍死待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能肋生兩翼。飛行至闕。省視

陛下。今日幸覩龍顏。臣願殞身補報。獻宣郭皇后。太子齊王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獻執司馬懿之手曰。昔日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主劉禪託孤與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朕幼子曹芳。年方八歲。不堪理掌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效伊尹周公。協力相輔。則宗廟生靈之幸甚也。且說曹芳在於御榻之前。曹獻喚芳曰。仲達與朕一般。爾日後

重敬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乃抱懿頸不放。
獻曰。太尉記之。不可誤也。言訖潸然淚下。懿
頓首涕泣。衆皆傷感。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
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
六歲。時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晉史官陳
壽評曰
明帝沉毅。任心而行。蓋有人君之志槩焉。
於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
闡拓洪基。而遽造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

之遠猷。其殆疾乎

後孫盛論曰

聞之長老。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而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却說。魏主曹叡。卒於嘉福殿。司馬懿曹爽扶太子齊王曹芳即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秘在宮中。無人知之。於是

曹芳謚父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此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尊懿如父。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故託以大事。乃骨肉之親也。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五人。皆是浮華之人。明帝在日。爽皆不用。爽初秉政。此人復來輔助。那五人。一人。姓何。名晏。字平叔。南陽人也。一人。姓鄧。名颺。字玄茂。亦南陽人也。乃鄧禹之後。一人。姓

李名勝。字公昭。亦南陽人。一人。姓丁。名謐。字彥靖。乃沛國人也。一人。姓畢。名軌。字昭先。乃東平人也。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等。數人。此輩皆以諂諛事奭。因此各人並得榮貴。於是何晏來告奭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外人。若仍前委託。必成禍矣。奭曰。司馬公與吾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廢乎。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同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曰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奭忽然省悟。遂與多

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年幼無主張。皆出曹爽之心。遂加司馬懿為太傅。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三弟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幹事。天下奇士。投於曹爽門下者。不計其數。司馬懿知其黨逆。乃推病不出。二子亦

皆退職閑住。却說曹爽日每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奇珍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已。然後方許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有黃門張當。諂佞事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爽府中答應。又送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詐傳聖旨。刷選美女。任意送入府中。又建重樓畫閣。又造金玉器皿。用巧匠千萬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與鄧颺曰。先帝時有一人。

深明易理。乃神卜管輅也。颺曰。吾夜間得一夢。正欲求卜。遂召管輅至。晏令坐。颺曰。我連日夜間。常夢青蠅數十箇。落在鼻上。請公卜之。何晏亦曰。擾我人物。可做三公否。輅曰。无愷輔舜。宣慈惠和。周公佐周。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祥。非卜筮之所明也。今二公身居侯位。職重山嶽。名若雷霆。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兩

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中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者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頴二公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颺勃然大怒曰。此老生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客也。輅到家與舅言之。

舅大驚責怪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天下之人。誰不愿之。汝安敢出此言也。輅曰。吾與死人說話。何足懼之。舅曰。汝何以知。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暑槁木。此為鬼幽之相。二人皆非遐福之相也。早晚粉骨碎身。累及三族。何足畏也。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與何晏鄧颺每日飲酒。心中煩緒。常出

畋獵。其弟曹義諫曰。今兄每日作樂。以威勢加於天下。非長久之計也。又出外畋獵。倘被人謀害。悔之何及。奭叱之曰。兵權在吾手中。誰敢造意耶。義泣淚而退。司農桓範亦諫。不聽。何晏曰。今司馬仲達。推病不出。主公何不思之。奭笑曰。量此老夫。何足道哉。此時魏幼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除李勝爲荆州刺史。却說曹奭一向專權。又不會仲達。未知其病虛實。遂令李勝來拜辭仲達。就探

消息。勝逕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與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打聽吾之病也。懿就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在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今天子命為荆州刺史。特来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除荆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来。勝曰。乃漢上荆州耳。懿大笑曰。你從荆州来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主公

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付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荊州建功。可以保重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勝佯哭曰。衆言太傅舊風舉發。果然如此。懿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請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湓。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夫即今只有餘

氣也。形色已離。乃泉下之人。不足慮哉。却說
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與二子曰。李勝
此去。回報消息。曹爽等輩。再不疑忌我矣。只
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於是曹爽請
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明帝墳墓。大小
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
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扣馬諫曰。
主公總萬機典禁之兵。不宜兄弟皆出。倘有
奸細之人。閉其城門。當如之何。爽以鞭指而

叱之曰。誰敢如此。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
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
并家將千餘人。引二子上馬。逕來謀殺曹爽。
未知性命勝敗。畢竟如何

司馬懿父子秉政

却說司馬懿見曹爽。同弟曹義曹訓曹彥。并
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一班牙爪。
及御林軍。盡隨幼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
去畋獵。懿聞之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

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義營。懿引舊官入宮。奏郭太后。言爽專肯先帝託孤之恩。奸雄亂國。可以廢之。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柰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詐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曰。今日掃除國賊。生靈幸甚矣。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兵。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

奚家。其妻劉氏。忽出廳前。喚守府官軍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有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之。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樓望時。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一齊射之。懿不得過。忽一般將猻謙在後止之曰。不可射之。此天下之事。未能知也。連止三次。舉方不射。須臾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時把定武庫。懿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奐手下。司馬會芝。見城中事變

来與衆軍辛敞（辛毗之子）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主公在外。不知當復何如。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曰。然。辛敞入後堂。見其姐辛憲英。憲英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起兵出城。閉了城門。必奪天下也。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也。乃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又曰。今魯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別人有

事。尚且救之。何況汝之主人乎。不宜久停。便可出城助之。幸敞從其言。乃與魯司馬引十數騎。斬關棄門而去。人急報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却說桓範與子商議。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曰然。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之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之。範出的城外。喚司

蕃曰。太傅遣反。汝可速隨吾去。却纔假詔也。蕃大驚。急縱步追之不上而回。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往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曰。然。又召許允陳泰曰。汝可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令付曰。知汝與曹爽契厚。可領此任。汝見曹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

之事。別無他故。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折封。令近臣讀之。其表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秦王曹詢也）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嘱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

當死以奉明詔。黃門令董箕。並才人侍疾
等。皆所聞之。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
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
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應
世舊人。皆復斥出。改置新人。以樹私計。根
據盤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以黃門張當
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
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皆危懼。且
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

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奭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奭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表

上聞。伏千聖聽
魏幼主曹芳聽畢。乃與曹爽曰。太傅之言是也。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如之奈何。曹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之禍。司馬懿謫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及。何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忽衆軍卒啟。司馬仲達到。爽急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只為將軍權重。別無他事。正

言間。司農袒範。驟馬而至。範與奕曰。大事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奕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棄他處而求援也。範曰。主公自幼讀書。豈不知世事興廢乎。今主公宅舍。金碧交輝。倘落他人之手。再欲貧賤。安能復得者也。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主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下。誰敢不應。何故反投死地也。奕聽之不能決斷。但涕泣而已。範又曰。主公別營。近在闕

南。洛陽與農。治在城外。若一呼之。即來赴役。今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用幾載。軍中所憂者。惟糧草而已。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何不急行也。遲則休矣。奕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少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要削去兵權。別無他事。將軍可早歸城。惟免官而已。奕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到。奕方問曰。禰事急緩若何。尹大目與奕契

厚。乃告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只因將軍威權太重。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回相府。若不如此。何日安寧也。奕方信之。以為良心。桓範又告曰。事極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也。是夜曹奕不能施設。乃按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只流淚到曉。兄弟三人。決疑不定。桓範又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為不能決乎。奕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願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範聽了。

大哭出帳曰。曹子丹鬼怪之人也。汝兄弟三人。真豚犢耳。何期今日滅其族乎。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奐先納印綬與司馬懿。奐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斬也。奐叱之曰。太傅必不肯失信負我。於是曹奐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先齎與司馬懿。多官見無將印。盡皆四散。奐手下只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赦曹奐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者

發監。聽使勑自。奕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慚愧入城。懿曰。天子明詔。復吾舊職矣。桓範並不回顧。於是司馬懿請駕扳營入洛陽已畢。却說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遠護其宅。起四座高樓以望之。爽心中憂悶。彈弓於後園中打雀。忽聽的樓上小民唱曰。故大將軍東南行。爽與弟言之。弟曰。此

乃戲語。不足道哉。目今乏糧。兄可作書。以上太傅。求些度用。奭從之。遂作書一封。遞出。令守門人持與太傅。懿折封視之。書曰

賤子曹奭。百拜書奉太傅尊前。切念奭衰惶恐怖。無狀招禍。合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返。數月乏糧。萬望寬洪。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懿覽畢。遂遣人送糧。仍答書一封。遣至曹奭府內。奭得其賄。忻然而喜。奭折封視之。

其書曰
初不知乏糧。甚懊蹴踖。二音促疾今致米一百
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相送。幸乞笑留
曹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發我之心也。遂不
為疑。原来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
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
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
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
用長枷釘了。有司奏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

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幷一千人犯。皆斬于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産財物。盡抄沒入庫。容其女還家。後人有詩曰

駑馬但能思棧豆。不圖千里去程途。可憐曹爽愚兄弟。同把山河付晉都

又詩曰

曹爽渾如井底蛙。癡心恣意享榮華。不知身死鋼刀下。猶自貪圖作富家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等輩。太尉蔣濟曰。尚有曾芝辛敞。斬關棄門而出。楊綜棄印不與。皆可斬之。懿曰。彼各為其主。乃忠義之臣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姐。失其大義矣。後史官有詩。贊辛憲英曰

為臣事主當存義。赴難持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

軍民各安家業。因此內外安然。皆無謠語。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後人有詩。贊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懿謙辭不受。芳不准辭。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二子各受重權。司馬懿謝恩回家。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玄。守備雍州等

處係爽親族。倘思骨肉之情。驟然作亂。如何
隄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
大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乃曹爽外弟。
此時夏侯霸正在雍州守把隘口。聽知司馬
懿取夏侯玄。玄乃霸之姪。霸大駭驚懼。心中
憂疑。慌引兵三千出城哨探。未知其意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牛頭山 一犯中原

却說司馬懿誅了曹爽等衆。出榜曉諭。朝中

官員。及洛陽人民知道。說曹爽專權謀反。因此戮之。衆皆安心無疑。司馬懿只憂曹氏。夏侯氏。這兩枝宗黨。日夜不安。令人取征西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安敢背反耶。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匹夫。滅吾兄曹

爽等弟兄。夷其三族。却乃父子三人。掌握朝綱。又来取吾。必有逆心篡位。吾今仗義討賊。汝赶来。何也。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而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随後赶来。忽聽的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到。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太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来降後主。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已畢。霸哭告前事。維曰。昔日微子去

周。成萬古之名。汝若匡扶漢室。有何不可。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復有征戰之志乎。霸曰。老賊父子。始立家業。豈肯征戰耶。雖他父子。無有征伐之心。但朝中新出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耳。維曰。何人也。霸告曰。一人見為秘書郎。乃潁川長社人也。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蔣濟一見。便稱奇才。非常人也。司馬懿與之談論。亦稱王佐之才。又

一人。見而掾史。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羊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粮。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後司馬懿見而奇之。遂用他在身邊。共度軍機。此二人又後進兵。深可畏也。將軍當以記之。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霸曰。某忠言耳。將軍勿疑。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已畢。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

霸。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國勢漸危。臣在漢中歷有年矣。糧足支用數年。人強馬壯。軍器皆整。臣正欲奏請陛下以圖進取。幸夏侯霸歸降。可作鄉導官。臣願領王師。效丞相之志。克復中原。重興漢室。雖萬死不辭也。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蜀中缺官。伯約只宜藏器待時。以候天命。維曰。不然。人生厦世。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日月。何時恢復中原也。禕又

曰。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多矣。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耶。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勿望徼倖。以決成敗也。如一舉不成。悔之何及。維又曰。吾世居隴上。深知羌胡之心。及西方風俗。吾今若往。外結羌胡。內招庶民。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也。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

曰。可遣使先去羌胡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趙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霸曰。山路崎嶇。進則亦難。退則不易。可緩緩行之。是年秋八月。軍需錢糧一應完備。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句音鉤乃句芷之後）二人。同引一萬五千兵。往趙山之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令赴洛陽申報。一面遣副

將陳泰引雍州兵五萬戰將數十員來與蜀兵交戰句安季歆各築起一城見魏兵到來各引一軍出迎陳泰分頭混戰陳泰兵多將廣句李二人兵寡將孤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圍之又以兵斷其漢中運粮道路句安季歆城中糧草欠少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帳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昇必然少水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泰曰然淮遂令軍士

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之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捨一命。殺出城求救何如。安曰。善。李歆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的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狂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曰此城內蜀兵分糧聚雪。以度日月。

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維曰。趙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其粮道。斷其泉水。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來遲。為聚羌胡之兵未到。因此悞了。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若等羌胡兵到。趙山二城盡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然盡來圍困趙山。又斷糧道。雍州之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

後。郭淮陳泰。必回救之。此圍自解矣。乃囘魏救漢之法也。魏兵兩頭不能救應。則雍州可得耳。維喜曰。此計甚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陣去了。乃與郭淮曰。蜀兵大隊在後。不來救者。為羌胡之兵未遲也。若羌胡兵齊備到來。必逕取雍州也。今李歆若告急於姜維。維料吾大兵皆在翿山。必抄牛頭山斷吾之後也。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洮音淘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

一半。遥出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斷。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遥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其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覔吾州。吾已等候多時矣。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是夜

夏侯霸與姜維曰。此處只可一時過兵。不是久停之所也。連日交戰。不分勝負。此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之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其糧道。維大驚曰。軍中無糧。安得生也。慌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緩緩而退。陳泰已自知了。分兵五路赶来。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来。維引兵往来衝突。魏兵阻其去路。

寨如銭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太半。飛奔上陽平關来。前面又一軍殺到。為首一員大將縱馬横刀而出。那人生的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上生一肉瘤。瘤上生數十根黒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将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懦子安敢阻吾歸路耶。拍馬挺鎗直来判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来。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又来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皆是鐵

箭。箭頭上皆有毒藥。乃是武侯所傳之法也。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戰徐塘吳魏交兵

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懿曰。當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只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師正

引兵追之。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於是趨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回漢中訖。收聚軍馬。託疾不出。司馬師折兵極多。自還洛陽。管理朝政。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深病至重。遂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負

我清名。但有達者。乃大不孝之人也。言訖而逝。後人有詩曰

開言崇聖典。用武若通神。三國英雄士。四朝經濟臣。屯兵驅虎豹。養子得麒麟。諸葛常談羨。能田天地春

於是。司馬懿身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封昭為驃騎上將軍。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

赤烏四年身亡。即蜀漢延熙四年也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琅琊王夫人所生。因與全公主不睦。被公主譖之。權廢了和。憂氣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丞相陸遜已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來建業。城南門外。倒卓于道上。吳主權。因此受驚成疾。次年四月內。權愈加沉重。乃封

諸葛恪爲太傅。呂岱爲大司馬。一同召入搦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晉史官平陽侯陳壽評曰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自能專擅江表。以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侃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枝葉陵遲。遂

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後人又詩曰

紫髯碧眼踞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心。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鳳踞在江東

却說諸葛恪秉政。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謚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知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音古）諫曰。吳為寇六十餘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同濟。兼有長

江之險。先帝累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惜軍愛民。此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豈得常為昌時乎。吾欲伐吳。立心久矣。今乘孫權新亡。孫亮劣弱。正欲伐之。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南郡。征東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毋音吳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乃喚王昶胡遵

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之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多要仔細。遂與王昶毋丘儉曰。你二人各領十萬兵。列左右。且未可進發。待吾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未遲。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遂令胡遵諸葛誕二人為先鋒。同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誕二人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太傅諸葛恪聽知

魏兵三路而來。遂喚諸將曰。今邊關三路飛報。說司馬昭為大都督。先令胡遵自取東興。搭起浮橋。見屯兵於堤上。攻打二城。又令王昶攻南郡。見勒兵於累首下寨。又令毋丘儉攻武昌。亦在累首下寨。如此之危。諸公有何策。先救何處。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緊要處所。盡在東興。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危矣。彼必併力取東興。此二路皆看消息何如。便乘勢進兵也。恪曰。此妙論也。正合吾意。汝就引

三千水軍從江中去。吾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而來接應。但聽的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軍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正遇壯風。連夜順風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諸葛誕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守之。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之。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

却說。胡遵。諸葛誕。在徐塘（地名）下寨。天降大雪。甚是嚴寒。二人設席高會。諸將環立。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只有百人。遂還帳中。與諸葛誕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道哉。只令部將哨探。二人仍前飲酒。却說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與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

准備。忽然連珠砲響。丁奉拔船近岸。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援短刀。隨奉砍入寨來。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援帳前大戟迎之。奉搶入懷內。一刀斬之。桓嘉從左邊轉出。綽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杆。嘉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砍倒在地。奉趕上。就以鎗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砍到中軍。胡遵諸葛誕。早上馬棄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欲過。浮橋摧裂。落水死者無數。車仗

馬匹。軍器數萬。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壯歸。正好乘勝恢復中原。以成一統大業。遂傳令進兵。一面遣使持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壯面。許以平分天下。恪隨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然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並皆不見。諸葛恪驚墮下馬。衆將急救。未知吉凶。且聽下

孫峻謀殺諸葛恪

却說衆將救起諸葛恪。扶在馬上。恪問其故。有中散大夫蔣延告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宜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遂貶蔣延爲庶民。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諸路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即催兵直打新城。守

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之。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說司馬昭三路兵敗而走。吳兵見今乘勢入寇。司馬師自責曰。非他人之罪。乃吾之過也。如何當之。主簿虞松曰。今諸葛恪圍新城。急切攻打不下。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待糧盡自走也。可令毋丘儉引兵拒住。任他搦戰。只不與交鋒。不過數月。軍馬懈怠。自然思歸。那時擊之。必全勝矣。還當隄防蜀兵又

出師曰。然。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入寇。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立斬數將。衆皆奮力登城。攻打東北角。城將待陷。張特在城中定一計。乃令舌辯之士一人。到吳寨。見了諸葛恪。恪怒曰。如何不早降。其人告曰。魏主王法太重。若遇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若無救兵至。出城降者。家族不坐罪。今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其主將盡率軍民來降。今先具

花名呈上。恪遂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即時折城中房屋。於破城處脩補完備。次日張特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豈肯降吳犬耶。儘戰無妨。恪大怒。掣刀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恪還寨。金瘡舉發。軍士皆無戰心。又曰天氣亢炎。人皆飲汚水。病者無數。恪金瘡稍可。自起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皆有病。安能戰

乎。恪怒叱退。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各逃無數。人報恪曰。都尉蔡林。自引一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人皆果然黃腫。死者無數。遂傳令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慙。託金瘡病不入朝見。只還私宅。吳主孫亮。自幸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多官議論。先將心腹官員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

愿。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普御林兵。以為爪牙。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權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聞知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馬。峻心中大怒。忽報太常卿滕胤入見。峻接入禮畢。胤曰。諸葛恪權柄太重。殺害公卿。將有不仁之心。何不早圖之。峻曰。我知之矣。可奏聞天子。於是孫峻滕胤入奏吳主孫亮。亮曰。朕見此人甚是恐怖。寢食不安。欲制之。未得其便。今

卿等果有忠義當密圖之。孫子遠既掌內兵。可以圖也。胤曰。陛下設席請恪。壁中暗伏武士。擲盃為令。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淮南回宅。心神恍惚。動止不安。忽一日步行至中堂。見一人披麻掛孝而入。恪急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乃孝子也。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捉守門軍問

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持戈戟把門安敢一刻有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疑皆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的正堂中聲響如同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為兩段陰風習習悲切啾啾但見孝子与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日盥音管漱聞水血臭恪叱侍婢換水連換數盆皆臭無異恪大怒立斬侍婢又令取衣穿侍婢進衣亦有血臭連換數次其臭無異恪惆悵不已忽

報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跳恪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恪曰。犬不欲我入朝乎。遂坐。少時又起。犬又跳衣。如此者三次。恪怒曰。犬戲吾也。令左右逐出。遂乘車出府。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沖天而去。恪問左右曰。莫非不祥。從者曰。吉慶之兆也。主公勿疑。恪至宮門。一人拜迎於地。曰。太傅尊體欠安。且請回府。恪視之。乃武衛將軍孫峻也。此是峻見恪有疑色恪不疑用其言穩之

恪曰。吾自見天子。又行到數十步。見心腹將張約。忽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入也。恪心中大疑。遂令回車。回不到十餘步。滕胤乘馬至。胤忙下馬。近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回。不曾面敘。敢請赴宴議事。太傅雖感貴恙。可免強見之。恪從其言。同胤入後殿。吳主孫亮接入禮畢。曰。朕久不見卿。欲議一密事也。恪奏曰。何事。亮

曰。且飲幾杯。遂令孫峻把盞。恪心疑推托曰。病軀未可。不能飲酒。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飲之可乎。恪曰。此酒可也。峻令恪心腹人。即取恪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過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出。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轉來迎之。峻閃過時。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

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剁爲肉泥。朱恩欲走。亦被殺之。竣大聲而言曰。諸葛恪吾已奉詔斬之。並不管汝等官軍之事。於是恪手下之人。皆安心不愿。竣令薰掃血地。復請天子宴飲。令人用蘆蓆包恪屍首。又用蔑束之。用小車載出。棄于城南門外。石子岡亂塚坑內。（今爲亂塚坑也）却說諸葛恪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反目切齒。飛

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姦賊孫峻謀害。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聞於四遠。不時軍馬忽至。將恪合家縛於市曺斬之。夷其三族。恪未死之先。江南小兒謠言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鈎落。於河相救成子閣。成子閣者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墓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落帶。恪果以蘆蒲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校于此岡矣。恪死於吳建興二年。冬十月也。昔日諸葛瑾在時。見恪聰明盡顯於外。嘆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果然

應之。又有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能久乎。亦中其言。後人有詩曰

堪笑當年諸葛恪。聰明好殺羨朝綱。不祥屢現心無悟。蔣濟校尉石子岡

又評曰

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

有哉。滕胤屬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繇凶豎盈溢。固無足論。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邦。納萬彧之說。誅夷宜哉

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于孫峻矣。却說姜維在成都。聞諸葛恪計音。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伐魏。早有細作報知司馬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

姜維計困司馬昭二犯中原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都轉運糧使。又出陽平關伐魏。維與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有準備。公有何高見。先取何處為本也。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是可為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胡兵不至。今

可先遣人。會合羌胡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地名）從董亭。（地名）直取南安。維喜曰。公言甚妙。正合吾意。遂遣郤正為使。齎金珠蜀錦。入羌胡結好羌王。令先進兵於隴右。羌王迷當（王名）得了禮物。又念先主之恩。武侯之德。遂從姜維之請。起兵五萬。令羌胡將餓何燒戈。（羌胡將名）為大先鋒。殺奔南安來。却說魏左將軍郭淮。飛奏到洛陽。司馬師因弟司馬昭新從淮南敗回。未敢教去。時有輔國將軍徐質出曰。願

往。師昔知徐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又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来隴西。與郭淮退蜀兵。却說姜維引兵正過董亭。遇見魏兵。兩軍列成陣勢。魏兵吶喊一聲。徐質出馬。使開山大斧。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司馬昭亦收兵回。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何等人也。霸曰。乃司馬昭

手下一勇夫耳。維曰。公以何策擒之。霸曰。来日出戰。再詐敗而走。却用埋伏之計。必然勝矣。維曰。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粮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計。領兵去了。維霸二人自引兵。於路撒下鐵蒺莉。寨外多豎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人報知司馬昭。說蜀兵在

鐵籠山後。大用木牛流馬。搬運粮草。以為久計。只待羌胡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全勝者。乃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五千精兵。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當日初更。徐質引兵望鐵籠山而来。果見百餘蜀兵。驅駕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来。徐質當先攔住。一聲喊起。魏兵掩殺過去。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一半兵追来。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

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折開車仗。忽兩邊火起。質復上馬而回。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而走。忽一聲砲響。兩路兵殺出。左乃廖化。右乃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之間。前面一枝兵殺到。質視之。乃蜀漢衛將軍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馬。徐質落地。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人皆降之。霸

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馬就令騎坐。張打魏兵旗號。從小路逕奔田魏寨來。魏兵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急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待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山止有一泉。只容百餘人飲之。此時司馬昭手下。有六千餘人。見山上泉水不敷。又被姜維絕其路口。昭

見無水。人馬枯渴。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主簿王韜曰。昔者。耿公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可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今昭。奉天子明詔。命退蜀兵。不想誤中奸計。退上此山。以俟救兵。今隨行軍士。雖甞小人各稍帶糧米。柰何人馬缺水為飲。若昭合死。令泉水枯渴。昭自當刎頸。教部兵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於是。司馬昭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曰

此人馬不死。却說姜維在山下困定。乃喚土人問之。土人告曰。此山惟有一泉。止容百人飲之。人多則泉水不敷。維曰。昔日丞相。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所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来救。陳泰曰。姜維會合羌胡兵。欲先取南安。今羌胡兵已到。將軍若徹兵去救。羌胡兵必乘虛襲其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胡。於中取事。先退了此兵。方可去救司馬將軍

也。郭淮從之。遂就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胡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救秦之心。故來投降。共扶漢室。羌王迷當曰。你來投降。有何功勞。泰曰。郭淮軍中。大小虛實。俱皆知之。只今夜間。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是功勞。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餓何燒戈引兵五千。同陳泰來劫魏寨。餓何燒戈教陳泰兵在後。却教泰引羌胡兵為前部。是夜二更。逕到魏寨。寨門大開。陳

泰一騎馬先入。餓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入陷坑裏去。陳泰從後面殺来。郭淮從左邊殺来。羌胡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餓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逕殺入羌胡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軍擒之。来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知汝忠義。欲併力滅寇。今何故助蜀人耶。迷當慙媿伏罪。淮令迷當招安羌胡兵回。

重加賞賜。死者葬埋。淮說迷當曰。公若肯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贈。迷當從之。遂引羌胡兵在前。魏兵在後。運斧鐵籠山來。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却說魏兵多半雜在羌胡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住。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維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飛奔而走。羌魏之兵

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姜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来。淮見姜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絃。連響數次。淮躲幾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掛住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那枝箭。就扣在弓絃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躲去。淮應絃落馬。維回馬来殺郭淮。未知郭淮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師廢主立君

却說姜維躲中郭淮翻身落馬。維勒回馬来殺淮時。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止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来追。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姜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上收劄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却說司馬昭犒勞

羌胡兵。田本土去了。昭班師還洛陽。与兄司馬師。縱橫朝廷之上。大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但見師上殿。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帶劒上殿。芳慌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臣聽奏事。須臾羣臣奏數件事。盡皆是司馬師剖斷。不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軍馬。芳退到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

緝乃張皇后之父。魏主曹芳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緝手而哭曰。朕先帝在日。司馬太傅懿也安敢如此。司馬師今視朕如小兒。覷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慟。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天下頗有聲名。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雄。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非反。因隨司馬師弟兄而投西蜀。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

視奸賊也。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皆痛哭而奏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武祖皇帝誅董承。蓋為此也。卿等甚是忠義。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能比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劒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傍。師問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聖上

在內庭看書。我三人侍讀。師又曰。所看何書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湯。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耶。其心實猜吾為王莽董卓耳。三人皆曰。我等乃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怒曰。汝等乃口諛之輩。適間與天子在寢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應曰。實無此狀。將軍勿疑。師叱之曰。汝

三人淚眼尚紅。如何詐說。夏侯玄知事有泄。乃忿然大罵曰。吾所哭者。爲汝挾天子以令諸侯。視人如草芥。威震其主耳。師大怒。喝武士來捉夏侯玄。玄揎拳裸袖。逕擊司馬師。拳未及到面。一人手舉處鐵槌打倒夏侯玄。師叱搜之。於張緝身上。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是密詔。師看其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

制。皆非朕意。望各部官兵將士。同仗忠義。
討滅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謀吾三族耶。吾以忠義之心待人。反招此禍。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盡夷三族。家私散與御林軍。李豐夏侯玄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已。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但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漏。必累妾矣。遂相抱而

哭。忽見師入。皇后驚倒在榻下。師按劒與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臣今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讎。以功為過。視臣如王莽董卓之輩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作耶。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皆他人之所遍也。朕豈敢有此心耳。師曰。妄誕大臣造反者。當加何罪。芳默然無語。師再三逼迫。芳跪告曰。理合抵罪反坐。望大將軍恕

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就廢也。芳曰。其人安在。師曰。三人已斬。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叱左右捉出。芳大哭而去。師拂袖出內曰。此輩害吾。豈得免之。無毒不丈夫也。不時張皇后在東華門內。被司馬師用白練絞死。魏主曹芳大慟不已。師盡滅三族。此乃曹操之報應也。後人有詩曰

當年獻帝正君臣。伏后哀哉盡滅門。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又詩曰

奸臣篡國家堪傷。離別君王伏后亡。天理昭然施報應。故令張氏亦遭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如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衆皆應曰。大將軍行大聖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耶。師大喜。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

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廢主。欲立何人為君也。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也。今若立為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召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孚極忠義。師遂遣使徃元城。召高貴鄉公去了。遂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

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壽。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次日入報高貴鄉公已到。公名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文武官僚。即備鑾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忙來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敢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召命。不知為何。吾

安敢乘輦而入耶。遂步行。至太極殿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欲以御寶授之。今果然應矣。汝可為天下之主。當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堅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遂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劒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時正元二年。

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興兵造反。前來討罪。司馬師聞知大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鴦單騎退雄兵

正元二年。正月間。揚州都督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儉聽知司馬師廢了曹芳。立曹髦為君。心中大恨。無計可施。有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廢主專權。國家顛覆。有壘卵之危。安

可晏然自守。將受四海生靈之唾罵矣。儉大喜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剌史文欽。欽乃曹爽門下客。欽見儉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儉坐間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當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鴦。馬上使鞭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起兵急去。不可遲也。儉大喜。即時遂

酹音類酒爲誓。二人詐稱有太后矯詔。聚淮南小大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摘老弱之兵守壽春。偷提兵六萬。屯於項城。文欽引兵二萬在外爲遊兵。往來接應。偷移檄文去諸郡。令起大兵。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疼痒。乃請太尉王肅計議軍機。師肉瘤痛甚。醫官看視。用刀割之。以藥封閉。連日

不出。忽有淮南告急。師請王肅求計。肅曰。昔關公有向北爭之心。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再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肉瘤。不能自往。若命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言曰。淮楚兵强。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驟然而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

留弟司馬昭。守備洛陽。總攝朝政。師拜辭魏主。乘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絶其歸路。又遣荆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于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世情。文欽有勇而無計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

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曰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可火速攻擊。若大軍一至。必然瓦解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于濾水之上。中軍屯于濾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至矣。師遂令王基引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荀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

魏兵先占。難以起遣。可速取之。儉曰。然。遂趍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見旌旗遍野。營寨整齊。儉回到軍中。無計可破。忽一人報曰。東吳孫峻提兵渡江。囑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回項城。司馬師見毌丘儉軍退聚多官曰。當用何策。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速退憂吳人囑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守之。將軍可令一軍

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城。則淮南之卒。自然瓦解。兗州刺史鄧艾。其人忠智多謀。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逆賊不難矣。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趨兗州之兵。来破樂嘉城。師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毋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在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来。忽文欽到。儉以此事告知。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鴦。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以退奸雄也。儉大喜。欽遂就領兵

五千。同子文鶩。投樂嘉来。前軍田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數萬。遥望中軍。白旄黄鉞。皂蓋朱旛。簇擁虎帳。内豎一面錦綉帥字黄旗。必是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文鶩年方十八。身長八尺。懸鞭立于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大喜曰。何時可去。鶩曰。今夜黄昏。父親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来。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来。三更時分。要

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鴦全裝慣帶。腰懸鋼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城。等鄧艾未至。就此處下寨。師為眼上新割肉瘤瘡口疼痛。臥于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遶護。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亂動。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關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如烈火。眼珠從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痛不可忍。又恐有亂軍心。口咬被

頭而忍。被皆咬爛。乃傳令曰。敢有亂者斬之。
原来艾鷲。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魏寨中。左
衝右突。到處逕過。人莫敢當。有相拒者。鎗搠
鞭打。死者無數。鷲只望父親到為外應。並不
見到。數番殺至中軍。皆被弓弩射回。艾鷲在
寨中。殺到天明。只聽的止遍鼓角喧天。鷲回
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此至。何
也。鷲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
將。乃義陽。棘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躍馬

横刀大呼曰反將休走鶩大怒挺鎗迎之戰有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鬬之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鶩部下之兵各自逃散只鶩單騎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魏將抖擻神威驟馬追来將至樂嘉橋看看追上鶩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衝入魏將隊中来鋼鞭起處魏將紛紛落馬各各倒退鶩又緩緩而行魏將又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一人尚敢退我等之衆可再追之遂併力復来追趕丈鶩

行到樂嘉橋邊。見魏將又來追趕。鶯大怒曰。鼠輩何故不惜命也。提鞭驟馬。殺入魏將叢中。鞭起處。數人落馬。鶯乃緩轡而去。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鶯殺退。後人有詩曰

昔日當陽喝斷橋。張飛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應無敵。又見文鶯膽氣高

却說文欽被山路嶇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又不知文鶯人馬所向。只見魏兵來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

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時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與文欽契厚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欽出仕淮南尹大目見師眼珠突出不能動止常有殺師報爽之心乃入帳告師曰文欽本無反心實乃明公心腹今被毋丘儉逼迫以致如此其去說之必然來降師從之大目頂盔慣甲乘快馬來趕文欽看看追上乃高叫曰文欽文欽回頭視之大目除了盔放于鞍前以鞭指之曰君侯

何不忍耐數日耶。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乃厲聲而罵曰。汝乃先帝之臣。不思報本。反助司馬師作惡。廢主害民。不怕天耶。天不祐汝等不忠不義之賊。罵訖。便欲開弓射之。大目大哭而回曰。世事敗矣。尚自努力。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欽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却說毋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

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徹城中之兵出戰。正与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就突入中軍。来捉毋丘儉。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犯中原

却說鄧艾斬了葛雍。引兵殺過陣来。毋丘儉死戰相拒。江淮之兵大敗。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毋丘儉抵敵不住。引十數騎棄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遂設席待

之。偷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之。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贈印綬金帛。加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誕拜謝出帳。吳兵亦退。師調班得勝之兵而還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索命。師心神恍忽。料命在旦夕。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至拜于榻下。師囑之曰。吾今權柄。如挑千斤之擔。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當謹之。戒之。大事

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耳。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如雨。昭急欲問時。師大叫一聲。眼睛迸血而死。昔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掌了大權。然後發喪。魏主曹髦聞知司馬師已亡。遣使持詔到許昌。詔曰。東南未定。暫留司馬昭弟軍許昌。以為外應。昭心中猶疑未決。鍾會曰。人心未安。不可弟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何及也。昭從之。即趣兵還。弟洛水之南。髦知昭來洛水弟兵。大驚曰。必有別

故。如之奈何。太尉王肅曰。昭見領大軍。未蒙封賞。陛下可封賞以安之。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于昭。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病目而亡。司馬昭自專大權。臣累敗於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不成功。當治臣罪。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自到漢中。整頓軍馬。征西

大將軍張翼曰。吾蜀地淺狹。錢粮鮮薄。不宜久遠征伐。空勞民力。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日丞相未出茅廬之時。已定三分天下。然後昂足勢成。尚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恢復漢室。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非不欲也。實力未及耳。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至死而無恨也。今司馬師新立。司馬昭創立未穩。若不伐之。更待何時。翼默然而退。

維遂起精兵五萬。前來伐魏。夏侯霸曰。可將輕騎先出袍音孚罕。音謙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曰軍出甚遲。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引兵五萬。逕取袍罕。兵過洮西。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一面告知征西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兩軍相遇。陣角射住。姜維曰。吾自掌中軍。張翼在左。夏侯霸在

右。交鋒之際。吾兵倒退。汝兩軍分兩路而進。容魏兵逕進。吾軍復回。此韓信破趙之謀也。此時蜀陣背洮水布列。姜維出馬。招魏將答話。王經引十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入寇。此真不識時務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是讐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左

右而出。来戰姜維。維戰數合。撥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士卒。一齊趕来。維引兵望洮水而走。張翼夏侯霸左右兩軍。掠邊殺入魏兵之後。維將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效力。衆將一齊殺回。魏兵大敗。翼霸二人。從後殺来。把魏兵圍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殺死無數。牙將。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太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級。壘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

力救出。遥望狄道城而走。弃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之。今若前進。倘有蹉跌。此功名皆廢矣。正所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横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諫勸。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徼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

兵敗之讐。忽兗州刺史安西將軍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人耳。某年幼。不諳軍事。乞見教一二。泰乃聚雍涼諸將。商議曰。今姜維困狄道城。公等有何高見。咨謀楚彝曰。王刺史兵敗於洮水。蜀人大勝。今若敵鬥。必不能勝。不如據險保守。待蜀人自亂。方可攻之。此司馬公萬全之計也。鄧艾冷笑不言。陳泰曰。公言雖善。但時有不同。勢有不等。故也。今姜維引

兵。深入重地。正欲與我兵。交鋒原野。以求一戰之利。似當深溝高壘。避其銳氣。若與決戰。使稱其意。固不可也。然吾料姜維。今洮水得勝。必進東南。據洛陽。取積穀之所。招羌胡之衆。東爭隴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耳。若如此。則宜守之。今彼不知此道。却圍狄道城。其城垣高地峻。急且難攻。安能便得。空勞兵費力矣。故知姜維無謀之士也。吾今乘高附峻。陳兵於項嶺。地名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大

敗也。此所謂客主不同。時勢有異焉。艾大喜。起身拜謝曰。將軍之謀。洞貫鄧艾肺腑。真妙算也。遂先撥二十隊之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為暗兵之勢。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魏兵埋伏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打。連攻數日不下。心中

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飛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安東將軍鄧艾。維大驚曰。向者夏侯將軍言鄧艾若領兵。難以伐魏。今日果然領兵而來。如之奈何。遂請夏侯霸商議此事。霸曰。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利。今領兵到。休容立得脚穩。便可擊之。維于是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當夜二更。兩軍齊起。

且說姜維引軍來迎魏兵。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角震地。火光沖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軍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急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狀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的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劒閣之時。方知火鼓三十餘處。皆虛設也。再欲提兵回軍。已歸心似箭。維亦收心而還。不曾折兵。且說後主見姜維有洮西大功。乃降詔封維大將軍。

遂駐兵於鍾題。地名維受了大將軍之職。上表謝恩已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二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

目錄

鄧艾段谷破姜維
司馬昭破諸葛誕
忠義士于詮死節
姜維長城戰鄧艾
孫琳廢吳主孫休
姜維祁山戰鄧艾
司馬昭弒殺曹髦

姜伯約棄車大戰
姜伯約洮陽大戰
姜維避禍屯田計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鄧艾段谷破姜維 四犯中原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題。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髦與司馬昭計議。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泰屯兵於雍凉等處。

艾申表謝恩已畢。泰設席與艾作賀。曰。姜維夜遁。氣力已竭。再不出矣。艾曰。王經敗於洮西。非小失也。折軍損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致危亡。姜維雖夜遁。不曾損兵折將。他日安肯不出乎。吾料蜀兵必出有五。泰曰。何謂蜀兵必出有五也。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實。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隊伍容易調遣。兼人馬整齊。將士雄烈。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

練不熟。甲仗未完。所事不備。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舡行。吾軍皆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狹道。隴西。祁山。南安。四處皆是守戰之地。不知蜀人來攻何處。或聲東擊西。或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蜀兵一處而來。以一分敵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而可取羌胡之穀為食。若出祁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餌。蜀人以此圖之。其必出五也。姜維乃孔明弟子。有謀者也。必然又出矣。秦

以手加額曰。朝廷有福。又出此異人。蜀兵不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忘年者不較老幼年齒之交也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泰見艾事事有法。甚是敬愛。却說姜維在鍾題大設筵宴。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一人諫曰。將軍累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捷。魏人既已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蜀人怨矣。維視之。乃義陽人也。姓樊。名建。字長元。舊為武

侯帳前令史與董厥為正副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吾軍有此五勝故汝等不能知也衆問之維荅曰彼有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迫不曾損傷今若進兵一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曾有法度三可勝也彼軍須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之四可勝也吾兵自

出祁山。掠抄秋穀爲食。五可勝也。不戰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鄧艾年紀雖幼。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准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汝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諫不從。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題。殺奔祁山來。前哨馬回。報說祁山。連絡下九箇寨柵。皆是魏兵。維不深信。乃自引數

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也。遂回本寨。嗔諸將曰。魏人准備。必知吾来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沒可虛張吾之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一迴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相換。示兵之多也。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兵于

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而來。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唯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驟躍其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必然取勝。若打破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蜀兵之勢必崩矣。吾當先引

一軍。去救南安。有一條路。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數萬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帳前司馬師纂。與子鄧忠。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

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引兵從董亭望南安而來。維在馬上。乃問夏侯霸曰。此去南安。可有備否。先取何處可爲主乎。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備。維曰。魏人只知吾取祁山。衆皆聚於彼處矣。遂促兵前進。至武城山。前軍欲登山時。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偏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

面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十路精兵殺下。勢不可當。蜀兵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之時。魏兵已退。維暗思曰。吾深得武侯傳授。天下無敵。不想中原亦有此人。吾與鄧艾。誓不兩立。次日又整兵來武城山。搦鄧艾出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欲退。山上鼓角齊鳴。蜀兵復回。魏兵又不下來。欲上山擒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

兵下山也劉北又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乱。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燒着車仗。以兵應之。兩軍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蓋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也。若得上邽。南安自

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沿山渡渭水之東。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耶。答曰。陇谷。維驚曰。有何羙哉。陇谷與斷絞音同因此自忖。倘於此地斷絕粮草。如之奈何。正躊躇間。未決。忽前軍来報。山後有塵土而起。必有伏兵。維令退兵之時。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棄甲拋戈。丟旗

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勝數。後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維欲往祁山再出。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田漢中去了。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寨中。後面鄧艾追急。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蜀兵三分。已退去二分。只維一軍在後。正行之際。忽然山路中一軍突出。乃是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處。將維困在垓心。維人困馬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

未知姜維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昭破諸葛誕

却說姜維。被陳泰困住。如鐵桶相似。維死戰不能脫。且說瀘寇將軍張嶷。聽知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來救姜維。維見嶷殺到。遂乘勢殺出。嶷收拾軍馬斷後。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贈其子孫。因此蜀中將士。多於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

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鎮西大將軍胡濟等。因會定取上邽。不至。亦貶一級。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奏鄧艾之功。此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遣使。持節捧詔。加鄧艾官爵。賜印綬。詔曰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卿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封卿

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卿之子鄧忠為亭侯仍賜黃金五十兩甘露元年秋九月日詔

加封鄧艾之後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凢於相府裁處自此有篡位之心只恐南北人心未順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閭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諸昭曰今主公掌握

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宜暗訪。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與吾東行。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慎之慎之。賈充拜辭司馬昭。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琅琊南陽人。武侯之族弟也。諸葛豐之後。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應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賈充慰勞三軍已畢。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曰。近來洛陽諸賢。見魏王懦

弱不堪為君。大將軍三輔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國。未審釣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也。充急應曰。某具他人之言。特告明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安忍使匹夫犯上耶。充默然。次日辭歸。乃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今若使人召之。必然不來。隨即必反。禍乃小。若不召之。民反雖遲。為禍甚大。不如

早早召之。昭曰。若匹夫果反。吾當自討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然後遣使徵誕爲司空。誕得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下使命拷問使。使告曰。想是樂刺史知之。誕曰。他如何知之。使曰。早有人送密詔去矣。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棄於後園。即時設宴。大會心腹將校約七百餘人。酒巡數次。誕曰。前者所造衣袍鎧甲。旌旗器械。以擊盜賊。今天子取吾爲司空。此物又無用矣。汝等可披

掛。隨吾出城。遊戲旦夕便回。衆皆應曰。領從尊命。各人遂皆全副披掛上馬。隨誕出城。投揚州而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曳起。誕勒馬停刀言曰。吾早晚回洛陽。暫出遊戲。何為閉門。汝欲反耶。城上無一人答言。誕引兵轉至東門。其門亦閉。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將。下馬渡濠。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綝家。綝慌上

樓避之。詡提劒上樓。大喝曰。汝父在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效。反欲順司馬昭耶。綝未及言。被詡一劒斬之。將首級以木匣盛之。令人賫表并首級赴洛陽。表曰

臣詡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獲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

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悲憤。即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謹表以聞

且說諸葛誕上表已畢。仍回壽春。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附勝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足用一年。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靚音淨入吳。為質求救。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立從弟孫琳輔政。琳。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權

柄皆歸於琳。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於是吳綱將諸葛靚至石頭城。入拜孫琳。琳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今不得已。故屈膝事魏。近被司馬昭侵欺侮慢。特来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靚為質。伏望臨危相救。平定之後。永為臣下。琳大喜。加賞吳綱。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為主將。王祚為合後。朱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導。引進。大起吳兵七萬。分三路而来接應吳

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淮備。却說使命將樂綝首級并表文到洛陽。見了司馬昭。昭大怒。就欲自討。長史賈充曰。主公承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此萬全之計也。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寮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太后畏懼。

遂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惧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軍。兗州刺史周泰為右軍。護軍賈大進南征。

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迎。又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弁欽二子。文鴦。文虎。雄兵數萬。來退司馬昭。未知勝負如何

忠義士于詮死節

却說司馬昭。聽知諸葛誕會合吳兵。以決勝

負嵎謀士二人商議。一人是散騎長史裴秀。一人是給事黃門侍郎鍾會。昭求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會合諸葛誕者。實圖利也。以利誘之。必勝矣。昭曰。此言甚妙。遂令石苞周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山埋伏。王基陳騫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積於陣後。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只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更不答。

話。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引兵退走。誕掩殺過来。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来。左有石苞。右有周泰。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大率精兵殺到。淮南兵大敗。司馬昭亦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定。併力攻城。此時吳兵退於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諫曰。今諸葛誕雖敗入城糧草尚多。更有吳兵見屯安豐。以為掎角之勢。今四面攻圍。緩則堅守不出。急則必然死

戰。倘吳兵到來夾攻。吾軍無益。不如只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則擊之。可全勝也。今吳兵必然帶糧不多。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司馬昭曰。吾得子房也。遂令王基徹退南面之兵。只留三面兵。築起土城以為久計。原來淮水泛溢。土城一衝便倒。壽春城上軍士望之。大笑不止。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琳與朱異等入堂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

必斬朱異回本寨商議。牙將于詮曰。城中軍士其心不一。我等可分一半精兵入城。將軍攻其外。我等在內殺出。却令諸葛誕引兵守城。此為上策。異從之。有全懌全端等。皆願入城。詮遂同懌端會合丈欽軍馬。引兵一萬入壽春。此時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令王基陳騫引五千精兵伏於吳兵來路。若朱異來救壽春。不可與敵。只截其後。吳兵必自亂矣。王陳二人引

兵伏定。朱異果然自引馬步軍來。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大震。忽兩軍殺到。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吳兵大敗。各自逃命。異大驚無措。不敢回安豐。只奔到江邊。見了孫琳。言說此敗之因。琳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于是武士擁朱異斬於鏈里。地名琳又責唐咨等曰。若不得城。勿來見我。此時孫琳自回建業。全端子全禕懼罪降魏。司馬昭加禕爲偏將軍。唐咨兵退回上船。鍾會與昭曰。

今孫琳退去。外無救軍。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叙全懌。言孫琳不仁。再若無功。盡誅老小。以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引數千人開門降魏。魏兵欲入城去。被諸葛誕自至。魏兵乘高放箭。射入城中。城上矢石如雨。內外死者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連打數日方息。諸葛誕在城內憂悶。忽蔣班。焦熙二謀士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

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今守此城。欲待天自殺敵人耳。詡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出而仰天長嘆曰。詡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此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加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魏兵四面築起土城。以防淮水。詡在城中。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自秋至冬。並無淋雨。淮水不泛。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

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只與吳兵固守。可保長久。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文欽斬之。欲擒二子。事已泄漏。文鴦文虎。却將黠兵。誕兵已到。鴦虎二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濠走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鴦昔日單騎退兵之讐。欲令斬之。鍾會諫曰。文欽之罪合誅。二子亦當滅族。今

欽已亡。二子無路来降。且城未破。若殺降將。是堅城内人之心也。昭允之。遂召文鴦文虎入帳。以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内侯。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其反逆之罪。贈以爵祿。汝等何不早降。城内人饑困日久。衆皆計議曰。文鴦乃司馬氏大讐之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也。三千人結義了畢。欲出投降。諸葛誕大怒。日夜自来巡城。以殺為威。鍾會知城中皆變。

入帳與昭曰。時已至矣。城可攻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壯門守將曾宣獻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欲自逃生。皆被亂箭射死。魏將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也。詮大怒曰。大丈夫受命為主。以兵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乃禽獸之類也。以手拽盔擲於地。

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也。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獨力難加。魏兵四面攻之。于詮被亂軍所殺。史官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圖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城中。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斬之。夷其三族。武士推過誕帳下數百人來。昭曰。汝等可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乞早殺之。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

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隨斬一人。再問。亦然。數百人一一研問。直殺至盡。並無一人言降。昭涕加嘆息不已。遂令埋之。後史官有詩嘆曰

忠臣至死無移改。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公休諸字也）

吳兵皆降於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他。久必為變。不如坑之。鍾會諫曰。否。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

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耳。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王祚。因愬孫琳。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未知如何

姜維長城戰鄧艾　五犯中原

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

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將乃蔣舒也。一將乃傅僉也。並為心腹人。維問夏侯霸曰。公常言鄧艾雖小兒。不可輕之。尚未深信。及累見其能。方知公之言不謬也。但恨未識面耳。霸曰。其人身長七尺。濶面大耳。方頤大口。但言語蹇澁。時人呼為鄧吃也。維曰。吾平生不服天下之人。累中此人之計。誓必報恨。以雪前恥也。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琳助之。昭大起兩都之兵。將皇太

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蜀兵連年出征。傷者數多。深有怨心。姜伯約不識時務。欲背天行事也。朝廷近來。溺於酒色。信從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懽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吾何忍哉。乃作仇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乎。伏愚子荅曰。

有之。高賢卿曰。以何術以勝之。伏愚子答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王養民。以少取多。越句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又曰。曩者楚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即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句踐之事乎。伏愚子笑曰。賢卿止

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劒鞭馬以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狼分虎裂。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方今之始。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羣沸之時。實有六國併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

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以移目。不為已意以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勞民而慶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渡盟津者。此伏愚之所不及也

美維視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於是碎裂其文。遂提川兵来取中原。乃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中原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来。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内糧草多。人馬少。望聽得蜀兵到。急喚手將王真。李鵬曰。水来土掩。兵来將迎

今蜀兵大至。當何策而退之。二人告曰。某等願決一死戰。主公何太怯也。於是司馬望引兵出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是愚迷。全家受戮。望大聲而荅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今汝片甲不回。言訖。令王真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箇破綻。王真

便挺鎗来刺。傅僉閃過。活挾王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来殺。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十分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的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来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

砲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
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
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聲聞
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
兵回看之時。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
維遂令後隊為前鋒。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兩
陣對圓。魏陣中一小將。全裝慣帶。挺鎗縱馬
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
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乎。維自思曰。此是鄧

艾矣。挺鎗縱馬來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閑。維心中暗忖。不用此計安能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之。維掛住了鋼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聽得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時。小將已到。挺鎗来刺。維一閃。那鎗從肋傍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

来。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来邓小將乃鄧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意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来日決戰。艾見戰塲不可。乃就機曰。既然如此。暗算者非丈夫也。遂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了蜀兵地理。乃作書與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

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來鄧艾寨中下戰書。約日大戰。艾虛心應之。至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掩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身小疾。有悞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戰。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傅僉與維曰。此必有謀也。可宜防之。維

曰。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也。吾今特令人馳書與東吳孫琳。併力攻之。平分天下。正欲遣使忽報。司馬昭打破壽春。殺了諸葛誕。夷其三族。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也。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未知姜伯約退兵之策。端的還是如何

孫琳廢吳主孫休

却說姜維恐大勢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

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暗哨回報。果然駱谷道狹之處。堆積茅草。唯備要燒我追兵。衆皆駭然。乃稱艾曰。將軍明如神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加賞鄧艾。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琳。聽知全端唐咨。王祚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見琳殺罰太甚。心中怯然。一日出

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官名也）於中藏（中藏乃內府之庫也）取蜜煎梅食之。須臾取至。開見蜜內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曰。爾欠嚴敬矣。藏吏（藏吏官也）庫藏吏叩頭奏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爾求蜜食否。藏吏奏曰。數日前累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之。亮指黃門曰。此是卿所為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糞原在蜜中。則內外

皆濕。若新在窖中。則內燥外濕。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如日月之明。但被孫琳把持。不能主張。琳令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閨。分兵諸營。孫琳築太府於朱雀橋南。託病不出。却說吳主孫亮閑坐。有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皇后全尚之子也）為國舅。忠心事亮。此時孫亮泣而告曰。孫琳妄殺大臣。掌握朝綱。視朕如無物。今不圖之。

必為後患。朕密告卿。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以殺孫琳。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琳之姊也。倘若泄漏。悞朕匪輕。紀奏曰。陛下先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持討詔。使琳手下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時寫詔付紀。紀受密詔。歸家告父全尚知之。尚為太常。聽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琳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密令人持書報知孫琳。琳大怒。當夜便

喚兄弟四人。點起大兵。先圍大內。遂將全尚劉丞等家。亦皆圍住。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的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入奏曰。孫琳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劒欲出。曰。朕乃皇帝之嫡子。誰敢不從也。朕在位五年。無害於人。有何愧哉。全后與侍中近臣。及乳母。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琳先將全尚劉丞等殺之。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少帝荒淫久病。昏亂無

道。不可以奉宗廟。必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必有反意。衆皆畏懼而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忽一人出曰。汝無伊尹霍光之才。安敢廢聰明之主耶。衆視之。乃尚書桓彝也。彝指孫琳大罵曰。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琳大怒。自拔劒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行者立之。叱中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文

武官寮無不墮淚。軍民人等悲切不已。後史官有詩嘆曰

魏朝新見廢曹芳。吳國孫琳效霍光。無父無君真可嘆。五常絶滅壞三綱

時孫亮年十七歲。孫琳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今是杭州也）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初疑二人。見所言有理。乃

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天下喁喁。音顒延頸踵喁然望想之意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迎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琳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傳國玉璽。文武官寮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琳為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琳一門五侯。

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凡有所請。並不敢違。此時吳主孫休恐其內變。將琳數加封賜。以安其心。冬十二月。休命左將軍張布散牛酒於大臣之家。布先送入琳府。琳大醉。見牛酒列於前。乃斜趺與布曰。吾初廢少主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彼賢而立之。無我時。你只是瑯琊王耳。今將吾如等閑待之。吾早晚教你看。言訖。恨聲不已。布回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後。孫琳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

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將武庫
內軍器加倍與之。當有將軍魏邈武衛士施
朔二人密奏吳主孫休。曰。琳調兵在外。武庫
內軍器搬得罄盡。奸心已變。早晚必舉事矣。
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可請老將軍
丁奉議之。休召奉入內。賜坐。乃訴其事。奉奏
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與國除害。休曰。有何
妙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賺琳赴
宴。臣自有調遣。陛下可降手詔付臣。以便行

事。休遂寫詔與奉。奉同魏邈施朋。掌外事。張布掌內事。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來請孫琳赴會。孫琳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此會不可赴之。再三阻當。琳曰。吾弟兄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為歸。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琳高座。酒巡一次。衆驚曰。

營外望有火起。琳便欲行。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足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扶劒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琳。餘皆盡散。琳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琳叩頭奏曰。願徙交州。乞歸田里。休叱之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耶。琳又泣曰。臣願徙為官奴。休叱之曰。爾何不罰滕胤呂據為官奴乎。可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琳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

布宣詔曰。罪在孫琳一人。餘皆復還舊職。衆皆拜謝。布乃請休升武鳳樓。丁奉。魏邈。施朔等皆擒孫琳兄弟至。休命盡斬于市。宗黨死者數百人。夷其三族。餘黨協從者皆赦之。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帶累流遠者。皆詔還。史官有詩嘆曰

孫峻孫琳作大臣。挾權倚勢害平人。世間報應難逃免。不在兒孫在己身

於是吳主孫休將出力功臣。各皆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相待吳使薛珝回訖。吳主孫休乃問薛珝曰。卿往西蜀觀其得失若何。珝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等用事。公卿多阿附之。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鵲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鵲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今蜀中景色。視之如此也。休仰天嘆

曰。若諸葛武侯在時。安容如此乎。又寫國書。教人齎入成都。說司馬昭視魏主曹髦如小兒。旦夕必有變也。姜維聽得此信。忻然設席。再議出師伐魏。未知如何

姜維祁山戰鄧艾 六犯中原

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復選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自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此時後主幸中貴黃

皓用事。日夜在宮中飲酒作樂。皓選美女以悅之。後主因此不理政事。時有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見皇后。皇后留在宮中。一月乃出。琰疑妻與後主私通。嗔帳下軍五百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底撻其面數十下。幾死復甦。後以此事告發。後主大怒。令有司官定罪。議擬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宜棄市。於是斬劉琰于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却說姜維同夏侯霸共掌中軍。維

曰。前者累次未得成功。深為慚愧。今魏國吕強君弱。可乘時圖之。當取何地。霸曰。祁山雖有監准備之卒。乃用武之地。堪可進兵。故丞相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曰。今當往祁山決一大戰。以分雌雄。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此時鄧艾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

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空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此乃王含蔣斌之寨。右寨是蔣舒傅僉之寨。中寨乃司馬懿安排鹿角寨柵。四門未立。魏寨中鄧艾喚子鄧忠。同師纂各引一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從地道直至左營。於帳後地下擁出。王含蔣斌立營未了。恐魏兵劫寨。不

敢解甲而寢。但聞中軍大亂。急掉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不住。棄寨而走。却說姜維在帳中聽的左寨大喊。忽報有內應外合之兵。蜀軍潰散。維忙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只見衆軍四面布合。維乃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之。便有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即以弓弩射之。又傳示右營亦如此。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

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武侯傳授也。兵不致亂。難以退之。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来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待鄧艾出馬。艾見維布八陣。艾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

一般。維持鎗縱馬大叫曰。請鄧將軍答話。只見門旗開處。鄧艾立馬於陣前。維曰。汝效吾排八陣。汝能變陣否。艾笑曰。汝只道此陣汝師傳能布。天下人豈不會布也。吾既能布。豈不知變法。艾便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颭。變成八八六十四箇門戶。艾復出陣前曰。吾之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八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於是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初時兩軍衝突。變法

不曾錯動。只見兩軍左右朵閃。忽然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遂變成長蛇捲地陣。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八方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下大驚。但見周圍皆是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的外面衆叫曰。鄧艾早降。勿得延遲。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不想中姜維之計矣。忽然西北角上一彪兵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比及救出鄧艾之時。祁山九

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與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游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之陣勢也。若他處擊之。不能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艾拜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此變也。公既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瞞不過姜維。此人武藝精熟。深得武侯兵法。来日我

於陣上與他開陣法。你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於是使人下戰書。搦姜維来日鬬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與衆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通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度數。再無其外矣。今搦吾鬬陣法。乃誑門弄斧耳。中間必有詐謀也。汝等可知之乎。廖化曰。来日陣前再看。維曰。然。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此時

鄧艾令鄭倫為先鋒。暗領一軍去襲山後。却說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布成陣勢。望出馬與維答話。維曰。汝搦吾鬬陣法。汝布之。望布成了八陣。維笑曰。此乃吾師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竊學而布之。望曰。汝師亦竊他人者。吾所受者真本也。維問曰。此陣凡有幾變。望大笑曰。吾既能布之。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暗笑曰。汝試變之。望入陣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

法乎。維曰。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哉。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三百六十五變。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辯曰。吾不信。汝試變之。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布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汝賺吾在此布陣。却教鄧艾襲吾山後。是否。望大驚。却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稍一拍。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盔拋甲。撇戟丟戈。大敗而散。各逃性命。此時鄧艾催督先

鋒鄭倫來襲山後。倫方轉過山角。忽然一聲
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
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初交。廖化手起刀落。
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
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潰。艾捨命突
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引敗
兵到來。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
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可用
間諜之計。使劉禪詔回姜維。此圍可解。艾問

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中交通黃皓耶。言未畢。一人應曰。某願往之。艾視之。乃襄陽党均也。艾大喜。即令党均齎金寶玩好。逕入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要棄兵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詔姜維回朝。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宣維入朝。然後退兵。維不知何事。只得還朝。隨後退兵于漢中。鄧艾司馬望料知姜

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昭弒殺曹髦

却說姜維臨行。分付廖化張翼曰。汝二人堅守祁山大寨。待使命至。便班師回漢中。廖化曰。此必中間謀之計矣。孫子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民心一變。安能長久。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暫息

慄而言曰。誰敢不從耶。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鰍鱔。是何禮也。髦不能答。揮汗如雨。昭冷笑下殿。多官凜然。髦歸後宮。痛哭終夜。次日。召侍中王沈。音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後宮計議。髦哭曰。司馬昭篡逆之心天下人盡知也。朕不能坐受廢辱。故請卿等同心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春秋時。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之恥笑。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之門。為日久矣。內外公卿及四

方之士。不顧逆順之理。皆為之致死。非一人也。且陛下禁兵寡弱。非用命之人。今若不能隱忍。是欲除疾而疾愈深。疾若深則為禍不小矣。陛下不可遽次。髦懷中取黃素詔。擲之於地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況不死乎。於是曹髦入告太后。王沈與王業曰。事已急矣。空自求誅三族。當往晉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二人乃與王經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出首免死可也。經大怒曰。

主憂臣辱。天下至理。安敢以求生而害於仁乎。吾願殺身以成仁耳。王沈王業見經不從。急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尉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譟鼓而出。髦仗劒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關。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遇見賈充披戴盔甲。左有成

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鼓譟而入。髦仗劒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此時禁兵面面相覷。皆不敢動。充喚濟曰。司馬晉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若事一敗。汝等全家皆滅矣。成濟綽戟在手。回頓賈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無禮乎。言未訖。被一戟刺中前胷。撞出輦來。濟大呼曰。奉晉公之命。弑無道昏君。再

一戟。刃從兩背上透出。死於輦傍。焦伯挺鎗来迎。被成濟一戟刺死於輦傍。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来。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内。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大臣。時有太傅司馬孚入内見髦屍首。抱股痛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内。亡年二十歲。昭議立新君。王業曰。

武帝之孫燕王曹宇之子。見居安次縣。封為常道鄉公。可立為君。昭從之。即發車駕往迎。昭會大臣議弒君之事。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舅尚書荀顗召之。泰聞大哭不已。世人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使命催逼。泰遂披重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公以此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略可以謝天地耳。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止如此。不知其次。昭曰。成濟

大逆不道。弒其仁主。可推出剮之。夷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吾之罪。乃貫充傳汝之命。今吾弒主。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夷三族。後来史官有詩嘆之曰

假意投身強哭屍。公然弒主待推誰。欲誅成濟瞞天下。天下人人已盡知

又詩曰

司馬當年命貫充。弒君南闕赭袍紅。却將

成濟夷三族。欲使軍民耳盡聾
司馬昭入奏太后曰。逆主曹髦。欲興兵弒娘
娘。殺大臣。已被成濟弒之。臣亦滅成濟。請娘
娘降詔以安衆心。太后懼昭威勢。任意寫了
矯詔。及斬王經全家。以慰其心。王經正在廷
尉廳下。忽見縛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辱
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死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
家皆押赴東市。其母神色不變。回顧經曰。吾

兒今日得死矣。勿怯之。此時王經子母大笑受刑。故吏向雄痛哭不已。滿市老小無不垂淚。後史官有詩讚王經子母曰

漢初誇伏劒。漢末見王經。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泰華重。命似鴻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却說司馬昭斬了王經子母。安撫人心已畢。時有太傅司馬孚。將曹髦以王禮葬之。旬日間。常道鄉公至。賈充乃勸司馬昭。就魏國正

統。未知如何

姜伯約棄車大戰 七犯中原

却說司馬昭因賈充勸就魏國正統之事。昭與充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為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於是賈充等聽畢。已知昭留意於子司馬炎之身矣。當年六月甲寅日。司馬昭立常道鄉公璜為君。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明。乃武帝曹操之孫。

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為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贈。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聽知司馬昭弒了曹髦。立曹奐為君。乃大喜曰。吾今日伐魏方有名矣。遂發國書入吳。令問司馬昭弒君之罪。却上表於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於是三路兵併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時鄧

艾在邦山寨中訓練人馬。忽報蜀兵三路風擁殺到。艾遂聚諸將計議。忽一人出曰。吾有一計。不可言之。見寫在此。敢退蜀兵。艾視之。乃衆軍王瓘也。艾展開計策觀訖。大喜曰。此計雖妙。只恐瞞不過姜維。瓘曰。願捨一命以報司馬公之恩。艾曰。汝心志若堅。必然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王瓘。瓘連夜從斜谷迎来。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知會。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

兵。只教為首將来見。璩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璩也。近者司馬昭弑君。又將叔父一門皆戮。某在邊邦得免此禍。幸大將軍興師問罪。特引本部兵五千来降。願從調遣以為末將。勦除奸黨。上報國王之恩。下伸叔父之恨。維大喜。遂加重賜。維與璩曰。汝既誠心来降。吾何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寨也。璩心大喜。以為中

計。忻然領諾要行。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吾先有推車人了。只要押送而已。但引三千人去足可。留下二千人引路。必打祁山。瓏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傳命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諫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瓏之言也。我在魏雖不深知備細。未聞王瓏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特請察焉。維大咲曰。王瓏我非不識也。我已知其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

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過於曹操。既殺王經。喪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也。故知其詐矣。今仲權國舅之見。與我暗合。（仲權之霸表字也昔日張益德於亂軍中獲一女乃霸之親妹也後長成益德寵之生二女皆配後主劉禪為后霸因此降蜀後主呼為國舅滿朝文武甚是敬之霸乃傾心事蜀只欲恢復中原此時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瓘奸細。不旬日。果然伏軍捉得王瓘回報鄧艾。下書人来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云。姜維已交割與我糧車押送。望鄧將

軍連夜進兵與姜維戀戰。瓘從小路運糧車
送歸大寨。蜀兵自敗矣。約於某處何日可令
人來迎接。維將下書人殺之。却將書中之意
改作八月十五日。望鄧將軍自率大兵。於斜
谷外壜山谷中。接應糧草車輛。可先與姜維
戀住交鋒。免生外意。一面令人扮作魏軍下
寨書。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
米。裝載乾柴茅草硫黃硝。用青布罩之。令
傳飡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維與

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却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来取祁山。却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忻悅不盡。急寫回書令来人再回。乃與司馬望引一軍。輪換来谷口搦戰。蜀兵每日迎敵。未敢取勝。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望壜山谷中来。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出。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軍。艾手下副將言曰。天已昏暮。可速接出谷口。艾曰。前

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不知是計。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只聽的山後喊動。東方月上。皎如白日。艾不顧車仗。只道王瓘在山後厮殺。逕奔過山後。時忽報樹林後有一彪軍擺開。艾大驚。只見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聞知。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

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的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面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千金賞。萬户矣。號的鄧艾棄甲丢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於是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逕来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脱。維令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時有不能回祁山寨的魏軍。来報王瓘曰。事已泄漏。兵勢已敗。不知鄧將軍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来。背後

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瓘叱左右放火燒車。於是盡燒糧草車輛。火光突起。烈燄燒空。瓘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三軍可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一應車輛盡皆燒着。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瓘捨命撞回魏國。不想殺回漢中舊路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關隘盡皆燒毀。姜維不追魏兵者。恐漢中有失。遂提兵連夜投小路来追殺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急。乃投黑龍

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維遂還漢中。鄧艾引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此時司馬昭見艾素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所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隴。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伯約洮陽大戰　八犯中原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大小車輛裝載軍糧。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舡隻。所用器物俱已完備。上表奏聞後主曰。臣累出戰。未成大功。頗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況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此時。後主酒色昏迷。不能決論。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

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後主不從。周乃歸家嘆息不已。周子問曰。父親有何事也。周曰。君王溺於酒色。不理朝政。臣下強欲立名。妄損軍馬。西蜀禍將至矣。其子告曰。父親既有先見之明。何不投魏乎。周叱之曰。吾受先帝托孤之命。知遇之恩。不能補報萬一。縱然國亡家破。當以盡命報本。安忍行不忠不義之事耶。遂託病不出。却說姜維臨行。乃問

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大將軍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閑之輩。將軍強欲行難為之事。此化所以未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吾今八次伐魏。非為一己之私耳。今議先取洮陽。（地名）如逆吾意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二十萬。逕取洮陽而來。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此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

遂令人哨探。回報曰。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此糧積草。結連羌胡。以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徹此處之兵。分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侯河地名）乃洮陽咽喉之路。公

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行之。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捉姜維夏侯霸也。二人各提兵埋伏去了。却說姜維與夏侯霸望洮陽進兵之間。霸問維曰。今將軍取無糧空城。有何用也。維曰。五七番出師。皆取有糧之地。利戰之所。魏人探揣知吾意矣。吾料洮陽空城。魏人不作准備。今却一鼓而取。乃攻其無備也。若得洮陽。深溝高壘。先運漢中糧草盡屯於內。然後外結羌胡。水陸轉

運。以為久計。此番不勝。真可羞耳。霸曰。此妙論也。我當為前部。公為後應。於是夏侯霸先提一軍逕到洮陽。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乃回顧諸將曰。此莫非計乎。副將應曰。眼見的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此空城耳。遂當先殺入。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

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身上亂箭如蝟。其餘蜀兵盡皆潰散。司馬望於城內大驅士馬。從東西北三門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是夜二更。鄧艾自伕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維禁止不住。城上鑼鼓喧天。司馬望引軍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而

走。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收聚敗兵。下寨已畢。蜀軍聽知夏侯霸陣亡。心中搖動。維欲退不能。遂與衆將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為憂。目下魏兵俱在此處。成敗之事只在一戰。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使鄧艾不能走。維從之。

即令張翼引後軍取祁山去了。維次日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二軍出迎。兩陣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回本陣。收兵退去。次日。姜維又引兵搦戰。鄧艾按兵不出。連搦三日。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在侯河城內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了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

他獨戰。切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的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且說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徧。乘勢去救祁山。鄧忠入城。此時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於是姜維亦引三千兵來助張翼。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

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那邊。絶了歸路。正慌忙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齊鳴。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大喜。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蜀兵四下攻圍。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日夜宴飲。不理朝政。內外官員皆投於黃皓門下。時右將軍閻宇。身無

寸功。只因倚傍黃皓。遂得重職。聽知姜維被困。乃說皓来奏後主曰。今姜維累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後主允其言。急遣使齎詔。宣姜維班師還朝。維在祁山正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還朝。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維與張翼徐徐而退。艾一夜只聽的鼓角喧天。不知何意。平明只落空寨。人報蜀兵盡退。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逕到漢中歇住了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回見

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詔維班師。公可知乎。正笑曰。大將軍何自不知耶。黃皓欲與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直入宮中。來殺黃皓。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避禍屯田計　九犯中原

於是郤正見姜維欲殺黃皓。急止之曰。大將

軍位居極品。承繼武侯之職。何故造次。若天
子萬一不容。必為反臣耳。維謝曰。先生訓誨
是也。遂同回。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飲宴。
維引數人逕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於
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淚而奏曰。
臣困鄧艾於祁山。陛下連詔三次。召臣回朝。
未審聖意如何。後主默然無語。維又奏曰。黃
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遠則
鑒於趙高。近則審於張讓。陛下早將此人殺

之。天下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矣。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耳。縱使專擅。亦足如何。昔者董允常切齒恨皓。朕常怪之。卿何足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後主遂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敢犯國政。明公休聽外人一面虛詞。欲殺某也。乞明公憐之。

於是黃皓叩頭流涕。維羞慚而出。來見郤正。備言此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以何策可保國安身也。正曰。將近隴西有一去處。名為沓（音塔）中。此地極其肥壯。足下何不效武侯此田之計也。可奏知天子。前去沓中此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食。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國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之。五者足以避其禍亂也。此乃保國安身

之法。可早行之。維大喜。遂出席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奏後主求沓中地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吾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以為地田。後圖進取。因汝等久戰勞苦。把關生受。不如欲兵聚穀。退守漢中二城。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自退矣。吾却引兵自後擊之。無有不服。遂命胡濟地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

守漢城。蔣舒傅僉。尚守關隘。維分撥已畢。自引兵八萬。来沓中種麥。以為久計。却說鄧艾聽知姜維在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寫表一道。入洛陽奏知魏主曹奐。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九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以制此人。可免動兵之勞也。昭曰。然。吾亦欲如此。

柰無其人也。故使恣意從事中郎荀勗。音胸應言曰。明公為天下之主宰。宜仗義以伐無道。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惟用黃皓專政。大臣皆有惑亂之意。今姜維在沓中。此田者。乃為此也。若今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故求刺客而除害。非所以行於四海也。昭大喜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薦曰。鄧艾乃世之良才。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無不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言

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荅曰。主公之意本不伐吳。而實欲伐蜀也。昭咲曰。子誠然識我心也。既然如此高明。肯效力乎。會曰。某料主公欲去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開視之。但見伐蜀之法。於路安營下寨之處。此糧積草之鄉。自何而進。後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可與鄧艾收川若何。會曰。願竭忠誠以報主公。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與鄧艾分兵各進。可

也。昭遂拜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荊。揚等處。昭即時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文武官僚皆面面相覷。人人變色。俱不肯伐蜀。忽一人出曰。羌維九犯中原。折傷多少魏兵。只今守禦尚自未保。何況深入山川險危之地。自取禍亂也。切不可行之。昭視之。乃前軍鄧敦也。昭勃然大怒曰。吾與國家除害。正欲

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耶。
以武士牽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
衆官失色。昭曰。汝諸文武勿生驚疑。吾自征
東定奪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
欲伐吳蜀久矣。今日論之。吳地廣濶。況兼下
濕。攻之稍難。不如先定其蜀。三年之後。乘順
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鍮取虜之道也。吾料
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
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

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姜維於沓中。使姜維不能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今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衆曰。然。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起兵伐蜀。會恐有泄機謀。却以伐吳為名。乃令青州。豫荊揚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

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矣。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選日出師。此時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有西曹掾邵悌曰。乞退左右。敢伸一言。昭乃屏退左右。悌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若專獨權。恐有不然。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大笑曰。吾豈不知

耶。惕曰。主公既知何使其獨權無疑也。司馬昭言無數句。以釋其疑心。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三 終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四

目錄

鍾會鄧艾取漢中
姜維大戰劒門關
鑿山嶺鄧艾散川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後主輿櫬出降
鄧艾鍾會大爭功
姜維一計害三賢

司馬復奪受禪臺

羊祜病中薦杜預

王濬計取石頭城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四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鍾會鄧艾取漢中

却說司馬昭與西曹掾邵悌曰。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折我許多將士。姜維九犯中原。使我百姓不安。將士怯然。我見鍾會之策。正合我肺腑。今日伐蜀。如反掌耳。汝衆人之意。皆言蜀未可伐。人心乃怯。人心怯。則智勇竭。若使

強戰必敗之道也。今衆人心怯。惟有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心不怯。故遣伐蜀。蜀必滅矣。蜀滅之後。降者無非蜀人也。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蓋心膽已破之故也。若蜀一破。民心恐懼。不敢再反。將士各有思歸。誰肯順彼也。若有異心。自取滅族。此言。則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耳。邵悌拜曰。真高明遠大之見也。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

軍胡烈。大將田續。虎會。田章。妥彰。音省丘健。夏侯咸。王買。皇甫闓。句安等。手下將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言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狹班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可一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

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
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軍有違者。必依軍
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
衆。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
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胡。又遣雍州刺史
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
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
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一高山。望漢中。
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渾

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珍虜護衛緩邵。問之。邵素明周易。邵入帳拜畢。艾備言其事。邵答曰。按周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成其大功也。但可惜蹇滯不能還。艾聞知。憮然不樂。（後艾果中姜維之計殺死於綿竹縣矣）是日天暮。鍾會檄文至。合艾起兵。絆住姜維。同約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乃先

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兵一萬五千。從右攻沓中。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兵一萬五千。前於甘松。（地名）邀姜維於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然。鄉民無不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寔。微笑不已。太尉王祥見寔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寔但笑而不答。祥以為狂言。遂不復問。只舉孟送鍾會去訖。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寫表申奏後主。請降詔。乃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安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把陰平橋。這二處極為緊要。若失二處。漢中不保。又入吳求救。臣自提沓中之兵。一面拒敵。表到成都。時後主景耀五年。又改為炎興元年。後主覽表已畢。驚倒在地。半

晌方甦。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申其表也。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養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再拜以告此事。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千百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入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

之後主盡退左右侍臣乃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忻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魏國數年之後亦歸陛下矣安敢正視蜀中乎陛下切勿慮之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醒後主因此大喜不信姜維之表賜師婆金百兩錦百疋及珠珠等寶師婆受訖出內後主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此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悞了大事先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

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望西而入。前至南鄭
道口。有一山。名曰南鄭關。過即漢中矣。儀回
頭衆將曰。關上不問多少人馬。只飛騎搶過
可也。於是守關將盧遜。只有一軍守之。關前
有一木橋。橋下是大澗。當日聽知魏兵齊來
搶關。遜急令軍士裝起武侯所遺連弩。其弩
一張發十矢。比及預備方了。許儀兵齊來搶
關。忽然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
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不信。自

提帳下甲士百餘騎。逕来視之。果然弩箭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將下来。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甙兒掀下馬来。馬掙不起。會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剌来。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大呼曰。乘勢搶關。此時蜀兵五百人在關前。因此關上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便保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

汝為先鋒。吾累下令。教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行吾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墜澗。若非荀愷。吾已被蜀人殺矣。汝既違軍令。叱武士斬之。諸將泣告曰。其父有功於朝廷。名重於當世。望都督恕之。待詣甘松邀姜維之後。有功贖罪。無功誅之。會大怒曰。吾若犯於司馬公之手。肯恕吾乎。遂令斬首示衆。諸將無不駭然。會下令。催兵殺入。人心終是不安。此時蜀將王含守樂

城。蔣斌守漢城。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乃閉門自守。每城只有五千人馬。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會調撥已畢。乃與衆將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即時掣兵來取陽安關。守關將蔣舒傳令商議設計。舒曰。近聞魏兵二十餘萬而來。勢不可當。不如守之為上。令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何益。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沉吟未決。忽報大隊魏兵已至關前。蔣傳二

人上馬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至此。若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吾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僉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竪起魏家旗號。不容近關。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汝可隨吾投拜。僉勃然大怒。厲聲而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耶。關上矢石如雨。僉翻

身倒回。四下魏兵大合。未知傅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劒門關

却說傅僉被魏兵圍在垓心。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祝禱。先主曰。臣力竭矣。願為蜀鬼。言訖。復拍馬衝殺魏兵四面攻擊。只叫傅僉早降。僉愈加忿怒。抖擻精神。望外而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餘者盡降於

是鍾會得了陽安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會見之大悅。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會慌忙出帳視之。絶無動靜。是夜軍不敢睡。天明無事。會心中甚疑。一日不敢動兵。當夜三軍不敢解甲。夜至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會大驚。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并無一人。連三五夜。皆如此喊聲不絶。是夜又從西南上吶喊。鍾會驚疑不定。次日自引數百騎。俱全

裝慣帶。望西南巡来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馬回頓鄉導官曰。此何山也。鄉導官曰。此乃定軍山也昔日夏侯淵殁於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来。會大驚。引衆騎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安關時。不曾折了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来。比及近身。却

不傷人。只是一旋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訝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祭之。其文曰

維大魏景元四年。秋八月。鎮西將軍鍾會。致祭于故漢丞相諸葛武忠侯之靈。曰。惟帝王之傳紀兮。有盛有衰。得將相之扶持兮。以安以危。昔先生之隱居兮。遯世無聞。

遇昭烈之三顧兮。欲平四夷。向先帝之託孤兮。繼之以死。出祁山而耀武兮。神鬼莫知。此雄師於五丈原兮。長星忽墜。此天意已絶於劉氏兮。大數難移。今後主荒迷於酒色兮。朝綱頓廢。誠社稷崩摧兮。月盈則虧。天子命予爲大將兮。保民全國。先生照耀乎肝膽兮。決不敢詒。謹拜陳辭於墓下兮。願垂聽納。三軍肅恐而仰慕聖德兮。無不傷悲。望息神威於風雲兮。以符天命。安

清氣於山嶽兮。以順天時。嗚呼尚饗

鍾會祭祀畢。狂風自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棄甲丟盔。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殺氣凜凜。只見一人。綸巾羽扇。深衣鶴氅。素履皁絛。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身長八尺。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其人步行上帳。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耶。其人曰。今早重承將軍光

顧吾有片言可伸。雖然漢祚已衰。天命如是。兩川生靈大罹兵革。肝腦塗地。誠可憐也。汝入境之後。不可妄害生靈。當以嚴加禁治。言訖。拂袖而去。會欲赶上問之。踏空驚覺。乃是一夢。遂喚諸將問時。方知是武矦之靈也。鍾會雖然仕魏未識武矦形容。於是鍾會傳令。前軍立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凡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因此漢中人民。皆出城拜迎。會撫慰人民。賞勞三軍。自此所到之處。軍民安堵。秋毫

無犯。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星夜
報知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維分兵列將
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矣。維引兵迎之。魏陣中
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罵
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
已到成都。汝乃無端匹夫。不思早降。猶自抗
衡。欲待梟首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
二人戰未三合。王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
殺。到二十里上。只聽的金鼓齊鳴。一枝人馬

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維笑曰。此等匹夫。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赶到十里。鼓聲大震。一枝兵截住去路。旗上大書征西將軍鄧艾六字。兩軍混戰。蜀兵人困馬乏。強與力生軍交戰。威風已挫。維抖擻精神。與艾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將。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却引兵殺來。維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徹後軍。來救甘松。火焰未絕。正遇

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来。將至山岩下。岩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被鄧艾殺敗。大兵盡回。將姜維困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守之。以待救軍。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安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救去了。維大驚。即傳令拔寨盡起。是夜兵至

彊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不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放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撚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胷。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了。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遠哨馬報。說雍州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乃據山

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頭。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地名）逕取雍州。諸葛緒必徹陰平之兵以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回過橋頭。飛奔劒門關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守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徹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此小兵守橋頭。姜維

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魏兵已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鋒。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數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時。姜維已過了半日。因此不敢追之。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安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解

之。遂合兵一處。前赴白水關。又一軍到。乃右將軍廖化。亦言黃皓之事。同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劒閣。再作良圖。維持疑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劒閣。可也。若劒閣一失。是絕路也。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劒閣。閣前一棒鼓響。喊聲起處。旌旗遍豎。大兵突出。隊伍整齊。器械鮮明。人強馬壯。未

知何處之兵。下回便見分曉

鑿山嶺鄧艾襲川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聽知魏兵十餘路入境慌引二萬兵守住劒閣只見塵頭向閣前而來。疑是魏兵。將次到時。一棒號鼓響。罷。暗伏兵盡出。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劒閣養成銳氣。併力

一戰。敵人可退矣。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彼一襲成都。兎觧矣。維曰。成都。山危峻險。非易取之地。不必憂耳。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精兵殺下關来。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的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離劒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来伏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

姜維歸路。如何失也。今又不待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有何理說乎。緒曰。姜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走脫此人。因此赶至關下。又中其計矣。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告。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斷之。隨將緒所領之兵。收

在部下調遣。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尚久征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諫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建功至此。一旦不自和睦。必悞國家大事矣。艾曰。吾兒之言是也。鍾鄧二人自此結冤於是鄧艾雖然忍之。心中尚怒。乃引數十騎來見鍾會。會聽知。乃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荅曰。只有十餘騎。會自此疑艾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會遠接入帳禮畢。

艾見帳下兵士。各不敢妄動。甚有威儀。艾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蜀人膽碎矣。可定策早取劍閣。會曰。請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堅執求問。艾荅曰。以愚意。可引一軍從陰平取小路出漢中。得陽亭。却襲劒閣。閣西一百里。用奇兵衝之。逕取成都。姜維必徹兵往救。將軍乘虛就取劒閣。長驅大進。全功必獲矣。會大喜曰。既將軍如此高明。可引兵去。吾在

此專候捷音。二人設席相別。會入帳與諸將曰。多人只道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皆聞言。遂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安能進兵也。若蜀將但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此輩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能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閣。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將軍與鍾會一般官爵。將軍又是先輩。何相輕耳。艾笑曰。彼倚功

特強也。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般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之。彼以庸才視也。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發。離劍閣數百里下寨。有人報與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會哭艾不智。却說鄧艾修書。遣使馳報司馬昭。定要取成都。以立大功。其書曰

切見蜀寇。失其漢中。還守劍閣。宜遂乘之。今遣精兵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心腹。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若劒閣之兵不還。則應涪城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謹此上聞。伏希照察。

鄧艾旣了密書。乃聚諸將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萬世。汝等肯從乎。諸

將應曰。願遵鈞令。萬死不辭。艾先令子鄧忠。
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
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艾
選軍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
選下三千兵。就彼劄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
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顛崖
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
人之地。雖有些小人家。已逃竄而去。魏兵沿
途下了數十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

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顛崖。不能開也。虛費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行了七百餘里。選退二萬八千。只有二千到此。今幸過此。便是江油矣。（江油地名）雖死何慮哉。乃喚諸軍曰。汝等非是吾軍也。乃吾弟兄耳。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擔將下去。艾取氈衫自裹其身。先滾下去。手將有氈

衫者裹身滾下。無纏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下。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親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初興者乃蜀炎興元年也有人越此者已知鄧艾自此過也二士爭衡者艾字士載會字士季不久自死者艾會果死於蜀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再拜其碣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遂遣人立武侯廟於山

下。後人有詩曰

當年鄧艾襲西川。曾把陰平石徑穿。越嶺
雄兵齊貫索。臨巖大將自披氈。五丁破路
應難及。三國論功合讓先。漢祚將終須換
主。直饒山向上摩天

又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猿鶴飛騰尚怯危。鄧艾
裹氈從此下。分明諸葛已先知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箇大

空寨。左右告曰。近聞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後主廢之。艾深感不已。乃與衆人曰。我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則活。後退即死。須當併力攻衆皆應曰。願死戰而已。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未知畢竟如何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鄧艾深入陰平。山谷

七百餘里。逕取江油。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聽知東川已失。雖然准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劒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其妻問曰。累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何事。其妻又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之言。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耶。其妻大

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之心國家虛養汝多時吾今亦無面目共汝為夫婦馬邈羞慚無語忽人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来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邈大驚慌出降艾拜伏於公堂之下乃泣告曰有心歸降日久今幸得見乞將軍恕罪願招城中居民本部人馬并皆降之艾遂收江油軍民於部下調遣乃加馬邈為鄉導官忽報邈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邈以實告之艾感其賢

令厚禮葬畢。親往祭之。魏人聞知。無不嗟嘆。

後人有詩歎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
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来克涪城。此時城內官吏軍民。疑是天降。盡皆降之。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悞陛下。後主又宣師婆問時。不知何處去

了。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来使者。連絡不絶。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郤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計議。原来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自幼聰明。配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廷行軍護衛將軍。時為黄皓用事。故託病不出。於是後主聞郤正之言。乃與多官曰。非令光之薦。則寡人忘矣。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

已史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帝之面。救寡人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肝膽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稍安。即撥成都見在兵七萬與瞻。瞻留一萬兵守成都。辭了後主。整頓軍馬。尚書令黃崇（黃權之子）言曰。將軍休待兵足。可宜速去。若稍遲慢。倘魏兵一度綿竹。平坦之地。難以迎敵。若不先去涪城據住險要。極難退矣。瞻叱之曰。吾受先人遺

書。豈不知用兵之道。汝勿多言。崇出而嘆曰。國家顛危。此人亦難保矣。瞻齊備了人馬。乃喚諸將曰。誰敢為先鋒耶。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城。来迎魏兵。却說鄧艾求馬邈地里圖。邈呈上。艾視之。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道路。濶狹險峻。一一寫畫分明。艾看畢

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廷延日久。姜維兵到。吾與鍾會墜背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迳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慢。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鼓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

方裾。前一小將。挺鎗縱馬而出。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謚的師鄧二人。汗流徧身。回頓手將曰。原来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来。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到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收兵退。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怯然而還。以致大敗。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安可退也。汝

等見假僞者就退以致敗亡當速斬之衆皆
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乃孔明之子
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艾大
喜曰無名下將便可破之師纂曰未知虛實
不可速行艾怒曰存亡之分只此一舉有何
疑慮耶汝二人再不取勝決然斬之師鄧二
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
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
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

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退
瞻驅士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劉營相拒師
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傷重未曾怪責
艾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業兩
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為禍也
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
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
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行軍護衛將軍諸葛

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得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王霸。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道已終。艾奉天子之命。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止有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来歸。表公為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虚言。幸垂照鑒

諸葛瞻看畢。疑之未決。其子諸葛尚在側。問

曰父親有意降魏乎瞻叱之曰吾為何而降耶尚曰兒見父親有三顧之意容魏使入寨與之相見一也得其書而審来意二也見封瑯琊王而不怒三也瞻扯碎其書曰吾不及吾子也叱武士立斬其使令從者持首回營見了鄧艾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可用奇兵方能勝也艾從之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来此時諸葛瞻正欲出戰忽報

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陣後掩殺將來。忽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緜竹。今綿竹城 雒艾今圍之。於是魏兵一聲喊。罥將緜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無計可施。尚書張遵張飛之孫言曰。將軍何不發使於東吳求救耶。瞻遂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去了。瞻與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諸葛尚。與張遵守城。瞻自披掛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

兵出。便徹軍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急披掛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嘆曰。吾父子荷國重恩。只因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耶。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上。後人有詩讚瞻父子。詩曰

蒼天有意絶炎劉。漢室江山至此休。諸葛
子孫皆效死。成都卿相盡添愁。智謀雖不
扶危主。忠義真堪繼武侯。古往今来多少
淚。行人哀怨哭墳坵。晴云年三十七歳尚
云年一十九歳
鄧艾憐其忠。父子合塗。乘虚攻打緜竹。張遵。
黄崇。李球。球乃李恢之子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
兵寡。魏兵重。三人死戰不脱。力窮勢孤而亡。
艾因此得了緜竹。勞軍已畢。遂来取成都。未
知如何

蜀後主輿櫬出降

却說鄧艾至東吳見吳主孫休呈上諸葛瞻
求救之書休即與丞相濮陽興計議興奏曰
吳蜀既已同盟合往救之休命大將軍丁奉
督兵回壽春又命孫異引兵會合丁奉俱向
沔中救應兵已發鄧艾方回却說後主在成
都聽知鄧艾取了緜竹諸葛瞻父子已亡急
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
哭聲大震各逃生性後主大驚忽哨馬報到

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軍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後主便欲南奔。光祿大夫譙周諫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文武又奏曰。蜀吳既已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則辱一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

矣今吳未賓勢不得不受禮不得不屈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封之臣請詣京師以爭之乃上疏曰

光祿大夫臣譙周切惟陛下以壯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幸從後供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一也壯兵之來非但

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到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止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

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云。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遂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徵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後主從譙周之諫。欲出降時。忽御屏風後轉

出一人厲聲而罵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當斬此賊。臣請出戰。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諶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琮。四子劉璲。五子即北地王劉諶。六子劉恂。七子劉璩。惟諶自幼聰明。英氣過人。餘皆柔善。後主與諶曰。今大臣皆議可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政事。今妄議大事。輒敢亂言。甚非

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夾攻。可獲大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也。譙叩哭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後主不聽。令近臣扶下殿堦。譙踊躍大哭曰。吾祖公公。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主令推出宮門。遂令譙

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周齎玉璽来雒城（即洛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鍊騎。来成都哨探。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堦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款看之。款曰

降臣劉禪。謹致書於征西將軍麾下。切聞杯勺之水。終歸江湖。燕雀之徒。必棲梁棟。念禪等。限分江漢。遇值涂遠。皆緣蜀土。斗絶一隅。干運犯冒。漸染歷載。遂與京畿攸

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恣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蔵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

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璽綬請命告誡敬
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與櫬在近不
復縷陳乞將軍鈞察
鄧艾看畢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等艾作
書與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
艾逕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相待
之事後主拆封視之書曰
鄧艾切謂三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
終歸其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

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覩覽憑隴之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伴功往代。銜命來征。恩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興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相會在即先此布文艾再拜

後主看畢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勅令姜維早降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此時北地王劉諶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劒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

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王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吾欲先死。以見祖公公。不屈膝於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諶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事父。妾死事夫。其義皆然。夫死妻亡。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諶將三子殺之。并割妻頭。提於昭烈廟中。伏地而哭曰。臣之肝膽。祖父盡知。羞見基業棄與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罣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

有靈知徐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史官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何特少忠良。可惜西川土。堪嗟壯地王。哭聲聞四遠。血淚灑千行。妻子先誅絕。來朝漢已亡

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乃國

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身為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讐。効匹夫賊人之見。忍恥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決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来。勢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落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絳竹之敗。孰與成皐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

太公呂后之為楚虜。況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將士憤怒。至拔劒砍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何獨狗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賊人之見。而遽為國家亡滅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諶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纍鼓君臣一心。帥勵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埋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輿喪車也櫬棺也其意特誄不望生耳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卑入城。於是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皆為駙馬都尉。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官。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

降。艾聞黃皓姦險。欲捉来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是日漢亡。後史官有詩嘆先主創業。後主廢業。詩曰

憶昔樓桑起義兵。縱橫萬里誓中興。南陽聘得忠臣出。西蜀方能霸業成。列曜煌煌沉渭水。雄師暗暗度陰平。君臣自縛同輿櫬。今古令人憶孔明

又史官有詩嘆後主曰

祈哀請命拜征塵。蓋為當時寵亂臣。五十

四州王霸業。苐閉拋棄屬他人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
則為昏闇之后。素絲無常。惟所染之。禮。國
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
建興。考之古義。體禮為違。又國不置史。記
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灾異靡書。諸葛亮
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然經載
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
不亦卓乎。自亮歿後。茲制漸虧。優劣者矣。

鄧艾取了成都。遣人入洛陽報捷去了。却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怒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歸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也。衆皆求問。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鄧艾鍾會大爭功

却說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此是姜維詐降於中維請蔣顯問其消息。顯曰。鄧艾坐取事也據成都。今主上降勅。使各軍倒戈卸甲。盡已歸附。維大喜。即於劒閣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等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會頗左右曰。據伯約之才。真乃中州之名士。

公休太初等。皆不可及也。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甘心事之。如鄧士載。決以死戰。安肯降耶。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此時鍾會中了姜維之計。不受維印。仍令照舊領兵。維甚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頎等。各領州郡。又於緜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

遇我有今日耳。如遭吳漢之徒。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艾又曰。姜維。只是一時之雄兒也。勉強與吾相持。故致此窮耳。衆皆稱頌鄧艾之德。艾甚喜之。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晉公司馬昭得書。拆封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兵不可便用。宜徐緩

之。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造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待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今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室。爵其子為公卿。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

城陽以待吳人。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愚見以聞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降詔封艾。詔曰

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俘其鯨鯢。使僭號之王。稽首繫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父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

茲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日下施行。欽此

鄧艾受詔已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曰。瓘日昨觀此書中之事。須當報奏。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計行矣。如何阻當。遂又作書。就令來使齎赴洛陽。此時洛陽小兒。謠說鄧艾欲反。朝中亦言艾有不遵晉公之命。不受天子之詔。不久反矣。司馬昭愈加疑忌。（此是美緯散派言）忽使命回。呈上

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
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
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
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
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
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
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

行謹書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心腹人計議曰鄧艾倚仗功勞妄自尊大任意行事反在即目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大喜遂遣使齎詔封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鍾會接了密詔拜伏讀之其詔文曰

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綱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

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茲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施行。欽此

鍾會受封畢。設席相待使命。回訖。會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吾深恨之。今司馬晉公疑艾必反。故令衛瓘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與農家養犢。長甚貧窘。非名

門世祿之子也。不識大體。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魚貫而下。方能成功。非出良謀。皆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劒閣。艾安能成功耶。今欲封後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而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喜之。維暗喜曰。漢室興矣。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茅廬時。以献先帝。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

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矣。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哉。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稱謝曰。當以何策除之。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意行事。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意。十分悖逆之辭。原来鍾會善寫諸家字樣因此改之却說司馬

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自欲入川討艾。當晚昭回家。其妻王氏聞知。諫曰。會見利忘義。好生事端。寵過必亂。不可深信。昭笑曰。吾豈不知耶。次日先遣人到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請魏主曹奐駕幸西川收艾。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也。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悌笑曰。悌已

知之。故相問也。此言切不可泄漏。昭曰。吾自以信義待人。人必不負吾也。此是司馬昭姦猾處遂提大兵起程。於是賈充亦疑會。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亦疑汝耶。吾到長安自有明白。此時衆官皆稱贊昭有海量。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求問收鄧艾之計。未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下回便見

姜維一計害三賢

却說姜維與鍾會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

艾若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此正道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瓘手下人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耳。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云。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夷其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得見檄文者。皆拜於衛瓘馬下。此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

大呼曰。奉詔收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瓘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曰。爲何。言未畢。亦被捉下縛於車上。艾手下將一齊赶來搶時。瓘叱之曰。詔書在此。妄動者夷三族。鍾司徒大兵便到也。衆望見塵頭起處。哨馬早到。各棄兵器而走。鍾會兵至。會大責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以馬鞭撻其首。姜維亦罵曰。匹夫。何不立功名於萬世耶。艾亦大罵之。會令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

乃與姜維曰。吾今日方慙平生之願矣。維曰。明公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公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保全得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殛徙。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之使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登嶂嵋之嶺。而從赤松子之遊乎。會笑曰。君言遠矣。吾年方四旬。正欲立功名

於萬世。耀祖宗於地下。豈可效陶朱公也。維曰。其他。明公智力所能。無煩於老夫矣。此乃姜維說鍾會反處

會撫掌大咲曰。伯約知吾心耶。二人自此。日每商議用兵之策。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再興漢室矣。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晉公司馬昭。大兵屯於長安。先有書到。會接書。其書之意云。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

曰。吾兵多艾數倍。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自引兵來。是疑忌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作太后有遺詔。教伐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檄明公之才。可席捲中原也。會曰。伯約當作先鋒。富貴同享之。維曰。願効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来日上元令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

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宴飲。至三更。會執盃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亡。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關弒君。大逆無道。早晚欲篡大魏天下。命吾討之。汝等各自佥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劒出鞘曰。違令者斬。衆將只得從之。畫字已畢。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守之。維曰。我見諸將不服。不如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

填之。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手下舊人也。烈送建事會。建聽知此事。密告烈曰。鍾司徒搥下大坑。又取白棒數千。但有不乆興兵者。打死填之。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翁勿憂。某敢為之。遂出告會曰。主公欵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納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

汝汝勿泄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謹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到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一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時有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維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因此驚覺維

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會大喜。曰。器仗已備。放諸將。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狀。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殘之。此是姜維先去鍾會牙爪乘虛取事會從之。欲給鎧甲與維。來殺魏將。維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此是天滅漢室也左右扶起。忽報宮外洶洶如失火之狀。會欲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方甦醒。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人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諸將上宮。以兵擊之。互相殺死

數十人。官外四面火起。城上矢石如雨。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劒立。殺數人。城上亂箭將會射倒。先梟其首。維撫劒下殿。往來衝殺。不辜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言畢。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官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互相爭割維腹。其膽大如雞卵。瓘不能禁止。各軍要賞。讐盡將姜維鍾會妻子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

夜去追剿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赶至緜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本部兵到。不作准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指。艾父子死於亂軍之中。此乃姜維一計害三賢也。後史官有詩曰

後主投降獻蜀川。天亡安得計謀全。鄧艾

遭刑鍾會喪。姜維一計害三賢

又史官因鄧艾蓋世之功乃有廟贊詩一首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自被害。冤遶漢江雲

又史官有鍾會廟贊詩曰

漢時良將後。幼作秘書郎。當世誇英俊。時人號子房。壽春多贊畫。蜀郡逞軒昂。不學

陶朱法。遊魂返故鄉

又史官有姜維廟贊詩曰

涼州誇上士。天水產奇才。曾得高人授。親傳秘訣来。中原曾九犯。爵位顯三台。使身扶西蜀。傾危可痛哉

又史官評鍾會鄧艾曰

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枝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謀惑耶。鄧艾。矯然强壯。立功立事。然間於防患。咎敗旋至。豈知遠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自論者也

後裴松之辨姜維曰

盛之譏維。誠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劒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

田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其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殺會復漢。不為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之。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避迫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死於亂軍之中。師纂破分其屍。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

樊。鬬之孫。皆戰敵。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此時軍民安堵。秋毫無犯。乃迓後主赴洛陽面君。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殿中督張通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未知後主迓洛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復奪受禪臺

魏景元五年。改為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大將軍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與吳主孫休曰。伏惟吳蜀。乃唇齒也。成都失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茅。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必垂哀悼。臣料司馬昭。必篡魏吞吳。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益州牧。守川。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以防魏兵。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命大將軍丁奉總之。却說後主劉

禪至洛陽入內見魏主曹奐拜伏殿下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之曰汝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幸早歸降姑赦之令封汝爲安樂公賜住宅一月給請受賜絹萬疋奴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蠹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喜之昭令蜀人扮蜀樂於

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喜哭自若。酒至半酣。昭與諸官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廁下。曰。主公如何荅應不思蜀也。倘再問。可泣淚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之地。其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主公回蜀矣。後主記之。入席。酒將徵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一一言之。欲哭

無波乃閉其目昭曰此乃郤正之語耶後主開目失驚曰誠如尊見昭及左右皆咲之昭因此大喜以後主誠實再不疑也且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欲立為王此時魏主曹奐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皆由司馬氏為之昭有為王之意故使大臣以天子為名遂請封司馬昭為晉王謚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甚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

英武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過房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兒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司馬攸爲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是昭心腹之人。盡言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有亂國。王上可宜思之。昭遂立長子司

馬炎為世子。官帶中撫軍。大臣又奏曰。當年襄武縣。日當卓午。天降一人。身長三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鬚。着黃單衣。裹黃巾。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来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似此。乃王上之瑞也。王上可戴十二旒冕。冠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銀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

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塋。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謚父為文王。遷塋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言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

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文王輔魏。已歷三世。與操不同也。炎曰。何為不同。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子丕承繼大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無可寧歲。若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矣。後文王扶危除暴。功蓋萬世。始封王號。故不同操耳。炎曰。丕尚紹漢統。孤豈不紹魏統耶。貫充褒秀。二人再拜而奏曰。王上當法曹丕紹漢故

事。復築禪臺。布告天下。以即正位。何不美哉。炎大喜。次日。帶劒入內。此時魏主曺奐。連日不曾朝。心神慌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慌下御榻而迎之。坐畢。炎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奐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足經邦。百無一能。何不讓才德者主之。奐大驚。口禁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

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倚伏漢相之資。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逆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功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若此。乃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本。有何不可。叱武士。將張節亂仗打死於殿下。奐泣泼跪告。炎起身下殿而去。奐與賈充裒秀曰。事將急

矣。如之柰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之。當照漢獻帝故事。重脩受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人情。陛下可保無虞也。奐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奐親捧傳國璽。立於臺上。大會文武。請晉王司馬炎登臺。授與大禮。奐下臺。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褒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

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出就金庸城居止。當日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奐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乃炎之叔公炎見孚如此。封為平王太宰。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置立諫官。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後史官有詩

嘆曰

獻帝稱臣輦路傍。感傻又見拜君王。金庸城外山河舊。受禪臺前草木黃。魏國規模如漢代。陳留踪跡似山陽。一還一報皆天理。今古令人咲幾場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付託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惠夙成

好問尚詞。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遜而禪。遂享大國。作賓於晉。

北之山陽。班寵加焉

晉帝司馬炎。追謚祖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量生潁川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

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大事已定。日每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羊祜病中薦杜預

吳永安七年。吳主孫休。暴病不能言而死。羣臣欲立太子孫霩為君。霩音學左典軍萬彧曰。霩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孫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於是丞相濮陽興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

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請皓為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霣為豫章王。加丁奉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盛。酷溺酒色。大小失望。張布諫之。皓斬首。濮陽興亦諫。皓殺之。立陸凱萬彧為左右丞相。又改元為寶鼎元年。造昭明宮。大興土木。文武入山伐木。費用無度。又改元建衡元年。三年後又改鳳

凰元年。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姓名）留平大司農樓玄。見皓無道。三人苦諫。皆被殺之。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晉帝司馬炎。恢弘大度。容納直言。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時咸寧二年冬十月也。征南大將軍羊祜上表請兵伐吳。炎觀表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

天所授。其功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併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萬夫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逕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以相抗也。及劉禪

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間雖險。不如劒閣。孫皓之衆。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並下。荆州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

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短。非我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

頎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可克必矣縣音玄

司馬炎觀訖大喜便令班師賈充荀勗馮紞三人皆言未可炎因此不行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薛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暴雲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矣若皓不幸而殁倘更立賢王陛下不能得也炎賜祜坐於側而問曰卿何以知之祜曰孫皓若亡羣臣更立一人為君施恩布

德。深得民心。據長江之阻。陛下雖有百萬之衆。安可窺乎。炎大悟曰。卿可提兵一伐。若何。祜曰。臣年邁多病。不堪領此職。陛下選智勇之士。可也。炎起身稱謝。祜辭炎出內。炎命祜乘王輦歸家。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晉帝司馬炎車駕幸祜家問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曰。臣凡薦人於陛下。便將奏稿焚之。只恐人

知也。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炎嘆曰。此正直大臣也。祜含淚告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堪可重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言訖而亡。司馬炎放聲大哭。上輦而回宮中。文武多官。無不流淚。後人引管鮑故事。有詩贊曰

羊祜病中推杜預。叔牙因內薦夷吾。古来四海英雄輩。是箇男兒識丈夫

司馬炎垂滅終日。勑壟高阜。贈太傅鉅平侯。
即日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事。南
州百姓。聞羊祜身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吳
將。亦皆舉哀。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
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来人觀其碑文者。
無不流涕。故稱為墮淚碑。後胡曾先生有詩
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
殘露頻頻滴。恰似當初墮淚人

咸寧五年冬十一月晉帝降詔分道伐吳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琅琊王司馬伷音宙出涂中安東大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遣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隻又令貫充爲大都督假黃鉞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充奏曰臣年耄

衰老。不堪元帥之任。炎曰。卿若不行。朕當自出。充不得已。辭帝而行。却說吳主孫皓。荒淫無度。凡飲宴。必令羣臣大醉。却立黃門郎十人糾彈。若有過失者。或剥其面皮。或鑿其眼睛。因此中外大怨。忽邊庭奏報。晉兵大勢水陸並進。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脩。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軍師。

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
虎牛渚接應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
兵出城去了皓退入後宮有幸臣中常侍岑
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
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無量順流而下其鋒
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
船盡為粉碎皓大喜遂求其計未知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王濬計取石頭城

却說中常侍岑昏。奏吳主孫皓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皓大喜。即發工匠。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喚牙將周旨。受計策曰。汝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船暗渡過江。夜襲各鄉。多帶旌旗。於山林之處立起。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

領命去了。夜渡大江。伏於巴山。地名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為先鋒。三路迎来。言未了。孫歆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来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

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時。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奔走。被伏兵捉住。来見杜預。預叱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廣州諸郡。皆望風齎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

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来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强齊。今兵威既振。如破竹之勢。皆迎刃而解。無有著手處也。可乘勢而取建業。（金陵是也）遂遣人来會諸將。一齊進兵。此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不可當其銳。人報濬曰。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如此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方。上縛草木爲人。披甲執杖。立於周圍。順水放下。吳人見之。以爲活

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差慣熟
水手於筏上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
以麻油灌之在船前行但遇鐵索燃炬燒之
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
克勝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王濬戈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思量鐵索真兒戲誰與吳王畫此籌

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
諸葛靚来迎晉兵二人見晉兵順流而下勢

不可當。慌忙回報悌曰。東吳危矣。何不去之。悌曰。國家將亡。賢愚共之。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靚曰。存亡自有天數。非公一人可支吾也。何故自取其死。悌曰。吾自幼食吳祿。今位至丞相。得其死矣。吾若合死。安可求生。以遺不義之名耶。諸葛靚大哭而去。張悌與沈瑩。却欲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羅尚。首先殺入吳營。張悌自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一刀斬

之。吳兵四面敗走。飛報吳主孫皓。皓大驚失語。殿中數百人。叩頭奏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殺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病國。內一人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孫皓曰。且將此人爲奴。可也。衆皆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於是陶濬率御林諸軍。沿江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不想西北風大作。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又不肯下船。四面

奔走。只落張象一人。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劒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衆人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到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人報孫皓。皓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備輿櫬。自縛。率諸王文武。詣王濬

軍前歸降。濬自扶起。釋其縛。焚其輿櫬。諸將大喜。濬請皓入軍中。以王禮待之。皓將璽綬并圖籍。皆納下。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官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隻。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伷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

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已畢。開倉庫賑濟人民。於是吳人安堵。遂迁吳主孫皓。赴洛陽面君。行至洛陽。時太康元年。夏五月。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充默然甚愧。帝命設筵。勞賞吳之君臣。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

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天下大定。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皆封賞。後史官有詩嘆東吳曰

憶昔孫堅創業時。東南王氣霧江湄。龍盤虎踞纔安穩。地裂天崩又改移。洋子江中沉鐵索。石頭城上豎降旗。可憐錦片東吳地。一旦翻成晉地基

後主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主皆

善終。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後人有古風一篇。嘆曰

高祖提劒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姦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

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
張繡公孫贊。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
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挾天子令諸
侯。統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義
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
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卧龍一見分
寰宇。先取荆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
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
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曆數

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羙維獨憑氣力高。九犯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敭芳髦繞及奐。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詩足三分已成夢。一統乾坤歸晉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四 終